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經部第一冊目次

周易義海撮要十二卷 （宋）李衡撰 明鈔本 〇〇一

南軒先生張侍講易說五卷 （宋）張栻撰 明鈔本（四庫底本） 三二一

楊氏易傳二十卷 （宋）楊簡撰 明萬曆二十三年劉日升等刻本 三七四

周易玩辭十六卷 （宋）項安世撰 清康熙十九年通志堂刻通志堂經解本（四庫底本） 五三七

周易義海撮要十二卷

（宋）李衡撰

明鈔本

周易義海撮要十二卷、兩淮馬裕家藏本、

宋李衡撰、衡字彥平、江都人、乾道中官祕閣修撰、尋除御史、改起居郎。事蹟具宋史本傳。先是熙寧閒蜀人房審權病談易諸家或泥陰陽、或拘象數、乃斥去雜學異說、摘取專明人事者百家、上起鄭玄、下迄王安石、編爲一集、仍以孔穎達正義冠之。其有異同疑似、則各加評議附之篇末、名曰周易義海、共一百卷。衡因其義意重複、文辭冗瑣、刪削釐定、以爲此書、故名曰撮要。其程子、蘇軾、朱震三家之說、則原本未收、衡所續入、第十二卷雜論、亦衡所補綴。故婺州教授朱汝能棲鍔跋稱卷計以百、今十有一、蓋專指所刪房本也。書錄解題作十卷、又傳寫之誤矣。是書成於紹興三十年、至乾道六年、衡以御史守婺州、始鋟於木。自唐以來、唯李鼎祚周易集解合漢後三十五家之說、略稱該備、繼之者審權義海而已。然考宋史藝文志、但有衡書、而無審權書。陳振孫書錄解題亦惟載殘本四卷、豈卷帙重大、當時即已散佚、抑衡書出而審權書遂廢歟。然則採擷精華、使古書不沒於後世、衡亦可謂有功矣。

周易義海撮要序

易義海熙寧間蜀人房審權所編房謂自漢至今專門學不啻千百家或泥陰陽或拘象數或推之于互体或失之于虛无今于千百家內斥去雜學異說摘取專明人事羽翼吾道者僅百家編為一集仍以正義冠之端首釐為百卷目之曰周易義海或諸家說有異同理相疑惑者復援父師之訓朋友之論輒加評議附之篇末衡得是書而讀之其間向有意義重疊文辭冗瑣者輒加刪削而益之以伊川東坡漢上之說庶學者便于觀覽云紹興庚辰拾壹月辛巳江都李衡彥平遂安雙清堂書

周易義海撮要卷第一

☰☰ 乾上乾下 乾

乾天也 天者乾之形乾者天之用天猶人之耳目鼻口四體乾猶人之耳聰目視鼻臭口言四體之運動也 胡瑗

元亨利貞

乾之四德 元仁也亨禮也利義也貞信也不論知者行此四德正資于知乾斷度云水土二行兼信與知故略而不言正義在天為春夏秋冬在人為仁禮義信 薛溫其 始萬物為元遂萬物為亨益萬物為利不私萬物為貞 魏徵 以事業言則元為樂亨為禮利為刑貞為政物之既成以歸于正陰陽之氣幹了萬事聖人法之為知不言信者以信屬土分王四季 胡旦 不曰正而曰貞者正可邪而貞不可奪也 何維翰

初九

第一位稱初陽爻稱九 第一言初上當言末注氏云下言初則上有末意故大過彖曰棟橈本末

弱是上有末義六言上則初當言下小象云潛龍勿用陽在下也是初有下義不言一與下者以從无而入有不言六與末者欲見位居卦上也王輔嗣以初為无用之地上為盡竟其居位者惟二三四五故係詞惟論此四爻初末雖无正位統而論之爻亦始末之位故乾彖云六位時成二四為陰位陰居為得位陽居為失位三五為陽位陽居為得位陰居為失位例畧曰陽之所求者陰也陰之所求者陽也一與四二與五三與上若一陰一陽為有應若俱陰俱陽為无應陽爻稱九陰爻稱六其說有二一者乾体有三畫坤体有六畫陽得兼陰故其數九陰不得兼陽故其數六二者老陽數九老陰數六老陽老陰皆變周易以變者為占七八質而不變為爻之本体九六爻而從變故為爻之別明 王

潛龍勿用

陽氣微萌不可暴進進則為群陰所抑譬之聖人宜潛退俟時勿經營也 房 道未可行漢祖為泗上亭長文王在羑里之時 子 非不為時用不求用也 石介 不用潛隱為德 胡文 理无形假象以顯義龍之為物靈變不測故以象乾道之變化陽氣之消息聖人之進退 伊川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陽氣見于田則生植利于民聖人見于世則教化漸于物故曰德施普也 陸希声 天下所利見如孔子教于洙泗利益天下王陽氣漸出于地上萬物甲拆天下文明施之于人若西伯治岐力行仁政二老來歸沛公入關約法三章秦民大悅天下之人已利見之矣雖非君位亦君德也 房 聖賢君子之德發見于世利見大德大才之君若舜之得堯禹之得舜伊尹呂望之得湯武是也 胡 舜佃漁時利見大德之君以行其道君亦利見大德之臣以成其功天下亦利見大德之人以被其澤 伊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處下体之極居下体之上履五剛之險上不在天未可安其尊下不在田未可寧其居故終日乾乾

至于夕惕猶若厲也王終竟此日至向夕之時猶
懷憂惕按此卦九三所居之處有危厲又文言曰
雖危无咎是實有危也據其上下文勢若字宜為
語辭但諸儒併以若為如是實无厲也孔在下而
君德已著能无懼乎伊文以氣表錄以龍興嫌不
閑于人事故稱君子于寶龍能變化之物其神不
可測其迹不可見同乾道之變化若人則升沉出
處之跡皆可觀以三四俱明人道故不稱龍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
如聖人位漸尊高欲進于王侯猶豫遲疑在于故
位未即進也若周西北內執王心猶率諸侯以事
紂也孔此武王率兵孟津觀釁而退之時也守京
順則逆天人之應通權道則違經常之教聖人不
得已而為之故其詞疑于道者常也權者變也躍
以象變淵以象常龍非在淵不能騰躍人非体道
不能行權惟能反經合義是以動而无咎陸君子
處茲時也能愚其志若龍之將躍而反伏于淵使
人不疑其動則无咎劉淵即淺也九四將成大業
當艱難不定之時其心疑惑踌躍不可造次而進
直須在意而深慮王昭素儲嗣或躍以進其德淵
以守其位是進其德而不進其位明躍而不惕者
既進而不可復反退則入于禍故教之躍所以異
于五者猶有疑也坡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不行不躍而在乎天非飛而何王此武王克紂正
位之文也聖功既就萬物皆覩故曰利見大人于
雖有聖人之位必得大才大德之人輔佐堯得
舜舜得禹皐陶以成天下之治也胡堯舜得位之
大人能明目達聰舉八元八凱任九二之大人也
句微
上九亢龍有悔
亢陽至天而極盛如聖人居天位久而亢極未至
大凶但有悔吝鄭引堯之末年四凶在朝是以有
悔未大凶也孔聖人之德无尤年有亢耳聖人之
道无悔身有盛有長有耄耳上九是年齒衰耗精
神倦怠之時不能自反而求代已必有悔胡亢之

為義非謂父與老而不退之謂也前新君少主庸
暗縱濫恃貴而盈恃富而驕倚安忘危專恣侈淌
棄禹災悔慢百官此亦亢也石亢極驕盈之君允
動多為不道之事皆悔過也太康失邦有三風十
愆之類是也照若漢之孝武唐之元宗是過而亢
亢而悔之也明　且自古人君享國久長而志不驕
恣道德政化終始无悔不可謂之亢商之高宗是
也房武功既成在位戈子
用九見群龍无首吉

能用天德則見群龍之義群龍之義以无首為吉
也王見衆聖人无自尊之意則可以統御群才矣
陸九六陰陽之變下見衆陽不自為首如堯舜四
岳揚側陋以禪舜是也今先儒謂諸爻之龍皆賢
人之象君能謙下納用則能見而為輔王九亢龍
是不能用之者故因以為戒武渊天極高不能下
交于地豈能行四時生萬物君極尊不卑接于人
豈能懷萬國御百官乾君道不可亢極必自下故
言用九坤臣道臣不可入邪佞必自立故言用六

石九者君也乾元用九之道見陽明之群臣在乎
謙卑不自尊大則吉也此用亢龍之悔特設此一
段以為戒也房
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
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
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彖者斷也斷定一卦之義　陽氣昊大始生萬物
以其至健總統有形此乾元之德雲氣流行雨澤
施布品類之物流布成形各得亨通大明乎萬物

始終之道始則潛伏終則飛躍故六爻之位依時
而成揔結乾卦之德也乾之為德依時乘駕六爻
之陰陽以控御天体此申明乃統天之義王文以
至健元始揔明乾德故云乃統天此明乘駕六龍
各分其事故云乃御天乾德无形自然而改此申
明資始之義性者天生之質剛柔遲速之別命者
人所稟受貴賤壽夭之屬保合太和乃利貞此二
句釋利貞純陽則暴无和順則物不得其利又失
其正以能保安合會太和之道乃能利貞言萬物

浔利而正也聖人為君在衆物之工最尊高以顕
首出于衆物之工各置君長以領萬國故國皆寧
也孔萬物資始者謂分為六十四卦皆受始于乾
也策取始于乾猶萬物之生本于天大明終始者
乾起坎終于離坤起離而終于坎坎離者乾坤之
彖而陰陽之府也故曰大明終始也荀爽大明日
也六位天地四時也六爻效彼而作也大明以晝
夜為始終六位以相揭為時乘言乾乘六氣而陶
冶變化運四時而統御天地侯果乾者剛陽至健

之氣元首始生長養之德言天以元元之氣生成
萬物而无有限極故曰大哉然坤則至哉者蓋天
氣降于地為萬物之始地承天之氣以育成萬物
故曰至哉資者取也言乾以一元之氣發育施生
故萬種之物資而為始坤則待天氣之降然後能
生萬物故乾言資始坤言資生胡

彖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此大象也孔子作大象之辞以明一卦之用萬物
之体自然有形象聖人設卦以模寫萬物之象夫
子作此卦所象故曰象彖詳而象畧象在彖後所
以過半之義在彖而不在象孔彖畧聖相承之意
大象孔子獨出之事荀爽其天者乾之形乾者天
之用天之形望之其色蒼然南樞入地下三十六
度北樞出地工三十六度狀如倚杵此天之形也
言其用則一晝一夜之間凡行九十餘萬里夫人
一呼一吸謂之一息一息之間天已行八十余里
人之一晝夜有一萬三千餘息是故一晝一夜而
天行九十餘萬里則天之健用可知自古及今未
嘗有毫厘之過亦未嘗有毫厘之不及蓋乾以至
健至正而然也胡諸卦並稱君子若卦体之義惟
補于天子不兼包在下者則稱先王稱后者兼諸
侯而言也孔言君子通之于賢也凡勉強以進德
不必須在位也故堯一日萬幾文王日昃不暇食
仲尼終夜不寢顏子欲罷不能自此以下莫敢滿
心捨力故曰自強不息于

潛龍勿用陽在下也見龍在田德施普也終日乾乾
反復道也或躍在淵進无咎也飛龍在天大人造也

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用九天德不可為首也
小象也夫子什六爻之辞經言龍而象陽明経之
稱龍則陽氣也一爻舉自然之象五爻言人事互
相通也孔卦辞下不加象曰尊君也君爻謂進反
在上處下卦之上能不驕逆是反能合道也覆謂
從上倒覆而下居上卦之下能不憂惧是覆能合
道也雖有聖人之徳而无聖人之位不能营進事
業故云徳施普也朱量可而進適其時則无咎伊
九五動九二大人應而往進之利見大人也朱首

者事之倡也故聖人之治天下有以誅亂去暴也
應之而已非其倡也則天下皆覩聖人用九之无
首也子夏周公加用六用九之文以著君臣之戒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
也貞者事之幹也君子体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
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
故曰乾元亨利貞
什二卦之経文孔依文而言其理劉獻文希乾坤
之大徳荘氏天生体性生養萬物善之大者莫善

施生元為施生之宗天能通暢萬物使嘉美會聚
利益萬物使各得其宜而和同以中正之氣成就
萬物使皆得幹濟荘君子以自強不息行此四者
故首不論乾而下元亨利貞石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徳而隠者也不易
乎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
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抜潛龍也
此以下言乾之用九之道伊子曰非孔子自稱下
爲加之句確乎其不可抜者身雖逐物推移潛隠

遯世心志守道確乎堅實其不可抜正
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徳而正
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
伐徳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徳也
九二居中不偏未若九五居尊得位故但言龍德
孔子得位而上同乎五故曰君徳牧庸言庸行造
次必于是也徳博而化正己而物正也伊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
君子進徳修業忠信所以進徳也修辞立其誠所以

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
也是故君子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
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而智能及之知至而能至之者也立功而仁
能守之知終而能終之者也惟幾成務義存守成
太公周公之術之道盡矣故忠信行也修詞言也
知九五之位可至而至之舜湯武為是也非常義
也故曰可與幾也知此位可終則終之伊周文王
是也可與存君臣之大義也今甫三月下之上君

德已著惟進德修業而已內積忠信所以進德擇
言篤志所以居業知至至之致知也求知所至而
後至之知之在先故可與幾所謂始條理者知之
事也知終終之力行也既知所終則力進而終也
守之在後故可與存義所謂終條理者聖之事也
此學之始終也君子之學如是故知處上下之道
而无驕憂不懈而知懼雖在危地而无咎伊乾進
退之決在三故可往其幾可止而止其義坡
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為

邪也進退无恒非離群也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
也故无咎
上下據位進退據文孔九四以諸位言之則若臯
禹之咎撲高之患居伯益趙王之際務德修業欲
及時既不為邪又不離群乃得无咎劉緯或上或
下苟无邪佞或進或退非苟離群類故進其德以
副上之望修其業以絕上之疑是將欲及時以行
道也上與進或躍之義下與退是在淵之義胡在
淵謂躍就所安伊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
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
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
也
聖人作而萬物覩此正什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之
義孔聖人在上君子小人各得其類而從其類也
子夏
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
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上非位故曰无位六爻无陰故曰无民賢人雖在下位不為之輔助孔上九不得九五天之中故曰无位下陽皆歸五故曰无民二非已應故曰无輔

潛龍勿用下也見龍在田時舍也

舍謂通舍孔仲尼有聖人之德而无其位為世所棄舍明見龍在田時可止也舍止也朱 随時而止伊

終日乾乾行事也

進德修業伊行知至知終之事孔

或躍在淵自試也

或躍以進其道行其德子夏 随時自用伊

飛龍在天上治也

治在一人子夏 得位而行上之治也伊

亢龍有悔窮之災也

窮極而災至也伊

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上下皆治九陽德也天所以專用陽德欲人君專用正道以治天下天下莫不治也

潛龍勿用陽氣潛藏

建子之月陽氣潛于地下胡

見龍在田天下文明

龍德見于地上天下見其文明而化之伊

終日乾乾與時偕行

随時而進

或躍在淵乾道乃革

九四離人位而居天位石

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

高明而周也子夏

亢龍有悔與時偕極

時既極則處時者亦極伊 君子能與時俱退也莊

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能用則陽之德乃見天之法則胡 知中道乃固然之理非人為也朱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

既始則亨不亨則息乾之性情非利貞其能不息乎伊

利貞者性情也

利貞之德正其性而和其情也夫保合萬物之情
至于太和者利也各正萬物之性不入于邪者正
也彖云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是也亨嘉茂暢者情
也此情非邪亂之情乃萬物得其和之後會亨暢
達之情草木自有草木之情茂盛榮植皆其情也
虫鳥自有虫鳥之情其情也非謂感動之情得其
所之情也〻〻以施利化萬物之性以純一正萬物
之情于萬物既生而繁盛則必漸成之故利于秋
貞于冬當秋之時則萬物和漸而成至于冬則靜
了而无不獲其正性言之人事則聖人能生成天
下人物使皆獲其利而不失其正者蓋能性其情
也胡言天能利益萬物使各得其宜而不失其正
由剛健不失中和故也性為本体情為應用必當
以性照御于情使用不離体体不離用是謂性其
情代利貞者乾之性情猶言資質也動而生物利
也不有其功常久而不息貞也來
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
无所不利非可指名伊

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
此正論乾德不兼通元純陽其性剛強其行勁健
中謂二與五正謂五與三六爻俱陽是純粹也純
粹不雜是精靈故曰純粹精也孔六者精極也伊
六爻發揮旁通情也
發越揮散旁通萬物之情孔乾六爻發揮变動旁
通于坤坤來入乾以成六十四卦故曰旁通情也
陸績乾之六爻或潛或見或躍或飛而跡皆不同
故發越揮散可以見聖人出處進退之情也胡
時乘六龍以御天也
乘六爻之時以當天運則天之功著矣伊
雲行雨施天下平也
陰陽溥暢天下和平之道伊
君子以成德為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為言也隱而
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
未成未着伊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
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學非今所謂文學經籍所學者治國治天下學手
古學于師堯舜稽古是也石以臣位而行君道用
中而時莫之測淵微之至也聖師由是稱易以明
之集聖人在下雖已顯而未浔位則進德修業而
已學聚問辯進德也寬居仁行修業也君德已者
利見大人以行之耳進居其位者舜禹也進行其
道者伊傅也伊
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
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三四俱言重剛不中恐其義同故先言爻位并重
剛不中之事初上无位故稱言其餘四爻有位故
不稱言孔
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
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九四上近于天下遠于地非人所處故特云中不
在人上下无定故心惑之也孔上不在天非九五
之君下不在田非九二之臣正當大臣之位上有
一人之奉下有百官萬民之責故當因時而惕中

不在人正浔備君之位則進退上下皆有疑進而
上者德也退而下者守位也明中不在人出人上
也伊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
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
時天且弗違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
合德謂覆載合明謂照臨合序如賞以春夏刑以
秋冬合吉凶若福善禍淫是也尊而遠者尚不違
况小而近者乎莊

亢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浔而
不知喪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
唯聖人乎
進退據心存亡據身得喪據位不言浔喪舉重而
畧輕也孔
䷁坤下坤上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
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乾之所利利于萬事為貞坤當以柔順為貞坤當
以柔順為貞與乾異牝對牝為柔馬對應為順不

言牛而言馬牛不能行地无疆无以見廣生之德
君子有攸往者以著其柔順利貞故君子利有所
往人懷陰柔之行又向陰柔之所是純陰柔弱故
非吉以柔順之道往請于陽是喪失陰朋是得安
靜貞正之吉孔坤臣陰以陽為主當後而順之則
利故曰後得主利主者守也當以先迷後得守為
句陸介甫亦以為句　巽離坤兌陰之朋乾坎艮
震陽之朋龍昌朝陰離其類乃能獲其安也居安
而能守其正則吉矣牧君子未仕之時必得明時

賢友以相切磋故伐木詩曰自天子至于庶人未
有不須友以成也是言人必得朋類而事業可成
也與師友講成道德及其業已就其性已明務行
其道而薦身于朝廷之間以求致君澤民之事是
喪失其朋類者也安貞吉者地体安靜而守正君
天氣降于地地則承而發生臣待君唱然後和之
不妄有所動故得獲其吉也明坤乾之對也四德
同而貞体則異乾以剛固為貞坤則柔順而貞故
取其衆曰牝馬之貞　主利利萬物則主于坤伊

至順而不貞則陷于邪先則迷惑失道後則順而
得主此所以為利牧
彖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合
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
利貞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
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安貞之吉應地无疆
至謂至極言地能生養至極與天同也初稟其氣
謂之始成形謂之生无疆有二義廣博長久包含
弘厚光者盛大故品類之物皆得亨通孔應地无

疆是慶善之事孔乾氣至坤萬物資受以生九家
龍則升騰翔于天馬則附著行于地牧合无疆合
于乾也應无疆地之无窮也行无疆馬之健行也
非健何以配天未有乾行而坤止者也其動也剛
不害其為柔也伊坤之德合地之形應地之形明
彖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地体直方不順孔乾始東南地形領而順之牧勢
者勢力非謂形勢坤之字不專取順義天地之閒
持重載物其勢力无有厚于坤者君子法之故以

厚德載物石
初六履霜堅氷至象曰履霜堅氷陰始凝也馴致其
道至堅氷也
陰之為道本于卑弱而後積著故取履霜以明其
始陽之為物非基于始以至于著故以出處明之
以初為潛陰之為道漸至于著以其柔順故也且
陰雖柔順終亥剛矣象辭堅氷二字當為羨文馴
狎也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

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
居中得位生物不邪謂之直地体安靜是其方无
物不載是其大不假修營自然而生故不習无不
利孔六二之動者直方之德動而後可見也因物
之性而生之是其直也成物之形而不易是其方
也今直方大者正直之道原從至靜中生之地有
靜之理二者中正之象聖人以此理立象令君子
效此而動自然有法則故象云六二之動直以方
也照直方大孟子所謂至大至剛以直在坤体故

以方易剛二為坤之主不敢五應不以君道處五
也伊六二以直方大之三德發動而生物无不得
其宜胡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象曰含章可貞
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
三處下卦之極不疑于陽待命乃發含美而可正
有事而從不敢為首順命而成輔臣之有善必稱
其君故不敢主其成功則能終此臣道陸畜德于
內而時發于君不求自顯禮曰善則稱君過則稱

已斯其知之光也王逢成制也終就也龍昌期人
臣含畜章美之道君謀議未及而先發之非其時
而宣行之使天下之人但知臣之所為而不知君
之所命則失所以為臣之分也李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象曰括囊无咎愼不害也
六三以陰居陽位陽事猶在故云含章章即陽之
美也六四以陰處陰內无陽事當括結否閉之時
惟施謹慎則可孔四處多懼變化之際猶臣居高
位權勢之間有盛而致譽有逼上之嫌退而近咎

則敗事之累惟慎所出納使得其正乃可立大德建大功也陸四以陰處陰是有其位而不當用者後過坤之体是失臣下之節又不居陽故无含章之美夫坤其動也闢應二之德其靜也翕應四之位翕閉也是天地否閉之時賢人乃隱不可衒其才知也壯六四是陰文得位如小人之得位小人得位則與人為咎為譽聖人戒之當安靜之世不可妄咎妄譽於人戒其作福威也劉絢

六五黃裳元吉象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

黃中之色裳下之服垂黃裳以獲元吉非用武者也陰盛之極不至疑陽以文在中美之至也胡六五陽位而陰居之陽在內而陰在外是藏其文章隱晦其明以守臣道而又居中体正不敢自肆兢兢自處上不見疑遂獲元吉介黃而非裳則君也裳而非黃則臣耳非賢臣也六五陰之盛而有陽德焉故稱裳以明其臣稱黃以明其德夫文生于相錯若陰陽之專一豈有文哉六五以陰而有陽故曰文在中也坡文者地道之美見于山川動植守中居下有地道之美而不過故曰文在中也朱五尊位也在他卦六居五或為文明或為柔順或為暗弱在坤則為居尊位臣居尊位羿莽是也婦居尊位女媧武氏是也非常之變不可言也故有黃裳之戒而不盡言也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象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

陰盛不去　陽所生之地故陽氣之龍與之交戰說卦云戰乎乾戰于卦外故曰于野孔陰不知極僭而御陽猶齊鄭未戰于邲我有詞也龍昌期夫所謂戰兩相勍敵之謂聖人曰戰蓋罪陽之失于防漸致无陽之嫌于野者又罪陰不能退避非所處之位晝穫上九陽之亢極不言陰戰之者所以抑臣之僭也坤之上六陰之過極則與陽戰者所以儆君防也言其儆乎孫坦坤道已窮雖欲不戰不可得矣坡

用六利永貞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不可純柔故利在長守貞正此永貞即坤卦下安貞吉是也大終以廣大而終也孔雖有權變終歸

于正是周公始攝復歸于明辟之義于此終字與
知終終之之義合處上六而能用六能以大終伊
周是巳今周公加用九用六之虛位欲明君臣進
退之理以斷剛柔得失之姓故孔子亦從而贊之
句微
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静而德方後得主而有
常含萬物而化光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
至柔至静者坤之体而剛方者坤之用方亦剛也
以其不可易言之謂之方其体則坤用則隨乾朱

在事之後不爲物先陰之常理含容萬物而德化
光大承奉于天相時而動不敢爲物之先孔當其
生物也孰可禦之故曰動也剛剛動剛故應乾不
違德方故生物有常伊物非剛者能剛惟柔者能
剛畜而不發及其極也發之必決坡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弑其
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猶
辨之不早辨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
事勢之順邪習陰惡之道孔惟順故能濟其剛如

其不順則辨之早矣坡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
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身有敬義以接人人亦以敬義應之是德不孤也
孔事至而決何習而後爲故不疑其所行于身直
而不敬則傷于訐方正而不得宜則傷于悛也明
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
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
六三陽位下有伏陽坤陰卦也雖有伏陽含藏不

露以從王事要待乾命不敢自成也荀爽天地之
閒萬物粲然而陳者皆陽麗于陰記之以爲美者
也陽盡則陰之惡畢見不能自美矣然陰雖有陽
之美當含畜之以從王事待時而發不有巳也豈
敢當其成功哉朱
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
譽蓋言謹也
四亦坤位六位皆屬坤而云天地變化者蓋聖人
欲明否泰之義故兼天地而言之也故天地閉賢

人隱者此較正六四之辭也六四苟祿竊位如桰其囊无咎无譽內避行事外言謹慎拖之于人蘇模稜之類是也謹慎之中包含姦偽可不察乎房桰囊无咎非閉其言而不出盖言謹也謹者莊子所謂慎為善也朱四陰位迫近于五雖有成德當桰而囊之謹慎畏敬也荀

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于四支發于事業美之至也

以黄居中兼四方之色奉承臣職是通曉物理居中得正是正位處上体之中是居体四支 四方物務也所營謂之事事成謂之業孔五過四而不為夫臣節者以其得中道也內隱陽明故能通乎物理處五之位故曰正位體居陰處陽而陽不發故曰美在其中暢于四支也牧五君位六變九正位也正位而居坤体不失為臣之道中者正也天地萬物之所共由者也朱

陰疑于陽必戰為其嫌于无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夫玄黄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黄

陰盛為陽所疑陰強不肯退避故必戰也陰盛似陽故稱龍以明之雖陰盛似陽猶未能其陰類故為陽所傷而見滅孔陰過極不肯自守其陰柔嫌已无陽位欲奪陽位而代之也坤无陽欲代陽之位志在乎龍故稱龍也牧天地皆有陰陽之氣故陰陽亦皆有天地之色豈陰消地色陽消天色也坤之上六陰居危極之位而戰于陽所傷故稱血焉荀云相傷明是乾之初九一陽始生又為老陰之所傷其可得乎企君御本体是陰類今盛強似陽故稱龍以責之代非君而有君人之心故稱龍臣而君其心故曰雜也集稱龍者責君又辨之不早任小人居極位龍龍與戰方可除滅猶漢栢宋文發兵誅梁冀謝晦也房陰極至建子之月一陽必生以消退群陰陰雖極不能離其位故雖見離于陽但稱血也胡月盛則掩日臣強則疑君朱

䷂ 震下坎上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陰陽始交而為難因難物始大通故元亨也萬物

大通乃得利益而貞正故利貞也往益屯不如乾
之无不利世道初創其物未寧宜建侯以寧之孔
坎險震動動而之險故謂之屯牧凡物之生必有
屯難以小取喻如物在下未出于外不无難矣就
一卦体言之震為雷坎為水雷動物本在水工今
在下是未奮出之象又震為雷坎為雲雲雷所以
作雨天雨將降陰陽相薄雲雷相擊比及雨降不
无艱難石方解屯難豈宜有它求故勿用有攸往
何緯綸 剛柔始交則貴者不必上賤者不必下不

可謂貞也難生也動乎險中也不可謂亨也此雲
雷之時也故曰雲雷屯卒至于雷雨之動滿盈厥
後能免乎險而屯難解故曰屯元亨利貞大亨貞
要屯之終而為言也介屯有二義一為屯難剛柔
始交而難生是也二為盈序卦云有天地然後萬
物生焉盈天地之間者惟萬物故受之以屯明
彖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大亨貞雷雨之
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
剛柔二氣始欲相交未相感通情意未得故難生

也坎為險震為動震在坎下是動乎險中動而不
已將出乎險故得大亨貞天造萬物于草創之始
人君宜建立諸侯不得安居无事孔險難在前不
往何由以濟而能動乎險中故得大亨也既亨而
不可復動故曰勿用有攸往也草在土工芽藏未
萌則未能別其類牧乾坤之後聖人不排震巽六
子而以屯次之者屯人事也用人事而參乾坤備
三才之道也句大亨而貞者雷雨之動滿盈也雷
雨之動滿盈于天地生物之義比下言時事天造

謂時運也天下之屯豈獨力所能濟哉宜建侯以
自輔也雖建侯以自輔又當憂勤而不寧慶乃可
濟聖人之深戒也伊
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若機織之有經緯綸繩之有約束也代雲未成雨
所以為屯伊雨則屯解矣彖言雷雨要終而言也
解絲棼者綸之經之經而又綸終則有始離南坎
北南北為經牧
初九盤桓利居貞利建侯象曰雖盤桓志行正也以

貴下賤大得民也
處屯之初動則有難不可以進非爲宴安棄成務
故雖盤桓志行正也輔初九之陽在三陰之下是
以貴下賤屯難之世民思其主之時既能以貴下
賤所以大得民心也孔利居貞不失其居也利貞
宜不失其貞也以貴下賤居正而天下從之則宜
侯而經綸天下矣介志行正也者志在經綸天下
所行不失正故也胡居正而周其志伊
六二屯如邅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
年乃字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志在乎五不從乎初无初之難則與五婚矣志在
于五不從于初故曰女子貞不字輔女子謂六二
不受初九之愛字者數之極十年之後屯難既
息乃得反常以適五也正相牽不進班如也子夏
班班旋不進馬季長言二欲乘馬往適于五孔初
雖難二非欲爲寇以二近已欲爲婚媾康屯之情
可以見矣女子者明未有所從字孕育也此未可
以適變猶亂世之正臣不從撥亂之君也陸二以
陰在前故謂之寇非初爲二之難也牧乘馬欲行
也柔者剛所陵故爲難也以初之剛明而爲寇何
也此自據二以柔近剛爲義不計初之德爲如何
易之取義如此伊
六二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象
曰即鹿无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
君子見動之微逆知无虞則不如舍勿往崔憬屯
難之世二以有應而往猶不得字況其无應乎三
當此而有求焉何異于无虞以從禽也當舍止從
權之際惟君子能行之牧介甫以舍爲止幾近无
所獲故見幾而舍之舍止也朱六三以陰居剛而
不中正則不能安于屯而妄動也君子見事之幾
微不如舍而勿遂往伊幾殆也　六三以陰居陽
工又无應欲往求于五五屯其膏自與二爲應必
不見納若不求于初初又有六四之應則是以不
正而妄動工下皆不獲其安明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象曰求而往明
也

四應於初故道迂遠為其在難故難進也初為康
屯之主四得正而應之故往吉无不利言得所往
之道也見求而往所以為明陸四以陰德陰位險
難在上正應在下背險而往途无寇難也初志存
謙下往必見納故言无不利也知必然之理也明
以合之數陸阜四應初乘馬欲往有六二之陰妨
礙已路故且班旋其馬而未往也二不比初自應
于五四乃遂得其婚合則往而獲吉句六四以柔
順居近君之位而其才不足以濟屯故進而復止

初剛陽之賢正已之應居公卿之位已之才雖不
足以濟時之屯而能求在下之賢而親之與之共
輔剛明中正之君則往无不濟矣伊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
五居尊位雖有膏澤使衆陰下歸于初其義固可
恥也膏澤衆爵祿也屯于膏澤而獨應二是私也
用之小事則吉大事則凶居尊位而不能博施于
民衆德不稱也陸此一爻言君居大位意在于公
當與天下同其好惡无私係于一人惟公是從則

道先也如私係于一人乃婦人女子之正也石咸
推去已而欲驟正之求凶之道也曾昭公高貴鄉
公之事也故小貞則吉若盤庚周宣修德用賢復
先王之政諸侯復朝是也非怡然不為若唐之僖
昭也伊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象曰泣血漣如何可長也
上六處一卦之上最居屯難之極欲應于五五屯
其膏而无所吉三又失其正應故乘馬班旋而不
得進泣血相續而无所想也

䷃ 坎下艮上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
瀆瀆則不告利貞
筮者決疑之物童蒙求我當以初始一理剖決告
之師者廣陳二三之義告之則瀆蒙不如不告也
利貞者蒙之為義利以養正者養以明則失其道
也孔蒙之志頤通內坎為水水性通故亨蒙昧不
通則不知君子之道矣上陽爻而体艮于上象師
之尊二亦陽爻而明在于中象師之明童蒙求師
擊發其蒙猶疑有所未決問筮以決其疑也始求

問師師啓其本意問宗本也學而不思則罔再三
問師則瀆師則不復告之非不欲告之不思而告
之則愈惑陸初筮謂誠一而求決其蒙伊
彖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
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
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
退則困險進則閡山以亨道行之于時則得中也
孔行時中者謂訓不失時也過稚則性未成過長
則扞格不入必時中乃能通于學志應者謂中相

應也故蒙昧之人能以一理而決之使其由稍通
以至大通是亨道而行皆得時之中也志應者上
下之志相爲合應也既得賢明之吉不能自思是
自亂于蒙也剛中九二以剛明之德居中而發其
蒙昧也聖賢外能蒙晦其德內養其正性至誠不
息也胡卦才時中致亨之道也時謂得君之應中
謂處得其中得中則得時也六五爲蒙之主而九
二則發蒙者也故主二而言五居尊位有柔順之
德童蒙也與二爲正應而中德又同能用二之道

發其蒙者也剛二非有求于五而五之志應于二
也伊能告所筮剛中者也不剛則不能有所不告
剛不中則不能有以告今蒙之六爻二陽爲治蒙
者四陰皆處蒙者也伊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山下出泉未知所適果行者初筮之義育德者養
正之功坎泉出于艮山之下君子法之治人則果
敢其行以決之治己則養育其德以全之則蒙者
皆通而明德无窮也代君子果決其行養育其德

至于聖賢然後發其餘以教化人胡山下出泉出
而遇險若人之蒙昧未知所適也君子觀其出而
未通則果其行觀其未有所向則育其德伊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象曰利用刑
人以正法也
九二以陽處中而明能照闇故初六能發去其蒙
在足曰桎至手曰梏小雅云杻謂之梏械謂之桎
刑人說梏皆得其當孔蒙之象止險猶人之拘于
桎梏也故性識不明當用刑罰以決正之曉暗而

自悔又當肆赦之刑罰者小懲則大戒用之不已則取悔吝胡不辨之于早而至于上九則蒙之罪大矣不懲之于小而至于上九則蒙之難極矣當蒙之初不能正法以懲其小而用說桎梏縱之以往則吝道也介初以陰居下民之蒙也發下民之蒙當明禁以示之使之知畏然後從而教導之或疑發蒙之初遽用刑人无不教而誅乎不知立法制刑乃所以教也蓋後之論者刑不復知教化在其中矣伊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

以剛居中童蒙所歸包而不拒則遠近咸至故包蒙吉納配以成德故納婦吉處于卦內以剛接柔親而得中能幹其任施之于子克家之義補童子之從師猶女子之從夫發其始意是得其初心故吉也學者能守聖教猶子能任家事者也上九為國師有利禦寇之象九二為家師有子克家之象

陸此一爻而具三善代婦者諸爻皆陰雖婦人之善猶當納之取諸人以為善也五父也二子也二能主蒙之功克家者也二與五剛柔之情相接故得行其道伊蒙可以為明之助明之无蒙猶子之无婦則不能家矣坡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順也

童蒙之時以陰求陽六三自往求上九之剛陽其行不順不能自保其躬也補金夫謂二二爻体剛故謂之金夫正應在上而下比于二体坎為水水性趨下志在于二而不從上失位乘剛故无攸利

陸稱見自上窺下也牧應上而比下不順也王近三以陰柔處蒙不中不正女之妄動者也近見九二為群蒙所歸舍正應而從之是女見金夫也伊

六四困蒙吝象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

處兩陰之間獨遠于陽闇冥之發不能比賢以發志故困而鄙既不近二又不近上故曰獨遠實補

六五童蒙吉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以陰居尊位不自任察而委于二程氏云順者心不違巽者外迹相卑下也注順于上巽于二若成

王之任周居也苟居尊以誠待物而物无所衆
以錫其誠而貢其明吉斯綠也注五居君位而下
應于二以柔中之德任剛明之才足以治天下之
蒙故吉
上九擊蒙不利為寇利禦寇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
也
處蒙之終以剛居上擊去衆陰之蒙合上下之願
故莫不順注六五以童蒙寶至尊之位施于人事
周成漢昭之類是也上九以剛陽處臣位之極居

師保之任此姬旦霍光之流利用禦寇者乃心王
室藏管蔡誅上官是為寇則失忠順之道故不利
也居寇害也凡事有非理皆為害學者有非分則
為賊童蒙之義但求擊發苟教之非其性分則是
賊夫人之子也不利為寇者以動則害蒙故也教
之止于其分則師逸而功倍矣利禦寇者利其止
禦其所以賊害之道也陸上九剛極而不中治人
之蒙禦寇也若舜之征苗周公之誅三監是也肆
為則暴為寇也若秦皇漢武窮兵誅伐是也伊

䷄乾下坎上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物初蒙稚待養而成无信不立若能有信其道光
明物得亨通于正則吉以剛健而進不患于險乾
德乃亨注需謂之待者以乾在下必務上往險在
上見險而止猶君子待時而不妄動有孚光亨貞
吉指九五而言之也胡大川大難也能以信而待
故可利涉何晏
彖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
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

有功也
剛健而不陷只由二象之德位乎天位以正中是
九五之德也凡卦之為体或直取象而為卦德者
或直取爻而為卦德者或以兼象兼爻而為卦德
者此卦之例是也孔需之義有四雲上于天陽氣
在下蒸而須為雨一也百谷須膏雨以生成二也
飲食須百谷而化三也蒙稚須飲食而養四也五
為需之主既信而正達乎盛位故其道光亨居中
而不偏无應而不私履四之柔順是飲食晏樂與

衆共之也 牧 九貞吉有既貞且吉者有濟貞明吉
者當辨也 伊 乾之欲進九爲坎者皆不樂也四抗
傷而後避六　知其不可而敬以求免敬以求免
猶有疑也至五則不然知乾之不患吾知已以樂
之而不疑故有孚光亨正吉 牧
象曰雲上于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雲上于天天之欲雨待時而落孔屯敬蒙明德亨
信者怡然无慮飲食宴樂以須太平王在鎬愷樂
飲酒是也 房 雲上天而未成雨猶君子畜德而未
施用飲食以養其氣体宴樂以和其心志所謂居
易以俟命也 伊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
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
去難既遠待時還害可以保常不能見幾遠進但
得无咎而已 注 三陽齊進已若競進必成交爭之
患 牧 郊遠難而待沙近難泥涉難 薛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雖
小有言以吉終也
去難稍近未至致寇小有責讓之言未適于難而
寬衍在中故以吉終 注 二應于五水中之剛故曰
沙二與四同功而三據之故小有言乾雖在下終
當升上故終吉 荀 沙近于水亦平易之地也二居
遠近之間内有剛明之德處得其中守平易之心
而已以君子之道守其中正不與小人苟合則與
詆謗之言終不能害以九二有寬衍之德而居中
故也 胡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
寇敬慎不敗也
以剛適難欲進其道所以致寇猶有須焉不陷其
光不致禍敗 注 三逼于坎故稱泥也居陽之首先
犯于難致身至敵坎爲外卦是災在外也初二居
内與已同志我先犯敵必同志者來助已則勝也
以剛居物之上必能敬慎接下則同志從而助之
矣 牧 六四居險難之初小人之行也以小人之心
毀壞正道詆謗君子者也九三以剛陽之德務欲
上進而逼近小人故致爲寇也然以陽居陽且復

正也以至正之道又内謹其心外慎其事則寇之
小人終不能陷于已故曰敬慎不敗也　三之致
寇由已進而逼之其義在相時而動非戒其不得
進也直使敬慎无失其宜耳伊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象曰需于血順以聽也
陰陽相迫陽欲進而陰塞之則相害出所居之穴
以避之順以聽命也若以戰鬬言之其出則為血
若以居處言之其處則為穴各隨事義也注四体
于坎為險之初是寇害九三也三剛健而正四不
能犯故自毀傷而稱血焉穴者陰物之所處也四
為陰友而處坎下穴中之物也為三所犯故從穴
而出懼而遜避陸需于血者不早避見傷而待者
也猶有需焉出穴乃免韓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象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五既為需之主已得天位无所復需但需待酒食
遊相宴樂注酒食德澤之謂也九五之君當天中
正以澤乎民王逵五既得位道亦當暢適會此時
其所需者惟飲食安燕與民同樂而已代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象曰不
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上六與三相應三來已不為禍害乃得為已援助
故上无所畏忌入于穴而居以一陰為三陽之主
不可怠慢注需道以終雲當下入穴也雲上升極
則降而為雨故曰入于穴雲雨入地下三陽動而
自至乾升在上坎降在下當循臣職故敬之終吉
也苟上應三而待之故入于穴言得其所處也三
陽連進非已所召我既應而待之故其來不足憂
雖非已召義以相與敬而待之乃獲終吉陸夫居
以六居陰而去不當其位者以陰宜居下而居上
故也然能敬慎而終吉故雖不當位未大失也伊
䷅坎下乾上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
川
九訟之体不可妄興必有信實被物止塞而能惕
懼中道而止乃得吉若終竟雖窒惕亦凶物有訟
利大人決之若以訟而往涉危難必有禍患故不
利涉大川注陽來居二而孚于初故曰訟有孚也

苟大人謂五也九二剛而得中是以有信實失位
於險是其窒止坎為心憂是其惕水性内明是求
中也陸人之所以興訟必有由中之信實于已而
為他人之所窒塞不得已而興訟中道而止則可
以獲吉朔
彖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
而得中也終凶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尚中正也不
利涉大川入于淵也
以剛而來正夫群小斷不失中其在二乎注剛來

謂二也性本剛直好勝而訟也來居柔能屈其性
也處中正不失中道也故乾剛坎險以人事言之
則是剛健對陰惡能无訟乎石彖言乎其才也訟
有孚窒惕中吉此言九二之方也終凶此言上九
之才也利見大人言九五之才也不利涉大川言
一卦之才也有孚而見窒窒而後訟訟而能惕不
敢過中則吉介九二剛自外來而成訟則訟之主
也伊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天道西轉水法東流剛健在先以為訟故云天與
水違行謀慮其始以防訟源故有德司契不責于
人注五禮修而民未化必明法以閑之訟起多途
非禮法不能防人其始司契者乃法之一端耳狀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
長也雖小有言其辯明也
初六應于九四剛陽先來非理犯已初九陰柔乃
不為訟先故終吉雖小有言辯訟道理分明也注
初欲應四而二據之居代初與四俱失位而相應

故小有言陸初雖應四而体雖相違故亦為訟四
以剛處柔能安其志而不成訟故得終吉凡訟者
皆持剛壯而務勝九二以剛壯訟九五九四以剛
壯訟初陸上九以剛壯訟六三石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象曰不克
訟歸逋竄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
二以下訟上不勝五逋竄其邑大都　國非逋竄
之道三百戶一成之地下大夫之制掇猶拾也注
邑小人少取退避之義不然即掇患于已王昭素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象曰食舊德
從上吉也
以陰柔從上九不爲侵奪故保全己之所有故食
舊德處兩剛之間居爭訟之時須貞正自危厲故
終吉從上九之王事不敢觸忤无敢先成注雖失
其位專心應上故能保全舊恩食舊德也處兩剛
之間近不相得乘二負四正之危也剛不能侵故
終吉牧柔失位而不中以當上壯爭勝之時以之
危厲而保舊物可也以從王事則不得行其志不
得行其志則不備无成亦不可以有終矣今貞謂
正固自守厲終吉謂雖處危懼終必獲吉伊
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象曰復即命渝安貞
不失也
初能分辯道理四能反就本理變前與初爭訟之
命即得安居貞吉注三柔附我故從三不能囿初
之訟于夏反就前變其詔命侯允變上從下稱渝
牧四以剛陽而居健體不得中正爲訟者也承五
復三而應于初五君也義不克訟三居下而柔不
與之訟初正應而順從非與訟者也命爲正理失
正理爲方命反就正理變而安貞則吉矣伊九五
爲聽訟之主不克訟自反而親就聽者之命雖即
命猶有剛動之志變志而爲安貞則吉今
九五訟元吉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
處得尊位以中正爲訟之主故吉注以中正之德
齊乎正之俗元吉者也王肅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象曰以訟受服亦不
足故也
處訟之極以剛居上勝而受錫何可保也注以訟
受服惡人之見自微去之恥以衒人也三明理而
不拒命雖勝三而曲在己牧以訟受賣侮而侵之
者衆三者衆辞今
䷆坎下坤上 師貞丈人吉无咎
興役動衆得嚴壯尊重之人爲之正則吉而无咎
注二爲師之主王能任之專任長子故无咎右漢
高光武應此義陸績
象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

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剛中而无應或應而不剛中或行險而不柔順皆
不可行師剛中謂九二應謂六五行險謂下体坎
順上体坤毒猶役也注五天位也以陽居之或有
戰爭之事能崇任九二之佐則吉于夏兵刑荼毒
不得已而用之故彖象六爻皆者戒懼之辭于九
藥之攻疾者謂之毒今師旅之興不无傷財害衆
毒害天下伊
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水衆大包于地中為人除害使得安寧雖尚嚴威
而赦小過皆容畜之義注地廣而无壅水散而无
涯地中有水衆聚也君子廓其中以容民大其德
以畜衆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師出不以律否臧皆凶注九二在初之上為師之
主初仰而承之禀其節律者也陰之質不利先唱
初以師首柔而唱始是失其師律者而求勝者也
陸行師之道役其群衆或勇或怯或逆或順將兵
者必有法律以制之六居卦之下為出師之始必
當用之以道不可失其法律也胡初六陰柔處下
為出師之始師出而師用律是素不練否之與臧
俱凶者聖人戒之之深與春秋書次于郎以俟陳
人蔡人甲午治兵相未裡也胡以律者正勝不以
律者奇勝按律謂法令節制者謂克勝凶謂殃民
害義初師之始故言出師之義行師之道伊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象曰在師中吉承天
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以剛居中而應于五承上之寵為師之主任大役
重无功則凶故吉乃无咎注雖乃為王而在師中
為天所寵事克功成故言无咎二非其位謂武王
受命而未即位也九三錫命非私也安邦而已子
九二在師得吉必受六五天位之寵用也王者三
錫車服俾專征伐若湯征葛文王伐崇東征西怨
故得萬邦懷之也日居下而專主其事在師則可
將專則大為下之道不專則无成功之理咸和正
至而得中故吉而无咎伊

六三師或輿尸凶象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
以陰處陽以柔乘剛進无所應退无所守注二剛
也三柔居上是無其領无君上之命則兇矣故曰
或也子輿衆也尸主也師之命正夫一也不一則
師惑矣九二一也六三不一也六三之不一何也
陽爻奇陰爻偶不一也介六三失位不剛似小人
僭上而衆君子之器亦由趙用趙括為輿衆之主
所以全君被坑輿尸衆主也蓋指三也伊
六四師左次无咎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无應不可行得位可處行師之法欲右背高故左
次之注左不用之地待師命而已子偏將軍居左
左次常備師也崔憬九天道左陽主生右陰主殺
左次示不欲殺注四處坤坤為平陸師律曰平陸
處易而右背高前死後生此處平陸之地退守待
敵不足取勝可保常也牧止兵于无用之地白勧
左者生之位次者不急事事君不急何以生民當
位不失者之所用心也薛左次退舍可進而退則
為咎伊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
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
柔得尊位陰不先唱柔不犯物物犯而應田禽犯
苗擬之无咎已既得直可執言以問長子九二弟
子六三注執言猶書之所謂奉辭也介以柔居尊
上文德不任則暴下之叛逆先詔之以文誥不服
則命將征討弟子謂懦弱素无威名如魏豹之任
柏直漢祖謂之乳臭兒也房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象曰大君有命

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天子爵命上六功大開國使之為諸侯功小承家
為卿大夫注王執而正之非私惠也子小人志在
清武故不可用陸二上居五當封賞首上六宗廟
之主如武王受文王之命也子立師之始不録其
行保大定功則制禮作樂以興教化牧高祖任漢
彭莫盧而不免叛逆光武不任功臣胡師之事必
日王曰大君曰天子征伐宜自天子出高世之通
法也介

䷇坤下坎上比吉原筮无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
能相親比亦須原窮其情筮決其意兩相親比亦
須大永長正親比貴速後來或為人所疎夫語辞
或指人而言比是寧樂之時不寧之方皆來歸也
注五以剛居尊而得中正上下相輔之既親而安
則諸侯有不寧者且將比矣若不以誠實必至于
凶謂上六也陸所比之人善則為吉為美惡則為
凶為禍必須原究其情性筮決其善惡必具三德
然後親比之有比三德為比之主其不安寧者類
相率而親輔之後至而不從為之所以戮防風氏
也胡聖人以兵刑威天下所以齊不協既服而來
必親之使不携貳故比者居上者親於來附在下
者比而順命之時也陳皋
彖曰比吉也比輔也下順從也原筮无永貞无咎以
剛中也不寧方來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也
九五剛而處中衆陰順從注後夫謂上六逆理衆
陽不比聖主其義當誅胡為比之主亦是剛正中
和之人方能辨識衆志在于永貞不失倚忌則上
下咸歸而應之代不寧方來謂五陰拔无謂有君
長之道永謂可久貞謂得正上之比下必有此三
者下之比上必求此三者五以陽剛居尊位所謂
无居中得正能永貞也民不能自保戴君以求寧
居不能獨立保民以為安不寧而來比者上下相
應也夫剛立之稱傳曰子南夫也又曰我非夫夫
猶凶況柔弱者乎伊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侯
水不離地而行有親比之象今建萬國所以比民
親諸侯所以比天下伊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它吉象曰比
之初六有它吉也
初六无應應不在一者誠立信盈溢乎素質之器
物皆歸向從始至終更有它人並來親附注缶時
用之器居順之首為比之先衆願從之故有它吉
狀比乎人者已從往它而為它之所有人之所比
者他來從已有已有之也比之初上下之分未定
唯盛德則能有他吉也今初始也四終也初自四

復位終未也四非正應謂之它若婦不以誠其能
終有他乎朱
六二比之自內貞吉象曰比之自內不自失也
居中得位繫應在五不自失所應之偶不如初六
有他吉也注比不在外而從乎內乃婦人之道非
君子通適之方不自失而已陳臯二處乎內待上
之求然後應之比之自內者也故正則吉降志辱
身非自重之道伊尹武侯救天下之心非不切必
待禮而後出也朱自內謂由己擇才而用雖在乎
上以身許國必由乎己士之修己乃求上之道二
處乎內而已中正之道應上之道中正之求故貞
吉伊
六三比之匪人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四自外比二為五應所欲親比皆非其親是以悲
傷注二四雖道情不相得又柔諂非己所親故曰
匪人魏比貴无而三處坤之末初數信五賢明而
為二四所隔以柔處剛內好剛也以陰居陽行卑
僻過二之上不由中也牧比之非陽也介君子修
潔自立明四海之內皆所親也六三以陰居陽不
守正也處不得中非正行也上无應援人不錄也
獨立无依亦可傷矣陸六三柔而不正處非其位
上六以非道而不應二四以不正而不受補子服
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孔子曰有命魯桓公求會
乎衛至桃丘衛侯不見求比而不得不亦可傷乎
朱
六四外比之終吉象曰外比於賢以從上也
九下体為內上体為外注上比聖主下御列國方
伯之象經外親九服賢德之君務宣上志綏萬邦
也內比者以專其應為比外比之者以非其應為
比陸坎性趨下今外比者以三行卑僻而志剛不
可抑也故上從乎五不志乎內而比乎外无適莫
也介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象曰顯比
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誡上使
中也
比而顯之所親狹矣愛來而惡去故常失前禽征

詩有常伐不加邑故邑人不誡雖非為上之道亦可為上所使也注獨守其中而私其應為衆所親非顯其比歟疾其背而從其向則失其不來者矣邑有家者之所私偏其私故邑人不誡上使之然也子以陽居尊而明示比道三驅之禮示去留而不嗜殺示王仁之道以比天下邦邑之人不待誡勵皆信其上使民之道出于中誠陸行顯誅以成諸侯之心牧係應在二比于邑一失天下之心石五剛中正位无陽以分其民可以顯比在此時也

王用不合圍三面而驅所失者前禽而已上六前禽之象舍逆取順雖有所比道之光也湯武不能服桀越非湯武之恥舍逆之道唐太宗之伐高麗是失　上下相比強不陵弱衆不暴寡雖邑人可以不誡民心同中惟爾之中故曰上使中也介顯明比道臣之比君不可阿諛逢迎求其比已在竭其忠誠致其才力朋友亦當修身誠意以待之親已與否在人而已不可巧言令色而徒苟合以求人之比已也伊

上六比之无首凶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親道已成為之所棄无與共終也注无誠于附道窮而比致思及矣子陽欲无首陰以代終苟陰之為物以陽為首而比之者也秉九五而不承　比之无首者也以陽為首則有所終先陽則迷而失道況无首乎介有始而无終者有之未有无始而有終者也伊

䷈乾下巽上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乾在下而巽在上巽以柔懦之質不能拒物乾欲上進而不能止之故初則復自道九二則牽復至于畜極乃能止之獨止于九三一爻而已是陽志得而上行故亨文王當紂之前後左右皆纖人終不能止之以此知文王之志在明夷而道在小畜也胡小畜所畜者寡也未能博施故云密雲不雨乾体本上今務上復受巽所止未能通也其如巽順陰柔不能止畜則健志得行是以亨也凡雲上則為雨澤天下今小畜所聚者寡不能博施密雲而不雨不能澤遍天下西郊取遠之義恩施不能

及民物也石臣不可借借則亂天下密雲不雨自我西郊戒臣下不得專上施也陳文注以一陰而畜五陽能係而不能固是以為小畜伊

彖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陽上薄陰陰能固之然後烝而為雨今不能制初九之復道固九二之牽復九三更以不能復為劣也下方往施豈得行上九獨能固九三之路故九三不可以進而輿說輻也能固其路而安于上故得既雨既處君四五皆能君上九之善畜則能雨明矣一卦之体與一爻之德各異注一陰小而衆陽大陰為主而上下皆歸之牧一陰畜三陽之進其勢寡也然則居正而上下應之矣內剛健而不險外柔順而不逆剛在中而无所倚其有志于行矣此二五所以亨也四以陰盛有密雲之象以柔止健不能固陽是以不雨西郊陰地臣之物也道不由于君非臣之所能行方健進而不已故曰尚往也王逵

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風行天上去物既遠但修美文德待時而發注不可以暴為之也介懷畜仁義懿美文德樂天知命待時而動胡下乾健也上巽順也九二九五剛中也健而濟之以巽則易入剛不過于中則志行于上下兩者得則柔道亨而陽為陰所畜六四志在畜君以往為尚然不待唱而先之故其施未行西郊陰也自我西郊示臣強之戒朱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

四為已應反復于上自用已道於理吉也注九陽升而上曰復牧三陽同上已為類首陳

九二牽復吉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五非畜極非固已者也然得中不被閑固強牽連而復所以吉注與初同志而進猶掖弟之義不失中道故吉牧九二欲復于上九五剛陽盛位力可以制九二之行須牽攣于物然後可復石无應于上不能自復介二陽之中同一卦之体上下牽引亦能獲復陳二五皆以陽剛居二体之中為陰所

畜俱欲上復五雖在四上而爲其所畜則同是同
志者也夫同患相憂二五志同故相牽連而復故
吉伊
九三輿說輻夫妻反目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九三陽極欲復而進上爲陰長固而止之不能自
復注三爲輿二爲輻三往趣上二下牽初說輻之
象三與四異体相比夫妻之象三既趣上四亦畜
初反目之象陸六四九五未盛不能畜止乾陽直
至上九積陰極盛方能畜止九二既能畜突九三

故與說輻不能行也石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四與上同斯誠三不能害故能去除其血出散其
惕共惡于三以一陰而衆陽畜懼于傷害誠信相
與近而相親何傷害惕懼之患哉子三陽上進而
已獨當其路將拒而止之必爲所傷以由中之信
發于至誠依附于上之二陽同以一志與之共止
畜之則傷害可去惕懼可以出明陰爲小人忌君
子進肰君子積德不已終遂其志不可抑拒若六

四不恚剛長推誠信而援群陽與上九九五合志
同方進賢援能則傷害之理去憂懼之事出而无
咎矣陳体巽而不敢拒以全君之分與五上同志
而得君之恩故无咎述
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象曰有孚攣如不獨富也
二牽挽而來巳不疑而迎接居盛處實不專固于
富而分與二也注有信下三爻也体巽故攣如
謂連接其鄰謂四五以四陰作財與下三陽共之
故曰不獨富也九五親四委四畜物猶富以其鄰

不獨富也陸五雖剛明体又巽順以由中之義攣
連于物故九二得以牽復而上進不專巳之富盛
而分用于二故曰不獨富也明衆陽爲陰所畜五
以中正居尊位而有孚信則其類皆應之援而與
之相濟是富以其鄰也伊四與五同巽体君臣合
志攣如也一陰畜五陽常恐力不足而見傷五雖
得尊位委之于鄰併力而畜之陽實爲富陰虛爲
貧四虛五實五與之共食祿得盡其心能以富用
其鄰也朱

上九既雨既處尙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象
曰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貞凶有所疑也
九三欲進上九固之陰陽不通故雨三不能侵不
憂危害故得處道德積聚可以運載使人慕尙上
九制九三是婦制其夫雖正亦危月在望盛極以
敵日陰凝于陽必戰雖君行之亦凶也注卦以一
陰畜四陽故密雲不雨上處畜之極故陽德上通
猶畜德不已澤乃行也澤行則物安故既雨既處
也既盡也盡雨澤盡安處之此乃上畜德能積載

與三陽同志而无私應也苟志盈滿臣道虧矣雖
君子亦不可侵有為也陸以卦言之陽老而陰長
不已極則反陽密雲不雨終為雨也上九居女之
長長而不已至坤儀也坤德積而不已至龍戰也
牧上九能固畜九三之進又陰陽相應而成雨澤
安然而居不有陽懼此由君子貴尙其德而行之
胡詩曰厥聲載路載積滿也陰柔畜剛猶積累而
至非一朝一夕之故可不戒哉已望則陽消而與
日敵矣故于幾望而為之戒曰婦將敵矣君子動

則凶也能疑而微懼矣所以制之則不至于凶伊
䷉乾兌上下履虎尾不咥人亨
六三以陰柔踐九二之剛然六三在兌体和悅而
應乎乾故雖履尾而不見害注一柔而制五剛說
于內而為主健于外而得中以順履尾厥德用光
虎之威強暴不可逆能履其尾是勢之順陸六文
但見踐履之象天禮必在踐履而行之本說禮樂
之禮因明人所踐履履得其禮則吉否則凶石
彖曰履柔履剛也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

亨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六三以和悅應乎上九不以陰柔應乎邪佞以悅
應乎剛故吉九五以剛中居帝位而不至疚病由德
之光明也注六三應乎上九進退皆履二剛所謂
柔履剛也柔而履剛其為禮乎介九五皆君位履
又得乾之体以陽居中以剛居正故孔子特贊美
之介臣而悅君多柔佞九五所納者正若明皇昧
張燕公之言而東封近之也唐乾剛也九亦剛也
兩剛不能相下必爭則乾病矣故乾不親用而援

之六三六三以不校之柔而居至寡之地故九二
樂為之用九二為三用而三為五用何異五之親
用二哉三與五合則三不見咥而五不病五與三
離則五至危而三見咥卦統而論之故言其合之
吉爻別而觀之故見其離之凶坡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以爻言之上履踐于下六三履九二也以二卦上
下言之則履禮也在下以禮承事于上注華平序
則民志定禮之用也收在人上者當以恩威接下
在人下者當以柔順事上明

初九素履往无咎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處履之初也人尚華已獨質素則何咎也注進不
以為榮獨履素行之飾是以无咎子初九庶人之
士隱而未見行而未成獨行禮義不失其正苟禮
以文為主在禮之初未離于質非禮之隆禮本
于質故冠冕始于緇布衣裳始于鞸韍器皿始于
汙尊飲啜始于太羹玄酒是禮之始率以質素為
本往則踐履而行之之謂也故往无咎明居无位
之地不以位累其心不役榮華尚夫素也石安其
貧賤之素將有為也非為利也獨行其志願耳伊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
也
九二以陽處陰已能謙退故无險難以其在內卦
之中不以危險自亂故宜貞吉注上无其應而以
剛處陰故曰幽人而以中行故曰正吉中不自亂
則无巽言屈身之志介禮行中道今二履中是其
道行而坦夷也幽人之志專靜而不過越履茲中
道不可過也過則燋而自亂矣收九二陽志上進
故有幽人之戒蓋不以利欲自亂則能貞固而吉
也伊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為于大君
象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
咥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為于大君志剛也
以陽處陽猶曰不謙況以陰居陽以柔乘位以六
三之微欲行九五之志愚頑之甚注謂之不明則
陽位也謂之明又陰蔽之眇之象也謂之不能行

又悅而衆陽謂之能行又柔而衆剛畏之象也 牧
卦皆无陰而三自以為已任借履非位唯其宜者
也 子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象曰愬愬終吉志行也
逼近五之尊位故愬愬危懼然以陽居陰志能謙
退謙志得行故終吉 注 三以不順為衆同棄而已
近之慎乎履者也 子 六三雖是陰柔其志剛也上
承夬履之主下履志剛之臣位重憂深故愬愬然
以存謙道本志必行雖有深憂可保終吉 昭

九五夬履貞厲象曰夬履貞厲位正當也
得位處尊以剛決正履道惡盈故危厲 注 三柔失
位志比武人五為一卦之志剛得帝位取而決之
非係乎情也然三者衆之趨也雖曰決之正之危
也 子 履所以辨上下定民志是是而非非乃正之
危陸厲嚴也剛而居尊故嚴 牧 他人所履已決正
其得失責人而不恕固所危也 陸 有剛明之才苟
專自任猶為危道況剛明不足者乎 伊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處履之極下應兌悅高而不危不墜于禮能旋反
而行之履道大成故元吉也 注 祥者吉凶之兆來
定旋猶還也 陸 其歸元吉 介 處極高之位能降身
下應六三有謙沖之德以陽處陰位故也以高應
下有旋反之象 石 旋謂周旋无虧也 伊

周易義海撮要卷第一

周易義海撮要卷第二

䷊乾下坤上 泰小往大來吉亨

陽長大來陰去小來物旣大通多失其節故四德不具注往來者以內外卦言之由內而之外爲往由外而復內爲來臣往君來陰往陽來小人往君子來如此則泰道成故吉亨收屈於一人之下而伸於萬民之上是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孫復三陰外去三陽內附旬治亂之相倚猶否泰之相生故於泰之義則不具四德楊繪時有汙隆治有小大夫泰豈一槩哉言吉亨則可包矣所以不言元吉元亨伊

彖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二氣上升下降萬物負陰抱陽氣交而物乃通亨也上下交而其志同者君臣之道雖交其志同則治不同則不治施之於人若漢祖得張良如石投水是也項籍范增君臣雖交志不同則亡矣房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上下大通則物失其節財節成就使寒暑以時生殺有節輔助所生之宜如大司徒所謂動物植物職方云楊州其貢宜稻麥雍州之貢宜黍稷若天氣大同則所宜相反注上下交始可修法度以左右民之時也天地之宜輔相之而已其餘不足過與及也財成之此左右民之大方也介天生有限地出有涯而人之欲无節當大通之時而失其均則强者常有餘弱者常不足有餘者奢侈而不知止不足者凍餒而不知恤則否亂自此而生也故維休守文之后財成輔相使天地生養之道人得而共享之天地多少之宜人得而平分之以左右防民之失此所以久乎泰之道而杜絶乎否之生也楊繪財成其施爲之法制使民用天時因地利助化育之功成豊美之利如春生則播植秋成則收斂之類伊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三陽同志俱設往上故以其類征行而吉注乾則直之德能屈其剛而俯于下用柔也又復其道而順焉故以柔明其象此爲明柔克者也故賢人在上則思引其類聚之于朝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吉者君子道長也石志在外者可出之時也介方與六四相應已設違而違人故與二九同行劃

緯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包含荒穢之物容受頑愚之人不殊遠遺棄於物无私於朋黨之事得配六五之中存乎光大之道也注無不包容无不納用至遠不遺至近不私石有包含荒穢之量有涉深越險之勇事之遺隱賢才之在側陋者皆不遐遺又能斷以至公而不宰於朋比則能配合九中行之義也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象曰无咎不復天地際也

三處天地交際之處天体將上地体將下往者將復平者將陂居得其正動不失應艱難貞正故无咎信義誠著故勿憂其孚食祿之道自有福慶注君子見交會之際思其所終慮患而艱守之不失其正于天地復則不交而否矣胡泰否與乾坤異者以其交于中也此九三知終存義與乾之九三同其象焉故三陽同升不待約而自來不戒而自信也石天地之際地而平也其辛无不陂地之際天而往也其卒无不復艱正以處之乃无咎不恤上之孚已則于食有福苟恤其孚思有以取信于上不知命者也不知命則不敢直已以行志離道失義无不爲矣介无平不陂謂无常泰无往不復謂陰當復不設安逸而思慮正固則不援憂恤而得其所求爲孚知足則於祿食有福也也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

四處坤首不固所居坤爻皆樂下已退則從不待富而用其鄰失實者衆陰失其本實所居之處注象以陰居陰故曰不富三陰皆願下復四能道之

是能用其鄰也能不富而用其鄰必其德義素著故不渴戒約其信三陰皆不安其位故曰失實言居止之地也肖其居故窮而不富夫人富而類從者為利也不富而從者志同者也二陰皆在下之物居上而失實其志皆欲下行故不富而相從不待告誡而誠意相合也泰過中則變聖人於三尚云艱貞則有福蓋三為將中知戒則可保也四已過中理必變也故專言始終反復之道五泰之主則復言處泰之義伊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

歸妹者嫁其少女也五以柔在上帝女之象下配於二下嫁之象釐降二女于嬀汭是也天降于下於女天復於下地復於下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之大義者地以順而承天也今五志於順故獲祉福天道助順故必元吉居中降志故曰中以行願陸商之諸王多以十干為名甲為陽首六五陰爻交泰之主故以名乙之主為象昭此一爻上下陰陽相感得嫁娶之義代乙以妹而適諸侯羑里之拘閹天獻女以免此反乙所為易著人事皆本商周高宗伐鬼方箕子之明夷商之事也密雲不雨自我西郊王用享于岐山周之事也阮逸至尊之妹必歸于夫人倫之正薛女子而居王之位必帝王之妹韓康伯史記佳湯為天乙其後有帝祖乙帝乙多士曰自成至于帝乙此稱帝乙未知孰是自古帝女雖皆下嫁帝乙必制王姬下嫁之禮法使降其尊貴以順從其夫者也伊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象曰城復于隍其命亂也

泰極道滅上下不交城復于隍卑道崩也自邑告命否道已成命不行也下不奉上猶土不培城由其命錯亂注乾當來上不可用師而拒之也凡人君資於下民以成尊位猶築土為墉上失其國邑不寧故勿用行師臣執國政其命亂矣陸施命不行于王庭故各自于其邑告命故不可用師但可歸令於己邑之中誠可以鄙吝者也胡城復于隍

下不承上外不內衛小者擅命故曰自邑告命雖
貞亦吝命過二則无平不陂過五則城復于隍城
崩則復下泰之道不可過正是吝之道也惟告命
於邑而不能及它命令不行吝之道也陳皐衆不
可用將吝方自其親近而告命之為可羞吝伊邑
非所以出命也既已失之從而懷之則可正之則
吝故

☷☰ 坤下乾上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
非人道交通之時小人道長不利君子為正陽主
生息故稱大陰主消散故稱小注危言危行禍斯
及矣宜遜以辟難无自立辟也故非人之常道明

彖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
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內陰而
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
道消也

泰中言志同否中言无邦者言人志不同必致乖
散而亂邦國也何安否之者匪人也天也故君子
遇此則險德辟難而不憂也樂天而已矣孔子曰
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孟子曰予之不遇魯侯天也
與否之彖合矣匪人非為致否言為君子遇否者
言之也介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
不可榮華其身以居祿位注不可與小人並立但
守儉素之德若不得已而仕則不可居重位享重
祿以榮其身業可全已遠害而已胡儉恤其德不
可狠施於小人之衆也卷而懷之可施則施韜光
晦迹則難可避也素道

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象曰拔茅貞吉志在君
也
拔茅以類貞而不諂志在於君故不苟進注引類
而退守以正道拘三陰同休志在從陽故如有用
我者則以其類往矣介三陰上皆有應在否之時
則无應義文以六自守於下明君子處下之道象
復推明君子之心伊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象曰大人否亨不亂群
也

六二居否之時小人見用者也能包其柔順便佞
之心以奉承於上是以吉君大德大才之人以正
自守奉懷道德不為世俗所變而雜於小人之中
素患難行乎患難是大人君子行否之道所以亨
也故正在小人群行之中上下皆小人君不包容
和順其上下必遇疾害昭六二其質陰柔其居中
正方否於下所包者在乎承順乎上以求濟其
否為身之利而已大人以道自處下亂小人之群
身之否乃道之否亨也伊 陰得位欲承順以取上

之悅大人否而退使君子小人之群不相亂未有
不勝者也故亨坡五包二二承之三陰小人群也
包則和不亂群則不流朱
六三包羞象曰包羞位不當也
位陽也而陰處之包承柔佞之道是以羞辱及之
子初以處卑而應上故吉亨二以中正而應上故
否亨是居小人道長之際不居小人之行者也以
陰居陽不正也處下體之上失中道也不言凶咎
以其體順而承陽也牧處匪之盛位而不能發舒

以正其君是可羞也介
九四有命无咎疇离祉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
疇初也否之時不可有命初志在君故可有命初
既被命依附得福以初六志意得行也注受五之
命應初據三與二同功故陰類皆离祉九上近至
尊不據其民咎以專也五之休否有命任己卑以
奉上正以率下其志得行又何咎讓麗其福乃已
自致子過否之中亨否之道而已為之先牧九四
居上卦之首體又剛健是以過正三陰小人不進

則君子志行户有濟否之才而得高位成柄一歸
於上則无咎而志行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係于苞桑象曰大人之
吉位正當也
施否於小人否之休也苞本也若能其亡其亡以
自戒慎則能係于桑之苞本无損危也注休猶靡
也包桑之戒志在下民而固其根本也陸休退也
四過中否道方變五則否道退矣牧休息也明休
否休而自謂之否不自安也薛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傾毀其否其事待通故後有喜處否之終否其傾
矣極終則反何可以久處先傾後通故後喜始以
傾爲否後得通乃喜輔反危爲安易亂爲治必有
剛陽之才而後能故否之上九則能傾否屯之上
六則不能變屯也伊泰九三上六戒否九五上九
勸朋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野踰廣遠言和同於人必須寬廣乃得亨通與人同
心是以濟難故利涉大川與人同利易涉邪辟故
利君子貞乾爲天肖爲火卦體有巽巽爲風天在
上火炎上而從之是其性同於天也大得風然後
炎上 熾是猶人君在上施政教使天下之人和
同而事之以是爲人和同者君之所爲也故謂之
同人風无所不通適則會通之德大行故曰同人
于野亨鄭玄天下否塞之久人人歆其亨通是必
君子同志以興天下之治則天下之人同心歸之
朋周所以興者同心同德也紂之所以亡者背心
背德也夫致建大功立大事除大患定大難君臣
同心上下協濟則可五上不居位之貴普同于下
譬如光武之求嚴陵帝堯之召許由與人同心朋
越何患故可涉難勿劉向曰衆賢和於朝萬物和
於野自朝及野自人及物君人之道也故門无咎
郊无悔野方亨也彝 野无求之地凡從戒者皆誠
同也 彼
彖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同人曰同
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
子正也唯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
柔得位得中謂六二也故特云同人曰言乾能行
此德非六二所能也六二九五皆居中得正而又
相應君子之正道也若以武威而爲健邪僻而相
應非君子之正也唯君子當同人之時能以正道
通天下之志正君子謂九二能捨己同人以通天
下之志若九三九四以其人臣則不當矣故又辭
不言同人崔憬凡人之情思慮不廣雖止一身一
家惟君子能推仁義忠恕之道以及天下人莫不

欲安君子扶而不危人莫不欲壽君子生而不傷
人莫不欲富君子厚而不困人莫不欲逸君子節
其力而不盡君子盡之於己推之於人恢廣宏大
无所不同故能通天下之志剛健之君文明之
臣上下位正莫德同矣張簡卦惟一陰衆陽所欲
同也它卦固有一陰者然二五相應天火相同故
其義大同天下之志萬殊理則一也聖人視億兆
之心猶一心通於理而已文明則能燭理故能明
大白之義剛健則能克己故能盡大同之道然後
能中正合乎乾行也伊

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天體於上而火炎上君子小人各得所同注火炎
上同乎天心待時煉而後盛上能與下也子十六
相四凶舜能類而辨之君子小人並進大亂之道
也五人倫中品類各異者類同則聚令各得所同
則无侵争事物中主黨各異者類同則聚令各得
所同則无間雜此大同之道也代方以類聚物以
群分君子別之使各得所同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无應於上心无係吝出門皆同誰與為咎注初比
於二于門者出入之正道同則正不由斯道則為
咎陸初剛而能屈于下雖方凡合者也坎初九正
人在下而不得同乎遠者于門而已得所同則同
之又誰咎也王逸

六二同人于宗吝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

應在於五唯同於主用心褊狹鄙吝之道注宗
也三據二陰二與四同功五相應初相近上下衆

能中正合乎乾行也伊
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天體於上而火炎上君子小人各得所同注火炎
上同乎天心待時煉而後盛上能與下也子十六
相四凶舜能類而辨之君子小人並進大亂之道
也五人倫中品類各異者類同則聚令各得所同
則无侵争事物中主黨各異者類同則聚令各得
所同則无間雜此大同之道也代方以類聚物以
群分君子別之使各得所同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无應於上心无係吝出門皆同誰與為咎注初比
於二于門者出入之正道同則正不由斯道則為
咎陸初剛而能屈于下毀方凡合者也收初九正
人在下而不得同乎遠者于門而已得所同則同
之又誰咎也王逢
六二同人于宗吝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
應在於五唯同於主用心褊狹鄙吝之道注宗
也三據二陰二與四同功五相應初相近上下衆
陽皆歆與二為同陰道靜正從一而終今宗同之
故吝也苟不能大同守宗獨應失其于野之義可
謂吝矣于宗黨也二若陽爻則為剛中之德乃以
中道相同不為私也諸卦皆以中正相應為善在
同人則為可吝五不取君義私比非人君之道伊
二往同五復成乾五來同二復成乾往來相同乾
肯各守其本宗同人于宗所同狹矣吝道也朱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象曰伏戎于莽
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
居下卦之極不能包洪上下通決大同物黨相分
欲乘其道貪於所比據上之應其敵剛猛非力所
當故伏戎于莽不敢顯亢升其高陵望不敢進量
斯執也三歲不能興者也三歲不興五道已成安
所行焉注與二相比爲懵主人而忌於五一爻為
一年自三至五頻遇剛敵崔三與五爭二故曰敵
剛五升高以乘上注三以陽居下體之上不能屈
于下是不能同人于門也居外而用剛是不能同
宗于内也故爻辞不稱同人兹用壯而强欲人同
于已者也三居下體之上故謂之陵有凴上之志
故謂之升三歲不能興則二與五通矣朝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
則困而反則也
上攻下力能乘墉者也履非其位以與人爭二自
五應三非犯已攻三求二尤而致之違義傷理衆
所不與故雖乘墉而不克困而反則所以得吉注
墉謂三也三休得位四夫位而動自量非義而止
陸四剛而不正又无應乎時强欲使人同已故爻

辭无同人之稱劉三既不能攻五四亦以之不能
是因三不興而已獲吉墉諸三也鮮于二與五應
應則協同二為卦主五為君位君臣相協戮力同
心三既升陵而敵五四又乘墉而攻三三則積歲
不興四則不克而為吉胡旦六二之敵同乎五也
歷三與四而後至故三與四皆敵得之四近與五
乘其墉其勢至逼而不可動是以雖有爭二之心
而未有起戎之迹故猶可以知困而不攻反則獲
吉也九三之於五也稍遠而肆為雖敢反則得乎

敢興不能反不可至于三歲行將安入坡二衆陽
所敵同也獨三四有爭奪之義者二陽居二五之
間也初終遠取義別伊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象曰同人之
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
體柔居中衆之所與執剛用直衆所未從故近隔
二剛未獲厥志是以先號咷也居中處尊戰必克
勝故後笑也不能使物自歸而用其強直故必須
大師克之然後相遇注九五居君位不能推大中

之心同天下之心係於二主於與師然後相遇故
不言吉言三四敵強大興師方可克傳曰如二君
故曰克代二以柔得所同也要其宗則為吝五以
剛居上非所以善同于下而又同乎已之應失同
人于野之義九三所以悖之王逢象止曰同人之
先須曰以中直言中正而應可以兼通物志恢大
天德王者之志以有應為狹莽直者乾之動理之
所在也先隔則號咷後遇則笑乃私昵之情非大
同之休米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郊外之極處同人之時最在于外不獲同志而遠
於内爭故无悔吝亦未得志注居外已遠其同无
與同者患爭之禍則免矣求同之可得乎子又辭
稱同人者无係應也子郊之之近也自初至上皆
不及卦德之亨德不兼濟故自守而无悔也薛

☲☰乾下離上大有元亨
不大通何由得大有大有則必元亨注六五體尊
處乾之上猶大臣猶聖明之德代君為政處其位

而有其事而理之也元亨者能長群臣以善使加
會禮通若周公攝政朝諸侯於明堂是也康成大
有於衆必以元大之德亨通於天下胡高明者天
又火在上物之豐富條大之象石此卦喻女主在
位上大有群陽佐之故大通句
彖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其德
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六五處大以中柔處尊位是其大也居上卦之內
是其中也剛健謂乾文明謂离六五應九二故云

應乎天德應於天則行不失時以時而行則萬物
大得亨通注唯剛健文明之德乃可有大物文柔
之德非處尊得中則志不行於天下陸元亨元善
而亨通令大有盛大豐有也伊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天体高明火又在上光明之甚正天之昭命福善
禍淫遏惡揚善是順天休命也收賞善罰惡天所
以命人君也胡天德高明資之以火上臨下照遏
形皆顯無包廣容一歸覆燾君子以明而在上深

見物理善惡太察則不自保淵魚之戒當此象也
葬初九九四宜六五遏其惡九二九三上九宜文
明之君揚其善利釋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
也
不在二位不能履中在大有之初是盈滿其身行
剛健是溢其殺匪咎難則无咎正大有之世賢知
得路而无應无害正道也終非已為艱則无咎獨
善自處也鄧至以大有之時在下而无應與時而

无交宜見害下也所以匪咎者以其剛正之才不
涸於下艱難其志不失其道所以无咎王遠有大
物者必盈盈則物或害之初為大有之始能以剛
健在下既遠大有之尊不盈其志則无交於害矣
又非离群之行以絶於物匪可咎惡能守此二者
動自艱難然後可以大有功而无咎陸交害者相
交以利害也大凡以親而交於人則必有隙者矣
以善而交於人則必有怨之者矣以利交於人則
必有害之者矣唯君子為能用心廣大故无意於

交也今初九居大有之始處卦之下是无心於物者也无心於物則所尚遠大不交於有害匪咎之道也又當艱難其志終久而不變則可以全德无咎胡初九守正无交在下卦未有害也大有柔得尊位大中上下應之而初九无交則害也正匪可咎艱以守正擇可而後交則无咎交道雖不可苟合也四來下初乃可動未二應於五三通於四與上近焉獨立无交者唯初而已雖然无交之為害也非所謂咎也獨无恃難何咎之有坡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象曰大車以載積中不敗也

健不違中為五所任任重不違致遠不泥故可以往而无咎注乾為大車體剛履中可以任重有應於五故所積皆中而不敗也虞下乘陽為動上承陽為實得中任為安五以虛中納下往則不拒故无咎牧以剛明勤健之才當大有之時獲得中道應於五六是其中正之臣而當其重任者也猶若大車之載持積於其中雖任重而不至傾敗胡六五不有其大屈体下交九二而倚任之猶大車也九二剛中而居柔剛則才勝中則不過居柔則謙順具此三者任之五以任天下之重猶車載也陽為重五中也積重其中而剛不傾撓積中不敗也大有物歸者衆六五未極極盛則不可往矣朱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象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

處大有之時居下卦之極柔剛健之上而獲得其任與五同功威權之盛莫此過焉公用斯任乃得通于天子之道小人不免害可待也注九三權重任盛公之象也上有柔君而權重任盛體復剛健小人履之必恃權任專悍强逼必至于害君子則不然此亦所以為戒也石當大有之時得尊盛之位行重剛而不中之事者也以其有大事之才是以能亨于天子也重剛而不中非君子之常其趨時則有時而行之君子猶以為惕况小人乎介君子處此不私抹利通達君德小人藐乱不能當也通其道者分憂之謂也蘇晋文公將納王使卜偃

筮之遇大有之睽曰吉遇公用享于天子之卦戰
克而王享吉孰大焉杜預曰大有九三爻辭也則
卜偃杜預皆作享于寶曰享燕也姚信作享祀九
三剛健而正與五同功故用此爻當天子之享元
驕亢君小人處之柔弗勝其任處之不當必有滿
盈之害三五旣交易剛爲柔故聖人因柔以著戒
焉朱
九四匪其彭无咎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辯晢也
旣失其位上近至尊之威下比分權之臣三雖至

盛五不可捨能辯斯數專心承五常匪其旁則无
咎矣旁謂三也注九四不居已析節以事九三之
權臣若魏之王祥不拜晉文汲黯長揖衛將軍是
也白動君子遇此時而至於朝謀之當告者不以
告於用事之臣而告諸其君所以明上下之禮而
著君臣之義也介柔得尊位而上下感順應之以
時相親難處之地也然知禍福之端畏天下之祈
親如非在五旁鏡以自警不敢怙恃則无咎矣子
夏九四居大有之世時近至尊勿同晉文公君周

襄而狩河陽如不在五之旁則无咎旬旁盛滿負
昧者處之盈滿而不知反九四懼而守正抑損不
至於滿以其明而辯於盈虛之理甚白也朱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象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
威如之吉易而無備也
居尊以柔處大以中无私於物上下應之信以發
志故其孚交如不私於物物亦公焉不疑於物物
亦誠焉旣公且信何難何備不言而教行何爲而
不威如注其体文明其德中順信發乎志以覃於

物物懷其德以信應君君物交信厥孚交如也爲
卦之主有威不用唯行簡易无所防備物感其德
反更知畏威如之吉也狄厥孚交如由上有孚信
以發下之志也當大有之時人以安易若專尙柔
順則陵慢生矣故威如則吉蓋无威嚴則下慢易
而无戒備備謂備上求責伊五執柔守中以誠信
交於下而其孚在二五本有剛因二而發之積誠
不已至於不怒而威其吉大有之時人以安易若
專尙柔順則下无戒備陵慢生矣朱處群剛之閒

面獨用柔无備之甚者也以其无備而物信之故
歸之者交如也此柔而能威者何也以其无備知
其餘也夫備生於不足不足之形見于外則威削
矣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五為信德而巳履焉履信之謂也雖不能体柔而
以剛乘柔思順之謂也居豊有之世而不以物累
其心高高其志尚賢者也爻有三德盡天助道注
處大有之世以剛處外耻為私邪是國老馬高尚

其志居六五天位之上與天合德故自六五之天
巳下志皆祐助之何不利之有旬大有豊富之時
上九以无累于位為賢盈卦有事之時上九以不
事為高凡人情樂權富好有為此二爻聖人所以
責之也大抵貽權貴者逃其禍好為事者殞其軀
旬
䷎謙亨君子有終
人既謙退不可為首以謙下人何以幹正於物謙
必獲吉不言无利貞與吉謙卦之繇與乾之九五

吉理分明故不言吉諸卦言吉者嫌其不吉故稱
吉若坤泰之六五皆以陰居尊位若不行此事則
無吉若行此事則得吉故稱元吉有大人吉而小
人凶者否之九五是也有小人吉而大人凶者屯
之九五否之六二是也亦有灼然而稱者大有上
九是也卦總六爻爻各明義故諸爻德小有嫌於
不吉者也正山高体而在地下高能下下之象唯
艮之堅固坤之厚順乃能終之主六十四卦惟謙
六爻无悔吝皆吉能謙則亨通矣否艮下剛而止

也坤上柔而順也內剛止而外不柔順則失於亢
外柔順而內不剛止則近於佞媚
彖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虧
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
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天道下濟者降下濟生萬物光明者三光垂耀而
顯明以體卑柔而氣上行交通於天以生萬物正
日中則昃月盈則虧損有餘以補不足高岸為谷
深谷為陵明之家鬼闞其室黍稷非馨明德惟馨

滿招損謙受益崔憬降卑接下名舉益隆故其道光顯純兌卑遜而志行明正故雖卑退而不可踰猶坤之用六永貞以代有終也收尊而謙益光大卑而謙不可踰君子所以有終子水滿則溢岸高則崩窪以則水流之卑塹則物萃之地道也石

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多者用謙以為裒少者用謙以為益隨物而與施不失平注高者慶下謙也卑者上行報也地加於山而山愈高山載於地而地益厚故多者用謙而更裒寡者用謙而得益故謙之為道充所不益稱物而與自不失平謙之用也陳寡者以謙為益則由寡而可以多多者以謙為益則愈多而不為溢介山為高則損之地為卑則益之是損山之高益地之卑也夫損高而益卑損多而益寡乃稱物平施石裒即荀諸儒作捊取也字書作捁君子取有餘益不足以貴下人則貴賤平矣以財分人則貧富平矣以德分人則賢不肖平矣然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所謂平者非後尊卑上下差也稱物而施適平而止平者施之則也朱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

慶謙之下謙之謙者也注以柔居下謙之又謙者也故能得衆用之以犯大難況居平易乎自牧者自養也此又施之於自牧則可施之於佗則卑已甚矣朱初最在下為謙二陰承陽亦為謙故曰謙謙也二陰一陽相與成體故曰君子也九三体坎故用涉大川吉也苟利涉大川非涉大川然後吉也其才其時利涉大川耳用涉大川者朋此以以涉大川後然吉耳介

六二鳴謙貞吉象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

鳴者声名聞之謂也得位居中謙而正焉注以柔居中嘉譽旁達功德雖未著而中心亦自得也夫譽斯隆者戒其名過而損實故正則吉收因有謙實而声聞于外王廷謙德充積于中故發於外見於声音顏色非勉强為之中心所自得也故曰貞志凡貞吉有為貞且吉者有得貞則吉者六二貞

則吉者六二貞吉所自得也伊鳴之為言接於物
而感之也六二接於九三而感之以謙剛上柔下
中正以相與其志得而可以有功矣介鳴鳴則鳴
應故易陽唱而陰和寄之於鳴謙之所以為謙三
也其謙也以勞故聞其風被其澤者莫不相從於
謙六二其隣也上九其配也故皆和之而鳴於謙
而六二又處內卦之中雖微九三有不謙乎故曰
鳴謙又曰貞吉鳴以言其和於三貞以吉其出於
性故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處下體之極履得其位上下无陽以分其民何可
安尊上承下接勞謙匪懈是以吉也注居上下之
際接兩体焉非勞不可亦乾乾之義也疏居下之
上為衆之則動於正衆雖勞而謙厚之至也謙以
保位萬民服也故得保其終吉子位高而有功以
謙而為之主能終之者其唯君子乎王注二以陽
剛居下体為衆陰所宗履得其位為下之上是上
為君所任下為君所從有功而持謙德者也故曰

勞謙古之人有當之者周公是也惟君子安履於
謙乃其常行故久而不变所以能有終有終則吉
也九三以剛居正能終者也係辭曰謙也者致恭
以存其位者也君子於謙豈以保其位而為之哉
亦如言為善者有令名有令名以為善故也伊陽
當居五自卑下衆降居下体君有下國之意也衆
陰皆欲撝陽上居五位群陰順陽故曰萬民服也
荀

六四无不利撝謙象曰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

衆三承五无不利指撝皆謙不違則也注謙以在
位不借不適不違其則者也以之奉五而待於三
奉事得宜所撝皆從子数撝三使上居五撝猶奉
也荀能撝去三之承巳以為謙也故无不利介三
之手五皆若指撝皆順從之不敢違於三五法則
是指撝皆謙也故无不利王弼六四坤体柔順而
正上以奉六五之君下以下九三勞謙之臣上下
皆得其宜故曰无不利撝謙者撝散其謙之道而
於上下撝謙也所以奉上下下无不利者非事是

君為容悅也非持祿養交也不違其則而已人之
大倫天下之正理也理之在天地萬物之所不能
違故謂之則不違則无往而得其宜則无不利矣
子夏曰撝謙化謙也言上下化其謙也京房曰上
下皆通曰撝謙是也謂三撝之四化之誤矣朱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象曰利用侵伐
征不服也
居尊用謙不待豐富能用其鄰若有驕逆不服得
衆伐之无不利也正柔之過盈之生心子以陰居

中謙而不盈是尊而不富陸六五文辭无謙字明
不可用謙也謙恭過甚威武不振漸物情驕猾
復用謙乎心用武以服之也五以柔居尊位謙而
復中是務損已而不居盈也故曰不富遠人驕猾
不為之用斯則惟能用其鄰也五以謙中復順陰
而乘柔是君子過于謙者也小人以為卑而可陵
故君子反用侵伐之是卑而不可踰也壯得尊位
而无應故有征不服之辭介以謙持物之主事上
下下雍容无為然除驕逆以同天下去蔽蔚以茂

蒼不可亡也堯舜之朝有苗必征四凶必去人
主之道雖以謙為德必以威御不然後動不失斷
而威尊可保當其行謙也故不富而用其鄰及其
能斷也故征伐以服驕逆不其俾致陸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象曰鳴謙志未得也可
用行師征邑国也
最處於外不與內政有名而已志功未得處外而
復謙順可征邑国而已六文雖有失位无應柔剛
而皆无凶咎悔吝者以謙為主也注陰陽相應故

鳴雖應不承故志未得九六二之鳴誠有所願上
六之鳴願將行為謙道大著君子之終故可用行
師征伐邑國謙功大成在文矣小則伐其邑大則
伐其國文王是也三分天下有其二猶服事商是
志未得也伐崇而天下歸是願將行也陸處謙之
本物情益狡五始侵伐至上乃行師也五以侵伐
雖小而猶能及遠上以行師雖大而纔及邑國明
謙道縟縟而物情大变尚能利用行師者以謙存
尚存也壯上六接於九三而感之以謙者也故曰

鳴謙三為衆陰所附以止於下已雖接而感之求
得其来應故曰志未得九三宜應已而不来有邑
國不服之象師衆也邑國所據也所用者衆所征
者狹不若九五之正位大中也介六五征不服上
六又曰征邑國非侵伐也克已之　也三當来止
於下而不應鳴而求應志未得也易傳曰邑国已
之私有自治其私也末

䷏豫利建侯行師

動而衆說故可利建侯順動而不加兇罪故可利
行師又以逸豫不可常行故无元亨非幹正之道
故不云利貞也屯於元亨利貞之後别云利建侯
則莊氏謂建侯即元亨行師即利貞非也正坤順
也震動也順其性而動者莫不得其　震為雷諸
侯之象坤為衆師役之象豫喜逸悅樂之兒卦一
陽為主而衆陰從之動於上而下順陸天下之人
既已悅豫則當建諸侯以分天下出兵師而討叛
逆武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孰不悅豫而順從胡

彖曰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豫順以動故天地如
之而況建侯行師乎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
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
義大矣哉

剛謂九四應於初六此就文明豫䷏動坤順以二
象義聖人和順而動合天地之德故天地亦如聖
人而為之也正建侯利正行師利順九四以陽居
臣位而能正衆陰故利建侯陽動而陰皆應之故
利行師豫之用在於權臣以臣專君故聖人歎之
叔天地以順動則陽陰和消息盈虛以時也聖人
以順動則賞也况主失其道四為權臣四德所以
亡也蒲末

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
配祖考奮

動也雷震於地上萬物乃逸豫也王者功成作樂
以文得之作籥舞以武得之作萬舞各充其德而
為制祀天帝以配祖考與天同饗其功也故孝經
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以配上帝是也玄
樂者聖人因人之豫而節之所以養其正而閑其

邪其和可以感鬼神而況於人乎荀子曰樂者人情之所不能免者人情不能免而不能節文以正之則戕德亂矣介

初六鳴豫凶象曰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處豫之初得志於上樂過則淫志窮則凶注四為豫之主初與之相應小人得志必極其情故以至於凶形於聲鳴豫之甚也石小人得志悅豫过甚聲名流傳于外所以凶也胡鳴者接於物而感之者也於位為下於時為始於德為蒙不中接於上而感之以豫所以凶介淺者易樂始樂而鳴窮可待也孫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象曰不終日貞以吉中正也

處豫之時得位履中上交不諂下交不瀆不改其操介如石焉注見幾之速不待終竟一日去惡修善守正得吉正介微也石者堅定之物識微之感纔動而堅定之知已定矣陸介者專一也中正則貞一得位則專固中則不越正則不亂雖專介于石見幾則動赴幾貴速終日則後時故下不往初六鳴豫上不從六三盱豫居中守正從不樂豫故吉石雖惟終日此一日可以長守貞正句當豫之時知上下之先交而不動知幾者也介逸豫之道放則失正豫之諸爻多不得正才與時合也人之於豫心悅之遲遲則至於耽惑而不能已二以中正自守其介如石其去之速不俟終日故貞正而吉交於上以恭其過則為諂交於下以和易過則為瀆見幾則不至於過也見微則知彰見衆則知剛知幾如是衆所仰也故曰萬夫之望伊

六三盱豫悔遲有悔象曰盱豫有悔位不當也

睢盱喜悅之貌履非其位上承豫動之主進退不得其所正視上而承之以豫其行不順則不得其與近不得乎九四而遠遲上六則上六不應故遲有悔動而承上以豫其悔必矣有者不必悔而不能必免悔也介上悔者悔下悔者辭上悔之由見幾之遲不可進遲者過乎二也位四則諂及下則瀆茲三四處位不當同而不和者也睢盱上視而

不正向秀曰小人喜曰佞媚之兒上視佞媚求豫
而四不動則悔其動三不能且去静而待之四又
不動則悔其不動猶豫如是无定位不當也小人
悅於豫寧悔而終不以所處為不當而去之柔不
正故也朱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象曰由豫大有得志
大行也
衆陰由之以得其豫大有得也不信於物物亦疑
焉勿疑則朋合簪疾也注處非其位而為豫主所
以疑豫不我為致豫於人又何疑焉陰群陰止滞
獨体剛陽居動之始震發群陰故陰皆由我而得
豫四雖体陽猶居陰位猶未離其類也故稱朋焉
簪者所以固冠而總髮冠之危賴簪以固之猶君
任危賴臣以安之其桓文之事乎收四衆說豫之
權衆来附已信任不疑彼必引其朋類合其簪纓
而来也胡上下无陽而莫不由我以豫物之從已
可以物疑是以朋合疾也道不可以為物之主而
時不可以受物之歸則可以勿疑而當其任乎介
因豫之時乃大得衆在臣位則非揚敗怠忽則可
保彼求於已宜遂納之疑而不果則天下亂矣蔡
簪居於首君之象也六十四卦惟豫九四居臣位
之極以一陽而主五陰更无陽爻以分其權是居
盛位大有權以得民也其君得无疑乎必以其民
朋附於君此一爻周公當之以右一陽而得五陰
故曰大有得在近君之迎无同德之助衆陰不從
五而從已所以疑也髮非簪散亂不理四剛在上
下衆柔之際交而道之猶簪也四五不相疑君臣
上下各守其正為由豫也大矣朱

六五貞疾恒不死象曰六五貞疾乘剛也恒不死中
未亡也
四秉權執制雖非已之柔然居中處尊未可得亡
注四雖君已而志在悅物之不敢加害故久而不
亡朱位故有疾得中故不死收六五不能任二不
諂不瀆至日正之臣所以得不死之疾胡東周所
存者位號而已所由來者非遠豫乎書曰怠荒
政戒守爲之夫也蔡居得君位貞也受制於下有

疾也恒不死漢魏末世之君是也象亦以陰居尊
位二以陽為豫之主象相應則何任者也豫相通
則失權者也此吉與疾所以不同也伊六五受制
於四不可動亦不復安豫不可動則於貞為有害
不復安豫故此爻獨不言豫朱二與五皆貞者也
貞者不志於利故皆不得以豫名之其貞同其所
以為貞者異故二以得吉五以得疾二之貞非固
然不從四也可則進否則退其吉也不亦宜乎五
之於四也其質則陰其居則陽也質陰則力莫能

校居陽則有不服之心焉夫力莫能校而有不服
之心則其貞也以為疾而已三豫者皆內喪其守
而外求豫者也故小者悔吝大者凶六五之貞雖
以為疾而其中之所守未亡則恒至於不死君子
是以知貞之可恃也吹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極豫盡樂宜其豫已成何可長也注古之大康內作
色荒外作禽荒紂作長夜之樂是也陰眈肆於豫
昏迷而不知反故冥豫以成苟能有渝則可无咎

在豫之終有變之義聖人發此義所以勸遷善也
故不言冥之凶專言渝之无咎伊
䷐兌上震下隨元亨利貞无咎
不大亨通无以相隨隨而不正邪僻之道故利在
得正正震動也兌說也內動之以德外說之以言
則天下之人咸慕其行而隨從既見隨從能長之
以善通其嘉禮和之以義幹之以正則功成而有
福无此四者有凶咎焉康成漢高祖項羽其明驗
也其凡隨之義可隨則隨君有諍臣父有諍子君

惟隨之務不以正道安得亨乎户聖賢致天下之
隨已必當修天地生成之四德人將隨於人者亦
當審其所隨之人有此四德然後隨之則安而无
咎胡
彖曰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大亨貞无咎而天下
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
震剛而兌柔以剛下柔動而之說乃得隨也注上
能下下下之所以隨上貴能下賤賤之所以隨貴
隨之義剛下柔也剛下柔而動以時物无不說隨

之也王進泰之極必變於否是泰不可守也否之
極必變於泰是否之不可行也由是刑政之寬猛
禮樂之沿革文質之損益各隨時變所以順民心
也少女本配少男為敵體故人下皆應今耦長男
非少女本志也何以得隨以剛能下柔而悅其性
也故以文取之初九在二三之下亦以剛下柔也
五不曰隨之時而曰隨時者在泰則隨泰之時在
否則隨否之時也介天下之所隨者時隨時之義
從宜適變不可為典要非造道之深知幾達權者
孰能與此伊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動萬物者莫疾乎雷說萬物者莫說乎澤物皆悅
隨可以无為不勞明鑒注雷春夏用事今在澤中
秋冬時也程子澤性止靜今動而說者以其處下
而求安也君子成天下之務抱宵旰之憂豈寧乎
燕息哉然時乎求安則不可苦節以困物情故當
在澤中待時而動敎人之隨與隨人者皆當韜光
养正向隱晦以自安息胡天下大通示无為而化
成全君卿顯仁而物悅隨則當藏諸用陳當衆說
隨之時不妄動可隨而不隨者矯不可隨而隨者
諂與其諂也寧矯韓愈言行成于思毀于隨繪隨
時之道著而易見者莫若隨晝夜朱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象曰官有渝從正吉
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
官人心所主正與相二得出門交有功也子門者
所由之正道陸說官所以正時俗官有變故不得
不變法而從宜四能主功于時交有功固于四也
初與四俱以陽居下体故為同出門言其始也故
官所守也現現時量時而變前所守已出門矣又
擇其有功者而交之胡陽在二陰之中以剛下柔
孰不從之故出門則人從之五以陽居陽得其正
无應於上心无私欲見思則含遇善則隨心常
應變而從正出門者取隨之初凡所交接以正道
此又无位不當取官位之象孟子所謂心官代出
門有功先擇後交房九四變而正初九隨之正也
含二出交於四出門五為君四受命以帥屬官之

象也 朱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象曰係小子弗兼與也
陰柔不能獨立近屬初九不能往應九五 正凡有
係而隨則不能兼與此係所以失丈夫 介 臣不應
君失隨之道 介 以其中正係于一而不有其它故
不曰凶悔吝 王達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象曰係丈夫
志舍下也
近九四係丈夫二據初不可往是失小子四无它
應已往隨四四不能逆三之所隨有求皆得也已
非其正以係於人不可妄動利在居處守正也 正
三非正而隨其義可尚者以承陽為順也二以正
為隨而反不足稱以彖則為逆故也 陸 初與四皆
非己應當擇而從之以尊卑言之則四居上以遠
近言之則四為近隨其所求而得之无所定主故
利居正固其所守則善矣 陳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象曰隨有獲
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處說之初下據二陰三求係己不拒則獲獲非其
位以擅其民失臣之道違正者也体則倶說得民
之心幹事成功雖違常義志在濟物心存公誠著
信在道以明其功 注 得三而附私擅其民正之凶
也以隨之時協隨之義竭誠奉主立功明道皆上
之有夫何咎哉子以剛明之才德居人臣之極位
用心廣大无所係吝天下之民歸隨于己是有獲
也居人臣之位而有君之民正道為大凶矣然既
在嫌疑之地必當推其志誠之信率天下之民以
奉於上盡其濟物之心顯然推白其臣子之道則
庶可以免其刑戮而逃其悔吝昔文王三分天下
有其二猶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而脫羑
里之禍是盡其誠信以事君而免咎也 胡 明足以
趨時孚足以守道非知權者孰能與於此故孔子
曰明功也言則則有功 介 六三固四之所當有不
可以言獲獲者取非其有之詞二之往配於五歷
四而後至四之勢可以不義取之取之則於正為
凶不取則於五為有功二之從五也甚難初處其

鄰而四當其道處其鄰不忘貞當其道不忘信使得從其配者初與四之功也故皆言功居可疑之地而有功足以自明故誰咎焉

九五孚于嘉吉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

履正居中盡隨時之宜得物之誠故嘉吉注不私其應信乎美德是以吉陸四有善而能信之雖專乎已而不忌其備俾成其功也牧得位處中天下之人莫不鼓舞而隨之故當虛心盡誠以信任大才大知嘉善之人以共成天下之治則吉莫大焉

朋六三柔順中正而應乎上嘉而宜孚者也介推誠信以接天下之所歸陳嘉稱爲配故凡言嘉者皆配也隨之時陰急於隨陽故陰以不苟隨爲貞而陽以不疑其叛己爲吉六二已遠五而係於初五九不疑而信之則初不敢有二不敢叛故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象曰拘係之上窮也

處上極不從拘係之乃從不從王之所討也故維之兑爲西方山者塗之險隔处西方而不從故通之注六无所附而保其上守於險阻可拘之乃從維之以力而後至服而通於命遠子处隨之極爲撓之主弗隨於物心无所係物者來求者不得已而後應之猶拘而係之然後乃從有終來隨我者皆維持而不棄之王用此道所以亨于西山王文王西山岐山也陸不得已而隨則志不固所以五維持之使不得去隨之極必反于不隨聖人重誠以防臣道之過盛牧不從則威執之拘係之也從則以德懷之維之也西者陰之所山者君之德未嘗乎陰之所而有君德者也介上子三允應下之衆文各有所隨已獨无可隨是逆時違衆之人代上窮反三復成其乃從而係維之使不得去拘之使不得動上六之固結有如此者文王用此亨于西山三上往來不窮亨也木

䷑ 巽下艮上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蠱者事也甲者制制之令輔嗣謂甲庚皆申命之謂諸儒謂甲者造作新令之日甲前三日取改過自新故用辛甲後三日取丁寧之義故用丁謨吴

正甲子曰之首蠱造事之端奉初而明始也焉當
能者有為之時非上下並行之正故不云利正代
君令時吉猶天令時行非正固者不幹故不言
正蔣蠱惑而事生之時當濟之以仁甲屬木人也
巽上下皆巽過於柔當任感猶庚屬金義也繪
彖曰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元亨而天下治也
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
天行也
上剛可以斷制下柔可以於令既巽又止不能爭

也有為而大亨非天下治而何進德修業往則亨
矣故利涉大川因事中令終則有始若四時之行
正剛謂上九柔謂初六上止而下斉也事相干之
時逆之則愈煩順而止故可息其紛擾壯用權者
常夫之頹靜今既止靜又能行權故可治蠱以久
習於亂不可剛猛治之剛止於上柔往於下則順
禮和義而天下治五自甲至癸自有篇次甲為令
首庚者中繼之謂蠱者造事之始廹者歸令之常
故庚取申明之義陳剛止乎止先為以用下者也

柔巽乎下有為以為上用者也事之來如日月四
時終而有始先甲者先事而圖其患事至而能濟
既濟矣又圖其方來之患而豫防之後甲之謂王
介甫先甲三日殷勤告示後甲三日丁寧宮布集
巽而止巽而不為因循至壞者也壞而復使大通
而至天下治者幹事之效也集甲者事之首庚者
变之首制作政之類則云甲奉其首也發號於令
之事則稱庚庚猶更也伊春秋傳秦醫曰於文血
蟲為蠱穀之飛亦為蠱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

之蠱尚書大傳曰乃命五史以書五帝之蠱事雖
卦曰蠱則也蠱非訓事事至蠱壞乃有事也剛上
柔下各得其所事已治矣下巽而已莫手違也上
亦因是止而不復有為則禍亂之萌伏於已治之
中上下志交而元亨則天下復治矣未上不止
於所止則不能節制下不伏以從順則不能奉令
剛柔不易位則不通相應不以中則不大用此四
者以幹其事然後能濟難事通所以不窮也陸
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風能搖動散布潤澤振民象山下有風育德象山在上正撓萬物者莫疾乎風山也養萬物風撓動而搖落之則不能安是一山之有事也艮止也其齊也止者定之以法制齊者申之以號令此所以治蠱也五君在上而安靜臣在下而行令何安事生之時民有被其害者必先有德於心待其百中萬全而後行之繪在山上則於物相遠在下則有及民之義代議事立制非賢德不能故君子選育賢德止齊爭競牧德日進則民德生矣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

處事之首柔巽之質能堪其任故曰有子考乃无咎當事之首故危能堪其事故終吉幹事之首時有損益不可不承意承而已注對文父沒稱考虞諺曰大傷厥考心散而言之生亦稱考正臨事專故厲終成其志故无咎子考成也能成父事則人謂之君子之子能以此意常自危厲承於先父不忘恭敬終於立身為言矣陸父以剛中首事子以柔順幹之父在觀其志父沒現其行其事雖從而意敬遵者多矣介有子然後考无咎武王周公其達矣乎王達文武之事壞于幽厲宣王復之高祖之事壞于諸吕文帝復之既後幹則前人无　意承者繼志述事之謂也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居內處中是幹母事婦人之性雖可全正難屈已則猶不失在中之道正不可貞者事必先父命也以陽居陰下　剛猛而居乎中得中道也故五以陰柔居君位委任九二有母之象若母從子者也宜其乎內以應外反止乎外子制義者也宜止乎外以制內而反其乎內宜不可以為貞矣然九二剛其乎中得趣時之宜而未失道者也若魯莊公能哀痛思父莊謹以事母而防閑之以禮母子相與之際雖不可謂正亦可謂能幹母之蠱而得中道者矣介危行言遜信而後諫非與公之徒孰能與此蒋事柔弱之君亦然周公之事成王能使之為成王而已不能使之為羲皇堯舜之事也伊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象曰幹父之蠱終无
咎也
以剛幹事而无其應故有悔獲得其位以正幹父
致无咎注以剛得位幹事專任終成其志子以剛
幹事必傷和睦之道親族之間必小有悔者然代
父整肅閨門幹成其事何咎之有明九二九三近
乎專權卦中常抑之石九三之所謂父上九也剛
而不中不能无不義亦不中不能无爭未失子道
今以世而言陰陽志殊事難合也屈而合中然後
可幹以父言之君臣道合通亦不謀汲顯矯制雖
悔何懼吾上无應小有悔以剛得正志在父事故
无大咎違易解曰不應於上子之能爭而不從父
令者也末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体柔當位幹不以剛而以柔和能裕先事者也然
物其應往必不合注以柔處柔不敢於事寬其事
而无成者也復命得乎終无功也子裕不能爭屋
体柔居正可以饒益父義者也本於止靜故可止
焉唯不能強幹以得其位可寬裕其事緩而圖之
斯宜止矣往求幹事得无咎乎父以柔懦蠱壞其
家初處敗壞之始能用權變以治其致父於无過
之地今居已壞之後无剛明之才而往見吝明用
心懈弛後時廢事蘇益其疾爲裕坡无應往安能
濟伊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
以柔處尊用中而應承先以斯用譽之道不任威
力承以德也注柔非能爲必有主其事者居中得
正用德而不勞力也子以德承父下之服從者衆
善用譽也譽謂德譽隨揚以倫開以譽敗虐譽也
朱周公係此五爻專於文母者得非達孝之情見
辭以寄戒乎何則商紂昏暴親而正者三仁耳而
或以奇以狂以死而不能極時固惑乱甚矣文王
蒙难而業不耀内助者止文世而已武王拔民于
死告而仁義之周公救治于已墜而禮樂之前作
後述爲萬世至大正公之道於親不亦幹見裕者
乎孫坦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最處事上不累於位注終其事而不享其利子年
高事終不當其位高上以尊剛之德為四五所承
不事王侯者也陸在卦之終事成也在卦之上而
无所承身退者也在外卦而心不累乎內志之高
者也介取不貪之志為法非不事王侯也昭白臺
与至王公无非事者不事王侯何以貴之謂志子
三三无應則去之不累於物其志為可則朱賢人
君子不偶於時高潔自守不累於世進退合道有
行之者伊尹太公曾子思是也伊君子見蠱之漸
則涉川以救之及其成則不事王侯以遠之蠱之
成也良醫不治治君子不事事坡
䷒兌下坤上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
臨大也陽之浸長其德壯大可以監臨于下剛既
浸長說而且順居中有應大得亨通而利正臨建
丑之月至建申之月三陰既盛三陽方退小人道
長盛不可終保聖人作易以戒之王陽息於拾一
月為復至十二月為臨消於五月為姤六月為遯
自子至未凡歷八月有凶言有而未至也陸六文
止見相臨之義不見大之說惟序卦言之二剛浸
長故也石一陽復於下可以修身二陽浸長可以
臨人臨天下之大不有四德可乎達諸儒諸周正
建子是一陽始生而為復建丑二陽長而臨建巳
陽爻而成純乾至建午為一陰朱建未二陰生乃
為八月若係此言二陰生為八月歷惟月錯乃成
遯矣翊易取吾奉反臨現倚伏之義又順遵用夏
正建寅為首復卦則從周正建子至八月建酉為
觀則是陰陽相推世數相變所以云至于八月有
凶也句諸儒以建子數之終於未而得遯蓋從周
正為定此得其蘊邪非也文王於時為商之伯豈
未王而先傳已之正朔我言建丑者得其寄此見
文王極乎哀之數仁於商而寄萬世之戒致但
彖曰臨剛浸而長說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
道也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天道以剛居中下與地相應使物大德亨通而利
貞臨卦之義固於乾故曰天之道也復一剛始剛

性尚微又不浮其中泰卦三陽在卦咸乾天上地
下失正故不具此四得正自建丑至建申歷八月
而咸否蜀方剛中謂二四陰皆應故大亨以正虞
二以四德撫育萬民生長萬物天之道也胡有凶
者不必有凶而不能必无凶能戒之於是則不必
凶故曰消不久也介
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無窮容保民无疆
莫不說順不待威制物无違也注岸高於澤俯臨之
也牧以上制水宜若易者然迫之以險隘夸潰四

出壞而後已居之以寬大則畜而為澤君子於民
亦然臨之以勢錫有否也觀之以教教无窮也教
思无窮待之非一日也故包容之保育之而无疆
无疆者坤德也厚之至也三代之民不忘先王之
澤三代之下一決則橫流矣朱
初九咸臨貞吉象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
四獲正位已感而應志行正也以剛感順正而獲
吉注初居於下以道臨上名不順也故虞云咸臨
薄初在卦下四當臨之陽外之世陰亦下降初動

而說往感於四四順其欲相與志行其正猶賢人
思治願奉其上上能用之以為臨者也虞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象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
五與二雖應相而志不同純用剛則五不從純用
柔又損己剛性必酙酌事宜獻可替否乃免不利
也上獲位得中有德感五五順於二二未盡順子
當升居五群陰順命今尚在二故曰未順命也荀
剛中之臣承柔中之主陽有將消之戒陰有將長
之漸深思防微之理未有全順其命陰則長而應

体說而順五以柔居尊虛中納善求剛為用未當
為求故二陽皆浸長而欲更柔故曰志行正也朱
順者君所受教而非君所敎也介二與初相感而
不應於五故曰未順命伏以道感上上悅而未必
能行魯衷悅夫子之道是也薄四陰在上負其强
而未順命從而攻之陰雖危矣陽不能无損故以
咸臨之則吉坡
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象曰甘臨位不當也
既憂之獲不長也

獲非其位居剛長之世以邪說臨物能盡憂其危
則无咎注以不正之行取說于民違道以干譽者
也胡比於浸長之剛而能憂是以无咎介子朝之
文辭新室之義言內不足也處則不當位上則不
應无攸利也能下九二之賢則无咎朱咎在位不
在人則憂懼可以免咎

六四至臨无咎象曰至臨无咎位當也

處順應陽不忌剛長獲得其位盡其至者也注含
洪博學待賢不忌体柔居正德之至也陸下應初
九有剛明之援胡至以至誠順乎剛也介四初得
位以正相應實美善之至極代以陰柔下臨剛陽
剛必不服惟其當位乃可无咎若成王雖幼而尸
大君之位雖周召在下臨之可然不以專至之誠
臨之則禍咎未可免陳阜臨民以正不以邪以公
不以私蒞居下之上為五所任而比於下得君而
近民者也以陰處四為得正体坤為處順與初相
應為下賢朱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處乎尊位履得其中不忌剛長而能任之則聰明
者竭其視聽知力者盡其謀能不為而成不行而
至矣注行中和之行王知柔知剛用聰而明委物
以能行其中非如六四一乎柔而已介居坤順之
中履至尊之位得大中之道有九二剛明之才至
誠接納而信任之天下之賢樂為之用如堯舜之
任皋陶稷禹之徒也胡二以剛中上行五以柔中
下行上下相交五兼二而用之上下行中道也朱

上六敦臨吉无咎象曰敦臨之吉志在內也

處坤之極志在助賢以敦為德雖在剛長剛不害
厚注雖處上卦之極志意常在內卦之二陽意在
助賢王四五皆應於陽上為至順亦歸而從之遠
而至於陽厚於君子之道順時知幾子雖无應乎
陽而志順之陸處一卦之極雖下无剛明之人以
為已助能以敦厚之德附乎二陽陰三同志皆樂下
復是其志在內也胡敦益也六五既以應九二上
六又從而附益之也坡初與二雖非正應陰求於
陽志在乎內尊而應卑高而從下尊賢取善厚之

至也陰柔在上非能臨者以其厚於順是以吉而
无咎伊
䷓ 坤下巽上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王道之可觀者莫盛乎宗廟宗廟之可觀者莫盛
於盥至薦簡略不足觀注既灌之後陳運至之事
其禮卑不觀而化悉有孚信而顒然顒嚴正之貌
正風行於上衆順於下教化之象陛天子始入廟
盥手酌鬱鬯之時其禮簡略至誠肅敬之心若不
及之若薦腥熟之時其禮煩勞雖有猖力恭懿之

心皆倦怠矣聖人在上既及至誠之心如始盥之
時而能制天下天下仰而化之皆以孚信顒顒然
盡其肅恭以應上也胡上觀天道下觀民俗則為
觀乎修德行政為民所瞻則為觀二陽在上四陰
在下陽剛居尊為天下所觀觀之義也伊孚者九
五之誠信孚于下也不言之信發而為教順之道
者顒顒如也朱
彖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觀盥而不薦
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

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神則无形者也不見天之使四時而四時不忒不
見聖人使百姓而百姓自服也注柔小浸長剛大
在上其德可觀故曰大觀在上蜀中正謂五以陽
居陽又處中正陽則明達中則不過正則不偏以
此居尊所以能觀天下妝賈子曰達人大觀无物
不可在上二爻能如是也蘇
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風主號令行於地上猶如先王設教在於民上注

先王察其方觀其俗性而易其素履則民自行其
道也子風行地上无所不至猶采萬国之声詩有
察其俗有不同者教之使同妝草木從上之風而
偃子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象曰初六童觀小人道
也
處于觀時最遠朝美体于陰柔不能自進无所監
見趣順而已无所能為小人道也君子处大觀之
時而為童觀不亦鄙乎注觀之為義在上二陽初

守卦下无應於上不見郊廟之美所觀者淺故心未化陸
六二闚觀利女貞象曰闚觀女貞亦可醜也
處在於內柔順寡見不為全蒙猶有應也故利女貞居中得位不能大觀廣覽誠可醜也注二居於內有應於外比以闚為觀處內闚外女子之醜行然處不失位以自守故利女貞陸婦女有慕外之志雖其志則情斯篤矣故利正也疏五剛居中正之道非陰弱所能觀二既不能見九五之道能如女子之順從則利矣女子以順為正君子而女子之貞是亦可醜也伊

六三觀我生進退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居下体之極在二卦之極近不比尊遠不童觀處進退之時觀進退之宜注生者我身所動出道得君生者道是闚通生利萬物故繫孔云生生之謂易也我五也生者教化生也王弼進觀於五四既在前而三故退未失道也苟我所生出謂言行也三有應於上而所處不當故觀其所生以定所獲與時進退不失其道陸以下體而未有位故自觀其道應于時則進不應于時則退疏處下卦之上為衆人之長風敎歸令皆自已出不觀於民察已之道使无過不及進退俯仰皆至於道胡我生謂動作施為出於已者能進退順時雖處非正未為失道君居當其位則无進退之義伊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象曰觀國之光尚賓也
居近得位明習國儀注居近至尊之道志慕尚為王賓也正利用為王者之賓子得位比尊承于王者職在搜揚国俊賓薦王庭故以進賢為尚賓若猥六四以陰居陰切近九五是能上附賢明之君朝廷之禮宗廟之儀无所不知仁義礼樂之事无所不習如是而進觀国之光輝故王者以之為賓如堯舜近為賓主胡六四處其順之下以陰居陰故以祭祀明之如二王之後作賓王家助祭廟陸尚尊上也朱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象曰觀我生觀民也
為觀之主觀我之俗以察已道百姓有過在予一

人君子風著已乃无咎注我之風化備於民觀其
民有君子之風天下无所歸咎子五能察民而修
已使向之未善者皆趋于道是君子居之則无咎
胡示民以生育之道俄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
觀我生自觀也觀其生為民所觀者也最處上極
高上其志為天下所觀可不慎乎故子君德見乃
无咎生動出也特处異地為衆所觀不為平易和
光流通志未平也注居无位之地秉五之上憂悔
之地志不得平子已處五上為王者之師民之善
恶由吾德化觀民之動作其志未平憂民之未化
也陸居一卦之上非至尊之位民之所觀動而世
為天下法言而世天下則者也責望既重夕思盡
行志之未平胡以陽處卦之上道大成也在卦之
外位不當也猶有觀焉將有為也吉凶与民同患
志未平也可仕則仕可已而則已觀其生也知微
知彰知柔知剛然後能觀其生而不失進退之幾
焉故曰君子无咎介上來之三仰觀五九自古觀
其君而去者以未平之平為憾世疾邪之事多矣
之矯激太過矣聰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議訖人
也辯博閎遠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过者也梁鴻
作五噫以顯宗之賢猶不能堪之非失之遇乎夫
子不合者多矣進退无咎者君子之道也未

周易義海撮要卷第三

䷔ 離上震下 噬嗑亨利用獄

凡物之不親由有間也物之不齊由有過也齧而合之所以通也刑罰以通獄之利也 注 此一卦自頤而得頤二陽居外四陰在内今九四以一陽居三陰之中如剛梗之物在於頤中必齧而後合 胡 所亨在刑獄故不云元亨利獄非大正之道故不言利貞 間隔者天下之大害也君子父子親戚朋友之間有離二怨隙者蓋讒邪間於其間除去之則合矣 伊 道之衰物至於相噬以求合教化則已施矣故利用獄 坎

彖曰頤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剛柔分謂震剛在下离柔在上不相溷雜故動而顯明明動雖各是一事合而不錯亂故事得彰著陰居五位柔得中也既居上卦意在向進故云上下雖不當位所居陽位猶利用獄 正 物情不合則成獄訟窮其情状辨其辭旨塡瀆口吻同夫噬嚙妝上行歡俀之人君法三皇五帝之道 劉牧 使醜類盡除而異方會合 阜 三陰爻三陽爻剛柔分也柔得中而上行進將安往大凡柔則言上行剛則言來柔下剛上定體也剛來如訟无妄渙等九二為剛體本在上而來下上行如晉睽鼎噬嗑等六五為柔體本在下今居五位為上位 石 噬嗑自否來否之時剛柔不分天地閉塞九五之剛分而之初剛下柔也初六之柔分而之五柔上行也剛柔分則上下交矣動而明則否塞通矣雷動電明剛柔相交合一而成章則天地亨矣六五柔中不當位也施於用獄无若柔中之為利蓋人君止於仁不以明斷稱以皐陶寧失不經曾子哀矜而勿喜之言觀之則不在明斷審矣 朱

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勅法

取可畏之義正雷震電照則萬物不能懷邪 侯果 威不明則雷而不察專明不威則察而不斷 龔 雷電相隨有相合之義 石 明其罰之輕重使人曉然易避勅電之明正其法令以警懈墮勅雷之動 朱

初九屨校滅趾无咎象曰屨校滅趾不行也
居无位之地以處刑初受刑而非治刑者也過始
於微法始於薄桎其行也足懲而已注初剛而趨
下小人之性欲動而无應故不得已是桎梏于獄
者 狀 為屨校以桎其足使止而思其故初九以陽
明震懼能思以止過故无咎象九不能思所以有
滅耳之凶 石 荀卿曰菲紂屨紂象也尚書大傳曰
唐虞象刑上刑赭衣中刑雜屨雜屨即傳所謂屨
剕之屨要之中刑之屨或菲或紂或屨或剕背草

為之疑古者制為菲屨赭衣當刑者服之以示愧
耻屨校沒足使止而不行小懲大戒所以无咎 朱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
齧噬者刑克之謂處中得位所刑者當故曰噬膚
膚柔脆之物刑未盡道噬過其分故滅鼻然刑得
所疾故无咎 注 噬膚刑其皮膚鞭笞之刑也爻之
太深至鼻而不以為咎以滅趾而不挍也 狀 初九
過之小人已乘其剛非專尚深刻 胡 二居中得正
則罪易服故取膚之義 伊 以陰居陰性刻而又乘

剛施之於人張湯杜周之流无可咎者故也 房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象曰遇毒位不當也
履非其位刑人不服且生毒怨承四而不承剛刑
不侵頑故小吝无咎 注 柔借剛位以之刑物如噬
腊遇毒而未傷懷懼而不畏刑也 子 三四俱失位
相齧以三噬四以柔齧剛其刑必難 陸 三處下體
而无位吏之小者也常懼而弗能果敢得无咎者
以內含章明能无成而有終 狀 六三以不中不正
之行而刑人人无有服從之者然以柔殂之質應

於上九剛明之人能辨明邪正審察獄情所以終
无咎 胡 馬融以腊肉為腸腸之肉上九剛陽契其
象矣 張 素
九四噬乾胏得金矢利艱貞吉未光也
離体陽爻為陰之主履不獲中居非其位物亦不
服然得剛直利於艱未盡通理之道 注 肉有骨謂
之胏 陸 續三來噬四四反噬三以上噬下以剛噬
陰得剛直也 陸 吏之大者也居臣位之極履近乎
虎入獄事不可輕捉故艱貞則吉 狀 以陽居陰失

位刑人其道未光不能以德服人也 石 以剛直之
道刑於人非艱難於正則不吉其亦未為光大也
王逵脉橫渠謂六五柔中有剛比腊為易比膚為
難九四剛直性必先之然動而不正艱貞乃吉噬
嗑取上下相噬用刑難易耳卦五不以君位者六
人君不以聽訟為主君道不可以柔為怙君不可
邇明夷失君則天王出居於鄭書出君不可旅也
決獄非人君之職若以五為君則二大夫三公四
侯相噬何哉 木 四剛而明体陽而居柔剛明則傷
於果居柔則守不固故戒以利艱貞則吉也未光
者不得中故也

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象曰貞厲无咎得當
也

黃中也金剛也以陰居陽以柔乘剛物亦不服然
處得尊位以柔居剛居中而能行其戮者也已雖
不正而刑戮得當故貞厲无咎 注 二先噬已已往
噬之位雖不當刑已得當是以无咎 陸 六二至六
五俱有噬之文六二以陰居陰得位故刑人而服
餘皆失位故有難服之義皆不全美不能期於无
刑而以刑服人其首豈善乎哉 石 五以柔居尊為
噬嗑之主處剛得中內含陽明能斷大事者也獄
成于已成則決之不可不畏慎能正而懼之則不
輕用矣 伏 以五噬上噬之亦難於剛為得中故噬
之而服物至於噬而後合德下衰矣故四之剛直
上九之剛未光於噬夫子曰必也使无訟乎叔向
曰三辟之興皆興於叔世聖人之意深矣 木 四居
大臣之位居中處剛而四輔之得黃金也 伊

上九何校滅耳凶象曰何校滅耳聰不明也

不慮惡積及首非誡滅耳非懲凶莫甚焉 注 禮何
也 正 為五所何據五應三欲盡滅坎上体坎為耳
故曰滅耳 荀

䷕ 離下艮上 賁亨小利有攸往

剛柔二象交相文飾柔來文剛故得亨通以剛上
文柔不得中正故不能大有所往 正 離為日天文
也艮為石地文也猶人君以剛柔仁義之道飾其
德 鄭 離自泰來而柔得正故亨艮反於上而剛失

中故小利有攸往 注 小當作不窮賁本泰也坤之
上六來居於二以一柔而文二剛則柔得中而亨
九二分而往於上以一剛而文二柔剛不得中而
柔得中小者之利也柔來文剛而得中分剛上而
文柔柔者亦得中上下相文而不失中則賁也非
過飾也 朱
彖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
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
変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剛柔交錯而成文天文也止物不以威武而以文
明人文也觀天文則時変可知觀人文則化成可
為 注 人文詩書禮樂之謂時変者四月純陽用事
陰在其中而靡草死十月純陰用事陽在其中而
薺麦生是也 王 陰陽之氣與政通政失於下則二
氣乖於上聖人察時変修政和民以前其変也 石
天文也上脱剛柔交錯四字 徐氏 文剛于柔君剛
臣柔夫剛婦柔朋友者剛柔之合長幼者剛柔之
序五者交錯粲然成文天理也非人為也上下內

外尊卑貴賤其文明而不亂各當其分而止矣文
明以止則禍亂不生災害不作故日月軌道五星
順序萬物自遂天文人文其理一也 朱
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處賁之時止物以文明不可以威刑 注 庶正失而
至於獄訟必也使無訟乎 孜 獄訟至幽隱有明之
德則可貴之象其明不遠故聖人戒之 胡 諸卦有
離象者多以刑獄言之此象文明化治之卦聖人
戒之恐人惑也 代 居上而燭且明則下病於太察

當先然其本原 孫坦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以剛處下居於无位弃於不義安於徒步以賁其
志 注 初在四軒車之象四德不須故義不乘舍四
處下徒歩之象 陸 居下无位乘則僣矣素貧賤行
乎貧賤行而宜之之宜也 牧 處賁之時六爻須交
相賁飾初本應四恐九三為趣二近而无應從二
是乘車近而安應四是徒行遠勞而前非其義寧
就勞而舍安 石 民之象舍車不乘得居下之理亦

賁之道 本

六二賁其須象曰賁其須與上興也

與三俱无應而比焉循其所履以附於上 注 柔而位卑依剛以成文 子 上无正應未可以往與九三合志同心以興起也 胡 須待也三與己從俱得其賁故曰賁其須也 狀 賁之一卦柔來文剛在於六二須坤之上六來而成文故曰賁其須與上興也 倪 賁由兩爻之变二實賁主飾物不能大变因其質而如飾須隨頤而動與上同興其動係於所附而已善惡不與焉賁之象也 伊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處下体之極居得其位與二相文又得其潤永保其貞物莫之陵吉孰甚焉 注 剛以得位兩柔附之賁然而文濡然而沃其潤雖阻它應獲位相保可以守正而獲吉 子 三接上体始相賁飾故曰賁如濡如变上下交相賁飾則能 干 其体而成文假物相飾不固則散永貞則吉 狀 三、非應而相親惟不犯非禮能守正道則物莫之陵 石 賁如自飾濡如六二飾之剛上柔下各得其正柔之正者又麗而柔焉二待上而興不足以稱吉 介 二柔交一剛上下交賁賁之盛也 伊 三賁將变動而失正則上自外而陵之 本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象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

有應於初為三所隔欲靜則疑初之應欲進則懼三之難故或飾或素內懷疑懼鮮潔其正翰如以待三為剛猛未可輕犯匪寇乃婚終无尤也 注 非三為寇乃與初為婚若待匪有寇難乃為婚媾則无尤 正 得位有應賁而成文故絜其儀白其馬欲翰如而速往也 子 初九為應義不乘車四慕之愈切初高其絜白之道欲飛翔而來也 陸 六四之柔下賁初九賁如也初九之剛上賁六四純白相飾也純白无偽誰能間之 本

六五賁如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

六五處得尊位為賁之主若施華飾於輿服宮室

之物則大道損害若每事素質於丘園相似則不
繁費帛乃衆多初儉約必吝終吉而有喜也 正 上
九有止靜爲實之德五能以戔戔之帛致而聘之
陵 二有文明之德待聘而行難進故吝束帛非豈
以聘丘園之士故爲盛多 狀 居賁之時須一陰一
陽交相賁飾六五下无應與六四相近四亦陰爻
故比於上九上九居卦外无位之地丘園之象束
帛得禮之中但賁於所近吝夾之道不丘園致實
之地使天下知務農種穀之事則國用豊阜又當

吝嗇節用故終獲吉 胡 戔戔損少儉而用禮本夫
中也 介 丘墟園林質素之象此卦有孚盈止亦著
信於質素之事也 代 丘園僻陋无人之地五上俱
无應兩窮而無歸則薄禮足以相摩 誠 陰陽得位
曰喜上來賁五陽得位而正喜豈偽爲哉 未

上九白賁无咎 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飭終反素而无患憂得志也 注 守志任真得其本
性居上得志 正 繪事後素居上而能正五彩也 狀
居於卦外不與內爻交相賁飾惰識不事外飭者

也 石 以君言之自有爲以至无爲 胡 廷山林之人
未索士之言以飭其致故上得志也 千 剝之文柔
柔來附之以人從貴者也陽得志而陰聽命故曰
白賁受賁莫如白 坡

䷖ 坤下艮上 剝不利有攸往

陰長變剛陽剛剝落小人既長不利有往 注 陽不
可全消消必息陰不可久盈盈必虛須其勢而止
于外以俟其復也

彖曰剝剝也柔變剛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
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

觀上盈象不敢顯其剛直順而止約之隨消息盈
虛以行其道逐時消息盈虛天道之所以行也 正
小人方盛不可遂止觀此卦象順而止之使不爲
害可也 牧 尚消息盈虛與天地合德四時合序也
介 天爲剛德猶不干特小人道長當篡尚天將之
行也 緯 剝言柔變剛夬言剛決柔如始不言復而
言遇以言君子道尊小人莫能勝也於剝剝下脱
落字 郭

象曰山附於地剝上以厚下安宅
厚下者牀不見剝安宅者物不失處治剝之道也
注 山本高峻附地剝之象 正 下不可剝厚須於下
因而安宅之不敢遷也 子 山以地為基國以民為
本民厚則君得安其大寶矣 牧 行蒂之時可謂厚
下上不見利可必安宅 介 萬物盡落惟山在地下
之厚者莫如地物之安者莫如山 薛 山附入於地
春秋書沙麓崩正附剝象 楊 山剝而附於地則其
下厚矣 朱

初六剝牀以足蔑貞凶象曰剝牀以足以滅下也
剝牀之足剛隕柔長下道始滅正削而凶來也 注
譬下吏剝國政令民失所安遂罷害政 陸 蔑盡也
言初六剝初九一爻之盡也貞非元亨利貞之正
滅下言滅初九者也 石 足民之象小人得位先剝
於民本既蔑則君子正道微蔑不行 胡 亂世小人
蔑无君上之教化如紂之民比屋可誅綿
六二剝牀以辨蔑貞凶象曰剝牀以辨未有與也
足與牀分辨之處漸近人身蔑謂微蔑 正 以斯為

德物所棄也 注 牀楹在第足之間 崔 象國之名器
以辨上下由以名器與小人 陸 茵席之類初二俱
言貞凶陰方浸長君子宜避小人不可固其所守
牧 六二本陽為陰所剝上下皆小人誰與之 石 君
民之間臣之為也 胡
六三剝之无咎象曰剝之无咎失上下也
與上為應群陰剝陽我獨協焉失上下二陰雖處
剝可以无咎 注 志在於陽不為凶害小人之出其
類者 陸 如東漢之呂彊是也 伊 上九不當位其勢

微弱不能相應而有為失上也衆陰並進初二既
剝三安得无然義則无咎非特立不懼者也 朱
六四剝牀以膚凶象曰剝牀以膚切近災也
剝道浸長物將失身豈唯剝正靡所不凶 注 膚謂
薦席剝於大臣之象近身與君 崔 牀有茵席猶國
有近倖用近倖剝政令最為切近之災 陸 四居臣
位之極懷剝陽之志已過乎中剝極必復必反為
陽之所剝是自復其凶故直云凶也 牧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象曰以宮人寵終无尤

也
駢頭相次若貫穿之魚衆陰之象處得尊位為剥
之主宮人被寵不害正事以此待衆陰无所不利
注 往得中承陽反正群小子魚在水難制貫而持
之可為朔俎之實宦寺之屬剥陽之明著者也寵
以金帛任以宮闈之事苟不反政事何有不利无
不利之事非无所不利也 陸 陰居君位故不言剥
是長君子之道而消小人者然躰未異群陰憁湊
于己故稱貫魚以宮人寵也 狀 寵均則勢分分則
害淺豈以自安亦以安人故无不利坎下制衆陰
若貫魚然感頻於上以宮人寵之使尊卑有序厚
恩錫予不及以致寵均則勢分以敗則无權 未 剥
及君位凶可知矣故不言剥而剥誡義以闢小人
遷善之門聖人之意深切之至 伊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剥廬象曰君子得輿
民所載小人剥廬終不可用也
處卦之終獨全不落故果至于碩而不見食君子
居之則為民覆蔭小人用之則剥下所庇 注 小人
處此位則徹民廬舍小人終不可用為君也 正 果
實為陽不見食者業為之蔽上尤不見剥三五為
之蔽九處上而衆陰載之得輿之象君子所以蔽
小人今陰剥陽是小人自壞其廬上九處剥之極
當以剛直止之不可復用 狀 聖人存此一爻所以
庇民 石 少康以一旅而興滅浞羿而復其宇 陳 亂
極思治君子者衆所願戴小人者當剥之極則剥
廬矣无所容其身廬取在上之象 伊 上九剥而為
六小人用事自徹其庇 朱
☷☳ 震下 坤上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
來復利有攸往
陽氣反復而得亨通出則剛長入則陽反理會其
時故无疾病衆陽朋聚而來則无咎也反之與復
不可遠遠七日來復乃合於道陽氣方長往則小
人道消 正 臨九二爻躰在兑兑陰卦也有陽消之
象焉故稱八月有凶戒之也復爻初爻躰震震陽
卦有陽息之象焉故稱七日來復喜之也兑在酉
方月生於酉兑象得八故曰八月戒在遠也震在

東方日生於東震彖得七故曰七日喜於道也七
入主靜故於彖象言之注反藏於地下入也動而
上長出也无疾者動以順行也朋來无咎明君子
之進欲衆也石陽氣有生物之心入于地中出于
地上物无違之與害之者也胡復者純一陽反下
而動臨泰大壯夬乾之象尚隱而曰朋來何耶此
見聖人慶陰剝而欲陽伸之亟孫出入无疾害之
者喜陽氣之復勉之之辭朋來无罪咎之者欲衆
陽漸進誘之之意房求於內為入伊

彖曰復亨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
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利有攸往剛長也復
其見天地之心乎
入則為反出則剝長注反之與復得合其道陽絶
之後不過七日復生此天理自然之理故曰天行
也天地養萬物以靜為心不為而物自為不生而
物自生寂然不動此天地之心也雷在地下息而
不動靜寂之義與天地之心相似諸儒謂五月一
陰生十一月一陽生凡七月欲見陽長須速故變

而言日補嗣謂剝盡至來復經七日若從五月言
之何得云始盡也臨卦亦是陽長何以稱八月案
易緯稽覽圖云卦氣起中孚故離坎震兊各主一
方餘六十卦卦有六爻爻別主一日凡三百六十
日餘有五日四分日之一也每日分為八十分五
日分為四分日之一又為二十分是四百二十分
六十卦分之六七四十二卦各得七分是每卦得
六日七分剝卦陽氣之盡在於九月之末十月純
坤用事坤卦有六日七分坤卦之盡則復卦陽來

是從剝盡至陽來復隔坤一卦六日七分舉成數
言之反復者出入之義反謂入而倒反復謂既反
之後復而向止正陽上出君子道長也陰下入小
人道消也七日七月也豳詩一之日周之正月二
之日周之二月古人呼月為日明矣侯復冬至之
卦陽起初九為天地心萬物所始吉凶之先荀陽
反於下而復其所出而動以順行出入於无間何
疾之有子五陰在上微陽之氣動於下推以順而
行乃全其動石一陽之生潛於地中雖未發見然

生物之心於此可見胡七日者非坤之七日坤爲
十月卦氣起中孚太元中首見之中孚十一月六
日七分之後復卦用事後七日六分之後屯卦用
事它皆倣此李吹
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
省方
方事也冬至陽之復夏至陰之復復則寂然太靜
先王則天地而行動復則靜行復則止事復則无
事也注陽復於內陰反於外外不能使內先王於

陽氣始生之日閉關以却外夷君子尚義小人專
利故使商旅不當行在地中聲教未顯故不省方
救復卦只取冬至陽復爲主夏至則否梠素王者
慎三微之月冬至日手全夏至一陰復姤不言者
抑陰害也房雷在地中陽微而未發安靜一養之
然後能長伊動復於靜未復者変易之際救
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象曰不遠之復以脩身也
最處復初始復者也復之不速遂至迷凶注韓氏
云祇大也不遠復者以能脩正其身有過則改也

正祇適也以未知幾適是爲悔復則无注雖止始
動利害之心須起吉凶之兆不无起而能復則去
道不遠梠素祇祇也馬融音之是初動不正不正
則祇于悔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而未嘗復行
故夫子贊之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朱
六二休復吉象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
上无陽爻以疑其親在初之上而傾附之親仁善
鄰復之休也注以卦言之陽爻爲主以爻言之陽
以進爲復初九是也陰以退爲復六二六三六四

是也陰以退爲復故六二乘初有下初之意令休
息也六二不動即止于中正所謂吉祥止止也初
九知幾知至至者也本復者復於禮而已復禮則
爲仁伊以陰居陰不爭之至救
六三頻復厲无咎象曰頻復之厲義无咎也
處下卦之終雖愈上六之迷已失復遠是以蹙也
蹙而求復未至於迷雖危无咎注守常之義得无
咎也正三失位故頻動而之正故无咎虞過中失
正以速初復失位爲厲復則无咎陸懼而能掇其

惡者也牧頻水厓也六三厥初妄動自厓而反於
義爲得困而學之者也叔孫病不能相禮退而學
禮之文朱
六四中行獨復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上下各有二陰處中得位而應於初獨得所從復
道而反物莫之犯注旁四陰猶昧不見幾微之禮
惟初九陽明見於復道六四獨能應之故曰以從
道也石不言吉凶者初力甚微不足以相援无可
濟之理不欲言獨從道而必凶以陰居陰柔弱甚

矣雖有從陽之志終不克濟非无咎也伊
六五敦復无悔象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
居厚則无怨復中則可以自考雖不及休復之吉
悔可免者也注以柔躰厚以中用順亦足自成陸
考者窮其理而盡於性也子考自省考能以中道
自考則動作不離於中介以中道察己之思慮有
不善未嘗不復於善胡
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
至于十年不克征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最處復後以迷求復用之行師難以有克用之於
國則反君道大敗乃復量斯勢也雖復十年未能
征也注坤爲衆故曰用行師陽息上亦必消群陰
故終有大敗國君謂初受命復道當從下亦令上
六行師王誅必加故曰以其國君凶苟庶事之敗
終猶可復師擧其大也以相國君主任帥由君也
陽生在下上六反以陰居上反君道也牧以之行
師必敗以之爲國必凶雖改過悔復十年亦不克
行如桀紂幽厲卒不省悟至於亡國反君道也石

災自外至眚自内作自外而至蓋所招也君當從
天下之善迷不復善反君之道伊
䷘震下乾上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剛爲内主動而能健下无敢詐偽虛妄者行不依
正道則有眚注乾上震下天威下行物皆絜齊不
敢虛妄何妄雷動天行物皆无妄二五又以中正
相應无妄之明者也陸人改其過中之行則无妄
故復後有无妄石世之无妄者莫過耕稼之事故
六爻得失皆以取喻陳

彖曰无妄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内動而〓剛中而應
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
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
爲主震震動乾健應五有妄之道滅无妄之道成
天之教命何可犯也居不可有妄之時而欲以不
正往天命之所不祐注行哉矣不可行者也于剛
謂乾也主謂震也自外謂五應於下也爲主於内
言二得位也動而健則能行剛中而應則能通故
曰大亨以正天之命也牧下卦本是三陰陰爲柔

邪初九一爻自外來消去陰邪乃得无妄石无妄
天理也有妄人欲也人本无妄因欲有妄去其人
欲動靜語黙无非天理動非我也其動也天故曰
无妄亦言剛中而應者五師臨萃升无妄也大亨
以正者三萃臨无妄也獨无妄言天之命者剛自
外來而爲主於内也剛自外來可也安能必其爲
主於内動而健可也安能使剛中而必應以至而
至於大亨乎非天命不能也天命卽天理非人爲
也朱

彖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與辭也猶皆也茂盛也對時育物莫盛於斯注對
當也以此无妄盛事當其无妄之時育養萬物正
與者助也物之无妄者天則祐助之牧與相與爲
无妄聖人在上專以剛直爲治天下之人皆不敢
爲无妄石欽受人時茂對時育萬物个與絕句物
物相與以應雷行胡旦言群動之中與无妄而不
與有妄者牂物與我皆无也牧茂勉對濟也勉齊
斯時容養萬物而已牧

初九无妄往吉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
体剛處下以貴下賤行不犯妄故往得其志注初
爲動主動而應天不妄者也睦往則吉者謂與四
同志牧君子退處衆人之下脩己待時可謂无妄
陳誠之於物无不動者以之修身則身正以之治
事則事得其理以之臨人財人感而化无往而不
得志也伊
六二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象曰不耕穫未富
也

不發首而耕在後穫刈不當畬新田治其畬熟之
地為臣代終之義事既闕初不擅其美故云未富
正 秉剛而動則妄矣居中履正故以守先人之成
緒者也守成嗣世之德不及開基創業之才因其
成事故曰未富陸 秉剛有應是違謙而有妄者故
爻辭不稱无妄不犯災者得中履正也不言吉者
妄動得利无咎可也牧 未富者无妄之世臣不敢
有成功也石
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象曰

行人得牛邑人災也
以陰居陽行違謙順是无妄之所以為災也二不
耕而穫彼人所以為災注 失位不中有事而耕陸
四居臣位與上同體剛自外來而下乘于三故稱
行人三居內卦故稱邑人牧 行人者九五是也臣
唱始造事君疑之必奪其祿位石 六三不中不正
欲擅君權故或人繫其牛行道之人皆可以得之
非妄之人父子兄弟所不容不推己有災己之所
累亦有災也胡 三以陰柔而不中正又志應於上

為妄者也雖或有得失亦隨至猶之或繫之牛行
人得之以為得邑人失之必為災行人邑人言有
得則有失非以為彼己也伊
九四可貞无咎象曰可貞无咎固有之也
以陽居陰以剛乘柔履於謙順上近至尊可以在
正 堅固有所執守故无咎正 九四上逼至尊下據
二民威權之盛為五所疑所可行者推正而已石
能以剛直无咎者己之德性素有之也胡 以无為
有以虛為實材不足而位有餘者妄也材有餘而

位不足雖不為正當亦不為妄者也不妄則固有
其位固有其位則可正而无咎介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象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
居尊得位下皆无妄害非所致藥攻有妄故不可
試注 堯湯之厄災非己招但順脩德勿須治理
必欲治之則勞煩於下若人无罪忽遭禍患不須
憂勞救護亦恐反傷其性正 三與五同功三為妄
行以疾己是未得志也所謂禮義不愆何恤人言
之謂也陸 五有應於二任偏私而為己之患為人

由己已正則不敢為妄勿藥者不外求也 牧 九五
之疾九四也四雖有權臣之相然守正无犯不疑
則病自去若反疑之彼必不安故曰不可試 石 五
居尊位初自外來為主五必疑之然初本无咎 侃
欲天下之人不妄大禹泣辜成湯罪己是也 陳 六
三匪正失須是大同之世有妄為五之疾 孫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象曰无妄之行窮之災也
處不可妄之極宜靜保其身 注 居无妄之極有妄
者也妄而應三上下非正窮而反妄故為災也 崔

來於剛上於尊而又爭應窮高極亢妄之甚也 子
乾過亢則反陰故有窮之災 牧 初陽在下宜動進
故往吉上陽在上宜止行則妄矣 令
䷙ 乾下艮上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乾剛上進艮止而畜之巽順不能止乾之剛則為
小畜人能止健非正不可有大畜之資當養賢
人不使在家自食豈才養賢不憂險難故利涉大
川 正 艮五柔中正畜養三陽 程 在物聖人大有富
衆以養天下在德聖人以德畜正天下利正者六

四六五二柔畜止乾健非正則不能止也 石 大意
養賢待用非抑其進上為養賢之正四五為疾賢
之人乾之三爻求進之君子也
彖曰大畜剛健篤實光輝日新其德剛上而尚賢能
止健大正也不家食吉養賢也利涉大川應乎天也
凡物既厭而退者弱也既榮而損者薄也能光輝
日新其德者惟剛健篤實也處上而通剛來不距
上九也能止乾健非正不能 注 剛健為乾篤實无
艮上躰之艮應下体之健非正應天 正 上九既納

乾健又居外卦之上故曰不家食吉周公吐哺下
白屋之士得上九之義 侃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
德
天在山中不能畜大也前言往行多學而充之論
辨而疑之以畜為德也
初九有厲利已象曰有厲利已不犯災也
四乃畜己未可犯也進則有厲已則利也 注 養賢
之初務於進取三陽俱進而初最處下爭進則必

有厲故利於止陸艮為山乾雖剛健前礙山險必
不能通石初九循君有邪後之心務欲行而上有
六四大正之臣止畜之雖有剛欲不能以騁故不
至於犯災害胡四與初在它卦為正應相授者也
在大畜為相止畜之義伊

九二輿說輹象曰輿說輹中无尤也

五當畜盛過斯而進輿說輹也能以其中遇難能
止故无尤也注止不我亦待將不進盧氏獲正位
中安其所畜子二躰剛健志在速進不遂至說輹

陸三陽同志已乘於初初止其行已不獲進循乘
輿者輹脫則所乘亦止牧小畜之說輻不得已也
故夫妻反目大畜其心願之故中无尤叛氣雄九
軍者或屈於賓贊之儀才蓋一世者或屈於委求
之命故曰大畜時也朱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曰閑輿衛利有攸往象曰利有
攸往上合志也

物極則反畜極則通上九處天衢之亨塗徑大通
進无違距可以馳騁獲當其位進得其時不憂險
厄注雖曰閑閑乃是防衛見護正自任不可以縱
緩則失矣子逐角逐也與二陽角逐志在疾者也
得位失中故利艱貞陸三將通畜之極是往而陵
乎危險者故利艱貞也牧居乾健之極當天衢之
亨可以馳逐而往前有六四有五山險未可輕進
故曰利艱貞石合志者氣類相同與初二合志雖
曰古人作粤發語之辭曰閑輿衛可也恃應而不
知懼說進而不知戒鮮不及矣朱

六四童牛之牿元吉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

處艮之始獲得其位能止健初推不以角柔以止
剛剛不敢犯豈推獨利乃將有喜注初欲上進四
牿之角不能觸童牛牿之角與无角同牿謂設其
輻衡武四体柔剛止畜養賢人三陽俱進須而无
逆如童牛加牿須之至也故獲元吉賢人竟進世
道必治故有喜陸牛雖稚而在牢則物不能犯陰
雖弱而得位則剛不能陵牧猶豕之去陽者也牿
觸也牙豶也以陰柔止剛健為難六四以角觸止
初九六五以牙豶止九二畜止得足乃有吉慶石

童牛私欲不行而頑物不犯以其有梏也乾自下
承之獎矣也柔得位以乘乾柔克也介大臣之任
上以畜止人君之邪心下以畜止天下之惡畜於
初則易既盛而後則扞格而難勝矣初陽之微猶
童牛而加梏者伊梏角械也童牛无所用梏然不
敢廢者自其童而梏之迨其壯雖不梏可也此爻
其牛之至也積豕豶豕也有牙而不鷙者惟豕也
不鷙則可畜矣大畜之畜乾也始厲而終亨初九
陽之微者而遂梏之故至九二雖有牙而可畜也

其始梏之其終進之天衢可也童而梏之愛以德
也不惡其牙而畜之將求有用也允物有以相得
曰喜施德獲報曰慶坡
六五豶豕之牙吉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豕牙橫猾剛暴難制之物謂二也五為畜之主以
柔制健豈惟固位乃將有慶注褚氏云豶除也爾
雅云豶大防正豶謂豕之去勢者五以柔處剛承
之有牙者也處得中道志在養賢不用其悍者也
雖未及四之元吉賢人嘉之故終有慶陸豕去其

勢則牙不能長犢二乘初為輿說輹而剛不敢進
也欲牙代也居之邪欲初行六四能制之君事之
始至難也二即邪欲也上五安壯以正道輔之則
吉故不言元吉胡牙當為互服本六五得位忌賢
其豕之肆其牙也能自抑損退而為豶不忌剛進
及禍為福則吉六四六五俱在艮体不至躁甚故
能改修涂牙櫪也豕於牙不動也進患豕之利不
制其牙而豶其勢六五居君位畜天下之邪惡者
也德兆之衆發其邪惡之心人君難以方制道之

斯行止之斯戢故不勞而治伊
上九何天之衢亨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畜極則通何辭也注上為養賢之主其德剛厚能
負何天之大道而致群賢之通泰也衆賢遂志治
化日隆道大行也陸經文多何字胡乾陽俱進與
巳俱陽是同德也同則愛之故能養之以達其志
使其道大行則是三陽之衢通於此特矣陽久被
抑今而通亨故曰何訝之也
☶☳震下艮上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上下二陽中含四陰上止而下動外實而中虛頤之象也伊養民自養養賢皆貴其正濮

彖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

湯用伊尹不仁者遠可以見其所養也自作孽不可逭其實可以求之也違動息節宣以養生飲食衣服以養形威儀行義以養德推己及物以養人大至於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皆順之道以正則吉伊六爻與彖違戾者上下不頤也凡順之道以尊養卑以上養下今震下艮上長反動而求少少反止而養長故諸爻皆以顛拂言之晁六三以下養止其道大悖狀

彖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

先儒云禍從口出患從口入王言語者禍福之機飲食者康疾之由動止得其道身乃安順乎禍患案無於身何以養人陳亨山止於上雷動於下王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朶頤凶象曰觀我朶頤亦不足貴也

不能養物動而求養者也閒寵祿而競進凶莫甚焉注四於陰柔靜靈龜之象初体陽性動朶頤之象取四捨潛居之美德而規己躁求之行凶其宜矣陸下言初初謂四當養賢之世四居其正施下之光必求及以當守常以俟賜今反動以應上是守剛德不能自決某者也健羨詭食不足貴矣狀亦謂上九止於上而能養我者初九躁於下而不能養繪亦初九以一陽而位於四陰之下其德足以自養不能守而觀於四見其可欲朶頤而慕之為陰所致陽貴於養人故不足貴也坡龜咽息不食皆明知可以不求養於外餘同伊

六二顛頤拂經於丘頤征凶象曰六二征凶行失類也

顛倒也拂違也經義也丘所履之常處也六二無應於上反下養初類皆養上是所行失類王丘小山謂五也違常于五也丙丘者丘墟不干非常所失陸丘謂五屬艮也五處艮中体柔故以丘言其

象類四也四有應在下養得其宜二若行之下非
所應狀五居高位丘之象下養於初違常義也石
以上養下順之常也以下養上則違常矣六五止
乎尊位養道不足亦須以從上而待二以養者也
不待已而已致養焉以征財不得志而凶故曰于
丘頤征凶二五皆陰所謂類也陰與陽相養以陰
養陰故曰失類介下不動而之五五亦不應於二
皆違常而反須今丘者上九應二之象朱二不能
自養下而求初則顛頤非理之正拂經也上非其

應往而求之行失類也卦推二[illegible]陰必求陽丘在
外而高上九之象六二中正在它卦多吉而此卦
凶何也曰時然也伊

六三拂頤征凶十年勿用无攸利象曰十年勿用道
大悖也

履夫不正以養於上納上以諂者也注居明哲之
朝當祿賢之世則上不可以邪正位不可妄處違
時悖德凶其宜矣求以陰居陽是履不得位行不
得正胡初九以陽爻處於卦下未至全悖於道六

三以陰居陽位全悖於道也石不動而進則上九不
來不動以待則初九不應上下无所利養道大悖
也朱

六四顛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象曰顛頤之
吉上施光也

居得其位而應於初以上養下得順之義故曰顛
頤吉也下交不可以瀆虎視眈眈威而不猛不惡
而嚴養德施賢何可有利其欲逐逐尚敦實也觀
其自養則履正察其所養則養陽順爻之責於斯

為盛注不養於初上施也正六四正應在初捨而
就於上九而得其位焉故曰顛頤吉也虎視眈眈
貪食之容其欲逐逐乎嗜欲之甚然主於養而上
九之施光故无咎繪四大臣之位而六以陰居之
陰柔不足以自養初九以剛陽居下在下之賢也
四柔順而正與之為應賴初之養者也以上養下
為順求養於下故曰顛頤也賴人以濟人之所難
必養其威嚴重其體貌則下不敢易矣欲謂所須
用者逐逐謂相繼不乏如是則事可濟故无咎伊

雖下頤養得位静止施而不求非无情也上以待
將視其恃不非犴也非无欲也義然後取待逐而
逐失其所也子以正養初志在於遠以静止深厳
而不暴休陰性止以欲自養其欲未充逐而後逐
其得无咎以居不失正陸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象曰居貞之吉順以
從上也
以陰居陽不有謙退乎於順養之義行則失類居
貞吉也五近上九以陰順陽親從於上故得居貞

吉注居尊而上從已无政而不能養不逺其常理
者也附賢守正而吉不可涉難子爲養之主下无
其應不能養下民所不從不可涉難上承於陽頤
而從之是違養下之常而得居貞之吉陸以无養
下之意故爻爵不加順字乃曰拂經也牧六二失
類從初六五順而從上俱失中爻之常居尊位而
反就養於上雖得正吉不可涉難緒陰柔之質无
貞剛之性其能爲於委任乎故戒以居貞吉成王
之才非甚柔弱也當管蔡之亂幾不保於周公況

其下者乎不得已而涉艱難者有之其可常乎伊
上九助養於上有正之道五寛以居之順從於上
則得正而吉艮上也有居之象朱
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象曰由頤厲吉大有慶也
以陽處上四陰宗之莫不由之以得其養爲衆陰
之主不可瀆也故厲乃吉有似家人悔厲之義責
而无位是以厲高而有民是以吉爲養之主物莫
之違故利涉大川注最在於上爲衆所養衆陰禀
陽之德各願盡其養道順道之行自我而致陸物

皆由之得其養也牧君養民陽養陽之象厲非危
厉厳厉之厉似家人悔厉之義石五作柔无才不
足以養天下而由之以養者也然非養道之正權
重位高衆忌之必危不敢安其危下從王事无成
有終止下並受其福故大有慶鄭康成曰君以得
人爲慶虞仲翔曰陽得位故大有慶未受任如此
當盡誠竭力以濟天下之難伊
䷛巽下兌上大過棟橈利有攸往亨
非經過之過過衆難之世唯陽爻乃大能過越常理

以極志難屋棟之橈謂本末俱弱澤滅木過越之
甚四陽在中二陰在外陽過越之甚正初上陰柔
本末弱故棟橈震內外俱陰君子道衰剛中正故
利有攸往亨注過常分而救衰扶弱惟大者能之
以陽居陰過其常分九二九四二也石文王當之
自堯舜禪讓湯武征伐由此道也道无不中无不
過所謂過常者特人之不常見耳棟任重之象中
強而本末弱是以橈也陰弱陽強君子盛而小人
衰故利有攸往伊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以治疾

之道觀之則謂之過以對病與藥則謂之中未
彖曰大過大者過也棟橈本末弱也剛過而中
謂二
巽而說行
以此救難乃濟
利有攸往乃亨
危而扶持則將安用
大過之時大矣哉
君子有為之時注時運衰弱國家顛危上下小人

未可以用剛猛惟巽而說行可以止難石不曰義
者不可以常義拘不曰用若非常之可用用權之
時成敗之機間不容髮可不謂之大乎繪
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用之則獨立不懼捨之則遯世无悶非大德聖人
則可以過分極難石諸侯卿大夫賢人君子則遯
世无悶而已李收澤滋養於木至於滅木則過矣
天下非之而不顧獨立不懼也舉世不見知而不
悔遯世无悶也伊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大過之時以潔素之道奉事於上謹慎於此所以
免咎注失位咎也承二過四應五故无咎虞初体
柔而致棟橈二有救世之才能救而順之雖橈无
咎注以柔處下於理得矣上承四陽所以有咎惟
過行敬慎乃得无咎石大過之時前於事始慎之
如此可以无咎胡卦取全体故言本末爻効所履
故以初為慎莆
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象曰老夫女

妻過以相與也
以陽處陽能過其分而救其弱上无其應心无特
吝无衰不濟故能令老夫得少妻枯楊生稊稊楊
之秀也注老夫得少而更壯女妻得老則益長是
過分以相與秀楊稊之穗正大過之時以陽居柔
極弱之謂故陽爻皆以陰為美九四有應則有它
吝九二无應則无不利濟衰救危惟在同好則所
贍者偏矣戢老夫九二也女妻初六也凡人之情
夫老而妻少則妻悍而夫恭大過者君驕之世九

五當驕君九二不驕者也妻得夫恭臣雖遜而君
下之之謂人不逢夫通之世志在无而无與故曰
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荻陽至壯也陰至衰也今
陽未居陰位是以至壯未輔至衰枯楊老夫踰其
衰也得陽來助之衰可與矣生稊女妻之謂石二
過初與五五過上與二獨大過之爻得過其應故
過以相與也
九三棟橈凶象曰棟橈之凶不可以有輔也
以陽處陽自守所居又應於上係心在一宜其淹

溺而凶衰也注大過者所以救初三守常不變生
觀棟橈而不任救用此為臣不可有輔凶之道陸
處有位之地是有輔世之才不上輔於君而專應
上六上六小人棟橈者也石上六者九三之輔也
九三過甚之剛動而又不正人所不與未應者謂
志相從三方過剛尚能其志乎伊
九四棟隆吉有它吝象曰棟隆之吉不橈乎下也
以陽處陰能極其弱不為下所橈者也然用心不
弘應乃在初有它吝也注以陽處陰過以救物不

應於初反經合義故可與權是以吉陸四志惟存
下忽於奉上隆其棟務于高則吉戢上附九五之
君不為初六所橈故吉有它吝者牽於應也石大
過之時非陽剛不能濟以剛居柔為得宜矣剛柔
得宜而志侵應陰是有它也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象曰枯楊
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以陽處陽未能拯危處得尊位亦未有橈无咎无
譽何可長哉注拯難功薄所益少也正无臣无應

不能過越故將旁下无應而上比過極之陰其所相濟如枯楊之生華如生稊則能復生矣上六過極之陰老婦也五雖非少方之老婦則為壯矣伊稊者顛而復蘗反其始也華者盈而孚發速其終也故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象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涉難過甚至於滅頂志在救時故不可咎注龍逢比干直言深諫意善而功不成也正不量其力過而涉者也故上六不在其位而志在救時者也此

卦皆取過之義或吉或凶何也初過甚之過也九二九四以陽居陰亦是過也故无不利棟隆吉上六涉難而无咎九三九五守其常分不得大過之道一則棟橈凶一則无咎无譽其餘四爻皆得過之道故得吉无咎石小人行險以自禍將何所歸皆因象之象故取涉義伊

☵☵坎下坎上 習坎

坎險陷習更習也正

有孚維心亨

剛在內有孚也陽不外發心亨也

行有尚

內亨外闇內剛外順以此行險行有尚也注事可尊尚正物不可以終過過則必陷故坎次大過窪坎深險之處水性所習是以洊至石坎非用物以習為用故名異它卦並言用坎之人也詳法制兵刑之事不得已而用之聖人慎其事故加習字味行有尚謂止而不行則陷於險也凡陽在止者上之象在中陷之象在下動之象陰在上說之象在中麗之象在下巽之象伊書曰卜不習吉非便習也重也今

象曰習坎重險也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維心亨乃以剛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非用之常用有時也注水雖流注而不盈淵險之甚也行此至險守其剛中不失信也正方者可斷以為圓曲者可矯以為直常刑不可恃以為信也

水无常形因物以為形天下之信未有如水者也水未嘗不志於行惟外柔而不以力爭故心亨以心亨故剛中尚配也方圓曲直隨所遇而配之故无所往而不有功坎險之名雖一名而天地王公用各有宜故曰行有尚也坎不可示故得保其威尊有山川丘陵故物得以保全注朝廷之儀上下之分雖有強暴而不可犯此王公之險坎

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不以坎為隔絕相仍而至習乎坎也至險未夷教不可廢故以常德行而習教事注水性流坎无休息君子法之德行務乎長久教事務乎習熟石習自外入非可違也如兼山艮洊雷震隨風巽之類當讀水洊至習絕句坎絕句朋五乎居尚德行故遇險而不失習為教事故遇險而能應坎

初六習坎入於坎窞凶象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

失道而窮在坎底上无應援可以自濟是以凶注柔而居重險之始質弱而无才不知濟險之道乎窞坎之深者也百川流乎地中水之正也及其泛溢乎地而入於坎窞是失道也刑獄不平而入於枉濫之象干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

履失位故曰坎上无應故有險處中而與三相得故可以求小得注行險得中二柔附之雖小求得未出險中乎用刑雖未出文外可以小得佐初六六三俱柔相輔而已不得牽攣而出乎險也石九二未能出險為六三所掩可以求兄於初而已介剛則才足以自衛中則動不失其宜亦可以自濟異乎初之坎窞伊險九五小六三二以陰臨五五亦險待之故求五豈可得者所可得者三而已坎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象曰來之坎坎終无功也

履非其位居兩坎之間出則坎之居則亦坎故曰來之坎坎枕者枝而不安之謂出則无之處則无安來之皆坎故曰險且枕无所用之徒勞而已注二承于己為枕枕而未剛非所安也來之重陰則入坎窞坎來則柔剛之則无應苟安以止則入于

窞个之往上來處三來
六四樽酒簋二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象曰樽酒簋
二剛柔際也
以柔居柔獲得其位以承於五五亦得位皆无餘
應以相承比明信顯著不存外飾則柔相比而相
親焉際之謂也注坎者萬物之歸主於幽故有祭
祀之象戶者所以向明牖者所以通幽明故曰剛
柔際也以約實之情
篤終之道故終則受福陸出于險止擧援九五剛
尊之君是君臣際接也石以素質之道納首約之
誠牖幽暗之處有闇合神明之義船素樽酒而簋
副之燕饗之禮君臣上下剛柔相際之時也穴戶
旁以通日月之光牖也明之象約者交相信四五
相易而後四應初五應二納約也約誠信困約之
象六四柔而正九五剛中而正四五應四非五莫
之比五非四亦莫之承上下協力可以濟險故四
當剛柔相際也用質以交於上困五之所明以納
其誠信則言辭易入險難易濟四五相易宜有咎
而易則五出險矣故終无咎終謂上六不動也朱
自言能諫其君者未有不因其明者也故訐直強
勁者率多所忤而溫厚明辯者其說易行古人有
行之者左師觸龍之於趙張子房之於漢祖是也
非惟告其君如此教人亦然孟子所謂成德達才
是也伊
九五坎不盈祗既平无咎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
為坎之主无應輔以自佐未能盈坎者也祗辭也
說既平乃无咎明九五未免於咎注坎陸於中則
水盈而不流矣祇大也明水漲大而既平則復能
通流矣无咎者以其雖滯而務出故不能過中以
出險所謂大則過中以趨時而施行矣介王者而
任刑法不能備君臨之道泰祇而乃行能平直非
祇猶適也九五可謂大也有敵而不敢自大所以
納四不盈者人輸之適足以使之平也泰九五下
比六四所係者狹而水不盈坎適至於平而止也
出險之道在剛中正剛正則大中而未大幾可以
出險故聖人惜之橫渠曰不能勉成其功光大其

志所以為可惜
上六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象曰上六失
道凶三歲也
處險之極不可升嚴法峻整難可犯也宜其囚執
寘于思過之地自修三歲乃可求復注柔而无心
小人也乘剛而復於極險居峻法之特行極險之
事故用纆索置於叢棘之中以是三歲而凶乃終
失誅身之道也子周禮三槐九棘公卿議獄於其
下害人者加明刑任之以事上罪三年而捨九三
股為徽而股為纆劉表以陰在上用險以督察九
則為險以反其上而上受患矣不得者罪人不服
之辭也今失用刑之道非自犯之人薛上六柔无
出險之才譬如人陷坐阱之中不可妄動初可動
而不能上不可動而妄動皆失道也朱三歲不得
免終凶之辭伊
䷝ 離上離下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
以柔為正故必貞而後亨注畜牝牛吉柔處內而
履中正牝之善也外強而順牛之善也離体以柔
順為主故不可畜剛猛之物注柔不處內似婦人
而預外事若柔而不獲正中則邪僻之行內外俱
強則失於猛害內外俱順則於劣弱正離明於外
禮也然柔在於內一失於正則違禮召亂故必利
正而後亨張荀大不能自見必麗於物而後有形
故離之象火焉坎
象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
麗乎正乃化成天下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
吉也
麗著也附著於中正乃得通也注日月草木廣明
附著之義重明謂上下俱麗麗乎正者兩陰在內
既有重明之德又附於正道所以化成天下陰居
五位亦云正者以五處中又居尊位雖非陰陽之
正乃是事理之正正柔明麗乎中正不用剛武所
以化成天下石君臣父子夫婦男女各得其正上
下文明禮足以化成天下也張五中正之位而六
麗焉故為正伊
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明然相繼不絕注離為日日為明今有上下二離
故曰明兩作離若明不繼續則不得久為照臨正
君為上体臣為下体充明於上四岳明於下所以
明目達聰狀得麗之大者莫過大人麗大位累聖
之治也予充舜禹叔相繼達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象曰履錯之敬以辟咎也
錯然者警慎之兒將進而慎未在既濟宜慎所履
注錯交雜之兒初與三俱欲麗二其履交至火性
炎上二必從三三既得二已不於爭敬之乃无咎

陸初体剛居下不能附於物知所行誤能懼而復
以其始則用剛也狀履萬物相見之初履錯之時
服袁禮錯雜未有定制莫知所從主於敬而過恭
語所謂共奢也寧險與其易也寧戚近之旁以柔
附剛者寧俗而無諂以剛附柔者寧敬而无瀆初
欲麗四交異異為進退故履錯然進退動則失正
管寧逡廵於萬乘之詔王卅偃蹇於三公之責以
避咎乎朱
六二黃離元吉象曰黃離元吉得中道也

黃者中也離者文明居中得位而處文明故元吉
正離為火之象附於物也若以剛附柔則猶亟而
易盡九四是也若以柔而附剛則物堅而難然六
五是也過盛則有衰竭之凶九三是也惟二以柔
附柔又得中也且離為禮而貴中道禮由中道應
離之元吉也狀以文明中正之德上應文文明中
正之君是以元吉伊
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象曰日
昃之離何可久也

處下離之終明在將沒不委於人養志無為則大
耋之凶嗟憂嘆之辭注初為日出二為日中三為
日昃有禮過中則頃必節之以質樂過盈則傷必
和之以聲以陽居陽為頃過離中之為盈狀堯傷
于勤舜代之故得免大耋之嗟胡當繼明之將明
將盡俱變而有將盡之悲則為大耋之嗟凶矣伊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象曰突如其來如
無所容也
明道始變昏而始就沒而始出故曰突如其來如

其明始進其炎始盛故曰焚如逼近至尊履非其
位欲進其盛以炎其上命必不終故曰死如違離
之義无應无承為衆所棄衆所不容注㷂太子之
象爲四之五成乾不善繼助求繼者也先儒謂言
有焚刑刑人之喪不居兆域不序昭穆焚而棄之
禍極矣凶不足言朱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象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
履非其位以柔乘剛下將害也憂傷至于沱嗟然
所麗在尊四為逆首憂傷至深衆所助也注五王
位而言公使之以會韻正以柔得中麗于王公有
會章之德以憂思而獲福雖居位得中入附上九
上九居於卦上有王用出征之象與此相應石出
涕戚嗟不二於四故麗乎二剛之間憂畏以持之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象曰王用
出征以正邦也
離道以成除非其類以去民害注有嘉美之功斷
罪人之首獲其匪類正柔之道非天下大服故終
於用師乎逆首匪類九四也上九輔而獲之六五
之居得其吉也上九過中得无咎者雖過居位以
征討叛逆有嘉善之功石折首者殲厥渠魁之謂
命王用上九以出征朱

周易義海撮要卷第四

先儒皆謂上經明天道下經明人事卦謂易六畫成卦三才必備錯綜天人以效變化豈有天道人事偏於上下者哉上經明飲食必有訟訟必有衆起是兼人事不專天道孔子序卦不以咸繫離繫辭云二篇之策則是六十四卦舊分上下乾坤象天地咸恒明夫婦乾坤乃造化之本夫婦寔人倫之原因而擬之有何不可乾坤各卦夫婦共卦者周氏謂尊天地之道畧於人事猶如三才天地為二人上為一也必不然乾坤明天地初闢至屯乃剛柔始交故以純陽象天純陰象地則咸以明人事人物既生共相感應若二氣不交則不成相感自然天地各一夫婦共卦正

䷞ 兌上艮下 咸亨利貞取女吉

男女感應方成夫婦若以邪道相通凶咎斯及感通以正婚媾之善正 本乾坤之變乾之上九下為九三坤之六三上為上六故乾坤交感而夫婦之

象成杭

彖曰咸感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剛自在上柔自在下則不相交感以止行說則不為邪諂不失其正所以利貞少男居下少女處上所以得吉正 此本否卦六三升上上九降三是柔上剛下二氣交感以相與也蜀 卦以感釋其名而彖辭以感釋其義者聖人之微三旨欲明感萬物之无心也坡 止而說猶女止而待男石 情者其誠然也害龍風虎无故相從者豈容僞哉坡

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以虛受人物乃感應注 山高而降澤下而升山澤通氣感之象也崔 虛中無載也以量而容擇交而受非聖人有感必通之道伊

初六咸其拇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

初應在四俱處卦始為感淺未取譬一身在足指而已志雖小動未甚躁求未傷於靜故无吉凶悔

吝之辭正初在卦下悔之象所感未深悔動而已
未至失性陸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象曰雖凶居吉順不害也
足之腓腨應在九五咸道轉進腓体動躁故凶靜
居則吉陰性本靜不躁而居順其性也正處得其
位情未違中居則為正動則為躁居則承陽承陽
為順待正則吉是順而不害陸腓悔之上股之下
躁動之物但其居其所推誠以及人則人自感而
歸之胡六二失女正特男之道止而待五乃得

吉石
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象曰咸其股亦不處也志
在隨人所執下也
股隨足者也進不能制動退不能靜處志在隨人
所執賤矣注剛而得位雖欲感上以居艮極止而
不前二隨於己志在於隨下此二也逐感上則失
上義而往吝窮也崔居下体之上上体之下上不
能安其身下不能守隨於上下者也上不能安其
身亦不處上下不能制其足志在隨人執其隨僕

厲之志也坎九三以剛處之下卦之上而應在上
六胡三與上六各處卦極是感道已終感之後時
不能感上六動而求感故曰咸其股已失其感又
務求之下比二陰陰又以失其感動而相求乃隨
六二以進故曰執其隨石前二陰爻皆有感而動
三雖陽爻亦然故曰亦不處也伊
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象曰貞吉悔亡
未感害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
居体之中在股之上其志始通九物始感不正則

至於害其始未盡感極不能至於無思以得其黨
故有憧憧往來然後朋從其思也注失位悔也應
初動得正憧憧懷思慮也欲感上隔五感初隔三
故憧憧往來之内為來之外為往说為朋少女也
坎初爻之四坎心為思故曰朋從爾思虞不能感
天下惟已之朋黨從而歸之胡卦体上下感應去
其心象辞君子以虛受人九四不言咸其心子曰
天下何思何慮再言之所以戒病思之深也坎九
四失位惧失初疑初之不來思慮憧憧往來不定

然後初六從之以陽居陰未至全亢故吉雖無害
而憧憧往來以後思慮何光大之有石
九五咸其脢無悔象曰咸其脢志末也
心之上口之下進不能大感退亦不為無志其志
淺末故无悔而已注脢諸說不同輔嗣以四為心
神上為輔頰明其淺於心神厚於言語正背內頪
然不動可謂淺末居中得正方乃無悔注心脊之
內感近於情而非其志子位尊志驕不下於二失
其二也有感之特无感之道所失大所得小僅能

居位無悔而已石以剛居位不虛中也從上滕口
之無實志末也進背脊而背其私心比於上六卦
以初為本上為末也末應二比上私狹其志伊
上六咸其輔頰舌象曰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
咸道轉末故在口舌言語而已注鄭玄作媵送也
正咸道貴遠三與上六各居亢極不能相感失所
感之道皆動而求感股與輔頰舌皆非心也石輔
上錯焉

䷟ 巽下震上 恒亨無咎利貞利有攸往

恒久之道所貴变通恒通无咎然後利以行正得
其恒道何往不利正女承陽為恒久之道如風雷
不相悖是以亨而无咎二五易位而和正得中故
利有攸往注咸少女在上少男在下取一時相感
之義恒卦則長男在上長女在下孫復先生曰咸
男下女以成家既成其家不可不正也君先下臣
以成國既成其國不可不治也男動乎外女順乎
內君動於上臣順於下家國之常不可易也易則
生亂故曰君子以立不易方石君子為學久而不

已可至於聖賢君臣為治久而不变可施仁義禮
樂以化成天下何往而不利乱胡諸卦以有應為
吉此六爻皆應而无元吉有大吉於應者相求以
濟之時也常者上下各得之時故以剛柔皆應而
不獲為吉也
象曰恒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
應恒恒亨无咎利正久於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
不已也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
四時变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觀

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震剛巽柔剛上柔下也陰陽相感二氣相與更互
而相成雷風相與也震動相巽順故曰巽而動無
違逆也剛柔皆應六爻無孤𢇍也四事而正廣明
恒義正泰之初九上爲九四恒本泰泰卦來也
白
象曰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長陰長陽合而相與得其所久故不易注方道也
正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不改仁義之道收雷順風

而益遠風假雷而增威補雷以震動其出有時風
以撓散其發有道出發不恒威令何彈蔚
初
六浚恒貞凶无攸利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
深常者以深爲常施之仁義則不厭深施之於正
即求物之情太深是凶正害德處卦之初故言始
最在於下故言深正常之爲義貴久於其道日以
浸深初爲常始宜以漸爲常而体巽性躁遽求深
入是失久於其道之義不可以爲常故正凶陸夫
婦君臣始相正之特貴之過深則不安九四則陽

下制初六以陰柔在下不堪其處是以正凶石
猶爲學之始欲丞至周孔爲道之始欲遽及堯舜
爲朋友之始欲契分之深爲君臣之始欲道之行
孔子所謂欲速不達胡巽入也以柔越二剛以深
入於四入不以漸而求深於始以是爲常物不能
堪雖正亦凶介改修則可若專固執不知幾變自
取凶也陳四震体陽性以居剛高不能下初初與
之爲應不度以往而求之知恒而不知變者也
伊

九二悔亡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雖失其位恒位於中可以消悔注恒久之道須君
在臣上男在女上剛在柔上九三九三則爻在下
失恒道也孫云二以陽居陰上應於五優非其位
不正其室但能居中自守雖得悔亡何足尚哉石
雖以陽居陰處非其常然以中得應五五復以中
德應之其處於應皆得中也伊動而无悔久處而
不厭者其爲中乎朱
九
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貞吝象曰不恒其德無所

咨也
居下体之上處上体之下雖處三陽之中又在不
中之位上不全尊下不全卑執心不定行德無恒
自相違錯則爲羞辱承之所羞非一故曰或承處
久如斯物莫之納鄙賤甚矣正則當制柔陽當制
陰君當制臣常久之道九二九三以陽剛之爻居
陰柔之下失其常道孫云恒以陽居陰上爲德今
九三爻居上六之下是失常德况乎履下德中宜
其羞辱隨之不爲時之所咨石剛而失中曰損其
德者固所守則吝矣坎九三居上六柔弱之下於
永久貞正之道誠足鄙吝明巽剛而不中剛之過
巽而順乎柔巽之過也不恒如此承之者其志不
一而羞矣雖貞而吝况不貞乎豈惟下所恥承亦
上之所不與故无所容夫可以爲常者莫如中故
九二失位而能悔亡九三得位而無所容以中爲
常則出處語黙其趣無方而不害其常介以陽居
陽得其常處於志從而上於其常處而不處則羞
辱或承之或承有時而至也以不常爲恒而貞固
守之則吝伊艮兑合而爲咸震巽合而爲恒故卦
莫吉於咸恒者以其合也及離而觀之見已而不
見彼則所以爲咸常者亡矣故咸恒無完爻其美
者不過悔亡恒之世惟四宜下初自初以上皆以
陰下陽上爲正故九二九三六五上六皆非正也
以中者用之可以悔亡以不中者用之無常之人
也故九三不恒其德坡
九四田无禽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恒非其位雖勞無獲注田獵有事也止四体震主
動又處非其位初爲已應合已與三故田無禽田
爲田去害則獲禽非可久之所陸四以剛處柔是
有德而能處謙者然處非其位雖勞於謙下不能
成功坎四非其位求初始而太深夫聖人久於其
道之義石以陽居陰不正也位又不中不中不正
而居大臣之位是無德而冒位者故爲治則教化
不能行撫民則膏澤不能下胡
六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象曰婦人貞吉從一
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

係應在二不能旁及它人是恆常貞一其德從其
貞一而終婦道也五居尊位在震爲夫二處下体
在巽爲婦五係於二從婦凶也正一陽也陰之爲
物當從陽而終石貞固也爲天子之尊有四海之
廣民物之繁必使仁義教化流通於天下不可執
一道守一方必也臨事制宜隨時應變則無施不
可今六五居至之尊位以柔不正私一已之應是
故執常道不使隨流於天下者也胡五以陰柔應
剛而不失中陰柔之正也故恆其德則貞然婦道

也五君位也不以君道言者在天子猶凶況人君
乎君道尤不可以柔順爲常也卦六居君位而應
剛則未爲失伊

上六振恆凶象曰振恆在上大無功也
處動之極以振爲恆無施而可正終乎動以動爲
恆者也動靜宜不失時以交相養以動爲恆而在
物上其害大矣介處震之終動之動也以陰居之
非其安處不能固守

䷠ 艮下乾上 遯亨小利貞

小人方用君子日消遯而後通陰雖浸長正道亦
未全滅故曰小利貞正遯兆去之象五得位有而
應是用正道得礼見召勝姤仕它國當上謙損居
小官幹小事其進以漸則遠姤忌之害陳敬仲奔
齊辞卿是也卽陰方至中消臨爲遁是以小者利
貞謂六二得中正也小人雖得中正未可以爲大
事陸二陰綿長陽早以退君子見幾不俟中日
石
彖曰遯亨遯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小利貞

浸而長也遯之時義大矣哉
五當位而應非否亢也遁不否亢與時也也注當
位而應猶不果制與時行而已矣子小人在位時
皆疾之以剛正在外而當位應時賴也故君子將
遯潛光不使小人窺其爲剛明中正之君子下應
六二之小人君子之道無固必小人能以中順之
道附結於已是君子適變能與天時俱行也胡五
與二應君臣之道未至否隔亢極可以相時而遁
代遯藏所以伸道故亨剛當位而應尚足以有爲

聖賢之於天下雖道之廢豈忍坐視苟可致力孔
孟所屑為也○陰盛於否而至於剝君子未嘗不
居其間二陰伏於四陽之下猶未足以勝陽然遯
非避患欲以反君之心也夫二陰在內為遯之主
其勢至說其朋至寡聖人畏其有必勝之漸而知
其群衆之意是以使陽遯陰陽皆遯而陰無與處
而思求陽然後可處故曰遯而亨坡
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
山勢上逼天性高齊不受於逼遯避之象君子之
於小人雖不可惡亦不可褻請正矜嚴於外而不
憎惡於內所謂吾家耄遜于荒疾君子之遠小人
○如天道然運不下接於物進不惡而嚴者外順而
內正也尚惡則小人憎不嚴則正道消石小人內
君子外遠小人也初四二五相應不惡也四陽以
剛嚴在上臨之不可得而親昵也未惡聲厲色適
足以致怨忿推矜莊威嚴使知敬畏伊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象曰遯尾之厲不往何災也
小人長於內應出外以避最在卦內是遯之為後
也危厲既至當困窮危行言遜勿用更有所往既
為遯尾出必見執不如不往何災猶言無災與何
傷何咎同義正陰過二而後遯遯之尾也子避陰
長於內而陽在於外故文在外多吉在內多咎初
以陰在內而應外陽是遯世小人志存君子之道
也四在外卦之始為遯首初最處內欲往從之為
遯之尾往將為厲止則不害陸古人處微不隱亂
世而不去者多矣伊
六二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象曰執用黃牛固
志也
二君中處內為遯之主物皆遯矣能執理中厚順
之道以固之則莫之勝解注上應貴主志在輔時
獨守中直堅如革束執此之志莫之勝說殷之父
師當此爻矣姦小人之道狹而鮮親至於履位人
多去之故係之以利皆之以愛然後人不得去堅
其至而不扶乃得小人之中而獲順也子三為賢
人二能執而畜之道世小人見君子將去心賴執

而同之是用其中順之道以變革遯之時者也黄
中也牛順也革変也固執也陸二與五應方陽之
遯執而止之非出款誠至意陽不類也坡
九三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象曰係遯之厲有疾憊
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無應於上與二相比以陽附陰係意在二不能遠
小人有疾憊而致危厲正爲小人所志不能遯也
子得位於内而不能去係於遯者雖不能退而得
正於小人使臣妾不能擅政則吉陸下附二陰而
不任以權如劉以宮人寵之類石六二係九三而
三有愛疾以臣妾畜之不使之進白九三雖陽而
以陰爲体以陰止陽不由其道係之而已畜臣妾
之道不可畜君子坡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象曰君子好遯小人否
也
處外而有應於内小人係恋是以否正以陽應陰
是與小人和好者也然失位在外体性明健是能
遯去者也陸九四已在外而遠初故三爲係四爲
好介志款遯而難制胡九四爲初六之好舍之而
遯非君子不可坡
九五嘉遯貞吉象曰嘉遯貞吉以正志也
得位居中遯而得正二不敢違從五之命反制於
内不悪而嚴能正二志成遯之美正二以中順之
道固已然亦不可屈已之貞胡小人得志君子遯
之於外使小人不得凌然後處卦乔壮天之德以
臧小人五處外得權與位正固自在能正群小之
志使不敢起凶則善矣陸六二其配也舍之而遯
猶惧其懷故戒之以正吉坡
上九肥遯無不利象曰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
最處外極無應於内超然絶志心無疑碍注肥饒
裕也子肥本作飛陸陽爲豐富以安閑而居豐富
故遯而能肥牧無應於内高上其事子雲所謂山
雌之肥戈人何慕四皓之類也石太公之亨于周
四皓之亨于漢知三將变否脫然高挙莫未牙而
介於遺滿未階而絜於身行之藏之係秋獨照而
已孫三牽於二陰而爲之止秋知其不可則非獨

利我亦以利三陟

䷡乾下震上大壯利貞

群陽盛長小道將藏大者獲正故曰利貞注用壯
非君子之常雖得時得位不違謙則吉九四九二
以陽居陰則獲吉九三以陽太剛而觸藩况六五
上六以務攘則扎陳君子之道不壯則不可以勝
小人壯不可過也四陽足以勝二陰可止而不可
征故曰利貞雜卦則曰大壯則止也介壯而不征
猛暴之禹也

彖曰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大壯利正大者正
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以大爲正天地之至情坡天地之道常久而不已
者亦至大至正至而已伊天地無不覆載大也獲
載無所偏私正也㪽

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剛以動也壯而違禮則凶注雷動天威厓壯不
由禮夫柔克之道湯稟純剛至正之德動與天
齊循率禮不越用此象也鄭克己復禮壯孰甚焉

横渠

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象曰壯于趾其孚窮也
在下而用壯窮凶可必注体性剛健志在於進而
上無其應其征必凶陸

九二貞吉象曰九二貞吉以中正也
居得中位以陽居陰履謙下亢注凡卦爻有陰陽
失位未有不凶大壯之特不可怙其剛盛故以陽
居陰則皆獲吉胡以陽履陰健而得中有應在五
得失之吉陸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象
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
處乾之上是健之極小人當此不知恐懼即用以
爲壯盛君子處危用之以爲罔已以壯爲正其正
必危羸拘纍纏繞正罔當讀爲剛以正制斷而處
重剛是貞厲也陸罔不也君子尚德而不用壯存
謙則免咎若罔其壯則危矣牧壯推小人用之君
子則否石罔不用也胡以根壯犯九四之陽求上
六之陰九四藩也介君子則无此也范陽壯則輕

戢陰窮則謀深藩上六也故罔莬視而無忌憚伊
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象曰藩決
不羸尚往也
以陽處陰行不違謙故貞吉悔亡上陰不罔已路
故藩決不羸無有能說其輹者可以往也注尚庶
幾不失其壯庶幾可往正三與上應而四隔之三
以剛用壯自羸其角四以謙自處不能制之故決
而不羸則三得以進故曰上往四无應而上承五
猶輹輹與故往有濟度体壯失中悔也然以陽居
陰而能謙下故悔亡群陽共進而務載於己是大
輿之輹壯大陰爻不妨已路故尚往也敬自決其
藩而不以羸初九之角則向之觸我者止而為用
適足以壯吾之輹敬剛長過中所居不正君子通
長之時其可不正乎故戒之以貞則吉而悔亡伊
六五喪羊于易无悔象曰喪羊于易位不當也
大壯之時以陽處陽猶不免咎況以陰處陽以柔
乘剛必喪其壯群陽方進勢不可止若於平易之
時逆舍其壯以往二亦剛所不害正陽為大而能
壯故壯大而得中所以貞吉五以柔居之是失其
為壯之義于易者言五居中而行之匪難也夫人
壯者用壯以濟時今五居盛位反体陰柔失其為
壯中以自守不能弘濟但无悔而已敬剛柔者所
以立本变通者所以趋時則位正當而有咎凶位
不當而无悔者有矣大壯之時得尊位大中而處
之以柔能喪其狠者也子絕四類是矣介諸陽並
進不以力制和易以待之則群羊无所用其壯喪
羊于易者也君權足以制下雖有跋扈之臣不足
以為壯勢不足而後有治壯之道治壯不可以剛
也少
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象曰
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艱則吉咎不長也
有應於三故不能退懼於剛長故不能遂注雖處
剛長剛不害正但艱固其志不捨於三即吉祥善
也進退不定非善也艱固其志即憂患消亡其咎
不長正四為剛動之首而已應在三不度德量力
而用壯狠觸四以求三狠壯則不能自支是不能

退雖進而求三四爲之藩不能遂也無所利矣介
陰柔不能居壯以其居壯之上斯爲壯之過不詳
者不能審詳其義遂至過壯牧陰柔不能勝已以
就義故不能退以柔用壯不終其壯故不能遂自
處不詳如此則无往而利然居壯之終有變之義
能艱而處柔則吉伊
䷢坤下離上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康者美之名侯者柔進之臣臣既柔進天子美之
注雜卦曰晉晝也盛明之世也臣德柔進應乎大
明美德之侯仕于明主用此以進可保寵賜節
彖曰晉進也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
是以康侯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
順以著明臣之道柔進而上行初所與柔順受寵
則一日三接以訟受服則終朝三褫注大明在上
而下体順附諸侯承王之象也上明下順故亨寵
錫而見親礼伊四爲諸侯五爲天子六四進而之
五以諸侯近天子之光出明而受福朱
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
以順著明自顯之道注明出地上大明之道可進
之時君子著明德求上知之時也子上無文明賢
斯邈矣文明麗乎上君子可不進乎柔順内融上
不拒其過故晝日三接奕華外著人不疑其行故
君子以自昭明德范明明德在已伊乾曰自強晉
曰自昭天行日進誰使之孔
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象曰晉如摧如獨
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
處順之初應明之始進明退順不失其正處卦之
初功業未著物未之信方踐卦始未至履位以此
爲足自喪其長者也故必寬裕然後无咎注摧憂
愁也應在四故晉如失位故摧如動得時故貞吉
康未爲上信未受上命故德自退寬以居之故无
咎子初六以柔進君子也度義以進退者也常人
不見孚則或急於進以求有爲或慰於退以懟上
之不知孔子曰我待價者也此罔孚而裕於進也
孟子久於齊此罔孚而裕於退也介若有官守而
不孚於上廢職失守以爲裕一日不可居也已故

曰裕无咎未受命也伊動而九四不應自抑而退
始進未孚戒在不正以求四知唯獨行正道乃得
貞吉朱專獨也進與退專行正正
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象曰受茲
介福以中正也
進而无應其德不昭履順而正其德不回主誠於
闇闇亦應之注修德於幽而無應於明故愁如在
憂无應而不為邪鬼神之幽且福之矣王母至幽
之象介母居家内而成德之稱二居坤卦之内有

中正孚順之德又坤為母故取象焉夫為母居内
受福之大莫若王母六二處内德盛受福亦殊不
可以常母當之故云王母代五王母也柔順中正
履貞不回久而不孚況同德乎本有五不動而應
之者朱陰之至尊六五也伊
六三衆允悔亡象曰衆允之志上行也
處非其位悔也志在上行與衆同信順而麗明故
得悔亡注三陰皆順上者也三在順体之上順之
極也有順上麗明之志而衆允從之是以悔亡伊

坤為衆三失正與上易位則悔亡故曰上行也
處
九四晉如鼫鼠貞厲象曰鼫鼠貞厲位不當也
上承於五下處三陰履非其位又負且乘無業可
安志无所據以斯為進正之危也進如鼫鼠无所
守也注蔡邕謂鼫鼠五能不成一技注云能飛不
能過屋能緣不能窮木能游不能渡谷能穴不能
掩身能走不能先人正翟氏曰鼫鼠晝伏夜行貪
猥無已雖進承五潛據下陰又居不正之地故危

也　四為明進之旨下之所仰以陽據陰不能以
光明下濟履非其位上承於五固其寵祿素餐竊
位為正之危者也碩鼠之志竊食黍稷而已陸有
意而未必能者鼫鼠也六二六三非所當得因其
過救欲兼有之故衆不聽故曰晉如鼫鼠九四之
有初六正也非其正者固不可得而正者獨危位
不當故也故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象曰失得勿恤往
有慶也

柔得尊位陰為明主能不用察不代下任也故雖
不當位能消其悔失得勿恤各有其司術斯以在
无不不利也
節其動故爻辭不稱晉而晉曰悔亡牧五雖失位
居得中正如舜耕深山以道自樂及升帝位亦不
為恭盖以道自任得之自是失之自是曾不以此
介意小人患得患失恤也石五居尊位在離明之
中能擴大明之道以任賢故悔亡天下之廣万幾
之細其間未必不无一失既能任賢不必恤也明

四厚其與往而不爭終亦必得被
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象曰維用伐
邑道未光也
處晉之極過明之中已在角而猶進非亢而何失
道化无為之事攻伐而後服邑為危乃得吉吉乃
无咎用斯為正亦已賤矣注以柔德治者不能感
肅天下終多用師子五以柔得中而行文明之德
上以剛處極而任強武之力角者剛而上窮以象
武事晉而過中明至用武上窮之道不務內德而

務外功不可伐國惟用伐邑而已斯道之未光柔
文用武四危之道危而獲吉方可免咎亦正之鄙
者也陸晉其角猶日過中而迭於西北之角也上
九有應在三四非理據之四處巳下居戚邑為伐
之然後三來巳戩而服危乃得吉也司角明而居
上之物上九以剛居卦之極故取以為象伐邑內
者自治也伊

䷣ 离下坤上 明夷利艱貞

日入地中明夷之象施之人事闇主在上明臣在
下不敢顯其明智然亦不可隨世傾邪故宜艱難
堅固守其貞正之德正日出地上其明乃光至其
入也明則傷矣故曰明夷猶聖人君子有明德
而遭亂世抑在下位則宜自艱貞幹事以避小
人玄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
文王以之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正其志箕子
以之
利艱貞謂六五也居盛位而工承暗主危之甚也

處之不亦艱乎然而不失中正是能正其志也又
以陰君陽是能晦其明也在難中而能正其志斯
箕子全其正也牧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衆用晦而明
君子性无不明好善而嫉惡苟不慎密必罹害也
黙運其明則物不能欺蔽外示以柔則不傷苛察
如是可以莅衆也胡天下至衆以明莅之則志有
特而因人情不用安晦而明則覩球小大無所不
容衆為識用此垂旒黈纊之義朱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
主人有言象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
上六明夷之主至暗者也最遠於難遠遯絕跡不
由軌路故曰于飛懷懼而行故垂其翼志急於行
不遑暇食殊類過甚以斯適人人必疑之故主人
有言注火性炎上離為飛鳥故曰于飛為坤所抑
故垂其翼陽為君子三者陽德成也日以喻君不
食者不得食君祿也荀飛者以下為順垂其翼飛
而下者也明夷雖在上是以宜下不宜上二老避

紂不食之象伊尹就桀有攸往之象介闇主處坤
之上已居離下以己之明不及被之闇欲飛而止
牧明夷者自夷以全其明也物飛而垂其翼則必
是牽矣方未去垂其翼緩之至也及其去三日不
遑食急之至是何也懼不免也去玄而適敵主人
必以我為諜已主人上六也坡明傷而不得上進
飛而垂其翼也其事未顯衆人有所不識此薛方
所以為方而楊雄所以不獲其去穆生去楚二
儒且非之況世俗之人乎故遠闊之於東漢亦以

為狂也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象曰六二之吉順
以則也
夷于左股示不能壯也以柔居中進不殊類是不
進難不見疑悍順以則也故可以用拯馬而壯吉
注二以柔居中是君位之人既當闇世不能如初
九高飛絕迹故傷于左股尚有右股未盡傷疲由
遠於難者能如此自求拯救須假壯馬而行取其
疾也乃獲吉順以則者若能柔順事上見不可而

自引去亦是君臣之法石服輔下体者也三下体
也二輔馬三未離下体馬之象二極馬者也三得
二之極之得其所附是以吉也此若太顛閎夭之
徒輔周之興也今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象曰南狩之
志乃大得也
南方文明之所狩者征伐之類九三應於上六是
明夷之臣發明以征闇君而得其大首然民迷日
久不可疾正宜化以漸王歲終田獵曰狩南者九
五大陽之位暗昧道終三可升上而獵於五九大
首上六也雖非君位居暗之極明夷之主斯義也
其湯武之事乎伊三公之位極明至明得位而
應朱
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象曰入于左
腹獲心意也
左取其順得其心意雖近不危雖将避難門庭而
已注四以陰質與暗主同体得明夷之心者也然
復正多懼與三相比是君暗主之朝輔南狩之運
者也入以權道深自獻納能獲暗主蘊與之志意
在南狩出門庭之際而相際會門庭由正道也以
權納于腹以正會于門反經何義伊尹五就之事
陰四本上体順而首來比三義不誅降故无凶咎
入于左腹深究南狩之情獲明夷之心謂得三之
心意所存也于出門庭言所適未遠而已獲心意
明先見也四体陰而下麗于明故有先見之象故
如武王觀兵諸侯來會于出門庭言相從之衆也
右六四以陰居陰小人之得志者也昔言美色孤
遠由順迎逢其主之惡不能慎敵宣露于外也胡
順得闇主之意不被疑害不労遠遯而免於難伦
益六五之心而行之于外也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象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
也
最比闇君執志不回闇不能沒明不可息正不憂
危如箕子能保其貞息滅也王紂之諸父德可以
王故以當五被髮徉狂以明爲晦卒以全身爲武
王師故曰利貞馬諫而死所以存義貞而不利去

之所以違權利而不貞介紂為上六箕子不當處
六五之以陰陰道處尊位行柔順而御天下上夲
至闇内東文明非文王莫可得已故易稱外柔順
以象大難文王以之周公不欲指文王稱箕子為
父讓也旦垣内難而失其正其明滅矣伊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象曰初登于天照
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
暗而過中明夷之極晦之至也位高勢崇登于天
也失道將復入于地子易以意為主此卦之意主
在上六故以象暗君則居位不正在五諸卦意有
類此者唯李者識之代明夷之失本由家道不治
故受之家人集

䷤ 離下巽上 家人利女貞
家人以女為奧主長女中女各得其正故特曰利
女貞為風自火出行自内始陸明乎内者家自齊
言内離明而外巽齊也女德未正它事雖齊本已
亂矣蘇
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
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兄
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二五則柔得位義均夫地道存邦國家正則天下
之治定正父謂五子謂四兄謂三弟謂初夫謂五
婦謂二首
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火生於木得風而盛猶夫婦之道相須而成馬明
於内而巽於外處家之道也文中子以明齊内卦
為義所謂齊子巽言萬物絜齊於巽方非巽有齊
之義也君子觀風自火出之象知事之由内而出
故謹言行於内德業之著於外由言行之謹於内
物謂事實恒謂常度伊
初九閑有家悔亡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
家瀆而後嚴之志變而後治之則悔矣注以明在
初得嚴家之義陸凡人之情變之極則无疑親之
至則无防君子治家必當思慮未及於邪耳目未
接於私之時預為之防也明初九動而與四相易
則内外不正礼外内不共井不共湢浴不通寢席

不通乞假男女不通衣服内言不出外言不入防
瀆亂也初者家人之志未变之時於是閑之以法
度内外各守其正何悔之有志動不正流于无別
然後閑之則悔矣朱
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
也
后内處中履得其位以陰應陽尽歸之義正順以
巽謂二后正順於五也九從子從夫无所遂志魏
禮后有理爵之獻奠盎之事詩有關雎采蘋皆后
夫子之職也胡詩曰无非无儀惟酒食是議孟子
之母曰婦人之礼精五飯冪酒漿養舅姑縫衣裳
而已矣故有閨門之脩而無境外之志朱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象曰家人嗃
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
處下体之極爲一家之長行與其慢寧過乎恭家
與其瀆寧過乎嚴注嗃嗃嚴酷之意嘻嘻笑貌初
似失猛終無慢黷正剛嚴之過雖未失吉婦子然
望至於嘻歎終亦吝而已未若九五之愆也今九
三在一卦之上剛嚴過中則傷猛矣胡袁
六四富家大吉象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
體柔居巽履得其位明於家道以近至尊能富其
家注順承於君而在臣位不見懸奪正得位應初
順五乘三比三陽故富家大吉虞父子和兄弟
睦家之肥大日享祿位皆富也石初能防微杜漸
二以体柔服勤三又過嚴巽與家道已成四居大
臣之位佐君治天下之家故有爵祿胡卦有四陽
二陰陰皆不失其正以聽於陽家欺不治不可捷
也坡四保家者也非治家者朱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假至也履正而應處尊体巽王至斯道以有其家
父子夫婦兄弟六親和睦相交愛樂而天下定故
勿恤而吉注假大也五得尊位據四應二以天下
爲家故曰王本有家積王者以四海爲家假設有
家用示親愛故勿專恤其家則吉矣牧剛上柔下
中正以相與極有家之道今五恭己於外二正家
于内内外同德可謂至矣極乎有家之道非止使

之順從必心化誠合交相愛然後為至天下不勞
而治矣故勿恤吉也伊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居家道之成刑于寡妻以著于外者也故曰有孚
以愛為本者患於寡威家道可終惟信与威身既
威敬人亦如之反之於身則知施之於人注威信
之道始以令人其終則反信已焉子反身脩德言
行相顧德盛如威陸初終不易有孚者也陽明在
上威如者也敖上九所信者三也家人无應者惟
三與上兩剛相臨是以不忘畏也畏人者人亦畏
之此之謂反身敖上九有孚之道以下未孚也故
威如威非外求反身則正正則誠誠則不怒而威
聖人慮後世不知所謂威嚴者在正身而上威怒
則父子相夷而不服矣石慶家人有過輒不食家
人謝過而后復是亦反身也朱
☲☱兌下离上睽小事吉
物情乖異不可大事大事謂與役動衆必大同之
世方可為之小事謂衣服飲食不待衆力雖乖而
可注大欲上澤欲下猶人同居而異志居陰臣陽
居而應臣故小事吉鄭知所安而不知通變人之
常情聖人知物懷之多懷故睽之使適變而成功
睽之始實遂其情情之未和不可以大事康
彖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
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
吉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
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
水火二物共成烹飪理應相濟今火在上而炎上
澤居下而潤下無相成之道所以為乖中女少女
二女共居一家理應同志各自出適志不可同行
所以為異說而麗乎明不為邪僻柔進而上行所
以在貴得中而應乎剛非為全弱雖在乖違之時
有此三德可以行小事而獲吉天高地卑其体懸
隔而主成品物男外女內分位有列而成家理事
萬物殊形各自為象而均於生長明睽理合同之
大非大德之人不能用也正睽自家人反明本同
也惟本同故有合睽之道說而麗乎明自離兌言

之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自家人六二之六
五言之則順民麗乎明則擇善柔得中則柔而不
過應乎剛則取剛以濟柔太子曰鉉木為弧剡木
為矢蓋取諸睽合眾材各睽其小体然成大器覩
是而它可知矣夫濟天下之務者豈於一才乎子
不言義而言用者明用睽之義至大虛說而麗乎
明獨君子以說順之道而附於大明之人而又
以柔進居至尊之位於行所為皆合大中之道
而下應於九二剛明之臣夫如是乃得小事吉朝

當得中而上行為物之所應而无所乖則可大有
為介
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同於通理異於職事注大歸雖同小事當異百官
殊職四民異業文武不同威德相及同歸于治哥
當人情乖異之時外同而內異所謂利而不同也
石小人能通而不能異能異則不能同君子同乎
道異者異乎時與事而已介火與澤混同則有害
用不相則功不成而物不濟以其体位須異而其

理須同所謂同而異也代中庸曰和而不流晏平
仲曰同之不可也如是朱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象曰見惡人
以辟咎也
無應獨立悔也與四同志故得悔亡時方乖離位
乎窮上下无應可援下無權可恃顯德自異為惡
所害故見惡人乃得无咎注時方睽離觸目乖阻
馬之為物難可隱藏時或失之不相容隱勢必自
復輔嗣謂物莫能同其私必相顯也正喪馬者失

其致遠之象注馬者乘而進者也之四无應非喪
馬乎二應五三應上皆失位而進非守正也已能
獨不奔遂介然自後蓋睽去先竟者歟惡人介二
耳明而失正怙勢而掠初者也上無援不能救下
無位不能獲見則莫為以避咎也坦三被刑劓獲
陽已應非惡人乎悦睽之不相應者推初與四也
初欲四而四拒之悔也四之拒叔逸馬也惡人也
四往無所適无歸之馬也馬逸无歸其勢自復馬
復則悔亡矣惟好同而惡異是以為睽故美者朱

必悅惡者未必恨從我而來者未必中拒我而逃
者未必二以其難致而合之則從我者皆无疾也
是相率而入於咎矣故見惡人所以避咎坡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失位不安王亦失位與求其黨出門同趨不期而
會處睽得援雖失其位未失道也注初為出門二
為巷子三為下卦之主二遇三明兆皆五未為失
道准睽乖之時群小黨盛皆欲加害君子故二五
雖應不敢顯然於明坦之塗但遇之於委曲狹陸

之道乃得无咎明
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象曰見
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
以陰居陽以柔乘剛志在上九不與四合二自應
五又與己乖欲載其輿被曳失已所載欲進其牛
被牽滯隔所在劇額為天截鼻為劓四從上行之
故劇其額二從下刑之故劓其鼻然應在上九執
志不回初雖受困終獲剛助故曰无初有終也正
四見三在後欲載已二見三在前欲引已天當作

而去髮曰而四刑其髮惡其上附二刑其鼻惡其
仰應于天謂上九君父皆得稱天三應於上忠臣
孝子之象為四所譖故為上九所疑欲刑及之是
无初也上九有陽明之德徐察而與之合故有終
也石九二在下而載已九四在上而引已命者吾
所受於天也上九疑而欲劓之非吾有以取之所
謂天也志應而不為邪上九終有以明之二劉亦
不能為患介以澤應火各居其極殊類特甚求合
實難所應之人居睽之極衆疑明不可通也君

上猜天既尊且言三以澤穢之極仰之如天畏之
如刑然終有所遇正配也陳天覺首也伊
上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象曰交孚无咎志行
也
五自應二三與已睽初亦无應供在獨立同處体
下志同者也已既失位三五既乖求其疇類而自
託焉同志相得而无疑文子也其志得行雖危无
咎注元夫初九處於卦始故曰元夫丈夫之稱正
同志相善不期而會故曰遇注四不正合是必傾

誠信以文相待然皆不正必常君危可以免咎 胡
初在睽而悔亡處之主善者元夫猶善士也 伊
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象曰厥宗噬膚往有慶
也
非位悔也有應故亡厥宗謂二噬膚齧柔也三雖
比二三之所噬非妃已應以斯而往何咎之有 注
善功被物物所賴故有慶 正 厥宗謂四與已同体
五應在二歆往從之以其乘剛有惧於四四自噬
三不害於已陸五以陰柔居尊位當睽離之時宜

有悔矣然下有九二剛陽之賢與之爲應以輔翼
之故悔亡宗黨也噬膚則入之深矣以周成之幼
稚而興盛王之治以劉禪之昏弱而有中興之勢
盖由任聖賢之輔而周公孔明所以入之者深矣
伊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
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象曰遇雨之吉羣疑亡也
已居癸極三處澤盛以文明之極而觀至穢之物
睽之甚也至睽將合至疑將通妖詭誕怪道將爲

一未見於治先見殊怪見豕負塗甚可穢也見鬼
盈車吁可怪也先張之弧將攻害也後說之弧睽
怪通也四剋其應故爲寇也睽去將通匪寇婚媾
往不失時羣疑亡也貴於遇雨陰陽和也 注 孤亦
作壺四元應稱孤上有應亦稱孤睽極道孤遠常
義也小人爲不善猶豕之好泥塗也小人閑居爲
不善過君子則如見肺肝然猶神鬼以幽隱爲善
今載之滿車是顯其狀也弧張而未發用將行也
壺傾而則說其意和平也陸上九睽極有應而疑

之以三爲穢而汙於二其稱負者以二在三之后
也以三爲乘四而載之其言載者以四爲在上也
夫睽之極則物有似是而非者雖明猶疑疑之巳
甚則以无爲有无所不至況於不明者乎上九剛
過中用明而過者也故其始不能无疑 介
䷦ 艮下坎上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
西南地也東北山也以難之平則難解以難之山
則道窮利見大人往則濟也爻皆當位各履其正
居難履正正邦之道正道未否難以正濟故貞吉

也注居難之時行其邪道雖見大人亦不得吉正
二得位應五五多功故往則有功也虞西南坤順
東北山止順其通道止其窮道陸聖賢諸天下
之蹇致民寬廣生育之地不納之險阻使民愈困
也胡
彖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蹇利西
南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利見大人往有功
也當位貞吉以正邦也蹇之時用大矣哉
坎在外卦是險在前艮居其內止而不往相待而
動非知不能之於乎易得取難之理往得中也之
於險阻更益其難其道窮也往見大人必能除難
二三四五爻皆當位所以得正而吉居難守正正
邦之道介見險而止未必能安而樂之智者之所
及也困之材則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能安而
樂之也故曰其為君子乎君子則其仁智也介否
泰諸卦皆指內為來外為往則此往得中謂五也
自內而外往得中位蓋蹇解相循蹇覿蹇卦則為
解蹇覿解卦則為蹇九二得中則曰其來復吉乃
得中也往者得中中在外也來復得中中在內也
二者復中故雖位不應皆為利也薛方蹇難之時
惟能止為善故諸爻除五與二皆以往失來為得
也上險而不上見險而能止也伊
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脩德
山巖險水阻難水積山上彌益危難陸績曰水在
山上失流通之性又曰終應反下故曰反身君子
獨善其身之時也正德謂思德不困其害寧昰其
思若蘇到謹擊討難尋深矣昭素雲漢害王治蹇
之詩朱有山上復有險行者止也朱
初六往蹇來譽象曰往蹇來譽宜待也
初居艮始見險不往來而得譽蓋宜上以待時也
正當難作之始以陰柔處下自度其德未可排難
能止于下往而无應則入于蹇來則遠險吉之先
見者也敬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象曰王臣蹇蹇終无
尤也
處當其位居不失中不以王在難中私身遠害執

心不固志臣王室履中行義以存其上處蹇以比
未見其尤注五在坎中險而又險佚蹇蹇者入難
之深也以陰居陰無剛克之德徒有忠而不能排
難無功于時得无害而已陸蹇難之時人皆有所
患而不可動初三四皆往蹇獨此六二履中居正
上應於五冒險而進非一身之故上以為君下以
為民救天下之蹇也胡蹇蹇上下皆蹇二五中正
相與修德於此而難解於彼是以終无尤之介无
位卽見陰而止責望既重難相仍尽瘁王邦事不

一塗故曰蹇蹇注五方在大蹇之中二雖中正其
才陰柔豈易勝任是以蹇於蹇也伊

九三往蹇來反象曰往蹇來反内喜之也
九三與坎為鄰進則入險來則得位内卦三爻惟
九三一陽居二陰之上是内之所恃故云内喜之
也正為内卦之主居又得位雖有應未可涉難古
人亦有保一城居一國者若遇險難内有衆民仰
特於己外有妻子之憂亦未可往故内捨外宜悦
從己石内謂在下之陰反猶春秋之吉歸伊

六四往蹇來連象曰往蹇來連當位實也
往則无應來則剛得位履正當其本實雖遇於
難非妄所招注馬云連亦難也鄭云遲久之意正
蹇難之世不安其所之三不得乘陽承五則與至
尊相連處正承陽故曰當位實也苟連者牽連之
謂坎險在前冒而進必入於深險之時不可退而
牽連下之三爻止而自守則安陽為實連下之陽
是當位而附得其實也胡六柔无應往則犯險來
則當位承五下連九三九三剛實四牽連之共濟

五雖當位而又得濟之實也處蹇難不以剛實濟
之柔者安能濟乎朱以陰居陰得實也二與三各
當位而初以柔居下皆實也當患難之時相交以
实其合也必矣故來連也當位不曰正而曰實者
上下之交主於誠實况蹇難而不以誠其何以
濟伊

九五大蹇朋來象曰大蹇朋來以中節也
處難之時獨在險中難之大者也居正履中不改
其節則同志者集而至矣注在蹇之中而當王位

文王為紂所囚也承上處四應二衆陰孟至此說
四臣能以權智相救子在蹇之中而得大位能濟
蹇之大者也居於中正而能裁制節度使賢不肖
各得其所故用朋來而求仲也子六二以中正在
下應躬竭節以救於己言得衆助也石五以剛中
得人君之節二以柔中得人臣之節看湯代夏而
得伊尹武正伐商而得呂望也明六二之應六四
之承君其所而朋來也介五下應二三來比之朱
二雖中正陰柔之才未足以相濟故不言吉伊

上六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象曰往蹇來碩志在內
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處難終之地不宜更有所往來則衆難皆濟志大
得矣險難既解宜見大人以弘道化在應在三志
在內也以陰從陽故云從貴正處蹇之極体猶坎
外无所之故曰往蹇來而復位下應於三三德剛
大故曰來碩三為內王五為大人若志在內心附
於五則利見大人伏碩大也寬裕之稱上六陰柔
之才未足出蹇能舒之而已蹇極之時非大人孰

能濟之大人謂五也諸爻雖正各有所善未能出
蹇故不言吉伊
䷧ 坎下震上 解利西南無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
吉
險難解釋物情舒緩西南坤位解難濟險利施於
衆楮氏云世有無事而求功故誡以无難求靜亦
有大敗乃救故誡以有難須速止
彖曰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解利西南往得衆也
其來復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天地解

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解之時大
矣哉
動乎險外故謂之免免險則解故謂之解天地否
結雷雨不作交通感散雷雨乃作雷雨作則險厄
者亨否結者散難解之時非治難之時故不言用
体尽於解之名無有幽隱故不曰義注無所 往
者陰處尊位陽無所往也來復居二處中成險故
曰復吉五位無君二陽又早往據之者則吉據五
解難故有功也前解文蹇之卦也蹇止于險前動

而險外動而出險蹇之解也柔得其中居則吉也
蹇以濟險故其言用解以居安故言其時西南寬平
之所則得衆也夙速也解緩也緩必有所失明用
緩以解難難既平則宜速復其道以求中也明緩
之不可縱也大矣哉者解時之難為艱故仲尼嘆
之故有難則往而出乎中所以濟難難已則來而
復其中所當濟難以權保常以中此所以吉介天
地否散雷雨並興聖賢否散變施逐行武王散財
發粟其得解之特矣范

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過經則赦罪重則宥止漢祖寬秦法湯武赦宥更
害之民匪當所行也故罪者宥之更始之時有不可
赦者也介
初六无咎象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險難未夷賤弱者受害則蹇難之時柔弱者不能
无咎否結既實剛強者不復陵暴初六以柔弱處
无位之地逢此之特不慮有咎或有過咎非理之
當故曰義无咎也注當蹇難解散之際在赦過宥

罪之始以柔承剛以陰應陽志在於順未失常理
雖有過失義當无咎陸為陰者坎也當蹇之特初
為難始今遇解之特初不能固其陰於應於上何
咎之有能違改過以遷善也剛柔之濟言剛上柔
下難解之際也故陽爻皆能除難初六有應於四
而附近於二故无咎也石毛則剛柔始交未相和
會動乎險中故有難生之理解之剛柔已相際接
動而出險故義必无咎薛以柔居以應陽柔而
能剛者也伊

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象曰九二貞吉得中道
也
狐者隱伏之物剛中而應為五所任處於險中知
險之情以斯解物能獲隱伏也得乎理中之道不
失枉直之得貫全其正者也注九二位既不當由
處於中得乎理中之道也正剛居中而能濟難衆
之所附初承以奉之五正而應之衆來附之非我
之求也得中之道正之吉也子獲三狐難薛而去衆
疑也二雖性陰而得中道用此難解必得其直陸

小過則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九二雖不當位則中而應故能大有為得群疑而順服也介以則中應六五之君三狐指卦之三陰時之小人也伊初六六五六三皆可取五為正吉也黄矢謂五釋其所不當得而取其所當得也坡

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象曰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致戎又誰咎也

處非其位履非其正乘二負四柔邪自媚以容其身寇自己致幸而免之正所賤也注天下之醜多矣此其一也正初二三俱為險難初二遇解時而處上是不困其險也三據險極以柔乘剛以陰居陽是小人而乘君子之器也而又不應於上是同其險者也險困不適難何由解故云用射之故六者小人之才三者君子之位六之為小人也乘非其位而又上慢下暴所以致寇也以解為道解緩也而不能應上故曰上慢以柔乘剛故曰下暴宜寇之來也介非止速寇伐又起天下之戎逆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象曰解而拇未當位也

拇足大指也履於不正與三相比三從下來附之如指附足四有應在初若三為之拇則失初之應故必解其拇然後朋至而信未當位者四若當位履正即三為邪媚之身不得附之三不得附則四九所解正九四體震為足三在足下拇之象孚拇謂初也居下体之下而應於己故曰解而拇四雖為解之主而總能解拇未盡通其險也朋謂二也二與四同功又俱陽爻故謂之朋二居險中不困其險亦應於上是信而不違解也故以至尊而為天下之主則可包含荒穢而容天下之民物九四不當至尊之位故不可係於它類而必解去之則其朋黨至而信矣胡未得尊位能解初而已所解者小矣能孚其朋所孚者寡矣介未有不治其身而能治其險者若不當位已則未正去矣貲行乃可以行故解女之拇則朋至同往以濟其險不令而孚矣陳居上位而親小人則賢人正士遠矣去小人則君子黨進而以誠相得拇初六也伊拇六三朋九二坎

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象曰君子有解小
人退也
居中履尊而應乎剛可以有解而獲吉以君子之
道解難釋險小人雖闇猶知服之而无怨注維解
也正以柔居尊爲解之主有應於下是赦過宥罪
之君既出其險又寬其法小人信服湯武之道於
六五柔尊守正委下維係於二二有君子之德乃
能得解險之吉蓋君子之所親者必君子也所解
去者必小人也君子維有解則小人去而君子進
矣伊六五九二配而近於四三時附四故疑而疾
之六五中直豈與三争所附我維有解者無所
不解之謂近則解四遠則解二是以三釋然而退
也坎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象曰公用
射隼以解悖也
初鴨應二爲五應三不應上失位負乘處下体之
上故曰高墉墉非隼之所處高非三也所履上居
動之上爲解之極將解荒悖而除穢乱故用射之
極而後動成而後舉故必獲之而无不利注公者
臣之極上六以陰居上故謂之公正躬親解难非
人君之事使隼六三也墉陽之閒悖者争也二陽
所以争而不已者以六三之不去也孰能去之將
使二与四争二與四同欲得之將使初與五争則
初与五三陽之配三之所疑也夫欲楚所争而解
交門惟不涉黨者能之故高墉之隼惟上六爲能
射而獲之争解二與四无不利者坎
䷨兌下艮上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
二簋可用享
損下益上非補不足者也損剛益柔非常君子之
道者也不以誠信則涉諂諛而有過行損之礼貴
夫誠信不在於豐故二簋至約可用享登正艮爲
山兌爲澤互体坤坤爲地山在地上澤在地下澤
自損以增山之高猶諸侯損國之富以貢獻於天
子鄭下以剛中說於上所以爲損下上以柔中止
於上所以爲益上下說而上不止則損於下上止
而下不說則无益於上故說而止則中而應乃得

有孚元吉也陸功成難解不居其功推其志誠以
咎君上臣子之道凡事幹了則建往歸功於君斯
可以保終而无禍故初九為損之始則曰已事遄
往元咎傳泰之時臣子當損下益上泰損九五之
剛益上為損也季畋損下以自益君子以為自損
損上以益下君子以為自益坡六爻皆應有孚也
朱璧諸壘土損於上以厚其基則上下固取下以
增高則為壓伊
彖曰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
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可用時損剛
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
損下益上上行之義也損剛益柔不以消剛損下
益上下以盈上損剛而不為邪益上而不為諂則
何咎而可正雖不能濟大難以斯而往物無距也
曷辭也何用豐為也應有時者至約之至不可常
也下不敢剛貴於上行損剛益柔之謂然剛為德
長損之不可以為常也自然之質各定其分短者
不為不足長者不為有餘損益將何加焉非道之
常故必與時偕行注泰損九三以代上六是損下
益上而其道上行矣損有孚者取於民當以成信
取之有制什一而稅是也故利有所往二簋應有
時者八蜡不通所以謹民財是歲凶民不足之時
當用約以取民也歲儉民不足則用之以為歲豐
民務厚歛以節之損益盈虛與時偕行也敖兌之
初二與艮之四五相應是損兌卦二剛益上於艮
之二柔爻損下益上之義施之於人是損柳臣下
剛直之過以奉上益成君尊乃事有可損益之大
時也代損生乎泰泰盛之始也益生乎否否衰之
始也損泰之九三為損之上九泰之上六為損之
六三故曰損下益上損其否之九四為益之初九
四之初六為益之六四故曰損上益下孔子曰損
益盛衰之始也建
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欲
可損之善莫如忿欲注懲者息其既往窒者閑其
將來忿欲皆有往來窒懲互文而足正觀山之削
而懲忿觀澤之壅而窒欲忿不懲則凌物欲不窒

則溺人樂之然後乎室之然後請君子所可損推
比二者矣
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損之象曰已事遄往尚合志
也
損己奉上事已不往廢事故慢以剛奉柔初未見
親必酌而損之庶幾與上合志正已事者以其事
為己往者也体剛在下為損之初是以事為已往
者也損之為用在於應時宜其遄往尚合衆心為
損之始必在酌量无使過損也陸居損之始是上

始取於下也取不過甚宜其速奉之雖已方執事
亦當捨而速往也利下附上急而奉之服歛之臣
君子所賤以其得宜故无咎酌損者戒之也陸居
損之初蹇難既濟事可為者為之可已者已之然
亦當酌度秦罷侯而孤弱漢强國而畔逆不能酌
損也尚合志謂合衆民之志如賦重刑酷難解則
可速已也故初民之象民之職當給衣食以奉上
事畢獲之事已則速往奉上上之損下下之奉上
皆當酌其宜使合中道胡損己益上不以己事出

位者也在下而剛不中故可損之損之已過則亦
失中故當酌損六四能納已者也故曰合志遄往
則進也介人臣推抑剛節以奉上廢事而往咎莫
甚焉竟子所職乃可速往句功成不居庶合上志
猶當斟酌无使過甚以招上疑陳已事止事也事
有當損於初剛正決斷如救焚極溺可也事已成
則不可損然過則非四所堪不及則損之无益尚
合于六四之志而已事有當損不損而至於敗豈
其志耶遂該如魯人欲以璠璵葬夫子歷階而止

之是也木
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象曰九二利貞中以為志
也
柔不可全益剛不可全削下不可无正注初九已
損剛以順柔九二復損已以益六五為六二則成
剝卦矣故九二利而居守正進之於柔則凶故九
二不損已而務益故曰弗損益之艮由居中以中
為志故損益得其節適正弗損之志在於中道則
物皆利之是弗損已者亦所以益物也陸損下適

深則不益上之德準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象曰一人
行三則疑也
自六三已上三陰並行以承於上則上失其友内
無其主名之曰益其實乃損故六三獨行乃得其
友三陰具行則必疑矣注六三獨行上九納之無
疑而得友也正此其所謂爲物不二則其生物不
測者也介損道雖貴上行然事各有主不可无別
思不出位當損而損即上乃應之陰好順陽故三

陰俱行也代三人謂初二三六三應于上九若與
下卦三爻俱進則上九以二陽非應而来逼已故
疑也若六三以柔自進則上必見納金損自泰變
三陽並進三人行也九二一爻損而之主三人行
則損一人也九三上行則上六下居三剛柔耦合
一人行則得其友也朱
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无咎象曰損其疾亦可喜
也
履得其位以柔納剛能損其疾也疾何可久故速

乃有喜注疾者相思之疾詩曰亦既見止我心則
降不亦有喜乎正速於陽而處兩陰之間望初之
来而爲勤望之疾初遄来使已疾損而有喜也子
四當承上而有初應上之所疑初四之疾也宜損
其初使其遄喜白初以損已益四爲任故以未能
益四爲疾四能應而受之則是損初之疾也陸以
陰居陰損甚成疾陰而止滞以成其疾必求陽以
散之使遄者謂能来初也欧得位近尊大臣之象
九故疾皆謂之疾氏方難解有病未尽去者宜速

去之禹思天下有溺者此也石凡不得陰陽之中
而所偏者皆謂之疾以陰處陰而承重昏陰所謂
疾也得乎陰者資之以陽則其疾損而有喜矣柔
之獘常失之緩故遄乃无咎介
能自損以從陽損不善以從善也初之益四損其
柔而益之以剛損其不善也損不善速則善而无
咎人之損過速則不至深過爲可喜伊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象曰六五元吉
自天祐也

陰非先唱柔非自任故人用其力事竭其功知者
慮能明者慮策弗能違也衆才之用尽矣朋黨也
龜決疑之物也獲益得而十朋之龜足以尽天人
之助也注馬鄭皆案爾雅云十朋之龜謂神靈攝
寶文筮山澤水火正益而損之天之道也人之理
也居尊以柔能損諸己則天祐之民歸之莫不感
悅以奉益也或者非意之而自外至也十朋之龜
莫違大吉也子五以柔居尊宜受二益位俱不當
正至所疑故用十朋之龜以正其至然五宜受益

而志於損當益而損損益以時行得中道尽益虛
之理故朋龜獻兆不能違之陸五爲尊而曰上祐
必天道也必元龜直二十大貝雙貝曰朋崔
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象曰
弗損益之大得志也
處損之終上无所奉損終反益剛德不損乃反益
之不憂於咎用正而吉居上乘柔上天剛德爲物
所歸故曰得臣得臣則天下爲一故无家也正處
損之極損極則益故曰弗損益之非无咎也爲下

所益故无咎處五應三三陰上附内外相應上下
交接正之吉也故利有攸往剛陽居上群下共臣
故曰得臣得臣則萬方一軌故無家也甫上九本
九三是損下而益上也陰爲損而陽爲益故曰弗
損益之且居无極而務益所非宜也得无咎以其
下濟也且居高而衆陰柳戴不可不正故貞則吉
矣狀居上者不可常損下以益已上居損而在民
終更无損下之道施仁義損益天下之民則无咎
而獲正之吉也在上者益民以道則歡心歸之皆

臣服而遠近无間天下一家也明剛正處外五柔
奉之故不損己剛而爲五主所益復何咎焉乃得
上貞之正吉也上九剛德遂長爲物所歸雖曰得
臣非己所有尽上處无位之地贊成六五之功以
四海爲家句

䷩ 震下巽上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損卦則損下益上益卦則損上益下得名皆就下
而不據上者向秀云明王之道志在惠下故取下
位之損與下位之益正陽爲君陰爲臣今震一陽

二陰臣多於君而四巽之下應初是天子損其所
有以下諸侯也人君以益下為德故謂之益雷動
風行猶人君出教令臣下奉行之故利有攸往
利涉大川郎利涉大川者君能以仁義之道益
下下受有賜則損軀而報上效命以助君可濟險
難 胡
彖曰益損上益下民說無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利
有攸往中正有慶利涉大川木道乃行益動而巽日
進無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與時偕行

處上而巽不違於下損上益下之謂五處中正自
上下下何適不利故有慶也木以涉川為常以益
涉難同乎木也益之為用施未足也滿而溢之害
之道也故益之道與時偕行 注 動而驕盈則被損
无已動而卑巽則進益無疆天施氣於地地受氣
而化生亦損上益下之義其施化之益无有所方
正 此本否卦乾下之初坤為无疆震為喜矣以貴
下賤大得民故說无疆 蜀 特險不可損時泰不可
益收損損損益盈虛益損凡益之道者損下益上

時不獲已然後行之則盈虛利害從而生矣富國
富己無時不可故言損則不可故益益而不損又
何害也 薛
彖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遷善改過益莫大焉 注 子夏傳云雷以動之風以
散之萬物皆益二月啟蟄之後風以長物八月收
声之後風以殘物風之為益其在雷之後 正 雷行
而風從益其震也 子 六子皆有益於物必曰風雷
者水火山澤惟能結 萬物必由散動然後增長

故也 收 風得雷而威益彰雷得風而声益遠 胡 風
无所不至遷善宜速雷動而復靜改過宜思 薛 風
烈則雷迅雷激則風怒 伊
初九利用為大作元吉无咎 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
事也
處疑之初居動之始体剛涖事以之乎巽以斯大
作必獲大功居下非厚事之地在卑非任重之處
大作非小功所濟故元吉乃得无咎 注 受上之益
必有大功可以當之初以剛下為動之主能堪大

事者下非厚事之所子居震之初震為稼穡又為大作益之大者莫大耕植若能不厚労於民不奪時於農畯則大吉无咎位此居稷公劉之功然初處下体為二陰之主不宜厚事以撓九五之民推志於奉上乃元吉咎陰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亨于帝吉象曰或益之自外來也

處内履中居益以沖益自外來不召自至朋龜獻筴同於損卦然位不當尊永正乃吉注帝天也王用此時亨祭於天明降灵福正柔以得位受上之益得中之道能精意以奉五通於人而信於神也故外來非常之祐也夫陰之所利在於永貞而二能盡之其於吉也雖訪諸十朋之龜不能違也長中之道豈止於臣下哉雖王用之亨上帝亦吉也子下比於初初非二應故曰外來陰為臣若是王者用之可亨上帝逢虚中退託又順從之九五自外來而益之成益之者益之不一天下之善皆歸之也天地鬼神人道皆謙得人如此故十朋之龜弗克違受益者當守而不變愈久而不厭則來益者无窮矣末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象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

六三以陰居陽不能謙退是求益者也故曰益之益不外來自已求之物所不與若以謙道責之則理合誅戮若以救凶亂之則情在可恕然六三以陰居陽處下卦之上壯之甚也用此以救衰危則物之所恃君能求益不為私已志在救難為壯不至亢極能違於時是有信實而得中行用此有孚中行之德以告於公公必任之以救衰危之事象曰固有之者明非為救凶不可求益施之凶事乃得固有其功正六三失位而体剛邪處震之動懷巽之權是矯命之事争奪之臣桓文之交也在益之象而居坤中能保社稷撫人民故无咎中行述仁故曰有孚中行然後俯列盟會仰致錫命于君子不在其位不謀其正今六三位非其正而過於中故益於下若民之凶荒患難至不顧一身奮然

而往則可以无咎而又以由中之信合中道而行
執符瑞以告於公明所益之事若乃黥發河內衆
以致民歸而請矯制之罪是乃非其位越職以救
凶荒也然益民安國之心固有之也納六三以陰
居陽位以過損而為益者也徹樂殺礼衣大布之
衣大帛之冠所以用凶事者也能用凶事以至誠
而中行則不獨无咎可以成功而上告之以圭也
圭者上之所以告公侯之成功也三下卦之極
四近尊之位皆所謂公也介居上之下宜承上者

也安得自任而　為益乎惟非常之事則奮
不顧身力庇其民可也必有為上愛民之誠心
雖有哉心不由中行不可也祭祀朝聘用圭皆所
以達誠信有孚而得中道猶告公而用圭上信之
也伊
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為依遷國象曰告公從以益
志也
体柔當位在上應下卑不窮下高不處无位雖不
中用中行者也以斯告公何有不從以斯依遷何

有不納注以中行雖有大事无不利如東遷晉鄭
焉依之類既為公所從其志得益也正處尊之下
而益於初能得下也五益主也而已承主泰中而
行也上下通志何往不利小人懷土動之難也非
得其心則不能也遷下附上上之志也而公從之
益志者也子六四得位是行得中正也言於公家
安得不從上應治尊之君下應九五之民民事之
大莫大遷移其國邑若盤庚民恐是小人重遷令
居巽始是能順民之志故利為民所依附也以益

志亦其志務益下也石三四告公不告王者事有
緊細義有緩急至于上施不廣故聖人許下之行
不拘以義也薛處近君之位得其正而以柔巽輔
上順應初剛則可以益於上矣惟慮不得中而應
又不中是不足於中者也故云中行言得中道則
可告上柔巽体非有剛特之操故利用為移遷國
為依為附於上也上依剛中之君下順剛陽之才
以行其事其利用如是而已遷國者順下而動也
告公者告之以益天下之志也伊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象曰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為益之大莫大於信為惠之大莫大於心因民所利而利之惠心者也信以惠也尽物之願故不待問而元吉以誠惠物物亦應之故有孚惠我德也

注天下皆以信惠歸我可以得志於天下正惠心及下終不言以彰已功問猶言也崔勿問所謂益元方有孚惠我德所謂反乎爾者也介五有惠心六二信之惠我中正之德也問而後惠惠亦於矣朱

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象曰莫益之偏辭也或擊之自外來也

處益之極求益無已心無恒也人道惡盈怨者非一故或擊之獨唱莫和是偏辭也注自外來者怨者非一不待召也正五以中正人皆歸之極亢乘尊過求莫附雖有其應豈附之我獨自一之人不益矣不能修整立心无常多求於人人所怨也益窮及損故有自外而擊之者子以陽居上而有應在下是能益不也然益過而更行之則惠痛而謗與焉故曰莫益之謗與則怨衆攻者非一故曰或擊之此明損益之象在夫權衡也過則損之不及則益之用在變通不可固其常心也守恒則凶故

周易義海撮要卷第四

周易義海撮要卷第五

䷪乾下兌上 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夬與剝反者也剛隕則君子道消柔消則小人道隕注王庭百官所在之處以君子決小人故可顯然發揚決斷之事於王者之庭示至公而无私隱也用明信之法宣其號令即柔邪者危故曰孚號有厲以剛制斷行令於邑可也若用剛即戎尚力取勝為物所疾以此用師必有不利雖不利即戎然剛德不長則柔邪不消故陽爻宜有所往則夬道乃成正凡夬去柔邪當先明信其法宣其號令一小人猶在上故須常懷危厲故彖曰危乃光也介告自邑者命始於朝廷行於國邑亦自邑而行之不利即戎者一陰在上小人已窮又攻之不已是尚勝君子不為也利有攸往剛得中也陸

彖曰夬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

一柔為逆衆所同誅而無忌者故可揚于王庭健而說則決而和柔邪者危其危乃光尚力取勝物所同疾剛德愈進柔邪愈消往乃成也注柔乘五剛上六乘九五之剛衆陽比五親決五為王位故曰揚于王庭介四罪而天下咸服健而說決而和也陳古之人退人以禮其用刑至於殺之而不怨彼服而少恩敢於殺以失人之情豈知健決有和說之義一柔乘五剛小人得位未易去也故曰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一柔乘五剛而未去其危之道其危猶曰其亡則決小人之道光如唐去李輔國則不光矣舜備文德文王元畔援歆羨告自邑之謂所貴乎夬者乘時去焉動而不窮也不能揚於王庭孚火號于下藉戎兵以清君側猶鑿水去蠹熏社逐鼠如漢唐之季召外兵以去近習其禍至於覆宗聖人之戒不其深乎君子之道有始必有終夬始於復其剛浸長一柔尚存王彥範之不誅武三思卒為世患剛長不終也未

象曰澤上於天夬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

澤上於天必來下潤施祿及下之義忌禁也法明
斷嚴不可以慢故居德以明禁也注若以德惠自
居不能及物君子所忌惡也石以夬施祿則果於
養賢以夬居德則果於自用衆之所惡介夬決之
世君必先以仁義之德自居於身然後可以明禁
忌以示天下則當作明字胡用健忌於不悅決事
忌於不和威惠兼行居德明忌合夬之義代君子
居德於身小人自然忌憚歐祿不可妄施於下宜
有德者居之小人無德居位而必去之則忌於上

決矣逢雨澤上於夬其勢不居必決而不流君子
之於德寬以居之然後仁以行之君決而散則不
可以富矣故以此施祿則可以此居德則忌
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為咎象曰不勝而往咎也
居健之初為決之始宜審其策以行其事注暴虎
馮河謬於用壯不勝之理在往前也正剛以應剛
不能克之虛夬決之道不能用之以漸而躁以決
之理必不勝而猶往焉自為咎也陸未有權位而
足將前石人之大事莫過於戎戰之不勝由前不

能料敵也坡无應不可先動朱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居健履中能審己而不疑者也雖有惕懼號呼莫
夜有戎不憂不惑注初不以漸二則惕懼而號戒
之体大得中而小心翼翼故莫夜有戎不足憂恤
陸九二位之不當故必惕懼守中正之道行號令
至於暮夜可謂勤矣可謂能矣恐有宅患者外人
之辭被決者之誣譖之當曰惕號莫夜旦古之剛
斷類此者衆惡夬當之石內懷亢惕外嚴戒號伊

戎上六也惕號莫夜警也有戎勿恤靜也得中道
矣坡
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愠无
咎象曰君子夬夬終无咎也
頄面權謂上六也剝之六三以應陽為善處剛長
而助柔則凶夬為剛長而三獨應上六助小人也
君子處之則棄夬情累決之不疑故曰夬夬若不
與衆陽為群而獨行殊志應於小人則受其困焉
遇雨若濡有恨而无所咎也注九三体乾乾為君

子三五同功二爻俱欲決上故曰君子夬夬也獨行謂一爻獨上與陰相應爲陰所施故遇雨也苟當君子之世而應小人故外有沾汙之累內有慍恨之耻然終獲无咎者志有存焉陰濡變也慍怒也陰陽和而爲雨三始欲獨行殊志後遇衆和同遂獨善疾惡怒而決之故終无咎謂三始欲助小人終能變而從衆故无咎也故頄在上而見於外体之无能爲者也九三乾体之上剛无外見壯于頄者也陽未上行未可以勝陰之時也應在上六未可以決之之位也夬夬者必乎夬之辭也必乎夬與壯于頄何異以其能待時而動知時之未可而不失其和也應乎上六而與之和疑於汙也故曰若濡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若濡則有慢之者矣和而不同有夬夬之志焉何咎之有然君子與之和也僞歟曰誠信而與之和何僞焉使彼能遷善以從己與之和同而无夬矣介頄在上而未極于上三之象也上有君而自任其剛壯于頄者也方群陽決陰而已獨與之和其非可知矣惟果於斷終遠絶之見濡而有温色則无過矣三體健處正非必有是失因此義以垂教伊

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象曰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

下剛而進非己所據必見侵食失其所安羊狠抵難移之物謂五也五爲大主非下所侵若牽於五則可悔亡剛亢自任不能納言同於噬嗑滅耳之凶 注 志進決柔而逼於上坐不能安行不能正剛而不當其位也羊觝突不回之物比之用壯者能自牽繫其志不縱其壯則悔亡也是語也聽之而不能明昧其爲道也 子 羊謂九三君能牽連九三之剛與衆賢協心盡力上決於小人則其悔可亡也 明 四承上履剛非中不正宜從衆取順牽連乾之三爻既順三爻不无連五之義尊以陽居陰剛決不足欲止則衆陽進於下故傷而不能安欲行則居柔而失其剛故進而不能前羊群行之物也能自牽以從其群則悔可亡矣聞善而能用惟剛明者能之伊

九五莧陸夬夬中行无咎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草之柔脆決之至易故曰夬夬五處尊位最比小
人躬自決者也以至尊敵至賤雖克勝未足多也
處中而行足以免咎而已未足光也注 諸家以莧
陸為一草一名商陸董遇云前人莧陸商陸以為
二草俱柔脆之物石陸者最高之地若小人在高
位衆人疾之決之亦易矣攷 卦惟一陰五以剛中
正居尊位而交比之其咎大矣故必夬夬如莧陸
然則於中正之道為无咎五心有所比以義不可

而決之然於中道其能大乎莧陸感陰氣之多而
其柔易折今所謂馬齒莧是也伊 詳注驗經誤增
中字成

上六无號終有凶象曰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
處夬之極君子道長衆所共棄非號咷所能延也
注 无號禁之也正小人乘至尊雖无號令終自有
凶况號令嚴信告自下邑而其決者哉攷 上六居
衆陽之上為不順之人合當誅罰是則王之號令
所不及矣又曰小人乘尊位不承號令而致凶也

徐雖號呼于天亦終不免凶咎胡 不能號咷以變
而改脩其道介 无號者陽不警則有以乘之然終
亦凶坡

䷫巽下乾上姤女壯勿用取女
此卦一柔遇五剛施之於人即是一女遇五男淫
壯至甚故戒之曰此女壯甚勿用取此女也注 姤
之主在初六其氣尚微安得女壯乎巽為長女為
風為入微陰遇陽有畏女之性風動而无所不入
陰陽在上之物自下上則反其所故曰復陰者在

下之物自下上則與陽遇故曰姤介 小人有不正
之行而遇將集娶不誤增女字京
象曰姤遇也柔遇剛也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天地
相遇品物咸章也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姤之時義
大矣哉
凡言義者不盡於所見中有意謂者也注 就卦以
驗名義只是女遇於男博尋遇之深旨乃至道該
天地正 凡人有剛明之德不遇中正之位則不能
行其道九五有德有位故教化大行胡 二五之剛

在姤遇之時皆得中正之位則天下人倫之化大
行非正義所謂剛遇中正之柔男得中正之女也
旬九二亡而後為遯姤无臣也九五亡而後為剝
姤无君也剛者二也中正者五也 坡 巽為女既已
長矣又姤五月之卦一陰用事剛寢而隕長陰之
來剛不能制是謂女壯也 全
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
風行偃草天之威令風行天下无物不遇故人君
法此於教命誥於四方也 注 諸象稱先王者如建
國作樂省方制法閉關育物享帝之類皆所以立
法制也后者后王所為財成天地施命誥四方是
也君子上下之通稱王公之通稱曰大人 伊
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象曰
繫于金柅柔道牽也
金者堅剛之物柅者制動之主羸豕牡豕也群豕
之中猳強而牡弱陰質而躁恣者羸豕特甚初以
一柔承五剛体夫躁質得遇而通散而先主自縱
者也柔之為物不可以不牽臣妾之道不可以不
貞故必繫于正應乃得貞吉若不牽于一而有攸
往行則惟凶是見矣其為淫醜若羸豕之務躁而
蹢躅然也 注 柅王肅之徒為織績之器惟馬云在
車之下所以止輪正緣繫於柅猶女繫於男故諭
以初宜繫二也順二則貞吉復往見四則凶矣九
陰微未盛之時固止之使不得進則陽剛貞正之
道進而往則害陽而見凶豕陰躁之物微而在下
中心常在於消陽故聖人戒之曰羸豕孚蹢躅君
子小人異道雖微弱之時未嘗无害君子之心防
於微則无能為矣 伊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象曰包有魚義不及賓也
初以陰處下故稱魚擒九四之正應來克九二之
庖廚不正之陰不能逆近也非為犯奪故得无咎
禮人之物以為已惠於義不可及賓 正 賓謂四乾
尊稱賓二據四應不利賓也 虞 不正之陰與剛中
之二相比能包而有之使其邪不及於外 陸 二以
陽處中有包容之德使初之淫醜不彰於外義存
揜惡中饋非正不足成禮其能致於賓乎 牧 魚民

也罰衆也四陽皆遠乎初二近而有之及衆也違
九二居非其位是亦非正人初來因而擁之同惡
共隱雖不罹禍咎庸可聞於他人乎陳一民不可
有二君古者有分土无分民得道則歸往失道則
携持而去初无遠近內外之間顧遇民之道如何
耳未遇道當一二則離矣故義不及賓也伊
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象曰其行次且行
未牽也
二據於初居不獲安位又无應不能牽據以固所
處然後其位不為妄處不遇其時故使危厲災非
己招故无大咎注初若牽三三則必行斯大咎矣
初為二所制未得牽己故咎不至大陸以陽居陽
正也守正而不居中是執節過苦者也二為不正
不可以援四自起凶不可以承則是持正堅固不
苟合之人以不合衆是以危厲然不為妄有何大
咎陳陰陽之情必求相遇二比於初已包有之三
非義求遇何所得哉處則為二所侵行則遇情未
志可謂危厲然九三剛正處巽知義不可而舍之
初陰不能牽其後故无大咎矣
九四包无魚起凶象曰无魚之凶遠民也
二有其魚无民而動失應而作是以凶也注孟子
曰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今九四居不得正礼
失其中是寡助之人也胡民所系者德也二以中
而系之民歸之也是以起凶陳起凶難將作也伊
起動也陸未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象曰九五含章中正
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
杞之為物生於肥地包瓜為物繫而不食九五履
得得尊位而不遇其應得地而不食含章而未發
然處得其所体剛居正志不舍命不可傾隕注居
尊當位志不舍命惟天能隕之耳正无中正之德
者皆因患以至於悔也五德慱道尊謀其道不思
其欲故食杞包瓜而已含章明之德志在行道不
舍教令如天之降也莫不咸賴矣謂剛遇中正而
天下大行也子初有意於五比瓜蔓延滋之象五
以重剛下際於一陰杞根深之象也此君子用剛

正之德正小人淫邪之心當天地相遇之時使萬物各正性命者也剛健處尊中正无私能施誥命大與教化所謂剛遇中正天下行此有其德有其時有其位者也外施教化內含章美率性脩道志不舍命此能知天命而不憂者也自非天隕其命復何憂於患災也陸九五以文位无應如不遇時者此與彖剛遇中正之說殊也得位无應如杞梓美才反不見用包瓜如吾豈包瓜也哉之義美才不用內含章美而不見食也有隕自天者君子仁義道德脩諸身遇不遇用不用歸之天雖見倘隕不以己命不遇舍道德而改其志也石為姤之主不遇其應衆陽在下各固其位猶杞之茂材為瓜之延蔓纏繞為累也已有剛明之才含蓄仁義礼樂章美之德有唱而无和是以焦心勞思以求天下之賢是以盡其至誠不舍其命以求賢言天君隕墜我之命則已若夫墜其命則我求之不已天必生賢臣以為己輔佐志不舍命者我之志不舍求賢之命高宗之得傅說周世宗之得王朴胡杞得地也艷无應也含章中正也有隕自天奉天命以蘅凶尊也五陽同功一陰為乱君不除去是舍命也故曰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集杞高木大葉處高大可以包物者也瓜美實在下賢人側微之象九五尊居君位屈己求賢如杞之包瓜也內蘊中正之德充實而成章含章者也人君如是所求其有不遂乎故有隕自天言必得之也命天理也至誠求賢亦不違天理而已伊杞葉大而蔭可以芘下者也瓜譬則民瓜雖可欲而潰必自內始九五當陰長之時含章不權中正在上遇九二之賢而用之以剛守中道防民之潰故曰以杞包瓜用九二以防民之潰者人也盡人謀則有將而勝天然或不勝至於隕越亦天也九五之志知盡人謀而已以謂天之所命以祐下民者在我有隕越者自天隕之吾終不舍天之命也朱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象曰姤其角上窮吝也

最處上体進之於極无所復遇遇角而已角非所安與无遇等故獨很而鄙吝然不與物爭其道不

害故无凶咎上窮者處於上窮也正過中失位是以吝喪健自保而已故无咎陸至剛而在上者角也九以剛居上故以角為象人之相遇由降屈以相求和順以相接故能合也上九高亢而剛極人誰與之以此求遇固可吝也將安歸咎乎伊

䷬坤下兑上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招民聚物其道必通天下崩離民怨神怒雖役享祀與无廟同王至大聚之時孝德乃洽始可謂之孝享也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但順而說邪佞之道也順說而以剛為主非邪佞也應不失中非強亢也如此方能聚物聚道既全至於有廟設祭祀而致孝享也大人有中正之德能以正道通而化之然後聚道得全也天之為德剛不違中今順以說而以剛為主是順天命也動順天命无往不利可用大牲以享神明凡物之所以得聚者由情同也情志若乖无由得聚故觀其所聚則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正王五廟上聚百物以祭其先於廟五親奉上也精氣聚而生故精氣為物氣散而死故游魂為變鬼氣游散无所依歸故聖人於萃聚之時立宗廟以致孝享陸人之來聚聚於貨食也人君聚而能散謂之仁散而能節之謂政且天道惡盈物又不可以終遇故聚而能散散而能節斯順天命也故王能萃聚天下民心歸之當須有以教之教莫先於孝所以假有廟以致孝享教天下孝也穆易曰方以類聚物以群

有廟聚而无主不散則亂惟有大德之人能弘正道乃得常通而利貞大人為主聚道乃全以此而用大牲神明降福人聚神祐何往不利正三十七卦繇辭有亨者三十六惟萃有二亨彖中又无相關之意陸氏云諸家本元惟王肅本有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亨字宜屬上句王弼云通聚以正以亨字連下句非也郭 彖下順而上說相聚而亨也

陸

彖曰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王假有廟致

分有類必有黨有黨必有爭故萃者爭之大也盍
取爻以觀之五能萃二四能萃初近四而无應則
四能萃三近五而无應則五能萃上豈非爻爭之
際也哉且天下未有不萃于一者順以說剛中而
應者二與五而已大人者因其所萃而聚之從我
者納之不從者付之萃有二亨萃未有不亨者其
未見大人則亨而不正爭非其有之謂故曰利見
大人亨聚以正也王至於有廟而盡孝享非安且
暇不能物見其安且暇安能不聚而歸之此聚之
正也易言薦與禴享非正言也皆有寄焉易曰何
以聚人曰財用大牲猶曰用大利禄云天之命我
為物主非以厚我也主而亨之則過矣故利有攸
往順天命也不期而聚必正情也 故
象曰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聚而无防則衆心生 注 澤上於地則水潦聚除治
也 正 放牛歸馬除去戎器因民之隙訓習師旅以
為國備 胡 不言水者澤既上於地則潤澤廣備物
得廣聚水潦則傷物義必不然 胡素

初六有孚不終乃乱乃萃若號一握為笑勿恤往无
咎象曰乃乱乃萃其志乱也
有應在四而二承之心懷嫌疑故有孚不終不能
守道以結至好情志迷乱萃不以禮一握小之貌
為笑懦劣之皃 注 若自號比於一握之小執謙退
之容不與物爭則不憂於三往必得合正坤順之
始有信者也未及於中故不終也一握非所長之
意為笑順從三之意若號而自謂己非有所長又
順而從之即所志必伸 陸 號呼句肴度其可否反
而哂之 子 初求適中誠信未定若人以己處萃之
始未至盈大以小見笑則勿用憂恤終得盈大動
而有應故无咎 故 初與四為正應有孚以相從者
也當萃之時三陰无守正之節舍正應而從其類
則有孚而不終也乃乱惑其心乃萃從其類也初
能守正不從若號而求正應則一握為笑矣一握
謂聚而為笑也勿恤而往從正應則无咎不然則
入於小人之群矣 伊 初六柔不中正進則疑六三
之間已退不能專一以待應乃乱者退而乱於三

陰之中乃萃者欲進而與四相萃也其志惑亂不
決是以有孚不終若四在上號召之三陰不正悪
初之往合於四一握其手笑以喻愈微動之也萃
聚之世上下相求以陰從陽動而得正何恤小人
之笑而不往哉自古不知堅守其節從應以動捨
君子之正義畏小人之非笑相率陷於非義皆不
知萃之道未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象曰引吉无咎中未變
也

以陰居陰復在坤体志於退靜則是守中未變雖
衆違時須得牽引乃无咎居聚之時處於中正而
行以忠信故曰以省薄薦於鬼神正柔不先唱盡
誠應五五見援二下之中也中正盡誠祭必受福
何尚多品陸萃之為道不期而聚相聚之理貴於
何同二獨應於正不同其它咎何免矣若能引己
接衆則吉无咎矣雖誠信可以薦神明而不能協
衆以其守中未知變也陳二與五為正應而相遠
又在群陰之間必引而後得其萃也二與五不相
引則過矣處群陰之間能自守不變遠須正應宜
剛立者能之二陰柔之才以其有中正之德故可
觀其未變耳伊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象曰往无咎上
巽也

復非其位以比於四四方失位不正患所生也千
人之應害所起也故萃如嗟如上六亦无應而獨
立處極而憂危思援而求朋巽以待物者也與其
萃於不正不若之於同志故可以往而无咎也二
陰相合猶不若一陰二陽之至故有小吝六注三
履非其位欲萃於四四應初欲萃於二二應五莫
知所萃故萃如嗟如上六无與據高慮危孤立求
助六三動而往則正正則无咎然萃於四二之間
故小吝朱

九四大吉无咎象曰大吉无咎位不當也

以陽居陰履非其位而下據三陰得其所據失其
所處處萃之時不正而據必立大功乃得无咎注
以陽居陰故位不當承五應初故大吉无咎虞九

四无它辭而直謂大吉然後无咎者何顯戒之也夫萃之世弱趨於剛闇依於明四臣位也陽處之始以說以澤而棲三陰民樂歸之者也若不專君惠吉非大者乎嗚嘻王得貴位惠未孚而民不趨萃道固繫矣若捨永正於勢可勝歸武惟造微者敏於畏怛管仲有奢僭不正之惡而能九合諸侯立大功以掩其過正合此象既大吉謂匪躬尽瘁始終无玷可免專民之咎若以立大功免咎竇憲何以伏誅身上比九五之居得君之聚下比群陰得民之聚四以陽居陰非正也雖得上下之聚固有不由正道而得者如齊之田常魯之季氏是也其得爲大吉乎伊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

旣得盛位所以无咎匪孚者良由四專而據已德化不行信不孚物自守而已故曰无咎匪孚若能脩夫大德久行其正則其悔可消故曰元永貞悔亡矣乃悔亡今時志意未光大也正當萃盛乃不能惇施獨應於二故曰未光四據其民志不爲邪將立大功以補於五五未失業故无咎匪孚也體元善居上應下守其中道永保貞吉故悔亡也陸以陽是不拯於弱也永貞臣道也元善也始未信於民故有悔以其能依附臣之善道故得亡其悔敎匪孚者以其應之於一不能尽天下之誠范四幹其位民咸附之是我德化不弘信未及物永脩仁德悔乃消亡句萃天下之衆得中正之道无咎也如是者不信而未歸焉則猶未光也自反以修其德則无思不服而悔亡矣苟民匪孚而舜乃誕敷文德无永貞悔亡之道也悔者志未光也无謂有君長之道永謂可久貞謂得正比天下之道與萃天下之道皆在此三者伊

上六齎咨涕洟无咎象曰齎咨涕洟未安上也

居於上極五非所乘內无應援處上獨立近遠无助危莫甚焉齎咨嗟嘆之辭若能知危之至懼禍之深憂病之甚至於涕洟不敢自安亦衆所不害也注齎猶持也咨猶才也无應乘剛持小人之才

而无所與萃則憂危恐懼故至涕洟不安於上欲
下與三三亦无應與已同志故獲无咎 陸 上六說
之主也以陰柔之才說高位而處之天下莫與反
其窮迫則頗沛而涕洟乃其自取又誰咎乎 伊 上
以柔柔剛處上獨立危而无助必至於求萃而之
三齎持也咨洟息也上三相持動而憂則无咎三
亦陰柔不足為助 朱

䷭ 巽下坤上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巽順可以升陽爻不當尊位无嚴剛之正則未免
於憂以柔順之南則麗乎大明也 王 木生地中日
長於上故謂之升 玄 木柔地順養而長之此元亨
之德其德日升用此而往可見大人柔以時升志
在濟物物必階升故有喜爲升而向明吉其宜矣
陸 尊爻无此人故不云利見 代

彖曰柔以時升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用見大
人勿恤有慶也南征吉志行也

六五陰柔若不得時則不能超升貴位純柔則不
能自升剛无則物所不從卦体巽且順九二又剛
中而應有此衆德故元亨以大通之德用見大人
不憂否塞必致慶喜往於闇昧作其本志今升於
大明其志得行也 正 巽以剛中而往坤以柔中而
來以實升虛上下相應是以大亨也三以柔居尊
位是虛已而中正者也二以剛中而往不為邪諂
者也往則見納如石投水若行此道以求見大人
則何用憂恤必有慶也茲乃元凱之升於舜也陽
氣左行而南巽順陽氣而發生故南往吉志行者
文王柔以時升漸基王迹武王終獲南狩之志湯
亦伐桀升自陑陑南也陽升明君子之志得此謂
六四之德也 敬 南征前進也 伊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木生地中始於毫末終至合抱君子象之以順行
德積其小善以成大名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是也
正 積德而升何往不從故六爻之義鮮有咎悔 諫

初六允升大吉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巽三爻皆應升上二三有應於五六升之不疑惟
初无應當二三升時與之俱升必大得矣上合志

者上謂二三也 正 初雖失正乃與二陽允然合志俱升五位 九處升之初為巽之主无應於上進不在私四亦无應與己合志為衆所信故升而大吉 陸 初承九二之剛巽之至者也二以剛中之德上應於君當升之任也初无應而能信從於二與之合志而同升吉孰大焉允信從也 伊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

與五為應往必見任体夫剛德進不求寵閑邪存誠志在大業故乃利用納約于神明 注 上升則為君所任納約則為神所享斯之為喜不亦宜乎 注 剛而能正中而无私應上以孚盡下之義豈俟豊物而後享為上應其誠下升而大雖非其位得其道也故有喜无咎 子 以陽處陰以剛應柔以此而升恭以應也升與萃為反對萃之六二以盡誠於五升之九二以惟誠於五故皆利用禴 呂 二以陽剛而事柔五以陰闇而臨明勢非誠服上下之交不誠其可交乎故孚乃利用禴言當以誠感通於上臣以誠事上豈唯无咎可以行剛中之道而澤天下是以喜也 伊

九三升虛邑象曰升虛邑无所疑也

獲得其位以陽升陰以斯而舉莫之違距故若升虛邑 注 上六陰柔不能距己往必得邑何所疑乎 正 稱邑也五虛元君利二上居之苟剛得位而有應前无難之者其升无疑升虛邑者易而小之也湯武之升是矣 介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象曰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

六四處升之極下体三爻皆来上升可納而不可距文王岐山之會也順物之情而立功立事故曰順事 正 升之六四柔以時升太王之德隨之上六天下悅文王之德太王在岐直曰岐山武王在鎬故曰西山 陸 下有三爻皆務上升己當納之上迩至尊体是坤順又順事於上文王岐山之會得上下之心也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是順而事上也 呂 四以陰居柔而在下止其所也上順天子而欲致之有道下順天下之賢而使之進已則止

其分爲分雖當止德則當升道則當亨盡斯道者
其唯文王乎然而有无咎之辭者居近君之位在
升之時不可復升升則凶咎至矣如文王可也伊
六五貞吉升階象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六五以柔居尊位納於九二不自專權故得貞吉
升階保其尊位而踐祚矣正以柔居尊有應於二
是能委任於臣又以居中是正而得吉也升階者
如自階升堂得居至尊之極也石六五虛中降位
而接九二九二階之以升則五正而吉則信賢不
篤用賢不終其能吉乎五正而吉者以二升階也
五正二升君臣道行由是而致治故五大得志也
朱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進而不息雖冥有升施於不息之正則可用於爲
物之主則喪矣蔕不可久消之道也注已在升極
是昧於升進之理若能知時消息不務進往而守
其正即利也息如生息之息但自消退不更求進
乃利也消不富蓋非陽爻无陽明之德所以消不
富也石冥謂昏冥也言升之極而至於昏冥矣是
升而无所往畢湊於己也且衆湊己則所耗至多
故象曰消不富也然君子居於上位衆來升己不
以耗損多而不納之納之又幾困屢故利於自強
不息貞幹以濟於衆矣然非有大人之德者其能
行之哉牧處於升極在衆陰之上自下升者无不
巽順己勢高權盛合推功讓能柔進不得中升而
不已至於不可升之處猶自升之是冥升者乎若
不能止必致其困物必消散无以保其所有之富
盛矣孔子云利不息之貞者要久行正道疏謂爲
政不息終至消耗非也昭以小人貪求无已之心
移之於進德則何利如之伊坤爲冥晦陰虛爲不
富朱
䷮坎下兌上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窮必通也處窮而不能自通小人也注獲正體大
之人能濟於用然後得吉而无咎處困窮之世在
躬於將正德若巧言飾辭人所不信其道彌窮故誡之
以有言不信正貞大人吉謂五也在困无應宜靜

則无咎 處困者柔揜剛君子困於小人者也九二
剛雖見揜而不失中與五同志是以亨也陸易曰
困德之辯言困方辯其德故曰正大人吉无咎言
大人君子雖有困厄長守正道以文論之二五皆
有剛中之德然也大舜發於畎畝傅說膠鬲叔敖
之徒皆是也天降大任於是人必先苦其心志勞
其筋骨而後亨仲尼厄陳文王囚羑孟子不遇荀
卿逃讒是能守其正者有言不信者在困言則讙
信 否乾上九降居二位降而之險坤六二上爲上

六而揜剛成困之義剛見揜不失中所以亨正大
人吉以剛中也倪困而亨者正也惟大人能紓當
世之困解民倒懸救民塗炭則吉而元咎救時之
困利見於行事不可垂之空言也旁
象曰困剛揜也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
乎貞大人吉以剛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
剛則正直所以爲貞中而不偏所以能大君正而
不大未能濟困正剛揜者謂二五爲陰所揜也險
以說者此卦否卦陽降爲險陰升爲說也困而不

失其所亨也謂二雖揜陰陷險猶不失中與正陰
合故通喻君子雖陷險中不失中和之行也貞大
人吉以剛中者謂五雖揜於陰近无所據遠无所
應體剛得中正居王位則吉无咎也尚口乃窮者
陰從二升升上六成兌爲有失中爲不信動而乘
陽故曰尚口乃窮也荀 初六六三揜九二六三上
六揜九四九五朱
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水在澤下則澤上枯槁萬物皆困君子遭困厄之

世期於致命喪身志不屈撓改移也正命可致而
志不可奪何致極盡之義道之不行非己之咎蓋
天命也君子達性命之理不以困躓易其節操恬
然自樂以遂其志 胡 致至也遂安也遂安也能說
困以盡心盡心以知性知性以至命樂天不樂于
人天得之人失之恬然處爲人得之天失之介然
違爲處與違適於正而安其志此孔子荀孟身困
而道亨也 坦 澤无水則澤道困矣然水在澤下未
嘗不通未當困之時盡其道而不得免爲命也知

命之當然雖厄窮而不以動其心行吾義而已所
以遂為善之志 伊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象曰入於幽
谷幽不明也
最處底下沉滯卑困居无所安欲之其應二隔其
路居則困于株木進不獲極必隱避者故曰入於
幽谷困之為道不過數歲困解乃出故曰三歲不
覿 注 机木謂之株 正 以陰處下臀之象也伏於木
為堅多心株木象也失位困極故困于株陰質幽
暗水性趨下无所覿見故曰入於幽谷有應在四
体性底滯不能自達以至三歲不覿困之甚也 陸
初居下處困未通必坐以求安臀者坐之任也株
木槎枿之木其形凹坎之象坐桂木而不安遂退
矣求遷于中則近亨坎谷流下退則轉之幽暗是
愈遠所亨故曰入於幽谷三歲數之成也久也求
亨而背馳雖久无所覿矣不言凶者以困而退故
不獲凶救株不二也初欲進礙二二在困險中所
依不可移易故以株木喻為初暗劣不知幾執志
係應不回心助明故入于幽谷三歲不覿者自初
至四歷三爻坎以為數為四處困初不能共理其
險直待三歲政成乃可見矣 昭 初在下不中臀之
象株木不能芘蔭其下九四困於九二不敢進而
應初株木之象也介有應在上不能進而求亨反
退入幽谷尤失其所是自困而不明也 房 四在上
体之下為臀明而不中不安其居困於株木豈能
濟人之困哉初迷謬自四又二二又深陷猶入于
幽谷也三歲不覿不明乎處困之道也 朱 檢 非一
人所能故初六之倚九二必將有待於六三則其
所謂臀也臀得其所據而後其身能有所為今六
三之所據者蒺藜也則臀之困於株木身且靡矣
株木蒺藜皆非臀之所據夫以柔弱剛則其幽可
明以柔掩剛則其誰明之有配在四而不善二是
以三歲不得見也 坡
九二困於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享祀征凶无咎象曰
困于酒食中有慶也
以陽居陰尚謙者也謙以待物物之所歸剛以處

險難之所濟後中則不失其宜无應則心无所私以斯處困物莫不至不勝豐衍故曰困於酒食美之至也坎北方之卦朱紱南方之物處剛以斯能招異方者也豐衍盈盛利用享祀盈而又進傾之道也以此而往凶誰咎乎注二以中德被物物之所賴故曰有慶正九二以中和居亂世困於酒食者困於祿也朱紱者天子所賜大夫之服文王之困其位在二故以大夫言之乾酒食可以說衆二以剛質為險所揜然困而得中大人求通所以獲吉以大人道濟天下醉飽萬物之心當受命于天天祿宜且享祀則膺大福故曰朱紱方來利用享祀也享謂享帝人臣行之當凶此文王羑里之難而受命之基生焉陸二有陽明之德无應於五又在險中如賢人君子不為上所養也朱紱祭服方來者方方而來皆云此九二君子可以為王而濟險難謂此人可衣朱紱而享宗廟也征凶既在險中何可以行无咎以其居陽明之德可以无咎石處困中而有剛明之德能自濟者也能自濟則衆皆歸之衆歸則所奉者厚困於酒食厭飫之象也方將也朱紱天子之服二有剛明大中之德天子必委任之降體貌以禮之寵命將至也易中言享祀之類皆謂以至誠上通於神明故利用享祀人臣之分盡此矣復求進凶禍必至凶禍之來已所招也復可咎於人此亦戒之之意胡酒食人之所欲所以施惠也二雖困厄无所動心其所欲者濟天下之困也永遂其欲困於酒食之謂二以剛中之德困於下上有九五同德之君方且來而相求朱紱王者之服蔽膝也以行來為義故以蔽膝言之享祀以至誠交神明者也在困之時至誠如享祀則足以通於上矣自昔聖賢困於幽遠德卒升聞道卒為用者惟其自守至誠而已不能守誠安處以俟命往而求之則犯難得凶將誰咎乎諸卦以陰陽相應而吉惟小畜與困以同德相求蓋小畜以陰畜陽困以柔揜剛皆厄於陰也故同德相求如君臣朋友以義合也方始困則无上下之與不則非困矣故徐合而後有說祭泛言之則通分

言之則祀天神祭地祇享人鬼五君位言祭二在
下言享各以其所當用也 伊
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象曰
據于蒺藜乘剛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
三以陰居陽志武者也四自納初二非所據无應
而入焉得配耦 注 祥善也吉也必有凶也正石之
為物安而不能動者也應在上六而上六不能應
故曰困于石今六三與上六為應上又陰爻況當
困極合應而不應有若入其宮不見其妻凶也 貽

宮安居也妻所安之主也繫辭云非所困而困焉
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
至妻其可得見耶上二陽不可犯也而犯之以取
困非所困而困也名辱其事惡也三在二上謙以
下之則无害乃用剛險以乘之則不安而取困 伊
六三陰也而居陽自以為陽而求配上六不祥也
困之三陰其始相締交而掩剛其終初六之臀困
六三之妻亡小人易合而難久 坡
九四來徐徐困於金車吝有終象曰來徐徐志在下
也雖不當位有與也
二剛以載金車也徐徐老疑懼之辭志在於初而
隔於二履不當位威命不行棄之則不能欲往則
畏二故曰來徐徐困于金車有應而不能濟故曰
吝然以陽居陰履謙之道量力而處不與二爭雖
不當位物終與之故曰有終 注 四處澤底剛而能
載故稱金車徐徐謙貌言困於金車者以澤載水
則有功反物金澤既无水是車之空也有德无用
故曰困于金車功无所施吝也曰有終者以其下

獨應己也且下能潤己下人應己則困有所濟故
能保終也 牧
九五劓刖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象曰劓刖
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
以陽居陽物則不附愈其不附而用壯猛行其威
刑異方愈乖遐邇愈叛刑之欲得乃益以失夫
中位困而能改不遂其迷以斯祭祀祭必受福 注
兌為西方之卦赤紱南方之物言九五剛猛不能
感異方之物也君但用中正之德招致於物不在

違暴而徐徐則物歸之而有說正物莫 大二之
豊則五道瑊矣以剛得聚而五怒其進將欲刑之
上下敵應不能勝也故困之矣夫居尊以忿失其
道也終以中直久而說矣至誠感神况赤紱乎故
精意乃受其祐 子五以剛中處位能去非類小人
敕天下之困者也上六鼻之象六三迟之象此皆
陰爻掩剛之物於五剛為非類故刑而去之赤紱
諸侯之服五在困世處君位聖主也困窮而通德
辯而明中正道行志則大遂故乃徐有說也朱紱

方来天子之事故利用享祀者天神福之九五困
于赤紱者諸侯之事故利用祭祀者人鬼福之鬼
神交福德之盛者故曰德大備也㞐五居尊无應
如君上之困諸侯不王也赤紱亦朱諸侯祭服也
以其不臣用刑而刑之已得尊位有陽明之德又
中直終必有喜祀天祭地王者之事雖不有不服
已用中直必須陰得天地之祐天地且福之况人
乎石赤亦朱也欲明二之紱故異言之二不應已
困无攸濟故曰困於赤紱也 牧五為困之主衆所

不輔困之極也當用慈惠仁義屈已下人人則歸
之反以剛壯之道刑罰之威以服其人人必不從
反為諸侯之所困也乃徐有說者五本居中獲正
君能綏而畜之施德布惠人必感悅而從利用祭
祀者言五感悅之道必須尽其至誠以通於鬼神
也二臣位曰享祀五君位曰祭祀分尊卑之差也
胡 下方險難尊而无應故用刑獨行礼化徐而教
之以道大下福也 集 以陽居陽面无謙遜物則不
附怨則行刑異方之久轉更離之鏑異方不賓悟

而徐說然以剛中之大人與二同德利用祭天地
也 旁九四君側強臣之象二五同德相求而四間
之劓則醜刖則不行五為四傷享困之志未得行
於二也赤紱諸臣之紱二躊躇不往以往為凶五
以无助而困困於赤紱也九五剛中而正動以直
行中則思慮精審直則其行不撓如是則君臣相
悅之志久而必享九四豈能間之故曰乃徐有說
以中直也人君得九二之賢利用誠意感格之如
祭祀然上下並受其福矣朱 上下皆掩於陰為其

傷害劓刖之象伊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動悔有悔征吉象曰困于
葛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
居困之極而乘於剛下又无應行則纏繞居則不
安物窮則思變困則謀通處至困之地用謀之時
也曰者思謀之辭也謀之所行有隙則獲言將何
以通至困乎曰動悔令生有悔以征則濟矣注處
於困極而又乘剛所處不當故致此困知悔而征
行必獲吉正君子之窮動則生悔天地之道用極
必通不可以動而輙悔遂窮不思變知將有悔思
變而行困窮而通理當獲吉所謂吉凶悔吝生乎
動者也知吉而行故曰吉行行而獲吉故曰變乃
通也陸上陰不正處大困極不能固窮也五以同
体居尊任中道以率正絢東之志不得專故困於
葛藟也乘剛不安故曰于臲卼也且困之極必反
于井故兑反于巽則能升井水而上也陰質柔弱
雖首能反時以濟困懼乎不逮必有先唱之悔動
而至於有悔則獲吉以其時處困極而皆願亨通
也衆願從之行之吉也牧凡困者其所欲則以失
之為困困于酒食是也其所惡則以得之為困石
金車葛藟是也葛藟是也葛藟謂六三牽己令以
柔居柔所牽則愈困矣介天蠖之屈以求伸也龍
蛇之蟄以存身也君子窮不易德困不變常屈伸
卷舒由諸道也讀困卦者至矣夫薄有悔咎前之
失也曰自謂也若曰動皆得悔當變前之為有悔
也悔而未去可以出困故征吉也伊上六困于三
五而不終去則謀全之過也曰不可動動且有悔
而不知其不動乃所以有悔也上无掎我者則吉
莫如征也而不征何哉以柔用剛則乘之者至以
為蒺藜以剛用剛則乘之者為臲卼而已故

䷯ 巽下坎上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
亦未繘井羸其瓶凶

邑雖遷移井体无改以不變為德也終日汲引未
嘗言損終日泉注未嘗言益德有常也往者來者
皆使潔靜不以人有往來改其洗濯之性不渝變
也汔幾也幾近也繘綆也雖汲水以至井上然綆

出猶未離井口鉤羸其瓶而覆之棄方成之功與未汲不異於人德行无常故就人官凶注疏邑之有井猶國之有法國可變而法不可易欲汲而來既汲而往不拒不留君子之道亦猶是也陸邑猶君子之身井猶君子之德身可貴可賤可富可貧道無加損无喪无得猶君子積德於身用與不用乃君民幸與不幸耳君子之身何所損益往來井井往來之人蒙其利猶君子之德无不及也胡

彖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汔至亦未繘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

巽為木在下又巽為入以木入水而上水井之象也二五以剛居中故能定其所而不改變井未有功者水未及用則井功未成猶人德未及物脩德未成而止羸其瓶凶也正坎之中畫其剛中乎君子窮居不損盈行不加窮亦樂通亦樂非剛中不變能之乎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勞賚勸助莫若養而不窮注荀子曰不足者天下之公患也苟知勞民勸相之道而以不足為患者未之有也今水性潤下能二潤於物者井之用也

繪彖曰巽乎水而上水凡物入水而上水井之象也今大象若云巽上有水風上有水則文不便又坎為水巽為木二象俱實可以成文房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象曰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

最在井底上又无應沈滯滓穢不見渫治禽所不嚮而況入乎一時所共棄也注井由於源濆其源則井泥法生於禮亂則法乖惟井與邑民居所在國墟无人則禽犯井邑邑苟有人舊井可治一時所舍未可永廢陸禽古擒字猶獲也崔

九二井谷射鮒甕敝漏象曰井谷射鮒无與也

鮒謂初也失井之道水不上出而反下注故曰甕敝漏也不與上交則莫之與无應於上反與初也注喻中人之性不能應上從師友之訓而反習於下自敗其材器之象鮒或以為蝦蟆而下趨者谷

之道失井之道而爲谷故曰井谷井有鮒則人惡之矣然猶至於甕何也彼有利器背以我汙之歟必敝甕也坡

九三井渫不食爲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象曰井渫不食行惻也求王明受福也

渫不停汙之謂處下卦之上雖得其位而應於上得井之義當井之義而不見食脩己全潔而不見用故爲我心惻爲猶使也不下注而應上故可用汲也五明則見照明既嘉其行又欽其用故曰王明並受其福也行惻者行感於誠故曰惻也注以陽處陽雖得正而行過乎中猶井雖渫治而不食功未濟物物思其仁故爲我心惻王者以明德在上必汲用賢人賢人用則能博施濟衆並受其福不獨自利而已陸此託殷之公侯時有賢者獨守湯法而不見任用謂微箕之倫也惻傷悼也周德未被故曰求王明受福 子求王明孔子所謂異乎人之求也君子之於君也以不求求之其於民也以不取取之其於天也以不禱禱之其於命也以不知知之井之道无求也以不求求之而已介九三正而不中故潔而不食不中非邑居之所會也井未有以不食爲惻者凡爲我惻者皆行道之人耳行惻者明人之惻我非我之自惻也是井非敝漏之甕所能容擇其可用汲者其惟器之潔者乎器之潔則王之明者也器潔王明則受福者非獨在我而已坡

六四井甃无咎象曰井甃无咎修井也

得位无應自守而不能給上可以修井壞補過而已注坎性下降嫌於從三能自修正以甃輔五故无咎 荀井壞則水渾故甃而修之法亂則民慢故治而正之陸得位无應自守而已如人但可修德自治而修潔也陽爲動爲實陰爲靜爲虛故三陽爲泉三陰爲井初六最下故曰泥上六最上故曰收六四居於其間而不失正故曰甃甃之於井所以禦惡而潔井也待是而潔故无咎

九五井洌寒泉食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

洌潔也居中得位體洌不撓不食不義中正高潔

故井冽寒泉然後乃食 注冽正之主不納非賢必
須行潔才高然後乃用以中正者若非居中得正
則任用非賢不能待寒泉而後食也正居於中正
謂井之主保井之得養而不窮者也道之上行人
受其施皆得食其井也冽者寒之甚乎五以陽明
處坎中是泉之潔而冷者猶富其位明其法信其
令天下仰而生者也輔嗣謂不食不義豈反自食
邪自食則博施之道虧矣 坦冽謂其潔也泉以寒
為美井道之至善也然而不言吉者井以上出為
功未至於上未及用也故至上而後元吉 伊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 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
處井上極水已出井井功大成故曰井收也幕猶
覆也不擅其有不私其利則物歸之 注信能致大
功而獲元吉正收謂以鹿盧收繘 虞井至水上收
井之功也應於下引於五博濟而无不施信大成
而元吉 子 如人有功德不私其利不伐其能所以
為人信向而大吉 石 君子體井之周德則取其常
行則取其清潔義則取其博施而不窮善則取其
有終也卦辭雖不具四德而四德具矣牧 宅卦之
終為極為變惟井與鼎終乃為成功故吉 伊

䷰ 離下兌上 革已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

民可與習常難與適變可以樂成難與慮始故革
之為道即日不孚已日乃孚孚然後乃得元亨利
貞悔亡也已日而不孚革不當也悔吝之所生生
乎變動者也革而當其悔乃亡也 注 有四德方可
以革既革而悔亡 陸 井但喻人修德於身終始不
變至於適用之時亦當有所變革也 石

彖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已日
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
亡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
之時大矣哉

凡不合而變生故取不合之象以為革息者生變
之謂火欲上澤欲下水火相戰而後生變二女同
居有水火之性近而不相得也夫所以得革而信
者文明以說也文明以說履正而行以斯為革應
天順民大亨以正者也革而大亨以正非當而何

注武王觀兵孟津還歸二年乃伐紂所謂已日乃
孚革而信也子中女思嫁反居內少女戀家反居
外出處之志不同也牧水遇火而消火遇水而滅
水火之性自然相息滅也胡先儒已日作已事之
已當讀戊己之己十日至庚而庚更革也自庚至
己十日浹矣已日者浹日也湯之伐桀猶曰舍我
穡事而割正夏故革即日不孚浹日乃革乃難辭
也朱革而當謂四也牧

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歷明時

天時变革故須歷數君子觀注革象修治歷數以
明天象正兌為金離為火金在火上從革名革者
謂炎水以熱物也火之炎水必漸至於湯湯必漸
至於熱其可速乎熱微於中物乃熟信微於中民
始行故即日不孚已日乃孚也牧

初九鞏用黃牛之革象曰鞏用黃牛不可以有為也
鞏固也黃中也牛之革堅韌不可变也在革之始
革道未成固夫常中未能應变可與守成不可以
有為也注革之道不可驟有所為必須以仁義大
中之道為漸固結於下使民心信而順從於己然
後可以大有為而行变革之事也今初九但可固
守中順而結之未可大有為也胡初九剛大而文
明其材可以有為也在下无應雖材不可以有為
也用中順固其志待上革而已介革事之大必有
其位有其才審慮而慎之然後可以无悔九以時
則初動於斯時則无審慎之革而有躁易之象以
位則下也无時无援而動於下則有僭妄之咎而
无体勢之重以才則離体而陽也離性上而剛体
健皆速於動也其才如此有為則凶咎至矣蓋剛
不中而体躁所不足者中與順而已黃中色牛順
物鞏用黃牛之革謂以中順之道自固不妄動也
妄動則有凶咎以中順自固而不革則何言凶之
有伊

六二已日乃革之征吉无咎象曰已日革之行有嘉
也
陰之為物不能先唱順從者也不能自革革以乃
能從之故曰已日乃革之也二與五雖有水火殊

体之異同處厥中往必合志不憂咎也是以征吉而无咎注往應見納故有嘉慶正曰以喻君五已居位為君二乃革意去三應五故曰已日乃革之上行應五去卑事尊故曰征吉无咎荀得位以正居中有應則是湯武行善桀紂行惡各終其日然後革之行此有嘉崔初固物情物情漸化至二則乂而信之是謂已日乃孚革之也有應在五故征吉无咎故六二柔順而中正文明之主也而上有同德之君為之應中正則无偏蔽文明則盡事理應上則得權任體順則无違悖時可矣位得矣才足矣處革之至善者也然臣道不當為革之先必待上下之信故已日乃革之也不進則失可為之時而有咎也伊

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

已處火極上卦三爻雖体水性皆從革者也自四至上從命而變不敢有違故曰革言三就其言實誠故曰有孚如是而猶征之凶其宜也注三應於上欲往應之為陰所乘故曰征凶若正居三而據二陰則五來危之故曰貞厲荀受命之君雖誅元惡即行改命習俗不安故曰征凶猶以正自危故曰貞厲是以武王剋商及商政一就也釋囚封墓二就也散財發粟三就也崔自初至三令已行矣民已信矣又何之乎子自初固中順之道二則已日乃孚三則革道已成宜守正嚴厲以宣布命令也若以征則凶矣革道既成法必更為法制更為之始不可不驗其則也宣布制令信不可爽故言三就而有孚矣三者猶先甲三日就謂詁之使知也 故 革之為道宜剛中而已九三剛過中故征凶貞厲以過中之剛其能革物也必矣故革言三就則雖過中而不失正故有孚其稱三者衆辭也言從革者衆而有成功也三過中是以言而後能革革之次也九五尊位盛德不言而能革革之上也有位无德有德无位必至於告戒丁寧然後能感喻其人而成革之功也盤庚大誥之所以革民者不可謂未占有孚也所謂不言者非无言也其所

待於言也略矣分以初二照之則在下本者當從上命以九四九五觀之亦有自上革下之道故自初至此為三就薛革言謂當革之論就成也合也審革之言至於三而皆合則可孚矣伊九三剛正而明處下之極革之已當不可復動往而不已有凶成則必厲以正守之猶厲初不可有為二已日乃革之三革之而就稽之於衆其言亦曰三就故曰革言三就朱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

初處下卦之下革道未成故未能變九四處上卦之下所以能變也无應悔也能變故悔亡也處水火之際居會變之始能不固吝不疑於下信彼改命之志而能從之合於時願所以得吉信志者信下之志而行其命也正火之焚澤物則變革四体在澤為大所焚以陽處陰得革之義此革而當故悔亡也為物所信則命令不便於民者可改易而獲吉志在救物信則行焉志可尚者也陸成革之体在斯一爻所革而當其悔乃亡且自初至三則革道已成故下三爻皆以革字著於爻辭至于四則惟曰悔亡有孚改命吉也以至誠及物吉其宜焉牧九四革之盛也陽則革之才也離下体而進乎上革之時也居水火之際革之勢也得近君之位革之任也下无係應革之忠也以九居四剛柔相濟革之用也夫事有可悔然後革之四具此數者則革之而當矣故其悔乃亡也改命謂革之也事敵而當革行之以誠上信而下順則其吉可知矣然四非中正而至善何也曰惟其處柔也故剛而不過近而不逼順承中正之君則上下信其志矣是以吉也伊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居尊處中為革之主損益前王創制立法有文章之美煥然可觀有似虎變其文彪炳則是湯武革命順天應人不勞占決信德自著正大人虎變威德折衝萬里望風而信以喻舜舞干羽而有苗自服周公脩文德越裳獻雉故曰未占有孚焉五為革命之主是威武宣而文德著者也三以革言三

就命令已申四以改命信志物尽從化至五則大亨以正不假占而有孚也牧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象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居變之終變道已成君子處之能成其文小人樂成則變面以順上改命創制變通已成功成則事損事損則无為故居則得正而吉征則躁擾而凶

注不能大變故文細而相映蔚不能潤色立制但順而從君也正君子大賢次聖人之謂若周召之徒也豹虎之屬蔚炳之次也君聖臣賢殷之頑民皆改志從化故曰小人革面天下既定當偃武不用故曰征凶居貞吉得正有應君子之象子豹次虎而變故其文蔚内信而外發也小人无所明安於舊俗樂於舊政革面而已如周之三監征之凶居而守正則吉子天下丕變而小人心猶未革長惡不悛動而危殆若能靜而守正然後可以獲吉

陸居正吉垂拱而天下治也石初至三則革道已成四至上則變道已成三則貞利上則居貞吉征則皆凶也稱變者謂主宣文德而民由我化大人君子也稱皆者謂下之改轍而從上命庶民也上雖柔而不正然体允而下從於五之威有文明之應故稱豹變也牧

䷱ 巽下離上 鼎元吉亨

鼎之為器有二義一有亨飪之用二有物象之法故彖曰鼎象也明其有法象也雜卦曰革去故而鼎取新明其亨飪有成新之用此卦明聖人革命示物法象惟新其制有鼎之義以木巽火有鼎之象故名為鼎為變故成新必須當理故先元吉而後乃亨正鼎象物也謂成熟之器也象物所以濟用德之大者莫若於元用之切者莫若於亨九二以剛處柔六五以柔處剛得中而和故元吉而後亨也陸

彖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

象也者有亨飪成新之法象也亨飪也者明上下

二象有亨飪之用此釋卦名也亨飪所須不過二事一祭祀二賓客祭祀天神為大賓客聖賢為重享帝尚質特牲而已故直言亨聖賢既多養須飽飫故言大亨聖人謙巽大養聖賢聖賢獲養則憂其事而助於已明目達聰不勞已之聰明則不為而成矣六五柔進上行体已獲通得中應剛所通者大故鉎制法成新而獲大亨也正形象非法象 昭 六十三卦象不名卦為象惟鼎器故言象且鑄金所為而有法象 胡 下虛象是中三爻實象腹五虛象耳上實象鉉何五以謙柔居尊下應九二之賢臣上又有上九賢臣皆巽納聖賢之象所以得大吉而亨通 胡 元亨者元始即亨鼎盡大有三卦彖皆不云大亨是其義也 昭 乾為天在上為帝指上九也在下為聖賢指二三四也享上帝之心推之心推之以養聖賢人有不樂尽其心者乎 朱

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正位者明尊卑之序凝命者成教命之嚴 注 木上有火鼎是以木巽火有烹飪之象所以為鼎正君子謂三也鼎五爻未正獨三得位故以正位凝命也体始謂陰始凝初巽為命故君子以正位凝命也 虞 離明南方之卦聖人南面而聽天下者此也巽順也申命行權之謂也正位凝命蓋取諸此 伉 已革之後立成器而為法度不可復變以乱其制故君子於此正人倫之大法正朝廷之綱紀使君臣父子貴賤尊卑之位一正而不可乱礼樂刑政朝廷命令之所出一定而不可变金鼎者神器至大至重正位凝命法其重大不可遷移也易火出於木然後變新以成鉉法出於人所以救弊而繩下君子始則易正其服位一民於新也終則綏成其命令息民於易也 坦

初六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象曰鼎顛趾未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

凡陽實而陰虛鼎之為物下實而上虛今陰在下是為覆鼎鼎覆則趾倒矣否不善之物取妾以為室主亦顛趾之義處鼎之初將在納新施顛以出穢得妾以其子故无咎 注 倒以寫否未為悖逆舊

穢也新貴也棄穢納新去妾之賤名而爲室主亦從子貴也正趾當承鼎顛而覆之悖也以是出其惡故雖覆未悖猶妾至賤不當貴以其子故得貴焉春秋之義母以子貴是也陸顛趾變常也待妾詭正也變常而義詭正而通故无咎所謂可與者也介去穢取新除不自而用賢也事雖顛於義无害陳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象曰鼎有實慎所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

以陽之實處鼎之中有實者也不可復加益之則溢反傷其實仇謂五也困於乘剛之疾不能就我則我不溢得全其吉注六五我之仇匹欲來應我困於乘剛之疾不能就我之往也自此以往所宜慎也五不能加故終无尤正剛以中應而承其實任之重者也四以近權惡我專任怨偶敵我不可以不慎其所行以不慎其所行也四之覆餗正无幾矣豈暇謀我獲其終吉子居中而應有實者也三无應而疾之我仇也雖應不我就不失正吉也

何二陽剛有濟用之才能慎所之與五相應則得正而其道可亨仇對也陰陽相對之物謂初也與初密比陰從陽者也相從則非正而害義故戒使遠之二居中而應中不至於失正能自守以正者也人能自守以正則不正者不能即之所以吉也伊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象曰鼎耳革失其義也

鼎虛中以待物者也三處下体之上以陽居陽守實无應无所納受耳宜空以待鉉而反全其實塞故曰鼎耳革其行塞雖有雉膏而終不能食也雨者陰陽交和不偏亢者也雖体陽爻而統屬陰卦若不全任剛亢務在和通方雨則悔虧終則吉也注失義者失虛中受納之義正雉膏八珍之數三與上无應如有雉膏而不食然在巽卦体猶屬陰若與上九和通不務剛亢即是爲雨之象如此乃能虧除其悔而終獲吉石耳上九也九三之實上九之所舉也熟物謂之革鼎之所以熟物者以腹

不以耳上九離之極大之所炎以耳革者也耳之受炎也足以發塞其行不足以革故曰鼎耳革失其義也九三實之將盈者也於是可食矣而其行塞故雖有雉膏而不食也耳以兩舉者也六五之耳可鉉而上九之耳不可鉉六五雖欲獨舉得乎陰欲行而陽欲留其為悔也大矣故至於兩然後悔虧而終吉兩者陰陽之和玉鉉之與金鉉也 坡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象曰覆公餗信如何也

處上体之下而又應初既承且施非已所堪初已出否至四所盛則已絜矣故曰覆公餗也渥沾濡之貌智小謀大不堪其任受其至辱災及其身故曰其形渥凶不量其力果致凶災信如之何 注 信有此不可如何之事正初為鼎足顛而上為是不承於四四故折足也餗糁也陸四大臣之任不能得天下之賢知而下應於初陰柔之小人不勝其任至於覆敗故其形渥謂赧汗也上為人君之所倚下為斯民之所望與已致身任道之志不失所期乃所謂信不然則失職矣得為信乎伊孔子曰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謀大力少而任重鮮不及矣方其未及也必有告之者而不信及其已信則无如之何矣 坡

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象曰鼎黃耳中以為實也

黃中也金剛也鉉所以貫鼎而舉之也五為中位故曰黃耳應在九二以柔納剛故曰金鉉所納剛正故曰利貞也中為實者六五以中為實所受不妄也正以文明之德得黃中之義虛以待鉉柔以納剛是天子三公能舉其職者故曰黃耳金鉉耳之受鉉鼎有實故也九二五之實也有實受鉉可以養賢故利貞陰爻得中黃耳之象五為剛位金鉉之象以陰含陽耳受鉉之象陸 鉉貫鼎耳而舉之謂九二也言六五以陰柔之質居大中之位能謙虛以下接九二之剛猶鼎虛其耳以待鉉成鼎之道也以人事言則是君謙虛接賢賢相率以輔乎己利貞者以六五九二俱獲非其正夫以不正之道相親比則不能无悔故聖人屬與深戒之言

利在至正之道可以獲吉也中以為實者五以陰
柔之質本非其實而能虛中以納物行大中道以
為實也胡
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象曰玉鉉在上剛柔節也
居鼎之成体剛履柔用勁施鉉以斯處上高不為
亢得夫剛柔之節能舉其任者也應不在一則靡
所不舉故曰大吉无不利注王又貴於金者凡烹
飪之事自鑊升鼎載於俎自俎入於口馨香上達
動而彌貴故鼎之義上爻愈吉鼎主烹飪不失其
和金玉鉉之不失其所公卿仁賢天王聖明之象
君臣相臨剛柔得節故吉无不利于上九在卦之
外如一賢人在上當鼎立制度已成之後不累於
位者王者言大矣而不變其往者也鉉亦取能舉
其任以剛履柔不為過亢所以大吉而无有不利
此爻周公告老之時當之矣石上九動而下三知
剛也靜而在上知柔也動靜適宜剛柔有節是以
能保其成功朱
䷲震下震上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
七鬯
懼以成則是以亨天威震動物皆驚懼整齊所以
由懼而獲通虩虩恐懼之貌啞啞笑語之聲物既
恐懼不敢為非保安其福遂至笑語之盛七所以
載鼎實鬯香酒也震卦施於人為長子長子正体
於上出則撫軍守則監國威震驚於百里可以奉
承宗廟彝器粢盛守而不失也正虩虩虎始在穴
中跳躍而出象人心之恐動也陸震陽德之失震
陰而達陽者也故亨坡震為動動之大莫如雷震
驚百里言其威遠也人之致敬莫如祭祀七載鼎
實升之於俎鬯以灌地而降神方其酌灌以求神
薦牲而祈饗盡其誠敬之心則雖雷震之威不能
使之懼而失守也故曰不喪七鬯夫臨大震懼而
不自失者惟誠敬而已伊
彖曰震亨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
祭主也
威震驚乎百里之遠則惰者恐懼於近出謂君巡

狩等事正物既得雷動則得其亨通如人能戒懼敬天之怒則亦得享天子諸侯之冢嫡亦須有威望即能守祭祀而不失出者但言出即可承祭祀石

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脩省

洊重也因仍也君子畏天之威彌自修身省察己過正

初九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象曰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初九剛陽之德為一卦之先剛則不暗於幾先則能有前識故處震驚之始能以恐懼自修而獲吉乇卦初九與卦俱稱利建侯者卦汎舉也時宜有所封建爻則以貴下賤則是堪建之人與此卦自震言人爻則據人處震所說雖殊其事一也正震來虩虩主里之厄也笑言啞啞後受方國也子初九有陽明之德居震之始是能先戒懼者故錄彖所言此爻當之石君子之懼於心也思慮必慎其始則百志弗違于道懼於身也進退不履於危則百行弗懼于禍故初六震來而致福慎於始也范震之初九慎始恐懼所以致福豫之初六倡始逸豫所以致凶旁

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象曰震來厲乘剛也

初九以剛處下聞震恐懼而致福則是有德之人六二以陰賤之体不能敬於剛陽尊其有德而反乘之是傲尊陵貴為天所誅震來則危亡喪其貨貨亢粮而走雖超越陵險必困窮匱不過七日為有司所獲億辭也正六二木爻震之身也得位元應而以柔剛為危此託文王積德累功以被囚為福也億歎辭也貝寶貨也產乎東方行乎大塗此盼紂拘文王閎夭之徒乃於江淮之浦求盈箱之貝而以賂紂也故曰億喪貝貝水物而方升于九陵今雖喪之猶外府也故曰勿逐七日得七日者七年之日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是也子萬离曰億言理必不易也匹剛動以震而已乘之動而未則遇剛進而危矣億安也安其位而不知避則喪

其位矣貝者人之所宝六二之所宝者位也陵者高大而平者也動之時高大而无難者可以為動之主矣進而得主初不能為己難而已之喪可以勿逐而復之矣九陽數也動之主也七日者從其陰以反復之時也介九者陽數之極也七日初爻之謂也卦必以初爻為七日者舉前卦而云也故復之七日来復既濟之七日勿逐皆舉初爻之謂也蓋乘剛自危必失其守憂懼之極若升高陵履正居中義當来復未有畏威慎命而不能保其位

者也簡震之六爻以失位為能戒懼六二得位所以不吉者震之動天之威行也驚恐者致其福惰慢者致其災也二雖体動然而安于得位是慢而不戒者又乘剛乘剛逆也當天道威行之際犯逆而不戒故震来則危也且危来逼己敢據其位耶必躲而奔矣億辭也貝者宝貨也宝之大者二以得位為有其宝今既逼於危難遂懼而弃之是喪其貝也躋升也九陽數之極也陵謂陰之地二以威逼於下故升上而奔且懼深而遁必至於陰之

極也然威明大行時不敢隱至七日乃自獲也七日少陽之數二以陰賊逃難利於幽暗少陽升而明显故必得也凡陰賊奔竄皆稱七日得故既濟六二亦曰婦喪其茀七日得也故六二居中得正善處震者也而乘初九之剛初正之主也剛動而上奮孰能禦之故曰震来厲厲猛也危也彼来厲則己處危矣億度也貝所有之貨也躋升也九陵陵之高也九言其重之多陵之重高之至也如所謂九天九地也以震之来厲度不能當必喪其所

有則升至高以避之守其中正而不自失過則復其常矣是以勿逐自得也逐即物也以己即物失其守矣故戒以勿逐避遠自守處震之大方也卦位有六七乃更始事既終時既易也不失其守雖一時不能禦其来然時過事已則復其常故云七日得也伊

六三震蘇蘇震行无眚象曰震蘇蘇位不當也

蘇蘇畏懼不安之皃雖不當位而无乘剛之逆故可以懼行而无災眚位不當者猶竊位者遇威嚴

之世不能自安也正死而復生曰蘇三死坤中動出得震為生㢑弱而无當蘇蘇也居則不安行乃无眚子蘇蘇猶偲偲也位既不當行又過中是以震懼偲偲然也四為震主三能承之位雖不正承剛為順恐懼而何可以无眚由內出內自脩省故得无眚陸蘇蘇舒緩也二安于得位見危三不當位而知懼故得舒緩㪅蘇蘇神氣緩散自失之狀三以陰居陽不正也因懼而行以就事正也故二勿逐則自得三能行則无眚

九四震遂泥象曰震遂泥未光也

處四陰之中為衆陰之主當恐懼之時宜勇其身以安衆若自懷震懼則遂滯溺而困難矣故曰震遂泥也失位違中不能除恐使物安已道德未光大也正以陽處陰失位而動雷声未隆者也處非陽之時為衆陰之主不能大通萬類鼓動群生止於遂泥而已其德固未光也陸知懼後時其德滯泥以陰處陽及居上体之下纔可免凶咎而已故則陽物震動義以剛處動有光亨之道以其失德陷於重陰之間而不能自震故未光也伊

六五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象曰震往來厲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喪也

往則无應來則乘剛恐而往來不免於危注處震之時而得尊位斯乃有事之機若守中建太則无喪有事若恐懼往來則致危无功正懼而往也尊位何安其及來也剛以為疾故皆危也斯以厲而居矣位尊大中震之主也剛從而作不敢遂逼懷懼而已无所喪也子无應乘剛是其危利以柔援中行不過當用此以往萬萬无失者也以喪之理而有為於事可以闕物成務陸夫當㳙震之世下有剛權不正之臣君尊无為而治則不足拯天下之難救天下之敝固當有為獨征以權天下可也其位合於中道雖興起大事亦无所喪失也胡有事之機宜億度而居剛不敢逼內省不疚則无喪失所有之事也自居尊而不以靜鎮見危而不能自處用意往來危乃從之然尊位居中時事所繫應機決行則大功可建故曰其事在中大无喪

也薛諸卦二五雖不當位多以中爲美三四雖當
位或以不中爲過蓋中則不違於正正則不必中
也天下之理莫善於中於二五見之矣六五動皆
有危惟在億度无喪其中而已有事謂中也伊
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
婚媾有言象曰震索索中未得也雖凶无咎畏鄰戒
也
居震之極求中未得故懼而索索視而矍矍无所
安親也已處動極而復征爲凶其宜也若恐非已

造彼動而懼體鄰而戒含於備豫故无咎也極懼
相疑故雖婚媾而有言也注震不于其躬于其鄰
者謂九四之剛威不能及己之身鄰謂五犯九四
之剛有往來之厲則已能觀此鄰戒以自脩省其
身整治其行故无咎也胡上六過中處震之極窮
而氣索將下交於三三亦過中而窮莫助之者是
以恐懼失守窮之又窮故曰震索索中未得也若
得中自持則不至於窮索矣視矍矍者以震索索
也恐懼如此當守其正征則凶能自戒懼不動則

雖處凶地而无咎矣无咎者得正也上六六五陰
也九四陽也六九相配有婚媾之義上六不得乎
三或來交四則五必有言四五相比上安得而配
之上既不可以交三又不可以交四以此見上六
終不可動故曰征凶橫渠曰五既附四已乃與爲
則招悔而有言矣能以鄰爲戒則无咎易傳曰聖
人於震中示人知懼能改之義爲勸深矣朱
䷳艮下艮上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艮其背施止之所也若有物對面而來則情欲有

私於已既止在後則是施止於无見所止无見何
及其身故不獲其身不獲其身則相背矣相背者
雖近而不相見故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若對
面而不相交通則是否之道但止其背則是止之於
未兆治之於未萌故得无咎正艮次震者動而不
已必有悔吝故以艮次之背者見所不見之所也
言艮止之道必止於未萌之前若聖人治天下欲
禁民之邪必於利害嗜欲未形未作之前先止其
心而不陷於邪惡若止之於背之後目所不覩不

見其身也行其庭不見其人庭指淺近之處行淺近不見其人蓋得止之道各守其所而有定分不相揉雜也謂百官各有職掌四民各有其業不相雜亂故无咎也胡人主不見可欲百姓日用不知之時也然則務止其欲不止民欲者也止物徇己則艮其限列其夤而大器喪矣夫背之為體雖不遠身而目未嘗見目所不見雖與之處而思慮亦絶君子於欲亦當然耳夫愛欲與生俱生者也然而寓目皆可愛欲蓋人道之常不可得而免故君子之在愛欲猶心目之欲背可也可與物游而无欲物之心身與欲處而无欲物之樂不必釋心去欲然後為静所以喻之以背也不獲其身者君子坐忘遺照不知身之為身也行其庭不見其人者相背故也君子之於它物亦然非獨身之謂也 陳

彖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静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

止道不可常用必施於不可以行適於其時道乃光明施止於止不施止於行得其所矣注凡應者一陰一陽二體不敵今上下之位雖復相當而爻皆峙敵不相交與故曰上下敵應不相與也八純之卦六爻皆不應而獨於此言之者此卦既止而不交爻又止而不應與止義相協故兼取以明之明相與則有咎也止震動而艮止此兼言動静者蓋人之静止是難能也君能不失其時知止則止則其道光明也仲尼之門獨稱顔子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是知止者少也君止非其時則是素隱行怪者鳥獸不可與同群又非知止之人也君時行時止所以為萬世動静之戒不於震卦言而於艮始言之者蓋震為雷雷有時而静艮為山山一定而不動恐後人法此止静不復求於進用

落一板半

原缺

故為腓之象股動則腓隨動止在股不在腓也二不得以中正之道拯三之不中必免而隨之雖咎不在己豈其欲哉言不聽道不行故其心不快士之處高位則有拯而无隨在下位則有當拯有當隨有拯之不得而後隨有不拯而惟隨者以在上者未能下從也 伊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象曰艮其限危薰心也

限身之中人繫帶之處言三當兩象之中故謂之限夤當中脊之肉也薰燒灼也既止加其身之中則上下不通之義是分列其夤身當夤亡君臣共治大體若身大體不通則君臣不接君臣不接則上下離心列夤則身亡離心則國喪憂危莫甚焉止事主中半而改之亦已晚矣文中子曰未有處峻路而不遲回者蓋情欲之起人少有速止之者石身之中不能自動雖下之與上有所動則從而動之如上下欲動而艮止其身之中則必分裂其脊之肉矣此言人不能制事於始又不能成事於終於措置之間不得其道而欲止於中道則進退不可而致盡敗其事故有危厲之苦而薰灼其心也 胡 限者界也列者位也三居下卦之極履二體之間以陽獲陽其危可畏必在位當恭始得其道

侁 薰孟京馬王皆作熏虞作閽荀以熏為勳古本當作動心傳者併作勳字其後又加草遂成薰字未聞易道以坎水熏灼人也 朱

六四艮其身无咎象曰艮其止諸躬也

中上稱身履得其位止求諸身得其所處故不陷於咎 注 六四已入上體則非上下不接故能總止其身不分全體止四過中而近上心之所也自趾已上皆得謂之身然心者身之主故四即曰艮其身大凡作事心始思慮知其宜靜使能止之故无咎蓋止之於身所為非妄也 石 君子以濟物為心其心若止忘天下也不言止諸心而言止諸躬者有為在心但身不行耳薛居大臣之位以陰柔而不遇剛陽之君不能止其所當止雖止其身則无咎施於有政則有咎矣 伊

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象曰艮其輔以中正也

輔頰車能止以處中故言有倫序能亡其悔以中正者位雖不正以居得其中故不失其正而言有序也正五居位艮之主也主天下之止者也陰柔以才不足以當此以其在上故取輔言之輔言之所自出人之所當慎止者惟言行而已輔與頰舌皆言所自出而艮在中艮其輔謂止於中也伊

上九敦艮吉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

居止之極極止者也敦重在上不陷非妄宜其吉也注動者利之求也動失則害至止者正之先也久守則福來非敦厚之德不能止其終也子仁者必静艮止之道也上居艮極敦艮者也敦於静止所以篤於仁用也仁厚以終故獲吉陸逆爻本動各強止之獨上九不由牽制而自敦厚不動以保其終白敦益也艮止於輔極矣而又止之故曰敦艮坡敦篤實也居止之極而不過故為敦人之止難於久終故節或移於晚守或失於終事或廢於久人之所同患也上能厚於終止道之至善所以吉也六爻之德唯此為吉伊

䷴艮下巽上 漸女歸吉利貞

凡物有變移徐而不速謂之漸也女歸吉者歸嫁也女之生有外之義以夫為家故謂嫁曰歸婦人之嫁備禮乃動故漸之所施吉在女嫁故曰女歸吉利貞者女歸有漸得禮之正故曰利貞正臣之事君浸以爵命昌寵躁進則凶之道也三五二四各得正位以漸而進故得利貞陸

彖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其位剛得中也止而巽動不窮也

卦之名漸是之於進也九五進得位是往而有功也六二適九五是進而以正身既得正可以正邦也剛得中言九五也止不為暴巽能用謙以斯適進物无違拒故能漸而動進不有困窮也正進雖得位然處其中正則可以正邦故二五言吉三與四各涉凶咎也上以陽居上以其處乎外表正其下故用其儀吉牧內止而不躁外巽而不爭以斯而進不亦漸乎長女得位乎外故曰女歸吉也范

漸之進其德有四得位往有功也進而正可以正

邦也其位剛得中也止而巽動而不窮也四者陰
之位六往居之得位也位者待才用之宅進而不
得其位則无所施位過其才則力不勝進而得位
往必有功故曰進得位往有功也四者諸侯坤土
在上為邦居子之進正已而已已不正未有能正
人者其始不正終必不正三以正進四以正交則
四爻皆正邦國正也猶女得所歸男女既正家道
不期於正而自正故曰進以正可以正邦也此兩
者以六居四言漸也或曰剛得中謂九五誤也在

九五當曰剛中而應如无妄萃是也當曰中正而
應如同人是也此謂九三也剛陽德也其位在六
爻為一三五一始進也五進之極三得中也已極
則不復進矣太玄日月閥其膊不如開明於西剛
得中其進未極漸如是可進矣故曰其位剛得中
也此以九三言漸也內艮止也外巽巽也易傳曰
人之進也以欲心之動躁而不得其漸則有困窮
矣在漸之義內止靜而外巽順其動不窮也故曰
止而巽動不窮也動言三四動動而止所以不窮

此以兩體二爻言漸也朱
象曰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木生山上因山而高非是從下忽高故是漸義君
子求賢德使居位化風俗使清善皆須文德謙下
漸以進之正賢德以止巽則居風俗以止巽乃善
注居賢德則漸育人材善風俗則漸隆教化牧君
子法漸進之象必居賢德善俗之間以務進其道
孟子之母為子三徙其鄰卒使其子為萬世亞聖
之賢蓋其擇善賢之力也胡君子之進德習而後

能安安非可茂節而　至也移風易俗不以其漸
可乎伊脁風字京
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象曰小子之厲義
无咎也
始進而位乎窮下又无其應若履于干危不可以
安也始進而未得其位則困於小子窮於謗言困
于小子讒謗之言未傷君子之義注干水涯也止
體陰質滯不能漸進猶小人懷土宴安鴆毒當居
德善俗之日遂至有言然无應而止未至害義陸

君子之進小人所忌胡鴻水鳥漸于干不失其宜也小子三四于非其應應非其正小子之象也孔子曰未信而諫以為厲己也初當應四時三與之比以初為進而于己所比故厲有言初守其分不求其應四雖小子厲有言義无咎矣介初以陰居陽上无其應始欲進而位乎下君鴻之漸于水涯者也施之小人則是不能正而進必有危厲責讓之言斯聖人垂戒小人居漸之始若能知有危厲善補過則獲无咎君子則能居德善俗和光同塵以俟乎漸不失其正也象小人見已然之事從衆人之知不能燭理故危懼而有言不知在下所以有進用柔所以不躁无應所以能漸於義无咎矣

伊

六二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象曰飲食衎衎不素飽也

磐山石之安者也進而得位居中而應本无祿養進而得之其為歡樂願莫先焉注位乎中正以應於五五以道義奉養賢人故曰飲食衎衎衎衎饒益之謂當位養賢是不素飽猶不素食也素空也不空自飽是能養賢故曰陸

九三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象曰夫征不復離群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禦寇順相保也

陸高之頂也進而之陸與四相得不能復反者也夫征不復樂於邪配則婦亦不能執貞矣非夫而孕故不育也三本艮体而棄乎群醜與四相得遂乃不反至使婦孕不育見利忘義貪進忘旧凶之道也異体好合順而相保物莫能間故利禦寇注高平曰陸鴻漸于陸猶君子進於夷道也九三在下体之上剛而得位以此而進夷易之道然後夫其中上无其應進雖得位行則无功有進止之名无正邪之用象之於夫則雖征伐而陷於危難不復其家者也象之於婦則雖受其孕而徒為憂難不育其子者也有其事而无其功凶可知也漸有女歸之吉異体相保之道也四與三相比而相得有同心不違之義故利用禦寇捍戎夫征不復是

離群醜婦孕不育由失其道利用禦寇順以相保
陸醜與也三以陽居陽剛進而過中是獨高其行
者有先人之志異夫群衆衆所不與不能復其身
于出征也孕者漸以成体宜温柔以保之今九三
剛暴故至於傷其孕而不育是失其是夫漸之為
体止而巽戒其剛暴故有兹象牧上九九三皆在
一卦之上故稱陸辞夫陽也謂三也三不守正而
與四合是知征而不知復者也征行也復反也不
復謂不反於理義也卦之位爻无不善而獨失正

則是離其群類也婦謂四也四以不正而合則不
由其道矣故雖孕不育也夫三之所利在禦寇而
已盖君子之與小人比也自守以正豈唯君子自
完其己而已乎亦使小人得不陷於非義也是以
順道相保禦止其悪也伊

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象曰或得其桷順以
巽也

六四進而得位故曰鴻漸于木桷榱也之木而遇
堪為桷之枝取其易直可安也六四與三相得无

乘剛之咎故曰无咎四雖乘三体巽而下附三雖
被乘上順而相保所以六四得其安栖正木非鴻
之所止漸而得位於高或得其桷桷上附也承五
而相得為亦非其安而安也五巽以順尊而相保
不可傾奪故无咎子木雖在上非鴻之所安以其
乘剛也比於兩剛之間而疑於所與是以稱或桷
之為木在上者也或得其桷與上而承之也上順
也順以巽故乘剛而无咎介進而漸于木乘剛失
所也或得勁直之桷可容綱足而安棲謂上附於

五故无咎旁上承五以巽事之下得三以順棲之
故介于二剛之間得位而无咎朱

九五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象曰終莫
之勝吉得所願也

陵次陸者也進得中位而陽乎三四不得與其應
合故婦三歲不孕也各履正而居中三四不能久
塞其塗者也不過三歲必得所願矣進以正邦三
年有成成則道濟注二本應五三近止之至五而
三故曰三歲不孕子少男下長女雖交而應然長

女志乎外必男止乎內兩志不相感與是其交而
不感也所以婦三歲而不孕五剛而得中漸升尊
位美之至也然漸本隆礼礼尚謙恭不務勝也好
勝則失漸之義故保其終莫之好勝則吉牧

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吉象曰其羽可用為
儀吉不可亂也

進處高潔不累於位无物可以屈其心而亂其志
峨峨清遠儀可貴也注高過則反下故上復為陸
進道已極志在夷儀故曰鴻漸于陸羽毛所以輔
鴻之飛礼義所以輔上之德羽毛可取以為儀礼
義可用以為治也礼義為治則衆不可乱斯所以
為夷易之道故吉此上雖高於五所以降云陸者
以上是臣位君臣之定分也諸家改為陵非也上
九在卦外如賢明之人清遠之志不累於位可以
表儀於天下石陸當作逵逵雲路也猶賢人君子
在下而登公輔之列不為外物所動情欲所感故
積累至于德業高大而不可亂也胡復曰陸者戒
使退而反于艮巽性樂上進而不止則躁涉之累
至為羽者或翔或戢藉而為儀者也今自陵反陸
得却之之正累為兇戎出處語默介於道而適於
分是亦儀民者矣但

䷵兌下上歸妹征凶无攸利

泰卦據无嫁妹此卦以妹從娣而嫁咸卦明二少
相感恒卦明二長相承此卦以少承長非是匹敵
明是妹從娣嫁故謂之歸妹妹從娣嫁本非正匹
惟須自守卑退以事元妃君妾進求寵則有並后
凶咎之敗故曰征凶无攸利正易以咸恒為夫婦
之道漸歸妹為夫婦之義漸四爻得正故漸女歸
吉歸妹四爻失正故歸妹征凶妹者從娣而嫁本
非其正用以繼室則可欲專內政則凶陸

象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
妹人之終始也說以動所歸妹也征凶位不當也无
攸利柔乘剛也

天地交合然後萬物蕃興聖人制禮令娣姪從其
姑姊而充妾媵者所以廣嗣以象天地少陰少
陽長陰長陽之氣共相交接所以蕃興萬物也天

地以陰陽相交而生物不已人倫以長少相交而
繼嗣不絶歸妹豈非天地之大義人倫之終始也
少女而與長男交少女所以不樂也今說以動所
歸必妹也雖與長男交嫁而係於娣是以說也係
娣爲媵不得别適若不以備數更有動望之憂故
係娣而行合禮說以動也二三四五並皆失位其
勢自然柔皆乘剛其猶妾媵求寵其勢自然以賤
陵貴以明柔之乘剛緣於失正而進也正不孝有
三无後爲大姪娣之從廣其嗣息是人倫之終始
也人非正匹豈樂從哉說而動是妹從娣之象右
人有生則有死有盛則有衰諸侯一娶九女正室
死則右媵繼之以至左媵及姪娣繼之所以廣嗣
息而承祖先之業是歸妹者人之終始也胡少女
歸長男得其常不失其故曰說以動所歸妹也介
女少而男長如用事而難下之之謂也夫所以下
之者豈一日之故哉將相與終始故也坡男女交
然後有生生之道故前者有終而後者有始相續
不窮矣伊父命子而繼之代父之道終之也將受
女於主人人道之終始之也終始相續生化无窮
故曰歸妹人之終始也朱
象曰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
歸妹相終始之道故以永終知敝注夫婦之道有
時而敝弃衰逐盛人之常情君子所以歸姪娣者
所以永長終知其必有敝且以廣其嗣也石夫人
之所說者澤也所畏者雷也說中必知所畏君子
終身之防也是以君子於說動相感之時必思永
久之敝則无中敝之患矣陳震長陽兌少陰老夫
女妻過以相與又非其正苟不知未終之敝而預
防之不謹之後小者家大者國少母推男妻妾之
位不明嫡庶之分不辨或不修於帷薄或干預於
刑政其敝非可一二陳漢武之於勾弋夫人其知
此乎澹雷震於上澤隨而動少女之感也動則失
正非夫婦久長之道天下之反目者皆不能永終
者也伊
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象曰歸妹以娣以恒也
跛能履吉相承也

初九以兊適震非夫婦匹敵是從婦之義也妹而
繼娣爲娣雖非正𡢃不失常道譬猶跛人之足然
雖不正不廢於能履少長非耦爲妻而行則凶爲
娣而行則吉娣而爲娣當久之道行得其宜相承
之吉正妹從娣歸而復以娣從即又季也明矣當
歸妹而用其娣明有讓也初以陽德而處卦下惟
保其所恒故可以久也跛者行之不安者也妹者
𡢃之不正者也歸妹而以娣猶不正而能行也位
雖不當行未失道上下相承故得征吉妹從娣娣

從娣相承之謂也陸初承二娣承嫡之象二承五
嫡承夫之象故曰跛能履履相承也个履之六三跛
能履不足以與行何也履礼也礼以終正爲得六
三以位不當故凶歸妹則以不居其正爲得宜故
行之以不正爲吉何則尊正室也君行之以正則
是尊正室矣所以能守其娣之礼爲常也不取居
正而又處下以尊正室行之奉上故得上下順而
吉相承牧居下而无正應娣之象以剛居正處說
而順娣之有賢貞之德者也歸妹之義以說而動

非夫婦能常之道初有賢貞之德乃能以恒者也
雖在下不能有所爲如跛者之能履然征而吉者
能相承助其君娣之吉也伊

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象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
也

九二雖失位不廢居中處內以言歸妹雖非正配
不失交合之道猶如眇目之人視雖不正不廢能
視居內處中能守其常施之於人是處幽而不失
貞正也貞正者人之常履中不偏未變常也正蒙

之六三以其位不當故凶歸妹九二雖居中而云
眇能視者以陽居陰爲不正也履九之二幽人貞
吉同此爻辞者以其履道尚謙不貴處盈務至致
誠惡夫外飾者也二以陽居陰履於謙也况乎幽
人之志專靜而卑退无所侵越猶娣之礼務卑退
也但專一奉正室而不敢越且婦人以陰處陰又
居內爲得位故家人六二在中饋貞吉今九二雖
以剛處柔然位不當正合娣之義利幽人之貞不
亦宜乎故以陽居陰履非其正能盡卑下之節以

承於上猶目之偏亦不廢於視也然上有六五之
應不可以越其位分而上進上進則奪女兄之權
故當退處其位分守其幽静之道而不廢故獲利
也雖有其應不妄求進是未変常也胡以陽居陰
上應六五剛下而柔上是娣制其夫故爻辭不言
歸妹娣之不正剛柔相反未足為明猶如眇目之
人不廢能視但居内守常同乎幽隱之人亦不失
其貞正也譏正自得而无邪競之心是見利而未
変常性也句剛而得中女之賢貞者也五以陰柔

之質與之正應動於説者也乃女賢而娣不良也
二雖賢不能自遂以成内助之功適可善其身而
小施之如眇者之視言不能及遠也男女之際當
以正礼五雖不正二自守其幽貞乃所利也二有
剛貞之德幽人也其才如是而言利貞者謂宜於
如是非不足而為之戒也伊
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象曰歸妹以須未當也
室主猶存而求進焉進未値時故有須也不可以
進故反歸待時以娣乃行也注六三在歸妹之時

處下体之上有欲求為室主之象正在天文織女
為貴須女為賤歸妹以賤女斯不當者也歸之不
當而反歸以娣順以正也以柔乘剛是不敬也四
爻皆失位而此言不當以獨失歸妹之義陸六三
以陰柔之質居剛陽之位是履非其正者也猶姪
娣之從女兄其年尚幼未可適人必待年於父母
之國待其長大然後歸君子之家以為姪娣故春
秋隱二年書伯姬歸于紀至七年書叔姬歸于紀
是也未當者是言姪娣幼小未當歸人必待年於

父母之國也胡六三居不當位德不正也柔而上
剛行不順也為説之主以説而歸動非礼也上无
應无受之者也如是而賤矣故曰未當也易傳曰
未當者言其處其德其求歸之理皆未當故无取
之者反歸以娣何也女謂嫁曰歸自内之外也三
本泰之四爻三无所適反歸於四則得正其應在
初初正也娣之位也諸娣從娣同行者也故應初
乃有以娣之義曾春姜之女三姪三逐春姜君其
女留之三年乃復嫁之卒知為人婦之道春姜知

又歸以娣之義也朱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夫以不正无應而適人必須彼道窮盡无所與交然後可以往故愆期遲歸以待時注妹當歸而愆期者待年也愆期以待年當年以待時遲待也愆期之志待年而往是未虧也待時之義得礼而行是所宜也時謂仲春六五以陰柔在上是娣之象凡女子十五而嫁笄而字今五正當嫁則四之年未及其時但隨娣而行故曰愆期遲待也待娣而行有時也石說以動謂少女說從於長男今四居下体之上位過乎少女是歸妹之愆期者也女過盛年則興摽梅之嘆然四以陽處陰不居其正合歸妹之象雖有動望之志而不為淫奔之行滋待礼而行者故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牧四上体地之高也陽剛居之女子之有正德而賢者也无正應未得其歸也愆期非不售有待而行者也愆期之志以明在己而不在人也伊

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象曰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

六五居歸妹之中獨處貴位是帝王所嫁之妹也袂衣袖也所舉歛以為容帝王嫁妹為之崇飾故曰其君之袂配在九二兊少震長以長從少者也以長從少雖有其君崇飾之袂猶不若以少從長之為美也月幾望者陰而貴盛如月之近望以斯適配雖不如以少從長然以貴而行往必合志故得吉也正六五以陰柔之質居上卦之中是猶帝乙之王所歸之妹也帝乙商之賢王於時最能盡婚姻之礼故聖人特取以為言君者諸侯正室之小君也言姪娣本卑賤之位今六五居極貴之地是正室已死而娣姪繼為正室有柔順之德能盡娣道以配於君子雖其正室之德亦不如娣之容礼最全備而良善也但如月幾望不至盈滿則獲其吉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者是姪娣至此得繼其娣而為正室以配於上是以賤從貴也胡六五

在上歸妹之為女君者也九二在下歸妹之為娣
者也二以陽處陰娣之盛也五以陰處陽女君之
謙者也應乎九二能逮下者也能逮下而謙故帝
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也介臣之事
君如女之事夫不可盛滿以敵其上六五以陰居
盛位可謂帝乙之歸妹於人也言六五君作小君
夫人之宗飾不若謙以自牧作姪娣之容儀則雖
陰盛如月之望亦保終吉陳當位下應乎二君礼
於臣尊下乎卑帝乙歸妹也天子歸妹於臣下以

貴行也雖王姬下嫁諸侯夫婦之禮不可廢也故
小君降心而不變其夫則其禮容不如娣之盛壇
善之善者也逮下應於二下嫁之象易中陰尊而
謙降者也曰帝乙歸妹泰之六五是也尊高之德
同娣媵娣媵則以容飾為事我望未至於盈不充
其夫之象伊
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象曰上六无
實承虛筐也
羊謂三也處卦之窮仰无所承下又无應為女而

承命則筐虛而莫之與為士而下命則刲羊而无
血不應所命也進退莫與故无攸利注六三陰虛
象筐体兌為羊不應於上故无實與血也實以象
義血以象誠女承筐而无實則助奠之礼不成士
刲羊无血則祭廟之誠不至以柔乘剛下无其應
士女子之行病於斯矣无實无血故无攸利夫歸
妹人倫之終始君子以永終知敝故於卦之終而
著道之敝焉陸六三以陰居陽失夫之道上六以
陽在上失女之道六三為士刲羊无血羊之物物

很者也血者陰之傷也刲羊而无血陰很而不可
勝之象也此士之不得其所御者也上六失為婦
之道而不得其所承六三失為夫之道而不得其
所御是以無攸利也介上六女歸之終而无應女
歸之无終者也筐筐无實則无以奉祭祀夫婦共
承宗廟婦不能奉祭祀乃夫之不能承祭祀也故
刲羊而无血亦无以祭也婦不能奉祭祀則當離
絶矣何所往而利哉伊

周易義海撮要卷第五

周易義海撮要卷第六

☲☳ 離下雷上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
大而亨者王之所至為天下之主而令微隱者不
亨憂未已也故豐亨乃得勿憂用豐亨不憂之德
宜處天中以偏照故曰宜日中也 注 王假之者聖
人必假此豐盛之時發號令行賞罰以至制礼作
樂可以大行天下也 胡
彖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王假之尚大也勿憂勿宜
日中宜照天下也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
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豐闡大之大也大者王之所尚故至之勿憂之德
宜照天下豐之為用困於昃食施於未足則尚豐
施於已盈則方溢不可以為常故其陳消息之理
注 豐大王之本也今言假之者不敢以豐大自處
故言假之尚大者宜於庶事守謙卑惟在照臨天
下之際宜尚此光大之德也勿憂者豐卦用宏大
之德光被四表若守其憂懼則其志疑疑失豐之
体也 牧 居天位之尊有四海之富兆民之衆言
極天下之盛大惟王者能至也保有之道非小才
小知之所能故所尚亦宜大也豐盛之時民物之
繁庶治之豈易周乎宜如日中明无不照然後可
勿憂日中盛極昃食之戒欲守中而勿過處中之
道豈易也哉 伊
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雷者天之威動電者天之光耀雷電俱至則威明
備足以豐為也君子象法天威而用刑罰亦當文
明以動斷決獄訟須得虛實之情致周刑罰必得
輕重之中若動而不明則淫濫斯及 注 象其威明
之義取不失其情人有斷也 石 電明照也所以折
獄威怒也所以致刑 朱
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象曰雖旬无咎過
旬災也
旬均也以陽適陽以明之動能相光大者也 注 无
咎而往有嘉尚也勢若不均則相傾奪爭競乃
與相違背而災咎生 正 明方動進而速有功也遅
而過旬失其動也災之道矣子旬數之極也猶

日之中也言无咎者謂初未至中猶可進也若進而过中則災故象稱过旬災也爻辭不言豐者謂初未至豐往有尚言其進至於豐也 牧 初明之初四動之初位則相應用則相資故初謂四爲配主旬均也勢均則不能相下常理也故天下之相應者常非均敵如陰之應陽柔之從剛下之附上惟豐之初四其用則相資以相成故雖均是陽剛相從而无咎也蓋非明則動无所之非動則明无所用同舟則胡越一心共難則怨仇協力勢使然也往而相從則能成其豐故云有尚若勢均而懷先己之私有加上之意則咎當至矣故曰过旬災也 伊

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象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

蔀覆曖鄣光明之物處明動之時不能自豐以明大之德既處乎內又以陰居陰所豐在蔀幽而无覩者也日中者明之盛斗見者闇之極不能自發故往得疑疾然履中當位處闇不邪有孚者也 注 不能自發以自求於五故往則得見疑之疾然居中履正有信以自發其豐大之志不困於闇故得吉也 正 蔀蔽也謂君之明臣下障蔽之故曰豐其蔀日君之象斗臣之象今日中之時而見斗是臣之盛明侵於君也且五不當位而二當位是僭也五不顯明而四顯明是專也二與四互有僭之咎故爻辭同也往得疑疾者更往則益疑陽之嫌必擬所志若能以信發明其志使不疑于時則吉矣 牧 斗陰也而主運乎五以陰柔當君位之象日中明盛之時乃見斗猶豐大之時遇闇弱之主二有至明中正之才而遇闇弱不正之君既不能下求於己若往而求之則反得疑疾此暗主之常也然則如之何而可君子之事上不得其心則盡其志誠以感發其志意而已苟誠意能動則雖昏蒙可開也雖柔弱可輔也雖不正可正也管仲孔明是也 伊

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沬折其右肱无咎象曰豐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

沛幡幔所以禦盛光也沫微昧之明也應在上六
志在乎陰雖愈乎陰以處陰亦未足以免於闇也
所豐在沛日中見沫之謂也施明則見沫施用則
折其右肱可以自守未足用也明不足不可大事
注 日在雲下於沛沫小星也 虞 芾者枝葉偏重之
皃偏盛也沫者斗槩謂斗之輔星三以陽得正而
上應於上下比於二日中見沫之象斗以象大臣
槩以象家臣家臣秉正志在偏私故不可與大事
折右肱使不得終竟用事者則固无咎矣 陸 九
三以陽居陽又过其中亦是大臣剛亢者沛如水
之沛然不可禦亦过盛之義未微昧之象臣既过
盛是微沫其君者右陰也今是陰盛若能折去其
右肱亦可无咎蓋極盛之臣終不可用也肱亦股
肱大臣之義 石 九三遇豐之時有大事之特可以
豐其澤者也上六以幽闇為之主不可與有為故
曰折其右肱无咎 介 沛者驟明之謂沫見幽闇之
謂右者謂之陰肱者身之輔九三以陽處陽豐之
驟也應在上六明而闇也應在幽昧故若折其肱
焉 陸 豐而过盛不能自明災既其身又誰咎焉 簡
沛古本作斾沫星之微而无明數三居豐之時而
遇上六日中而見沫者也无可賴之主不能有為
如人之折其右肱人之為有所失則有歸咎歟為
而上无所賴尚何咎乎 伊
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象曰豐其蔀位
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
九四以陽居陰闇同六二夷平也四應在初同是
陽爻能相顯發而得其吉初適四則以四為主故
曰遇其配主四之初則以初為主故曰遇其夷主
以陽居陰位不當所以豐蔀而闇幽不明日中盛
明而反見斗應明而幽闇不明也處於陰位更應
於陰无由獲吉以與陽相遇故得吉行 正 四雖不
當位然而僭逼上体明辨於君亦有疑君之象故
與二同文辭初爻上四又動應之故得發其光明
斯為一卦等夷之主 牧 四承六五之柔遇其夷易
之主雖幽晦而遇夷主是以志行而吉也 石 初
四皆陽又居相應之地居大臣之位而得在下

之賢同德相輔故爲夷主然致天下之豊有君而
後能也以不中正而遇五陰柔闇弱之主故爲豊
其蔀也 伊
六五來章有慶譽吉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以陰之質來適尊陽之位能自光大章顯其德
獲吉譽也 注 來章謂乘四之明四來章明於已
也處豊柔謙不自光大吉其宜矣 牧 二以文明中
正之德而在下章美之才也五能致之在位則
可以致豊大之慶明譽之美故吉初與三四皆
陽明之才五能用賢則彙征矣五无虛己下賢之
象聖人設此義以爲教 伊 五屈体下四四之明上
行之五相錯成離坤離爲文章者文成也九四上
行則初應四二應五三應上六爻並用成豊大之
慶五屈以下賢四志在應乎上人自譽之兌爲口
譽之者也五得正吉也 朱
上六豊其屋蔀其家闚其戶闃其无人三歲不覿凶
象曰豊其屋天際翔也闚其戶闃其无人自藏也
以陰處極而最其外深自幽隱絕迹深藏者也
三年豊道之成治道未濟隱猶可也既濟而隱以
治爲亂也 注 鳥飛翔於天際天言隱翳之深也 非
有爲而藏可以出而不出无事而自爲隱藏也 正
屋於室爲外家於國爲私上六窮於極大行失其
中但豊於其外蔀其所私窮大者必失其居前闚
以益家天人所不佑本於豊屋蔀家反窺戶无人
天人之際詳矣 陸 飛鳥遺之音謂宜下而反上豊
之志皆欲顯其居今空其內而无所托故愧於特
而反自藏也 牧 始顯大如飛鳥之於天際而飛
翔終自然必獲退皆聖人戒其過盛子雲曰炎炎
者滅隆隆者絕觀雷觀火爲盈爲實天收其聲地
藏其熱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正合此義 石 上六翔
於天際自以爲明之主也而其闇足以自蔽其身
故曰豊其屋蔀其家九三自折其右肱而莫爲之
用豈真无人哉畏我而自藏也三歲不覿其自爲
明者窮矣故凶 牧
䷷ 離下艮上 旅小亨旅貞吉
旅寄它方苟求便存雖得自通非甚光大不足

以全正吉之道故特重曰旅貞吉也 正注 身寄它国
親戚輔己者少故其道不得直行其志不得大通
但不失為旅之正則吉 胡
彖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
以小亨旅貞吉也旅之時義大矣哉
夫物失其主則散柔乘於剛則乖既乖且散物皆
羈旅何由得小亨而貞吉乎夫陽為物長而陰
皆順陽唯六五乘剛而復得中乎外以承於上陰
各順陽不為乖逆止而麗明動不獲其雖不及
剛得尊位恢弘大通足以小亨令附旅者不失其
正得其所安也旅者大散之時物失其居咸願有
附豈非知者有為之時乎 注 寄旅之不失其中當
人之所能唯故仲尼至聖栖栖旅於人至是邦也
必聞其政是能以温良恭儉讓而得也 石 艮止乎
下也離麗乎外也止而麗乎外旅也柔得中而外
順乎剛止而麗乎明不足以有為非所以大亨也
建
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火在山上逐草而行勢不久留故為旅象又上下
二体艮止離明故君子象此以静止明察審慎用
刑而不稽留獄訟 注 山上有火則明无不照明而
止慎之象也火行而不處不留之象也明不可恃
故戒以慎 伊
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象曰旅瑣瑣志窮災也
瑣瑣細小卑賤之皃當旅之時最處下極是寄旅
而不得所安志意窮困自取此災也 正 初以陰
柔在旅之時志窮而處卑其才如此上雖有緣无
能為也况四体離而陽性非就下者又在旅則與
它卦為大臣異者矣 伊 柔順大過為卑賤動其心
可容而合其道不通其志因窮是以取災 胡
六二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象曰得童僕貞終
无尤也
得位居中体柔奉上以此寄旅必獲次舍懷來資
貨得童僕之所正也旅不可以處盛故其美盡於
童僕之正 注 惟正於童僕則終保无尤正以居
陰二即就其舍承陽有實故懷其資初者卑

賤二得履之故得童僕處和得位故正也九資謂
才也上承於三得安其位不敢自顯其才用爲
以卑順爲心是得童僕之正固非君子之正也羈
旅而卑順故終无尤 陸 六二居得其位猶旅而即
其次舍者資財也得位居中是内懷資財之人爲
旅之道歸依雖居中正但如得其所舍得其童僕
以爲時是其吉也 石 履柔得位上滯无應懷恋資
貨以附不正故曰旅即次懷其資不能任中以
求自畜在童僕則得正无尤非君子有爲之

道尊次舍旅所安也貨財旅所資也童僕所賴
也柔弱而在下者童也強壯而處外者僕也二有
柔順中正之德得内外之心故曰得童僕貞也 伊
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象曰旅焚其次亦
以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
居下体之上與二相得以寄旅之身而爲施下之
道與萌侵權主之所疑故次焚僕喪而身危也 注
亦以傷矣者言失其所安亦可悲傷其義喪者
以旅與下理是喪亡與得正事之萌正與二相得

不能守正而反通於下斯失旅之義故次焚也童
僕主人之所使也失於主矣次其亡矣何保於童
僕故喪其所親而危及之于九三剛而不中又居
下体之上艮体而居上自高之上也自高則不
順於上故上不與而焚其次矣次所安也過明則
暴下故下離而喪童僕之貞失其心也如是則危
之道也 伊
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象曰旅于處未得
位也得其資斧心不快也

處上体之下不同九三之自尊然不得其位猶寄
旅之人求其自舍不獲平坦之所而得用斧之地
言用斧除荊棘然後乃處故曰旅於處得其資斧
也求安處而得資斧之地所以其心不快也 正 以
陽居陰志在謙下得旅之宜故旅於處也有應在
初而上比於五上下未快必資於斧以斷也体性
炎上卒承於五斷得所取初爲正應而懼不共
以陽下陰亦非本志故其心不快也 陸 四体陽明
有才也在剛直有斷也非正位而不獲其次太

為亨也且旅而雖有才斷志不得行故曰我心不
快也明寄旅之道純任其卑巽今四雖能謙下然
而体性猶未得安于童僕之貞矣是於旅之宜未
盡善也 牧 居陰不得行而處者也有剛動能斷之
志焉故能安其不可為之時而樂之者也故心不
快此知者之旅也 介 二三止而得位為次舍四巽
為入未得位〻者而已入對出言之為處得其資
以為利得其斧以為斷上得乎五下得乎三之助
也九剛明之才而處四履謙能下善處乎旅故

得上下之利然未得位上不足以發五之志下不足
以致六二之賢雖得資斧未免為旅人故我心不快
四進於上道行乎五而二應則快矣孟子曰久於齊
非我志也 朱
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象曰終以譽命上逮也
羇旅不可以處盛位譬之射雉雖有一矢射之而
復亡矢其雉終不可得然處文明之內能照禍福
之幾不乘下以侵權而承上以自保故得終以美
譽而見爵命逮及也承及於上也 正 雉文明離

象矢寄至之象射者司中之謂處羇旅之時皆失
所欲以寄直之道與中文明之位此必不可得者
故曰射雉一矢亡言亡雉也不下援四而仰承於
上上下交歸故終以譽命命猶名也言雖不得
正位之實而終名譽之美也尼父之旅近之 陸上
能逮及於已蓋已能承順於人也 石 六五所謂柔
得中乎外而順乎剛者也雖有柔順中正之德知
其親比者寡未常故必其所求若但以一矢射雉
其得失未可知雖一射至於亡矢亦終有美之譽

然為上九所信尊顯之命及之也 胡 五在旅卦不
取君象居不可旅也五雖有文明之德未可以動
上九居体建之則令譽升聞而爵命之矣 朱 五有
文明柔順之德而上下與之如射雉一矢而亡之
發无不中也雖取文明動而必中文明之道也
建與也能承順於上而上於之在上得乎下而與
之譽令聞命福祿 伊
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象
曰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于易中莫之聞也

居高危以為宅巢之謂也客而得上位先笑也以
旅處上衆之所嫉必山故後號兆牛者稼穡之資
以旅處上喪牛于易不在於難物莫之與危而
不扶故莫之聞莫之聞則傷之者至矣 注 牛順
物也旅之為道全於順也剛而无居喪其順也旅
者人之所容剛而无順人何容哉故喪於无難凶
其宜矣子

䷸ 巽下巽上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巽之為義以卑巽為体以容入為用上下皆巽不
為違逆君唱臣和命令乃行然全用卑巽則所
通非大故曰小亨巽悌以行物无違拒故利有
攸往但能用巽无往不利大人用巽其道愈隆明
上下皆須用巽也 正 四六得位為群陽之主全以
柔巽之德非君子之道故小亨而已柔順則无所
不往雖見大人不陷於邪德所巽之道也 陸
彖曰重巽以申命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
剛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上巽能接下下巽能奉上上下皆巽命乃得
行雖上下皆巽若命不可從則物所不與故又因
二五之爻剛而能巽不失其中所以志意得行申
其命令也柔皆順乎剛者剛雖巽為中正柔弱不
順乎剛何以申其命令乎故又就初四各處卦下
柔皆順剛無有違逆所以教命得申成小亨以義
之義 正 巽為命令重命令者欲下寧也二得中五
得正体兩巽故曰剛巽乎中正皆據陰故志行陰
為卦主故小亨 績 蠱所以得元亨者以其巽而能
止也巽所以惟小亨者以其巽而无所止也且夫
巽過而致齊之必至于用刑故蠱言先甲三日巽
言先庚三日甲主仁庚主刑也夫齊之以刑不貢
導之以德故蠱為元亨巽為小亨 救 柔在下而
承二剛巽也內巽者命之始外巽者巽而達乎外
申前之命也九二之剛巽乎中九五之剛巽乎中
正巽乎中正則其剛不過而所施當乎人心足以
志行乎上下九二之剛巽乎中則初六之柔順之
九五之剛巽乎中正則六四之柔順之上下之柔
皆順乎剛則物无違者而九二九五之志行九

五巽乎中正而柔順之則柔者亦得其正而小者
亨矣豈非小者之利哉故六四利有攸往利見大
人而其道上行故曰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
人 朱 巽之所以為巽者初與四也二五雖擅用事
之地而權不在焉故曰剛巽乎中正而志行焉言
必用初與四而後得志也權雖在初與四而非用
事之地故曰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言必順二五
而後亨也利有攸往為二五用也利見大人見九
五也有其權而无其位非九五之大人孰能容
之 拔
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丙風相隨非是令初故君子則之以申命行事 正
法教百端令行為上貴其必從故曰行事也 蔺古
之為命也必反復由明之然後事必行 拔
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象曰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
貞志治也
處令之初未能服命故進退疑懼成命齊邪莫
善武人 注 風性動進進欲承五為二所揆故志以
疑也 司 巽在下不能果決進退申命行事之初利
於勇而行則正也非暴也志行其治者也 子 初六
以陰居陽是不能卑巽者進无所應退在窮下必
无所定如此惟利剛武之人能用其正者 古 初六
有其權而无其位九二九三之所病故疑而進退
也小人而權在焉則易謂之武人武人貞其力而
不正於君志亂也及其志治則以貞於君為利 拔
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象曰紛若之吉
得中也
處巽之中既在下位而復以陽居陰卑巽之甚卑
甚失正則入於過咎能以居中施至卑於神祇而
不用之於威勢則乃至於紛若之吉而亡其過矣
注 以陽居陰巽之太過入於牀下失安身之所而
非所處之正行未違中可以之福故能用史巫紛
若以亨則鬼神降福吉而无咎 陸 處巽太過不能
中令行事止可用之史巫史巫薦人之誠磬折
俯仰紛紜以巽謝于神明故巽甚而不違之咎
蓋守中存實誠卑可薦神覆吉 拔

九三頻巽吝象曰頻巽之吝志窮也
頻蹙不樂窮不樂已之謂剛正而爲四所乘志窮
而巽是以吝注乘陽无據爲陰所乘號令不行故
志窮也哥以陽居陽在巽而不爲巽者也四爲巽
主不得不承情有不順故頻蹙而後巽志意窮故
自恨而已陸推治於微物情之未然通而之善使
樂以勞非逆而止之也三用剛而必使由之頻數
之令人所不與故曰吝也逵剛不得中又在下体
之上非能巽也哥勉而爲之故屢失也居巽之

時而上臨之承乘皆重剛則勢不得行其志矣志
窮而頻巽是以吝伊
六五悔亡田獲三品象曰田獲三品有功也
乘剛悔也得位承五卑得所奉雖以明御剛而依
尊履正以斯行命必能獲強暴遠不仁田而有獲
莫善三品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充君之包注
田獲三品喻行命有功正乘剛有悔然居正是亡
也寡者衆之所宗以一陰爲四陽所從如田獵之
有功所獲可以備三品也石田者興事之大者也

三品有功之盛者也柔而可以大有功者巽乎正
而德所附也介陰柔无應而柔承皆剛宜有悔也
而四以陰居陰德巽之正在上体之下居上而能
下者也居上之下巽於上也以巽臨下巽於下也
其自處如此所以悔亡如田之獲天下之事爲善
處則悔或可以爲功矣伊
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
日吉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以陽居陽損於謙巽然秉乎中正以宜其令物

莫之違故曰貞吉悔亡无不利也化不以漸卒以
剛直用加於物故初皆不說終於中正邪道以消
故有終也申命令謂之庚夫以正齊物不可卒也
民迷故久直不可肆也故先申三日令著之後復
申三日然後誅而无咎怨矣甲庚皆申命之謂注
甲庚者皆申命令之謂甲者德正也蓋以四德創
制彖言其正曰先甲後甲所以原始要終也庚者
刑政也巽以小亨申命故爻言其變曰先庚後庚
所以信而審之也甲出庚更也以庚变甲天之道

也先後三日使知其意審其令也 注 五居尊位為巽之主命所出也處得中正盡巽之善故吉然巽者柔順之道所利在貞非五之不足在巽所當戒也故貞吉而後悔亡无不利命令之出有所變更也
始未善也故无初更之始善故有終十日戊己為中過則更故末之更甲者事之始庚者變更之始 伊

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象曰巽在牀下上窮也喪其資斧正乎凶也

過巽失正喪其所斷 注 處上窮巽故過在牀下正理須當威斷而喪之是正乎凶也 正 二巽過乎議上巽過乎中俱失所安 牧 處上以此雖正以凶況不貞乎 介 居上過巽至於自失則於正道為凶也 伊

☱☱ 兌下兌上 兌亨利貞

澤以潤生萬物所以萬物皆說施於人事猶人君以恩惠養民民无不說也惠施民說所以為亨以說說物恐陷諂邪其利在於貞正 正 不謂之說而謂之兌者聖賢感天下之心必以仁義恩惠之道不可以言語口舌故去其言而為兌 胡

彖曰兌說也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乎順天而應乎人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

說而為剛則諂剛而違說則暴剛中故利貞柔外故說亨天明而不失說者也 注 先以說豫撫民然後使之從事則民竭力而忘勞先以說豫勞民然後使之犯難則民皆授命而忘死豈非說義之大能使民勸勉矣哉 正 天之所助者信也柔外為順剛中為信故得順乎天而應乎人 牧

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麗猶連也 注 講習道義相說之盛莫過於此 正 兩說而合莫過講習 子 說於聲色極必有害說以道義久而彌益 牧 講習故說之大當取相益之義 伊 取其樂而不流也 坡

初九和兌吉象曰和兌之吉行未疑也

居兌之初應不在一无所黨係和兌之謂說不
在諂瀆斯而行未見有疑之者吉其宜矣 注 以
剛正之說首出門而和人也何往不吉行豈疑哉
子 九二剛中而說君子也初九說君子而與之和
是以吉 介 剛而處說无偏係之私能可否相濟者
也九四疾惡六三小人然体巽不果不果疑也初
九動而上行以濟其決初九遠於六三五讒以說
小人九四未疑也是以能濟其決否則疑矣 晉
嚳祐實直而博范宣子朝夕頓之以開困事

不正其身未有能決人之疑者故曰和兌之吉未
疑也 未
九二孚兌吉悔亡象曰孚兌之吉信志也
說不失中有孚者也失信而說孚吉乃悔亡也
注 失位而得吉是以信志也 正 失位與三豈无悔
也志在和人欲其說信中不失正故吉也夫何悔
焉 子 二不違中有信者也說不妻其信吉其疑矣
然此於三而押小人有悔也以其能退而不敢守
其正故得悔亡二不當其位是不守其正也 故

信道篤而自知明說之不以道不說也 簡 和而不
同謂之和信於其類謂之孚六三小人也初以遠
之而无嫌至九二則初疑之外與而內不與所以
信於初九也 敬
六三來兌凶象曰來兌之凶信不當也
三為陽陰來居之是進來求說以不正求說邪
佞之道故凶 正 三為一卦之主而不以正用說款
以邪諂招來剛直誘掖衆陽使之說己者也
治容悔淫邪行來兌凶其宜也 埜 三陰柔不正

下親于二二避之而不納故稱來兌凶也兌体趨
下是來親于下也二以不處其正是以避之 敬 一
陰為四陽之主來者以皆說之如一小人居四君
子間也諂佞之人不當其位所以凶 吾 比在下之
陽枉己 說是以凶之內為夫上下皆陽而
獨之內者以同体而陰性下故也 伊
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
三為佞說將近至尊四以剛德商量裁制而介
隔之匡內制外是以未寧處以抗進閑邪介疾

宜有喜也注至尊所善天下蒙賴故言有慶正四
以陽居陰是說而能和者又休明而不爲近諂也
比于三而不累之同体是能专介而疾乎小人也
下同初而說於賢宜其喜而有慶陽爲賢陰爲小
人也敉商取西方金剛斷之義介者言剛介之德
嫉惡倭人也石三柔而已来之上柔而居近之兌
之時不幸爲邪柔小人之所介欲施說而不能故
商度而未安然五剛而正中終莫得而說之小人
不得其志則病矣小人病則君子喜是以四剛交

二柔之間可喜也注三有未兌之凶五有孚剝之
厲四處其位豈得安乎若能取介疾惡善必吉
應也伐從五正也比三邪也擬議所從介然自守
而疾邪則將得君以行道而慶斯及物故有喜
也兩間謂之介介分限也故人之守節者謂之
介伊

九五孚于剝有厲象曰孚于剝位正當也
處尊正之位而比於上六不說信乎陽而說信乎
陰也剝小人道長之謂以正當之位而疏君子

信小人注貴之也正五未應於九二九二有剛正
之德已不能盡柔巽以任用之反比於上六邪倿
支剝不正之臣是其危厲之甚也胡五得尊位處
中盡說之道猶曰有厲者剝陰消陽之名謂上六
也雖聖賢在天下未嘗無小人能使不敢肆其惡
而已魁而革面亦聖人之所說也信其革面而不
知其包藏其中必害善危道也巧言令色孔壬舜
且畏之其可忽諸伊六三進而上則四五制有剝
林之象朱

上六引兌象曰上六引兌未光也
以夫陰質最處說後靜退者也故必見引然後
乃說注不同六三自進求說雖免躁求之凶亦有
後時之失經无吉文以其道未光也正上六不累
于信是志于高尚然執德不固見誘則從故稱引
兌雖能說君之旨衆明而不爲之下然喪其高尚
之風未足爲光也敉上六以陰柔居一卦之極當
无位之地欲以柔邪不正之道苟且以牽引天下
之民使歸悅於已雖得人之悅其道未足爲光

大也胡上說道之成六五已輔九五剛健中正之
君宜有膏澤下於民而未光何也以引六三之小
人也初九剛正不疑於三而行九二剛中不比於
三而悔亡九四以三為病九五孚于三而厲上六
引三而未光小人以進說而為害可不慮乎耒六
三上六皆兌之小人六三履非其位處於二陽之
間以求說為兌者故曰來兌言初與二不招而自
來其心易知義以為害淺故二陽吉而六三凶
上六超然於外不累於物此小人之託於无求
以為兌者九五引之而後至其心難知其為害深
剝者五陰剝一陽上六之害何至是九五以正當
之位而孚於陰知之小人其至於剝豈足怪哉雖
然其心蓋不知而賢之非說其小人之實也知其
實則去之矣故有厲而不凶然上六所以不凶何
也曰惟進君子之事使上六引而不兌則其道
光矣坂

䷺坎下巽上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

序卦曰說而後散之雜卦曰渙離也渙之為
義小人遭難散而逃避之大德之人能於此時建
功立德解難釋險故謂之渙能釋險難所以為亨
可以至於建立宗廟也德合神人可濟大難大難
既散當以正道而柔集之故曰利貞正人氣聚則
生氣散則死故聖人以聖神渙散乃立宗廟以萃
聚之是以萃渙二卦皆曰王假有廟所以明聚散
之理為教化之宗主也物散則失正故利貞也陸

彖曰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王假
有廟王乃在中也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二以剛來居內而不窮於陰四以柔得位乎外而
與上同內剛而无險困之難外順而无違逆之乖
是以亨利涉大川利貞也凡剛得暢而无忌回之
累柔履正而同志乎剛則皆亨利涉大川利貞也
注險難未夷方勞經營今在渙然之中故至於
有廟乘木涉川必不沉溺以渙濟難必有成功
正此本否卦乾之九四來居坤中剛來成坎水流
而不窮也坤之六二上升乾四柔位乎外上

承貴主與上同也虛大凡爲民除險難須在上界
巽以順民散然後道德亨通乘木有涉川亦是濟難
之象王假有廟者渙是初爲散釋患難之初始
民未知禮須假立廟貞以爲教化之宗渭遇渙
之時兩陰不能陷一陽五免於陰四不應內而
上同乎五此渙之所以亨九五以王德居王位能
極天下之難得四海之歡心以事其親能假有廟
矣令若大難未散王亦同在難中豈暇有廟患
難已散同在渙然之中乃可以安神報功故曰

王乃在中也代二以剛在陰中乃能濟難四以柔
在陰外動无違逆同上二以身入陰四則輔君任
事上下同志厥事乃濟李晟入陰陸贄輔后二
爻之象薛當渙之濟何以御之在王者定中而正
位記天地宗廟之靈以固民之離心故曰王假有
廟王乃在中也豐二不窮下四周乎上以坎爲水
巽木乘之所以利涉有功也薄世之方治如大川
安流而就下及其亂也潰溢四出而不可止方渙
散之時宜經營四方之不暇而其彖曰王假有

廟其象曰先王以享于帝立廟何也曰肥難而爭
民之所疾也處危而不踰者衆之所恃也先生王
居渙之中安然不爭而自爲長久之計宗廟既
立享帝之位定而天下之心始有宗矣坎
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生以享于帝立廟
風行水上激動波濤散釋之象先王以渙然无
難之時享于上帝以告太平建立宗廟以承祖
考平陰上至四承五爲享帝陽下至二爲立廟
實冬月天地閉塞水凝爲氷春風一動釋其否

結解其氷凍亦得此渙象王者出民塗炭之後法
此以教民爲本享帝所以訓民事君立廟所以教
民事親二者忠孝之道教化所先也石風行水上
渙然離散之象天下險難方作先生以是享于上
帝以一天下之心使无二主也立廟以合天下渙
散則人知反本鬼有所歸觀此則知魯用郊晉祁
夏郊魯有周廟鄭有厲王之廟非先王意也
秦位在藩臣臚於郊祀天子不能制反致文武
胙卒併天下揚雄曰僭莫僭於旅旅莫重於地

地莫重於天雖其知渙之說矣 末 亨帝立廟推尊
親仁義之極可以无渙矣 介
初六用拯馬壯吉象曰初六之吉順也
處散之初乖散未甚故可以游行得其志而違其
難不在危劇而後逃竄故曰用拯馬壯吉觀難而
行不與險爭順也 注 渙之初可以散動二能濟而
已附之故順而行之无畏忌也壯馬馳騁而得其
吉 于 初以陰處下在渙散之始是往而拯之不可
後時固當用剛壯之馬急於解民之難執柔
之道以拯濟之使渙萃而不散吉之道也 胡 九
二在下而有能行之材馬象也初承之以拯夫
險馬之象也二得其拯而初得其隨足以壯吉 介
初六身既无位衆不羈縻足可避於患難宜乎
衆馬自往而得壯吉坎為馬內難而行不與險
爭故曰順也自此齊小白入莒之類也 緯 二有剛
中之才兩皆无應親比而相求如得馬壯以之
拯渙其心有濟渙極於始則為力易故順也然
六爻獨初不去渙者辨之於早則不至於渙故
也 伊 九二在險中得初六而安故曰用拯馬壯吉
明夷之六二有馬不以自乘而以拯上六之傷渙
之初有馬不自乘而以拯九二之險故象皆曰順
言中順之正也 拔
九二渙奔其机悔亡象曰渙奔其机得願也
机承物者也謂初也 注 奔初獲安是得其願 正
二在險守渙而未出居失其位不可以安故宜
出奔三在坎上已先見渙而位亦不當固非所安
下與二比同志相得故二奔之必得所願能憑
於三所以悔亡 陸 居險難之中以陽居陰本有
悔也六三將出于險若能依憑六三同出于險
可以悔亡 白 諸爻皆云渙謂渙之時也在渙難之
之時而處險中有悔可知二以初為机初謂二
為馬初雖坎体而不在險中在渙而與之合則
可憑以為安者也先儒謂五為机非也當渙之
時二陽豈能同同則成濟險之功豈止悔亡而已
哉 伊
六三渙其躬无悔象曰渙其躬志在外也

渙之爲義內險外安六三內不比二而外應上
九是不固所守而能散其躬故得无悔應在上
九志在外也 正 上九居一卦之極有剛明之才以
已爲正應不固所守往從於上然不能濟天下
之大事亦可以釋一身之患而无悔也 明 如書重
耳內有坎难而志在外 緯 以陰柔之質不中
正之才居无位之位豈能極時之渙然獨有應
止於其身可以无悔而已悔亡者本有而亡无
悔者本无也 伊 應上近二二者必爭故渙其
躬无所適從惟有道者是與而安 坡
六四渙其群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象曰渙其
群元吉光大也
瑜乎險難得位体巽與五合志內掌机密外
宣化命者也故能散群之險以光其道然處
於卑順不可自專而違散之任猶有丘墟匪
夷之慮雖能元吉所思不可忘也 注 丘者不
平之象得位散險不能初初附已以求免故
心未平也然志在奉上思渙其群雖不應
初固未傷也 陸 四首散險難上輔至尊宜
其光大偏普濟其民不可小存險難有所避遺以
起怨望不平之思四質柔任重懼其志弱不盡避
濟故申戒之 牧 居大臣之位初出民於塗炭猶有
丘墟不平之時不可夷平其思慮如漢皇初出民
於暴秦之間事有草創至文景之世有六臣之
佐然後紀綱制度稍復古而光大也 名 施危不平
之地六四上奉九五之君下爲百官之長權大職
重常終日乾乾不敢少安亦未嘗平其思慮也
胡 山地之高以止而物附爲者也尊位之象也
丘山之次也近尊而德上同之象渙有丘大公至
正心无偏係則非等夷所思不與六三而初六不
應也渙其郡匪所思也 介 丘聚也得位上同散者
聚也故曰渙有丘慮勞王室不安其慮故曰匪
夷所思 辭 方渙之時用剛不能使之懷附用柔不
能之歸依四以柔巽之正道輔剛中正之君居臣
同功天下渙散能使之群足以元吉渙有丘匪
夷所思費異之辭也丘聚之大也方渙而有丘

則大事雖其用妙矣匪乎常之思所能及雖賢智足以與此然元吉光大不在五而在四者四言施用五言成功居臣之分其義通也伊丘聚也宣王承厲王之後天下離散召伯之徒佐王建国親諸侯遣使勞來安集之渙其也朱

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

處尊履正居巽之中散汗大號以盪險阨者也爲渙之主雖王居之乃得无咎正位不可以假人

人注人遇險阨驚怖而勞則汗從体出故以汗喻險阨九五能行號令以散險阨者也正五建二爲諸侯使宣號令若汗之出身不復反也九五爲散險難之主宜有非常之散令以解国人之罪戾若病者得渙則百骸俱暢也王者居渙然之中志在散險用時之中適方可无咎非此特而用之患無之道也雎發大號令爲民除其疾若如汗之通腠理塞滯亦取必行而不可反也渙王居无咎者爲民患除險難之彼非皇極之君不能居正位

也石五與四君臣合德號令合於民心如汗之浹於四体則信服而從矣如是則可以濟天下之渙居正位而无咎也再云渙者上謂渙之時不渙謂處如是爲无咎伊汗取其周徧而不反渙然之中不知孰爲臣孰爲主至於有廟天下使知王之所在故曰渙王居言渙之中居矣放

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象曰渙其血遠害也

逖遠也最遠於害不近侵克散其憂傷遠出者也散患於遠害之地誰將咎之注應獨者多志於爭此易之常情也上獨有應而遠於傷害者常其渙得行其志從其道也故血去害遠而无咎子渙散其血是亦相傷也二爲正應而二遇之與二争三理當相害處在卦外忠不必傷故曰渙其血也當渙離之特无救物之志全身遠害去而進出雖獲无咎固未光也既以去三而更遠出遠害之甚者也子六三以柔柔則在内困於有难之地陰之傷也故曰血上九應之則與之俱傷矣去而逖出則遠害矣分一本作揚三居陰陷

之極下從於二則不能出渙陰有傷懼之象故云
血傷上以陽剛處渙之外有出渙之象又居巽之
極能順於事理故能使其血去其惕出則无咎矣
伊

䷻ 兌下坎上 節亨苦節不可貞

彖曰節以制度雜卦去節止也然則節者制度
之名節制之義制事有節其道乃亨故曰節亨
節須得中為節过若傷於刻薄物所不堪不
可復正故曰苦節不可貞也正 坎陽在上兌陰
在下亦如為君為父為長者在上為臣為子在
少者在下全人人倫之至制節謹度莫大乎人
倫上下之至故德此節之義若節者味若人
所不樂如申徒狄抱石入河夷齊餓死陳仲子
之廉晏平仲之儉陳相欲君臣並耕皆不得礼
義之中非正道是不可也石 失情性之中正故不
可以為貞陸 渙之彖曰剛來而不窮自否而來也
節之彖曰剛柔分自泰而分也以節繼渙循以
泰繼否也泰之象曰以財成輔相天地之道
以此卦為枝象之用也節以礼為界其道乃亨过
若傷隘亦不以為正也薛

彖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
說以行儉當位以節中道以通天地節而四時成節
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坎陽兌陰陽上陰下剛柔分也剛得中而為制
主節之義也節之大者莫若剛柔分男女別為節
过若物不能堪不可復正无說以行險過中而
為節則其道窮也注 天地以氣序為節使寒
暑往來各以其序則四時之功成王者以制度為
節使用之有道使之有時則不傷財不害民正
泰卦分乾三上升坤五分坤五下處乾三故剛柔
分而得中虛說以行險九人當險阨艱難之中
少有特其節操而不改者故仲尼之從者皆不
及門獨稱顏氏盖言險難而不失其節也石

彖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

水在澤中乃得其節數度謂尊卑礼命之多
少德行謂人才堪任之優劣王 澤上有水止而

不溲下保其淵上德其安子名位有等差德行有
小大君子議德行作之正位則名器无坮濫矣 故
度數政事德行教化皆所以為民物之節 故
初九不出戶庭无咎象曰不出足庭知通塞也
為節之初將整散而立制度者也故明於通塞
慮於險僞不出戶庭慎密不失然後事濟而无
咎也 注 此卦二三四五剛柔相公三四下比於二
四則上承於五初則節制之始而心无私係此
制度數議德行之主也必明通塞之叏以
功不及物必通散之散之不已則遂之於竭 心止
塞之也以初承渙之末散未至於節弗行其節
故曰知通塞也 牧 戶庭戶外之庭門庭門內之
庭初以陽在下而上有應非能節者也當節之
初故戒之謹守使不出戶庭則无咎然君子貞
而不諒通則行塞則止故象明之曰知通塞也係
辭所解獨以言者蓋人之當節者言行而言又在
所先 伊
九二不出門庭凶象曰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
初已造之至二宜宣其制矣而固匿之失時之極
則遂廢矣 注 極時之中也 正 以剛居中失位在內
是不能行節制之令失時之極 陸 初未履中道
猶可持焉二已履中當行失時則為極極甚也 牧
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
君辭也以陰處陽以柔處剛違節之道以至哀
嗟自已所致无所怨咎 注 体柔性悅下比於二不
能自制失節者也柔剛失位行又過中以致失節
嗟何所及 崔 節之久推居中得正者能立節二當
定用捨之宜此皆節之於內而施之於外故慎密
不出然後可以无咎 陸 節者止也止物之通也且
物通散而止之非所領也蓋不得已而從其制
也猶牧絲通割綿𦃃之儀耳將立制以節物情
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也化機事之失泄子言
語防其言語不出戶庭慎之至也何咎之有且
節者謂以中道節物情謂過則節之未至者俾
從而及之也初雖承渙之末然物情未至於節
故不行其節也知通塞者水之在澤蓄之則

節而不節有後時之凶三過節而不節有悲嗟之
歎 欸 以陰居陽不節其制度然咨嗟而思之則
无於咎 白
六四安節亨象曰安節之亨承上道也
得位而順不改其節而能亨者也承上以斷得其
道也 注 六四以柔順之道上承於君以行節制率
天下之人得以亨通是承君上之道 胡 節以安
為善強守而不安則不能常 伊
九五甘節吉往有尚象曰甘節之吉居位中也

當位居中為節之主不失其中不傷財不害民之
謂也為節不若非甘而何 注 以此而行所謂皆有
嘉尚也 正 聖人性乎情故違節賢人違乎指故守
節為能通天下之情不違其礼守極中之節
不失其時以此而行聖人之所尚也 陸 甘臨无攸
利甘在下用甘接而進也甘節有尚者在上用甘
民悅隨也大禹勤儉於邦家可謂節矣未聞有不
樂者也 蘇 甘中也和也致中和則天地位焉舜湯
用中和如斷而已也達五自泰九三变以悅行險

有甘之意先王建國宅中均道理制邦域之轉乎
二說從之往有尚也尚配也往有配乎中也詩曰
商邑翼翼四方之吉往有尚也故九二不出門庭
凶
上六苦節貞凶悔亡象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
過節之中以致亢極節之苦者也以斯施正物所
不堪以斯修身行在无妄故得悔亡 注 以苦節之性
而遇甘節之主必受其誅 華 土少正卯之文也
苦節既凶甘節得志故悔亡六乘陽於上无

應於下其道窮也 為 當節之中居險之極節之苦
者也故守之則凶悔則凶亡矣悔損過從中之謂
也 伊
䷼ 兌下巽上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信發於中謂之中孚人主內有誠信雖隱微之物
信皆及之莫不得所而獲吉故曰豚魚吉也隱
微獲吉顯著可知既有誠信光被萬物得宜以
斯涉难何往不通信而不正凶邪之道故利在貞
正 三四合体為中孚之生中孚者中有誠信者

鳥卵之有孚實柔在內而剛包之鳥卵孚實之象也豚之微魚之隱皆不欲傷之況人乎中孚則水火可蹈何不利之有 陸 二陰居中是虛中而發誠信於內由之於信也 胡

彖曰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說而巽孚

有上四德然後乃孚 注

乃化邦也

信立而後邦乃化也剛得中則直而正柔在內則静而順說而巽則乖爭不作如此則物无巧競敦實之行著而篤信發乎其中矣 注

豚魚吉信及豚魚也

爭競之道不興中信之德淳著則微隱之物信皆及之 注

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

以忠信濟難若乘虛舟以涉川也 正

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

天德剛正而氣序不差是正而信也今信不失正乃德應天是中孚之盛 注 二五得位而志同二

浮中而說於內所以正性情之本也正得正而巽於外所行教化之方也中孚有天性之道教化之所由生也教化之極必始性情之際君自孵而㲉然後羽翼成焉故中孚变為小過有飛之象 陸 利正若尾生之徒皆是不得其正者 石 在全体則內外皆實而中虛在二体則二五皆陽而中實中虛信之本中實信之質卦之所以為中孚上以巽而順乎下下以說而從乎上如是其孚乃能化邦信及豚魚則无所感舟虛中虛之象无競矜之患也天之道孚貞而已故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 伊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風行澤上无所不周猶信之被物无所不至中信之心必非故犯過失為辜情在可恕故君子以議其过失之獄緩其當死之刑 正 中孚之信暗於中猶獄之之准明也故君子緩其死而議之求得其成則不枉矣 牧 風澤幽暗之地獄訟亦幽暗之事君子所以論獄情緩其死恕以及人 石 化邦

之時不可以用刑 坎
初九虞吉有他不燕象曰初九虞吉志未変也
虞專也燕安也初爲信始専應乎四更有它未不
能與之共相燕安以志未変改不更親它也 正 虞
晏也初與四宜自安虞元意於四則吉四者承
五有它意於四則不安矣 旨 虞守也在中孚之
始處内卦之下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故務守其
中未失其志志在於道故獲吉也有應於四
宜往從之而誠信未通未能及物故自守則吉

而有它則不燕燕安也 㞢 虞度也六四爲之正
應然中有九二六三間隔己之正應是以初九能
度四之正應裁量其情以孚信應於己否 胡 初
九六四正應也初宜信四而初四相易以失位爲
憂以其有憂也故虞度之虞乃不失其正應
故吉它謂三也初與三同体説乎陰而往應之
爲有它初九所以虞吉者得其所從未変於三
变於三矣何燕之有 朱 初應在四而四上與五
初若能虞度其適内比於二則吉必至故九二

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鳴鶴在陰以陽居陰之謂
也其子和之得初之應之謂也故象曰其子和
之中心願也 伕 虞猶度也燕當爲变字之誤也
初應在四方棄類而進故云絶類上也三應於上
四阨之而不得進故經曰或泣或歌初雖以四爲
應三與四爲仇三既不得志於四則必見侵於己
故當度而爲之備四雖氣類而上終爲已應宜
乎固守一節雖有它未不変其志 全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

之象曰其子和之中心願也
九二剛体處於卦内又在三四重陰之下而履不
失中是不徇於外自任其真者也處於幽昧而
行不失信則聲聞於外爲同類之所應焉如鶴鳴
幽遠爲其子之所和也不私權利惟德是与若
我有爵吾願與爾賢者分散而共之誠信之人
願與同類之人相應得誠信而應之是中心願
也 正 君子之言行至誠而善則雖在幽隱亦聞
于遠爲已類者亦以至誠從而應之靡好爵其

无惟者也上欲與之靡好爵而不疑中孚之至也
命四與二同体震九二陽爲大六四陰爲小故四
有子象二四同志二鳴而四和二中也四亦中虛
心之象其應豈強爲哉出於中心傾向而已巽爲
命五出命者也陽爲美好好爵者爵命之美吾
四自謂也我四謂五偕曰我君也爾親乎二也二
誠乎中四自和之若曰我君有好爵吾與爾共
靡之非二有求於四也四與五其疏附之臣乎靡
子夏傳陸續作縻巽爲繩縻係之象當作縻

朱

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象曰或鼓或罷位
不當也
三居少陰之上四居長陰之下対而不相比敵之
謂以陰居陽欲進者也欲進而閡敵或鼓也四履
正而承五非已所克故或罷也不勝而退惧見
侵陵故或泣也四履平順不與物校退而不見
害故或歌也不量其力進退无恒憊可知也
注只爲不當其位故妄進也正三四俱陰故得

敵四得位有位故鼓而歌三失位无實故罷而泣
荀失中得信何以事君故進退憂喜皆妄也蘭敵
謂所交孚者上九是也四得位居正故亡匹以從
上三不中失信故得敵以累志益柔說之質居位
不當惟所信是故或鼓張罷歷或歌或泣惟係乎
所位故未知吉凶非明達君子伊
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象曰馬匹亡絕類上也
處巽應說得位履順上順於五內恥无首外宣德
化充乎陰德之[illegible]如日月之進望三與已敵進

求攻已若與三校戢則失其所益故棄三之類
如馬之亡四上承其五不與三爭乃得无咎絕
類上者絕三之類不與之爭而上承五也正巽
陰之盛月近望也與初同其類而應今乃絕之而
附順而初五遂亡之矣陰盛得附故无咎子爲成
孚之主居近君之位爽得其正當孚之任者也如
月之幾望盛之至也望則敵矣臣而敵君禍敗
千至古者駕車用四馬不能備絕色則兩服
兩驂各一色故兩馬爲匹初應四而四從五

皆上行也孚道在一下係於初則不一而害於孚
為有咎也故絶類則无咎 伊
九五有孚攣如无咎象曰有孚攣如位正當也
攣如者繫其信之辭也處中誠以相交之時居
尊位以為群物之生信何可舍故有孚攣如乃得
无得咎咎 注 正當尊位故戒以繫信若直以陽得
正位而无有係信則招有咎之嫌 正 處中孚之
尊為群生之主不能恢弘信誠以化萬邦而
乃攣係於四其志不遠然處正德中不委於

四雖未光大圍无咎 注 攣如充實充 石 至誠發
于内以牽攣天下之心上下内心皆以誠信相
通得君之道又何咎也 伊 胡 小畜中孚九五之位皆
曰有孚攣如得四之援而然也 注

上
九翰音登於天貞凶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
翰高飛也音者音飛而實不從之謂居卦之上
處信之終信終則衰忠篤内喪華美外揚正亦
凶矣 注 窮上失位信不由中以此申命有聲无實
是翰音登天也巽為鷄鷄曰翰音虛音登天何

可長也 伏 聲聞過情雖貞亦凶況不貞乎 介

䷽ 艮下震上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
之音不宜下大吉
王於大過之下音相過之過恐人作罪過之義
過於小事即如行過乎恭喪過乎哀之類是也
褚氏謂小人之行小有過差君子為過後之行
以矯之如晏子孤裘之比也因過為小事道乃
可通明非罪過矯世勵俗利在歸正故曰利
貞時世小有過差可矯以小事不可正以大事

也過孚之行有吉有凶 飛鳥遺其音聲哀以求
處過上則愈无所適過下則不失其安以譬君
子處過差之時為過矯之行順而止之則吉逆而
作鮮則凶順則執卑守下逆則犯君陵上故以
臣之逆順類鳥之上下也 正 二則皆失位而柔皆
得中是小過者而得亨也利貞者大凡作事必
須相時時若過差失其中適則君子宜以矯之
立大功建大事必須用剛正今柔得中不可作
大事 石 小過以四陰在外二陽在内是明紀未

甚恐壞天下之事小有差忒故聖賢之人小小過
行其事以矯正一時之失則天下之人一歸大中
之道而得亨通也飛鳥遺之音但聞其音不見
其跡君子矯弊但使民由之而不使知之也宜
上不宜下者猶君子不可大越其事遠於人情
當附近民心然後或吉 胡 中孚柔則內而剛在外
有鳥鮮實之實象變為小過則剛在內而柔在外
故有飛鳥之象焉大者本在外而得中今在內
而失中是君子失中其道不行於世則當守其
實而遺其名若鳥之翰飛也五在四上乘剛逆
也二在三下承陽順也上飛則犯於五下飛則得
於二故不宜上宜下也小過之時二五為小人之
得中者上則犯五凶之道也下而得二故獲大吉
焉所以然者大者在內其道未顯故不可以上
行而可以俯就也 陸
彖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過以利貞與時行也柔
得中是以小事吉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
事也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
順也
矯枉過正時應所宜不可常也故曰與時行也六
二六五以柔居中九四失位不中九三得位不中
柔順之人惟能行小事柔而得中是行小中時剛
健之人乃能行大事失位不中是行大不中時故
曰小事吉不可大事也六五乘九四之剛六二承
九三之陽上則乘剛而逆下則承陽而順故曰
不宜上宜下大吉以上逆而下順也 正 陰稱小四
應初過二而去三應上過五而去五處中見過
不見應故曰小者過而亨爲四五失位二三得位
故曰上逆而下順爾
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
用過乎儉
雷本出地今出山上過其本所故曰小過小人差
失在授易吝侈故君子矯之 正 震為雷長男大
也艮為山少男小也雷在山上事大者過小也明
君子之德大而其過小用過小以矯時也 子 雷在
山上厳不遠也 澤 小過之君弱臣子痛自貶

損以振君父 㪅 考父之过恭高柴之過衰晏平仲之過儉非過於理也小过乃所以爲時中蓋時當小过君子不得不小有所过以小矯正一時之过也 朱

初六飛鳥以凶象曰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

小过上逆下順應在上卦進而之逆无錯足飛之凶 正 初六以陰柔在下小人之象也而上應於四動体也小人躁易而上有應於所當過必至於过甚矣况不當當而过乎其過如飛鳥之飛疾所以凶也躁疾如是所以过之速且遠則雖欲救之无所用其力矣故曰不可如何也 日 以如師能左右之曰以四動体而躁初艮体不正柔刑止不當过也有應在四爲四所以不當过而过其过至如飛鳥迅速雖欲救止不可如何其凶必矣與羿信如何也同象是謂惡我而不及改者 朱

六二過其祖過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象曰不及其君臣不可过也

过而得之謂之過在小過而當位过而得之之謂祖始也謂初也妣者居內履中而正者也過初而履二位故曰過其祖遇而其妣过而不至於僭盡其臣位而已 注 臣不可以自过其位 正 祖者陽之尊號稱九三之謂也妣者陰之尊稱六五之謂也君亦陽也臣亦陰也二近於三而自應五故有过故祖過不及其君遇其臣之象 復 陽之在上者父之象尊於父者祖之象四在三上故爲祖二與五居相應之地同有柔中之德志不足三四故过四而遇五是过其祖遇其妣也五陰而尊祖妣之象與二同德相應在它卦則陰陽相求當过之時必过其常故異也无所不过故二從五亦戒其过不及其君遇其臣未上進而不陵及於君適當臣道則无咎也遇當也过臣之分則咎可知矣 伊

九三弗过防之從或戕之凶象曰從或戕之凶如何也

小過之世大者不能立故令小者得过九三居下体之上以陽當位不能先过爲防至令小者或

过上六小人最居高顯而復應而從焉其從之
也則有殘害之凶至矣從於人小果致凶禍將如
何乎五陽不得政不过者也小人雖政忌於君子
可以防之應而從之則戕之矣于二在三下為五
所取五未取二必已見傷弗能过防遂罹戕賊
七肢小過傷失位而不中故其君在三四之所臣
者初與二也六二旌臣也而未之过而九三疑之
故或從而戕之君謂之戕者以明二本无心於逆
咎在三也春秋臣殺其君或曰弑或曰戕弑者

其未有漸戕者一朝一夕之故坡
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象曰弗過
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
雖体陽爻而不居其位不為貴主故得无咎失
位在下不能过者也以其不能过故得合正作遇於
无咎之宜夫愛安能妄不可懷也處於小过不
寧之時而已陽居陰不能有為者也以自比守
免咎可也以斯攸往危之道也不交於物物亦
无與无援之助故危則必戒而已无所告救也

況沒怯待自守而已以斷而處群小之中未足任
也故曰勿用永貞言不足用之不足北畢退自守
故曰无咎也則失位不能过者也下應而未非已
之召故曰遇也恃應自得以往危也必自戒之
此不足為長正之道子小者在上四能下之
是以无咎小过之義以忠為所过也四体為爻
故曰弗过上承於五故曰遇之以陽居陰故位不
當斯得小过之心也若動而祀上則失飛鳥
之宜故往乃致危必在戒之而已勿用者戒之

辭也勿用君子之道所以深思遠慮以保永久
之貞六九四不得位而比於六五是以宜遇之也
以陽過小过之時居陰而應下則雖於卦為震
不志於動以進者故曰无咎弗能过六五而遇之
比故曰弗过遇之遇者若孔子之遇陽虎也可
遇也不可往也往則厲矣必戒備勿有為則永
貞矣令四不當位以剛履柔為德宜矣故无咎
四下應初則过二二中也弗可过也知二不可过
乃與五遇五亦中也弗过二則與五適相當遇

得過若去柔用剛進而之五往則危厲故必以用
剛爲戒小人過君子之時不戒而用剛斯不爲禍
故丁寧之既曰必戒又曰勿用永貞當隨時處順
不可故守其正是以終无咎也然盛衰相循危小
人常過君子之理陸震曰小人者之過中不可長
也戒而慎之以俟其復 朱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象曰密
雲不雨已上也
六得五位是小過於大陰之盛也陰盛於上
而艮止之九三陽止於下是陰陽不交雖復志盛
密雲至于西郊而不能爲雨也施之於人是柔
得過而處尊未能行其恩施廣其風化也公者
臣之極五極陰盛故稱公也小過之時爲過猶
小而难未大作猶在隱伏以小過之才治小過之
失能獲小過在隱伏者有如公之弋獵取得在
穴隱伏獸也艮之陽爻已止於一卦之上而成
止故不上交而爲雨也 正 六五以隱陰德小過
之主是陰雖極而德未盛其恩未行故不能
爲雨澤施於下但爲西郊密雲而已西郊未陰之
正位也六五陰盛稱公以繳取穴中之物猶聖賢
雖過行其事意在矯正於下也五陰柔處尊无
剛陽之德止可爲公之事也已上上當作止言陽
氣艮止於下所以不雨 明 六五陰爻爲小過之主
才不稱位致令九三不交臣下既止其權居上唯
施恩惠已上者陽已於下卦之上而止之不復更
上又陰柔不能致大事故有取彼在後之辭也
昭 陰得位盛于上居震之中陰能薄陽而乃下
降令三應在上四又納初氣已通爲故无雨也震
之風起於東方則雲飛陽而聚于西郊 句中虛
穴也二五本非相應弋而取之雖得之而陰豈能
濟大事也上者陰已在上也 伊
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象曰弗遇
過之已亢也
小人之過遂志上極過而不知限至于亢也過
至於亢將何所遇飛而不已將何所託災自己
致復何言哉 注 四以陽承五故弗過遇之上以

以陰过中故弗遇過之以陰在上过之極也若鳥飛太高必反至下下上无常則羅網離之是謂災生災自外來眚由内出失中故也陸小者為过越大者之事至於无逆之甚則天下之所疾也天曰災人曰眚天人一道也介初六以山是初行僭逆而用性山處此離之山即已至无離之處散之山也故用飛鳥離群失侶之象以明之昭

䷾ 離下坎上 既濟亨利貞初吉終乱

既濟者萬事皆濟若小者未亨則有所未濟故曰既濟亨小也小者尚亨何况於大大小剛柔各當其位皆得其所非正不利故曰利貞但人不能居安思危慎終如始故戒以既濟之初雖皆獲吉若不進德修業至於終極則危乱及之矣注水上火下陰陽交通雖後微小德以進濟剛柔正位得盡濟之功故利貞初以陰陽氣交故吉終則水火不同性故凶陸亨小當作小亨小者亨也胡

彖曰既濟亨小者亨也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初吉柔得中也終止則乱其道窮也

既濟者以皆濟為義小者不遺乃為皆濟剛柔正而位當則邪不可行故唯正乃利貞柔得中則小者亨柔不得中則小者不亨小者未亨雖剛得正未為沃濟也故既濟之要則柔得中也以既濟為家者道極无進終惟有乱故曰初吉終乱不為自乱有止故乱故曰終止則乱也注若進修不止則既濟无終有止故乱正此本泰卦六五降二九二升五是剛柔正當位也剛得正柔得中故初吉正則有終極濟有息止止則窮乱故曰中止則乱其道窮也侯終止則乱者反本之謂水返而終於潤下火返而終於炎上故有終止則乱之戒侯亨已成之樂亡忘泰然之患乱之起必自佚樂開无之宼繼以天室初吉終乱之驗蘇

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存不忘亡既濟不忘未濟注大夫既正必當復乱子水火之性竟則必復復則為变牧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象曰曳其輪義无咎也
始濟未涉於躁心无顧戀志在棄難於義无所咎
也注明爲既濟之初力微而去險未遠也既濟涉
險而未遠於六故曳輪至濡尾也初濟而不敢怠
其義豈有咎乎子陽之承陰動承靜也施之於
濟物輪之象焉夫世以畢濟而初居其後是前
皆已濟而後見弱者不能量力而致濡其尾
以其志在畢濟于時則克而能有其終於義
不可爲咎初陽居下爲用濟之世始如車之曳

輪狐之濡尾憂不前也然慮患何於備豫故
无咎也何輪有剛動之才而爲車之用剛不及
中材不足者体又在後是以曳其輪濡其尾志
在應上趣既濟之時是以无咎介初以陽居下上
應乎四又離体其進之志銳也然時既濟矣進不
已則及於悔咎故曳其輪濡其尾无咎輪所以
行倒曳之使不進也獸之涉水必揭其尾濡其尾
則不能濟方既濟之初能止其進而不至於極
則其義无咎伊

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象曰七日得以中道
也
居中復正處文明之盛而應乎五陰之光盛者也
然居初三之間上不承三下不比初近不相得能
無見侵乎称婦者明自有失而它人侵之也夫以
中道執乎貞正而見侵衆之所助也處既濟之
時不容邪道者也時既明峻衆又助之竊之逃
竄而莫之歸量斯勢也不過七日不須已逐而
自得茀首飾也注初雖任剛而能陵于柔然不

能害其正是故飾有所喪而其窮无毕也存于貞
絜外飾終自得矣言七日者以初非正而未祀已
行其陰私至明必敗七日少陽生爲明故陰私之
行敗露也故茀所以蔽車九五所以蔽六二而六
二賴以行者也九五與四則六二之茀以心无徧
係中正以待則上終與之而不能違也故曰勿逐
七日得今二以文明中正之德應九五之君宜行
其志者也然則得位位當既濟之時无復進而有
爲矣下雖有賢才不得遂其行者也自古既

濟而用人者也鮮矣以唐太宗之用言猶怠於其
終況乎其下者乎二陰也故以婦言茀婦人出以
自蔽者也喪其茀則不可行矣逐者從物也從
物則失其素守故戒以勿逐自守不失則七日
當復得也卦有六位七則變矣七日謂時變也
雖不爲上所用而中道之正无中廢之理不得行
於今必行於異時聖人之勸深矣伊七日得自二
數之至上爲五復自初數之至二凡七日以中
道也中道天地之所不能違故坤極生乾七日

必復而况人乎朱
九三高祖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象曰三年
克之憊也
處既濟之時居文明之終履得其位是居衰末
而能濟者也君子處之故能興小人居之遂喪
邦也注高宗中興德實文明勢甚衰憊不能
即勝正以盛天子伐小蠻夷猶三年克之言救
衰憊爲中興之主難也石詳夫既濟之文辭皆
不稱既濟者何以其各得位而互於逐文明其

義者也且二以中女既濟故稱婦喪其茀三以過
時既濟故引高宜之伐鬼方四以臣既濟故稱繻
有衣袽五以君居既濟故美西鄰之禴祭初上居
前後故以首尾言之牧不在五言而在三言之取
其中興者也白事之至難勞憊之甚无高宗之
志則殃民而已聖人因九三當既濟而用剛發此
義以示人爲法爲戒其淺見所能及也哉伊
六二繻有衣袽終日戒象曰終日戒有所疑也
王注云繻宜曰濡衣袽所以塞舟漏者也六四

處既濟之時履得其位而近不與三五相得如
在舟而濡矣舟漏則濡濕所以得濟者以有衣
袽也鄰於不親而得全者終日戒也不與三五
懼其侵克有所疑故也正繻亦作濡飾之盛也
袽者衣之弊也六四得於外名之美也險而柔
明行可疑也猶盛飾而衣有弊袽終日戒之不
足爲醜也夫君子不疑在窮而後能濟四方行
有所疑而終不爲累者以終日之戒善補其過
故聖人許之二以柔明故婦喪其茀四亦有柔明

故繻有衣袽二以得中雖有所失而復得四以得
正雖有可疑而免累既濟之義在於盡濟苟有
可濟之理聖人亦因而濟之此易之旨也陸繻細
密羅衣之上衣加槃袽者謂四當既濟之時極
人臣之位是躍淵之地負疑陽之嫌不可以不
自悔其明不可不戒之也不言无咎者以終日
戒之終能免咎若小有怠慢則禍斯及矣牧六
四上比九五之君下應初六之臣大臣之位當
既濟之期則思未濟繻納密之羅服之鮮美

者袽衣之獘敗者言美服有時而獘如當既濟
則亦有未濟大臣憂國故終日防甚而戒疑其
有獘石繻者鮮美之裳在下也袽者弊壞之衣
在上也若紂爲无道而在上文王有德而在下
故文王終日戒懼以避紂之所疑白
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象曰東
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
牛祭之盛禴祭之薄居濟之時而處尊位物
皆濟矣將何爲焉所務者祭祀而已祭祀之

盛莫如修德故沼沚之毛蘋蘩之菜可羞於鬼
神故黍稷非馨明德惟馨是以東鄰殺牛不如
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然在合於時不在於豐
注大來者非惟當身福流後世正祭得時爲敬
失時爲怠東者陽位君道也西陰位臣道也
居失時而用豐不如臣得時而用薄其德可
見也其文王與紂之事乎君臣不可相擬議
故以鄰國而言之所謂曲而中肆而隱也得
時明神所饗吉大來也陸東鄰陽也謂五西

鄰陰也謂二殺牛盛祭盛不如薄者時不同
也二五皆有誠孚中正之德二在下有進也故受
福五處及則无進矣以至誠中正守之苟不至
於亢而已理无極而中不反者也伊東六二西九
五殺牛用順之道禴祭篤誠之理二居文明之
中厚禮薄信雖用柔順豈若薦誠楊五坎爲
月二應在離晦祭春前殺牛者禴時祭周之常
事小人以爲常事不足以致福故非時殺牛而
求之不知時祭之福不求而大也人之情在難

則厭事而无難之世常不能安其福故聖人以
為既濟之主在守常安法而已求功名於法度
之外則易之所謂殺牛也 坎
上六濡其首厲象曰濡其首厲何可久也
處既濟之極既濟道窮則之於未濟則首先犯
焉过惟不已則遇於難故濡其首也將沒不久
危莫先焉 注 初揭尾以象雖在後上揭首以象
難之極初難淺則可揭之上在險極力不能
濟其危已甚安可久乎 陸 濡其尾者有後顧

之慮濡其首者不慮前也恃以為濟遂至滔溺
沒而至首其危可知歷險而不慮後患故曰亂
者有其治者也既濟終亂其義見矣 蘇 既濟
之終固不安而危也而又陰柔處之在險體之
上既濟之中而小人處之其敗可立而須也 坎
為水濡亦取水義 伊
䷿ 坎下離上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
未濟之時小才居位不能建功立德拔難濟險
若能執柔用中委任賢哲則未濟有可濟之

理所以得通汔者將盡之名小才不能濟難事同
小狐雖能渡水而无餘力必須水汔方可涉川未
及登岸而濡其尾濟不免濡豈有所利 正 否二
之五柔得中天地交故亨濟成也六爻皆錯故稱
未濟虞 剛柔失位故未濟五居中應剛故亨小
狐力弱水未涸而濟故尾濡 子 剛在陰中而上應
於五在未濟之時得其通者也小狐者所疑之象
當未濟之時衆皆未濟五柔在內而有應此幾
可以自濟也履失其位違衆獨濟濟非其正

小有可疑者也違衆獨濟後莫之繼故終于未
濟而揭其尾焉不續終也疑事未成往何所利 君
子之窮在於是矣 陸 聖人以六十四卦始於乾坤
明天地君臣之大分總以未濟為終編者存王道
而知終始也蓋易取生生不絕之義不可窮極
在卦大在大上不能成烹飪之象是以不能濟
於物也不曰不濟而曰未濟言猶有可濟之
理 白 狐能渡水濡其尾則不能濟其老者則
多疑畏故履冰而聽懼其陷也小者則未能

慎故勇於濟汔當作圪壯勇狀書云仡仡勇夫是
也未濟之時求濟之道至慎則亨如小狐之果
則不能濟也伊
彖曰未濟亨柔得中也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
尾无攸利不續終也雖不當位剛柔應也
以柔處中不違剛也能納剛健故亨汔乃能濟
未能出險之中濟而濡尾力竭於斯不能續
終未足以濟也位不當故未濟剛柔應故可
濟注雖剛柔相應而不以正猶未能濟焉易未出
中者擬二而言也二以剛居險中將濟者也而上
應於五陰非可安之地而五宜從之者也果於濟
如小狐然則有濡尾之患故未能出於險中者
也其進銳者其退速始雖勇於濟不能續而終
之故无攸利卦之諸爻皆不得位所以為未濟
雖不得位所以為未濟雖不當位而剛柔皆相
應是當未濟而有與者也能慎重則有可濟
之理言濡尾以汔濟故也離卦云未濟男之窮
謂三陽皆失位也斯義闕之成都隱者伊未
濟陽皆乘陰上下之分定未足可以有為也汔
涸也坎在離上水則溢而火怒於下必進之象是
以雖溢而可濟坎在離下則水涸而火炎於上不
進之象也是以雖涸而不可濟君子見其大者遠
者小人見其近者小者初六六三小人也是謂小
狐汔濟也二君子也以為不可曳其輪而不進是
謂未出中也二陰輕進而不與是以六三征凶初
六濡其尾雖九二亦病矣故无攸利見易而輕
犯之還稚而退雖有知者不能善其後故曰不
續終也疑 詩曰汔可小康鄭康成曰汔幾也四
為坎險五為中出險也初往之四幾濟而未既於
五出中也朱
象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辨物居方令物各當其所注火在水上各守其
所雖未濟而各保其安也陸火在水上不當其
處故慎辨物居方使各止於其所伊未濟之時
使不相犯既濟則大通矣
初六濡其尾吝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

處未濟之時最居險下不可以濟者也而欲之其
應進則溺身未濟之時始於既濟之上六也濡
其守猶不反至於濡其尾不知紀極者也然
以險處下非爲進亢遂其志者也困則能反故
不曰凶 注 不能豫照事之幾萌困而後反頑
亦甚矣故曰吝也 正 以柔濟險初始涉者也
進淺猶濡尾況其深遠必不濟矣不知力之
極也 子 体陰之質在險之始未能自濟可以進
者退而尚未早入險中故必吝而已 陸 既濟初
爻謂居其後此言首先涉深不知其極辭雖同
而向背之義異 收 以畫卦言之初爲始爲本上爲
終爲末以成卦言之上爲首爲前初爲尾爲後
朱

九二曳其輪貞吉象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

明体履中而應於五五体柔陰應與而不自任
者也 注 五委任於二経綸屯蹇任重憂深曳其輪
者言其勞也濟難在正然後得吉位雖不正以
其居中故能行正 正 坎爲輪離爲牛牛曳輪上
以成人命故貞吉正既濟之初思未濟之僅故
曳輪治尾同在一爻未濟之初陰在坎下未能自
濟故治尾而退二雖陽爻猶未出險坎性趣下未
能濟物故曳其輪而反反不違中得而行正故
吉 陸 負荷重任若車重行遲拖曳其輪用正治
難而得其吉 代 柔以居位二以剛陽之才居相應
之地當用者也剛有陵柔之義水有勝火之象
方艱難之時所頼者才臣耳尤當盡恭順之
道故戒以曳其輪則得正而吉也曳其輪所以
緩其進戒用剛之過也剛過則好犯順不足爲
之郭子儀李晟當艱難未濟之時保其中吉者
用此道也六五言貞吉光輝進君道之善九二
則戒以恭順盡臣道之正 伊

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象曰未濟征凶位不當也

以陰之質失位居險不能自濟者也以不正之
身立不能自濟而進焉喪其身也故曰征凶二
能濟難而已比之棄己委二載二而行溺可得乎
何憂未濟故利利涉大川 注 未濟者未成也女

在外男在内婚姻未成征上從四則征利下從坎
前力小失位應何為附於二則險其濟也子夏未
濟之極必有可濟之理上九有濟物之功從之乃
得濟陸夫同蜀伊同未濟非未濟有所待之詞
也蓋將畜其全力一用之於大难六三見水之間
幸其易濟而驟取之後有大川則其用廢矣故
曰征凶見涸而濟三與初均初吝而三至於凶位
不當也坎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於大国象

曰貞吉悔亡志行也
處未濟之時而出險难之上居文明之初体乎
剛質以近至尊雖履其非位志在乎正則吉而悔
亡矣其志得行靡禁其威故曰震用伐鬼方
伐鬼方興衰之象也處文明之始始出於难其
德未盛故曰三年也五居尊以体乎文明之盛
不奪物功者也故以大国賞之注四以出險是
將濟者處非其位行位及中故能貞吉然後
悔亡也既濟九三体陽得位以文明而用武三

年則憊矣未濟九四以陽失位用威明以伐国三
年而有賞者明有德之君親征不足貴用得其
人故有功而可賞陸既濟九三當明衰之運須
有閑者起亂明代衰致宜以高宗為象此九四
初出其險文明之始也文明之始須有閑者太
婦不宜天子親行云震用者震為長男大臣
之象彼三年力疲而成功明衰之際也三年力
全而成功初興之際也彼則君功故不言賞也
胡名臣任重再造區宇不寧之世然後有之震

用伐鬼方不寧之謂也蘇
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象曰君子之
光其暉吉也
以柔居尊處文明之盛為未濟之主故心正然
後乃吉吉乃得无悔也注有應於二是能付物以
能而不自役使武以文御則以柔有君子之光華
矣有孚吉者付物以能而无疑焉則物竭其誠
功斯克矣其暉吉者光輝普見然後乃得吉也
正離為礼五居明離之中應二比四任賢委能

而勿貳是由禮者設曰君子之光也又中能立信
有孚吉也牧 光出於形之表而不以力用君子之
廣大者也下有九二其應也傍有九四上九其鄰
也險難未平三者皆剛莫能相用將求用於我之
不暇非謀我者也故六五信是三者則三者為盡
力而我无為此正吉无悔君子之光也坡

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象曰飲酒
濡首亦不知節也

居未濟之極則反於既濟之道所任者當則信之
无疑故得自逸飲酒而已自逸飲酒而不知其節
則濡首之難還復及之難及之者良由信任得人
不憂事發故失於是正上九以剛明之德是內有
孚也在未濟之中終又反於既濟故得飲酒自樂
若樂而不節後濡其首則雖有孚必失於此此戒
之之辭也石 未濟之極无極而自濟之理非剛健
之才得時得位上下孚應終不濟也上九君子有
才而不當位與六三相應而无可濟之資以其有
孚矣相於飲酒樂天順命以俟可濟之時則於義
无咎從樂耽肆亦不知節矣夫人之於患難知其
无可柰何從樂而耽肆至於濡首而不知節亦豈
安於義命哉如是而有孚則失其矣伊 節事之會
也是時也險难未平六五信我將以用我矣我則
飲酒而已者何也將安以待其會也故无咎上九
之謂首濡其首者可濟之時也飲不知節至於可
濟而猶未已則信我者失是時也坡

周易義海撮要卷第六

周易繫辭義海集解卷第七

繫辭上　江都李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

天以純陽之氣積於上而為尊地以積陰之氣居於下而為卑天地為乾坤之象乾坤為天地之用天尊地卑既分則乾坤之位因而可以制定矣胡 天以剛陽而尊地以陰柔而卑則乾坤之体安定矣此經明天地之德也孔

卑高以陳貴賤位矣

卑謂地体卑下高謂天体高上卑高既以陳列則物之貴賤得其位矣此經明天地之体亦湊萬物之形此貴賤兼揔萬物不唯天地而已孔 天地卑高既定則人事萬物之情皆在其中故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各有貴賤高卑之位是以君臣父子夫婦長幼定矣

動靜有常剛柔斷矣

剛動而柔止動止得其常体則剛柔之分著注 天地之道生成萬物各有常度動而有常則為剛靜而有常則為柔動靜既有常分生成各有常理則剛柔可以斷矣以人事言之君以四德居上為動出令而臣行之臣以柔道居下為靜納善而君聽之君臣動靜既有常理則剛柔之分可以斷矣此經論天地之德亦兼揔萬物之動靜也胡 動而不屈者剛也靜而不變者柔也動靜有常則乾剛坤柔其德斷而無疑矣朱 苟非其常則剛而靜柔而動者有之矣坡 剛非不靜其常在動柔非不動其常在靜龔

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

方有類物有群則有同有異有聚有分順其所同則吉乖其所趣則凶注 方謂法術性行以類共聚同方者則同聚也物謂物也群黨共在一處而與他物相分別此因論天地之性亦包萬物之情孔 方道也君子之人同道而齊術則相推而類聚君子小人各以其黨物以群分則飛走巖穴之物各從其群也胡 方本異也而以類故聚此同之生於異也物群則其勢不得不分則異之生於同心有戒

而後有毀有廢而後有興是以知吉凶生於相形也坎 坎在北震在東西北則乾東北則艮皆陽也離在南兌在西東南則巽西南則坤皆陰也各以其所居之方此之謂類聚也陽物也而與陰為群陰物也而與陽為群各以其所名之物此之為群分方其各止於一而不相與則无失也无得也貞而已矣或類聚也或群分也則得失隨之此吉凶所以因其動而生以為得失之報也龔

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

象況日月星辰形況山川草木懸象運轉以成昏明山澤通氣而雲行雨施故變化見矣注 象不必日月星辰凡天之所造而有見者皆象也形不必山川草木凡地之所作而為器者皆形也物極謂之變變然後成象物生謂之化化然後成形變化見則乾坤之妙用顯矣龔 天地一物也陰陽一氣也或為象或為形所在之不同也故在之者明其一也象者形之精華發於上者也形者象之体質留於下者也人見其上下貞以為兩矣豈知其本嘗不一耶由是觀之世之所謂變化者未嘗不出於一而兩於所在也自兩以往有不勝計者矣故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之始也坎 乾坤貴賤兩者聖人觀天地而畫卦剛柔吉凶變化三者聖人觀萬物而生爻朱

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

相切摩言陰陽之交感相推盪言運化之推移注 天氣下降地氣上騰陽極則變而為陰陰極則變而為陽互相切摩更相變化然後萬物之理得矣八卦推盪若十一月一陽生而推去一陰五月一陰生而推去一陽是八卦相推盪於天地之間而成六十四卦也明 剛摩柔則為震為坎為艮柔摩剛則為巽為離為兌與八卦相錯同意剛柔一体而相合也震盪艮兌坤離盪巽坎盪乾與剛柔相推同意陰陽往來而相推也龔

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

此重明變化盪摩之事也鼓者動也怒雷謂之霆天地二氣相盪而成八卦之象相推而成萬物之

理又鼓之以震雷離電滋潤以巽風坎雨使天下
之物无不遂其性者天地之道也至若日月運行
以成晝夜寒暑皆所以遂萬物之性也直云震巽
離坎不言乾坤兌艮者乾坤上下言艮兌非鼓動
運行之物然雷霆風雨亦出山澤其實亦兼焉 胡
雷霆風雨百物之所以生日月寒暑四時之所以
行 龔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六子致用萬物生化不越乎坤坤震坎艮之為三
男得乾之道也巽離兌之為三女得坤之道也聖
人用之天下合乾坤也父子君臣乾坤夫婦震巽
坎离艮兌也長幼其序也朋同類也友異体也五
者乾坤而已矣 朱
乾知大始坤作成物
大始者陰陽始判萬物未生之時乾者天之用乾
以天陽之氣在上萬物莫不始其氣而生也乾知
大始起於无形而入於有形也坤者地之用坤以
地陰之氣在下承上天陽之氣以生萬物无所不
載无所不育成作成萬物之形狀也乾之生物起
於无形未有營作坤承天氣已成之物事可營為
故乾言知而坤言作 胡 施氣以生物者在乾而坤
則因其成形而作之也 龔 无為大始有為成物大
始豈復有作者故乾特知之而已作者坤也 敬
乾以易知坤以簡能
易為畧易無所造為以此為知簡為簡省凝靜不
須煩勞以此為能 孔 萬物始於无形乾能知之時
下降而生之坤則能成陽之氣以作成萬物之形
狀也 胡 乾无心於知故易坤无心於作故簡 敬
易則易知簡則易從
此論乾坤既有此性人則易可倣效也 孔 簡易者
一之謂也凡有心者雖欲一而不可得也不一則
无信矣无信豈不難知難從哉乾坤惟無心故一
一故有信信故物知之也易而從之也不難 敬 其
心一其政不煩
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
性意易知心无險難則相知親於事易從不有煩

勞其功易就此論聖人法乾坤之盡也孔君法乾
臣法坤故天下親比而成功胡易知則天下見其
憂樂故有親易從則匹夫匹婦各獲自盡故有功
朱
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
物既和親无相殘害故可久事業有功則積漸可
大孔有親則不厭有功則不已朱
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
使物長久是賢之德能養萬物功勞既大則是賢
人之事業行天下之道總天下之功惟聖人能然
今云賢人者聖人則隱迹藏用事在无境今云可
久可大則是离一无入有賢人則事在有境故可
久可大以賢人目之孔可久者日新之德可大者
富有之業賢人者賢於人者也聖人賢人之極舜
禹之聖亦曰選賢與賢也朱
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
聖人能行天地易簡之化則天下萬事之理並得
其宜孔乾坤之理盡於易簡朱无心而一一而信
則物莫不得其天理以生以死故生者不得而死
者不怨拔天下之理莫不由於易簡而各得順其
分位注
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能成立卦象於天地之中言並天地也孔天一位
地一位人一位一人道而參天地也龔无怨无德
聖人豈不備位於其中哉吾亦有心於其間則物
有僥倖天枉僥倖者德之夭枉者怨之德怨交至
則吾任重矣雖欲備位可得乎拔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
聖人仰以觀象於天俯以觀法於地發人事之理
盡萬物之情乾坤水火風雷山川之象設為六十
四卦以通天地鬼神之情狀然後其道至大其理
至深若不繫之以辭散之諸爻之下則後世不能
曉設卦之意然卦爻之中有剛柔陰陽吉凶得失
六爻之下繫屬其辭得其正者其辭吉失其慶者
其辭凶胡聖人設卦本以觀象不言而見吉凶自
伏羲至于堯舜文王近者同時遠者萬有歲其道

如出乎一人觀象而自得也聖人憂患後世惧觀之者其智不足以知此於是繫之卦辭又繫之爻辭以明告之非得已也爲觀象而未知者設也 朱 繫辭彖象是矣以上下繫辭爲繫辭失之矣 叔吉

凶存乎人 注

剛柔相推而生變化

二氣相推陰陽之爻交變分爲六十四卦有三百八十四爻委曲變化事非一体 孔 乾之初九交於坤之初六爲震 胡 變化存乎運行 注

是故吉凶者得失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

始總言吉凶變化而此別言悔吝晝夜者悔吝則吉凶之類晝夜亦變化之道 注 辭之吉者得之象辭之凶者得之象事初有得失積漸成著乃爲吉凶悔吝是得失之微小者其初憂念虞度之形象憂虞不已未是大凶終至悔吝悔者事已過而追悔吝者當事之時可鄙恥也萬物之象皆有陰陽之爻或從始而上進而居終而倒退往復相推或漸變而頓化故云進退之象晝則陽日照臨萬物生而堅剛是晝之象夜則陰潤浸被萬物而皆柔弱是夜之象 孔

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

三極三材也兼三材之道故能見吉凶成變化也 注 未極則爲三既極則動動則爲六六三无異道也 吳 一生二二生三三極矣邵雍曰易有其數三是也關子明曰天三數之極也極乎終則反乎始兼兩之義也故極而不變其道乃窮說卦震其究爲健三變而乾也巽其究爲躁卦三變而震也觀此可以例餘卦矣 朱

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

觀象而知其所處若居乾之初九而安其勿用若居乾之九三而安在乾乾是所居而安者易位之次序也辭有吉凶悔吝見善則思濟其事見惡則惧而自改所以愛樂而耽玩也卦爻皆有辭但爻有變化取象既多以知得失君子尤所愛樂也 孔

所居而安者易貴賤之序所樂而玩者爻吉凶之辭朱

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

象明善惡辭示吉凶君子居則觀象以知身之善惡玩辭以曉事之吉凶動則觀爻之变化而習玩其占之吉凶若乾之九四或躍在淵是動則觀其变也春秋傳云卜征五年又云十以决疑是玩其占也君子能奉遵易象以居處其身無有凶害是以從天而下悉皆祐之此大有上九爻辭孔居則觀其卦之象動則觀其爻之変易以変為占於占言変則居之所玩未変之辭居處動作无非道也朱

彖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変者也吉凶者言乎其得失也悔吝者言乎其疵也无咎者善補過也

卦者象也其象不同則其占各亦不同或以上下或以内外或以一爻所在或以二体相與或以物為容或以事為義或主柔或主剛或一剛或一柔或以往来或以出入成卦之体雖上下内外无不備具而彖之辭或奉其一或奉其詳或不言焉而皆足以相明此彖所以言乎其象也爻者以動為言所謂六爻之動道有変動是也爻者九六之数也两地則二四為六参天則一三五為九九六之数具而卦成則爻在其中矣故八卦則三畫以象天地人之三才未有爻也至於兼三才而有两之則重爻為六畫然後有中爻有初上故道无変動則為三才道有変動則為六爻此爻之所以言乎得若无吉征吉往吉大吉中吉終吉之類雖為吉不同要之皆為得也凶者言乎失若征凶貞凶終凶見凶之類雖其凶不同要之皆為失也悔吝者憂虞是也積而六之則成得失也善補過者止於當則其德全全則人以為休而依之過於當則其行缺缺則人以為咎而違之惟雖其缺而補之然後无咎曩

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小大者存乎卦辨吉凶者存乎辭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

六爻之位有貴賤吝辯也即象者言乎其象也言象所以明小大辭即爻者言乎變也言變所以明吉凶憂悔吝者雖纖介不可慢動而無咎存乎悔過也正九五言君位九三言臣位貴賤之位定矣陽主剛明而有生成之義故其德大陰主柔順有消剝之行故其德小六十四卦皆以陰陽定位君子必當明辯之比之六二居得其正則其辭曰比之自內貞吉復之初九以陽居陽則其辭曰復自道何其咎吉隨之九四以陽居陰則其辭曰隨有獲貞凶觀之初六以陰居陽則其辭曰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噬嗑之上九以陽居陰何校滅耳凶是吉凶之文皆在所繫之辭君子若明此吉凶之事觀其辭則可知矣惡積則不可揜罪大則不可解萬事之理始自纖介履霜堅冰至聖人防微杜漸之深戒也有剛明之才至正之德知吉凶之道明得失之迹事之小疵者預憂虞之事之將失者必改悔之所以牽動而无咎也明卦自下而上列貴賤之位則剛柔上下往來內外得位失位或應或不應見矣易於小事不忽於大事不懼視獲尊位與居家同視征伐天下與折獄同視事上帝養聖賢養萬物與飲食同知此則知顏子與禹稷同曾子與子思同故存乎卦之小大則見事之小大齊矣憂悔吝之至者當存乎介介者確然自守不與物交震懼而无咎者當存乎悔悔者追悔前失而不憚改也故悔則无咎介則无悔不近於知幾乎

易曰介於石不終日貞吉

是故卦有大小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

其道光明謂之大其道消散謂之小若之泰則其辭易若之否則其辭險注爻卦之辭各斥其爻卦之適若之適於善則其辭善若之適於惡則其辭惡也孔所謂之者動爻也言乎其變也辭有易者之乎吉也所謂能說諸心辭有險者之乎凶也所謂能研諸慮朱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之道

乾健坤順之類所以準擬天地故能彌縫補合經綸牽引天地之道孔大易之道所以統三才而妙

萬物者皆以簡易之道自然而然也 胡 易有與天地準者天道也有與天地相似者人道也準言大体與之等也非過之也相似言其小体似之也非正如之也天地之道陰陽剛柔是也其用不能无不足亦不能无有餘彌者補其不足而周之綸者約其有餘而條理之也與之相似故不違者凡損益盈虛順其理之自然而不以人爲之也 龔 聖人觀天地以作易其道甚大與天地均故能用天地之道彌綸而无間經綸而不絕 朱

乾準天坤準地九準陽六準陰 朱

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

天有懸象而成文章地有山川原隰各有條理故事也易道仰觀俯察知无形之幽有形之明義理事故也 孔 陰陽相摩剛柔相錯道有變化事有經緯天之文也天之体遠而幽其文則明之故觀以察其文是故知幽之故高下相傾廣輪相維動植之所生形勢之所宜地之理也地之体近而明其理則微之故察以精其理是故知明之故文則維而見理則別而藏幽之所因顯而難知也而其顯在文猶所謂闡幽也明之所因宜若易知也而其理在幽猶所謂微顯也 龔 天氣也而成文地形也而有理形散爲氣明而微也氣聚成形幽而明也仰觀乎天凡地之成形者莫不有是文俯察乎地凡天之成象者莫不具是理故分而爲二揲之以四生二儀四象八卦成三百八十四爻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策皆原於大極知此則知幽明之故也 本

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

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能陰能陽而非陰陽之所能制也故无晝夜无死生自本自根自古以周存若夫萬物則同制於陰陽矣晝夜之運死生之期始者復於終終者復始如循環然蓋未嘗竆也故原始則知死之說反終則知生之說循理而言之則生爲始死爲終探先後而言之則生之始乃有死死之終乃有生列子所謂死於此者未必不生於彼而莊子所謂萬物出於機入於機是也

蘽聚而為有生之始也散而入无生之終也始終循環生死相續聚散之理也以八卦觀之一變者卦之始也謂之一世六变者卦之終也謂之游魂七变而反者卦体復也謂之歸魂始者生也終者死也反則死而復生故知此則知死生之說也朱

精氣為物游魂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狀

精氣相煴聚而成物聚極則散而游魂為变也尽聚散之理而能知变化之道无幽而不通也注物以聚而生以散而死皆是鬼神所為但極聚散之理則知鬼神情狀也孔物鬼也变神也鬼常與体魄俱故謂之物神無適而不可故謂之变精氣為魄魄為鬼志氣為魂魂為神故礼日体魄則降神氣在上一人而有二知无是道也然而有魂者有魄者何也人之知不出於飲食男女之間與凡生養之資其資厚者其氣擅其資約者其氣微故氣志而為魄聖賢則不然以志一氣清明在躬志氣如神雖祿之天下窮至匹夫无所損益也故志勝氣為魂衆人之死為鬼而聖人為神非有二致也志之所在者異也朱

與天地相似故不違

天地无一物不体有違於物則與天地不相似此言易之時也朱天地能知鬼神任其变化聖人亦窮神尽性能知鬼神與天地相似所作所為與天地合也孔天地與人一理也而人常與天地不相似者物有以致之也变化乱之禍福却之所不可知者惑之变化莫大於幽冥禍福莫烈於死生所不可知者莫深於鬼神知此三者則其他莫能蔽之矣曷無蔽則人固與天地相似也拔

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

性者萬物之一源知性則知天知天則知物无非我者故智周乎萬物知周乎萬物而不知以道濟天下則過矣此言易之体也朱知同萬物則能以道而濟天下也注

旁行而不流

道濟天下酬酢萬变其道旁行散徒流而不反徇物而喪也亦過矣故道濟天下旁行而不流此言

易之用也朱
樂天知命故不憂
道不行否有命窮亦樂通亦樂不以天下累其心
故不憂此言易之貞也朱莫之爲而爲者天也非
人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非力也凡所謂遇者樂之而
不辭凡所謂受者順之而不逆故不憂不憂者其
得在已也龔
安土敦乎仁故能愛
安土敦仁者萬物之情也物順其情則仁功贍矣

注人既安土物既遂性則父母兄弟親疎上下遞
相親睦而敦仁愛之心矣胡使物各安其所然後
厚之以仁不然雖欲愛之不能也坡安土者所遇
而安也雖所遇而安亦未嘗一日忘天下篤於仁
者也故能愛此言易之享也朱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
凡所行事皆範模於天地陰陽之端至如樹木以
時伐禽獸以時殺春夏則生育之秋冬則肅殺之
使物遂其性民安其所是範圍天地之道而无過

越也胡範者形之使有体圍者制之使有方春則
生夏則長秋則斂冬則藏一寒一暑終則復始天
地之化也使之各因其時而成功此之謂範至於
寒不陵暑暑不奪寒陰不至於太肅陽不至於太
温而萬物各得冲氣以生此之謂範圍範圍天地
之化而不過是皆中節也龔橫渠爲絶物而獨化
此言易之中正也不過故能尽已之性能尽已之
性則能尽物之性朱範者形之所自出圍者数之
所能周天地之化有形数故可得範圍木挠而水

弱金堅而火燥土均而布稼穡出焉相成也而開
物相克也而成務麗於形制於數而未始有窮也
无以範圍之則天有伏陰地有愆陽五行之氣弗
鬱而失其性其發也有不得其平而甚至於過求
有啓閉大有出納而必適其時冶金以爲利伐木
以爲用陶土以爲器而必順其理此範圍天地之
化也故不過鄭
曲成萬物而不遺
曲者曲屈委細而成就萬物如網罟以時不糜不

外是皆物之微細而不遺也胡曲成者順萬物之理成之非一方也天之生物也直聖人相天而曲成之不害其為直此皆中正之成物也曲成萬物而不遺乃能无一物而不体與天地相似矣朱易也天地也聖人也合則同离則異天下之萬物出入死生之不齊而不可為量數由其道得其宜極其高大莫不安其性命之情而致曲以成之易而已蓋帝之於萬物所以出齊相見與夫役説戰勞而遂至於成也豈一理而足我此之謂曲成萬物而不遺也鄭

通乎晝夜之道而知

晝夜者陰陽也推乎陰陽晝夜之道而通之則知幽明知生死知鬼神非尽已之性尽物之性者不能也朱晝夜相反而能通之則不為變化之所亂可以知之張流行於天地之間者无不受命於陰陽而從役於晝夜其微有消息其著有盈虛其分有幽明其數有死生隨流轉徙未嘗知其為晝夜也故成然正冥然行惟晝夜所驅耳通乎晝夜之道者則異乎此雖與之来而有所謂不来雖與之往而有所謂不往故其体為神其用為易龔

故神无方而易无体

神則寂然虛无陰陽深遠不可求測是无二方可明也易則隨物改變應變而往无一体可定也孔大易之道與天地相準如鬼神之妙用也神以易為方易以神為体以易為方者无方之方也故无乎不在以神為体者无体之体也故无乎不為龔

一陰一陽之謂道 朱氏通餘俱刪之

一謂无也无陰无陽乃謂之道一得為无者无是虛无虛无是大虛不可分別唯一而已故以一為无也若其有意則彼此相形有二有三不得為一故在陰之時而不見為陰之功在陽之時而不見為陽之力自然而有陰陽自然无所營為此則道之謂也故以數言之謂之一以体言之謂之无以物得開通謂之道以微妙不測謂之神以應機变化謂之易揔而言之皆虛无之謂也孔陰陽果何物我雖有婁曠之聰明未有能得其髣髴者也陰

陽交然後生物物生而後有象象立而陰陽隱九
可見者皆物也非陰陽也然謂陰陽爲无有可乎
雖至愚知其不然也物何自生哉是故指生物而
謂之陰陽與不見陰陽之髣髴而謂之无有者皆
惑也聖人知道之難言也故借陰陽以言之曰一
陰一陽之謂道一陰一陽者陰陽未交而物未生
之謂也喻道之似莫密於此者矣陰陽一交而生
物其始爲水水者有无之際也始離於无而入於
有矣老子識之故其言曰上善若水又曰水幾於

道聖人之德雖可以名而不囿於一物若水之無
常形此善之上者幾於道矣而非道也若夫水之
未生陰陽之未交廓然无一物而不可謂之有此
真道之似也按一陰一陽在天日月之行也晝夜
之經也寒暑之運也在人屈信也動靜也語默也
推而行之故以是名之爲道來道無方也陰陽則
有方矣道无体也陰陽則有体矣无方故妙物而
爲神无体故用數而爲易有方則上下位焉有体
則小大形焉是物而已然所謂道者未嘗離物而

物无乎非道則道非即陰陽非離陰陽而萬物之
所由者一陰一陽而已彼師天而无地師陰而无
陽者皆萬物所不由也郎道者何无之稱也无不
通也无不由也况之曰道寂然无体不可爲象必
有之用極而无之功顯故至乎神无方而易無体
而道可見矣故窮变以盡神因神以明道陰陽雖
殊无一以待之在陰爲无陰陰以生之在陽爲无
陽陽以之成故曰一陰一陽也注

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陰陽交而生物道與物交而生善物生而陰陽隱
善立而道不見矣故曰繼之者善也善者道之繼
而指以爲道則不可今不識其人而識其子因之
以見其人則可以謂其人則不可故曰繼之者善
也學道而自其繼者始則道不全昔者孟子以善
爲性以爲至矣讀易而後知未至也孟子之於性
蓋見其繼者而已矣夫善性之效也孟子已及見
性又見其性之效因以其所見者爲性性之於善
猶火之能熟物也吾見其人而指天下之熟物以

為大夫孰物則大之效也敢問性與道之辯曰難
言也可言其似道之似則声也性之似則聞也有
声而後聞也有聞而後声也是二者果一乎果二
乎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又曰神而明之存
乎其人性者所以為人者也非是无以成道矣故
在仁為元在義為藏在礼為加在智為寂在信為
教善端不一而皆在於可欲則所以維道而不絕
者善而已道非有心者所能得近非无心者所能
得遠惟默而得之性而成之則所以成道而无虧
者性而已善名立而道之体虧矣故莊子曰離道
以善曰道以降可致者性善而已故曰維之者善
也命之在我各有儀則一性自成道体咸備以空
寂以覺照則所謂性者果且有虧乎哉故曰成之
者性也鄭
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
知故君子之道鮮矣
屬日於无形者或見其意之所存故仁者以道為
仁存意乎仁也知者以道為知意存乎知也賢者
存意而妄見愚者日用而不知是以君子之道成
之以性者鮮矣故君子体道以為用也仁知則滯
於所見百姓則日用而不知体斯道者不亦鮮矣
故當无欲以觀其妙始可以語至而言極也
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
衣被萬物故曰顯諸仁日用而不知故曰藏諸用
注道之功用鼓動萬物使之化有聖人化物不能
全无以為体犹有經營之憂道則虛無為用无事
无為不與聖人同用者有經營之憂也孔天地之
道乾剛坤柔日月照臨春夏生長秋冬斂藏使萬
物綿綿而不絕者天地生成之仁也然不知天地
生成之用也聖人之道恩涵澤浸政漸仁照薄賦
輕役恤孤賑貧使百姓安其土而不迁勸其功而
樂事者聖人生成之仁也然不如聖人生成之用
者大易之道寂然不見其体杳然不見其形以之
恍澤生民功業萬世施為德澤則可以衣被萬物
是顯諸仁也及夫推究本原測度云為不見其迹
是藏諸用也天地以時而生以時而殺雷霆以鼓

動之風雨以滋潤之使萬物洪纖高下皆遂其性
或萬物之中有夭折暴亡凶荒扎瘥者皆在自然
之理不能憂恤老子所謂天地之道其猶橐籥以
萬物為芻狗者是也聖人代天牧民物之夭折暴
亡常知己内于溝中故大易之道載天地生成之
理而不能與聖人同憂也胡仁者体也道以之顯
用者知也道以之藏言顯則知用之為知言藏則
知仁之為体至於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則寂
然不動之時也聖人有思有為者也故吉凶與民
同患道則无思无為故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
龔
盛德大業至矣哉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
天地之道无所不生无所不育其德至廣其功至
大聖人法天地之用廣生成之道萬物由之而通
衆由之而立作功巧以便器用立商賈以通有无
為之網罟則以佃以漁為之耒耜則以耘以耔使
天下之人至於昆虫草木无不被其賜者是聖人
極盛之德廣大之業至極矣施於行則為德行於
事則為業天地生物盈滿於天地之間則謂之富
聖人法天行事布其德澤施其教化竭天下之財
用聚天下之民物以為之富有富有天下措當世
於不拔故謂之大業天地之道日往月来陰極陽
生四時更変寒暑相推日復一日生成萬物其德
日盛聖人法之增脩其德持循政教適時之変量
事制宜使其德日新而盛大胡聖人有相之道不
以其所可憂者而同乎無憂以謂配天地立人道
者存乎已易之道是已則聖人盛德大業豈不至
矣乎橫渠曰富有者大而無外也日新者久而無
窮也朱
生生之謂易
陰陽轉易以成生化注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以富
有言之則謂之大業以日新言之則謂之盛德然
生成之道変化之理終而復始死而復生使萬物
綿綿而不絶者天地聖人之德業也大易之道揔
陰陽生殺之理包人事萬物之宜変而必通終而
復始随時之変因事制宜準擬天地其功不異生

生相續而不絶也 胡 相因而有謂之生生苟不生則无得无失无吉无凶方是之時易存乎其中而人莫見故謂之道而不謂之易有生有物物轉相生而吉凶得喪之辨備矣方是之時道行乎其閒而人不知故謂之易而不謂之道 坡

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

象有見而已法則制焉乾位亥前天一肇焉萬物於是乎始而有見坤位未後萬寳成焉裁而制焉萬物皆覩聖人立成器以爲天下利亦合乎天地之法象而已 鄭 聖人之作易也不有所設則无以交於事物之誠而盡吉凶得喪之變是以天下之至剛而設以爲乾因天下之至柔而設以爲坤乾坤交而得喪吉凶之變紛然始起矣故曰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效見也言易之道至乾而始有象至坤而始有可見之法也 坡 太極不動則含兩儀而生陽一太極兩儀而成象此天之所以三也静而生陰陰配於陽猶形之有影故兩剛柔男女而效之法此地之所以兩也成象者徤也此之謂乾效法者順也此之謂坤 朱 成就萬物之形狀非剛徤之功不能如是故伏羲畫卦取徤爲象坤承天之氣而始終萬物皆效天而生育之故畫卦取柔順之義以人事言之亦猶天下之事非君不能立庶政之設非臣不能行也 胡

極數知來之謂占

有象有法則數行矣易逆數也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則有以極其數道无數也故未嘗有窮物有數也故可極焉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而大衍之數五十蓍之用四十有九而卦止於六十四則數爲可極故也數爲可極則來物爲可知此占事也故曰極數知來之謂占

通變之謂事

物窮則變變而通之事之所由生也 王 窮則變變則有術以通之此之謂事 朱 暑往而寒來陽生而陰伏物之所以理事之所以通生而後溢周而復始皆自變化之力黃帝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事皆自通

變然後成天下之事也 胡
陰陽不測之謂神
萬物之生皆由天地陰陽之功以生成之然生成
之道周而復始極而復生不言而信不疾而行反
究其育生之形不可得而知也 胡 無一物而不生
乎神則无一法不見乎易易者用也用必歸乎体
故初言道以一陰一陽為宗中言易以一乾一坤
為序末言神以陰陽不測為妙离之則為三合之
則隨所在而見也 龔

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
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
廣以言其無不載也大以言其无不覆也无不覆
載則通上下矣故以言乎遠則不禦所謂推而行
之謂之通不禦者所謂通也以言乎邇則靜而正
所謂天下之動正夫一也靜而正則貞也不雜故
也此因其四旁中央而橫說之也以言乎天地之
間則備矣此因其上下而從說之也廣大者猶有
分也備則无不有矣此易一名而具廣大也 龔 廣

者坤也大者乾也以言乎遠者變動也入於无形
莫之能禦也以言乎邇者不變者也靜而守正一
天下之動者也以言乎天地之間則乾坤合德剛
柔有体變與不變互相推盪而萬物備矣大矣備
矣所謂富有也 朱
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
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
專專一直剛直翕斂也止則翕斂其氣動則闢開
以生物也乾統天首物為變化之元通乎形外者

也坤則順以承陽功盡於已用止乎形者也故乾
以專直言乎其材坤以翕闢言乎其形 注 至剛之
德果至柔之德深絕意於動專也不可復回直也
斂之无餘翕也發之必盡闢也夫 生於静隨生
於疑故專直生大翕闢生廣 疏 无為而制命有為
而順理无容心焉任一氣之自運是以大生焉无
一物之不覆冒也以土為質而受物之歸以化為
事而效法以示无容心委衆形之自化是以廣生
焉无一物之不持載也乾其動也直而坤卦曰六

二之動直以方也闢户謂之乾而此曰坤其動也闢何也任理而不為私者乾之直也坤之道盡于一二則一法天而已出命而萬物以出者乾也至柔而動也剛則其趨時也有所闢焉而不可以為常也乾坤一道也動靜不失其時而物生焉此其所以為廣大歟鄭

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

莫神於天莫富於地故廣大配之四時之運相推而行无所終窮故變通配之日昱乎晝月昱乎夜故陰陽之義配之至德者道之本也故易簡之善配之道之在易体神而未判焉焉至而倪小大則天地不足以窮至大之域自古以固存則四時不足以紀方來之變通乎晝夜之道而知則日月為无方无極復无極无盡傷无盡則至德為无体若是者獨立乎萬物之上物无得而耦之則亦何所配哉自其出而為乾坤則其体有廣大之可名其用有變通之可久上下異位方圓異相而有陰陽之義不違乎性之固有不逆乎理之自爾而有簡易之善故天地之大四時之運日月之行至德之實此則有以配而合之矣然陰陽曰義易簡曰善者陰陽之在物或有不得其宜者而乾坤之所体无適而不宜也易簡之在人有所謂不善乾坤之所示无非善也

子曰易其至矣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

窮理入神其德崇也兼濟萬物其業廣也注成己者德也故欲崇崇則日新成物者業也故欲廣廣則富有夫易者用數而非數也變動不居超然於形器之外以此盡其性則極高明矣故聖人所以崇德以此通於事則功蓋天下矣故聖人所以廣業鄭

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

知以崇為貴禮以卑為用極知之崇象天高而統物備禮之用象地廣而載物注德之崇在智以辨物故也業之廣在禮以文物故也辨則天道升故知言崇文則天道降故禮言卑智於五行為水水

趨下也而致用當在上升而為雲是也礼於五行為大火炎上也而致用常在下若烹飪是也然智天一也辨而見獨故崇效天以遠而遵故也礼地二也示而弗闕故卑法地以迩而親故也鄭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中矣

天地易之門户而易之為義兼周萬物注易者天地之用也尊卑有定天地設位六爻上下升降而易行乎其中矣朱天地位德業成而易在其中明此之外无別有易彼易行其中者用崇德廣業故也易立乎其中者易之体也立象設卦是也龔

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易道既在天地之中能成其萬物之性使物生而不失其性存其萬物之存使物得存其成也性謂禀其始也存謂保其中也道謂開通也義謂得其宜也既能成性存存則物之開通物之得宜從此易而来故云道義之門謂易與道義為門户也孔性者天之所禀也存者不絶之謂也夫人禀天地之善性至明而不昏至正而不邪至公而不私若能觀天之性而成就已之性則可以生成於天下以尽萬物之性使萬物之性存存而不絶而道義自此塗而出也若不能觀天之性以正已之性則陷於邪佞而放僻之事從而至矣如是則不能開通其物夫易之道準擬於天地至公至正无私无曲成其始性之道存存而不成継其終道義之門為人之所出入而取法也胡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

卦者所以示象也故有以天下之賾賾者理之所蔵可探以示人也上下内外所謂擬諸其形容也静而有則者形也動而有儀者容也陰象陰之物宜陽象陽之物宜陰陽雜者亦然此所亦謂之象而成卦龔若乾之健坤之順震之動离之文而取於馬牛龍雉之類則象實像之故也郎擬諸其形容者剛柔有体象其物宜者百物不廢鄭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礼繫辭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謂之爻

爻者所以趨動也會者方合而不乖通者方變而
不窮此時也典則有叙而畧礼則有秩而詳此所
以趨時也趨時有失得則吉凶生焉此所以謂之
爻而成章 龔 爻者九六之数也會則萬物皆相見
通則氣融而亨典言常礼言变而辞者所以命其
物也萬物方静辨而各正后不省方而君子則向
悔亦無所效矣天下之時至於會通而无道以御
之則是在萃之聚而忘不虞之戒處既濟之定而
无防患之思也豈能必無凶乎故有典焉以經之
有礼焉以緯之順之者吉逆之者凶而繫乱焉以
断之天下之動始得而知矣若否泰損益之不同
而消息盈虚之不能違爻卯之故也 鄒
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悪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
乱也
謂聖人於天下至賾之理必重慎明之不可鄙賤
軽悪也若鄙賤軽悪不存意明之則逆於順道也
天下至賾变動之理論説之時不可錯乱錯乱則
乖違正理也 孔 天下之賾去人情也遠矣則疑若
可悪象之所言毎與理會則人將樂而玩之矣天
下之動擾擾而不齊則疑若可乱爻之所言毎與
事適則人將居而安之 鄭 象之所言有形容物宜
爻之所言有内外上下 龔 如顛趾出否豕塗鬼車
言天下之至賾也然象其物之所宜雖至賾而不
可悪也如升降上下反覆相交亦天下之至動也
然断之以吉凶雖至動而不可乱也 朱 易之爻象
君子小人之道无不備載於其間然雖有出小人
之辭亦未嘗容心但於人事之得失備言之小人
之心既不能悪大易之道而奸邪情僞亦不能錯
雜而紛乱之
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变化
言者尚其辞故擬之而後言則无妄言動而尚其
变故議之而後動則无妄動擬議以成其变化則
語默動静皆中於道易言变化者四曰天地变化
者乾坤变化也曰乾道变化者乾之变化也曰剛
柔相推而生变化者爻象之变化也曰擬議以成
其变化者言行之变化也或出或處或黙或語变

化也爻象之变化象天地故曰天地变化聖人效
之言行之变化体易也 朱 擬而後言度其所出也
議而後動攷其所冝也剛柔相推而生变化变化
之所始也擬議以成其变化变化之終也在易道
則為剛柔相推在人事則為擬議言動此所以变
化自生而有成也 龔 老子曰善言无瑕讁善行无
轍迹夫言至於无瑕讁行至於无轍迹可謂神矣
則所謂变化者其外乎擬議之間哉 鄭 擬議之事
在於慎言語同心行重舉措守謙退勿驕盈保静

慎勿會非位凡此七事是言行之尤急者故引七
卦之議以證之 孔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子曰君
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况其邇者乎
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况其邇者乎
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
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
不慎乎
中孚九二上應九五當中孚之時二五以至誠相

應用心不私雖六三六四以陰柔間廁於其間進
无所適退无所遇二五雖不得相會然至誠相待
終得其應是猶鳴鶴在幽陰之中声聞于外其子
從而和之也美好之爵不自有乃與同類之人共
分而靡之是用心不私至公至正也 胡 明擬之而
後言議之而後動當如是也此動彼應非变化乎
朱
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
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擬議而後動則同類相應以同人初夲和同故先
號咷後得同類故後笑也 孔 同人九五始為三四
冦難故不得與二為應是先號咷也然二五至誠
相應終得會遇是後笑也 胡 其臭如蘭言可
服也 朱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
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為物薄而用可重也
慎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
大過之時政教陵遲紀綱廢隳上下失道本末衰

弱惟是大才大德之人過越常分以拯救之然聖
賢之人雖過越常分以拯救天下之事然居事之
始不可不過慎重之苟不慎重則害成事以災其
身也胡 明言行之當慎也朱
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
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礼言恭謙也者致
恭以存其位者也
謙之九三以陽居陽在下卦之上以位言之則得
其正以身言之則在人臣則極位上奉事其君下
在於百官之上其責至重其職非輕是以上則勞
謙以事於君下則勞以接於人不以勤勞為慮常
懷曠官之憂夫如是勞謙君子有終者也小人之
性亦有謙順之時然心易变不能終始而行之也
德言盛者取其日新之謂礼言恭者取其恭順之
謂胡 存其位者非固位有終吉也明言行之當謙
也朱
亢龍有悔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
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不當尊位无位也乾見坤隱坤為衆无民也九三
不應无輔也上九剛過亢滿不知謙降之道是以
動而有悔違謙故也宋
不出戶庭无咎子曰乱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為階君
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
君子慎密而不出也
夫節之為道節人之情防人之欲禁民之非止民
之偽天下之所惡閑人情之所不願者也凡君子
為節之道當慎重而周密之不然則法出姦生令
下詐起適足以壞其成事矣胡
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
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
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冶
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
解之六三以陰柔之質居於陽位以位言之則不
中也以身言之則不正也夫以陰柔不中不正之
小人而居君子之位行其諂諛之行荼毒良民不
可以久居其位必為盜之所奪也胡 春秋之時諸

侯有問鼎之輕重者陪臣有竊宝玉大弓者亦以
上慢下暴故也蓋治乱之本隱而難知及其顯也
衆人莫不知之惟聖人能知之于隱微難知之時
故其為力不勞而天下治季氏旅於太山孔子謂
弟子曰汝弗能救歟八佾舞於庭曰是可忍也孰
不可忍也當此之時天下可謂乱矣季氏旅於太
山八佾舞於庭豈足過哉孔子特憂之如此蓋惟
聖人能探其本而知其所以治乱安危為在此也
然則非作易之聖人其孰能知道者乎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
京房謂十日十二辰二十八宿凡五十其一不用
者天之生氣將欲以虛來實故用四十九 馬季
長云易有太極謂北辰也太極生兩儀兩儀生日
月日月生四時四時生五行五行生十二月十二
月生二十四氣北辰居位不動其餘四十九轉運
而用也 荀爽則曰卦各有六爻六八四十八加
乾坤二用九五十初九潛龍勿用故用四十有九
鄭康成言天地之數五十有五其六以象六畫之

數故減之用四十九 王弼則曰演天地之數所
賴者五十其一不用者以其虛无非所用也 子
夏則曰其一不用者太極也无可名之謂之太極
孔穎達言聖人推賾天地之數止用五十非數而
數以之通不用而用以之成又虛一以象虛无之
氣 顧懽云立此五十數以數神神雖非數因數
而顯故虛其一數以明不可言之義也劉牧謂天
地之數十有五居其內而外斡五行之數四十也
今止用四十九者蓋由天五為變化之始散在五

行之位故中无定象又天一居尊而不動以用天
德也天一者象之始也有生之宗也為造化之主
故居尊而不動也又曰虛天一之不用象太極而
成功不測也夫言五位者奇耦之位也有合者陰
陽相合也既陰陽相合而生五行則必於五位之
中各有所生矣至於天一與地六合而生水合之
者父母也生之者子也言於父母數中虛一為水
以表生子之用亦猶大衍之虛也夫如此則地二
天七天三地八地四天九天五地十合生際各虛

一以成金木水火土而備五行之數者也然每位
虛一非去之也蓋五位父母密藏五子之用而欲
成就變化宣行鬼神者也五行既能佐佑天地生
成萬物是陰陽不可得而測也况於人乎故曰密
藏五子之用也李太伯謂天地之數雖五十五至
揲蓍之法只可用四十九取其整數而已增一損
一則不可揲也至如期三百六旬有六日而乾坤
之策三百六十當暮之日又豈可言无六策以當
六日者別有意也　陳高謂天地之數五十有五

其用四十有九者大衍自虛其一也水一水也火
一火木一木也金一金也土一土也老子曰天得
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侯
王得一以為天下貞自天地以至於王侯未有不
得一而成体者也各得其一而成体雖則千變萬
化而其所謂一者无往而不虛也易曰天下之動
貞夫一者也知一之說則天地萬物之理得矣莊
子曰通於一而萬事必長也　胡援謂天數二十
五地數三十是老陰老陽之數也以數言之陰數

多於陽數而陰者是臣之象也陽者是君之象也
今地數三十陰之盛於陽也臣之盛於君子之盛
於父卑盛於尊至逆之象也是故聖人因天地生
成之數自然之理酌其老陰老陽之數以陰不可
盛君故於地數三十之中去其六策又合於坤之
策二十四合於天數二十五共為四十九數取其
陰下於陽臣下於陰子下於父卑下於尊此至順
之道也　朱雲謂小衍之五參兩也大衍之五十
則小衍在其中矣一者体也太極不動之數四十

有九者用也兩儀四象分太極之數總之則一散
之則四十九非四十有九之外復有一而其一不
用也方其一也兩儀四象未始不具及其散也太
極未始或亡体用不相离也四十有九者七也是
故又用六蓍用七卦用八玄用九十即五也十盈
數可不可衍也　龔史謂大衍之數五十總四十有
九自分而為二言也此蓍之用也以蓍之体合蓍
之用四十有九則五十也故一為虛數四十九為
實數而一者四十九之所生也

分而爲二以象兩卦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扐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卦

太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蓋虛一而不用也不用而用以之通非數而數以之成也故將四十九蓍揔而圍之沌沌混未分之際也分而爲二以象兩謂將蓍分於左右手中以象天地也卦一以象三謂於左手取一存於小指中象三才也揲之以四以象四時謂先將左手中蓍四四而數之也歸奇於扐以象閏謂四四之餘者合於卦一也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卦者謂將右手蓍復四四數之其餘者亦合卦於一處故曰後卦也如此一揲之不五即九二三揲之不四則八畫其三揲一爻成矣十有八變一卦成矣刬敉聖人揲蓍虛一分二卦一揲四歸奇再扐確然有法象非苟作也故五十而用四十九分於兩手卦其一則存者四十八以四揲之十二揲之數也左手滿四右手亦滿四矣乃扐扐其八而謂之多左手餘一則右手餘三左手餘三則右亦餘一左手餘二則右亦餘二矣乃扐其四而謂之少三少則扐十二并卦而十三其存者三十六爲老陽以四計之則九揲也故称九三多則扐二十四并卦而二十五其存者二十四爲老陰以四計之則六揲也故称六一少兩多則扐二十并卦而二十有一存者二十八爲少陽以四計之則七揲也故称七一多兩少則扐十六并卦而十七其存者三十二爲少陰以四計之則八揲也故称八所謂七八九六者盖取謂四象之數也以是大衍之策也不可增損增一損一則不可揲矣故康伯述輔嗣之旨曰演天地之數所頼者五十也苟謂聖人以五行天五之數特减其五則未知不減之時如何揲也 太伯

天數五

謂一三五七九也 孔

地數五

謂二四六八十也 孔

五位相得而各有合

天一與地六相得合爲水地二與天七相得合爲

大之類是也
天數二十有五
五奇合爲二十五 注
地數三十
五耦合三十 注
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陽奇陰耦之數成就其變化以此陰陽而成也宣
行鬼神之用言鬼神以此陰陽而得宣行也 孔 天
地之數五十有五以之闡物成務以之冒天下之

道所謂易者如斯而已此所以成莫大之變化行
无形之鬼神也新故相代清濁相廢死生相膠萬
變相纏此之謂成變化五辰伏見四時潛處七宿
軫轄六甲内剖此之謂行鬼神鬼神无形而數能
行之何者周官以八則治都鄙有祭祀以禦其神
夫所謂神者王之祭祀猶足以禦之而使從况天
地之數哉 鄭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
有六十當期之日

乾爻之策三十有六以九而四數之也則六爻之
策二百一十有六坤爻之策二十有四以六而四
數之也則六爻之策百四十有四 孔 三百有六十
當期之日則一歲之日皆不出於乾坤之策矣 陳
爲震坎艮之策六爻一百六十有八巽离兑之策
六爻一百九十有二震坎艮巽离兑之策凡三百
有六十亦當朞之日舉乾坤則六卦舉矣老者變
少者不變易以變爲占者也變則化成變化則鬼
神行矣 朱

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
二篇之爻揔有三百八十四爻陰陽各半陽爻一
百九十二爻爻别三十六揔有六千九百一十二
也陰爻亦一百九十二爻爻别二十四揔有四千
六百八也揔合萬有一千五百二十 孔 老陽之策
三十有六其數五千一百四十有四老陰之策二
十有四其數三千四百五十有六少陽之策二十
有八其數一千三百四十有四少陰之策三十有
二其數一千五百三十有六二篇之策三百八十

四爻陰陽各居其半其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所
以當萬物之數也 陸高
是故四營而成易
分而為二掛一揲之以四歸奇於扐 注
十有八變而成卦
每一爻有三變初揲不五則九第二第三揲不四
則八三變也三者俱多為老陰謂初得九第二第
俱得八也三者俱少為老陽謂初得五第二第三
俱得四也兩少一多為少陰謂初與二三之間或

有四或有五而有八也或有二箇四一箇九此謂
兩少一多也其兩多一少為少陰者謂三揲之間
或有一箇九有一箇八而有一箇四或有二箇八
而有一箇五此為兩多一少也如此三變即畢乃
定一爻六爻則十有八變乃始成卦也 孔
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觸類而長天下之能事畢矣
象天地風雷日月山澤於大象畧盡是易道小成
引長八卦而伸盡之為六十四觸剛柔之事類以
次而增長之則天下之能事法象皆盡 孔 八卦以

象告而已雖曰通神之德類萬物之情而易之為
書未悉備也故曰八卦小成引而伸之所謂數者
自一以至于有萬之不同觸類而長之所謂卦者
有上下焉有內外焉而遂至于六十四則大為天
地幽為鬼神散為萬物賦天下而同吉凶之患周
也變而際古今之運无不該也无不備也故曰天
下之能事畢矣天能天而不能地地能地而不能
天人各有能有不能是豈天下之能事哉惟无能
也无不能也然後天下之能事畢矣 鄭

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
顯明无為之道神明其德行之事 孔 可以應對萬
物之求助成神化之功 注 顯道者危者使平易者
使傾懼以終始其要无咎之道德行者卦之德行
神者變而通也酬酢者至為賓主祐神者先後天
也飲酒之礼主人獻賓賓酬主人主人酬賓卦反
複相變而乾坤坎離大過頤小過中孚不變此所
以能酬酢也 朱 有象以示天下之至順有文以效
天下之至動此卦之有所顯有所神也曲贊而生

之參天兩地而倚之或參五以變或錯綜其數至圓而不窮此蓍之有所顯有所神也道形而上則其体幽故顯之顯之故可以酬酢所以出而有思有為也德行形而下則其体明故神之神之故可與祐神所以入而無思无為也酬酢者敵体也祐賓主也祐者上道也神者下道也猶相天也莊子曰精反以相天者自然之謂也則神之又神所以祐神也神者非自然也非不自然也數之於大衍則无數而不流通矣道至於祐神則无道而不有待矣能祐神則至矣不可以有加矣 龔

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

變化之道不為而自然故知變化則知神之所為 注 凡言大易之道也 胡 神之所謂不可知也觀變化而知之矣天下之至精至變與聖人所之所以極深研幾者每以神是以知變化之間神无不在因而知之可也指以為神則不可以物極之謂變變則离形而藏於密物生之謂化化則因形而易以漸萬物之新故四時之盈日月之往來與夫人之所以視聽言動若有機緘而不能自已者皆變化也變化代興孰為之者必曰神而已知此則合散消息奉在我矣託於也文示以天壤奔逸絕塵而獨立形器之上有顏子之所不能知季咸之所自失而走者則其体化而合變庸非知神之所謂乎 鄭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

聖人之情見於言辭之間觀諸卦爻所屬之爻辭則見聖人之情意也六十四卦其爻有得位失位有變有動有正有不正有中有不中有應有不應觀諸爻之變動然後可以知吉凶之事悔吝憂虞之理作結繩為網罟而取諸離作耒耜而取諸益之類是制器者必觀六十四卦之法象也鬼神之道至幽隱不可以形觀不可以象窺是必假其至誠取蓍龜明卦爻變動之理以明未來之事 胡 辭者因天下之動而鼓之變者因萬物之化而裁之象則藏往占則知來 龔

是以君子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嚮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

君子將欲有所施為將欲有所行往占問其吉凶而以言命蓍蓍受人命報人吉凶如嚮應声无遠近幽深悉皆告之遂知將來之事非至極精妙孰能參與於此孔

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孰能與於此

參合也伍謂配耦也謂天五合配天一下生地六之類也以通其變化交錯而成四象八卦之數也成天地之文者謂陰陽交而成其文理也及其數者謂極天地之數也天地之極數五十有五之數也遂定天下之象者天地之數既設則象從而定也 判牧 參伍以交者縱橫十五天地五十有五之數也錯之為六七八九綜之為三百六十以天地觀之陰陽三五一五以變為候者七十二二五以變為自者三十六三五以變為氣者二十四三百

六十五日周而復始故乾之策三十有六者三六而又二也坤之策二十有四者二六而又二也三其二十四與二其三十六皆七十二三其七十二為二百一十有六得乾之策二其七十二為百四十四得坤之策三畫之卦三變而反六畫之卦五變而復通六七八九之變則剛柔相易遂成天地之文極五十有五之數則剛柔有体遂定天下之象非成文不足以成物非定象不足以制器變之又變謂之至變 朱 參伍以變所謂變者陰變而

為陽陽變而為陰也乾一變而為兌再變而為震三變而為坤四變而為坎五變而為巽六變而為艮七變而為离坎一變而為巽再變而為艮三變而為离四變而為乾五變而為兌六變而為震七變而為坤之類皆參以變其變也反復乎三畫之中也乾一變而為姤再變而為遯三變而為否四變而為觀五變而為剥六變而為晉七變而為大有坎一變而為節再變而為屯三變而為既濟四變而為革五變而為豊六變而為明夷七變而為

師之類皆五以变其变也反復乎六畫之中也八卦天地其变自上而下重卦人也其变自下而上天道尚变固无不变者矣人道体常而有不变者存則上爻是也其猶大衍之虛其一者乎其变也其不变也皆出於自然矣惡知其人之非天耶天之非人耶錯其數若乾之六爻五行之數所以相間也綜其數若乾之六爻天地之數所以相攝也通其变則有剛有柔所以成天地之文極其數則有得有失所以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变其孰

能與於此扐八卦參以变之其數一千五百六十有八重卦伍变以之其數三千五百二十故八卦之數皆五十有五而五十六卦之數或增或損所以趨变也其趨变也雖多而不為有餘雖少而不為不足以其皆本於八卦而矣乾之數有五姤之數五十有七遯之數五十有九否之數五十有二觀之數五十有五剝之數五十有三晉之數五十有五大有之數五十有五其綜四百四十有一也坎之數五十有五節之數五十有五屯之數五十

有三既濟之數五十有三革之數五十有三豐之數五十有五明夷之數五十有三師之數五十有七其綜四百三十有四也餘六卦以類推之可也

李商 天一與二為三則三者因成數也二與三為五因備數也三天也參之者人也天伍也伍之者人也數起於一立於二成於三衍於四備於五因三而參之則八卦之數成矣因五而伍之則六爻之數備矣以至精為九合為二十有五此之謂变变陽之事錯綜其數則天地之數合則其錯也有

十五數而九六七八因為之体也其綜也為四十九數推之以為用此之為數數奇耦其也通其变遂成天地之文若制器是也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若十筮是也天地雖有自然之文而无器以成其形則卒於樸而无用其能成文乎天下雖有自然可書之象而无著以探其爻則藏於賾而難形其能有定乎象用之在变若使民不倦使民宜之通其变者也用在數若當朞之日當萬物之數極其數者也夫窮則变以通之疑則數以極之故曰

非天下之至变其孰能與於此
易无思也无為也寂然不通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
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
夫有行始於有為有為始於有思有為者人也无
思无為者天也誰能有思有為而无於人之累乎
其唯易而已易有思也本於无思有為也本於无
為五十有五之数歸於太極寂然无声其不動萬
物冥會乎其中有物感之散為六七八九之变而
天下之所以然者无乎不通所謂遠近幽深遂知

來物乃其一也精者精此者也变者变此者也神
之又神謂之至神（朱）非忘象者无以制象非遺数
者无以極数至精者无籌策而不可亂至变者体
一而无不周至神者寂然而无不應斯蓋功用之
母象数所由立故非至精至变至神不得與此（注）
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唯深也故能通天
下之志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疾而
速不行而至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此之謂也
極未行之理則曰深適動微之會則曰幾（古注）深

者其理也幾者其用也（東坡）精故可以窮深变故
可以與幾夫易聖人体之以極深研幾者也天下
之志藏於无形非推見至者其能盡通乎易至精
者也天下之務其來无窮非曲得物无者其能成
乎易至变也疾而速行而至有思有為者皆然易
至神也体易者至於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極深
研幾之效也莫知其然而然也故曰易有聖人之
道四焉（朱）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

易以極数通神明之德（胡）明易之道先本天地之
數也（注）
子曰夫易何為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
斯而已者也
言通天下之志成天下之務其道可以覆冒天下
也（古注）物有理易則開之事有時易則成之日月
所照霜露所墜舟車所至凡有血氣者必待此道
而後覆冒（朱）開物者深也成務者幾也冒天下之
道者神也（龔）

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
之疑
易開物也故以通天下之志易成務也故以定天
下之業易冐天下之道故以斷天下之疑藝
是故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
貢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
圓者運而不窮方者正而有分蓍以圓象神卦以
方象知变所適无数不周故曰圓卦列爻分各有
其体故曰方貢告也六爻变易以告吉凶洗濯萬

物之心其道深微萬物日用而不能知其原退藏
於密猶藏諸用心古注萬物有疑則卜之矣蕩其
疑心行志得吉行悪過凶是蕩其悪心易道進則
蕩除萬物之心退則不知其所以然萬物日用而
知是功用藏於密也孔圓者其体動而不窮神者
其用虛而善用蓍之德也方則有所止知則有所
能卦之德也圓而神者當体是也方以知者積以
致也故神則无方知則有方无方故常知来来亦
无方也有方故常知往往則有方矣卦者象也象

者示之以定体與天之垂象同也爻者变也变則
其義不可為要故易以貢者效以利之謂也與貢
賦之貢同以此洗心者所以无思也以此退藏於
密者所以无為也以此吉凶與民同患者感而遂
通天下之故也有心則有思有思則與物泪而不
清故洗之莊子所謂澡瀹其心是也有為則出而
與物相見而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故退藏於密
莊子所謂未始出吾宗也此其所以獨也故有貢
而无吉凶至於告而吉而使之不失吉告以凶而

使之不至凶民之患已以患之所以與民同也此
蓍卦六爻之用也非神以知来知以藏往其孰能
與於此哉藝
神以知来知以藏往其孰能與於此哉古之聰明睿
智神武而不殺者夫
蓍定数於始於卦為来卦成象於終於蓍為往以
蓍望卦則是知卦象將来之事以卦望蓍則是聚
於蓍象往去之事夫易道深遠以吉凶禍福感服
萬物如伏羲之徒不用刑殺也孔如弧矢取諸睽

刑罰取諸噬嗑之類皆是神其威武不用刑殺而
天下自服也 胡
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是興神物以前民
用聖人以此齊戒以神明其德夫
上明天地陰陽變化之道下察天下情偽利害之
故故又以神靈之物明其吉凶之驗以前萬民之
用使趨善而去惡也洗心謂之齊防患謂之戒聖
人以大易之道齊心防戒使憂慮悔吝不及於已
又能觀易道至幽至微之處使天下之人不知其
所以然而然也 胡 剛柔變化自然之道也其体幽
以遠故欲明之吉凶悔吝使然之故也其用顯以
近故欲察之蓍植而知數龜動而知象神物也其
用則得人而後興有思則與物雜故欲齊齊者所
以齊不一之思有為則與物敵故欲戒戒者所以
警不虞之患齊可以入而致一故其德神戒可以
出而莊重故其德明 龔
是故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
來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
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
凡物先藏而後出故先神而後乾坤閉藏萬物乾
吐生萬物闔闢相循陰陽遞至或陽變為陰開而
更閉或陰變為陽閉而還開是之謂變須往則變
來為往須來則變往為來往來改變不有窮已恒
得流通是之謂通往來不窮者氣也氣漸積聚露
見萌兆乃謂之象言物体尚微也体質成形是謂
之器物言其著也裁制其物而施用之垂為模範
故謂之法以利而用或出或入使民咸用之聖德
微妙故謂之神 孔 坤自夏至以一陰右行萬物從
之而入故曰闔戶謂之坤乾自冬至以一陽左行
萬物從之而出故曰闢戶謂之乾坤闔則陽變而
陰乾闢則陰變而陽故一闔一闢謂之變闔者往
也闢者來也一闔一闢往來相感其機有不得息
者故往來不窮謂之通氣聚而有見故謂之象象
成而有形故謂之器利用此道以動靜出入而蚩
蚩之民咸日用之莫知其然故謂之神七者同出
而異名其變化之道神之所為乎知闔闢變通者

明於天之道知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者察於民之故乾天地而曰明於天之道者乾兼坤也闔闢以一歲言之寒暑也以一日言之晝夜也以一身言之出入之息生死之變也无闔則无闢无靜則无動此歸藏所以先坤歟宋

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吉凶吉凶生大業

極中也太極中之至歟易有太極四十有九合而為一手四象八卦具而未動謂之太極在人則喜怒哀樂之未發者也陰陽匹也故謂之儀太極動而生陽陽極動動而生陰陰極復動而生陽始動靜者少也極動靜者老也故生四象乾老陽也震坎艮少陽也坤老陰也巽離兌少陰也故四象生八卦卦有爻爻有位剛柔相交有當否故八卦定吉凶有吉凶則有利害人謀用矣故生大業八卦定吉凶者開物也吉凶生大業者成務也宋 太極者一氣也天地未分之前元氣混而為一一氣斯判是曰兩儀且不云乎天地而云兩儀者何也蓋以兩儀則二氣始分天地則形象斯著以其始分兩儀儀体之儀故謂之兩儀也何以明其然略試論之夫氣之上者輕清氣之下者重濁輕清而圓者天之象也重濁而方者地之象也茲乃上下未交也時但分其儀象耳若二氣交則天一下而生水地二上而生火此則形之始也五行既備則生動植焉所謂在天成象在地成形也則知兩儀乃天地之象天地乃兩儀之体兩全畫天左旋者取天一天三之位也畫地右旋者取地二地四之位也分而各其處者蓋明上下未交之象也兩儀生四象孔疏謂金木水火稟天地而有土則分王四季又地中之別惟云四象也具金木水火有形之物安得為象哉孔氏失之遠矣又云易有四象所以示者莊氏云四象謂六十四卦之中有實象有假象有義象有用象也今於釋卦之象已破之矣何氏謂天生神物聖人則之一也天地變化聖人效之二也天垂象見吉凶三也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四也今謂此四事聖人易外別有其功非

專易內之物何得咸称易有四象且又云易有四象所以示繫辭焉所以告也然則象與辭相對之物辭既爻卦之謂辭象謂爻卦之象也上兩儀生四象七八九六之謂也諸儒有謂七八九六今從以爲義且七八九六四象䟽家以謂所以示之四象則愈失之甚也何哉夫七八九六乃少陰少陽老陰老陽之位生八卦之四象非易所以示四象也夫四象者其義有二一者謂兩儀所生之四象二者謂易有四象所以示之四象若天一地二天

三地四所以兼天五之變化上交下易四象備其成數而後能生八卦矣於是乎坎離震兌居四象之正位不云五象者以五无定位奉其四則五可知矣天五上駕天一而下生地六下駕地二而上生天七右駕天三而左生地八左駕地四而右生天九此河圖四十有五數耳所則兩儀所生之四象也所謂易有四象所以示者若繫辭六吉凶者得失之象一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二也變化者進退之象三也剛柔者晝夜之象四也且孔氏䟽云

象之與辭相對之物辭既爻卦之下辭象謂爻卦之象也又上句云易有四象所以示也下句云繫辭焉所以告也詳其吉凶悔吝變化剛柔四者之象既繫辭所陳則與爻卦正協其義也而又孔氏復引二儀所生四象奉七八九六之數則其義非也不亦失之甚乎五行成數者水數六金數九火數七木數八也水居坎而生乾金居兌生坤火居離而生巽木居震而生艮土居四正而生乾坤艮巽共成八卦 刘牧

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

法象莫大乎天地故定乾坤也變通莫大乎四時故明六爻也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故用坎離也積而崇高者富貴也富貴然後與人共位食祿行道爻之尊位是也故莫乎富貴備百物以致民用立成器如網罟耒耜之類以爲天下利唯聖人能

之象言先王大人君子之所以着是也故莫大乎
聖人天地鬼神之奥幽賾隱伏深遠而難窮探取
之搜索之鉤出之使自至之以定吉凶之形以成
亹亹之不已唯蓍龜能之故莫大乎蓍龜聖人觀
天地四日月又考之蓍龜而作易以通神明之德
以類萬物之情處崇高之富貴備物致用立成器
建卜筮然則通天下之志定天下之業斷天下之
疑非聖人其孰能之是以成立兩間與天地並立
故曰大扐人莫捨此而覆冒者未之有也 朱 天地

日月四時天事也天事所不及富貴者制之富貴
所不制聖人通之聖人所不通蓍龜決之 東坡
是故天地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
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天生神物謂蓍龜也天地變化謂四時也天垂象
見吉凶謂日月也河圖洛書謂象數也則者彼有
物而此則之也以則爲不足則效四時之變化效
者彼有法而此效之也又爲變化者其運而難知
則又象見吉凶之日月 懸象著明莫大乎日

月至於彼有象而此象之則盡矣 无可爲之
時則猶以爲未也至於河出圖洛出書然後作焉
蓍植而龜動象數之始也圖有象而書有法象數
之終也至於有自然瑞應之圖書則聖人待者盡
矣故孔子曰河不出圖吾已矣夫使無是時也此
之謂易有四象或爲以金木水火或以爲七八九
六畫河圖之一事也 根而百莖龜具八
卦五行天地之數神物也天地變化四時行焉萬
物生焉日月五星天象也天不言示之以象吉凶

見矣河圖者九宮洛書五行效之者效之以六爻
之動故曰爻者效天下之動也象之者像也故曰
象也者象也於蓍龜圖書則之者大衍之數八卦
五行位易者則之故乾坤坎離震巽艮兌三畫之
卦爻合皆九六七八九數皆十五水六火七木八
金九五行之數具焉傳曰聖人以蓍龜而信天地
四時日月之象數以河圖洛書而信蓍龜之象數
信矣其不疑也於是乎作易來則者則其无心而
知吉凶效者效其体一而周萬變象者象其不言

而以象告也叚諸儒謂河圖洛書出見於世伏羲因得之而畫八卦按下繫辭曰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文與宜又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此八卦自是伏羲觀天地取諸物而畫八卦也所謂則之者則其時以行其事耳今鄭康成以春秋緯云河圖有九篇洛書有六篇孔安國以為圖為八卦洛書有九疇皆失之矣

胡

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

易有四象聖人所以示吉凶也繫焉而命之所以告吉凶也易於吉凶有以利言者有以情遷者有義命當吉當否當亨者一以貞勝而不顧非聖人不能定也定之者所以斷之朱聖人取象以作易有其象而无其辭示人以意而已聖人以後世為不足知也故繫辭以告之定吉凶以斷之聖人之憂世深矣坡四象有二說一說為天地自然相配水火金木以為之象又又一說吉凶者得失之象悔吝者憂虞之象變化者進退之象剛柔者晝夜之象此易之道有此四象所以示人之吉凶疏莊氏謂六十四卦之中有實象有假象有義象有用象非也又何氏以天生神物以下為四象亦非也

明

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

論曰象之所生則曰易有太極謂四象之所以則曰易者四象示象之意伏羲之事也繫辭以告定吉凶以斷文王周公之事也告者辯利害以悟之斷者因得失而治之若大有之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所謂繫辭焉而告之以吉凶大有之成卦以柔得位上九大者之才也乘六五有孚之柔履信思乎順者也而六五又能成之尚賢之時也故天以理而助順人以情而助信此所以吉无不利知此則定之以吉凶可知矣龔

子曰書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
乎子曰聖人立象以尽意設卦以尽情偽繫辭焉以
尽言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
言之難論者不能尽形之於書意之難傳者不能
尽見之於言然則聖人之意終不可於天下後世
乎夫有意斯有名有名斯有象意志順也聖人於
无形之中建立有象因象而得名因名而得意則
言之所不能尽見者尽矣君子小人情偽而已矣
情則相應偽則相違聖人陳卦以示之斷之以中
正而君子小人見然後著情去偽之其意誠矣繫
之卦辭又繫之爻辭以吉凶明告之與卦象相際
則書之所不能尽形者尽矣陰極变陽陽極变陰
當变而变則通不变則窮窮非通也变而通之則
无所不利而道行矣鼓舞者鼓之於此舞之於彼
動止應節莫知其然横渠曰辭不鼓舞則不足以
尽神爻至於变通以尽利辭至鼓舞以尽神則聖
人之意幾無餘蘊矣朱聖人非不欲正言也以為
有不可勝言者惟象為能尽之孟軻之譬喻立象
之小者也情偽臨吉凶而後見吉凶見則情者自
如而偽者別矣卦者起吉凶之端也辭約而義廣
故能尽其言既变而復通之則反復於萬物之間
无遺利矣孰鼓之歟孰舞之歟莫適為之則謂之
神坡
乾坤其易之緼耶坤乾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
毀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乾坤或幾乎息矣
緼言易之所藏立言易之所立乾坤者立象之義
成列者設卦之位一乾一坤則謂之成列緼者所
聚而藏也立者所倚以見也有乾而无坤則有見
于上而无見于下有坤而无乾則有見于下而无
見于上是之謂不成列不成列則乾坤之体不全
而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道之先後失序而事之
本末不明所謂乾坤者或幾乎息矣乾坤成列則
象爻变動緼于中乾坤体也象爻变動用也体晦
則用不可見用不可見則体因是息矣朱緼畜也
陰陽相緼而生乾坤者生生之祖也是故為易之
緼乾坤之于易猶日之于歲也除日而求歲豈可

得哉故乾坤毁則易不可見也易不可見則乾為
獨陽坤為獨陰生生之功息也歧
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
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擧而錯之天下之民謂之
事業
乾健也坤順也順健者意也謂之乾坤者名也乾
奇坤偶者象也象成而着者形也形而上者謂之
道變通也形而下者謂之器執方也然則變而通
者易之道執方者易之器是故離道而至于不可

象則名言亡矣變通一也離而言之則二今天地
之道一息不番聖人化而裁之則謂之變故晝夜
六時寒暑六氣剛柔六位因其化裁以看其變之
微故曰化而裁之謂之變晝夜相推為一日寒暑
相推為一歲剛柔相推為一卦推之則通故曰推
而行之謂之通又曰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知此
則知變通一也擧此道而錯之天下謂之事業又
曰通變之謂事知此則知事業通變一也 一
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

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
會通以行其典禮係詞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
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詞化而
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聖人見天下之至賾將以示人故擬諸其形容象
其物宜形一定也剛柔以立本也容變通也變通
以趣時也是故謂之象立象則卦也變通也在其
中矣聖人見天下之至動既觀其會通之時損益

典禮以行之矣又係之詞以斷其疑曰如是而吉
如是而凶是故謂之爻係辭則變通在其中矣然
則休易者欲極天下之至賾者存乎卦可也存乎
卦則見象矣欲鼓天下之至動者存乎詞可也存
乎詞則見變通矣化而裁之其化有漸存乎爻之
變可也推而行之其利不窮存乎爻之通可也神
而藏用明而顯仁存乎古之人可也華存乎湯武
明夷存乎文王箕子復存乎顔氏子故曰存乎其
人默而成之言不下帶而道存者以心感心也存

諸己也故曰不言而信存乎德行易至乎存乎德行則得意忘象我與聖人一也上係終乎默而成之不言而信下係終六爻辭語默一也末形而上者謂之道即乾之成象也形而下者謂之器即坤之效法也以剛柔則有体以奇偶則有數以左右則有方者形也形而為上則為一陰一陽以至一剛一柔故謂之道形而下則為仁為義為礼樂以分則有守以實則有名故謂之器有道有器則乾坤全而易見故化而裁之謂之變易之與物化也推而行之謂之通易之與時行也有道器以為体有変通以為用故舉而錯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矣

周易係辭集解卷第七

周易繫辭集解第八

繫辭下

江都 本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動在中矣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

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者易之義也八卦成列而象在其中易之象也易之義緼於乾坤而已矣故乾坤成列而易之義立易之象則乾坤不足以盡之故八卦成列而易之象見方其三畫以象三才之定体則謂之八卦作无所因至於兼三才而兩之以象三才之變動則非復有所作也因之而已矣故曰因而重之成列者八卦而已曰象在其中者蓋八卦相錯則六十四卦成也因而重之者成卦而已而曰爻在其中者蓋爻者九六之數也九六之數定而卦成卦成則爻亦隨之也象者一卦之成体也故天下之賾存焉爻者六位之變動也故天下之動存焉剛柔相推所以成爻也而爻

者言乎变則变斯在其中矣繫辞焉而命之所以明爻也而辞者以鼓天下之動則動斯在其中矣一闔一闢而不可以常言者变也征行作為出入往來而不可以靜言者動也命之定吉凶而不易也循天之命萬物也卦則兆於成列而備於重爻則兆於变而備於動故吉凶悔吝生焉冀道无变動則為三才而八卦以象告道有变動則為六爻而九六以數倚天數肇於一地數起于二木生于三金別于四而土備于五此數之自然也參天數而得九兩地數而得六九六定其數而卦成卦成而為爻爻成而变動備矣蓋易者象而已繇天下之賾而託於健順動於陷麗止說之用寓天下之道而形於天地山澤風雷水火之物則八卦成列而象斯在其中矣卦始於三畫未有爻也因而重之則其体有上下其位有內外其時有初終其序有先後其數有九六其序有本末而爻在其中矣五陽也而居之以六二陰也而居之以九柔來而文剛分剛上而文柔剛柔之中不中屢变而无常也故曰剛柔相推变在其中矣蹇之不可以往也坎之不可以出也大通之可以大有為睽之可以小事履之所以經世需之所以待時率其辞而睽其方天下之動不可易矣故曰繫辞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曰在其中者其理猶隱也聖人繫辞焉而命之吉凶則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天下之理動不若靜靜而无為則蕩然无執孰為吉凶不覩一疵孰為悔吝動而交物則所謂吉者常少而凶悔吝者常多此聖人之動所以常寓於不得已者歟

鄭

剛柔者立本者也变通者趣時者也吉凶者貞勝者也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

六十四卦君臣父子之法皆由此剛柔之象為之根本如剛定体為乾柔定体為坤陽卦兩陰而一陽陰卦兩陽而一陰所以立卦之本也一卦之体象其一時一爻之義象其一人如屯難之時其卦体象屯初六居卦之始而盤桓利居貞利建侯六

二則女子貞不字之類言君子動作之間必從時
也貞者正也夫有動則未免乎累狥吉則未免乎
凶盡會通之變而不累於吉凶者其為貞正乎若
爻之吉行大正之道則其事愈吉若爻之凶行大
正之道則其事不至於凶也天地生成之理本於
正一故為物之所觀日月往來不停臨照下土不
混其光蓋各得貞一而明有所一也少者多之所
貴寡者衆之所宗故天下之情偽人事之動靜皆
歸於一而後可正也胡爻有剛柔不有兩則一不
立所以立本也剛柔相變通其變以盡利者趣時
也趣時者時中也故曰乾坤毀則无以見易矣剛
柔相錯有當有否則吉凶生又曰吉凶者貞勝也
何謂也此於動中明乎不動者也韓康伯謂不累
乎吉凶是矣張載曰有義命當吉當凶當否當亨
者聖人不使避凶趣吉一以貞勝而不顧如大人
否亨有隕自天過涉滅頂凶无咎損益龜不克違
及其命亂也之類天地之道有升降然上下之觀
不動也故曰天地之道貞觀也日月之道有往來
然晝夜之明不動也故曰日月之道貞明也天下
之動吉凶之變多矣而君子安其義命一以貞勝
吉凶不能動何累之有故曰天下之動貞夫一也
一者貞也貞所以一天下之動此彖辭爻辭所以
貴夫貞也吉凶以貞勝故能立天下之本是天下
之時朱
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
確剛貞也隤柔貞也乾坤皆恒一其德物由以成
故簡易也晉注夫乾陽至剛確然不易示人為君
為父為夫之道不亦易乎坤陰至柔隤然至順示
人為子為臣為婦之道不亦簡乎朱確然堅高也
乾之德不陷乎陰而其道上行崇以臨之剋以制
之可謂確然招之以象靚之以文則日月有象雲
漢有章因性而已其德行常易也坤之執承天而
以下為順其厚以載物其靜以代終可謂隤然矣
然山河之融結草木之華實其止說以柱其生成
以時循理而已其德行常簡也鄭
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爻象動乎內吉

凶見乎外功業見乎變聖人之情見乎辭
兆數見乎卦動乎內也吉凶見乎外得失驗於事也功業由變以興故見乎變辭也者各指其所之故曰情也注乾剛坤柔以立本者也爻也者效乾坤之動者也天道下濟地道上行剛柔相推變通以趨時者也象也者像乾坤之象者也爻有變動象亦像之爻象動乎內者有當有否則人事之見於外者有吉有凶人與乾坤一也吉凶之變有衍通人凶者爻之吉則功業不期於見而見矣觀此則乾坤示人足矣聖人必以象言乎象爻言乎變繫辭以言吉凶者聖人之情愛人無已也恐其陷於凶咎是以指其所之故考乎其辭則聖人之情見矣朱道之在事者爻效之其在理者象像之靜而已則吉凶泯而未見動乎內然後吉凶見乎外故曰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與事造業謂之功功之所成謂之業情者性之動辭者言之文後命曰常則道之真所以治身也出而應物則常之所與王之所起應時而造者或損或益不可以為常矣故曰功業見乎變聖人也者盡性而足則无言可也其發之於象著之於爻者亦曰以情言而已則辭之所寓者特聖人之情而已故曰聖人之情見乎辭易曰辭有險易又曰繫辭焉以盡其言夫險易之理明而天下知其所趨則不陷乎凶咎悔吝之域聖人之情蓋可見矣鄭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

乾大生也坤廣生也乾坤合而成德生物而已聖人成位乎兩則有其德无其位不能兼善天下於其位也填之重之在卦則尊位也天地之大德曰生者仁也聖人之成位乎兩間者仁而已不仁不足以參天地聖人者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不殺者好生也仁被萬物取財於天地則財不可勝用其民養生喪死无憾可以保四海守宗廟社稷矣理財者節之以制度也節之類是也正辭者正邪說也六辭是也禁民為非者禁其非歸之于是也如是乃得其宜故曰義朱斂聚有經費出有法度

弁无所四其開閭邦國不得擅其節制此之謂理
財乗法於象魏讀法於鄉黨者之話言布之典冊
上言之以為命下守之以為令此之謂正辞嗇不
得僭上賤不得踰貴造言者有誅偽行者有刑有
以率其怠倦有以鋤其強梗此之謂禁民為非凡
此皆義也節理財者疏理其出入之道使不壅耳
非取之也正辭者正名也坡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
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

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東方之宿為蒼龍南方之宿為朱雀西方之宿為
白虎北方之宿為龜蛇此仰觀之象也山川丘陵
地之法也既觀天垂象之文又觀所生之宜然後
近取諸身則如乾為首坤為腹震為足艮為手之
類遠取諸物則如乾為龍坤為馬山澤雷風之類
因此天地萬物之象然後興起八卦天地之道陰
陽之運變通不測之宜吉凶未兆之事所謂神明
之德也萬物之情狀至頤至衆聖人作此八卦類

聚萬品之情偽皆可見也胡鳥獸之文即天文大
玄曰察龍虎之文觀鳥龜之理奉鳥獸則龜見矣
仰觀龍虎鳥龜之文其形成於地俯觀山川原隰
之宜其象見於天凡在地者皆法天者也近取諸
身則八卦具於百骸而身无非物遠取諸物則八
卦具於萬物而物无非我故神明之德雖異而可
通萬物之情雖衆而可類其道至於一以貫之然
包犧氏所以作易者何仁也朱
作結繩而為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

網罟之用必審物之所麗魚麗於水獸麗於山是
也注上古茹毛飲血故教之以佃漁蓋取諸離巽
繩離目網目謂之罟兩目相連結繩為之相苦也
離婎佃也兌巽為魚漁也觀此則伏羲因八卦而
重之明矣朱離之卦以一柔而麗兩剛之間則小
者无不麗也龔
包羲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耨之利
以教天下蓋取諸益
制器致豐以益萬物注神農氏民厭鮮食而食草

木之實聖人因事以達其不忍之心故教以耒耜
之利其益无方矣朱耜者耒首也斵木之銳而為
之耒者耜之柄也屈木之直而為之益之成卦上
震下巽巽為木以動入為用益者於佃漁為益也

龔

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
其所蓋取諸噬嗑

是時民耳其食美其服至死不相往來故教之以
交易耒離上明而日中震下動而交易動而合合
而為養也其序與八政二曰貨同蘖日中之時取
其遠近之人皆得以相及胡市人之所聚異方之
所合設法以合物注

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
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使以自天
祐之吉无不利

是通物之變故樂其善則不懈倦通變則无窮故
可久注事久不變則民倦而窮故開通其變量時
制器使民用之日新而不懈倦也若黃帝已上衣
鳥獸之皮其後人多獸少事或窮之故以絲麻布
帛而制衣裳是神而變化使民得宜也孔黃帝堯
舜其號名雖殊其所以應時而趨變凡以為民而
已執久則釋視久則瞬事久則弊不更則斁故通
其變者使民不倦而已非常之變黎民懼焉故神
而化之使民宜之川行而涉陸行而塗也為之舟
車以通之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為之宮室以居
之為之棺槨以易㙬溝之陋為之書契以革結繩
之簡為之衣裳以辯上下為之弧矢以威不恪患
至而為之備事來而為之應法之所未病聖人不
強易民之所未厭聖人不強去凡此者所謂通其
變也如天之運如神之化在之而不示其所以在
之之迹宥之而不示其所以宥之事其效至於民
无所施其智巧也日用飲食而已此之謂使民宜
之物則備而有窮道則通而无弊易者道也故窮
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天下之事所以易敝而亟壞
者變而不能通也道之所以自古而固存者一闔
一闢往來不窮也故常久而不已者天地之道而

显然无間者莊子謂之命此所以自天祐之吉無
不利歟鄭神農氏沒民情已厭黄帝尭舜作因其
可变变而通之使民日用其道而不倦而又微妙
入神化而无迹天下各得其宜蓋易道陽極变陰
陰極变陽变則不窮不窮則可久而不息善乎变
通所以趨時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聖人先
後天故也
黄帝尭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
教民始於有君臣上下而後礼義有所措故衣上
裳下示之以君臣之義猶乾尊坤卑之象龔神農
時與民並耕而食饔飧而治至是尊卑定位君逸
臣勞乾坤无為六子自用朱
刳木為舟剡木為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
天下蓋取諸渙
渙上巽下坎巽為木坎為水故其象曰利涉大川
乘木有功又曰渙者離也為舟楫以濟天下使免
其沉溺之患此亦变通之一端也胡上古山无蹊
澤无梁至是舟楫之利以濟不通朱
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
調習馬牛負重致遠動作行止皆隨於人也胡引
重致遠施諸塗以利天下猶隨之前動而後說也
龔隨隨宜也服牛乘馬隨物所之各得其宜也注
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
取其豫備注雷出地中奮以發生萬物物既生而
各遂其安故豫樂也治平之時外有警備奸人不
能犯則在内者自然安矣胡
斷木為杵掘地為舂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
小過
杵須短木臼須鑿地孔聖人既教人粒食以自養
又教精治其五穀是小有過為其事也胡上動而
下止龔
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
物乖則爭興弧矢之用所以威乖爭也注弧矢之
用相睽不可以相无而卒所以治睽猶之火動於
上而澤動於下也龔
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

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
宮室壯大於穴居注穴居者常也野處者所嘗也
穴居則非棟宇之遠野處則有風雨之勞故易之
以宮室上棟以致高下宇以致周以待風雨壻大
壯二陰在上以動四陽在下而壯故二陰不能陵
也龔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无
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
取其過厚注送終追遠欲其過厚孔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
民以察蓋取諸夬
書契以決斷萬事注言有所不能記者則書述之
事有所不能信者則契別之百官以治事辯而不
相亂也萬民以察情盡而不相欺也以衆明照闇
猶五剛之決一柔也龔
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彖者材也爻也者效天
下之動者也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
易者象也言其剛柔相易一奇一耦而有見與天

之象同也然未成形也象也者像也言人象之也
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與人之像同也作卦以通
神明之德制器以成天地之文皆所謂像也有是
像則有是材像者体也以上下言也材者用也以
内外言也以人言之股肱耳目方圓上下像也能
視能聽能動能靜材也故彖者像也言易成卦如
此彖者材也言卦之成德如此爻也者效天下之
動者也言材之趨時如此龔
陽卦多陰陰卦多陽其故何也陽卦奇陰卦耦其德

行何也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
小人之道也
少者多之所宗一者衆之所歸陽卦二陰故奇為
之君陰卦二陽故耦為之主陽君道也陰臣道也
君以无為統衆无為則一也臣以有事代終有事
則二也故陽爻畫奇以明君道必一陰爻畫兩以
明臣体必二斯則陰陽之數君臣之辯也以一為
君君之德也二君君位非其道也故陽卦曰君子
之道陰卦曰小人之道注震坎艮陽卦也以一奇

一為主故多陰巽離兌陰卦也以一獨為主故多陽所因之故也成卦之所主不同則德行亦不同者所得之性也一則精君道也二則雜民道也陽卦以奇為主則是以一為君者也以一為君則所貴在一而所賤在二所主在一而所役在二可以為天下正者也君子之道也陰卦以耦為主則是以二為君者也以二為君則雜而不一乃小人之道也故孔子以九卦明之奠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九四以陽居陰位不平也當感之時不能任仁義之道以不正之身思慮其朋以求所感其道不廣與天下之動必歸乎一思以求朋未能一也一以感物不思而至矣少則得多則惑塗雖殊其歸則同慮雖百其致則一苟識其要不在博求一以貫之不慮而盡精義物理之微者也神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故能乘天下之微會而通其用也利用之道在安其身而動也精義由於入神以致用利用由於安身以崇德理必由乎其宗事各本乎其根歸根則寧天下之理得也若役其思慮以求動用忘其安身以殉功美則偽彌多而理愈失名彌美而累愈彰矣注咸之九四憧憧往來非致一也而致一之道在乎精義則用而已精義者乃所以入神而致用也利用者乃所以安身而崇德也奠恐天下泝其末流而不知反其宗故寄之不知以无窮恐天下相逞於无窮而不已故指其盛德以為藝精義者窮理也入神者盡性以至於命也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豈徒然哉將以致用也用利則身安而德崇矣奠

易曰困於石據於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

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耶
困之六三不能安其身以崇德光利用于龔上干
九四故名辱下據九二故身危上又无應所以凶

孔

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子曰隼者
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
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
而動者也
解之上六能利用美光安身以崇德乎龔三不應

上以陰居陽上六處解之極欲除悖道而去之也

石

子曰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
懲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履校滅趾无咎
此之謂也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
小人以小善為无益而弗為也以小惡為无傷而弗
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揜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
耳凶
初九受刑之始履交其足罪未甚大上九居受刑

之終惡積罪深何校其首滅沒其耳大凶之道胡
即精義以致用者致用之至也即利用而安身者
安身之至也不能有見於其始事至而後懼禍萌
而後悔者則其次也若噬嗑之初九是也過而不
能止則為噬嗑之上九矣孔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
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
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
繫于苞桑

否之九五能安身者也龔九五當否塞之時能休
去天下之否常自思慮戒慎是猶繫其社稷于苞
桑之上其根深固不可拔也桑根深固也叢生也

胡

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少而任重鮮不及
失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
鼎之九四不能利用者也此五卦之六爻申利用
也龔處上體之下節又應初既承且施非已所堪

孔

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
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
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
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
豫之六二知幾神之事也精義不足以明之襲形
而上者况之道形而下者况之器於道不實而有
交焉未離乎諂也於器不絕而有交焉未免乎瀆
也能无諂瀆窮理者也幾者去无入有理而未形
不可以名尋不可以形覩者也唯神也不疾而速

感而遂通故能昭然逺覧見於未形合抱之木起
於毫末吉凶之彰始於微兆故為吉之先見也注
夫无守於中者不有所畏必有所忽畏者常失於
大早忽者常失於大後既失之又懲而矯之則終
身未嘗及事之會矣知幾者不然其介也如石之
堅上交不諂无所畏也下交不瀆无所忽也上无
所畏下无所忽事至則察而不知其幾者衆之所
望以為進退之候坡凡百之事皆自小而至大自
柔而至剛也胡

子曰顔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
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復初九始庶幾所謂精義也襲當群陰用事之時
獨以一陽反於地下以萌生萬物復之初九來復
之速者也胡其心至静而清明故不善觸之未嘗
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知之而復行者非真知也
世所以不食烏喙者徒以知之審也如使知不善
如知烏喙則世皆顔子矣所以不及聖人者猶待
知爾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坡

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
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
精義則足以致一若損之六三是也襲六三若更
與二人同往承上則上所不納是三人俱行并六
三不相納是則損一人也若六三獨行則上所容
受故云一人行則得其友此言衆不如寡三不如
一也孔損之時損下以益於君若三四二以三陰
上進其志不一必損上九之陽若六三獨往則得
正應之道得其友也襲人之生有義之質有性之

本則柔不齊者氣也性之本則一而已故曰天地
貞觀也日月貞明也氣豈能變哉天地萬物其本
一也天地升降其氣絪縕萬物化矣醇而來雜序
卦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刘牧曰乾道自然而成
男坤道自然而成女序卦言萬物則男女在其中
矣曰萬物化醇者言其一未始離也天地既生萬
物萬物各有陰陽精氣相交化生无窮序卦曰有
萬物然後有男女刘牧曰咸卦不繫之於離坎以
離坎而上男女自然而生咸卦而下男女媾合而

生曰男女化生者言有兩則有一也損之六三曰
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致
一則殊塗而同歸一致而百慮矣老氏論天地王
侯得一則又曰天地相合而降甘露老氏之所謂
得一相合即夫子所謂致一也其在卦則六爻相
應合而致用是也朱
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
後求君子脩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
以語則民不應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

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益之上九不能致一者也此四卦者申精義也龔
夫虛巳存誠則衆之所不舍躁以有求則物之所
不與也注當益之時損上以益下損君以益民今
此上九當益之時反自求於下既求於下心又无
厭故為人之所不與豈惟不與抑亦為人之所擊
弃也胡所謂全者合我與人而為一也動而與之
者安其身而後動也語之而應者易其心而後語
也求之而與者定其交而後求也三者得故能以

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故曰君子脩此三者故
全也離而為二物物成敵莫與之擊之者至矣故
曰立心勿恒凶勿恒者不一之謂也
子曰乾坤其易之門邪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
德而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其稱
名也雜而不越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耶
大易之道變化之理皆由乾坤而出乾體剛健陽
物也坤体柔順陰物也二氣配合萬物以生則剛
柔之體上下之象自然而成以是陰陽奇耦之數

可分而神明之德為可通也其文卦錯雜物理煩
碎然各有倫理不相干乱稽考義類其因衰世之
意邪胡萬物变化或生或成易有以象之是能通
達神明之德也文辭若見豕負塗之類是雜碎也
然各依文卦所宜而言之是不相踰越也易之所
論如亢龍有悔龍戰於野箕子明夷西鄰禴祭之
類皆論戰爭盛衰之理故云衰世之意孔乾坤其
易之門邪乾坤不立易无自而入矣乾剛者陽之
物老陽之策也其德乾坤柔者陰之物老陰之策

也其德順陰陽氣也剛柔形也氣变而有形形具
而有体是故總策成文健順合德而剛柔之體見
矣聖人以比體天地之撰體形容之也撰定也形
容天地之所定者體造物也即剛柔有体是已天
神也地明也通神明之德者示幽顯一源也即陰
陽合德是已陰陽相盪剛柔相推自乾坤而变八
卦自八卦而变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其稱名
也雜然不齊枝葉至扶疎矣而亦不越乎陰陽二
端乾坤其易之門邪伏羲始畫八卦文王蓋于二

代而作周易周公因于文王而作文辞卦有象爻
有变動繫辭焉而命之日益詳矣蓋時有汙隆道
有升降世既下衰不如是不足以盡天下之情偽
何以知其然哉於此稽考其類則知之矣未陰陽
合德故雜剛柔有体故不越攷撰者事也嘆

夫易彰往而察來而微顯闡幽開而當名辨物正言
断辞則備矣其稱名小其取類也大其旨遠其辞文
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
之報

往事必載來下豫占彰往察來也易之論說其初
微之事至其終顯著其初幽闇其終闡明微顯而
闡幽也開而當名者開釋卦文之義使當所象之
名若乾卦當龍坤卦當馬之類是也辨物正言者
若辯健物正言其龍若辯順物正言其馬開而當
名辨物正言凡此二事夫斷於卦文之辭則備具
矣豕負塗噬腊肉之属是以小物比喻大事也近
言龍戰遠明陰陽鬪爭聖人変革其旨遠也不直
言得中居職乃去黄裳元吉其辞文也变化无常

不可為体例其言隨物屈曲而各中其理也易之所載之事其辭放肆顯露而所論義理深而幽隱也因貳以濟民行者欲使取吉避凶行善不行惡也以明失德之報者失則報之以凶得則報之以吉也孔夫易之為書以八卦言之自震至乾彰往也自巽至坤察來也一往一來自內之外為往自外之內為來彰往故微顯察來故闡幽顯莫如既往而有微而難知之理幽莫如方來而有顯而易見之象開釋文辭各當其名无隱也辨陰陽之物正吉凶之辭无遺也斷之以卦辭爻辭則備矣觀乎此宜若坦然明白使人易曉矣然而其稱名也小則百物不廢其取類也大則達之于天下意有餘故其旨遠物相雜故其辭文其言致曲而後中於道其事闡肆而其實本於隱非天下至神至精至變有不能與也而又因其疑貳不決恐懼易入之時以濟民行告之以吉凶悔吝之辭以明失得之必報蓋有遠害防患之心非衰世之意乎未兼三才而兩之所謂二也夫道一而已然易之作必因其二而後有內外有內外而後有好惡有好惡而後有得失故孔子以易為衰世之意而興於中古者以其因二也一以自用二以濟民故可因者因之若无悔无咎是也可貳者貳之若征吉征凶是也此藥病之說也人之康寧无所事藥及其既病或勿藥以順之或以藥相之勿藥以順之易之所謂因也直以藥相之易之所謂貳也濟民行相之也以明失得之報告之也龔

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是故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損德之脩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

上古伏羲也中古文王也上古之時為天下者无思也无為也易藏乎天中古世衰不特有思而又有憂不特有為而又有患故易顯乎人惟有憂患故設卦之序亦有脩德之意九卦是也故履者立於禮也謙者卑以自牧也復者復命知常也恒者物莫能傾也恒以立本損益以趨時也困則異乎

尚口乃窮也井居有常也巽行之有變也褻復其
性明其心思慮之間有不善之事必先改之是復
性為德之根本降損其志修身之本利益於人有
所包容困否之時備歷難苦知君子小人之道能
明辨困苦之事可賤可貴可貧可富而其志不可
改猶井之居地權變之術行號令以示法制巽之
所以入也胡損其所有餘則眾去而德全益其所
不足則智明而德光无患而自若者衆人也有憂
而不改其操者君子也困則君子小人較然見矣

節傍出而起物者柄也謙之為道偏矣然德非謙
莫起修之為言長也遠也民見其損之患而未知
其終以為益之效先難而後易此德之遠者也困
則真偽別地者所在之謂老子曰埏埴以為器當
其无有器之用井以无有故德在焉故
履和而至謙尊而光復小而辨於物恒雜而不厭損
先難而後易益長裕而不設困窮而通井居其所而
遷巽稱而隱
小者微而辨之不遠復也有所與為以於益物故

曰長裕因物興務不虛設也所居不移能遷其施
稱揚號令而百姓不知其由注卦有德則有體有
體則有用履德之基以德言也履至而和以体言
也履以和行以用言也履者以柔履剛而能說故
曰和說而應乎乾則亨故曰至此礼之用和為貴
也謙之成卦在九三以剛下人上承下綏衆陰歸
之故尊而光尊而光者隆而與人同也復小而辨
於物則升而與物辨也謙則其体光光斯大矣復
則其体幽幽則小矣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

然後可以行所謂雜也雜則宜厭而愈久所謂不
厭也與涅而不緇同也損以自損為先而後人益
之故曰先难而後易益之道以進則无疆以施則
无方能長裕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以人為設之
故曰益長裕而不設困窮而通者悅也井居其所
而遷者施也外剛則見内柔則伏故稱而隱巽為
權故能稱其性入故能隱巽履者礼也以交物為
事故其用以和為貴以辨上下則雖交而有辨焉
出而交物為无所至入而辨焉為有所至所謂君

子者其交也其辨也一而已故柔乘剛而不暌履
帝位而不疚以經世而无患若夫知文物之為和
而不知辨物之為至則在四而懷愬愬之志在二
而為幽人之事失其所履矣與物雜而不厭然後
見君子君長沮桀溺之徒方且厭用之溺而自謂
處其清宜君子以為不可與同群也忿欲之害性
損之為難覺而宜焉是即性也何難之有自生也
而无益生之祥自長也而无助長之害自成也而
无勸戒之殆長而至於格其益也孰傑豈以飾為

事哉不見是而无悶困而通也井居而有遷義以
德分人也巽之應輕重因彼而物莫能測也噫雷
風相與雜故不厭如使專一則厭而迁矣有孚惠
心不設也居其所而迁不求於物而物求之也稱
舉也舉而人莫見者風披受益者不發益之者不
虧與時偕行如天地之格萬物非張設之也通者
心亨也稱者輕重均也朱長養寬裕孔
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恒以一德損以遠害
益以興利困以寡怨井以辨義巽以行權

復求諸己恒以一為德損止於修身困而不遷无
怨於物井施无私義之方也反經合道順而後可
法居憂患之地而有得名之形則害之者重故損
之以遠害尤人者人亦尤之故多怨居有常所則
分義明披履以柔履則以說應乾故以和行則不
至於不可行謙稱物平施故以制禮則不至於失
節遠害者荀子所謂恭儉屏五兵也興利者揚子
所謂成天下之大利也莫和者禮之用節者禮之
體節而不和禮不行矣禮自卑而尊人自後而先

人不驕安能行禮有善必自知之不善亦自知之
修其善去其不善則復矣雜而不厭非狎物也久
而不變也久則其德无二三矣損以修德物无害
之者恭寡過情可信儉易容也因其所利而利之
為益雖困而通在窮而悅樂天者也自守以正與
人必以正處己處人各得其宜井之義與時推移
潛然无際如行權稱物人見其適平而已九卦履
出乾謙復出坤恒出乎震損出乎艮益出乎巽困
井出乎坎獨不取乎離何也離萬物皆相見之卦

包犧氏取之文王內文明外柔順以蒙大難明在
地中時也朱
易之為書也不可遠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又明於憂患與故无有師保如臨父母 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此章言易有變動出入易之為書明天地之用其用不過乎六爻不可遠也遠此而求之則違道遠矣其道也屢遷有變有動不居其所升降往來循環流轉於六位之中位謂之虛者虛其位以待變動也故太玄九位亦曰九虛或自上而降或自下而升上下无常也剛柔則柔往柔來則剛往則柔相易也无常則不可為典相易則不可為要行散徒唯變所適然亦不過乎六爻不過者亦不可遠也其出入云者以一卦內外言之兩体也出者自內之外往也入者自外之內來也以是度外內之之際而觀消息盈虛之變出處進退之理使知戒懼當出而入與當入而出其患一也故大觀在上窺觀者醜三陽方壯牽羊悔亡出入內外在於相形此四從二亦曰外離五用九亦曰出唯精於義者能知之知義則知懼矣又此書明于已之所當憂患與所以致憂患之故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亂无有師保教訓而嚴憚之明失得之報也有如父母親臨而畏敬之見聖人之情也初率其吉凶之辭揆其八卦之方則既有典常可守矣蓋不可遠者易之体也而有用焉其道也屢遷易之用也而有懼焉知夫卦象合一体用同源者斯可以言易之書矣書載道者也待人而後行苟非其人道不徒行朱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敘運則不能也此之謂不可遠其變也神游其動也當行其周也天旋其流也川還此之謂為道也屢遷道有出乎无方者不可以方求故上下則无常有入乎不測者不可以体居故剛柔則相易陽上而陰下為有常矣乾剛而坤柔為不可易矣然且无常而相易

如此也靜而已不涉於動性而已不交乎情則內外泯而為一亦何患之有有出焉性而之上有入焉袞而之內則不可以无度也若中孚之初九以虞吉也之六二以无虞而吝則出入以度內外者凡使之知懼而已非特知懼也又明於憂患與故則民之所患與夫事之理无不察焉故雖无師保如臨父母則易之為書能使人之愛敬始若天性然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則易之辭見端而知末覩首而知歸若形之於影聲之於響其典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

此章言重卦六爻之義易之為書原始於初爻要終於上爻成六位以為體質者也八卦八物也六爻六時也六爻相雜時異而物異八卦本象也時物别象也其本甚微故難知其末已著故易知初辭擬而後言不亦難知乎卒成之其事終矣不易知乎上下之位以時言之初終也以道言之本末也以事言之始卒也其質一也時變則事變事變則事之有典体之有要者豈足以喻於易之道哉一闔一闢往來不窮唯變所適而已故曰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傳曰用之彌滿六虛則六虛者豈特六爻之位哉此易之所以无乎不在也故曰仰而視之在乎上俯而窺之在乎下典猶冊之有典要猶體之有要典要者道也既有典常者辭也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又明於憂患與故无有師保如臨父母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者所以申言易之為書其不可遠為可考其常為可守故也文言曰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元亨利貞乾之德也而必曰君子行然後可以為乾之備道則果在天耶果在人耶故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道之在天下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則明於本數繫於末度而道待之以行者非聖人其孰能與於此節

易之為書也原始要終以為質也六爻相雜唯其時物也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若夫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憶備亦

則道與之俱未有違時違事而成能者三畫非无本末也聖人何為重卦曰理具乎中其事則未也若夫探雜八卦之時撰定六爻之德辨得失是非則非中爻不備中爻崔憬所謂二三四五京房所謂互体是也蓋物无常是亦无常非施於彼者或不施於此用於古者或不行於今蒙以九二納婦而六三取女則不吉節以初九不出而九二則出失時得失是非不可不辨也噫重卦六爻之意亦要諸吉凶存亡之辭而已有同位而異物同物而異象同象而異辭要諸辭則四者不同居然易見可指掌而知矣六爻者變動相錯而有吉凶存亡者也彖辭者合內外二体以一爻相變而有者也知者明於理則觀諸彖辭而爻義已知其過半矣未原始要終以為質此言六爻之終始也六爻相雜唯其時物也此言六爻之剛柔也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此言六爻之微彰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此言六爻有初有終有始有卒有生有成有擬有議也或以陰居陽或以陽居陰所謂雜物也或以中或以正或以過或以不及所謂撰德也是非者事也以体而不一者雜也以道而迭作者撰也以言而明之者辨也辨是與非原中爻之始也要存亡吉凶要中爻之終也蓋有是非則位之存亡事之吉凶要之則可知矣要者得其要也以辨是與非為要則存亡吉凶居可知矣言无待於動也以彖為要則智者觀其彖辭而思過半矣言无待於爻也蓋所要者愈約則所見矣愈易矣中爻者六爻之要也彖者一卦之要也噫始於三畫成於六爻始有所萌易實原之終有所歸易質要之鄭一卦之始終潛龍亢龍是也一爻之始終履霜堅冰至是也六爻相雜錯各會其時各主其事若屯卦初九盤桓利居貞是居貞之時有居貞之事六二屯如邅如是乘陽屯邅之時有屯邅之事也初本也上末也初辭擬議其始故難知卒者言上是事之卒了而成就終竟故易知也雜聚天下之物撰數衆人之德辨是之與非則非中之一爻不能備具中爻居一无偏能統攝一卦之義若乾

之見龍飛龍揔攝乾卦之義坤之直方大攝坤之
地道黄裳无告攝坤之臣道是也卦之存亡吉之
與凶但觀中爻則居然可知謂平居自知不須經
營也聰明知達之士觀文王卦下彖辞則思慮有
益以過半矣孔
二與四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近也
柔之為道不利遠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三與五
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貴功貴賤之等也其柔危其
剛勝邪

二四同陰功而内外異位二處中故多譽四逼於
君故多懼柔之為道須援而濟故不利遠者二之
无咎柔而處中也三五同陽功而位有貴賤三五
陽位柔非其位處之則危居以剛健勝其任也所
貴乎柔者含弘居中順而不失其貞者也所貴乎
剛者閑邪存誠動而不違其節者也若剛以犯物
則非剛之道柔以卑佞則非柔之義也注二居中
而不失其正又所付之事无過不及故有嘉美之
譽四上比五逼近於君下在三之上近於權臣故

當恐懼明三處下位之極其柔居之則危不勝任
矣其剛居之將以為勝邪以剛居剛則有時乎過
剛矣危則疾顛過則易敗所以多凶朱讓懼避謗
不可以大有為柔之道也方睽之時柔進而上行
小事吉而已詩稱仲山甫之德曰柔嘉維則而已
柔之為道不利遠者蓋遠者大者非柔之所能為
也故其要止於无咎者以其用柔中故也以過物
而解難豈柔之所能濟哉三在下卦之上而過中
雖若乾之君子乾乾而且不能以无危也故曰多

凶五則操天下之利器所　无不得志矣故多
功繫辭曰列貴賤者存乎位貴有常則功易以亡
賤有等威而不借以僈者以多凶故也故曰三多
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鄭无待於陰宜貴不宜賤
者剛也故三與五以貴賤等之有待於陽利近而
不利遠者柔也故二與四以遠近等之用柔中者
多譽則五多功者用剛中也三之柔危則二與四
之柔為安三之剛勝則五之剛為當而二之剛為
不及矣襲

易之為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
焉兼三材而兩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材之道也道
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不
當故吉凶生焉
等類也乾陽物坤陰物爻有陰陽之類而後有剛
柔之用剛柔交錯玄黄相雜曰文注若天之覆若
地之載嘿而該之以言乎邇則靜而正捭而散之
以言乎遠則莫之禦此之謂廣大大之為天地微
之為豚魚幽之為鬼神之情狀变之為人物之死

生无不該也无不徧也此之謂悉備楊雄曰其上
也懸天其下也淪淵其纖也入薉其廣也包畛豈
類此數陰歛其質陽散其文天道也靜翕以柔動
闢以剛地道也以仁立人以義立我人道也天辟
乎上而流元氣人位乎中而統元識地辟乎下而
統元形其体雖各五而其用无不通此之謂材鄭
九爻常者皆变也凡雖靜者皆動也爻以变動為
体者也等者貴賤之序以內外而言則二為卑五
為貴初終亦然過九而為陽過大而為陰故曰物

陰為陰陽為陽所謂相辨也陰與陽交陽與陰交
所謂相雜也相雜而當則適稱其分而已无過也
无不及也惟其雜而不當或過焉或不及焉此吉
凶之所以生也集
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
之事邪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
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
夫文不當而吉凶主則保其存者亡不忘亡者存
安其位者危不忘危者安懼以終始歸於无咎安

危所由文象之失体也注其辭危者易辭多述憂
危之事以垂法後世使保身危懼避患難也周氏
云當紂時不敢指斥紂惡故其辭危微而不正既
有傾危以蒙大難文王有天下是危者使平也若
慢易不備易道則使之傾覆紂之誅滅是也孔君
子處小人之間其辭危也危懼者使知可平慢易
者使知必傾所以長君子消小人也其道甚大君
子小人无所不容不容則不足以準天地百物不
廢者所以形容其道所謂悉備也初辭擬之卒成

之終使知善不善之積成名戮身非一朝一夕之漸故原始要終而懼焉其大要歸之无咎而已此之謂易之道易之道立人道以貫天地為一者也朱其道甚大百物不廢者近之於身遠之於物微之於先知幽之於无形皆在所取也懼以終始則有平而无傾其要无咎則雖大而有要也歟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恒簡以知阻能說諸心能研諸侯之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

不易則為險不簡則為阻天險不可升地險山川丘陵言險不言阻則知險為大難阻為小難以險阻告人則萬物之心无不悅精知諸侯之慮使諸侯以此易道思慮諸物轉益精研孔聖人作大易之道能自悅其心矣又能研究人之思慮使其精稿不作憂患之理不生胡乾健而為萬物先莫或禦之故其德行恒易神順以從乾无二適也其德行恒簡以易也故知險之為難以簡也故知阻之為疑簡生於易阻生於險簡易也故能悅諸心知險阻也故能研諸慮簡易者我心之所同有反而得之能无悅乎以我所有慮其不然能無研乎侯之衍文也王弼例略曰能研諸慮則衍文可知矣天下之吉凶藏於无形至難定也天下之亹亹來而不已至難成也定之成之者簡易而已朱定吉凶於卦爻之中使人勉勉從善不陷於邪侯胡乾純陽也為天下之至健坤純陰也為天下之至順至健矣與時偕而无所積則疑者難而未嘗不易者因性故也至順矣與理偕會而无違則疑者煩而未嘗不簡者以循理故也惟因性故拂性而行者有所不為則知險矣此陰之所以不能陷也惟循理故逆理而動者有所不作則知阻矣此陽之所以不能止也陰在前也陽不能進而為需陰无得而勝焉阻在前也坤自由而為此陽无得而勝焉此又乾坤之不忽於陰陽而為健順之至歟節

是故變化云為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

或以漸变改或損從化易或口之所云或身之所

為行吉事則知嘉祥之應覩所象之事則知作器之方言占卜之事則知未來之驗易之為道有此諸德乳稽衆謀以定得失寄卜筮以考吉凶不役思慮而得失自明不勞探討而吉凶自著類萬物之情通幽深之故百姓樂推而不厭也注變化生於陰陽天道之盡也云為生於言行人事之盡也祥者福之兆吉事有祥探其始也器形而下象事知器要其終也此事之已然也占事知來得之於未然也天地設位乾坤之定体也聖人成能乾坤之妙用也不特成能乎天地之間能乾能坤无所不能也人謀鬼謀此聖人之成能而百姓與之猶與贊之與也龔天能天而不能地地能地而不能天聖人則无不能也謀之人以盡其智謀之鬼以盡其靈而不專用已天下所以樂推而不厭鄭陽陷於陰之間為难故陽之陷在險陽唱而陰和陽尊而陰卑陰出而非其時則為陽之所止故陰之所陷在阻乾之上九知一陰之將生則能用九而无首可謂知險也坤之上六知一陽之將生則能用六而永正可謂知阻也龔

八卦以象吉爻彖以情言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

八卦以象告爻使趨吉而背凶險阻之事得失之理憂虞之端爻之彖辭皆以人情言之六爻之位剛柔錯雜有得有失有正有不正吉凶之應自然可見六爻變動使人由而勸之以盡天下之利然而吉凶之道變動之理皆由人之情偽遷移也胡卦以象告與天象同也爻言變彖言象則以情言與人情同也陰陽之情人情是也有以象告有以情言故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剛柔一也相摩言其成卦相推言其趨時立本則各為主而相辯雜居則爻為君而相適此其所以吉凶可見也八卦爻彖其成体也故有所告而後有所言言者因於象也變動吉凶其致用也故有所言而後有所遷遷者因於利正而已正則无變動性而已矣利則无吉凶以人趨時然後正出而為利性發而為情所謂以利言以情遷也龔

是故愛惡相攻而吉凶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情偽相感而利害生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

愛惡者其情之相違也故變則相攻遠近者其位之相辨也故動則相取情偽者其心之相異也故止則相感而已績而言之則相感而後相取相取而後相攻別而言之則情者天之所有偽者人為之也凡此因八卦而言也因八卦則其体備故是吉凶必待剛柔雜居而後見其吉凶利害悔吝必待相攻相取相感而後生凡易之情則趨其変而已矣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不必相攻相取相感而後生也龔悔吝者何凡易之情陰陽相求內外相應近而不相得則為不可久物或害之害之則凶將至矣悔吝者利害吉凶之界乎害之而悔則吉且利矣吝而不悔則凶聖人不得不以利言之而使之遠害也故曰聖人之情見乎辭朱六爻之情近而相得則吉不相得則凶然凶咎之道亦有輕重人之情偽亦有浅深或有害之者或有可悔之者或有可鄙吝之者如此雖有失必不至於大咎也胡

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

將叛者其心愧負中心疑者其心惑亂吉人守約凶人欲速惡善之人妄失其守者窮吉人辭寡以簡易知也五者又是以知險知而阻知也簡易則吉險阻則凶其辭雖六其別則二情偽而已矣上繫言易簡而天下之理得下繫終之以易簡而知險阻故曰殊塗而同歸一致而百慮朱求易之情必自察辭始辭也者所以達情而察物也夫吉者心之聲而其情常見乎辭由辭以察其情則易之情得矣上繫以理為生終於不言而信蓋所以成已下繫以人事為用而終於六辭蓋所以知人成已仁也所以盡性知人智也所以窮理龔作易之人述此六人之辭各準其而制其辭也龔

周易繫辭卷第八

周易說卦義海卷第九

江都 李衡 集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參天兩地
而倚數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和
順和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注 幽深也贊明也參奇也耦也七九陽數六八陰數
注 深明神明之道而生用蓍求卦之法五位相得
而各有合天得三合謂一三五地得兩合謂二與
四七九為奇天數也六八為耦地數也故取奇於
天取耦於地而立七八九六之數也觀變於陰陽
而立卦者觀察變化之道象天地陰陽而立乾坤
等卦也發揮於剛柔而生爻者發動揮散剛柔兩
畫而生變動之爻也聖人用此上以和協順成聖
人之道德下以治理斷割人倫之正義又能窮極
萬物深妙之理究盡生靈所稟之性物理既窮生
性又盡至於一期所賦之命莫不窮其短長定其
吉凶也 孔 生蓍有道幽贊神明者生蓍之道也倚
數有法參天兩地者倚數之法也幽贊者文顯相
也顯相者以事也贊者以道贊非佑神也猶贊者
之贊也賓主之意贊者通之神明之德聖人通之
以大衍之法而推天地之數此之謂生蓍數者有
所本而為之也參天為參兩地為兩天一天三天
五凡三參之而成九地四地二凡故兩之而成六
天地之數多矣而參兩之法取九六以為用此之
謂何數倚者有所託而見也方其作卦也具三材
之象而已其道盖未變動也至於立卦則觀變於
陰陽而立之也或出乎天或出乎地地者陰陽之
常也一闔一闢者陰陽之變也故方消方息方盈
方虚其交通也咸和其合德也有体聖人之立卦
也或主陰或主陽或陰陰分或陰陽雜皆觀其變
而為之也此之謂立卦立者具二体之謂也神明
者道也道先為故幽贊之天地者形也形有數故
參兩之陰陽形而上者也故觀變之剛柔形而下
者也故發揮之剛柔之為物始隱而終見始聚而
終散者也方其隱也發之使明方其聚也揮之使
散或以剛推柔或以柔推剛其時則為晝夜其道

則為變化其事則為君子小人此之謂生文則作
易之体具矣故粗可以之人精可以之天道德義
人之所為也性命理天之所為也道德者出于性
命之理也故致和者雖異而不爭致天下之大利
是也順者有同而無逆也成天下之大順是也積
和而為順積順以為同則死彼死此而和順之道
盡矣義者又理之變也故設理理者有倫而不亂
者也皇道也帝德也和順而已王業也理于義而
已天使我有是者命也命之在我者性也有性者

命則具之者理也道德之体故同於和順理在物
性在已在物者甚微而難察窮之可也非可盡也
在已者莫非性也推之斯盡之矣則死事於窮之
也故以人進理所謂窮理也窮理者智之事也推
之死餘所謂盡性也盡性者仁之事也理不窮則
晴於物非所以盡性也性不盡則役於已非所以
至命也至命則內死已物無物尚何性理之分哉
故以此言之則非智也以死所用明故也非仁也
以死所用力故也乃聖人之于天道時也故至于

命則與命為一其體則為神其用則為易以命則
命萬物而死所聽以道則道萬物而無所由其緒
餘土苴猶足以陶鑄堯舜也故天地萬物有常理
有成性者正命順其成理達其常性以受正命者
易之道也䆃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
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
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
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

易有太極太虛也陰陽者太虛聚而有氣也柔剛
者氣聚而有体也仁義根于太虛見于氣体而動
於知覺者也自萬物一源觀之謂之性自稟賦觀
之謂之命自天地人觀之謂之理三者一也聖人
將以順性命之理故分一而為三曰陰陽曰柔剛
曰仁義以立天地人之道蓋互見也易兼三才而
兩之六畫而成卦成卦則三才合而為一知陰陽
剛柔仁義同源於太虛則知性知天道曰陰陽地
道曰柔剛人道曰仁義則知命知仁義即天之陰

陽地之柔明則知性命之理不順乎性命之理而行之將何所逃乎天地之間乎然道有變動故分陰分陽迭用柔剛以位分之一三五陽也二四六陰也以卦分之乾震坎艮陽也坤巽离兑陰也以十日分之甲丙戊庚壬陽也乙丁己辛癸陰也所謂分陰分陽也八卦相盪五行更王上下無常周流六虛所謂迭用柔剛也分陰陽用柔明者仁義也以人而用天地也誠知乎此則德勝於氣性命於德氣之昏明不足以蔽之至於盡性而配天地矣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

陽而輕清者為天陰而重濁者為地止而高者為山陽屬也下而深者為澤陰屬也是皆以止為体也雷陽也故動風陰也故入水陽也故內景火陰也故外景是皆以動為用也以止為体故其相絕也為定位其相屬也為通氣以動為用故其同功也則相薄其異德也則不相射其定位也故其經為上下其用為四方其上成象其下成形其交為泰其塞為否其通氣也故其蒸為雲其降為雨其疑為水其泄為雹其肖山以感彼則為咸其隆上而殺下則為損相薄者反相與也相薄則相勝相与則相親不相射者反相違也相違則相致不相射則不相入始則相薄而終不相悖則為益始雖不相射而終乎相違則為既濟然則之八物也其成体也則各有用若乾坤坎离震艮巽兑之八卦是也其定位也其通氣也其相薄其不相射也則以相交為用若泰否咸常損益既濟未濟之八卦是也相錯則不特上下相交而已矣縱橫相為用而六十四卦備然後可以數往而知來往有体故順數之來无方故逆知之順數者知之事也逆知者神之事也易其神知者也此所以乎來不時知之而又數之也

天地定位乾上坤下也山澤通氣艮兑以三相易也雷風相薄震巽以初相易也水火不相射坎离以中相易也虞翻曰射厭也坎离水火不相厭坎戊离己月三十日一會于辰

故不相厭也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乾坤定上下之位坎离通左右之門震與巽為耦艮與兑相配震离兑乾天之四象也巽坎艮坤地之四象也八卦相錯乾坤相易生六十四卦乾自震而左行坤自巽而右行數往者以順而數知來者以逆而知邵雍曰數往者順順天而行左旋也皆已生之卦也知來者逆逆天而行右旋也皆未生之卦也夫易之數由逆而成矣聖人將說易故先言易之本易逆數也故六爻自下而起 朱

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烜之艮以止之兑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

上言八卦自然之象此言八卦自然之用萬物方靜雷則動之萬物方聚風則散之其生欲潤故潤之以雨其成欲烜故烜之以日動與散所以生之也潤與烜所以長之也長則有極故艮以止之有止則有說故兑以說之萬物自動而止自止而說物極矣而莫為之君則無主乃亂故乾以君之所以治之也治之而已兑以安之猶不得所也坤以藏之所以安之也六子者用也乾坤者體也六子者事也乾坤者道也雷風雨日物也艮兑乾坤象也言物則山澤天地亦物也言象則雷風雨日亦象也此就一体之生成而具八卦之用也故始於雷風而終于乾坤蓋備萬物然後聖人之所以治天下其序亦若此而已 巽

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离致役乎坤說言乎兑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

自帝出乎震以至成言乎艮則軌四時之終始而具八卦之用也故始于震而終于艮艮者動靜之界也人道內聖人而外王天道內神而外帝帝之秉時在八卦其成功在萬物萬物之所出則与之出而不辭萬物之所歸則与之歸而不忤其道則神而已矣故其序帝為先萬物次之而終於神其秉時也自震出而震者東方春則萬物草昧之時也至于巽則其位為東南其時為春夏之交而萬昧者明卓者齊所謂潔齊潔齊然後長短大小莫不相見离也者明也明也者以相見也所謂南方

夏也相見則物成矣故致役乎坤坤者雖為西南夏秋之交而其休實為母道萬物之所由生也故物成則各致其所養則為之役役而不已則物窮故言乎兌兌為西方秋所以擊斂而萬物小息之時也乾與兌交者也於方為西北於時為秋冬之交以時則陰盛而將退陽衰而將生陰陽相疑甚則至相薄故曰戰而陰卒退陽卒生則可以勞還矣故勞乎坎坎以方則為北以時則為冬而萬物之所歸也有歸則萬物之始矣有終者復始矣故成言乎艮艮東北也冬春之交也言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又出乎震也謂帝出生萬物則在乎震春時萬物出生也潔齊萬物則在乎巽相見乎离日出而萬物皆相見也致役以養萬物則在乎坤地能生養萬物是有其勞役坤不言方地之養物不專一方也說萬物而可言者則在乎兌說萬物者莫說乎澤又正秋而萬物皆成也陰陽相戰則在乎乾西北陰地乾以純陽居之陰陽相薄之象也受納萬物勤勞則在乎坎萬物之所歸也坎象水之卦水行不捨晝夜所以為勞卦能成萬物而可定則在乎艮東北在寅丑之閒丑為前歲之末寅為後歲之初則是萬物之所成終而成始也萬物閉藏受納為勞孔

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齊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潔齊也离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故曰說言乎兌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陰陽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勞卦也萬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神也者萬物而為言者也

於此言神者明八卦運動變化推移莫有使之然者神則無物妙萬物而為言也則雷疾風行火炎水潤莫不自然相與為變化故能萬物既成也注八卦以序則有時以居則有方以象則有物相繼以為衰王相推以為變化相繼以至無窮也若夫

神者則無物也其用无時其居无方其實則即萬
物以為体其用則妙萬物以為言也傳曰神鬼神
帝則妙萬物可知矣襲
動萬物者莫疾乎雷燒萬物者莫疾乎風燥萬物者
莫熯乎火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
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故水火相逮雷風不悖
山澤通氣然後能変相化既成萬物也
神既範圍天地故此之下不復别言乾坤直舉六
子以明神之功用水火既不相入又不相及則無

成物之功明性雖不相入而氣相逮及也風雷俱
動動若相薄又相悖逆則相傷害亦無成物之功
明相薄而不相逆也山澤雖相懸亦能通氣動撓
燥潤之功是雷風水火至於終始萬物于山義為
微故言艮而不言山也孔工言生物之序則歸于
乾坤此言生物之成功則歸諸六子獨言艮者終
始非山事也言莫盛者終始則日新也通氣而後
相薄相薄而後不相射者相反以為用也相逮
而不相悖不相悖而後通氣者相因以為用也相

反以為用故八卦相錯以至數往知來相因以為
用故能変化既成萬物也發鄭康成曰萬物出于
震雷發聲以生之也齊于巽風搖動以齊之絜猶
新也相見于离萬物皆相見日照之使光大萬物
皆致養地氣含使秀實也萬物之所說草木皆老
猶以澤氣說成之戰言陰陽相薄西北陰也而乾
以純陽臨之猶君子對合也坎勞卦也水性勞而
不倦萬物之所歸也萬物自春出生于地冬氣閉
藏還皆入地萬物之所終而所成始言萬物陰氣

終陽氣始皆艮之用事也坤不信方神之養物不
專此時也兑不言方而言正秋者秋分也兑言秋
分則震為春分坎為冬至離為夏至乾為立冬
艮為立春巽為立夏坤為立秋可知先言正秋者
正時其才則極下則動極上則止在中則陷于陰
其也肯也兑也皆陰卦而生乎坤也故其才柔下
則伏極上則見在中則麗于陽然象于坎不言陷
而言險者以陽陷乎陰陷於險也於其不言人而
言其者以其有順意而入不足以体其也襲

乾為馬坤為牛震為龍巽為鷄坎為豕离為雉艮
為狗兌為羊
天行健故為馬地任重而順故為牛震動象龍動
物巽主號令鷄能知時坎主水瀆豕處于濕离為
文明雉有文章艮為靜止狗能善守禁止外人羊
順從之畜孔 有是才故可以遠取諸物近取諸身
馬行不息者也牛順以載者也龍者性動而善變
自潛以至于飛也鷄羽屬也而不能飛其性則為
伏為入知時而善應也豕則性趨下而畀污雉則

文明而介潔則而善樂柔而附人者狗也根而善
觸說而不能害人者羊也此遠取諸物也蜑本義
也朱
乾為首坤為腹震為足巽為股坎為耳离為目艮為
手兌為口
首尊而在上腹包藏含容足能動用股隨于足巽
順之謂北方之卦主聽南方之卦主視手能止持
其物西方之卦主言語孔 其外圓諸陽之所聚者
首也其中寬衆陰之所藏者腹也足則在下而善

動股則隨上而善隨耳則內陽而聰目則外陽而
明在上而止者手也在外而說者口也此近諸身
也萬物皆出於一道雖大小不同而皆具道之形
容有一身而具八卦者人是也有一物而具一卦
者八物是也伏羲所以俯仰觀遠近取然後作八
卦者亦以與物而非道也蓋八卦合而成體也朱
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
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得
男故謂之中男离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

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兌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
得父氣者為男得母氣者為女坤初求得乾氣為
震乾初求得坤氣為巽孔 乾三畫皆陽也故索之
而成男若震艮坎是也坤三畫皆陰也故索之而
成女若巽离兌是也以索之數則為一為再為三
以得之序則為長為中為少乾坤之三畫有男女
之道藏焉索而後得之也蓋將說天地生萬物
而言人者天地之性人為貴萬物皆備於人也乾
天也為陰之父坤地也為陽之母揲蓍者一爻三

揲三爻而八卦具故揲也肯言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則餘卦亦可以類推矣戰乎乾言陰陽相薄而乾勝也上說天地定位六子致用此說六子合而為乾坤乾坤合而生神妙萬物而為言者物物自妙也康成曰共成萬物物不可得而分故合謂之神張載曰一則神兩則化妙萬物者一則神也動撓燥說潤終始萬物者孰若六子然不能以獨化故必相逮也不相悖也通氣也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合則化化則神康成之學進此矣朱

乾健也坤順也震動也巽入也坎陷也離麗也艮止也兌說也

上序八卦之相為用此序八卦之各有其才也其性至剛而其才不息者乾之健也其性至柔而其勢善承者坤之順也陽之性動而起乎二陰之下善動者也此震之反乎艮也陰之性靜而伏乎二陽之下善入者也此巽之反乎兌也陽明而陰闇陽易而陰險故一陽在乎二陰之間則為陷以非所麗也陽尊而陰卑陽強而陰弱故一陰而在乎二陽之間則為麗以非所陷也一陽止乎上而二陰不違之則動者可止之時也故艮為止一陰見乎外而二陽不違之則伏者可見之際故兌為說震也坎也艮也皆陽卦而生乎乾也故於坤策一索而得男者謂之長男再索而得男者謂之中男三索而得陽者謂之少男乾策准此萬物分天地也男女分萬物也察乎此則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是故聖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代一阜本提一爲數作其時謂之不孝朱

乾為天為圜為君為父為玉為金為寒為冰為大赤為良馬為老馬為瘠馬為駁馬為木果

精諸陽而成者天也運而無所積者圜也君則首出庶物父則萬物資始粹而不雜為玉剛而能變為金其位西北秋冬之交其氣嚴凝而為寒積寒而為冰其卦四月也故為大赤其性善而善為良久而不息為老其形雖然為瘠其色有中有正為駁剛實在上而不剝於陰者木果也八卦類萬物

之情其情不可勝言者則觸類而長之故乾為君則
坤為臣乾為國則坤為方其為曲直則肖為鏡坤
為吝嗇為均則乾為施為平乾為寒則其為暑坤
為凉良為涅也龔天則健圓周萬物君又尊嚴大
赤老陽之色木果老而實為生之本胡動轉為圜
駁馬有牙能食虎豹取其至健果實著木有似星
之著天也良行健之善老父瘠甚也孔
坤為地為母為布為釜為吝嗇為均為子母牛為大
輿為文為衆為柄其于地也為黑

積陰而成為地生萬物為母廣生為布善熟而成
為釜靜翕而不施為吝嗇動闢而无疆為均體順
而生不窮故為子母牛其載物也无方圓小大精
粗无不具者大輿也地事文其質柔故為文章則
含之而已坤三耦故為衆有為而成終故為柄地
以黃為中以黑為正黑正陰之色也孔衆取其載
物非一吝嗇取生物不轉移柄生物之本楚
震為雷為龍為玄黃為旉為大塗為長子為決躁
為蒼筤竹為萑葦其于馬也為善鳴為馬足為

作足為的顙其於稼也為反生其究為健為
蕃鮮
玄黃取相雜而成蒼色旉取草木旉布而生大塗
萬物之所生出決躁取其剛動竹之初生其色蒼
蒼取其春生之美萑葦其類也善鳴取其雷声之
遠聞馬後足白為馬取其動而見作足取其動而
行健白顙為的顙亦取其動而見反生取其始生
帶甲而出其究極也極于震動則為健蕃鮮取春
時草木蕃育而鮮明也孔陽動以起相薄而有声

為雷屢遷而極變為龍其色正青其体下剛而上
柔故為蒼筤竹為萑葦玄黃者天地之雜陰陽
各止其所則變動而交斯雜矣坤為布言体震為
旉言用于夏傳曰陽動而始華是也大塗帝與萬
物之所出也長子則繼乾之事有傳正統之道善
鳴起而求其類也馬足後足左白也左陽位後陰
位陰止而靜今從陽以動也作足以動為事也的
顙二陰猶在上也白陰也陰動雖在上不能為大
也反生華稻也死而反生有起之道其究為健也

為乾也決躁有所決而躁也巽
巽為木為風為長女為繩直為工為白為長為高為
進退為不果為臭其於人也為寡髮為廣顙為多白
眼為近利市三倍其究為躁卦
木可以輮曲直巽順之謂風取其在上推木擬令
齊物如繩直木為工繩直之類白風去塵為絜白
長風行之遠高風性高遠又木生而上風性前却
為進退不能果敢決斷亦進退之義臭風所發也
亦風之遠聞於人也風落樹之華葉如人之少髮

顙闊為廣亦寡髮之義躁人之眼其色多白躁人
之情多近乎利木生蕃盛於市則三倍之宜利躁
卦風之勢極於躁急也孔繩因形而直物工因時
而制变白者無入而不受采長者風之行高者木
之升陰內則退陽外則進以巽適事衆而已矣故
為不果無所不入故為臭髮血之餘一陰伏於二
陽之下則髮之達於上者寡陰小而陽大陽在上
故為廣顙眼為体而止月為用而作離中二則昱
以精供明故為目其二在下明不正也故為多白

眼南人執鷄則知時而善動故為近利市三倍其
陰而伏則若靜者其性善入則其伏必起故為躁
卦極
坎為水為溝瀆為隱伏為矯輮為弓輪其於人也為
加憂為心病為耳痛為血卦為赤其於馬也為美脊
為亟心為下首為薄蹄為曳其於輿也為多眚為通
為月為盜其於木也為堅多心
為水取北方之行溝瀆取水行无不通隱伏取水
藏地中使曲者直為矯使直者曲為輮弓者激矢

如水激射也輪者運行如水行也加憂取其憂險
難為心病憂險難也勞卦為坎聽勞則耳痛也人
之有血如地有水為赤取血之色美脊取其陽在
中亟急也取其中堅內動下首取其水流向下薄
蹄取其迫地而曳行亦取其磨地而行為輿取其
柔弱有力弱不能重載常憂毀眚為通取水行有
孔月水之精盜行潛竊堅多心剛在內也孔車之
蓋橑為月水言流而不積也其下為輪以利轉言
行而不　也素問曰西方生金在志為憂北方

生水在志為恐以恐對憂則有力矣故為加憂寒
氣水之勝也火熱受邪心病生焉故為心病恐則
傷腎腎傷則耳痛薄蹄行不利也為曳盈科而
進也一陽在內而處則其載重二陰在二則其勢
弱敗乃自取之也為心痛陽陷而不靈也為耳痛
陽塞而不通也溪谷如脈絡故為血北方也一陽
生故為赤亟心陽則身也下首猶之為豕薄蹄也
迫地而弱曳弱而遲非若風之速也龔
离為火為日為電為中女為甲冑為戈兵其於人也
為大腹為乾卦為鼈為蟹為蠃為蚌為龜其於木也
為科稿
為火南方之行日火之精電之明火類甲冑剛在
外戈兵剛在外以自捍懷陰氣為大腹乾卦日所
烜也鼈蟹蠃蚌龜皆取剛在外科中也木既中空
上必枯槁孔火緣物以為体麗天而久照者日麗
乎陰而其光發散者電也外剛而衛柔為甲冑上
銳而麗物為戈兵皆陽也腹陰也大腹者內陰而
外陽也其性躁故為乾卦皆外剛而內柔也柔之
性靜故為鼈剛之性躁故為蟹蠃則形銳而善麗
蚌則內虛而含明龜則內明而顯丝龔
艮為山為徑路為小石為門闕為果蓏為閽寺為指
為狗為鼠為黔喙之屬其於木也為堅多節
陰在下而止陽在上為高山也山雖高而有澗道
為徑路也小石艮為山又為陽卦之小者有徑路
又崇高為門闕木實為果草實為蓏出山谷中閽
寺取其禁止人也指取其執止物狗鼠取其皆止
人家黔喙之屬山居之獸堅徑多節山之所生孔
險而萬物由之以出震故為徑路非所 塗也一
陽止於上而不動為小石非止所謂石也上實而
下虛為門實者止於上虛者止於下為果止於
內者閽寺止於四支之末而能止者為指以陽
止於外者狗也以陰止於內者鼠也其剛在外
而善噬者黔喙之屬也外堅而已矣木之堅
多節也龔
兌為澤為少女為巫為口舌為毀折為附決其於地
也為剛鹵為妾為羊

澤陰卦之小地類卑也巫口舌之官西方五事爲言口舌言語之具也西方主秋秋物成熟稾稈之屬則毀折果蓏之實則附决爲剛鹵水所停則鹹鹵也爲妾少女從姊爲娣也羊性順也孔澤潤下巫取其順口舌能說人羊中壯而外順胡兌柔而說澤象也以言說神則爲巫以言感人則爲口舌以趣時言之則爲毀折反所謂蕃鮮也以生木言之則陰見而有所附陽動而有所决反所謂決躁也素問曰辛散酸收苦緩苦堅鹹耎而此於地爲剛鹵者外柔而二陽在下也外柔則有所承故於女爲妾二陽在下則內狠爲羊其在地爲大澤爲魚說焉在天爲雨澤者敎說焉爲附决不足於震也震動斯決而無所附矣龔

周易說卦集解卷第九

周易序卦集解卷第十

江都李衡集

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閒者唯萬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穉也物穉不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訟必有衆起故受之以師師者衆也衆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比者比也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

屯則塞塞則盈此以雲雷言也需非飲食也飲食之道也萬物之以天則以雨爲需人之於君則以飲食爲需而相比者情也而義不足以畜則情勝義而不可久故比必有所畜所以止之也物畜則萬物盛多而禮所由興也龔

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有大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豫豫必有隨

故受之以隨以善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蠱者
事也有事而後可大故受之以臨臨者大也物大然
後可觀故受之以觀
否則思通人人同志故可出門同人不謀而合順
以動者衆之所隨可大之業由事插注能行禮者
其身必身故以奉次履大有天下之衆又能謙順
則人必悅豫而隨之故以豫次謙以喜隨人又而
已極必敗成事故蠱次隨事既久敗必須有才德
之人以臨治之故以臨次蠱人之道必在中正中

正必有可觀故觀次臨明 以喜隨人者溺于燕安
故至于蠱蠱則有事彼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此
无思无慮之聖人所以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
也豫所謂喜也龔聖人順動能謙為物所說孔
以為豫人既説豫自然隨之則謙順在君説豫
在人孔
可觀而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嗑者合也物不可以
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賁者飾也致飾然後亨則尽矣
故受之以剝剝者剝也物之不可以終尽剝窮上反

下故受之以復復則不妄矣故受之无妄无妄然後
可畜故受之以大畜物畜然後可養故受之以頤頤
者養也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物不可以終
過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陷必有所麗故受之以离
離者麗也
可觀則萬方合會相合則須飾以脩外極飾則实
喪不養則不可動養過則厚過而不已則陷沒物
窮則變極陷則反所麗也注 君臣父子夫婦朋友
之際所謂合也直情而行之謂之苟礼以飾情謂

之賁苟則易合易合則相瀆瀆則易離賁則难合
难合則相敬敬則久矣飾極則不勝而实衰故剝
次賁可觀而後有所合猶曰不成章不達也賁者飾
也詩書之文礼樂之容車服文章莫非賁也致飾
然後亨則尽矣其周公成王之時乎礼儀三百威
儀三千不可加也有剝而已譬之日中則昃也故
詩序假樂之後有戒焉陽上而陰下理之正也自
姤而上則失正矣故剝窮上反下而後復復則陰
陽各得其正而不妄若老子所謂歸根曰靜靜

則復命復命曰常之時也无妄者天之命也萬物
聽焉故有无妄然後可畜在人君則取人以身之
謂也不養則不可動雖形体亦然况敢有為乎故
上九由頤然後利涉大川也小者之過過其分而
已未及陷也大者而過則為已極矣故過則陷陷
必有所麗不必物也雖性亦如之唯能解脫者无
所麗也離
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
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

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有礼義
有所錯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恒
者久也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遯遯者退
也物不可以終遯故受之以大壯物不可以終壯故
受之以晉晉者進也進必有所傷故受之以明夷夷
者傷也傷于外者必反于家故受之以家人家道窮
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乖必有難故受之以蹇蹇
者難也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解者緩也緩必
有所失故受之以損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

益
物之所居不可以恒宜與時升降遯君子以遠小
人遯而後亨何可終耶則小人逆陵君子日消也
大壯則陽盛陰消君子道盛晉以柔而進也家人
之義惟嚴与敬禮勝則離家人尚嚴其离必乖
注遯而退處必須以剛壯之道出其所處既動而
出必須進進而不与人所不与必有所傷治家之
道失嚴正必乖離人之難必有所損損而不已必
須益之明人窮則反本疾痛則呼父母故傷則反

於家彼感莫如少久莫如長不可久而居其所者
物之变也遯者求遠小人而已潔身不仕則廢君
臣之義以天時言之成功者退以人道言之大化
有四故不可以終壯明出為晉則晉者日也而進
者人也明入為夷則夷者日也而傷者人也以人
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以天屬者迫窮禍患相
收故傷於外者必反于家家人之道以嚴則不窮
以和則不乖損而不已則虛故必益蹇
益而不已必决故受之以夬夬者決也決必有遇故

受之以姤姤者遇也物相遇而後聚故受之以萃萃
者聚也聚而上者謂之升故受之以升升而不已必
困故受之以困困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井道
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
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震者動也物不
可以終動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物不可
以終止故受之以漸漸者進也進必有所歸故
受之以歸妹
益而不已則盈故必決以止決邪必有所遇井久
則渴 宜革易其故既已去故宜制器立法以
治新鼎所以和齊生物成新之器也故取象焉
注君子既有所遇則萬物莫不聚萃之萃之
於上必須升進升而不已其道必困困之既久必
反于下井道既渴其所不可不革治之革之必渴
其道有鼎新之義焉物既鼎新生之者莫非長
子物不可以終動動之必有所止止物必有所漸
漸必有所歸 胡 遇者小人不足以閑君子也傳曰
躍於禽合于合 登于升故衆而上者為升鼎者器
也國家之所寶故主器者莫若長子
得其所歸者必大故受之以豐豐者大也窮大者必
失其居故受之以旅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
入也入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兌兌者說也說而後散
之故受之以渙渙者離也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
節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
之以小過有過物者必濟故受之以既濟物不可以
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
旅而无所容以巽故得入說不可偏係故宜散渙
者發散而无所壅滯則殊趣各肆不反而乖离大
事有節則物之所同守而不散既有節則宜信以
守之守其信者失貞而不諒之道而以信過故曰
小過也行過乎恭禮過乎儉可以矯世厲俗有所
濟也有為而為濟者以已窮物者也物窮則乖功
極則亂其可濟乎 注 窮大者必失其居 集

周易序卦集解第十

周易雜卦集解卷第十一

江都李衡集

乾剛坤柔

剛柔體也健順用也龔

比樂師憂

比則相親師則在險龔衆動則憂注

臨觀之義或與或求

以上臨下以下臨上以已觀物以物觀已龔以我臨物物來觀我注防民之道貴乎中正中正則可以風化天下或為下之所相與或為下之來求也胡

屯見而不失其居

不見則不足以濟衆不居則不足以為主龔君子以經綸故曰見盤桓利居正故曰不失其居坡經綸之時必須利建侯以安天下使天下之人皆安其居不失其所胡

蒙雜而著

雜者未知所定求發其蒙則終得所定注得賢者以發明之則無所錯雜而自著見胡

震起也艮止也

起者生乎動陽在下也止者生乎靜陽在上也龔

損益盛衰之始也

損之終必益則損者乃盛之始益之終必損則益者乃衰之始損益者其漸也盛衰者其成也龔

大畜時也

莫非時也而大畜者盛之時也君有以畜臣有以進賢者尚健者止古之君子所以數得明者如此而已龔 因時畜故能大也注以艮畜乾而可者時也坡

無妄災也

妄作凶者人也無妄災者天也龔以乾行震而不可者災也六三行人得牛邑人之災又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坡

萃聚而升不來也

聚而正故往巽而順故不來龔來還也方在上升故不來也注易以上為往下為來澤上於地萃聚

於下地中生木升之于上也坡

謙輕而豫怠也

意在卑則不自重意在樂則不自動龔銳於有為者折節以下人安於無事者知樂而不憂坡

噬嗑食也

除間則為順龔自二至五以噬相噬為事隙于食者也坡雷電相合為順中國去剛梗之物故言食也

胡

賁無色也

色色者無色龔飾既合衆無定色注自初至四正不受汙安于於無色坡

兌見而巽伏也

說在外入自內龔兌貴顯說巽貴卑晦注

隨無故也蠱則飭也

惟時故無故不可隨故欲飾龔隨時之宜不繫于故隨則有事故受之以蠱飭也也注故事飾脩也以隨時為安故其象曰君子嚮晦入宴息以修情為安故其象曰君子以振民育德坡

剝爛也復反也

剝之極雖碩果以爛復之初雖陰亦反龔

晉晝也明夷誅也

日未及中故不元而錫馬蕃庶晝可知也明者傷則闇者不可久故上九復入於地誅可知也龔晝日三接故曰晝得其大首故曰誅坡

井通而困相遇也

居其所而遷則捨而死所趣龔物所通用而不吝、安于所遇而不濫注井居其所而人即之困必須遇賢德以出之胡

咸速也恒久也

比不待久久莫如恒龔物之相應莫速如咸注

渙離也節止也

渙所以散之節所以制之龔

解緩也蹇難也

蹇則急解則易

睽外也家人內也

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外也利女貞內也龔相疏

外也注
否泰反其類也
陽与陽陰与陰与陰類也否泰以其類及故文言
彖言疇龔
大壯則止遯則退也
君子非用壯也勢足以勝小人則止非好遯也勢
不足以勝小人則退龔大正則小人止小人多則
君子退注
大有衆也同人親也

有則有上下故分衆寡同則無彼此有親而已龔
親則于衆有所擇坡
革去故也鼎取新也
变而有之當而利用龔
大過過也中孚信也
大者之過所謂分也小者之過所謂過也中而不
孚孚而不中皆非所謂信也龔陰在外據用事之
地陰在內不據用事之地坡小過者人情小有過
差中孚者及天下胡

豐多故也親寡旅也
親寡而為旅自豐而自故也龔高者懼危滿者
戒盈豐大者多憂故也注豐以盛大而多寡旅以
寡弱而相親坡
离上而坎下也
兌上潤下言其性也龔
小畜寡也
柔為君故大有則衆柔為臣故小畜則寡龔不足
以兼濟也注

履不處也需不進也
以往為義故不處以須為義故不進龔履卦陽爻
皆以不處尊位為吉需畏險而止注履以謙為主
隨人而行需待時而往胡
訟不親也
非同人也故不親龔相違也坡
大過顛也
本末弱也注上下相陵本末顛錯胡
姤遇也柔遇剛也漸女歸待南行也

柔遇剛非因之相遇女歸待男行非晉之進龔天
下會遇之時男女之行必以漸進然後為夫婦之
道胡
頤養正也
頤正吉
既濟定也
亨小故曰定止者自止定者主之而後定也龔水
大相濟君臣相得而天下大治物性一定之時
歸妹女之終也未濟男之窮也

女始于笄終于嫁故曰歸妹女之終离中女而趣
上坎中男而趨下非相求也故曰男之窮也龔剛
柔失位故窮
夬
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剛長乃終而復于乾也龔
离
卦自乾坤至需訟皆兩兩相從而明相反之義
自太過以下八卦非相從之次今改之初上者本
末之地以陽居之則正以陰居之則顛故曰頤養
正也大過顛也姤遇也柔遇剛也夬決也君子道

長小人道憂也艮下巽上為漸男下女非其正也
故曰漸女歸待男行也兌下震上為歸妹男女之
正也當以是終故曰歸妹女之終也离下坎上為
既濟男女之正也故曰定濟定也坎下离上為未
濟男失其位窮之道也故曰未濟男之窮也如以
則相從之次相反之義渙然若符合節矣坝
周氏以六門分序卦如乾之次坤泰之次否為天道
如訟必有師師必有比之類為人事因小畜生履
因履故通等為相因如遯極反壯動竟歸止等

為相反如大有須謙豫隨待養為相須如賁盡
生剝進極致相背是相病門韓康伯云序卦之所
明明非易之緼也蓋因卦之次託象以明義不取
深緼之義故曰非易之緼故以取其人理也今驗
六十四卦二二相耦非覆則變覆者表裏視之遂
成兩卦也象需訟師比之類是也變者反覆唯成
一卦則變以對之乾坤坎离大過頤中孚小過之
類是也且聖人本定先後若元周孔子序卦之義
則不應非覆即變然則康伯之言為不

易之爲名有易之者有相易者易之者一言也相易者兩言也故自一卦則內外上下相易自乾坤以至坎离自咸恒以至既濟未濟則兩卦相易雖名有六十四而反對相成實三十有三卦也反對者自兩卦而言也若离卦是也積兩卦而相易若序卦是也雜卦則反對而不相通序卦則相通而爲一說卦者各自其材也故其名辨而不雜序卦則以序而言之也故其事類而相通

上經始于乾坤終於坎离言天道也故卦象亦以体爲主若天行地勢水洊至明兩作是也下經始于咸常終于既濟未濟言人道也故卦象亦以用爲主若洊雷兼山隨風麗澤是也言天道故曰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未及人道也言人道故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以至禮義有所錯也哉

周易雜卦集解卷第十一

周易雜論卷第十二

江都李衡

[seal]

論易三名

易者其德也變易者其氣也不易者其位也（易緯乾鑿度）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此言其易簡之法則也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此言順時變出入移動者也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此言張設布列不易者也（鄭玄易贊崔覲劉貞簡等並用此義）

易者（者辭）易也不易也變易也易者有無相代不易者常體之名變易者變改之名（周簡子張氏何氏並同此義）

聖人初畫八卦設陰陽兩畫象二氣也布以三位象三才也謂之爲易取變化之義以無言之存乎道體以有言之存乎器用以變化言存乎其神以生成言之存乎其情以氣言之存乎陰陽以質言之存乎天象以數言之存乎精義以人言之存乎景行（云云）今之所用同鄭玄音難易之易（孔穎達）

含三之義後人之曲說也易字象文日不從月取日
月二字交配而成而日往月來迭相為易之義言物
則萬物變化之用盡在其中矣 陸秉
按揚子曰陰不極則陽不生亂不極則德不形又繫
辭曰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又曰生生之為易是
夫易之作專取變易之義伏羲畫卦文王重之又從
而為之彖辭至周公又為之爻辭仲尼又十翼之數
聖相繼道備于周故曰周易 胡瑗易者盡天下之變
極天下之動神妙不測變化無窮之稱八卦相盪至
於六十四六卦相推至於三百八十四爻泰極則否
復生剝盡則復來此易之道也
夫易萬世之大法豈因河圖之始作伏羲時禽獸與
人相居虎豹與人相食無君臣父子男女之別天下
大亂伏羲乃作網罟以佃以漁以服禽獸制君臣父
子夫婦男女之法以止其亂蓋聖人慮其既沒之後
天下復亂是時無文字乃畫八卦以見君臣父子男
女之位為天下之大本作易之始意也君謂河圖出
而作易不出則已矣繫辭曰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
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
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　八卦以通
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此畫卦之本意也孔子
豈云因河圖而作易然繫辭有河出圖洛出書聖
人則之之說諸儒引以為證予為繫所云統紀聖
人受圖之事非因此而作易 石介
此書既是文王所演遂并去乾坤之號而加周字
伏伏羲易名之上其猶堯典出於堯時而載於虞
書人如詩訟起於商周而加毛字之類此書之名
共有七號周易二字義有兩般伏羲定八卦其名曰
卦一也後至得蓍求爻變爻演易故名曰易二也神
農時名連山三也黃帝時名歸藏四也五帝時名八
索五也坤三索於乾而得三男乾三索於坤而得三
女遂成八卦八八相索廣生六十四也在湯時名乾
坤六也言萬物抱陽負陰故以坤卦冠經乾卦為次
唐衛元嵩作周易元包易以坤卦為首乾卦後之蓋
宗於此今從周易為定制七也周之一字一取伐號
之稱二取周普之義 句微

謂一義而含三名則非謂一名而含三義何損於易哉表達

論重卦之人

王輔嗣等以為伏犧鄭玄之徒以為神農孫盛以為夏禹史以為文王案繫辭神農之時已有蓋取諸益與噬嗑此言禹文王者不攻而自破矣其言神農重畫亦未為得說卦云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凡言作者創造之神農之後便是修述不可謂之作也則幽贊用蓍為伏犧矣故乾鑿度云垂皇策者犧上繫論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既言聖人作易下有八變而成卦既言聖人作易下有八變畫之時伏犧用蓍即是時卦已重矣說卦又云兼三材而兩之則非神農明矣文上繫云易有聖人之道四三畫之時未有彖辭不得有尚其辭因而重之始有變動三畫不動不得有尚其變揲蓍布爻方用之卜筮蓍起六爻之後三畫不得有尚其占自然中間制器尚象亦非三畫之時伏犧結繩以為綱罟則是制器明伏犧已重卦矣又周禮小史掌三皇五帝之書明三皇時已有書也下繫云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蓋取諸夬既象夬卦而造書契伏犧有書契則有夬卦矣孔安國序書云古者伏犧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又曰伏犧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是也小八卦小成爻象未備重三成六能事畢矣若重卦起自神農其為功也豈不繫辭而已哉易緯等所數所歷三聖但云伏犧文王孔子竟不及神農明神農祖有蓋取諸易不重卦矣伏犧之時道尚質素畫卦重爻足以垂法後世淺競德不如古文象不足以為教故作繫辭以明之孔穎達

蓋取諸益取諸噬此以十三卦蓋各舉象類原聖人備物致用之所始作易者稽之以取卦名為因有某象遂取某卦之名皆是事物居先名卦在後若耒耜起神農之時是有益之事故後時作易者遂取之以名其卦故曰蓋取諸益非謂先有卦名乃作其事若謂先有卦象乃立器用則冠蓋　取何卦象然後作之乎夫卦或以人事或以物象廣　若家人无妄謙

此鼎簁之類皆是也繫辭曰以制器者尚其象是用制器之義尚是取之以名卦象耳刳綱罟佃漁耶取諸離繫辭云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此又當宜在伏羲前取之耶後取之耶將伏羲特自取之耶將與佃漁同異之耶孔子國曰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則於是時已有文字繫辭云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蓋取諸夬則於伏羲神農黃帝之時固宜有以取之者矣何不言之但云後世

聖人蓋取諸夬繫辭云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則是取物宜之象而立象故謂之象也蓋之為言猶曰故所以取其卦之名云耳以此參之類達之言反自破矣討論歸趣必不如是聖人贊易道取象合卦觸類而發若執象說以質聖人之經萬未可也愚謂重卦之起必自文王為憂何以言之如孔子論陰陽之象惟先本乎八卦未見內外之畫故繫辭云陽卦多陰陰卦多陽其故何也陽卦奇陰卦耦其德行何也陽卦奇陰卦耦

其德行何也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此乃論三畫之象伸六子之用本八卦小成之時非六位之有也是八卦之象未重之旨明矣繫辭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此論始於太極成於八卦吉凶終於重卦為易而生大業也然則太極者未有之所先也其神無從是生太極太極之神生兩儀兩儀之神生四象四象之神生八卦八卦之神定吉凶吉凶之神定大業大業之神通萬物是重

易太初之將辛成之終也其於鼓動推變　爻象陽幽明之理以極神化之奧繫之以辭則無不至矣繫辭曰爻也者効此者也謂効此三畫重之為爻以變動也象也者像此者也謂像此八卦相索動變以為之象也又曰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當文王與紂之事也故伏羲言作作起也創造之謂也此言興興亦起也建立之謂也文異而義同耳愚以謂重卦不在伏羲而在文王為憂者此也　暨東重卦者聖人也曰經无所明其文予不得以強配也

然則司馬遷楊雄古之大儒也遷之言曰西伯拘而演周易雄之言曰易始八卦而文王六十四今被二賢之言則重卦乃文王爾豈不信乎曰遷雄誠大儒也余執經之文則有所不信矣虞書之文也曰龜筮協從則筮云者非八卦之可為也必六十四之然後為筮矣舜禹之際而曰龜筮協從則何文王重卦之有乎經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按是而言則重卦之始其在上古乎 楊繪

諸儒多言伏犧重卦竊謂上古世質民淳禮制疎畧汙尊抔飲蕢桴土鼓於人事未有需訟否剥之類於器用未有井鼎之屬豈可聖人逆為之象而道小民流蕩乎優有重六十四卦之外更无一辭解說卦象若是則匪惟聖人能重常人亦可重也或以文王重卦前賢又以舜使洪範已有龜筮協從之文然不知古之卜筮果何書也若三代別有卜筮書則文王重卦無疑矣

論三代易名

周禮太卜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連山伏犧歸藏黃帝 杜子春

夏曰連山殷曰歸藏周曰周易連山者象山之出雲連連不絕歸藏者萬物莫不歸藏於其中周易者言易道周普無所不備 鄭玄

案世譜等群書神農亦曰連山氏亦曰列山氏黃帝亦曰歸藏氏既並是代號則周易稱周取岐陽地名易緯云因代以題周是也 孔穎達

乾為君為父坤為臣為母艮為子為少陽聖人設教以尊為先則頤故周易先乾謂商人先坤夏后先艮是先列臣子而後君父也故乾坤之說近乎誕矣洪範其子將未有周易故不得與周禮所掌同也鄭說已不經然商曰坤乾則歸藏之名又何易也易更三聖人無黃帝成湯之說則杜鄭之論皆不可取皐以為周禮及洪範皆有通三代占法故先儒多誕妄以應其名 陳皐

論卦辭爻辭誰作

周易繫辭凡有二說一說卦辭爻辭並是文王所作案繫辭云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

乎文曰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也當文
王與紂之時也又乾鑿度云垂黄策者犧卦道演德
者文成命者孔通卦驗云蒼牙通靈昌之成運經準
此諸文伏犧制卦文王繫辭孔十作字翼易歷三聖
只謂此也二以爲驗文辭多是文王後事升卦六四
王用亨於岐山明夷六五箕子之明夷既濟九五東
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是也韓宣子適魯見易象
曰吾乃知周公之德周公被謗亦得爲憂患也驗此
諸說卦辭文王爻辭周公然言三聖不數周公者以

父統子業也案禮稽命徵曰文王見禮壞樂崩道孤
無主故設經禮三百威儀三千其三百三千即周公
所制周官儀禮明文王本有此意周公述而成之故
繫之文王然則易之爻亦是文王本意故易緯但言
文王也 孔頴達
孔子曰易之興也其當商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
王與紂之時也是亦知文卦之辭皆文王所作也且
六十四卦卦辭皆不言文王與紂之事由是知文辭
亦文王所作非周公也小過小畜云密雲不雨自我

西郊文王自言己德之未及施也東鄰殺牛不如西
鄰之禴祭此文王言紂之不道神必不福之也泰歸
妹帝乙紂之父文王之所居也故文王多引之箕子
之明夷文王時事也居商之末周德初盛豈非文王
時乎若周公之時不得爲衰世也驗此非周公之事
明矣或曰武王克王克商之後遂追號文王亦卦不
當云王用享於岐山升者將亦進其道此太王須氏
之心避敵岐山下因以興周之事也若以周未克商
不當號王文王後世武王尊文王曰西方有九國焉

君王其終撫諸則是文王未崩時已有君王之稱矣
又曰武王觀兵之後箕子始被囚奴不應豫言箕子
之明夷且箕子聖賢爲紂不用自晦其明以家大難
有日矣非因其囚奴而箕子之明夷也又曰文王之
時紂尚南面豈容自言己德受福勝商又欲抗君之
國言東西之相鄰邪曰文王自受命即曰王矣雖紂
未滅國人已王之又何疑於相抗哉當紂之時文王
已專征伐既克崇又乘黎矣書曰惟十有一年大統
未集謂文王之十一年也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

五十年而曰十一年則是計受命之年也其曰王自
無嫌矣又曰韓宣子適魯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
王文爵豈非周公之所作乎曰韓宣子適魯見春秋
之法故美周公之德見易象故知周公之所以王所
見各别所美又殊失得　而釋之哉 孫阜

與小　彖諸卦本同乾卦例皆於六爻後相継而
列之衆為一處至鄭康成王弼注特謂彖與大彖本
論卦体故六爻前小彖在釋故各退在逐爻後使人
易曉唯留乾之一卦不移者用存其本体令後世知
之 代淵

論分上下二篇

孔子曰陽三陰四位之正也故易卦六十四分為上
下而象陰陽也夫陽道純而奇故上篇三十六所以
象陽也陰道不純而耦故下篇三十四所以發陰也
乾坤者陰陽之本始萬物之祖宗故為上篇之始而
尊之也離為日光為日月之道陰陽之經所以始終
萬物故以坎離為上篇之終也咸恒者男女之始夫
婦之道也人道之興必由夫婦所以奉承祖宗為天
地之主故為下篇之始而貴之也既濟未濟為最終
者所以明戒聖而成王道也以此言之則上下二篇
文王所定夫子作緯以釋其義也 乾鑿度

分上下二經先儒謂不分之即無損於義分之亦无
害其實但以簡秩重大而分之也 胡援

易有上下經者孔子序二篇之意於乾坤之首則曰
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是也於咸恒之首則曰有萬物
然後有男女是也然題作上下二篇當是文王周公
時也孔子之前也有二篇之說後人又自乾至履自
泰至觀之類别離為卷由此觀之則乾傳第一是後
人題也 孫奕

論夫子十翼

上彖一下彖二上象三下象四上繫五下繫六文言
七說卦八序卦九雜卦十鄭學之徒並同此 孔頴達

彖一大象二小象三乾文言四乾文言五上繫五下
繫七說卦八序卦九雜卦十理有上下理合自分卦
有彖象必非别　彖无上下止是一名象有大小本
須兩見文言則名　日繫辭則上下分篇先儒上彖

下彖上象下象識為說文言二篇止述乾坤定為一
君豈得偏於六十四卦哉且
上彖下彖大象小象文言上繫下繫說卦序卦雜卦
胡援
先儒有語文王重易為卦辭周公述而為爻辭夫卦
辭即繫辭也仲尼贊而為彖傳文言始無十翼之說
後之諸儒自為之言耳
按今輔嗣之易乃出於馬鄭馬鄭又出於費氏古之
易漢成帝時劉向以施孟梁丘京氏易校之惟費氏
與古文易同又班固書云費氏無章句惟以彖象繫
辭文言解說上下經此所謂繫辭者指卦辭爻辭也
予特費氏之學尚無說卦序卦雜卦之言且今上下
繫十九章中有子曰之言多先言何謂後荅之以子
曰亦有於章首先舉大義而後仲尼之言證之故云
子曰者又其篇章文多不貫又如論語撰集仲尼與
弟子門荅之言則是後之諸儒以彖象文言次序于
卦中欲以異仲尼之言故加子曰二字有說卦序卦
殆非聖人之意某以謂仲尼贊易作彖象文言其後
傳易之家既以仲尼彖象文言以序於上下經復為
之章句有繫辭說卦序卦雜卦之文自是學者又尊
師法以為易傳章句皆祖述仲尼之言故繫之經耳
金居卿

論傳易之人

魯商瞿子木受於孔子其後以授魯橋庇子庸子庸
授江南馯臂子弓子弓授燕周醜子家子家授東武
孫虞子乘子乘授齊田何子莊其後京房授以東萊
焦贛又有費直治易至漢遂分田焦費三家田何之
學傳於孔子最為詳細焦之元傳謂得之隱者專以
陰陽為說今已不取惟費直之易以彖象繫辭言解
說上下經田焦之學廢已久自費直傳易其本皆古
字號為古文易以授瑯琊王璜璜授沛人高相相授
子康及蘭陵毋將永故有費氏易行於人間及後漢
陳元鄭衆皆傳費氏易馬融又為之傳以授鄭玄玄
亦作注王弼多取康成舊說為之訓解今之易蓋出
於費直之學也 石介 氏易者世有子夏傳以為親得
孔子之緼觀其辭略而不甚粹間或取左氏春秋傳

語證之號又得十八古稱天子則曰縣官穿疑漢杜
子夏之學及讀杜傳見引明夷對策疑始釋然不然
班固叙儒林何以言易始於商瞿子木而遂遺下商
也哉自子木受而至魏幾百餘氏切其微則王弼而
已孔穎達疏之暢其說由正觀距宋學伏羲文王周
公孔子之道者槩貫於二氏焉 孫坦

誰加經字

按六經各異其名詩書禮樂春秋則其名也首卷昔
不曰經惟易稱上經下經此何人之所加說者以謂
不知所起引前漢孟喜易本云分上下二經是孟喜
已前已題經字矣又按鉤命決言曾子問於孔子曰
孝經與易何以稱經則孔子時已稱經矣此緯書之
言未可必信皐以謂孔子始分為二篇因題以記之
故有上經下經之號大凡六經統而言之皆經也別
而論之則詩也書也禮也易也楊雄曰文王益易為
六十四卦則八卦相錯為六十四自然貫暢意不可
分故知孔子始分之矣謂之乾傳泰傳者然既稱經
又何以名傳此王弼主釋之時因離為六篇遂以孔
子十翼相錯故各以卷首之卦題之曰傳凡王者之
作即稱經昔孔子無位雖聖人之作止名曰傳尚書
序云及傳論語孝經是也今按鄭　康成之本无乾傳
泰傳字輔嗣加之也 陳皐

韓氏云凡序卦所明非易之緼也蓋因卦之次託以
明義柔上而剛下感應以相與夫婦之象莫美乎斯
人倫之莫先乎夫婦故夫子殷勤深述其義以崇人
倫之始而不係之於離也又曰夫易六畫成卦三材
必備錯綜天人以効變化豈有天道人事偏於上下
哉斯蓋守文而不求義失之遠矣且康伯既曰序卦
非易之縕蓋因卦之次託以明義則上經天道下經
人事之說亦非易之縕蓋夫子因分上下經之次託
天道人事以明義必矣又何是此而非彼哉吾竊謂
康伯之言自相戾焉嗚呼才之難也如是知康伯既
能明序卦非易之縕而反為上下經不可託天道人
事且曰夫易六畫成卦三才必備錯綜天人以効變
化此乃言易之縕者也以易之縕而序非易之縕豈
非自失之遠耶 宋咸

易論

呂陶

乾坤之生六子可得而知也八卦之為六十四其可得而知乎不牽於數不惑於氣而後可知也夫易固有數而八卦之成列不可以數言也卦固有氣而六爻之適變未可以氣言也以數而言者求於八卦之先未至於象也以氣而言者得於六爻之後而惑乎氣故謂卦氣起中孚蓋數於象與氣於卦之相生其迹甚近而其理甚微宜乎說者之不能別而紛紜於其間也譬之於人其智愚壽夭者數也其四体百骸者象也其動息語默者氣者今日之曰人者將以其智愚壽夭與其動息語默之如何而稱之耶亦以其四体之具而稱之也其生而智愚壽夭則置而不言其動息語默之如何則未議及之蓋有生而後有動息語默數之與象象之與氣亦何異於是有數而有象有象而後知其氣也有數而後得其象是以三畫為乾而六畫為坤謂之乾坤而　　六則卦之相生不可以數言而可以象言也有象後知其氣是以有復之象而後明之曰七日來復有臨之象而後推之曰八卦有凶則卦之相生可以象言而未可以氣言也前賢之於經以乾坤為之始以六子為之次叙不為異端小說之所奪一本於象以求六十四卦始終之變則其説曰不然聖人之言曰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兌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其言曰震一索而得男巽一索而得女者猶言曰一索而得震為男一索而得巽為女也此諸卦相生之法也夫陰陽者相求之物也由其相求而後相生生之用成萬物之象焉是以乾坤之位定八卦之爻重陰必求陽陽必求陰始於一陰一陽之相求六子以次而生再變而窮十有二卦之象成矣乾之相求於坤得震而為長男則謂之復坤之初求於坤得巽而為長女則為之姤乾之二求於坤得坎而為中男則謂之同人乾之三求於坤得艮而為少男則謂之謙坤之三求於乾得兌而為少女則為之履此其一變也乾之四求於坤得震而為男長則為之豫坤之四求

於乾得巽而為長女則謂之小畜乾之五求於坤得離而為中女則謂之大有乾之六求於坤得艮而為少男則為之剝坤之六求於乾得兌而為少女則謂之夬此其再變而窮也以此而推其中則二陰二陽之相求六子以次而生起於長離四變而窮而二十四卦之象成矣又以此而推其終則三陰三陽之相求六子以次而生起於否泰三變而窮而十有八卦之象成矣與夫求之於數得之於氣而決乎異端之說之紛紜者孰為簡易哉

易論節

王弼

乾坤成列震巽始出坎離居中艮兌在末制用之名也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相逮寫載之形也形以寫載為象名以觀象為義故象者意之迹而名者象之謂也夫卦以應時治辭時也爻以適時變通時也世有解蹇故功有利害時有濟否故業有變通是以大人居乎虎豹其變而通之以盡利也靜則象潛龍以遁世動則宜在田以見德巨則彌綸天地之外細則曲成秋毫之內物無不麗乎理事無不由乎道道義之門於斯乎存故二五多功三四多凶違世惡變適時貴中大畜尚積明夷好妹豫損在遲謙益在退為之有才用之有時得失有地進退有司不迎也夫動得所感雖獨不懼靜得所信雖雜不著故卦有幽明治辭之象也爻有內外貴賤之象也位有剛柔靜躁之象也體有乘據會通之象也感以不義雖近而不可懷也應必以理雖遠而不可棄也剛未必勝失所據也柔未必危得所御也夫適時之變也不在多難合世之功也不待傳救統之有无理之有主善從事者司契而已故言易知行易從也

夫象者何也統其二象之材以言乎卦斷者也卦有晦明則爻有陰陽之義位有剛柔故材有靜躁之宜二五多譽卦之宗也三四多懼爻失中也苟履其中雖弱必治苟非其正雖強必哭是以大有六五柔非其體在卦之宗雖柔猶吉同人九三剛得其位非爻之中雖剛猶危剛而失正則強不足安弱而得中則弱不足患東鄰百勝而毫社斯喪周雖陶穴而有決積自此觀之斷可識矣知其斷者明乎象者也是故

上天下澤謂之履此稱物而言者也見險而止謂之蹇此度而言者也是故義有通塞則事形於出處才有躁靜則以見其語默若困之有言不信爭於時者也節之不出門庭還於出者也違世之悶悶不在細爭時之宜咎不在大匪言之難處言難也匪行之易知行易也是故雖物之雜而中爻備其義焉雖象之衆而斷辭具其材焉必材之具而不患寡必義之備爻不侍衆卦之德乾名雖約也而六龍為之御天品物為之流形位之在五爻雖一也而天下為之感應

群体為致用靜其要要在乎象明者以之大觀其思豈云哉哉夫象者何也總言一卦之体因外物以設名者也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至順而擬諸其形容大則包天地以貞觀小則備萬物以取類是故言不足多言有遺也象不足異象有外也忘迹者行之適也舍物者神之全也外其象以求志而理可見矣道其言以觀象而事可察矣夫貴言者則以文害志而存象者則以物防情情之所適若循環之無窮理之所生若轉圜之無方千變可為之圖萬物可為之容觸

類而長之備物而象之斯可以觀意為足不可以盡象為善也故或相傾以辭或相危以辭此責口者之累也不為月辰錯順之候止求星曆天異之占此存象者之責也獨不聞聖人之言耶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無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是以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聖人之言既自如斯分別明白自謂無外矣而好事者方始為之辭焉卦有震坎之象又有離雷震百里

諸侯上公之位也積文累象有似高墉坎為弓輪又為隱伏離為龍鳥人為戈兵兵而隱伏藏器之象兵從那鳥獲之之義雖者循覆其闕畧射必乎而艮象於類不通專自執惑則彼說滋章聖人攻乎異端而誣罔始學迷誤後見其游孔門不觀其議議也夫体義者在乎象變通者存乎爻大人者形與萬物接神與造化偕入則乘潜龍出則乘飛龍遠以觀通通以贍器其數無執而不可既也君子者健以行志非以神明變通者也故自強不息以行其志君子之

道也唯可與於健之体義而未可與於変通也故於彖稱君子舉其体義者也於爻稱大人敘其変通者也或有在爻而稱大人者義則盡於彖故也若離之為明其何不照変而通之无所不造故其彖云大人既明照于四方也或有在爻而稱大人者義有待於変故也若否卦全說君子避難不榮於祿與時通塞可以適否而安其身未足以兼善天下在否而体也惟大人為能体天地之否達濟凝滯關閉幽隔斯謂変否而亨者也故六二云大人否亨而九五云大人体否也夫彖贍而爻不足者離卦之類是也義盡於彖而不得爻也爻備而彖不具者否卦之類是也彖所未盡而得爻以備也故彖以体示而爻以変明存斯以考其義則窮通之有顯而闢塞之全見矣

夫彖者全論一卦之体而彖者各舉一爻之義一卦所無世之遺也爻或有焉才之所生也故才生於世於不足觀其逆得以定得失之占察其乖合以明体咎之微若小畜卦稱密雲不雨而上九云既雨既處在於不雨之時獨以能雨為德者存乎物之所欲也若履卦稱履虎尾不咥人亨而六三爻云履虎尾咥人凶在於履亨之時而獨以見咥為凶者存乎衆之所忌也夫負世之才雖小無易適時之望雖大無難是以君子洗心知終將有為也問爲而動每居其適可以旁通而無弊矣　夫神以知來來無方也智以藏往往有常也物有常然之所有止數無常体循圓之無所窮故著之変通以設　神之象也卦別爻分辭有典常智之類也智有所止可以多識前言往行神無所窮可以逆照未事之會故蓍圓以象神卦方以象智也

象歲功　　陳皐

聖人擬擬議通変必推測陰陽周一歲則功乃成是以擬一歲運行之氣而作易自冬至一陽生為復自復至乾而六陽夏至一陰生為姤自姤至坤而六陰陰陽各六則十二月之氣矣八卦推盪四時迭來萬古一道也孔子曰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一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朞之日由是推之則易之所取止象一歲之功明矣學者於一歲生成之

功盡体乎變化之理則易之道得矣然而學者傳於
誕妄不本乎十易求之異端謬立五太虛名渾沌究
天地造始之狀爲法於人不亦迂哉且天地之始可
以推則天地之終復何知也希始終可畢則一往之
事耳人焉得往來不窮謂之通乎此蓋先儒本讖而
言爾繫辭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謂太極者有之極
而無之稱爲有象之母既況之無則無之上復何名
乎哉而易緯曰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
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氣形質具而未

相離謂之渾沌推是而言則太極之義此太易爲二
殊不知易明一歲之功不述天地之始何以知之在
繫辭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而生四象四象生
八卦八卦定吉凶則是太極爲一氣一氣分陰陽謂
之二儀陰陽分老少配於四時謂之四象運四象而
成八卦八卦相錯而吉凶定矣故一氣之運陰陽造
來而歲功以成驗其始末而三聖元一言造始天地
四時旋相之義由是知五大之妄卑聞之於
在十翼聖人既盡之矣不可取非聖人之說

以辭其貞

字例

正者皆專固之稱不可獨訓以正或專一固守而獲
吉或不知通變不當固守之則凶厄

吉有二義有以功爲吉有以免凶獲吉

無咎之義有三有善補過而无咎者有過由己作不
可更責咎者有循節遇凶不可責以咎者

悔者過而知之能自克責之名也故其咎不大繫辭
曰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

悔亡者本皆有悔能自脩改其悔乃亡也

無悔之義有三有知幾識變防於未然豫能改脩而
得無悔者有頑然作非不以爲悔者有獨善其身高
蹈其行无與於世以免咎悔者有凶者事本无凶者
不知進退終則有凶聖人道以示人使早爲之防者
又有必凶之理非已形者故特曰凶者必然之凶數
之使然禍成而不可解之謂也

吝者可鄙之名或不能通變或捨義徇利或黨比不
容皆曰吝相應者同志之象也初與四俱在一卦之

下是同志於下也一與五同在一卦之中是同志於中也三與上俱在一卦之上是同志於上也志同則合是以相應然事固多變動在因特有以有應而得者有以有應而失者亦有以无應而吉者以無應而凶者夫九三以援小人而凶剝六三以應君子而无咎咸之貴虛心而授人故六爻以有應而失所蒙六四以无應而困吝斯皆時事之使然故不可執一而定論也

論初上无陰陽定位

金君卿

輔嗣畧例謂初上无陰陽定位君卿謂乾之初九易陽之位但陽德未亨藏其用爾故謂之潛上九易陽之位但以无陽非君子之位故云无位需之上六以一陰居卦之極覆非君位而為三陽之主故云雖不當位非無无陰陽定位又其辦位之說直以卦下之爻為陰卦上之爻為陽此又失之遠矣夫陰陽本位但以數而言初三五本奇數乃陽之定位也二四六本耦數乃陰之定位也至于揲卦爻以時成或動而之變得老陰老陽少陰少陽剛柔之体各來其時而來居其位得君臣父子夫婦賓主之象故其間有陰陽得其本位者或有以陰居陽以陽居陰或有為之主而非君位者或有得君位而非一卦之主者故彖有夫位得位之文惟初上是卦体之始末非居中得位之位爾若下繫之三章云六爻相雜惟其時物也其初難知其上易知初辭擬之卒成之終若非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終爻不備次章始有三與五二與四同功異位之說是亦先論初上之位矣亦不言無位也又繫辭云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若只以君中四爻為有位耶則三才之位缺而不備矣又說卦云易六位而成章文言云六位時成既有六說之說而願云无位未知其可也夫意以象形象以數分陽卦必奇陰卦必耦卦体既然爻亦如之所以二畢而柔五尊而剛在耦則陰在奇則陽陰陽之辨必之手數以數觀位位有常矣若揲其義揆其方初則事之草昧物之始萌作事謀始豈易乎哉苟非剛位不勝其任而負乘鮮不及矣上則道數已單志在亢悔亢悔之　極陽陽極必衰

靡不有災是以柔順居之僅可以
之則當矣二獲下體之中而四居
上体之下故以陰而處之則正矣陰陽之位既已有
躰則處之之躰必有恒然則時不可以俗不可拘才
以統位位以待時或以陰居陽而獲吉或以柔處剛
而偶凶斯蓋存乎世之異同也夫六爻居正陰陽當
位才稱於躰物值其宜斯可與立矣爻處位異與世
推移要其大通不牢於常斯可與權矣故以正為衰
則能以遯為樂以智為否則能以愚為亨其道屡遷

則剛柔相易要其與要道義有時能觀其時所適才
雖殊物而用之有會位雖不當而應之有時能觀其
時則位錯不足怪能見其會則才異不足憂無憂怪
動則時無虛應事無虛至雖一言可以興邦雖辭貴
而無體於功請喻其所以得得在知要而已苟識其
要則言可忘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其要自
然不待修營故每不習而无不利也

六日七分

乾坤二卦天地闔闢陰陽終始於其間故曰乾坤為
易之門也陽不得陰之助不能任以生物陰不得陽
之助不能任以成物乾坤二卦六陰六陽天地盈虛
消長之道配於四時十二月周而復始若夫坤之純
陰用事十月之卦也上六陰極而陽復故乾之初九
來居坤之初位是為復此乾之一陽用事十一月之
卦也以至乾之九二居坤之二位是為臨此乾二陽
用事十二月卦也又乾之九三來居坤之三位是為
泰此乾之三陽用事正月卦也又乾之九四居坤之
四位是為大壯此乾之四陽用事二月卦也又乾之

九五來居坤之五位而為夬此乾之五陽用事三月
卦及夬坤之上九來居坤之上位而夬之上六一陰
為五陽夬去故六位純陽復歸於乾乾上九純陽用
事四月卦也乾之上九亢極矣　坤之初六來
居乾之初位是為姤此坤之一陰用事五月卦也以
至坤之六二來居乾之二位是為遯此坤之二陰用
事六月卦也以至坤之六三來居乾之三位是為否
此坤之下躰三陰用事七月卦也又坤之六四來居
乾之四位是為觀此坤之四陰用事八月卦也坤之

六五來居乾之五位是為剝此坤之五陰用事九月卦也坤之上六來居剝之上九陰來居陽剝落也故六位純陰復歸于坤坤之上六用事十月卦也陰極則陽來故復歸于乾觀乾六爻之動則十二月陰陽代謝之功畢矣復一陽生故曰七日來復天行也利有攸往剛長也臨二陽生故曰剛浸而長也姤以陰生故曰柔遇剛也一陰之來小人道亨故變復而為姤遯二陰生故曰浸而長也二陰之長君子之道消故變臨為遯夫五陽並進上一陰將損衆陽之盛居

子之道亨以剛夬柔故變剝而為夬夬決也剛決柔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剝五陰並進上一陽將落而衆陰之盛小人之道亨然柔不能決剛而剛自隕故變決為剝易曰剝剝也柔變剛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觀夫陰陽相生剛柔迭用四時之所變化萬物之所終始莫不備於斯矣復卦云七日來復或者謂日當為月言自五月陽剝而陰長以至於十一月而一陽生是七月而來復也明矣輔嗣云來復者七日諸儒異為異端引易六日七分之說夫六日七分

之說以謂一日八十分一卦之內六爻主六日而只餘七分耳既當槩舉六日而言之不當去七日也又況六十四卦以每卦管六日即當有三百八十四日又每卦益之以七分計有四百四十分猶五日餘四十八分則當朞之數繆矣或者無所依據故妄以震離兌坎為四方之卦獨不槩放　云震離兌坎二至二分用事之月師云用事之日豈　槩於日且乾坤於八卦為父母為天地萬物之祖何為亦只主六日七分之數如是則一歲四時之中乾坤所主者十

二日一十四分乾坤之用於天地四時之功何其小也孔穎達云剝卦陽氣之盡在於九月之末十月當純坤用事坤卦有六日七分坤卦之盡則復卦陽來是從剝至陽復隔坤之卦六日七分舉成數言之故輔嗣云七日也如穎達之論何不思之甚也夫自五月坤之初六一陰用事至於十月坤之上六純陰用事是坤之六爻於一歲中主六月設只以十月坤純用事言之則一月三十日又豈可云七日而復也設以六日七分之說為然既云一卦主六日七分則十

月一月已隔五卦非只坤之一卦明矣如以日推之
既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一百四十有四凡
三百有六十當朞之日則是三百六十日乾坤二卦
之策已備已卦主六日七分者漢之易家皆無此説
惟京生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以候風雨寒温言災
變之術固也妄矣非聖人設卦垂教之本意也

六子　　宋咸

震以一陽居二陰之下陽剛而動陰柔而順陰雖二
而不克以制故陽得其震動爲然剛而能動者莫先
乎雷故爲雷之象
巽以一陰居二陽之下以柔陰而上承剛陽不可不
順故巽者順也巽順而无不順者莫先乎風故爲風
之象坎者陷也窪闇之所以一陽而居二陰之中乃
窪闇陷險之地陷險而深者莫先乎水故爲水之象
兑者悦也以一陰而居二陽之前二陽方進一陰取
爲之事　　莫先乎澤故
爲澤之象
離者麗也以一陽而居二陽之中陰柔順而陽剛强
以柔順之質而當二剛强之間能無麗者乎夫觸物
而麗者莫先乎火故爲火之象
艮者止也以一陽而居二陰之前陽剛健而陰柔順
二陰方欲進而一陽能止之止而不動者莫先乎山
故爲山之象

子曰

仲尼以易幾微之理難明故自爲之子曰以設疑問
卒還自釋以盡其意豈先儒之所加耶蓋子者直謂
男子而已聖人謙之至也聖人既沒故門人記諸善
言爲之論語亦云子曰蓋取諸此

陰陽

夫易生生不窮之謂也夫陽主乎生而陰主乎死言
陰陽則是既生而死不復生矣言陰陽則雖死而復
生之謂猶言晦朔而不云晦朔蓋明既晦而後有朔
焉亦猶言死生有命而不言死生蓋欲明既死而入
有生焉故聖人序卦先既濟而後未濟乃曰物不可
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此聖人之意也

互論

夫聖人之作易也假三才日月陰陽寒暑剛柔健乎
萬物之象以為之數而已故伏犧之始得奇數於天
得耦數於地以為之剛柔二畫因而六之以剛為乾
天之象也以柔為坤地之象也既生六子而遂至六
十四焉故上世聖人觀畫知化而自取足焉後之不
能其究也故文王為之繇周公辭其爻仲尼翼其經
且曰夫乾坤物也剛且健有馬之象焉夫坤陰物柔
且順有牛之象焉是則既明其息意曰剛坤意曰柔
道矣經曰乾元用九見群龍无首吉蓋言既剛

之純也不可復剛焉必也無首而後得又曰坤元用
六利永貞蓋言既柔之純也不可復柔焉必也永貞
而後可輔嗣曰九天之德也能用天德乃見群龍之
義焉夫以剛健而居人之首則物之所不與也以柔
順以為不正則佞邪之道也故乾吉在无首坤利在
永貞康伯曰所貴剛者閑也存誠動而不失其節者
也所貴柔者含洪居中順而不失其正者也蓋剛以
萬物則非剛之道柔以卑道則非柔之義是以聖人
假乾坤剛柔二理以為教而已夫既明乎元首永貞

之義則六九可運而群龍無取矣今徒說說曰六九
何數也群龍牛馬何類也元乃棄意泥象之甚而於
聖人之意淚耶先儒如虞翻崔憬非東之用互体如
京房郎顗輩之用五行去聖人遠矣夫八卦小成之
始以互体求之可矣既六十有四卦各有序諸卦之
辭之象可驗也乾卦止言乾象坤卦止言坤象至於
屯蒙需此師訟建坎離既濟未濟各止言屯蒙需此
師訟坎離既濟未濟之象聖人何嘗互体言耶仲尼
曰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

者漸矣易曰履霜堅冰至此聖人之言履霜堅冰至
也又曰顏氏之子有弗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
易曰不遠復無祇悔也又曰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
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戒此小人之福
也易曰屨校滅趾此聖人言履校滅趾無咎也又曰
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
善為無益而弗為也以小惡為無傷而弗去也故惡
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凶此聖
人言何校滅耳也由是則又何五行之有耶故輔嗣

以為一失其源巧愈彌甚者也彼殊不思聖人為教
之意而且務象數以虛誇无稽之文以欺
其聾瞽之人吾誰欺乎

論初上　陸秉

畧例言初上九定位斯得其中未得其象也夫六位
者六畫之所存也剛柔相易便為陰陽吉凶之物然
位有得中違中之間故五得中而多中三遠中而多
凶二得中而多譽四遠中而多懼初則遠而居下上
則過而踰極是以剛柔取之更相為物如乾之上九
乃獨陽之爻亢極失中宜曰亢位而有悔也若需之
上六居獨陰之地踰中復陰故乃雖不當位亦其宜
矣本末无常吉凶從類豈有定乎大率二與四非專
為陰三與五非專為陽蓋六位次第之序但二與五
得中三與四遠中皆雖在有為之地復進退之者誠
有貴賤遠近而多多功多凶多譽多懼也二既多譽
則初為事始末甚有為雖或無譽其於多懼也必且
有間矣三之多凶既其有為則上之踰極雖不為物
制其於多凶也抑亦有是焉五既得中又居尊盛之
位有為之貴莫尚於斯其為多功不亦宜乎若初與
上夫子所以不論者舉四位以類推之推可知矣

經中躰義

六十四卦各主一大時卦內六爻是大時中所謂之
人即逐爻當位得失之小時也本大時以觀人之所
為合於時則吉反於時則凶卦內初三五為陽位二
四六為陰位奇畫為陽爻耦畫為陰爻陽爻居陽位
為得位居陰位為失位陰爻居陰位為得位居陽位
為失位得位則吉失位則凶又初與四為應二與五
為應三與上為應一陰一陽則應俱陰俱陽則不應
應則吉不應則凶此易象本体之大約也然諸卦中
或有得位而反凶失位而反吉者有應而反凶不應
而反吉者何　為與卦時合與不合故
耳但本時以認之　矣此易之應用而
變也卦有氣為陰　柔也有德謂一卦
所主之用也至若乾健坤順震動艮止之類是也逐
卦下所立之名即時與德之本也名下所屬之辭謂
之繇辭演一卦德用之旨也六十四卦卦有六位旨

以第位為居位此易之大畧也其間或有居此位而非居義者有居它位而有居義者斯易之變蓋聖人意有所存即主義任彼不滯於常例學者詳之彖者本是卦下辭之名先儒亦云繇辭孔子作文言故於首標之云彖曰蓋以廣述繇辭統論一卦所主之大義以斷其歸趣也大象者取上下二象物象以為義不獨取其形本在取其用以為法其間亦與彖文相反者或取相須而盡義或取垂教之同歸使後人法而象之但會其極處則知非相反也小象者明逐爻所取物相或辨其爻中所歸之義或足爻中所未盡之義以垂法於人也易卦初自乾坤而下其間天地之大運時世之極變人事之治亂弟適其用直終與既濟未濟復入於初生生新新循環无際不出此六十四卦之時與天地皆永苟天地可滅則此理乃亡矣

原易　　陳文佐

易者道之變通也不變不通不足以為道故立人之道則通於天下而親之立義之道則通於天下而宜之仁義通於天下而民莫不由之所謂道也道可以化可以教可以制可以權化者神也教者文制者具也權者變也善化者法道之神以妙運天下天下之人從而樂之故謂之樂善教者服道之文以表儀天下天下之人從而履之故謂之禮善制者修道之具以域限天下天下之人從而守之故謂之政善權者託道之以威齊天下天下之人從而畏之故謂之刑曰禮曰樂曰政曰刑四者道之偏名者也曰仁曰義二者道之實用者也曰易一者道之變通者也得其偏名而不濟之以變不足以為道者也故道則至於易而天地之德可常運矣日月之行可常察矣生民之情可常治矣天地常運日月常察生民常治无一焉而不為易者故道至於易而後可與言道父矣

八卦方位　　楊繪

乾坤父母也艮少男也巽長女也而皆處乎偏震坎長男中男也離兌中女少女也而悉居於正何其尊卑之不論也答曰乾坤陽也陽主於進故在一陽生之前而處西北也坤純陰也陰主於退故在一陰生

之後而處西南也左而旋之者陽也震為長男位正東也艮為少男位東北也坎為中男位正北也皆左而旋之者也右而轉之者陰也巽為長女位東南也離為中女位正南也兌為少女位正西也皆右而轉之者也震為長男代父之任故位於生物之地而主其功焉世子宅於東宮蓋取諸此也長陽既主其功則坎艮皆陽也於義為嫌故列艮於後而坎切於嫌者抑又後之以居空虛不用之地也佐震而成功者巽離兌皆屬陰也言之於國臣之象歟乾父之處西北也豈從逸於无為哉抑將防閑於陰禍也戰乎乾言者陰陽相薄則其義焉

坤兌不言方

以方隅而位八卦者說卦之文也乾曰西北之卦也坎曰北方之卦也艮曰東北之卦也震曰東方也巽曰東南也離曰南方之卦也唯坤於兌不言其方意聖人之旨哉夫陽者君子之道也陰者小人之道也陽者主乎生者也陰者主乎死者也陽生於子而云帝出乎震何也帝者造化之真　　而名之者也雖不可得而名之而生萬物之功顯　故強而名之曰帝出乎震及釋其義則曰萬物出乎震而已矣齊乎巽言萬物之潔齊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聖人南面而聽天下蓋取諸此也柰何離明方盛而殺物之陰已生其一邪小人之道長於此矣作易者戒於坤之初六曰履霜堅冰至文言曰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由辯之不早辯也陰之所以能消於陽者由不防之與微而制之於著也小人之所以能勝乎君子者由不虞之於漸而制之於壯也坤者二陰三陰之位也兌者四陰之位也陰氣之微而漸著故聖人特於坤兌不言其方所以戒陰於無形也如臨卦之彖曰剛浸而長至於遯之彖曰浸而長也而不言柔者其義同也至於五陰六陰乾之位也辨之不早疑盛乃動故上六曰龍戰於野文言曰謂其嫌於無陽也故稱龍焉說卦曰戰於乾又曰言陰陽相薄也意不妨於微而至於著不虞於漸而至於壯凡如此者聖人之旨微哉乾能薄陰而後一陽生於坎故謂之勞坎也艮位於丑寅之間得非萬

物之終始乎

釋類

或曰易不可為典要其義安可以類求乎曰經不云
乎易之為書也不可遠其為道也屢遷是故不可為
典要惟变所適者此終乎為道也屢遷之義也初卒
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云者不可遠之義也然則
聖人之辭既有乎典常則安謂不可以類求乎借初
上之位而諭之近諸諸身則上為首而初為足遠取
諸物則上為角而初為尾故凡以首以角而取象者

未嘗不以足以尾言者未嘗七八九六之
說若老陰少陰老陽少陽其義不足今據劉 云一
地二天三地四天五蓋以天一天三天五為九地二
地四為六得生數之本也然有未盡七八九六成數
之說爾夫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此成數之本也
今虛其十而不息以象易道变通之不息也大用十
則兄其極數而无变通者也以十則有百百則有千
千則有萬萬則有億此乃可窮之數也故虛其實而
不用焉然虛其十而不用是亦有用之本也今言其

生成之數者乃金木水火土之謂也若水生一從天
一點至地十是十數也火生是從地二點至天一是
一數也木生三從天三點至地二之類故曰十亦有
用也趙岐注閔子明易謂豆圍頭者是也

南軒先生張侍講易說五卷

（宋）張栻撰

明鈔本（四庫底本）

南軒易說三卷內府藏本

宋張栻撰。案曹學佺蜀中廣記載是書十一卷，以爲張浚所作，考浚紫巖易傳，其本猶存，與此別爲一書，學佺殊誤。朱彝尊經義考亦作十一卷，注云未見，又引董眞卿說，謂已闕乾坤二卦。此本乃嘉興曹溶從至元壬辰贛州路儒學學正胡順父刊本傳寫，並六十四卦皆佚之，僅始於繫辭天一地二一章，較眞卿所見彌爲殘闕。然卷端題曰繫辭上卷下，而順父序稱魯人東泉王公分司廉訪贛貢等路，公餘講論，嘗誦伊川易傳特闕繫辭，留心訪求，因得南軒解說易繫舊寫家藏，備合以茲傳，斯爲完書，乃出示知事吳將仕刊之學宮，以補遺闕，使與周易程氏傳大字板本同傳於世云云。是初刊此書亦僅託始於繫辭，溶所傳寫，蓋佚其上卷之上耳。序末有鈎摹舊本三小印，一作謙卦，一曰贛州胡氏，知順父即贛人。一曰和卿，蓋其字也。

序移書首

昔尹和靖語學者祁寬曰與其讀他書不若專讀易與其看伊川雜說不若專看伊川易傳又曰一日只念一卦閑時看繫辭周易程氏傳止於卦而不及繫非不及也以繫辭爲易大傳不暇及也然易繫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其通論一經之大體如此不傳奚可伊川議論雖間見於遺書而終未究學者惜之至元壬辰曾人東泉王公分司廉訪章貢等路公餘講論因言辭謝家病家食數年從事於易嘗誦伊川易傳特闕繫辭留心訪求遂得南軒解說易繫緒寫家藏好玩如寶聖人之言無有師保如臨父母欽哉欽哉儻合以並傳斯爲完書乃出示知事吴將仕及路學宿儒議若命工刊之學宮以補遺闕使與周易程氏傳大字舊本並行於世可乎將仕洎諸儒復命曰斯文也蓋有待於今日也後之學者幸莫大焉晒文承命校正敬錄以付匠氏并序其槩于後是歲季冬既望贛州路儒學學正權管學事胡晒文序

南軒先生張侍講易說卷一

○○繫辭上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
陽數奇一三五七九是也陰數偶二四六八十是
也故生於天者成於地者成於天而天地五十五
之數所以成變化行鬼神昆蟲之出入草木之生
死不外乎

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
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
行鬼神也

一三五七九者此天數二十有五也二四六八十
者此地數三十也合天地之數乃見五行其五位
相得而各有合也故天一生水其性陽而地六之
陰以成之地二生火其性陰而天七之陽以成之
天三生木其性陽而地八之陰以成之地四生金
其性陰而天九之陽以成之天五生土其性陽而
地十之陰以成之此一與六共宗二與七共朋三
與八為友四與九同道五與十相守故曰五位相
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合地數三十此天地
自然之數五十有五也夫天地自然之數盈虛消
息往來不停變化雖妙而數有以成之若月令所
謂鳩化為鷹雀化為鴿林木乃茂草木黃落可以
曆數推而迎之者此天地之數有以成其變化也
鬼神雖幽而數有以行之若其神句芒其神祝融
其神蓐收其神玄冥各司其時各治其職者此天
地之數有以行鬼神也

石蓮堂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爲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扐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

大衍之數本於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而大衍之數五十者以五在五十之中也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者虛一爲用也譬之土分旺於四季而不可見神農書云脾脉不可見見則人必死由此觀之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而大衍之數止於五十者也夫蓍以虛其一故善奕者莫能單爲二千五百五十有五爲一單惟其所奇者五入所以單之變無窮也天有十干而辰有十二此其所以善奕者莫能窮也大衍之數五十其用止於四十有九者非不用一也方其初也而一已在其中矣其道生於一立於兩成於三揲蓍之法虛一爲無用之用所以象道之用四十九數會而總之所以象道之未判分之於左右手離之以爲二所以象兩者不止於兩儀也凡所謂兩者無所不象也掛一於指所以象三者不止於三才所謂三者無所不象也揲之以四分蓍而揲之皆以四四爲數者所以象四時也歸奇於扐歸其四之餘蓍合於掛者所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再扐再歸奇也兩也三也四時也閏月也皆自然之數也五歲再閏者天有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行遲一歲一周天以全數言之則一年行三百六十度餘有六度一歲之間所剩六度又有六小月是十二日也三年之中凡三十六日故閏一月又剩六日五年之中積二十四日加此六日故五歲再閏揲蓍之法歸此三之奇數共成一扐與閏同也揲蓍法者用蓍草四十九分爲左右手左小指內掛一莖先以左手內四莖數之留其餘如未遇四即留之後以右手內四莖數之又以其餘并左右手餘作一處仍以小指內所掛一莖湊之如此則第一揲若非五即九也留下第一揲所餘蓍者只將餘蓍依前揲後分左右手亦以所掛一莖湊之第二揲不四即八也第三揲亦如前其數亦不四即八也每爻三變然後成一爻第一揲不五即九第二

揲不四即八第三揲亦不四即八此所謂十有八變而成卦也若三者俱多為老陰謂初得九次二次三俱得八是也（此得純坤二拆）若三者俱少為老陽謂初得五次二次三俱得四是也（此得純乾一單）兩少一多為少陰初與二三之間或得四或得五而有八也或二揲得四一揲得九皆為兩少一多也（此得巽離兌）兩多一少為少陽初與二三之間或得九或得八而有四也或二揲得四一揲得五皆兩多一少也（此得震坎艮）善揲者看左手即知右手第一揲左手餘一即知五也左手餘三亦知五也左手餘三亦知五也左手餘四亦知九也第二揲左手餘一即知四也餘二亦知四也餘三即知八也餘四即知八也此觀天數乃知地數每以兩手揲其餘各以其所掛湊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

此特論乾坤二篇之策不論六子之策夫揲蓍之法三者俱少為老陽而三少之餘凡三十六故陽爻有三十六數為總乾六爻則是乾之策二百一十六也三者俱多為老陰而三多之餘凡二十四故陰爻有二十四數為總坤六爻則是坤之策百四十有四也總乾坤之策則為三百六十總六十四卦則為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以三百六十當期之日以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此皆自然相當也一歲之內舉成數而言之故以乾坤之策當三百六十為期之日也自乾坤終於坎離為上篇自咸恒終於既濟未濟為下篇也此二篇有三百八十四爻陰陽各居其半故乾之爻一百九十二每爻三十六一百九十二爻共計六千九百一十二策坤之爻一百九十二每爻二十四一百九十二爻共計四千六百單八策也以乾之六

千九百一十二策合坤之四千六百單八策都總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策也以象萬物之數是度之長短量之多寡天之星辰皆不逃於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然此特乾坤老陰老陽之數耳而震坎艮爲少陽之數少陽之數七也四七二十八每爻二十八一百九十二爻積五千三百七十六策巽離兌爲少陰之數少陰之數八也四八三十二每爻三十二一百九十二爻積六千一百四十四策共總少陰少陽之數亦萬有一千五百二十大抵易之數不離於七九八六乾之策九四九三十六坤之策六四六二十四震坎艮之策七四七二十八巽離兌之策八四八三十二

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

分而爲二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歸奇於扐凡四營然後成一爻每爻三揲則十八變以成其卦也自此衍而信之則八卦之象可以窺天地之數自此觸類而長之則一卦可成六十四卦道之奧妙其原本於天也然道自此而顯德行之塵迹其原本於人也然德行自此而神其粗可以出同民患故可與酬酢其精可以贊化育故可與祐神

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

大而天地散而萬物舉皆囿於造化之道而爲其推遷者也然變化豈能自運邪有神以行其變化者也故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變者自無而出有化者自有而歸無日月之往來寒暑之迭運雷霆之震驚風雨之散潤以至山岳之峙江河之流注草木之榮枯蟲魚之出沒無非變化之道有以爲之樞機然變者不能以自變有神以變之化者不能以自化有神以化之故知變化之道者疑若窺測其妙也然能知神之所爲而已至於陰陽不測者此又非知變化之道者所能知也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

易者無形之聖人而聖人者有形之易故易乃聖

人之道而聖人者乃盡易之道者也故指易以為聖人可也指聖人以論易亦可也故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故指其所之者易之辭也以言者尚之則言無不當矣化而裁之者易之變也以動者尚之則動無不時矣象其物宜者易之象也制器者尚之則可以盡制物之智極數知來者易之占也卜筮者尚之則可以窮先知之神人能言以尚其辭動以尚其變制器以尚其象卜筮以尚其占則人皆可以為舜全人可以為禹此無他以其得聖人之道故也

是以君子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響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

世之君子將欲有為而建功立業將欲有行而進用撫世詎可不問之以言播之天下傳之四方故民之從之速於置郵傳命不啻如響之應声者以聖人之言不以遠邇而有間不以幽深而罔測凡物之來于我者近在眉睫之間遠在八荒之外莫不知之自非盡易之至精安能與此

參五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

三五天地參而伍之義也一與六共宗二與七共朋三與八成友四與九同道五與十相守此參天地之數而成其行伍所以為變也以天之一而錯於地而生水以地之二而錯於天而生火以至天三錯地而生木地四錯天而生金凡此者謂之錯其數也老陽之數總於九老陰之數總於六以至少陰之數總於八少陽之數總於七凡此者謂之綜其數也人能參伍天地之數以通其變則水火金木經緯於天地之間以成天地之文者能成之而使之無虧矣人能錯綜天地之數以極其數則老陽老陰少陽少陰見天地之情以定天下之象者能定之而無疑矣自非盡易之至变其孰能與於此

易无思也无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

夫至精猶有所思也惟易則本无所思至变猶有所爲也惟易則本无所爲无思无爲如鑑也然形至則應如谷也然声至則應无思无爲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所以極天下之至神也

夫易聖人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深者理之奥能極深則天下之志果有不通者乎幾者事之微能研幾則天下之務果有不成者乎然深之所以通天下之志者以其窮理之奥而天下之好惡取舍從違去就揆之以理莫不一以貫之而無所遺也幾之所以成天下之務者以其察事之微而天下之得失利害成敗存亡自之於微莫不預爲之計而無所廢也然深也有待於極不極則不能造其至幾也有待於研不研則不能窮其精故通天下之志成天下之務可以指其方隅而言之也至於神則不疾而速初未嘗疾而速也感而遂通者乎不行而至初未嘗行而至也寂然不動者乎

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

夫自至精至变而造於至神自唯深唯幾而造於唯神其原皆自於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以易有聖人之道四焉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行也皆可以至於聖人之道故終之以此

子曰夫易何爲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

此堯帝之命羲和曆象日月星辰推此以敬授人時者也武王之訪箕子以陳洪範以立九疇演此以相協民居者也萬物所聽者命命此而已萬物所由者道道此而已而易果何爲哉未嘗贅虧於其間也未嘗損益於其間也易之開物則因其數之自生者從而與之開也如出乎震相見乎離說言乎兌勞乎坎俾之流通而無所壅遏者歟易之

成務則因其數之自成者從而與之成也如制禮
於履作樂於豫明政於賁設教於臨俾之就緒而
無所墜廢者歟夫開物則物咸得其性成務則物
咸有成功凡道之在範圍之中者莫不冒之而無
所遺此易所以用數而不役於數者歟
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
之疑
惟天地之數能開物也故聖人用之其深足以通
天下之志惟天地之數能成務也故聖人用之其
幾足以定天下之業惟天地之數能冒天下之道
也故聖人用之其神足以斷天下之疑
是故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
貢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
甚哉天地之數所以成變化行鬼神大而日月寒
暑微而草木昆蟲未有不冒於此者聖人之意以
謂青黃黼黻吾固見之也謂天下皆離婁可乎金
石絲竹吾固聞之也謂天下皆師曠可乎將欲家
至戶則而形之於言則言有不可傳者將欲雄編
大策而載之於書則書有不可盡者於是生蓍立
卦而著其六爻之義者是乃示天下後世以天地
之數者也故蓍之四十九其分其卦其揲以四歸
奇於扐運量無窮者此圓而神也卦之六十四或
奇或偶有小大之異別陰陽之殊致吉凶已定者
此方以知也至於六爻或征而吉則以動而有功
者貢於人也或征而凶則以動而有咎者貢於人
也其得失存亡憂虞悔吝雖然貢於人而均獲其
利者此六爻之義交易而貢於人也夫蓍之四十
九乃衍天地之數也卦之六十四乃備天地之數
也爻之三百八十四乃通天地之數也聖人以此
而示天下之人其心休焉一疵不染滌除澡雪無
違遠之勞無怵迫之患退藏於密恬淡無爲是乃
善與人同患者也非以蓍卦六爻齊斯民之患而
洗心退藏者乎大抵厥初生民不知多寡也聖人
爲斗量以畀之則不必爲之較龠合而民咸知其
多寡矣民不知輕重也聖人爲權衡以畀之則不
必爲之較錙銖而民咸知其輕重矣夫民之於吉

凶其甚於多寡輕重也聖人為之蓍為之卦為之六爻以濟民行使天下之人咸知其是非利害得失臧否吾又何必營為以憂其故邪以此洗心退藏於密是乃吉凶與民同患者乎

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孰能與於此哉古之聰明叡知神武而不殺者夫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是與神物以前民用聖人以此齊戒以神明其德

夫

古本綴上文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作一段說者云屏思慮而安其厥躬者聖人同患於民而不汨其身也察安危以存其古訓者天下知其吉凶而均獲其利也知此天下之民皆即蓍之神以知其來可以探賾而索隱可以鉤深而致遠見不見之形抽不抽之緒三揲而一爻共十八變而一掛成衍或以是而決臧否由是而蓍此神以知來蓍可以窮天地之數也即卦之知以藏其往可以鑒古昔之興衰可以察前日之得失堯舜致衣裳之治湯武成炳虎之文考明夷而知箕子觀既濟而知高宗橐括太始包裹太極此知以藏往卦可以該天地之數也能盡此以推之天下與來世乃古之聰明叡知神武而不殺者夫今夫伏羲之始作八卦神農之制耒耜黃帝之迎日推筴堯之曆象日月星辰舜之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夏禹之連山成湯之歸藏文王之重卦武王之洪範孔子之十翼皆覚之於心悟之於性其聰所以聞天下之不聞其明所以見天下之不見其叡則默識心通不待教而能者乎其知則神解意悟不待學而知者乎夫聰明叡知則智周乎萬物必思道濟天下此神武而不殺俾民知畏無有師保如從父母甲兵不施刑措不用而人為君子之歸者此聖人濟民行者乎今夫變化之推遷陰陽之運量七宿軫轉六甲內馴無非天之道也禍福之倚伏利害之相摩進退存亡吉凶悔吝無非民之故也聖人知幽明之故知死生之說知鬼神之情狀所謂天之道固已明之也久矣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所謂民之

故固已察之也熟矣奈何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昧於消息盈虛者又烏能明於天之道邪安其危而利其災樂其所以亡聵於得失利害者又烏能察於民之故邪聖人憂之是興神物以前民用乃所以為天下後世設也蓍植物也足以揲天地之數龜動物也足以見天地之象故天能生之而不能興之惟聖人用其四十九而幽贊於神明者所以興其耆也鑽之七十二而置之前者所以興其龜也天下之民其終不倦而樂於有為豈不忘而勇於有行者以其有耆龜以前之也聖人深居簡出利用安身齋以去其不一之思戒以防其不測之患神明其德有莫知其所以然者矣

是故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

夫自太極既判兩儀肇為故闔戶之坤所以包括萬物而得陰也闢戶之乾所以敎生萬物而得陽也即乾坤之一闔一闢所以謂之變即乾坤之往來不窮所以謂之通夫乾坤者生成萬物之體也變化者乃乾坤生化萬物之用也其覆載範圍之中可得而見者謂之象也可指其形者謂之器也有聖人制而用之所以謂之法也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而不可測者謂之神也

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

易有太極者函三為一此中也如立天之道曰陰與陽而太極乃陰陽之中者乎立地之道曰柔與剛而太極乃剛柔之中者乎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而太極乃仁義之中者乎此太極函三為一乃皇極之中道也是以聖人作易所謂六爻者乃三極之道故三才皆得其中是乃順性命之理也爰自太極既判乃生兩儀者在天為陰陽在地為柔剛在人為仁義雖曰陰陽不可指為陰陽雖曰柔剛不可指為柔剛雖曰仁義不可指為仁義乃儀則其存而有對代者也夫有兩儀則一與六共宗二與七共朋三與八同道四與九相友存一而六具

有二而七存有三而八蓍有四而九生此七九八六乃易之四象天一之水得六而居北於卦為坎地二之火得七而居南於卦為離天三之木得八而居東於卦為震地四之金得九而居西於卦為兌是以坎之數六去三而餘三此三畫之乾所以生於西北離之數七去三而餘四此四畫之巽所以生於東南兌之數九去三而餘六此六畫之坤所以生於西南震之數八去三而余五此五畫之艮所以生於東北乃四象生八卦也及夫八卦既具則乾之策乃四九三十六策坤之策乃四六二十四策震坎艮之策乃廿四之策也巽離兌之策乃四八之策也道之妙也由是而顯德之粗也由是而神可與祐神可與酬酢則吉凶豈有不定者乎吉凶既定則知其利之可與害之可除伏羲之興網罟神農之制耒耜黃帝堯舜之垂衣裳與夫帝之所興王之所成所以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者無非本於此也

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

夫易有太極而降以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此易之理乎世聖人之與乎易所以垂之天下後世者也雖然物固有法象至於法象之大者莫大乎天地物固有變通至於變通之大者莫大乎四時水火固有明矣然垂象著明惟在天之日月為莫大也爵齒日崇高矣然崇高之極惟寶位之富貴為莫大也以至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俾民養生喪死仰事俯育用之不窮者所以莫大於聖人也探賾索隱鉤深致遠定天下之吉凶俾民避害趨利去危即安以前民用者所以莫大於蓍龜也

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天生神物謂蓍龜之探賾索隱鉤深致遠者是也聖人則之以明易之象數天地變化謂陰陽之消

息盈虛往來進退者是也聖人效之而為六十四卦天垂象謂天之經緯錯雜縱橫昭著者是也聖人象之而為三百八十四爻夫易之象數卦爻聖人皆得於心而必參之天地者蓋聖人之心與天地之心相似其愛人之心初未嘗不同也然天欲雨山川必先雲氣況易之興也豈無先至之祥乎是以聖人必終之以河出圖洛出書而又則之者則其皇天以與其易者乎又況河圖不出吾已矣夫孔子嘗有是嘆九洛之事治成愈備從周嘗有是言聖人則之度其持以卜其道之將以興於世也大抵通於天者河也有龍馬負圖而出此聖人之德上配於天而天降其祥也中於地者洛也有神龜載書而出此聖人之德下及於地而地呈其瑞也聖人則之故易興於世然後象數推之以前民用卦爻推之以濟民行而推之天下後世也而世儒之說乃謂伏羲得河圖洛書以作八卦果如是則不當曰伏羲始畫八卦也而鄭康成溺於緯書乃云河圖有九篇洛書有二篇而孔安國又以河圖為八卦洛書為九疇此皆無識聖經者矣甚者以天生神物天地變化與夫天垂象河出圖洛出書為四象者此尤不經學者不可不辨

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

易自太極既判兩儀生四象夫四象既具而列於四方分為五行而七九八六之數乃生八卦此易所以示者言其示於人也是以聖人當辯物正言而又斷之以辭故為繫辭而又為爻辭為之象辭而又為之象辭皆繫續其辭所以告者言其告於人也夫易有四象以示其人示其吉凶也至於不得已而有辭以告其人者告其吉凶也夫示人以吉凶告人以吉凶無非俾人自擇也然猶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故定之以吉凶如晝一之易知如白黑之易辨斷然使人易知也故征吉正凶正吉征凶大吉終吉之類有凶終凶之類聖人至此可謂至矣盡矣

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

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
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
在天有理惟順以循其理則必天眷顧而不違在
人有心惟信以結其心則人必歸往而來輔大有
上九以謂吾之信固足以感乎人矣然賢者人之
所望也詎可不以吾之信以信其賢乎吾之順固
足以格乎天矣然賢者天之所眷也詎可不以吾
之順順其賢乎始為盡信順之德獲天人之助終為
推信順之德以之而尚賢如此則其誠足以格天

其誠足以動天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固其宜也由
此觀之則天不妄祐人而人當反求諸己如大有
之上九庶幾獲祐而無所愧也
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
乎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繫辭焉以
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
言蔓衍而无窮非書之簡冊所能載意幽深而罔
測非言之聲音所能窮也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
見乎此立象所以盡意也又況以言告人告之愈

切而認其言者求之愈遠不若立象而示人以意
是以瞽者不識日問人而人告之曰日之明也如
燭他日有捫其籥以為日者又告之曰日之圓如
盂他日有捫其盤以為日者矣夫告之以其明如
燭其圓如盂言之切者也柰何認其言而失之遠
者乃捫籥以為日而捫盤以為日為此言不能盡
意也聖人受之所以立天以象乾立地以象坤以
至以雷以水以山而象震坎艮為以風以火以澤
而象巽離兌為凡易者象也象也者像此者也無

適而非象者欲其即象以求其意非吝於言也慮
天下後世求之於言而失之遠也賾不易見也聖
人見賾而立象此象所以盡意也變不易觀也聖
人觀變而立卦此卦所以盡情偽也情不易知也
聖人達情而為辭此繫所以盡其言也凡此三者
聖人作易而寓於書者也若夫變而通之者俾民
仰事俯育養生送死耕而食織而衣舟楫以濟其
川塗室宇以禦其風雨一日不可無萬世不可易
均獲其利者此推其卦象繫辭變而通之以盡其

利者歛鼓之舞之其道發膚其化罔測動静变化易其思慮德威之震疊德風之摇蕩由之而罔覺用之而不知感妙於神者此推其卦象繫辭鼓之舞之以盡其神者歟

乾坤其易之緼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毁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

乾坤其易之門邪言易出入於乾坤也乾坤其易之緼邪言易含畜於乾坤也故乾成位乎上坤成位乎下而易立乎其中矣故乾坤者人之四支而易者人之精神也方其首圓足方胷南背北則精神有所託而主乎其中矣若夫四支解廢則精神散而之他而手足亦幾乎息矣夫乾坤初未嘗毁而易亦未嘗不可見也聖人設此辭者欲天下後世求易者當即乾坤以求之歟

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变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

道不離形特形而上者也器異於道以形而下者也試以天地論之陰陽者形而上者也至於穹窿磅礴者乃形而下者歟離形以求道則失之恍惚不可為象此老莊所謂道也非易之所謂道也易之論道器特以一形上下而言之也然道雖非器禮樂形賞是治天下之道也禮雖非玉帛而禮不可以虛拘樂雖非鍾鼓而樂不可以徒作形本過患也必託於甲兵必寓於鞭朴賞本楊善也必表之以旗裳必銘之於鍾鼎是故形而上者之道託於器而後行形而下者之器得其道而無與聖人悟易於心竟易於性在道不泥於無在器不堕於有微妙並觀有無一致故化而裁之者明乎道器窮而能变也推而行之者察乎道器变而能通也舉而措之天下之民以至於為網罟為耒耜作舟車作書契天下後世不可無萬世不可易乃推其道器舉而措之天下而世之人措之為事業也

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

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聖人見天下之賾所以立象者示人以賾也聖人見天下之動所以生爻者示人以動也然象固示人以賾矣苟不寓之於卦何以極天下之賾乎爻固示人以動矣苟不託之託之於辭何以鼓天下之動乎故由象而畫卦自爻而爲辭聖人之於天下何其憂之甚深而慮之甚切也然象之與卦爻之與辭皆載在方冊化而裁之不失其中必存乎能通其變者乎推而行之無有紀極必存乎能變而通者乎神而明之傳之於心者存乎其人如伏羲神農堯舜文王周孔者是也默而成之悟之於理者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如文王之亨于岐山箕子之明夷利貞顔子之殆庶幾而得其不遠復孟子之明仁義而終身未嘗言易者是也大傳後世所傳聖人之言其終之以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深慮天下後世徒泥其簡冊言語而不能求聖人之心者乎

後學章貢湖順父書

南軒先生張侍講易說

南軒先生張侍講易說卷二

繫辭下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

四象生八卦方八卦成列而象已在其中矣然上有八卦而八卦之道未備故因而重之則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而爻已在其中矣爻有剛柔或以剛居柔或以柔推剛而變已在其中矣聖人觀其會同以行其典禮繫辭焉而命之而不能自已者其動已在其中矣或吉或凶而有得失或悔或吝而有憂虞皆生於動者乎謂在其中者言非自外至者也

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趨時者也吉凶者貞勝者也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

六爻之義有奇有耦此剛柔所以立本也至於九六迭居此剛柔變通以趨時者也或以剛位而居之以柔或以柔位而居之以剛無非趨時以盡變者乎夫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故吉凶所以生乎動也若得貞固之道則寂然而動確乎不拔禍亦不至吉凶無得而動之者此吉凶以貞勝者也聖人以此齊戒以神明其德者乎故天位乎上地位乎下為法象之大而以觀於天下者以貞而能長久也日呈乎晝月呈乎夜為垂象之大而以著明於天下者以貞而能久照也觀天下之動知者之所謀勇者之所事紛紛籍籍不能自已者此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

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功業見乎變聖人之情見乎辭

人人能法坤乾之易簡則聖人之易不復作矣竊觀乾確然在上其日月星辰虹霓雲霧與夫晝夜有常而可準寒暑有數而有推此示人以易也奈何仰觀諸天而不明乎乾之易轉而為難者有之坤隤然在下其山川草木蟲魚鳥獸與夫勤勞則所

廢者厚莞弃則不能有秋此示人以簡也夫何俯
察於地者不明乎坤之簡轉而為繁者有之此衆
人在天地之間行矣而不著習矣而不察終身不
能於天地相似而亘其易簡之至德聖人憂之所
謂見天下之動而立爻者乃象乾坤之易簡以示
人者歟使人人明乎乾坤之易簡聖人必不為之
諄諄也夫爻彖動於内者謂指其易簡於幽隱之
中也吉凶見乎外者謂示其易簡於得失之際也
功業見乎變者謂易簡其功業於從權者也聖人

之情見乎辭者謂命其易簡而見於言者也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
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
天以陽而運於上萬物資始是以大生焉地以陰
而載於下品物流形是以廣生焉此生者乃天地
之大德也聖人贊天地之化育必得大寶之位然
後可配天地之大生也有仁焉以守位所以博施
濟衆乃利其生者也有財焉以聚衆人所以近悦
遠來乃養其生者也有義焉理其財而使之流通

正其辭而使之辨治禁民為非者慮其有以害其
生者也天地之道簡而大聖人之道曲而詳簡而
大者所以止曰大德曰生至於聖人則以位而維
之以仁以財而維之以義所以推其天地之大德
者歟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
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
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
結繩而為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

聖人之於易覺之於心悟之於性神而明之默然
而成之見天下之賾見天下之動抑何待於俯仰
以觀遠近以取哉蓋聖人以作易之法以傳諸天
下後世示其有循而脉自然乎仰則觀象於天地
觀其日月星辰虹霓雲霧皆取其自然之象也俯
則觀法於地如觀其江河山嶽草木蟲魚皆取其
自然之法也觀鳥獸之文如鴻之儀如虎之炳是
也觀其植物之文則知物之理從可知矣觀地之
宜如丘園之物產如坎窞之幽晦則四時之氣從

可知矣近取諸身則乾為首坤為腹之類是也遠取諸物則乾為馬坤為牛之類是也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者乎上古之時禽獸多而人民少獸蹄鳥跡之道交與中國故包羲氏為之網罟以教民佃漁者非徒使民知鮮食之利抑亦去其害而俾民得安其居也蓋取諸離者夫離以一陰而麗乎二陽之間鳥獸之麗於網魚鱉之麗於罟其義其畫皆可得而推者乎

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

夫天產之物食之所以生精地產之物食之所以生氣民之初生搏裂禽獸茹毛飲血非徒暴殄天物而淫亂之風滋熾聖人憂之故為耒耜以教稼穡而地產所以養其氣也蓋耒耜之利所以取諸益者上震為動下巽為入農人所以深耕易耨發土膏而成五穀其致用在耒耜所以獲其益也雖然山居者足於鳥獸而不知水之所生水居者足於魚鱉而不知山之所產故物貨貿遷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則遠近可以輻湊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則出入可以相友必取諸噬嗑者蓋噬嗑成卦離上而震下離明乎上萬物皆相見為市之時也震動乎下除物之閒無所不合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也

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

包犧神農黃帝堯舜皆制器以利天下者也屬至於黃帝堯舜乃曰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何也蓋伏羲神農制為網罟以教之佃漁耒耜以教之耕耨為市以教之交易夫民知飲食則嗜欲既滋民有貨財則貪求愈熾黃帝堯舜不能通其變則欺奪詭譎之俗生而乖爭陵犯之變起此無他以其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也況伏羲神農至黃帝堯舜之時上下數千百年無一簡關

之可傳言語之相授所謂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者皆先聖後聖以心相傳故也故在黃帝堯舜之時不得不通其變也惟通易之變則從之者無斁使民不倦也惟神而化之則由之而不失故使民宜之也此無他以伏羲神農創業於前知爲世之不必有得易之道如黃帝堯舜者窮而能變變而能通通而能久者也故其運量無窮上下與天地同流而無紀極故曰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也況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坤隤然示人簡矣天地以簡易示人而天下之人習矣而不著行矣而不察於是聖人作衣裳以被於身以啟迪天下之民故垂緒爲衣其色玄而象道製幅爲裳其色纁而象事所以法乾坤而易之俾民知有君臣知有父子知有尊卑貴賤之分以至飛潛動植山川鬼神莫不各安其分者蓋取諸乾坤者乎

刳木爲舟剡木爲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渙

衣裳之垂固欲遠近之民不觀而化然川塗之險阻則有所不通惟夫舟車之利既興則日月所照霜露所墜莫不拭目觀天下如一家中國如一人矣是以刳其木而中虛剡其木而上銳舟所以載物而楫所以進舟致遠以利天下而取諸渙者蓋渙之成卦上巽而下坎象曰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而渙者又有散釋之義舟楫之用豈非散釋險難之器乎

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

物之重者人力不能勝故聖人穿牛鼻者所以引其重地之遠者人力不能致故聖人絡馬首者所以致其遠夫牛之角能觸人也聖人因其順而俾之引重夫馬之蹄能踢人也聖人因其健而俾之致遠皆因其性而不逆故動以說而隨其人也故於卦取隨

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

夫川有舟楫陸有牛馬塗既通則居民資之水者生而至越陸者坐而至燕然暴客亦可至也故重門以禦之所以爲愚者不能攻擊柝以驚之所以

為盜者不能竊然必取於豫者成卦二陰在前其隔也如重門一陽在中其動也如擊柝又有能豫備而能恍惕之象

斷木為杵掘地為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

心懷恐懼則口銜易泰而不知味今也川塗險阻有舟車牛馬以代其勞暴客之侵有重門擊柝以為之備於是斷木為杵掘地為臼以去其糠粃以給其稻粱粒食既精饔飧既備而萬民以濟者蓋取諸小過也小過之成卦上動而下止而又聖人知粒食矣復為杵臼以治其五穀此小過者乎

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

外有門柝以防其暴客內有杵臼以治其粒食而無以威其不軌則雖有險而不能守雖有粟而不能食此弧矢之利不可緩也夫弦木為弧剡木為矢此聖人非取其利於攻取也將以威天下之大不軌使睽悖變心改圖易慮有所懼耳蓋取諸睽者睽之為卦火動而上澤動而下此事雖不用乃相須以為用也不特遠方睽乖之民必待弦矢以威之大有取睽之義者後世有六弓之制竹矢之利所以極其巧者乎

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

冬則穴居以避其寒夏則野處以避其暑當是時也危居隅處而無常者以外有侵軼之患故也今也弧矢以威其不軌然後可以營宮室之制棟則上之而有所承宇則下之而有所覆然震風雷雨頹其榱棟則為壯也亦大矣蓋大壯之成卦二陰在上有風雨之象四陽在下有棟宇之象始取其壯而已非取其宮室之美而丹楹刻桷也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

生而庇大屋死而寄之中野不可也生而居奥室死而蠅蚋姑嘬之又不可也不封不樹則無以識之喪期無數則無以節之聖人易之以棺槨故棺周於身槨周於土棺槨之制既興則封之樹之不

忘其地也衰期有數不忘其時也必取諸大過者大過之成卦二陰周乎四方有棺椁之象又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於此而過亦無害也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

門柝之制足以防民之侵軼弓矢之利足以威民之不執此皆小人之過惡顯然易見可得而治也若夫事之情僞是非有無虛實此包藏於內有不可測者是以聖人制為書契故書以記久而明遠契以結信而止訟百官之務雖煩而以此治萬民之情雖隱而以此察此決去小人無所容綴於其間也故必取諸夬者蓋夬者決去小人而君子之道長者乎

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彖者財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

易者道也夫道也者臣不能告之於君父不能告之於子以其不可告之於人故象以像之乃所以盡其意也是以易者象也言其無適而非象也謂之象者乃所以象此以告人者歟且以八卦論之近取諸身象乾以首象坤以腹而又遠取諸物象乾以馬象坤以牛衍而伸之觸類而推之無適而非象也至於彖則統論卦義如木之有材或主一爻所在或言二體相與其終始本末無該具備智者思過半矣至於爻則盡其趨舍之變所以效天下之動或以陽居陰或以陰居陽或以貞吉而征凶或以征吉而貞凶其周流六虛不可為典要君子動則觀其變者雖然易者象也象也者像此者也謂之彖則言其象之材而已謂之爻則言其象之變而已至於吉凶則悔吝者也故悔者有改過之意至於吉則悔之著也吝者有文過之意至於凶則悔吝之著也故悔吝者小疵而吉凶則言乎失得至於吉凶乃悔吝之昭著而不可掩者焉

陽卦多陰陰卦多陽其故何也陽卦奇陰卦耦其德行何也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

震坎艮皆陽卦也然其畫皆一陽而二陰巽離兌

皆陰卦也然其畫皆一陰而二陽此其所因者何
也三陽之卦皆資乾之一體而成故其數奇以大
而奇者為之主也三陰之卦皆資坤之一體而成
故其數耦以小而耦者為之主也本其所得之德
所行之行而言之則陽一君而二民以大者宜在
上也陰二君而一民以小者宜在下也大者在上
故能進陽而抑陰長君子而畢小人是以為君子
之道也小者在下則陰進於陽而陽退聽焉小人
乘時射利而君子伏焉是以為小人之道也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
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日往則月
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
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
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
以存身也精意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
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思者索其所欲慮者防其所惡思而有所欲慮而
有所惡皆生於心之有妄也此咸九四所以憧憧

於兩間之間有求而往有求而來朋從爾思有所
繫慮不能無心而待物又安知天下本同歸也而
人自殊塗本一致也而人自百慮故日月以往來
而明生寒暑以往來而歲成尺蠖以屈而致信龍
蛇以蟄而存身故天地之道日月寒暑任氣之自
運初無思慮也萬物之理尺蠖龍蛇委形之自然
初無思慮也是以達乎此理故精義入神以致用
此能為可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此不求其必用
也始焉精義入神以致吾身之用及夫利用宜乎

為用所惑亟於求用矣乃安身以崇德此得乎同
歸一致之理而明乎何思何慮者也雖然此特有
用之可名也故日月寒暑則運此者也尺蠖龍蛇
則由此者也精意入神以致用則造此而極其自
得者也利用安身以崇德則覺此而極其高明者
也故過此以往則雖聖人自為不敢知焉未之或
知者猶書所謂我不敢知是也所以窮神知化而
造於德之盛焉
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子曰

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
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耶
困人所不免也要在處之有道困而不失其所亨
者乃為君子困之六三應於上六而上六無情吃
然不動有類於石者也下乘於九二然九傷已有
類於蒺藜者也有應於上將以求名今困於石此
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也有依於下將以安身今
據於蒺藜此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也夫在困之
將名辱身危有死之理此身不行道雖主饋之妻

且不可見宜乎凶也
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無不利子曰隼者
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
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
而動者也
解之六三以貪殘小人輙居高位有隼居高墉之
象而上六蘊已成之器秉可為之時故發強剛毅
誅鋤强梗如摧枯拉朽動而不括出而有獲以解
其悖戾之心者亦以成器而動故也

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
懲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屨校滅趾无咎
此之謂也
仁義所以責於君子小人不以不仁為恥不以不
義為畏夫仁義不足責故非利則不勸非威則不
懲也人不知義而所見者利苟不早有以懲之則
將至於無父無君其禍有不可勝言者此噬嗑之
初九所以制之於其小屨校滅趾而使之不行乃
小懲而大誡也使小人知所忌憚不敢肆其暴戾

是乃小人之福也
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
善為無益而弗為也以小惡為無傷而弗去也故惡
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凶
善之於惡皆曰積善固可欵也然不積亦未至於
成名惡固可惡也然不積亦未至於滅身奈何小
人以小善未足以成名而不為以小惡未足以滅
身而不去終至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至於
噬嗑上九何校滅耳凶由此觀之初之屨滅趾使

之不行者豈非小人之福乎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否之九五休天下之否而天下已向於泰通之時也然古之人君在解則必思夙吉在既濟則必思豫防故人皆樂於安也乃安而不忘危人皆知其存也乃存而不忘亡人皆習於治也乃治而不忘亂知此則身安而國家可保故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夫當其亡之戒而繫之苞桑則根本固而不可動搖矣
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
古之人方其人君任用之際必自揣其才力可以勝其任乎然後膺人君顧託庶幾上不負其社稷下不負其生靈鼎之九四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知鼎之折足其形流汗而凶也蓋不能自揣以勝其所任乎
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
豫之六二當天下悅豫之時人皆樂通於物而為悅也六二乃介然知石當是時也上交於五不為諂諛也下交於初不為褻瀆也乃介如石焉其方寸之地淵靜而物未能名事至能斷寧用終日斷可識矣故在微而能知彰在柔而能知剛宜乎天下萬民望之而為標準也
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復貴於早顏氏之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方其萌於心謀於慮乃改其過而不行此近於復之初九所以无祇悔也
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子曰君子

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脩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天下之理惟一致者能得其要用志不分乃凝於神苟挾二三之心狐疑之志則安能盡誠而進於德乎損之六三所謂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能致一者也益之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不能致一者也竊觀天地絪緼萬物化醇此二氣所以致一也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此六子所以致一也身不安則存諸己未定孰能為人乎故安其身而後動可也心不易則是非毀譽懷於胷中而與之交戰能無懼乎故易其心而後語可也交不定則好惡異尚而情不通孰肯應乎故定其交而後求可也益之上九立心勿恒不能盡此所以致凶邵子曰絪氣之相因緼氣之相溫相因以為合相溫以為和此萬物之化也醇而已醇者其氣也所謂精神生於道者也男女構精萬物化生則生者精也道散而有一以至萬則萬物皆出於一人之所以致一者順性命之理而不以妄易真以復其本而已此損之六三言致一也

子曰乾坤其易之門邪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其稱名也雜而不越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邪

易寓於乾坤乾坤可以見易故乾坤乃易之門言易之道出入於乾坤之兩間者乎以卦言之乾之三奇乃陽物也坤之三耦乃陰物也三奇三耦索而為六子至體卦爻積而為六十四此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也夫四時之迭運五行之攸序皆天地之撰也聖人作易所以體天地之撰者如損益之盈虛則復之進退乃體天地之撰者乎陰陽之造化剛柔之消長皆神明之德也聖人作易所以通神明之德者知知死生之說知幽明之故乃通神明之德者乎是以三易之稱或曰歸藏而始於坤或曰連山而始於艮或曰周易而始於乾坤此三者之名雖曰雜也然其畫皆六其卦皆入初未

章越於道也然考其類之所在則夏曰連山商曰歸藏周曰周易皆世衰道微者乎

夫易彰往而察來而微顯闡幽開而當名辨物正言斷辭則備矣

論易之神彰往察來論易之道微顯闡幽往來以時言或往或來以其無常人不能知也惟易之神往者彰之來者察之微幽以理言或微或幽人不能察也惟易之道微者顯之幽者闡之易之神易之道備非乾坤開而當名辨物正言斷辭則易之道矣能備而無窮乎是以乾陽物其數為奇坤陰物其數為耦陽奇陰耦以示之然後印其健而名之以乾印其順而名之以坤以至六子六十四卦當其名也夫名既當則剛柔之物雖曰相、仁蓋有自然而辨者矣言天下之至賾而為象言天下之至動而為爻以至吉凶者言乎其失得悔吝者言乎其小疵旨正其言也夫言既正則辭之指其所者蓋有自然而斷者矣

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

夫名卦曰睽而已而天地之事同男女之事類在焉名卦以恒而已而日月之久照四時之久成在焉此稱名小而取類大也利用安身窮神知化九四之意深矣其辭乃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而已氤氳化醇男女構精損六三之意遠矣其辭乃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而已此其旨遠其辭文也在同人未嘗言同所言者類族辨物大師相克之事其言雖曲也乃中其尚同大過之奧也在鼎所載者以木巽火烹飪之事其事甚肆而易見也然所寓者皆養賢享帝與夫取新之道隱於其間也是以民之雖安其危而利其窩樂其所以亡甚者有知者疑而不能肆其謀有力者疑而不能肆其勇此聖人之作易所以因民之疑以濟其民行所以明其失得之報

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是故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損德之脩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辯也井德之地也巽

德之制也履和而至謙尊而光復小而辨於物恒雜
而不厭損先難而後易益長裕而不設困窮而通井
居其所而遷巽稱而隱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
知恒以一德損以遠害益以興利困以寡怨井以辯
義巽以行權

伏羲神農黄帝堯舜之時上下數千百年民淳事
簡三畫足以周天地之情八卦足以盡事物之變
當是時也易不以不興而亡也及大周之文王在
商受之時有君人之大德內文明而外柔順望道
而未見於是重伏羲之一卦而八八卦而六十四
一爻而六六爻而三百八十四此易所以興於中
古也然六十四卦皆濟民行而出民於憂患也而
特取九卦以言之者蓋涉世路始於履終於巽則
庶幾免人道之患也此所以三言之是以君子以
非禮勿履欲崇其德必始於禮履為德之基謙者
處後而人先之君子有終不可須臾去也故曰謙
德之柄人復而反本則不逐於末故曰復德之本
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故恒則德之固而不可
動搖乎損去其害德者德自此而脩矣益者日益
以增而進故綽然有餘也在困窮之時不待言而
德自辯矣風雨然後知雞鳴不已歲寒然後知松
栢之後彫也積德知井內不失己外不失人而又
不改焉所以為德之地巽以行權巽為本言其曲
直不執一節巽為風言其去來不測所自德至於
巽則達權通變制於事而不執於一方如工之制
器者乎孔子論乾之九三曰知至至之可與幾也
蓋言九三不中能知中之可至此知幾也故中者
可至之地不及於中非至也過於中非至也禮而
行其大同於人而又得不失於中也故曰履和而
至謙之彖曰謙尊而光此又復云者言尊者知謙
則合并天下衆善善為君子之光者矣人之僕責
乎早方其發於心萌於慮知顏子之不遠復此小
而辨於物也若夫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白而易汙
者不若涅而不緇剛而易折者不若磨而不磷故
有恒德者雜之而不厭然後見其道之久也去其
害已懲忿窒欲所以為難也及夫毀已遠害則復

易爲天下之益有心爲之此出於作爲所以爲設
也人君之益天下天地之益萬物長之裕之皆責
於不設因其自然可也在困而能通者所以爲君
子也是以經曰困而不失其所亨者其唯君子乎
故阨窮禍患人不我知君不我用此困宜乎窮也
然君子致命遂志而其道常通者乃困而不失其
所亨也能存諸己然後可以推而及人井居其所
乃存諸己往來井井遷而及人者也凡爲人者必
失己爲己者必失人惟井居其所而遷此物我兩

存也有智名者智有時而窮有勇名者勇有時而
竭曾不知巽之爲道時之或文或質事之或寬或
猛皆稱其宜殆求其迹而不可見者此巽稱而隱
者乎人之行或太過或不及或爲人或爲己不得
其節者多矣惟履有以和其行則仁不失於姑息
義不失於刻剝信不至於失己智不至於穿鑿此
履所以和行也謙之彖曰稱物平施而傳謙以輕
爲戒故君子之謙非謙於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
恭謙以制禮而未嘗過也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

未嘗復行也此豈非自知乎此非因人而知乃悟
之於心覺之於性也故曰復以自知德惟一動罔
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恒之君子素富貴乎行富
貴素貧賤行乎貧賤其德如天地之貞觀日月之
貞明終始如一故曰恒以一德九卦所論皆修身
行己之事損以遠害益以興利非謂去天下之害
興天下之利也害於己者遠之如懲忿窒欲是也
利於己者興之如遷善改過是也遠害之遠知遠
佞人之遠興利之興知興於詩之興在困而怨者

不能樂天者也然人皆有情能寡其怨者亦可貴
也欲知義觀諸井則義明矣此井所以辯義九
推井爲象之顯然者所以明其義人之出處進退
取舍辭受即井以明之故內能存己外不絶物乃
爲義也孔子論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
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此權不易至也至於
巽以行權則人道之患莫能及矣所以終之以此
易之爲書也不可遠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
虛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惟變所適其出

入以度外内使知懼又明於憂患與故无有師保如臨父母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易之書所以載道以其載道故不可遠如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譬之日月之於人水火之養生人雖欲遠之有不可得者故曰不可遠故其為道也屢遷觀其變動不居周流六虛此言六爻无定位也上下無常剛柔相易此言六爻无定體也惟變動不居周流於六位之間故六位為虛器惟上下无常而莫適乎剛柔之用故剛柔无定體非若冊之有典而太常可考也非若體之有要而衆形可會也唯變所適而已凡此者皆言其為道也屢遷者歟其出以度外則无外患也其入以度内則无内患也易之辭各指其所之此其所以内外使知懼也出門者固有功矣遊出者固无咎矣然不出户者在節乃為知時入于林中者固吝矣入于坎窞者固勿用矣然視履而旋者在履乃為有慶是其可懼也如此辭之所告非特使之知懼又明憂患與夫憂患之所因此書之不可遠也无有師保如臨父母焉夫師者教之道而有所欽也保者輔其功而有所愛也夫有師保而後欽愛者此學而後知教而後能非天性之自然也人之於易不待師保而欽愛之心如臨父母此附麗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纆索不可違之道出於天性之自然者乎大抵易之辭其告人也各指其所之有上有下有内有外循其辭而揆其所指之方則不迷其所向其道雖不可為典要與其書則有典可循有常可通也凡此者皆以其書之不可遠者歟嗚呼人能弘道非道弘人雖載道而不可遠道雖屢遷而未始有常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者也苟非其人則道安能虛行乎

易之為書也原始要終以為質也六爻相雜唯其時物也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若夫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噫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

如乾之卦所以原陽之始要陽之中 如坤之卦所

以原陰之始要陰之終此為質也此卦之德方以知也至於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者時也分陰分陽迭用柔剛者物也六爻相雜唯其時物此六爻之義所以易以貢也其初難知謂凡爻之初辭隱而難知者謂初辭擬之故也凡爻之上辭顯而易知者謂卒成之終故也此本末所以不同者如此若夫或以陽居陰或以陰居陽其物之交錯者此雜物也或中或不中或正或不正其德之迭作者此撰德也辨其當於理者為是辨其悖於理者為

非其唯中爻乎二三四五是也易之中爻其辨是與非者可謂備矣苟明乎此而求其要則存亡吉凶可坐而知矣

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二與四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近也柔之為道不利遠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其柔危其剛勝邪

彖者言乎象者也蓋言卦之不言之意且於彖者乎彖者財也蓋言卦之兼該之體備於此者乎故

智者觀其彖辭則所得者已七八矣又何必中爻雜物撰德而辨其是非乎二與四皆陰而二居內四居外三與五皆陽而三為臣五為君是謂同功而異位也二與四雖俱陰也然二多譽者以遠於君而舍閫令望歸之也四多懼者以其近於君而抑權損勢也然柔之為道固當有所麗而不利於遠若夫其要无咎則所貴者在其中爾此二所以遠而多譽以其得於柔中故其要无咎也三與五雖俱陽也然三多凶者以其居下卦之上而近於

賤五多功者以其居上卦之中而處其貴故也然三也以柔處之則危而不安以剛處之則重剛而勝也論二與四詳於二而略於四論三與五詳於三而略於五此互相備即此以見彼也

易之為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材之道也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故吉凶生焉

易之為書所以載三才之道此其所以為廣大悉

備也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
人之道曰仁與義此易所以六畫而成卦六位而
成章六者非他乃三材之道也三才之道其所變
動如天之陰陽地之柔剛人之仁義有所變動也
知陽氣下降陰氣上升柔來而文剛剛上而文柔
仁濟之以義義濟之以仁此天地之道有所變動
以趣其時者乃所以為爻也觀爻之二四有遠邇
之殊三五有貴賤之異或多譽而多懼或多凶而
多功其等等不可移者所以為物也至於三五之

陽而以柔居之縱橫錯綜无常此物之相雜
故曰文也文之不當則宜凶也而併與吉言者蓋
不當而凶乃知其當而吉故也

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也當文王與紂
之事也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
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無咎此之謂易之道也

道汙則從而汙此商之末世也道隆則從而隆此
周之盛德也觀諸文王與紂則危者使平易者使
傾蓋可知矣文王囚于羑里望道未見以其小心
翼翼而尊其易故危者使平也紂貴為天子以其
放戮無辜而恃於易故易者使傾也其道甚大世
之百物所以不廢者易有以行乎天地之中故無
廢墜也既懼其始使人防微杜漸又懼其終使人
持盈守成其要之以无咎而補過乃易之道也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
至順也德行恒簡以知阻能說諸心能研諸侯之慮
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

健者疑者不知險也今乾為天下之至健其德行
常易故知險而不為陰所陷豈非至健乎順者疑
者不知阻也今坤為天下之至順其德行常簡故
知阻而不為陽所拒豈非至順乎大抵易則易知
簡則易從故能說諸心知險知阻故能研諸慮心
之說也不忤於理慮之研也不昧於事則得者為
吉失者為凶吉凶既定則凡勉於事功者莫不弘
之不息以成其功矣是故變化云為吉事有祥象
事知器占事知來〻聖人悟易於心而天道之变
化人事之云為得之於心者知此則知幾之神吉

事有祥也推此以利養生民故象事知器推此以吉凶與民同患故占事知來變者陽也化者陰也謂之變化此陰陽未辨者乎云者言也爲者行也謂之云爲此言行未著者乎聖人之心術雖融貫天人之道於方寸之間其兆微知者觀往知來無非吉事有祥也故推之以制器則利養天下之民推之以爲占則吉凶與民同患

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神百姓與能

天能天而不能地地能地而不能天所頼聖人成其能夫聖人之能成天地其能可謂大矣然又且明謀之人如詢于芻蕘是也幽謀之鬼神如質諸卜筮是也如是則不忍以爲能故百姓莫不歸矣以與其能矣

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此八卦所以告人以象至於爻者變也彖者財也皆有辭者此聖人以情而言於人也剛柔雜居則交通以趨將而或失或得故吉凶見焉

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

乾之德有利有正變動以利言非正也人之生有性有情吉凶以情遷非性也正則無變動矣性則無吉凶矣六爻之變動將以圖利而免害也六爻之吉凶無非以情而感物也

是故愛惡相攻而吉凶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情僞相感而利害生

彼之所愛此或惡之此之所惡彼或愛之此愛惡出於情之不同而吉凶所以生也遠者或有求於近近者或有求於遠此遠近出於分之不等而悔吝所以生也以情感者或應之以僞以僞感者或應之以情此情僞出於心之不一而利害所以生也此聖人作易畢羅天下之事者乎

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

天下之物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所以相近而相得也廟堂之上閨門之中鄉黨之間學校之內皆貴乎近而相得也今也近而不得其爲患也甚乎行道之人故大則凶小則害其微則爲悔吝矣考諸

易爻莫不皆然故云凡易之情
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
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叛而親
叛而親辭者內負所愧故其辭慙疑而備豫者莫
衍不根故其辭必枝吉人爲善不足故言出於不
得已故其辭寡躁人之急於自售故言必期於見
信故其辭多人有善也誣而謗之則其辭不敢正
言人之非故曰其辭游失其守則不能直己以見
道故曰其辭屈聖人旣有以知人之情又有以察
人之辭何其疎而不漏者乎

○南軒先生張侍講易說

後學章貢胡順父書

南軒先生張侍講易說卷三

○○說卦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參天兩地
而倚數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和
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義在我也命在天也天下之人皆知義命則聖人
之易不作矣惟夫不知義者弃心於自暴自弃不
知命者奔競而患得患失此聖人不得已而生蓍
倚數立卦生爻凡以爲天下知義命者設也是以
天地能生蓍之形而不能生蓍之用惟聖人之德
贊於神明故分之掛之揲之以四歸奇於扐生其
用而至於圓而神也一三五七九皆陽數也獨以
一三五參之而用九此倚其陽數也二四六八十
者此陰數也獨以二四兩之而用六者此倚其陰
數也特取九六而不用天七八者乃參天兩地而
倚其數也純陽爲乾純陰爲坤及夫陰陽之變則
陽卦多陰陰卦多陽此卦所以立也剛柔者所以
立本變通者所以趨時必待發揮其所蘊揮其所聚

此爻所以生也道者出于天德者得于己能和順道德自然於義无所亂也故曰理於義如此則人盡矣萬物有自然之理一身有自然之性能窮理盡性自然於命無所負矣故曰至於命如此則天道盡矣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

君子不謂性有命存焉故凡耳之於聲目之於色鼻之於臭口之於味四支之於安佚雖曰性也詎可以性而害其命乎君子不謂命有性存焉凡人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禮之於賓主智之於賢者聖人之於天道雖曰命也詎可以命而害其性乎柰何中古以降人偽日滋天機日淺以性滅命者必以人而勝天以命廢性者必以天而勝人天人之理顛倒錯亂聖人作易方其未作之前其意已在焉故曰將以順性命之理者也是以二與四同功而初亦如之三與五同功而上亦如之此分陰分陽也居剛者不必皆剛而或以柔居者不必皆柔而或以剛此迭用柔剛也分之以示其理之之經也迭用以示其理之之緯也此六位而成章者經緯交錯而成也易道至此成矣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簿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

自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故八卦者乃聖人闡其神明之德以示人者也是以天運乎上地處乎下此天地定其位也山之殺瘦澤之增肥此山澤通氣也雷之震驚至於拔山風之鼓舞至於振海各恃其功故曰相簿火之炎上其性燥水之流下其性濕不可相逆故曰相射此麗於有形涉於有數其勢若不相悖者也及夫聖人作易乾坤交通而天地之位或上或下艮兌相與而山澤之氣或止或說以至震巽合而雷風迭用坎離濟而水火成功此八卦相錯而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可以窮造化之大測鬼神之幽逆而推

之則四象兩儀與夫太極之遠可坐而致也大抵
天下之事數往者順知來者故善作樂者必求之
於無聲欲制禮者必求之於太始蕩之於天下皆
逆數以察其來故易逆數也逆如逆暑逆寒之謂
豫爲之主者也

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烜之艮以止之
兌以說乾以君坤以藏之

陽氣弁而阻於陰此雷所以動而震發其萬物也
陰氣違而碍於陽此風所以散而吹噓其萬物也
陰之不固而成和於陽者此雨所以潤萬物異乎
灌溉之滂也陽之所宗而不爍於陰者此日所以
烜萬物異乎爝火之微也此四者此其生物也故
主象以言之物之小大長短之不同則柔緩急之
苛椿菌各安其壽夭鵬鷃各得其巨細物物有正
性物物有正命者有艮以止之者歟太和所稟而
無所乖戾大順所鍾而無所偏陂勞者自此而少
息華者自此而向成者有兌以說之者歟夫有風
雷以作其氣有雨日以成其形而又有艮以止其
分兌以說其情豈無司其造化之權者乎此乾所
以君之也豈無宜其出入之機者乎此坤所以藏
之也此四者取其成物也故主卦以言之

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
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齊
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絜齊也離者明也
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
而治蓋取諸此也

帝者神之應而生物之所宗也帝出　震於方爲
東於時爲春萬物從之而出方其出也草昧而不
齊汗穢而不絜惟至於東南然後齊而絜絜齊
而後可以相見故離也者於方爲南於時爲夏萬
物亨嘉而相見聖人出人天之本宗應帝王之興
起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亦体天道以臨其人
者也故曰蓋取諸此言其不恃其明以聽天下者
乎

坤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兌正秋也
萬物之所說也故曰說言乎兌戰乎乾乾西北之卦

也言陰陽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勞卦也萬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

坤西南也乃夏秋之交也然萬物皆致養於坤如萬物資生者是也至於出機入機出冥入冥生於此而反於此未始暫停而坤乃隤然在下此致役乎坤也萬物自出乎震相見乎離而又致役乎坤可謂乎至兌之西方於時為秋所以小息此[illegible]所以說也至於西北則陽自外來而為主於內[illegible]特已盛之勢而未肯聽命此戰乎乾所以陰陽[illegible]薄也坎也者萬物交精乎天一今也復歸於此故曰勞乎坎勞者如勞師之勞勞其還也惟艮介乎東北之地乃春冬之交萬物所從出入之方所以成其終而成其始故曰成言乎艮

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

夫八卦各有所在也而神則無在而無不在八卦各有所為也而神則無為而無不為謂之生萬物乎然未嘗不成萬物也謂之成萬物乎然未嘗不生萬物也強名之曰神者即其妙萬物而強名之也

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撓萬物者莫疾乎風燥萬物者莫熯乎火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故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

此論六子萬物不能以自生有雷以動之有風以散之萬物不能以自成有火以燥之有澤以說之有水以潤之然終之而萬物有所歸始之而萬物有所出者此莫盛乎艮也前言天地定位山澤通氣終於水火不相射蓋言八卦各立以為体也此言水火相逮終於山澤通氣者蓋言六子交入迭為用也水之爲飲酌有待於火火之烹飪有須於水此水火相逮也雷之震驚有風以散之風之鼓舞有雷以先之此雷風不相悖也山之氣下下通乎澤澤之氣上上通乎山此山澤通氣也惟六爻交相為用故變者自無而有化者自有而無此既成萬物者乎

乾健也坤順也震動也巽入也坎陷也離麗也艮止也兌說也

乾之純陽故其性健震得其陽而在下故動也坎得其陽而在中故陷也艮得其陽而在上故止也凡此者皆得其陽而未全者也坤之純陰故其性順巽得其陰而在下故入也離得其陰而在中故麗也兌得其陰而在上故說也凡此者此得其陰而不全者乎

乾為馬坤為牛震為龍巽為鷄坎為豕離為雉艮為狗兌為羊

乾得陽而健故為馬者以其致遠也坤得陰而順故為牛者以其任重也震為龍者龍善動而亦降自如而東方之七宿其象蒼龍也巽為鷄者鷄知時善變而工商執雞者亦如其知時坎為豕者豕主汗溼其性趨下也離為雉雉性耿介而外文明也艮為狗言其能止人而又止於人也兌為羊言其外柔而內很也凡此者皆遠取諸物也

乾為首坤為腹震為足巽為股坎為耳離為目艮為手兌為口

其形上圓而五官當而衆陽之所會者首也五臟六腑之所存而陰虛有所受者腹也足在下而善動震一陽而在乎二陽之下善動者也故震為足股輔上而善隨一陰伏乎二陽之下善動者也故巽為股坎為耳耳者內陽也而又為水故耳必下而能離為目目者內陰也而又為火故目必仰而能視艮為手執之而有釋之而無而四支之所止也兌為口出言以說人飲食以說体此兌所以為口也凡此者此近取諸身也

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兌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也

老陽為父故乾為父老陰為母故坤為母老陽能變故自下而索震為長男自中而索坎為中男自工而索艮為少男老陰能變故自下而索巽為

長女自中而索離為中女自上而索兌為少女

乾為天為圜為君為父為玉為金為寒為冰為大赤為良馬為老馬為瘠馬為駁馬為木果

乾為天者運而不息得得諸陽而在上者也圜者運而無窮而考工記謂衣裳畫天為圜亦已以象乾也為君為父道之尊也為玉為金德之貴也乾位在亥其陽氣自下而升故陰氣凜冽而為寒凝結而為冰其畫皆一故為大赤異乎坎之為赤也為良馬者言其性為老馬者言其數為瘠馬者言其剛為駁馬者言其變為木果者言其陽氣能生者乎

坤為地為母為布為釜為吝嗇為均為子母牛為大輿為文為衆為柄其於地也為黑

坤為地者言其隤然下載上承於天也為母者親而不孳生產而萬物育也為布者言其無遠無迩行地無疆德合無疆者也為釜者化物而不化於物者也為吝嗇者其靜也翕而歛藏為事也為均者其勢均平而無偏陂者也為子母牛善載而生生也為大輿方而下載者也文事武備宜乎坤為文也其畫皆偶故為衆也用處物之後而持其權者柄也其於地也為黑者陰之色也異乎乾之為大赤

震為雷為龍為玄黃為旉為大塗為長子為決躁為蒼筤竹為萑葦其於馬也為善鳴為馵足為作足為的顙其於稼也為反生其究為健為蕃鮮

陽氣自下而上者故為雷也潛升在巳而動之以時者故為龍也震為四時之首天地始交二氣未分故為玄黃方春而發生萌芽條達故為旉萬物由之而出異乎艮之徑路故為大塗對女而言故為長男為長子者亦以其一索而得之陽動於下物莫能遏故其性以燥稼之盤結而下其明者為竹其柔者為蘆葦皆一陽在下故也凡物不得其平則鳴在下而不得其平故為馬之善鳴也後足白謂之馵見爾雅左為陽而右為陰後足左白則陰不先動從陽而作故也為作足者一陽性動而作於下也二陰在外而著見故為的顙凡五谷草木之

実必倒生焉言其陽陰自下而生在人亦然凡陽
有自然之性震之究必終於為乾故其究為健於
春而蕃鮮震其時乎

巽為木為風為長女為縄直為工為白為長為高為
為進退為不果為臭其於人也為寡髮為廣顙為多
白眼為近利市三倍其究為躁卦

曲直不一即從權也故為木善入而無形故為風
一索為坤故為長女能屈能伸故為縄直制氣不
於一方而用其隠故為工白受采而無不入也

故為白不白於故為長自下而人高之故為高巽
則進退不果故為進退又為不果也臭達乎遠而
無不通故為臭髮者血之餘也一陰在内其　耗
故為寡髮二陽在上昭然顯白故為廣顙木聞殺
為日金為色為白巽為木而在巳金生於巳而尅
木焉故為多白眼離為南方日中之市而巽不遠
不遠也故為近利市三倍凡物極則反故巽順之
至究則為躁卦以𠊱本自性者乎

坎為水為溝瀆為隠伏為矯輮為弓輪其於人也為
加憂為心病為耳痛為血卦為赤其於馬也為美
脊為亟心為下首為薄蹄為曳其於輿也為多眚
為通為月為盗其於木也為堅多心

一陽在内二陰在外内明外晦故為水也為溝瀆
者水之流行者也為隠伏者水之淵深者也為矯
者以曲而直為輮者以直而曲有矯輮而外之勢
不泛濫而潰亂者古人之行水者如此弓蓋二十
有八所以蔽其車之上輪輻三十所以載其下為
弓輪所以行坎之險也水之為物生北而北方之

志為恐恐則加於憂也五行之氣在藏於心為水
坎為水則勝於火故於心為病水在藏為腎開竅
於耳而坎一在中故為耳痛氣為陽而血為陰周
流於四支亦猶水之天地間故為血其一在中異
乎乾之純陽為大赤也故為赤陽在其中其於馬
為美脊其性善動故為亟心其性趨下故為下首
險而多陷故為薄蹄而不利於行焉援傳注云蹄
欵厚故也盈科而後進故為曳乎原易野故輿行
而無阻也在坎故多眚萬折而歸於東故為通外

晦內明故為潛行於陰而善陷故為盜水生木而
一生其中故為堅多心
離為火為日為電為中女為甲冑為戈兵其於人也
為大腹為乾卦為鼈為蟹為蠃為蚌為龜其於木
也為科上槁
離為南方故為火外明內晦故為日此明於陽者
也在幽而明故為電此明於陰者也再索於坤而
得之故為中女甲冑外堅所以象離之畫戈兵上
銳所以象火之性腹陰而有容坤為腹而離得坤

在中故為大腹積其萬物故為乾卦鼈無耳而
併精於目如離之明蟹用心之躁如離之性也蠃
上銳而有所麗其象離之形乎蚌內陰而產珠其象
離之中虛乎至於龜則於人為靈於己則昧於此
外明內晦也火克木而槁故為科上槁
艮為山為徑路為小石為門闕為果蓏為閽寺為
指為狗為鼠為黔喙之屬其於木也為堅多節
艮之一陽上而止其所故為山也徑小也路大也
萬物自此而入故小曰此而出故大故為徑路而

又為小石也蓋石之小者有可轉之理乃能動能
靜者乎一陽在上而往來出入莫不由於斯者此
門闕也果者一陽在上之象也蓏者一陰在下之
象也閽人譏其出入而為之啟閉寺人切道出入
之事而糾之閽人掌其奇衺怪民不入此司外者
也寺人掌內宮之戒令此司內者也為指乃四支
之止亦指其出入者也為狗止而能止人者也為
鼠陰而止其所者也狗陽而能止其所者乎黔黑
色之潛者而艮為東北喙吐納出入其又止於上

者也堅剛在內則此為堅多節者歟
兌為澤為少女為巫為口舌為毀折為附決其於地
也為剛鹵為妾為羊
澤能畜水而說物於枯悴之時故兌為澤三索於
坤而得之故為少女為巫以言語而說神而又以
說人者也為口舌以言而說人以食而說已兌正
秋故毀折異乎震之蕃鮮也震為決躁以其剛陽
至於兌則不能決物附於人而決之耳剛鹵者色
白外柔而內剛者也為妾陰之不正而說于人者

乎羊者外說而狠者乎

南軒先生張侍講易說

南軒先生張侍講易說

〇〇序卦

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

天地者萬物父母故有萬物然天覆乎上地載乎下而萬物在天地間充滿宇宙此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也夫天地之氣始交而陰陽之氣甄陶孕育絪而未萌甲而未拆此屯所以為物之始生也其生也蒙雜而未著故受之以蒙也

蒙者蒙也物之穉不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

蒙者蒙也此始生之初自然而蒙也異乎物之蒙而蒙也此物之幼穉不可不養者乎故受之以需需者乃養之以中正不失其陰陽之和故為飲食之道也夫飲食人之大欲不得其欲而必致訟故受之以訟

訟必有衆起故受之以師師者衆也衆必有所比

故受之以比比者比也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
熏鬻勿與遂築殺之心採桑侵疆乃起戰爭之忌
故始乎訟而衆起故受之以師也夫自五人為伍
積而至萬二千五百人為師此師所以為衆然而
無所比安能統而歸於一乎故受之以比者言其
相親比而有所畜止故受之以小畜
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
以泰泰者通也
以内言之嘉會足以合禮以外言之萬物盛多可
以備禮故受之以禮也履得其道則所履者泰無
適而不安矣此履所以受之以泰泰者陰陽交感
而無所間故為通也
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
以同人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有大者
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有大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
豫豫必有隨故受之以隨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
之以蠱蠱者事也
治亂之相仍如環之無端故物安有久通者乎故
受之以否夫泰而驕者所以治否否而畏者所以
復泰此物不可終否故受之以同人也人能樂以
天與天下同其樂憂以天下與天下同其憂此與
人同也而物歸焉故受之以大有有天下之大者
不可自任其聰明要在持之以謙惟能持之以謙
故優游而無事矣故謙以受之以豫惟能悅以動
故天下之人如蟻之慕羶蟬之赴火矣此象所以
必有所隨也天下之人推之不去卻之不得中心
說而從之然後建立功業必有成績此以喜隨人
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而蠱者事也
有事而後可大故受之以臨臨者大也物大然後可
觀故受之以觀可觀而後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嗑
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已故受之以賁賁者飾也致
飾然後亨則盡矣故受之以剝剝者剝也物不可以
盡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復則不妄矣故受之以
无妄
事之在天下未有驟而大者必積累以成之然後
至於大有事而後可大故受之以臨臨者二陽進

而四陰退駿駿已向於大矣天下皆山也惟泰山可觀天下皆水也惟東海可觀況於人乎惟物大然後可觀惟其可觀然後有所合也太公居東海之濱伯夷居北海之濱所以盍歸於文王者以文王可觀然後有所合也故受之以噬嗑夫有物間之故欲合而不可得矣惟噬而後嗑此噬嗑所以為合去小人而君子合也然物不可以苟合無故而合必以無故而離聖人必綢繆委曲愛其合之易則散之亦易也故受之以賁賁者飾之以禮而為之文飾也夫賁者設飾則貴於文者夫文之太過則滅其質而有所不通故致飾則亨有所盡言其不通故受之以剝剝者五陰剝一陽此所以為剝也然寒極則生暑陰極則生陽陰窮於上則陽復於下此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凡天下之事皆妄也惟復而反本則無妄然後受之以无妄

有无妄然後可畜故受之以大畜物畜然後可以養故受之以頤頤者養也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物不可以終過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陷必有所麗故受之以離離者麗也

天之生民有孚於中能有其无妄則所恭大矣故受之以大畜物畜然後可以推而養人故受之以頤頤者養也不養安能出而應世動而有為乎不成則不達也故頤然後繼之以大過也故大過也從權以濟其一時然大過有與物不可以終過故受之以坎夫物過其中則陷而入於險矣陷而入於險必思有所附麗而出其險故受之以離離者麗也上經始於乾坤而終於坎離者此其序也

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

故也

序卦上經之首不言乾坤下經之首不言咸者蓋天地者形也乾坤者天地之道也於序卦言天地欲人即天地以求其乾坤者歟有心為感無心為咸於序卦言夫婦而不言咸者欲人即夫婦以求其無心之咸者歟蓋乾坤與咸初無所受故也泰

有天地而萬物安從生及夫天位乎上而施其氣地處乎下而生其形此有天地然後有萬物也夫乾天也故稱乎父所以成男坤地也故稱乎母所以成女此有萬物然後有男女也男女者言其自然之別也男正位乎外必有以伐其終女正位乎內必有以造其始者此男女睽而其志通故有男女然後有夫婦者言其自然之配也夫婦之道納采問名新迎下嫁不敢苟合者以父子之道已肇於此也謂之父子言其有自然繼之也父子之間視安問寢合室異宮不敢褻瀆者以君臣之道以已著於此也謂之君臣言其有自然之分也至於有君臣則上下之分不得不嚴所謂男女夫婦父子其尊卑高下咸有自然之分也知自別於萬物之中者以其有上下而禮爲之節文義爲之設飾而禮義有所錯故也

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恒者久也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遯遯者退也物不以可終遯故受之以大壯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晉者進也

君子以永終知敝使三十之男二十之女夫婦偕老而無華落色衰之棄此夫婦之道所以貴於恒而久也此咸而受之以恒而恒爲久也夫流水不濁户樞不蠹物之久居其所則蠹而易壞故受之以遯遯者知退而有所避者也夫遯而退則弱然柔弱所以致強壯也故受之以大壯物壯則老其可久乎故受之以晉晉者柔進而上行故也言之

進必有所傷故受之以明夷夷者傷也傷於外者必反於家故受之以家人家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

日中則昃月滿則虧故進而不已必有所傷故受之以明夷明夷者明入地中而有所傷也人困苦則呼父母林回弃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故傷於外者必反於家夫家固有父子之親夫婦之愛然身不行道則父子夫婦無復親矣此家道窮則乖離而不和此家人所以繼之以睽而睽所以爲

乖也。
乖必有難故受之以蹇蹇者難也物不可以終難故
受之以解解者緩也緩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損損而
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
三軍同心則胡越一家六親不和則舟中咸作敵
睽乖而不和宜乎有難也故受之以蹇蹇見險而
止所以為難然皇天多難所以增益其所不能故
勾踐之伯生於會稽而威公之伯生於在莒此物
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解者脫於險而人情之

以

所解急有攸往夙吉昔世鮮其人故曰解者緩也
夫在解而緩則所失多矣故受之以損凡物有損
而致益如木落則糞本是也損而不已必益故受
之以益也
益而不已必決故受之以夬夬者決也夬必有遇故
受之以姤姤者遇也物相遇而後聚故受之以萃萃
者聚也聚而上者謂之升故受之以升升而不已必
困故受之以困夫天下之事益而不已則失其常分如
斷鶴續鳧揠苗助長反為害矣故益而不已有

必決之理而決者決也善惡不兩立邪正不並行
有所間則君子無相遇之理故決去小人則君子
交而遇也故受之以姤而姤者天地交也凡物相
遇然後聚如羊聚不同圈鳥聚不同林此不相遇
故不聚也惟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此遇也故為萃
萃也言其合聚而不散也天下之物散之則小合
而聚之則積小以成其高大故聚而上者爲升也
升於德則盛敬日躋若夫冥升則有所蠱壞而困
矣故受之以困

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
以革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主器者莫若長子
故受之以震震者動也物不可以終動止之故受之
以艮艮者止也凡人困於功名富貴然後可伏於儉
約故困於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井居其所不可
革其道則不可不革則故受之以革革生為熟革剛
為柔此革物者莫若鼎鼎者天下之重器主之者其
惟長子乎故受之以震震以一陽在下故動飄風不
終朝驟雨不終日此物不可以終動止之故受之以

艮而艮者一陽在上二陰在下故爲止也物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漸漸者進也進必有所歸故受之以歸妹得其所歸者必大故受之以豐豐者大也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

藏舟於壑藏山於澤可謂固矣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此物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漸漸者止於下而漸於上不終於止而有進也凡進者欲有歸也故受之以歸妹得其所歸者如文王得伯夷太公之歸此其所以大也故受之以豐豐者明之盛大之時然日中必昃月盈必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勿憂宜日中可也豐而太過則失其所居矣故受之以旅

旅而無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入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兌兌者說也說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渙者離也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

旅者羈寓之時無所容也惟巽然後得所入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入於道故有見而說故巽而受之以兌惟說於道故推而及人說而後散故受之以渙渙者乃萬民離散不安其居故爲離也凡物之離者必有時而合故受之以節節者順其人心說以行險

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有過物者必濟故受之以既濟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

節天下以其節之道而民信之此出於中心之誠信非勉強也故受之以中孚人能有其信雖蠻貊之邦可行矣此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能高於人而過之然後可以濟天下此小過受之以既濟然事至於既濟則人情倦於有爲事之隳廢而物之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然後民勉於從事失此易所以終之以未濟

南軒張先生侍講易說

易篇

南軒先生張侍講易說

○○雜卦

乾剛坤柔比樂師憂

比 ䷇ ䷆ 師 此二卦無反對之畫

序卦所以言易道之常雜卦所以言易道之變此古有是言也殊不知易之雜卦乃言卦畫反對各以類而言非雜也於雜之中有不雜存焉乾三畫奇剛也坤三畫耦柔也比一陽居五而衆樂而從之師一陽居二而衆憂而畏之

臨觀之義或與或求

臨 ䷒ 觀

臨者上有與於下觀者下有求於上或與或求乃一時之義

屯見而不失其居蒙雜而著

屯 ䷂ 蒙

物在屯難之中其居常蒙雜顯蒙而性當自著

震起也艮止也

震 ䷲ 艮

一陽在下故震爲起一陽在上故艮爲止

損益盛衰之始也

損 ䷨ 益

損而不已必益爲盛之始益而不已必決爲衰之始

大畜時也无妄災也

大畜 ䷙ 无妄

惟大畜之君子所以能安其時若无妄而有災者乃爲災也

萃聚而升不來也

萃 ䷬ 升

天地之理有聚有散惟順以說故聚也有往有來惟聚而升故不來也

謙輕而豫怠也

謙 ䷎ 豫

謙而不持重者失於輕豫而不警戒者失於怠也

噬嗑食也賁无色也

噬嗑 ䷔ 賁

噬嗑除其間所以养其生故曰食也賁者設飾然
終於白賁故無色也

兌見而巽伏也

兌 ䷹ 巽

兌一陰在上故見巽一陰在下故伏

隨無故也蠱則飭也

隨 ䷐ 蠱

能隨者則窮而能變豈有故邪事之蠱壞要在
致力以治之故蠱爲飭而飭有勑急之義

剝爛也復反也

剝 ䷖ 復

剝者五陰剝一陽而勢之爛有不敘之理復者一
陽生於下而復反其所也

晉晝也明夷誅也

晉 ䷢ 明夷

晉爲日中過則明有所傷故爲誅也誅言其傷

井通而困相遇也

井 ䷯ 困

井内不失已外不失人無所蔽也故爲通至於困
則敝然遯迫有不可免者

咸速也恒久也

咸 ䷞ 恒

咸之無心故應之也速恒者久於其道故恒者久
不可欲速也

渙散也節止也

渙 ䷺ 節

渙者民情散而離也節者民情有所捉而止也

解緩也蹇難也

解 ䷧ 蹇

天下之難既解故安於佚樂每失於緩蹇者見
險而止故爲難

睽外也家人内也

睽 ䷥ 家人

睽者言其在外之述若不相通家人由内以及外
也

否泰反其類也
否 ䷋ 泰
否君子退而小人之類進也泰君子進而小人之
類退也此其類所以相反也
大壯則止遯則退也
大壯 ䷡ 遯
四陽長而不可過故大壯則止也二陰長而馴致
有害君子之理故陽當退
大有衆也同人親也
大有 ䷍ 同人
大有之時時和歲豊萬物盛多故爲衆也雖與人
同故人皆歸而親之
革去故也鼎取新也
革 ䷰ 鼎
革辭所以去其故鼎亨所以取其新
小過過也
小過 ䷽ 此卦無反對之畫天下失其中者
故小有所過以從其中是過也乃所以救其不中
者乎
中孚信也
中孚 ䷼ 與小過卦相對而變者也天之生民
其中有信此信由中也故爲中孚
豊多故也親寡旅也
豊 ䷶ 旅
天下豊大之時其事故云多也在旅之時失上下
之交故爲親寡
離上而坎下也
離 ䷝
坎 ䷜ 此卦無反對之畫乃相對而變者
也離火炎上坎水流下其自然之性不可易也
小畜寡也履不處也
小畜 ䷈ 履
密雲不雨所濟者寡履行而不失其中不處也
需不進也訟不親也
需 ䷄ 訟
需者有所待故不進訟者險而健人誰親也

大過顚也

大過 ䷛ 此卦無反對之畫當本末弱之時當從權以濟其難蓋時之顚危故也

姤遇也柔遇剛也

姤 ䷫ 夬

一陰始生乃柔遇也作易者進陽而退陰以一陰之生爲遇言出其不意也一陽之生爲復言反其所也

漸女歸待男行也

漸 ䷴ 歸妹

漸有所待如女之待男然後行言其不躁進也

頤養正也

頤 ䷚ 此卦無反對所養不正則是養其小者以害其大者也

既濟定也

既濟 ䷾ 未濟

既濟天下之分皆得其所故定也

歸妹女之終也

歸妹 ䷵

女子以嫁爲歸此終身仰望所以爲終也

未濟男之窮也

未濟 ䷿

男子有志於四方今也剛柔失位而不當故未濟其已矣夫

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

何世無君子何世無小人欲有君子而無小人是欲有陽而無陰也使小人之道有所憂危而不安者亦爲足矣雜卦乃以其類相生惟乾坤坎離小過大過中孚頤八卦無反對此聖人之深意惟穆伯長老蘇明之諸家並不達此

南軒先生張侍講易說

廉使東泉王先生傳校正本

贛州路總管府知事吳將仕 捧 董刊後學

胡頎父書

按靜惕堂古林書目有此此即其藏本也從湖州書賈得之識數語以志喜

楊氏易傳二十卷

（宋）楊簡撰

明萬曆二十三年劉日升等刻本

楊氏易傳二十卷浙江吳玉墀家藏本

宋楊簡撰。簡字敬仲，慈谿人，乾道五年進士，官至寶謨閣學士、大中大夫，事蹟具宋史道學傳。是書爲明劉日升、陳道亨所刻。案朱彝尊經義考載慈湖易解十卷，又已易一卷，書名卷數皆與此本不合。所載自序一篇與此本卷首題語相同，而無其前數行，亦爲小異。明人凡刻古書，多以私意竄亂之，萬曆以後尤甚，此或日升等所妄改歟。其書前十九卷皆解經文，第二十卷則皆泛論易學之語，亦間有與序文相複者，今既不睹簡之原本，亦莫詳其何故也。簡之學出陸九淵，故其解易惟以人心爲主，而象數事物皆在所略，甚至謂繫辭中近取諸身一節爲不知道者所僞作，非孔子之言。故明楊時喬作傳易考，竟斥爲異端，而元董真卿論林栗易解，亦引朱子語錄稱楊敬仲文字可毀云云，實簡之務談高遠有以致之也。考自漢以來，以老莊說易始魏王弼，以心性說易始王宗傳及簡。宗傳淳熙中進士，簡乾道中進士，皆孝宗時人也。顧宗傳人微言輕，其書僅存，不甚爲學者所誦習。簡則爲象山弟子之冠，如朱門之有黃榦，又歷官中外，政績可觀，在南宋爲名臣，尤足以籠罩一世。故至於明季，其說大行，紫溪蘇濬解易，遂以冥冥篇爲名，而易全入禪矣。夫易之爲書，廣大悉備，聖人之爲教，精粗本末兼該，心性之理未嘗不蘊易中，特簡等專明此義，遂流於恍惚虛無耳。昔朱子作儀禮經傳通解，不刪鄭康成所引讖緯之說，謂存之正所以廢之。蓋其名既爲後世所重，不存其說，人無由知其失也。今錄簡及宗傳之易，亦猶是意云。

楊慈湖先生易傳叙

昨秋余入南銓選部陳君以所刻藳長公易傳相示余讀而卒業已謂奇矣頃之封司劉君功司陳君復刻楊敬仲易傳成屬余叙余讀之又一奇也獨斯傳也明所學也余不學其何敢叙然學不可以終棄則

傳言學者不敢不致意也叙何可已夫易道大矣自周孔而後微言絕而程朱傳行謂可以盡易而易有所不可盡也今觀藳氏傳雖未必盡合易旨然借易以發其自有之奇其識雋其文雄往往道人所未經道其卒傳亞也楊氏因易之理以發攄其

所學精深融貫要在一而能通示人專事內而不外非直探本原者能之乎要之藳即事以明理楊泝源以該流譬之藳如樝梨橘柚雜陳而皆適於口楊則即一樝梨橘柚而凡為樝梨橘柚之類者皆可推而味之也是二氏俱深於易求其有補於學楊

視蘇為要焉抑楊氏始因象山先生舉扇訟而得其本心遂悟所學乃發為易傳乎乾有曰君子自強不息者即天行之健也非天行之健在彼而君子效之於此也又曰子思不曰誠者自誠而曰自成是於誠實之外復起自成之意失其誠矣斯語也

亦猶是心也唯是健不必效而誠不必成
或疑允若茲是人皆天也不必復益以人
力也不幾於溺人以虛乎然善語道者必
反其本善察言者必抉其要慈湖先生嘗
云吾讀易大傳唯愛無思也無為也寂然
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故其傳益則以

善之不能為過之難改皆始于意意本於
我知我本無體復何遷而何改傳震又曰
人唯知恐懼脩省學者事耳謂易道精微
不在是持是見者不惟不知易亦不知恐
懼脩省夫曰不能為曰難改曰恐懼脩省
則何嘗不責人之致力特其所以致者在

何思何慮而不失其宗然者耳蓋用力於
其本而不泛用者也譬之操舟者然順流
帆風楫櫂隨之瞬息千里是不操之操操
更力耳庸可以無操之迹遂謂其不操舟
也審然者不惟益易且益學者哉吁此與
穫傳均易之羽翼也頋湮沒久矣待三君

而始傳信大寶之顯晦有時哉然一時並
顯而三君與諸同官之志於易及易道之
益明可覘矣獨愧余莫為倡其獨無入山
舍玉之懼乎茲叙也并以自勗云

乙未上月人日

南京吏部尚書蔡國珍書

楊氏易傳卷之一

宋寶謨閣學士慈谿楊簡敬仲 著
明後學廬陵劉日升
豫章陳道亨 校
漳浦林汝詔
豫章饒 伸 仝校

今易經乃漢費氏所傳古文而不立於學者劉向以中古文易校施孟梁丘經或脫去無咎悔亡惟費氏經與古文同漢藝文志易經十二篇謂上經下經彖大象小象乾文言坤文言上繫下繫說卦序卦雜卦晁氏云老

儒謂費直專以彖象文言參解易爻以彖象文言雜入卦中者自費氏始不然則其徒陳元鄭康成之爲歟孔穎達謂誼輔之意象本釋經宜相附近分爻之象辭各附當爻則費氏初變亂古制時猶今乾卦彖象繫卦之末歟夏后氏之易曰連山連山者以重艮爲首商人之易曰歸藏歸藏者以重坤爲首周人之意曰以重乾爲首周禮大卜之官曰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則卦之重也久矣先儒謂文王重之非也孔子之時歸藏之意猶存故曰之宋而得坤乾焉於戲至哉合三易而觀之而後八卦之妙大易之用混然一貫之道昭昭於天下矣而諸儒言易率以乾爲大坤次之震坎艮巽離兌又次之噫嘻末矣易者一也一者易之一也其純一者名之曰乾其純一者名之曰坤其一一雜者名之曰震坎艮巽離兌其實皆易之異名初無本末精粗大小之殊也故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子思亦曰天地之道其爲物不二八卦者易道之變也而六十四卦者又變化中之變化也物有大小道無大小德有優劣道無優劣其心通者洞見天地人物盡在吾性量之中而天地人物之變化皆吾性之變化尚何本末精粗大小之間雜說卦有父母六子之稱其道未嘗不一大傳曰百姓

日用而不知君子小人之所日用者亦一也惟有知不知之分

䷀ 乾上乾下 乾元亨利貞初九潛龍勿用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九四或躍在淵无咎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上九亢龍有悔用九見群龍无首吉

夫道一而已矣三才一萬物一萬事一萬理一唐虞之三事曰正德曰利用曰厚生厚生者養生之事利用者器用於人爲利是二者皆有正德焉故大禹謨曰正德利用厚生惟和 同也下筮者民之利用聖人繫之辭

因明人之道心是謂正德人心即道故舜曰道心孔子曰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明三才皆易之道崇廣效法蓋以人心未能皆悟本一之妙姑因情立言曰效法而進至於果與天地相似無閒則自信其本一矣此心人所同有故易之道亦人所日用上繫曰百姓日用而不知惟其不知故背吉趨凶大哉易乎天之所以高明者此地之所以博厚者此人之所以位乎兩者之閒與夫萬物之所以生生而不窮者又此三才中萬變萬化至於不可勝紀無非此某之所以聽者此某之所以說講與今在堂之人所以聽者亦此所以事親者此所以事君者此所以事長者此所以臨下所以使民所以應酬萬端皆此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乎此包犧氏深明乎此既不能言又欲以明示斯世與萬世而無以形容之乃畫而爲一於戲庶幾乎近似之矣是可畫而不可言可言而不可議但覺其一而不二一而能通夫孰得而測識又孰得而究窮必三畫而成卦者明乎所以爲天者此也所以爲人者此也所以爲地者此也是爲三也聖人又欲以發明其道揆之以辭曰乾言乎此至健至剛亘萬古而未嘗息也然則坤何以一清濁未

分混然而已迨乎重濁㡯凝而後清濁始分而爲二然所以爲清者此也所以爲濁者亦此也坤者兩畫之乾乾者一畫之坤也子思曰天地之道其爲物不二乾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繼言品物流形各正性命則地之所以發生萬物者盡在其中矣今爲渾天之說者地在天中則合天地一体而已矣但因重濁故言地因卑故言臣臣有尊有卑有清有濁清陽濁陰君臣夫婦未嘗不兩故坤必一坤者兩畫之乾非乾道之外復有坤道也故曰明此以南面堯之所以爲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所以爲臣也難者曰乾坤之道果一則彖何以有大哉至哉之分應之曰大哉至哉所以致君臣之辨所以辨上下之分而坤爻又曰直方大又曰以大終也是坤亦未嘗不大乎以明乾坤之實未始不一也不然則孔子何以曰予一以貫之中庸何以曰天地之道其爲物不二天地與人貌象不同而无二道也五行萬化變態不同而無二道也坤者乾之耦者也震坎艮巽離兌乾之變錯者也無二乾也一言之謂之乾兩言之謂之坤八言之謂八卦又別而言之謂之六十四卦又謂之三百八十四爻又謂之萬有一千五百二十又謂之無窮皆此物也三畫之卦何以重爲六天有陰

陽地有剛柔人有仁義未嘗不兩也皆此道之變化也變化云爲清明有常謂之仁其間咸得其宜謂之義其節謂之禮其和謂之樂其知謂之智言乎其徤謂之乾言乎其動謂之震言乎其入謂之巽言乎其陷謂之坎言乎其麗謂之離言乎其止謂之艮言乎其說謂之兌言乎其屯遭謂之屯言乎其始生而蒙謂之蒙其變無窮其言亦無窮皆此一也言乎此不可以加毫髮焉不可以損毫髮焉謂之中言乎此不可以人爲參焉謂之天言乎其變化不可測度謂之神其得謂之吉其失謂之凶其補過謂之無咎其始謂之元其通謂之亨其利

謂之利其正謂之貞其在乾之爻則謂之九其在坤之爻則謂之六乾何以九坤何以六一二三四五三天數之一三五是爲九兩地數之二四是爲六也是五行之生數也天地之本數也五行者此一之變化見於水火木金土者也無二道也故所以用九者此道也所以用六者此道也九爲陽爲剛六爲陰爲柔陰陽剛柔雖不同而用則一也能用九而不爲九所用故在下則能潛不爲陽剛所使不爲才智所使而能勿用能用九而不爲九所用故在二則能見不過而躍又不同而潛能普乎世而人皆利見之能用九而不爲九所用故在三則

乾乾能惕故雖危厲而無咎能用九而不爲九所用故在四或躍而不敢必於進或之者疑之也淵者退處之所也故無咎能用九而不爲九所用故在五則能飛能使天下利見而致大人之德業惟上九不能用九而爲九所用爲陽剛所使故以貴高自居而不通下情故動則有悔若大有之上九亦上九也而能用九不爲九所用故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大有之上九乃取超然乎萬物之上之象所謂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故吉乾之上九則取剛過之象故亢而有悔龍神物變化不測濡澤博施有聖王之象孔子曰古之治天下者必聖人而後

足以君天下故乾爻皆取龍象大人即聖人故二五咸言天下之利見其有居二五之位而天下有不利見之者非大人也皆尊仰之之謂見皆蒙其澤之謂利周公係爻辭孔子作彖辭而或曰大或曰至一也用九之道雖發見於諸爻諸陽而不見其爲首不見其爲首者已私不形意慮不作洞然自然不見其首也意慮微作則爲私爲己好剛好進安得不爲首所謂用九凡百九十二爻之九皆同此用也舉一而知百九十一也舉一而知萬也坤之用六亦同此也乾坤之名不同而用則無二也故曰通乎一萬事畢古人釋卦爻辭則云然所筮[illegible]

情不可勝紀其應萬變不可執一厥後卦爻皆然神應
切中占者自知
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
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
保合大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筮而得乾之卦者君也父也夫也聖人也或進於聖人
之道者孔子作乾彖雖多言天然孔子專意明人之道
心使專言天而不及人則何以明道垂教為無益之辭
矣當先明孔子斯言孔子欲使為君為父為夫者或進
於聖人之道者觀之曰吾得斯旨果大乎果元乎果萬

物之所資始乎果能統天乎雲行雨施品物流形果吾
之道乎終始六位乘龍變化物物皆正性命合大和果
吾之所有乎夫乾即吾之剛徤中正者也豈獨天有之
吾無之孔子欲無言以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
為比上繫曰與天地相似又曰範圍天地曲成萬物中
庸曰聖人之道發育萬物三才一萬理一自孔子曰乾
坤其易之門邪學者遂謂易大而乾坤小誤矣周易乾
坤為首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易道於是乎出生無窮
故曰門非謂易與乾坤異体也名稱不同稱自其統括
無外運行無息言之故曰乾自其勢專而博厚承天而

發生言之故曰坤推窮其本始故曰元又言其亨通故
曰亨又言其安利故曰利又言其正非邪故曰貞總言
變化而無窮故曰易非乾自乾坤自坤元自元亨自亨
利自利貞自貞也一體而殊稱也一物而殊名也夫三
才混然一而已矣何為乎必推言其本始也民生喚喚
安知易道氣雖即道人惟知氣而不知道形雖即道人
惟覩形而不覩道事雖即道人惟見事而不見道聖人
於是乎不得不推窮其始而有元之名且天行之所以
剛健運化而無息者其行其化何從而始乎始吾不得
而知也始吾不得而思也無聲無臭不識不知無思無

為我自有之其曰大哉乾元所以指學者明道之路也
知始則知終矣知本則知末矣始終一物也本末一致
也事理一貫也非事外有理也非理外有事也曰事曰
理曰本曰末曰始曰終皆常人自分裂之自立是名君
子不得而驟遣之亦姑從而為是言也明者自以為本
一也不明者自以為實不可一也人自不一易之道本
無方無体無限量無所窮盡謂之曰大哉是宜曰大哉
是故萬物之所資之以始者也是固足以統括乎天者
也物即乾元而曰物之元以始者以人滯於物導人思
其所始於是而忽覺焉則乾在我矣無所不通矣天即

乾元統乎天者亦以人執乎天故使人使因天而思其所以統之者於是而忽覺焉則天在我矣雲之所以行者我也用之所以施者我也而人不自知是亦可言亨也而貫之曰乾元者元即亨之始亨即元之發一体而殊名曰元曰亨無不可者貫之曰乾元所以明四德之一致也有乾則有事物有終始亦有始終初始也上終也天道之始陽氣潛藏天道之終至於六陽與時偕極人道之始潛而勿用人道之終亢而有悔則昏不亢無悔則明六位於是隨時而成是爲六爻乾道天象變化曰能六爻曰六龍乾元乘氣不爲氣所乘能陽物君体

能用陽剛所用乘時變化非思非爲各正性命物物皆妙感者自離不離爲合爲保爲和爲利爲貞使其本不一何以能和使其本不一何以能合物各得其時皆各得其宜用得其利氣致其和是謂利是道至正是道非邪是爲真道之正者无不利用之利者無不正故利即貞貞即利利貞即元亨夫道一而已矣是道超出乎萬物之表故曰首出庶物是道能致萬國咸安寧故曰萬國咸寧首出庶物似言天萬國咸寧似言人學者觀之疑不可聯言合而言之所以明天人一致使學者不得而離之知天人之本一則知乾彖既釋卦辭又特發

此首聖人之致教深也屯之天造草昧宜建侯言人合而一之亦明天人之一致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君子之所以自強不息者即天行之健也非天行之健在彼而君子倣之於此也天人未始不一也孔子發憤忘食學而不厭孔子非取之外也發憤乃孔子自發憤學乃孔子自學忘食不厭即孔子之自強不息此不可以言語解也不可以思慮得也故孔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孟子亦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

無不知敬其兄者今夫人之良心愛親敬兄事君事長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仁義禮智迭出互用變化云爲此豈學而能慮而知哉子思曰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亦頗得此旨然猶未得其真何以知其未得其真不曰誠者自誠而曰自成是猶有成之意是於誠實之外復起自成之意失其誠矣故子思之中庸篇多至誠於誠之上加至一言亦復其意不如孔子曰主忠信忠信即人主本大戴記孔子之言謂忠信大道何深何淺何精何粗微起思慮即失其忠信矣即失其本心矣子思蓋習聞孔子之訓而差者也大道簡易人心即道人不自

明其心不明其心而外求焉故失之孔子曰爲人由己而由人乎哉又曰克己復禮爲仁能己復固有之禮則仁矣皆非求之外者孔子又嘗告子思心之精神是謂聖明乎此心之未始不善未始不神未始或息則乾道在我矣不曰乾而曰健者所以破人心之定見使人知夫乾者特一時始爲之名而初未嘗有定名也故又曰健八卦皆然六十四卦亦然即一可以知百也

潛龍勿用陽在下也

人之所以不能安於下而多有進用之意者動於意而失其本心也人之本心至神至明與天地爲一方陽氣

在下陽氣寂然安於下未嘗動也人能如陽氣之在下寂然無進動之意則與天地爲一不失其心矣是之謂得易之道不能安於潛而有欲用之意者必獲咎厲必凶是謂失易之道

見龍在田德施普也

九二居下卦之中亦得位矣雖非尊位亦可以見諸施行可以及物然人心於此逐乎物而擾擾者多矣其能發於德者有幾有德之施安止而自應如天地之施生四時之變化斯爲德之施斯普是謂龍德是謂得乎易之道

終日乾乾反覆道也

乾乾皆道反覆皆道也君子終日乾乾至於夕而猶然亦皆道也如怒哀懼皆道心之妙用彼百姓日用而不知者由物有遷則其恐懼必至於交擾上下反覆必至於擾擾苟能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未可謂之得易之道

或躍在淵進无咎也

人皆欲進惟得道者未嘗有欲進之心人之本心是謂道心道心無體非血氣澹然如太虛隨感而應如四時之變化故當躍斯躍當處斯處無必進之心故雖躍而未離於淵故舜之歷試也已爲衆望之所歸已爲帝心

之所屬而舜從容於其間鼓琴二女侍若固有之舜心未嘗動毫髮意念也故讓於德弗嗣未嘗有必進之心此非爲謙也如此而往何咎之有故曰進無咎或躍在淵亦道心之已明者不能若惟不然其心微動人已不服觸物違道凶咎立至

飛龍在天大人造也

孔子曰古人有天下者必聖若天地之間凡血氣心知之屬羣分類聚各有所欲其勢必至於爭爭而不已必至於相傷其甚者至於相殺相亂其勢必相與爲公以

求決於公明之人所是所至各有所主長至於其所主
長者又不能無彼此之爭疆理之訟於是又求決於尤
公尤明之人於是乎有國君而諸足有時未至於聖則
亦莫能相尚其久也不能无爭其繼世不能皆賢以不
能皆賢不能弭爭之君而相與比鄰其勢必至於爭不
已而相爭相伐於是又相與爲公推其有大聖之德者
共尊事之爲大君立爲天子然則非聖人則不足以當
此位曰大人造者言此大人之所造爲非大人則不足
以有爲大人者聖人之異名

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

大道正中無過不及亢龍過之焉可久也月盈則食寒
暑則衰天道不能違而況人乎

用九天德不可爲首也

九陽剛之物也崇高之位陽剛之才皆九也人皆爲位
勢所移爲資才所使是爲九所用不能用九者是爲天
德能用九者中虛無我何思何慮是謂本心是謂天德
意動則爲首則有我是謂人而非天非易之道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
者事之幹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
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
貞

歐陽子謂此魯穆姜之言遂謂文言皆非聖人之言則
過矣穆姜雖大惡而其言之或合乎道則聖人不以人
廢言今惟當以正道斷之謂元爲善則無害謂爲善之
長則害道道一而已矣元亨利貞雖四而實一聖人患
人之昏昏無從啓之姑使究原本始使知變化云爲之
所自出則知無所不通之道矣故彖舉其大體曰乾元
非謂元異乎亨與利與貞也今謂元爲善之本則可枝
葉皆生乎根本今謂之長則截然與次少異體卽害道
矣故當如下言乾元者始而亨者也此得於聖人之誨
乎會通而嘉則善矣與物會而不善焉何能亨利者義
之和合失義則害隨之矣何以能利貞正也事以正成

故曰事之幹孟子曰仁人心也君子覺此心思之所自
出則乾元在我矣彼百姓日用而不知爾不必言體仁
長人之病生於善長君子先覺我心之所同然君子先
覺衆人後覺爾君子所以與物會通者無非此心之誠
故誠敬之有節文者世謂之禮故曰合禮自與禮文合
非求合也求合者僞而已矣非吾心之禮也君子致利
利物而已利物而公无非義貞而不固事未必濟貞固
不變斯足幹事言其不邪謂之正言其和義謂之利言

其嘉會謂之亨推其本始謂之元名四而實一此言四
德辭旨分裂至於言君子行此四德故曰乾元亨利貞
則天人一道此一得諸聖人者歟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
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
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
龍德君德也有君德而在隱是謂潛龍身在乎潛是天
命在潛則義當潛而不當見也雖大亂不爲世所變易
而輕動其心以出不使名譽之著雖遯世屛處而無悶
心雖不見是於世亦無悶心樂則行之時忽變而可行

則行可以行道及物樂矣非私樂也憂則違之於時終
不可行終不見是不見知則與世相違道不可行世亂
可憂非私憂也確乎其不可拔非作意固守也義不可
行而止而人以爲不可拔也苟作意而守其守必不固
不作意而惟意之從則可拔真不可拔矣夫是之謂易
之道夫是之謂潛龍之道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
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
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龍德一也在初則言其隱在二則言其正中隨爻象所

著而言之非謂潛龍無正中之德也二言其記錄之差
歟攷古志記同而微異者見記者之一得一失屢驗之
此二居下卦之中於是乎發正中之義正不邪中不偏
乃道之異名天道甚邇不離乎庸常日用之間庸言而
不至於失信庸行而不至於失謹起意作爲邪邪不作
是爲閑邪誠信也忠信之心即道心人心即道惟日用
或有邪思亂之故足以敗其誠心邪閑則誠存矣九二
既出而見於世故有善世之功不伐者私意不作故也
有功而伐皆因意念之動動斯思邪矣斯伐矣德博斯
化不博不化德性未始不博何思何慮何際何畔意動

則窒則蔽則不博矣意動則伐矣人將不服何以能化
德博而化君德斯著於是申言之非謂潛龍无君德也
庸行不必作去聲凡平常微有行動即謂之庸行如此
時無斯須放逸矣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
進德脩業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
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
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九三居下卦之上進之象焉故發進德之義已有德矣
自此而往當何如忠信而已不可復有所加也忠信者

本心之常即道心也孔子曰上忠信明乎忠信即主本
苟於忠信誠實之中而微動其意焉則爲支爲離爲陷
爲溺爲昏爲亂誠能不失本心之忠信如文王之不識
不知無非帝則如孔子之無知也而萬善自備今人乍
見孺子將入井自然有惻隱之心其見非義自然有羞
惡之心其事尊上與賓客自然有恭敬之心其不敢侮
鰥寡不敢失於臣妾亦自然有敬心其係應酬萬物自
然知其爲是爲非是是非非是爲智恭敬是爲禮羞惡
是爲義惻隱是爲仁與夫動靜云爲變化萬端無非萬
善不學而能不慮而知進德如此皆忠信而已矣何者

忠信者道心也道心無所不通無所不有德之見於應
物行事者謂之業應酬交錯無情萬變相刃相靡君子
居其間順物狥情造次發語往往隨世隨流不無文飾
私曲不無失信世俗習以爲常以爲不得不如此不如
此將取禍若此情僞古今同情不知其斲喪忠信君子
於是有脩辭使不至於忤物又不至於失信於交錯應
酬擾擾萬變之中而忠信純一無間無雜則無非德業
不至於墮敗矣故曰居業苟有安居不動之義若出入
情僞豈不岌岌不保其不敗也此脩辭此所世之通
患不可不謹也記曰君子不以口譽人則民作忠又曰

口惠而實不至怨菑及其身小雅曰盜言孔甘九三下
卦之極上下之際乾德居之卦三猶臣體四則有君體
矣方其在三知其可至而至之名曰知幾知其可終而
終之名曰存義一也惟義所在君子無適莫也至則堯
舜禹終則伊周舜視天下如敝徙顏子簞食瓢飲而樂
以崇高富貴微動其心者君子恥之是故居上位而不
驕在下位而不憂其乾乾乃其未始有荒怠其惕乃其
因時之危而惕皆應酬變化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
代明如此則雖處危疑之地何咎厲之有
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爲邪也

進退无恒非離群也君子進德脩業欲及時也故无咎
以爲上則非君以爲下則非臣故曰上下無常此非常
之位也然而未嘗有邪心恒久也進退不久此非久處
之地其進其退亦無離群之心無思無爲寂然不動感
而遂通苟有離群而進之心是動於思爲爲邪爲咎君
子進德脩業應時而動當進而不進是爲失時亦爲失
道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斯爲乾道斯爲易道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
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
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

三才雖同体而其同類者相應無違日月星辰此天之
類故常親附乎天山川草木此地之類故常親附於地
人居天地之間凡血氣生之屬皆其同類者所患聖人
不作耳聖人作則萬物感應作而物不應者非聖人故
也故君子不可求諸外當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
之矣衰世之君往往率求諸人多方設術以治之而人
愈不服孔子深察斯情故諄諄設喻重複言之所以明
聖人作則物無不應人君必求諸己不可求諸外也不
可罪民之頑而不可化也不可嘆當世之乏才共理也
有聖賢之臣何世不生才惟聖知聖惟賢知聖

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
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亢龍君德之失也惟聖罔念作狂聖狂之分一念之間
耳唐虞之際君臣相與警戒規正何嘗敢有自足自聖
之意特其[illegible]明暴知而自以爲是不復詢謀於衆忽略
忌憚則動必有悔孔子推言至於無位無民無輔欲其
無忽也本章雖言知進不知退知存不知亡猶以聖人
爲言則知此爻所以明聖賢之過所以止言有悔
潛龍勿用下也見龍在田時舍也終日乾乾行事也或躍
在淵自試也飛龍在天上治也亢龍有悔窮之災也乾元

用九天下治也
潛龍勿用見龍在田隨在而有所安舍也時在下之位
故也飛龍在天在上而治天下也曰下曰時舍曰行曰
自試曰上治靜觀辭氣無非隨時泛應於中無我五爻
之辭不同而一旨也亢龍有悔窮之災也亢亦無非道
者此易道之災者也乾元用九天下治也乾元則豈
能用九而不爲九所用能用九則無思無爲如日月之
照臨如水鑑之燭物隨時而應各當其可初而潛在
二而見在三而惕在四而躍在五而治在上而不亢故
曰天下治也

潛龍勿用陽氣潛藏見龍在田天下文明終日乾乾與時
偕行或躍在淵乾道乃革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亢龍有
悔與時偕極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前皆言人事此多言天道陽氣之潛藏即人之潛隱勿
用也天下文明萬物化生即君德之見也或者拘於配
十二月之說或以九三爲丑月或以九二爲寅月丑月
則斷無文明之狀寅則稍有文明之漸矣善讀易者正
不必如此拘執配之於月乾道無所不統無所不通惟
以天下文明明見龍之類爾與時偕行此言天人之合
時者天也九三之乾乾行事亦隨其時而已矣亦不必

配月配月則牽強拘執乾道乃革四升君体變之大者
然不以此爲人事而非天道故曰乾道乃革謂乾道之
變革也知天人之無二則可以與言易矣凡天道之有
變即九四之或躍裂德與位而爲二則位非天位德非
天德一以貫之曰位乎天德斯爲大易之道斯爲飛龍
在天此非訓詁之所能解也非智思之[illegible]也三才
一体萬物一体悟曾子之觕觕則漸頓之[illegible]孔子風
而霜露之無非教則知之矣與時偕極則[illegible]乎上之
位而不亢矣一以貫之則人即時時即人附則立言欲
使讀者稍可曉則曰與時偕極與時偕行果能造此則

自一矣凡此皆所以明乾元用九之道潛見飛躍皆有
其則不可亂也故曰乃見天則非人爲故曰天則苟曰
人之所爲者必非天則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乾始能以美利利天
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六爻
發揮旁通情也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
至哉聖言非聖人豈能道此元亨利貞前既裂而四之
矣今又合而一之與夫彖言乾元以統亨利貞之旨同
也夫天地間安得有二道哉苟分元亨利貞以爲是四
者而非一則亦安能知元亨利貞哉元曰亨曰利曰貞

如言金曰黃曰剛曰從革曰扣之有聲也豈有二金哉
又如言玉曰白曰瑩曰潤曰扣之有聲也豈有二玉哉
人能反求諸己默省神心之無體無方无所不通則曰
元曰亨曰利曰貞曰一曰四皆所以發揮此心之妙用
不知其爲四也歐陽子方疑其前後異同非出於一人
之言正吾之所歎息以爲縱橫皆妙者也性情者乾元
之性情也元亨利貞皆性情也故又曰乾始能以美利
利天下變元而曰始又通之於利則貞可知矣是道也
何所不利備曰利於此不利於彼利於一不利於十百
千萬則何以謂之乾何以謂之易乾者易之異名元亨

利貞亦易之異名故又云元始與獨曰乾元不可者大
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此七德者非果有七體亦
猶言玉之白瑩潤言金之黃剛革乾無體無則不可得
而屈故曰剛有體則有息無體則無息無息故曰健今
夫行之所以健而無息惟見日星之運轉爾初無天體
之可執設有氣象亦無其形設有其形不睹其機天行
若可睹其所以運不可睹此不睹者何所偏倚故曰中
人惟動於意欲故有不正此不可睹者無思無爲故無
不正故曰正人惟動於意欲故不純不粹不精此不可
睹者無思無爲安得而不純不粹不精六爻皆所以發

揮潛見飛躍之正情也至於上之亢則情之邪者若夫正則與時皆極不為亢矣使亢者能內省亢情之無體則乾元在我何亢之有時乘六龍以御天也能與天若可睹乘而御之者何形之可睹雲行雨施天下平也此孰非乾道之變化也此孰非聖人之變化也易曰範圍天地之化中庸曰聖人之道發育萬物[illegible]空言也實說也

君子以成德為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為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

潛有二義有己德已成時未可行而潛者有德未成未可以推而及人而潛者此言成德為行日可見之行也德性雖內明而未能見之於行者有之日至月至皆有德者日至則寂然不動能行之一日一日之外不能無違月至則寂然不動行之一月一月之外不能無違不能無違則猶未足以盡精一之至則發諸容體見諸行事不無闕失未能動容周旋無不中禮凡此皆德隱而未著行而未成是以君子不敢遽用於世也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辯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學不可以不博不博則偏則孤伯夷惟不博學故後雖至於聖而偏於清柳下惠惟不博學故後雖至於聖而偏於和學以聚之無所不學也大畜曰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語曰君子博學於文學必有疑疑必問欲辯明其實也辯而果得其實則何患不寬何患不仁然聖人垂訓所以啓後人後人問辯未得其實而自以為實者多矣故誨後而誨之誨之以寬則凡梏於己私執於小道者庶其有瘳孟子曰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此猶未足以盡寬之至大傳曰範圍天地之化廣乎其寬矣然此猶可以言而及可以言而及者猶有涯畔未足以盡寬之至孔子曰言不盡意孔子諄諄告門弟子曰毋意又自謂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此非訓詁之所能解非心思之所及然則寬即仁仁即寬而聖人復言仁者人之學道固有造廣大之境未盡其妙而輒止溺於靜虛無發用之仁故子曰仁以行之如四時之錯行如雷霆風雨之震動變化而後可以言仁未至於此則猶未可以言仁也九二正言君德故於此復詳言

九二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在他卦重剛而不中必有凶而此則雖危疑而無咎者

乃聖人之德重剛則剛健之至德他人之重剛則爲
剛過此之不中乃謂所居之位不中他人之不中爲德
之不中隨卦象而見也上不在天下不在田皆非龍之
正位故危之九四則升之上体故又曰中不在人故或
之或之者疑之也惟其疑故無咎如不復疑而必於進
則天下事固有不可必者方舜既歷試猶讓于德舜心
如天地如太虛誠無意無必故天下咸服而無咎九三
因其時而知之聖人於此亦未嘗曰吾如是而動也如
四時之錯行如雷電之震動如水鑑之照物故曰因時
而惕非心思之所及非訓詁之所解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
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
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九二在下之大人九五在上之大人大人者聖人之異
名天下咸利見之何獨此二爻乾者聖人之象餘爻亦
以乾欲明他義故不及之世皆睹大人之形不睹大人
之神世皆知大人之思爲不知大人之思爲之神孔子
曰心之精神是謂聖曰心曰精神雖有其名初無其體
故曰神無方易無体非神自神易自易心自心也是三
名皆有名而無体莫究厥始莫執厥中莫窮厥終天地

之高地吾之厚日月吾之明四時吾之序鬼神吾之吉
凶其謂之合也固宜其謂之弗違也又何疑故大傳亦
曰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
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
喪其惟聖（王肅本作愚然以此句爲下文則亦通）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
其正者其唯聖人乎
象曰盈不可久其過尚小此所言其過大矣日月至
明雲氣翳之卽失其明惟聖罔念卽可作狂故禹戒舜
以無若丹朱傲西旅獻獒大保作書以戒武王深知聖
狂不過一念之間禹曰安汝止深明微不安不止則動

而逐物物蔽之而昏遂至於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
知亡知得而不知喪故古之聖人恐懼兢業常以克艱
相規不敢怠荒也其有雖曉達事情亦或知進退存亡
而不本於道心則不保其不流而入於邪惟聖明白四
達道心不動故常不失正故兩言其惟聖人乎以發明
之右所釋卦爻之義亦詳矣而子曰書不盡言言者事
情無窮卦爻所應亦隨事而變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
爻皆不可執

楊氏易傳卷之一

楊氏易傳卷之二

宋寶謨閣學士慈湖楊簡敬仲 著
明 後學廬陵劉日升
豫章陳道亨 校
漳浦林汝詔
豫章熊 仲 仝校

䷁坤下坤上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彖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

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安貞之吉應地无疆

乾坤之道一也分陰陽而言之則乾爲天爲君爲父爲夫坤爲地爲臣爲母爲妻傳曰明此以南面堯之所以爲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所以爲臣也天地一氣乾坤一道推本而言謂之元即乾元也而有至哉大哉之異稱者姑以此著君臣夫婦之辨其實一也坤畫即乾畫之兩者耳未見其爲異也所謂乾之一畫亦非乾果有此象也象也者象也姑以象夫易道混淪一貫之妙而已所謂乾者如此所謂坤者亦如此至哉者極至之稱乾亦可以言至坤亦可以言大彖曰含弘光大六二直方大用六永貞以大終也中庸曰天地之道其爲物不二萬物自何而生雖曰因地而生未著未甲物安在哉是謂元物生於地既於地矣地形在下其勢承天乃順承天乃者有所因之辭乾坤雖一天體至大無所不統故乾彖曰乃統天地在天中勢卑而承天因其卑而承天故彖曰乃順承天以明乾坤之道一因形發用是謂並行而不相悖坤厚載物地厚載物也惟坤以道言地以形言其實一也道即形形即道無疆之形即無疆之德惟坤以德地以形言人言有二易道則一故曰德

合無疆地廣無疆萬物化生妙不可言孔子曰地載神氣神氣風霆流行庶物露生無非教也孔子以此教學者故其言精易之彖辭孔子以教筮者故其言頗因人心以爲二故合之教亦多術矣易本占筮之書古神聖之設教知空言難以告人因民生之所利用因致其教因以發神明之德因以通萬物之情書曰水火金木土穀惟脩正德利用厚生惟和是謂六府三事所謂利用即范金合土斲木剡木之類所謂厚生即水火穀是以養生之類凡皆生民之所日用聖人因其日用而教之德之教使五十者衣帛七十者食肉之類皆因厚生而

教以正德器有常制不苟不移之類皆因利用而教以正德至於易筮而教以正德五帝三王所以致化之速者因民生日用教之也周衰此教紊矣而况於秦漢而下乎坤元無所不含藏豈不甚弘萬化廣生光言其如日月之光凡光雖及物而無所思爲此言坤德以明人心一貫之妙易多言光曰輝光曰不背無不利地道光也曰光亨曰光明皆所以明道品物咸亨無非妙者林林皆妙職職皆元牝馬地類行地無疆牝則弗矣雖強必彊臣道妻道順正而行柔順而貞其利無彊柔而不貞爲回爲邪爲諛爲懦君子不行君先臣後夫先妻後

當後而先爲迷迷爲失道君爲臣之主夫爲妻之主後而得主利莫大焉君臣之分夫婦之序是爲天秩是爲天常坤後爲順是爲得常得常則利失常則害是常非祖是常即道萬世依行西南得朋乃與類行巽離坤兌皆陰卦也是爲陰類東北之卦乾坎艮震皆陽類也故曰喪朋女舍其陰類而從夫之陽臣舍其私朋而從君之陽雖失其朋乃終有慶安正則吉失正則凶無非道者正則爲利爲吉邪則爲凶得此道則安則正正而不安於道猶失焉曰安汝止人之本心是謂道心本正正無實體以不動名動斯不安必至失正要不安正必凶

臣不安正亦凶地之所以持厚無疆者以其安正也寂然不動亦安乎不動無疆非正乎惟其安正是以無疆即其無疆知其安正大抵道之正者自然廣大自然無疆故曰安貞之吉應地無疆人之安貞即地之安貞地之無疆即人之無疆三才之名之形不同三才之道之實同人之自視其安止未能與地爲一者猶未可以言安正也自視未能與地之無疆相應爲一者亦未可以言安正也安貞之吉似言人應地無疆似言地而聖人合而言之正以明三才之一致亦猶乾彖言首出庶物萬國咸寧也獨尚書曰牝馬最貞說從牝矣尚缺牝之類沸詹不可遽言得之後第二

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地勢在下其勢卑順故曰地勢坤君子以德行厚無疆無所不載爲物所動者不足以言載物不足以言厚德君子之載物非作意勉強以順承之也非作意勉強爲是不動也君子中虛心實無疆無疆則何所不容何所不載彼爲物所動者妄立己私妄守塊然之意是塊然者與物爲伍既已與物爲伍矣則安得不動無以順導吾意則動有以拂亂吾意則動恐懼疑惑膠擾紛亂于忿爲狀且將爲物所截矣尚安得而載物乎君子之厚德即坤之厚德有毫髮之異者終不足以言厚德

初六履霜堅氷至象曰履霜堅氷或曰衍此堅氷字陰始凝也馴
致其道至堅氷也
陽爲君子陰爲小人陽爲善陰爲惡惡之始萌戒不可
長消消不塞將成江河纖纖不伐將尋斧柯禹曰安汝
止安止則不動則不萌矣臯陶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
萬幾幾微也念慮之始也或者謂萬幾萬物從世多事
尚不至於一二日而有萬事而況於唐虞之際乎念慮
則有之矣兢兢業業是爲篤敬幾有善惡敬則幾善不
敬則幾惡智者於履霜而知堅氷之將至故兢業愚者
則曰未必至此故卒罹其禍君子以此治己以此治人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
无不利地道光也
直者直而已不曲而已不必求之遠也方者如物之方
不可轉移而已不必求之遠也曰直曰方皆所以形容
道心之言非有二理也此道甚大故曰直方大此道乃
人心之所自有不假脩習而得人之本心惟有虛名初
無實体自神自明自中自正自直自方自廣自大變化
云爲隨處皆妙象辭以動爲言者惟動乃驗其實彼學
者獨居凈處爲得靜□之味者未足以驗得道之實也
於應酬交錯而自得其妙焉斯足以驗其實於應酬萬
變而未嘗不直不方者斯爲得坤之道矣然則此豈循
習之所能到雖然道則然矣不至於得至動之妙固不
足以言得道矣而有學□道雖已明動雖已妙雖已著
不習之實而猶有故習未克頓釋故孔子十五志學至
三十方立至四十不惑五十方知天命六十方耳順尚
須學習者此不習之道也習未精純雖善未備精
而志習斯無不利至於此則地道在我矣神用發光如
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無思無爲變化皆妙地道
之光如此人道之光如此六二正居下卦之中於是發
明坤道之正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象曰含章可貞以時
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
三爲陽陽有章之象六爲陰陰有含藏之象爻著此象
聖人於是發此義臣之盡言於君含章疑其非道然臣
不可以自用用之者君故用臣之言取臣之章皆自其
君匪由乎臣是故臣道當盡其終不當專其事君不可
輔則當去可輔則當順事雖有忠臣懷不能自已之心
至於專成犯禮非易之道也道心中虛無体無我無適
無莫惟義之從不能含章而喜於出己之長者己私實
作之也道心不如是也或者往往疑含章非正故聖人

教之曰可貞貞正也可者通上下之辭含章而盡道即正矣其有未盡者故以可爲言此立言之法也含章亦非專於含藏時可發則發未可發則含藏無意無必無我或之爲言無必之辭也無成無終亦不可也無成有終臣之道也天始地終君始臣終道之常也彼己私之不能忘好自以爲功自以爲能往往以或從無成爲慊僻卑小故聖人正之曰此乃所以爲智光大也聖人所以明易之道也聖人每言光曰堯光宅天下曰文王耿光周公光於上下易曰光大曰光明曰輝光曰君子之光皆所以明乎道心不作乎意無思無爲而萬理自昭

也苟失乎此動乎意必昏必差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象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

含章已爲人情之所難矣而況於括囊乎括囊則謹括而不發其中未能無己私者往往多不括雖知所括往往不謹己私中潛時一突發易道不如此道心清明無体無我發則發括則括何適何莫時不可發而必欲其取咎也必括則不發不發則無譽此事理之常彼未能無私意者往往恥於名譽之不聞此意一動又不能括故聖人又教之曰無咎言乎自無咎也聖人諄諄凡以消人之私意使之從道使之免禍爾人之私意殊難克

故教之曰慎不害也上無陽明之君以六居四陰而又陰又無應括囊之象著矣

六五黃裳元吉象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

黃中央之土色故取以明中衣上裳下故取裳以明下五上卦之中有中象六陰体坤有下象中者道之異名無偏無倚非道而何堯舜禹之相傳惟曰執中明此以南面堯之所以爲君也明此以北面舜禹伊周之所以爲臣也伊尹周公知終而終守臣位道在臣位也君上臣下下者臣位也臣体也能黃則能裳矣能中則能下矣既得中道心安臣位然必曰黃曰裳者合此二字以明道爲詳也其吉大矣大不足以盡之爲其得道焉

故曰元吉五在他卦有君象在六四則視五爲非陽明之君而此六五自發大臣之義易之爲書也屢遷取象非一不可執固象曰文在中也者于以明君子之黃裳非作于外者由中而發動靜云爲自得中道自安臣体皆中心之所爲無毫髮雕飾外之意言文在中而不在外文者自然而生文非可以作而就也巧言令色足恭作也非文也曾子與子貢俱入廐修容子貢先入閽者曰已告矣及曾子入卿大夫皆避位公降一等而揖之曾子之文自中而子貢之文自外也雖極其恭敬之

意而所外而非中也此非訓詁之所能解也非思爲之
所能及也聖人能啓其端爾其昏其明在學者也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黄象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
文言曰陰疑於陽必戰爲其嫌於無陽也故稱龍焉猶
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夫玄黄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
地黄蓋謂陰而至於上六極其勢盡舉天下純終爲陰
幾於不復有陽矣然陽雖甚微名分則貴人心所不可
磨滅者猶在也爲陰者故疑於陽慮其有變故戰當是
時人知有上六而已復知有陽哉聖人嫌恐其無陽也
故特稱龍以著其猶有龍在以明其猶有君在人心終

不忘其君不可侮也血陰物也又稱血以明上六猶未
離於臣類天色玄地色黄曰天曰玄亦嫌於無陽故稱
天稱玄明其猶有陽也曰野曰地曰黄亦以明未離其
類故稱野曰血蓋著陽陰之俱傷不獨陽傷也凡此數
義已明已著故文言不復贅釋聖人爲此皆所以折天
下無君之心所以明天下之大道君君臣臣道之正也
龍戰之禍道之窮也
用六利永貞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坤之用六即乾之用九是道也在乾則用九在坤則用
六一也居九而爲九所用不能用九故至於亢居六而
爲六所用不能用六故至於戰然則易之道豈可一日
不明於天下哉道心無體何物驗之爲臣之失道者必
至於失正貞正也知爲正者有矣未必能永於貞也不
永於正亦失道也能貞能永是爲得道道心無體清明
永貞微生已私即失之矣得道則利失道則害是道也
大矣坤雖位利貞之道以大終也止以乾道爲天不知
坤道之即乾者不足以與此
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後得主而有常含
萬物而化光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
坤之爲言乃道之至順之名非乾自有乾之道坤自有

坤之道非六十四卦各自有其道也一道而殊名故六
十四卦卦卦皆妙卦卦皆易惟其該易之道故有柔有
剛不偏於一隅至靜而無所爲而其德方而不可轉易
也有時乎動動而莫禦其剛可驗厚重貞止不可轉移
其方可驗曉愚諭昏始止此証亦猶謙彖曰天道虧盈
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明者通達乾坤一道雖於坤
曰剛健中正純粹精也亦無不可何必指事爲驗乾坤
之道爲臣爲妻不得此至柔動剛至靜德方之道則爲
臣不盡忠爲妻不盡正道心無體無體可執非至柔乎
立已私爲則不柔矣有體之柔柔則不剛無體之剛剛

亦可屈矣不可奪非動剛乎有體之靜未為至靜皆靜
復動無體之靜斯為至靜靜眞不動矣有體之方亦可搖
動無體之方不可搖也眞為方矣道心無體隨體而著
後得主而有常含萬物而化光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
行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萬物未生乃含藏於
坤道之中萬物既生非離於坤也萬物乃坤之化物者
坤之物萬者坤之萬也坤之順即乾之德坤之承天即
乾之統天坤之生物於春長物於夏成物於秋藏物於
冬時行也即乾之生物之長物之成物之藏物之時行
也名殊形殊陰陽之氣殊而實一也惟其實一故陰氣

發於地而雪霜降於天故曰天地之道其為物不二故
其生物不測又曰道並行而不相悖譬猶人之目視耳
聽手執足行心思而一人也苟惟不知一不惟不知乾
亦不知坤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弑其君子
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
辨也易曰履霜堅氷至蓋言順也

人性至善無不善者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
也無不知敬其兄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
之心其見賓祭孰不舉手致敬人性之善於此著驗然

而亦有所謂天惡者何也其端甚微始於一念之作爾
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皐陶曰一日二日萬幾幾者動
之微心動之始也心實無体常安常止安止而動其幾
必康不安止而動其幾不詳不安止之動如水撓濁不
復清明為昏為擾順流而下遂至於惡積而不可掩罪
大而不可解然則安得不辨之於早早者[illegible]動之初也
未動則自清自明自安自止無体而發光[illegible]而用神
皐陶之所謂兢兢業業孔子之所以發憤忘食顏子之
所謂好學皆所以豢養保護乎此而非思慮之所及也
其次則不遠復又次則牢復亦危矣頻復大危亦聖賢

之所誠不克頻復代日而放堅氷至矣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
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文辭曰直本無虧欠聖人慮學者直心以往率意而行
為無忌憚之中庸故曰直其正也則不入於邪非直之
外又有正也文辭曰方本無虧欠聖人慮學者直方不
合宜故曰方其義也明方非執方而合宜非執方之外
又有義也直方正義皆發明此道之異名非有四者也
聖人又慮學者雖欲直而未能直故教之以敬敬則心
不放逸自直矣直者本心未始不直未始或曲惟起意

故曲禮。曰內曰外。姑隨庸衆常情言之。方非直之外復有所謂方也。直心之發。與外物接。應酬交錯。其直不改。故曰方也。直心而達於外。不爲事物所轉移。應酬交錯變化云爲。無非義者。故曰義以方外。學者固有道心淸明。旣直內矣。及乎應物。不無轉移。此猶爲德之未全。故文言深明乎方外之義。義者處事之名。敬義立。內外應酬交錯。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斯爲盛德。故曰德不孤。直方大雖然。義不可牽。足以明方。而義又有隨宜中節之理。此孔子所以發揮前言之所未盡。伯夷柳下惠皆能直內方外矣。能敬能義矣。而於義之中節猶

有未盡。猶未爲盛德也。猶未足以盡大人之至也。此直此方。此敬此義。非由外鑠我也。皆我之所固有。不習而能。不慮而知。習而能。慮而知者。所行必疑。疑且終不通達。所行不疑者。如天地之變化。雷霆交作。風雨散施。天地何疑之有。吾亦何疑之有。六通四闢。變化皆妙。疑起於意。有意則有疑。無意則無疑。無疑之妙。非言語之所及。非心思之所到。或者不察。往往以爲窮高極妙。不可儀而至。此不自知不自信者之所見。不知聖人未嘗強人之所無也。聖言千萬。皆以明人心之所自有也。

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

無成而代有終。地道之常也。事理甚明。而有不安於此越位犯分者。已私主之於中也。大道甚明。私意亂之。

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蓋言謹也

天地一氣也。一數也。一道也。言時泰通。草木蕃蕪。賢人在位。及時否塞。饑饉荐臻。草木衰滅。賢人在隱。括囊不發。凡此皆大易之變。不可以爲此事且姑避禍耳。非易之道也。事即道。避禍即道。其曰謹云者。亦道。孔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

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

中以釋黃之義也。慮斯義未明。故又曰通理。下者臣之正位。下者臣之體。正位居體。皆所以釋裳。惟其通理。故能居體。非通理。自通理。居體自居體也。道心一而已矣。道心无體。姑立虛名。曰美曰中。亦皆虛名。微起意則意有倚。倚則偏。非黃中矣。微起意則意已動。已在外。非其中矣。中心无他。惟誠惟實。非意自中自正。自卑自恭。自有粹然溫然之容。暢於四支。發於事業。自有黃裳之實矣。夫然後爲美之至也。作意則僞。是故古之論禮者[illegible]

若誠去僞卑恭不出於中誠者終不足以致吉免咎
陰疑於陽必戰爲其嫌於无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
坤文言畧者前已詳餘可通也

楊氏易傳卷之三

宋寳謨閣學士慈谿楊簡敬仲 著
明 後學廬陵劉日升
豫章陳道亨 校
漳浦林汝詔
豫章饒　伸 仝校

䷂ 震下坎上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彖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大亨貞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

首乾次坤又對之序也其又次之以屯者何也六十四卦錯而置之如連山如歸藏無不可者今就周易之序而言之則剛柔始交而尚屯此其義也又曰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者惟萬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此又其義也無不可者固執其一者不足以與論夫易之道。孔子曰五行四時十二月還相爲本也言其時皆本也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也言其律律皆宮也孟子謂左右皆原之說而贊曰逢其原則求原於彼以逢爲言猶未達孔子之旨猶未達三易之旨也屯者易之屯也乾坤不必專言小乾坤不必專言先屯蒙不必專言後既濟未濟即乾坤也分本與末者陋學

者爲孱愚昏或推本而言理言之變化也剛者乾陽也
柔者坤陰也震者陰陽剛柔之始交其象其著也坎爲
險險爲難下震上坎其始交而未通有屯難焉又震爲
動動乎險中猶屯塞而未通六畫之中斯象著見孔子
於是發之於彖辭嗚呼此易之道也此易之屯也昧者
徒見其爲屯難而已不知其爲易之道也則何以讀屯
之卦元亨利貞以乾乎也心思之始屯之元也心思之
始非思也孔子曰天下何思何慮謂此也不復詳譯於此
故不言也妙哉屯元以此處屯則屯通非亨乎以此處
屯則無不利非利乎斯元斯亨斯利有不貞乎四言之

可也三言之曰大亨貞亦可也元爲始爲大爲善爲仁
通而言之曰亨利貞皆可也震雷坎雨交動而滿盈大
亨貞之時也大亨非推本始之言也夫言豈一端而已
乾坤已詳言之此則略焉或者此心之偶昏不能明照
屯時之未可遽往而攸焉屯之道也聖人作易爲未
明者作也故戒之曰勿用有攸往建侯是矣夫事之所
以不濟物情之所以不通者未得其人以理之也得賢
人而建爲侯何事不濟何屯不亨苟惟徒理其事不任
其賢棄本從末失其道矣理屯如理絲固自有其緒建
侯其理之緒也不得其緒徒擾擾剛不寧者不遑康寧之

也堯舜之世君臣相戒猶諄諄曰克艱曰儆戒曰無怠
無荒曰兢兢業業而況於屯之時乎此乃孔子發卦辭
之所未言其言天造草昧似言天繼言宜建侯而不寧
似言人合而言之亦猶乾言首出庶物萬國咸寧坤言
安貞之吉應地無疆皆所以明天人之一体三才之一
體草昧未彌昧言人亦人情居屯往往動心墮於人爲
其道如天則無思無爲而自通天下之故此元亨利貞
之道此易之道雖不寧兢兢業業而不動乎意如天地
四時之變化如日月之光照
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雲方布于上雷方作于下故有屯滯之象君子之濟屯
也有道焉經而綸之舒徐而理之不理之不可急亦不
可曰經綸正理屯之道也是道也即雲雷之道其有毫
髮未與雲雷爲一者終未能盡經綸之妙也終未盡乎
易之道也然則何以能與雲雷爲一雲雷君子自是一
体三才一体大傳曰範圍天地中庸曰聖人之道發育
萬物人心無体至善至神至明至廣大其曰範圍天地
發育萬物非聖人獨有之而衆人無之也聖人先覺我
心之所同然耳
初九盤桓利居貞利建侯象曰雖盤桓志行正也以貴下

賤大得民也

初九有盤桓不進之象昧者雖桓往往息忽初九陽明非昧者故其志未嘗不正苟惟不正取禍之道也何以濟屯居貞者言止可靜而居正不可動而行正象曰志行正者明特志可行正而事未可行正也事雖未可遽行而亦利建侯焉恐人謂一切不可行故曰利建侯卦爻辭重復者於此不可已也陽爲貴陰爲賤初九居群陰之下有以貴下賤之象以貴下賤大得民心屯之初雖未可遽有所爲而建侯之外又利於以貴下賤孔子於是發文辭之所未言

六二屯如邅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諸爻皆屯惟六二屯而屯者乘初九之剛也乘馬班如而不進不得行也陰陽之物往往多合初二相比初有求二之想而六二守正視爲初寇不與寇爲婚媾雖九五之正應屯塞未合終不與寇而失正如子女終守貞節不肯妄從人自育雖十年之久不變焉然天下無終屯之理數之極必變屯之極必通故曰十年乃字言其終得九五正應合也反常者女子二十而嫁常也無更待十年之理今也有難義當反常廢或者執二十之常禮惑六二之貞心故孔子明反常之義以破後人之惑聖人立言垂訓凡以解人心之惑苟人心無惑則易道自在人心千變萬化無可言者易書取象初無定論初九本爻自著乃六二觀之則初有寇象

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象曰即鹿无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

大抵初與四爲應二與五爲應三與上爲應何爲乎相應也重卦故也初八卦而已卦三畫而已及其重之則上卦之四即下卦之初也上卦之五即下卦之二也上卦之上即下卦之上也惟其同故有應之象然一陰一

陽則相應兩陰不相應兩陽不相應此六三與上六兩陰也故無相應之象而有即鹿無虞之象古者山澤有虞得虞人則可以即禽今即鹿而無虞則惟入于林中而已不能獲禽也君子於此不如舍之而不即不舍而往致吝之道也不得鹿而已未爲害也故止於吝無虞則心知其難矣而漫往有不改過之吝象曰以從禽者夫無虞而即鹿者心在乎禽爲禽所蔽雖無虞猶漫往不省其不可也動於利祿不由道而漫往求者如之君子則舍之往則吝則窮也將以求通反得窮焉所以破人心之惑也三爲陽動又不中有動必失道之象毛義

大云謾從言無去音欺謾從水汗漫漫然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象曰求而往明也
乘馬班如如班列然不行屯之象也曰往言六四不可
不決于此而先往焉夫初九之求我爲婚媾也然後往
則吉無不利矣俟求而後往者惟明者能之人心之急
於婚媾者多不待求而先往故孔子於此賛言求而往
之爲明所以誘掖人之良心使之自貴而無輕動也以
六居四皆陰有至靜不先動之象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
九五而屯爲屯其膏之象爲膏澤欲其博大不欲其屯

嗇若其居位卑小者行之如有司出納之吝則義當屯
吝故正故吉若大人者行之如人君之施澤而乃屯焉
雖其事出於正猶爲凶也謂如今時頒賜軍賞從厚無
功而厚賞甚無謂也若減削之不爲不正然不可行也
行之必凶若此類是謂大者雖貞亦凶大者之施不可
不光不光不足以盡大者之道故曰施未光也夫天下
事理惟其稱而已矣當大而小與當小而大皆非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象曰泣血漣如何可長也
上六重陰不中爲屯之極有陰暗失道之象故至於泣
血漣如天下有不可處之事易窮則變變則通自有道

焉豈可憂愁無聊賴如此其甚顏子居陋巷而樂孔子
遭厄而絃歌不輟亦終於脱難如文王之囚於羑里文
王亦豈無聊至於此極哉雖不幸而至於死痛裂慘極
亦氣血之變化爾亦何至於泣血漣如彼昏者因物有
遷執物深固故至此也何可長者言何可長如此也非
告詔之所可及惟深憫之亦冀其變也變庶乎通矣
䷃坎下艮上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
不告利貞象曰山下有險險而止蒙蒙亨以亨行時中
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
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

艮爲山爲止坎爲險此卦上艮下坎是謂山下有險因
險而止不知所之是謂蒙孰知夫山非山險非險何阻
之有何蒙之有所謂不蒙者非能高舉遐遁不寄天地
之間離處事物之外也明者知其無非道蒙者見其無
非物無非蔽物非蔽我我自蔽物爾孔子曰無聲之樂
日聞四方達於此則不蒙矣又曰天有四時春秋冬夏
風雨霜露無非教也達於此則不蒙矣又曰哀樂相生
正明目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
也夫哀樂必有聲必有狀而孔子曰不可見不可聞何
也達於此則不蒙矣何必此雖近之事親事長忠信孝

弟視聽言動起居飲食達於此則不蒙矣忠信孝弟若
於易驗也起居飲食若無可言者而必曰達乎此則不
蒙者蓋人之知此者寡矣終年說是說非說晝說夜而
其實不然者往往所至而是然則何以謂之不蒙孔子
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
三子者是丘也孔子如此明白以示矣信此者謂之不
而尚謂孔子不明告者是之謂蒙蓋亨則行無不通
亨於亨不可以言論不可以意推不可加一毫不可損
毫無所倚無所黨平平蕩蕩不學而能不慮而知動
容周旋喜怒心思變化云爲不可度思是謂時中無時

而不中中不可能自神自明自信自覺不可以語人非
不可以與人言之不盡語之莫知明者深念蒙者之性
至善至靈至神特不自覺自信致此蔽塞甚念啓告之
也然亦不敢無故而驟告之必待蒙者求我而後告者
欲其志應也志不相向雖明告之不聽董有順聽之象
筮者如卜筮然竭精盡誠而聽而況於初乎如此而求
於我者則當告之蓋以初筮之心剛堅中誠誠確無他
澄然不動無偏無畔是剛中之心即道心也特未明爾
昜於啓發故當告一告即發則善告而不問發之再三
其機已失其意已亂違道遠矣非剛中之心也煩瀆而

已故不當告若又告之是又告者反瀆蒙者益亂益昏
無㴲也其曰利貞何也至哉聖言所以啓佑萬世何其
妙也蓋曰蒙無所利獨利於貞貞正也正者夫人之所
知初不高遠初不幽深事親而已事長而已忠信與物
而已視聽言動而已人不自覺雖習聞其說習學其事
終未足以盡正之實者非說之可解非意之所習不習
不知變化云爲不習不知之謂蒙以不習不知養之是
謂作聖人功蒙不言元非不可以言元也聖言偶不及
之爾蒙即元也餘卦皆通通乎一也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蒙有昏蒙之義有無[illegible]蒙養正之義有蒙稚之義上
艮下坎出泉之象於是[illegible]蒙微使達之德性之所自有
不假復求順而達之無不善者有行實焉則德性得所
養矣果者實之謂是謂行得是謂德行行斷則亦能使
德性德性無體本無所動本不磨滅如夜光之珠泥沙
混之失其明矣如水然不混濁之則水性不失矣順本
正之性而達是謂果行果所以育德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象曰利用刑人以
正法也
發蒙之初即宜刑人以脫其桎梏在足曰桎在手曰梏

人之昏蒙自因自束忽然切類之蓋亦自無如之何矣儻不於發蒙之始痛掃除之則厥後桎梏愈固不復能改故曰以往吝有不改過之意象曰以正法也者以用也用正法以刑之也有正法而後知人之不善而刑之如我無正法或猶未免於桎梏安能脫人之桎梏天下之以桎梏爲美而始之者多矣使皆知桎梏之爲桎梏則亦豈肯自囚自束即舉天下皆不蒙矣皆聰明睿智矣惟其不知故蒙故蔽認非爲是誤認惡爲美自處桎梏之中惟明者深知人之性本善本明因何以蔽因何而蒙蔽在某處病在某處因其蔽處病所而刑之則桎

梏可脫是謂以正法刑人每歎以邪法刑人蓋人之桎梏者多矣爲人上者以不正之法刑人而欲人之正爲人師者以不正之法教人而欲人之明是謂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蓋有人心自正而反沮之遏之人心不正而反進之導之自三代衰正法不行以蒙治蒙以亂治亂往往而是所賴人有常性終不磨滅也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

九二陽明六五陰蒙以下發上體爲不順而九二居下卦之中中道也有得道之象焉則能包蒙者也包藏其用不露其迹如孟子之事君順而啓之如此者吉蓋莊

攻苦之蒙後世稱忠吉道無取納婦者所以詳明包蒙順協之意如納婦焉則吉婦蒙子明故子克家父子分雖嚴而不爲甚嚴又情親故子可以克家象曰剛柔接者言乎必情親至協則可不然則亦難也凡下明上蒙者必其情如父子之親亦皆有信其父子之誠而後可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無攸利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順也

金夫九二也象女六三之象以六居三[illegible]以動又不中不中爲失道之象三與二非正應而比亦就下故有見金夫不有躬之象以陰求陽以昏求明其心雖求親

於我而失其道焉我不可受夫天下惟有此道而已矣得則吉失則凶得則利失則害彼以蒙求則其事雖善而其間有以非道而來君子猶不可受故不曰以蒙求而取以女求夫不有躬之義蓋謂以蒙求明則正以女求夫則不正孟子不答滕更其求不以其道也象曰行不順也凡以罪其不順而已

六四困蒙吝象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

六陰四又陰蒙闇之甚自以爲是不應乎陽明故爲困蒙爲吝夫蒙闇者之自安於蒙不以蒙爲美也惟以蔽焉安於所好溺於所嗜自以所好嗜者爲實不知其不

實也何謂實惟道爲實萬物皆變惟道不變禍福毀譽靡定然則惟道爲實明者得道四遠乎二遠乎實也聖人惻之故云諸陰皆應陽獨四不應故曰獨

六五童蒙吉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六五雖陰而未明而能應九二陽明之至柔順而聽如童然故吉

上九擊蒙不利爲寇利禦寇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昏蒙之甚至於此極則惟有擊而已矣夫不得已而至於擊則豈動於私意而治之大過哉擊者擊其蒙而已矣彼爲蒙爲寇悖道大甚則治之亦不得不甚然治之

雖甚不過禦其爲寇者而已去其悖道之心而已苟因其擊蒙因其禦寇而擊之又至於大甚而我反失乎道是擊之者又爲寇也故戒之曰不利爲寇利禦寇自其昏蒙之極悖道之甚我不得已以道擊之則不過私上下當靡然順服不唯與論咸順而蒙者當亦順聽而心服夫由道而行其效如此

楊氏易傳卷之四

宋寶謨閣學士慈谿楊簡敬仲 著
明 後學廬陵劉日升
豫章陳道亨 校
潭浦林汝詔
豫章饒 伸 仝校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象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坎險在前健剛而能需待不陷乎塗中其義不困窮矣

剛健者多不能需而遽往則陷乎險剛健而能需者得乎道故也曰有孚光亨貞吉者其象著乎九五之一爻五爲天位又正中也孔子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人非不助順大抵人心以誠信爲切需待乎彼正與人情交故首言有孚我有需待乎彼而彼孚信乎我則得所需矣則亨矣其亨也光如日月之光無思無爲自無所不照人情於需待於得所需能不動心今如光爲寂然不動如是而亨是爲光亨聖人善於明道如此需而孚光亨而不失其正故吉亦有人情相孚其亨適如光之無所思爲而或不出乎正者亦未爲全吉

需而有孚光亨必得位乃孚乃亨乾天也下卦乾而有
天象人咸謂位者人之位不知其爲天位也知其皆天
道而非人則無忌無爲而光亨矣曰正曰中曰孚曰光
亨皆所以共明斯道非有異義也一也利涉大川言有
孚光亨正吉則雖大險可濟矣往必有功也此承上文
非利涉大川別有義也需者易之需也險者易之險也
剛健而不陷易之剛健不陷也有孚光亨貞吉而利涉
又易之有孚光亨貞吉利涉也曰屯曰蒙曰需訟曰此
人事物情而已非易道之至也則不足以讀易
象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雲者坎水之升雲上於天而未雨有需待之象爲君子
所以飲食宴樂者宴非自飲食也與衆人共之也人情
之所需者飲食爲急朝夕之所需未及此故大象發之
夫飲食之微何聖人作易而取此嗚呼大哉易道何所
不在○何所不通○何精何粗○何大何小○學者其無謂飲食
至微○非易之道○違之者舒羞盛吟獻酬厭飫○如天地之
變化○如四時之錯行○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
恒无咎未失常也
初九遠于險矣郊者遠之爲言也需于郊不犯險難而

行矣能恒久于此則無咎恒久于此或疑久因恐失常
道故聖人未失常也人情喜動而惡靜○能暫不能久○此
皆放逸之常態易道不在遠○在乎人心不放逸而已矣○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雖小有
言以吉終也
九二稍近於險矣故曰于沙言九二居中有得其道之
象故亦未嘗進而需焉偶其所處稍近險非必進而近
險也故雖小有言而終吉衍在中者言九二胸中寬衍
乎夷初不以進動其心亦不以小言動其心夫如是終
吉終吉以九二得其道故也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
慎不敗也
坎險在前故需諸爻以遠險爲善初于郊無咎二于沙
小有言三于泥則迫險矣故曰致寇至雖然三猶未入
險中災猶在外自我致寇則寇至我不致之則寇亦不
至故曰敬慎不敗也甚矣夫人心之神也雖處迫險之
地○致寇則寇至○不致寇則寇不至○詩曰自東自西自南
自北無思不服服其心也心爲善則祥至爲不善則殃
至慢藏則盗至冶容則淫至詩云禍不入慎者之門正
謂此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象曰需于血順以聽也
人皆欲進三陽自下而進而六四以一陰當其前其傷必矣血陰物傷象六四入險而傷然不言吉凶何也能需而退聽出自穴故也易之爲道無所不通雖如四之入險而傷其處之亦有道六與四皆柔故有順聽之象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象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酒食自養之象也爻辭多取象大象君子以飲食宴樂則直指其事爻取象九五君象人君之治天下不在求之他求之外惟求諸己而已矣自養求諸己也貞正也自養正德以需之庶政成熙矣中正道之異名也即正

德也象曰以正中一也學者或巧致其辨而通乎道内明心通之士無取焉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象曰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大抵天下之事理極則變需之極則得所需之變故不曰需而曰入于穴六陰穴有小之象三陽需于下勢終必進故有不速之客三人來之象陽君子之象上六入于穴已得所去而三陽又至非上六之所欲也猶不召而客自至速猶召也禮或作宿謂於一宿之前致請也或作肅謂肅敬以延之使入也此作速謂趣之使速入也音同義亦略同聖人於此知小人之勢已安不可去因以教小人使其敬君子則小人亦終吉如侍其勢之已安不敬君子則小人悖道大甚必有凶矣小人位當居下今居上德不當位若能敬君子亦未爲大失也然筮者事情無窮亦不可執一論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不可執一論又曰穴者所安也汲[illegible]必專指君子小人我已得所安而有不速之[illegible]速自至雖不當賓客之位未大失也敬之終吉[illegible]負小過或致怨尤之觸爝火不息或至燎原或實有咎戒此象生義皆不可執一論

☰☵ 坎下乾上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彖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終凶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
訟之爲卦上乾剛下坎險在上者其勢自可以行故用剛而下則無勢之可行不得以用夫剛故用險訟之本乾亦爲健險而不健未必成訟既險又健訟於是成夫人惟自信其直而人不信之也而有窒焉故或可訟如以詐而已矣則安可訟也訟非善者惟惕惟懼勿過而中則吉象曰剛實而來險中剛實孚信也二陰揜其外

空也居下卦之中得中也訟而能中必惕必懼終凶者訟不可終成也訟非君子之事有變通不得已而訟勿終焉可也得已而不已終凶之道也利見大人尚中正也中正訟者之所求也不遇大人則中正者禍險詐者勝亂之道也履正道而後可濟險難也不以正道而欲以訟濟之愈險愈陷之道也入于淵言其入險愈深不可出也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天行乎上水流乎下其行相違訟之象也君子深念夫訟之不起也作事謀謹其始爲興訟之端其始甚微始之不謀輕怨還怒施報滋甚故成於訟於其始謀之微也已之則不難矣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辨明也

訟之初不深也有不永所事之象訟之初未深小有言而已既不永其事故終吉能不永所事終足致吉雖小有言其是非之辨已明人皆知之不必與競也人之所以訟者爲其已直而見屈於彼也今曰是非之辨自明則可以不訟矣聖人善解人心之蔽如此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象曰不克訟歸

逋竄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

爻辭九二之善義象發九二之不善義唯聖人之所發明二五皆剛其所以不克訟者自下訟上大不順也勢不能也故歸而逋竄致患如掇取言其至易也歸逋之邑唯三百之邑小矣故可免眚如其邑大則彼將不釋古者國邑非如後世郡縣二爲陰退有歸之象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象曰食舊德從上吉也

三應于上以柔從剛非訟者也故不訟訟之時君臣之際尤宜慎謹食舊德舊祿也庸德受祿故曰舊德言食則知爲祿退食舊祿不敢進也此在他時則非正在訟時則正故曰貞何爲乎不去已在中勢未可去亦在其義尚可留也然居訟之時終爲厲六三處之有道故終吉亦非無所爲也或從王事不敢專成若夫臨九三未順君命則亦可以專成易之道唯其時而已矣無定論也訟之六三以從爲吉易之爲道豈執方之士所能學哉

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象曰復即命渝安貞不失也

九四與初六應雖在訟時無終訟之象九剛四柔有始訟終退之象人惟不安於命故欲以人力爭訟今不訟

而即於命變而安於貞吉之道也渝變也始訟始不即
命不安正雖爲失道今不克訟復即命變而安貞則今
不失也道不遠人人以私意行之故失去其私意則道
在我矣何遠之有何難之有
九五訟元吉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
訟誠不美然天下之事變不可得而必如舜之誅四凶
禹之征有苗湯武之征伐周公之誅管蔡孔子之誅少
正卯皆訟之元吉聖人行之無非道者元即乾元坤元
之道也其爲吉大矣象曰以中正也中正道之異名或
曰五爲聽訟之大人既安增聽字又卦彖已發其義矣

乃贅乎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
也
六三以柔應之有錫鞶帶之象訟不可終上九過中失
道終訟而勝獲鞶帶之錫焉人心不服也故終朝三褫
聖人處訟勝者以受助其私意故言三褫著人心之不
服又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皆所以遏人欲明正道也
䷆ 坎下坤上 師貞丈人吉无咎彖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
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
又何咎矣

師衆也貞正也用衆之道正而已矣正者易之道天地
之道日月四時之道鬼神之道人之道其名不同其實
則一於師卦曰貞貞則人心服失此則人心離以困也
能用衆而皆正可以王矣天下皆歸之何者天下無二
道故也王道丈人之道也丈人尊者之稱天下之所尊
敬之人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服其正
也合乎天下之所同然者故也不得天下之所同然者
何以用其衆何以致吉與無咎吉則成功無咎則人不
怨咎雖成功而有怨咎者周衰秦漢而下往往而是彖
詳言丈人之道曰剛中而應發九二之象也行險而順

發上下二卦之象也剛則物莫能動中德無偏無黨剛
中二言皆所以明此道非有二物也此道合乎人心故
人咸應之用師征伐非平夷之事故曰行險非奸險之
險也行險而順行乎險中而得其道故也行險而順之
道即剛中而應之道也發明之言不同而道無不同以
此毒天下而民咸從之矣吉矣無咎矣丈人雄力而無
行乎此丈人行人心之所同然而無不應也是以謂大
易之道
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水行地中有以容之則聚蓄一井則水聚一井蓄十井

則水聚十井，一井不鑿焉，則一井之水亦不聚，此無他
無以容之，無由而聚也。是以君子容民畜衆。師，衆也。不
特行師，其臨民亦然。民亦衆也。豈有居上不寬，量不容
衆而人心悅而服之者乎？此又易之道也。卦彖未發此
義，於大象發之。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行師之道，用律為急。臧，善也。苟不善於用，則凶。此古今
行師之定論，斷不可易。以是知聖人聰明睿智，無所不
通，至於兵法亦深識其要。自古善用兵者，惟得此不敗。
不得此，雖善用兵亦有時乎敗，如李廣、如薛萬徹，非不

善用兵，以其失律，故終於敗。曹公不過于四伐五伐六
伐七伐乃止齊焉，所以用律也。兵家常談唯整者勝，此
斷斷不易之論，此易之道也。莊子曰：順為臧，逆為否。蓋
謂逆則不臧矣。否臧，不臧也。用律而不善，與無律同。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
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一陽五陰則五陰歸一陽，一陽為主，師、比是也。一陰五
陽則五陽歸一陰，一陰為主，同人、大有是也。大抵陰與
陽，其情相得，猶之士女同居而不相得者，皆陰故也。今
五陰並應九二之一陽，則九二為主。九二陽剛，人心
所歸之，殊非人臣之所宜。唯在師之中為將帥則吉，群
陰咸應者，士咸應也。何不可之有？王三錫命，所以推誠
盡禮於將臣也。君心不篤，將亦難於受命。奸諧一行，首
領不保，何以成功？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者，言行師不
出於私，出於公。有大惡亂倫害民，衆心共怒，是謂天命
殛之，是謂承天寵。此明象彖應之道也。象辭亦有補爻
辭之所未言者，此之謂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者，此亦
補爻辭之所未言，王者之所以三錫命于將臣者，志不
在殺也，所以懷受萬邦也。或惡大焉，或亂倫焉，或害民
焉，屢諭莫從，故命將征之，以正其不正，鋤剗亂弱，所

以安衆也。故曰懷萬邦也。慮或者不明三錫之義，疑其
志於殺也，故特明之。
六三，師或輿尸，凶。象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
輿，衆也。尸，主也。行師之法，權歸一將，使衆主之，凶之道
也。象曰大無功也，甚言其不可。衆所不一，必無成功。九
二既作帥，六三居二之上，有權不歸一之象。
六四，師左次，无咎。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六陰，四又所處偏，有左次之象。無知者以前進為快，為
榮；以左次為耻，為辱。知者不然，唯其宜而已矣。殺人非
君子之心，則左次固其所安也，未為失常道也。齊桓伐

陞而次於陞春秋之所與也。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

田所以養人也而有禽焉害稼則義當去其害稼之禽。執言執其害稼之罪以為言。聲罪而征之。使天下之不正者咸懼。若無辭可執。徒以私意欲征之。則不惟敵國怨咎。舉天下皆怨咎之矣。義理所在。人心之所同也。長子帥師非獨指長子凡任而為帥者即長子之謂也行師事權必出於一而後可濟若使弟子衆主之雖所任弟子賢亦不可故曰貞凶言雖正亦凶此義六三已發

之而又言於此行師大利害自古通患故特重復言之象又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中者道之異名言權統於帥乃由中正之道而行也弟子輿尸是人不當也非易之道也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師之終功成大君有命所以賞功也正功言賞必當功不可差失也開國封之為諸侯承家以為卿大夫也開國承家之始其初不可用小人也於此始言勿用者因此賞功原其始也用小人為將帥幸而成功則難於不

[illegible]使之開國承家則害及民必亂邦也豈聖人君國子民之大道去一害民者又用一害民者以亂易亂必不可後世雜霸之說興逆取順守之說興有曰用得其道則天下徂詐咸作使此非君子之言也用一詐者。天下之詐心咸興。用一小人。天下小人心咸肆。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君子斷不行也況[illegible]乎用詐取勝於目前。貽禍於後日。其慼如[illegible]用諸葛亮以正兵李靖以正兵二子之善用兵[illegible]無及後世之為將者胡不用此而獨以詐欺二子之用正不用詐君子之所與也易之道也

楊氏易傳卷之五

宋寳謨閣學士慈谿楊簡敬仲　著
明後　學廬陵劉日升　校
豫章陳道亨
漳浦林汝詔
豫章饒　伸　仝校

☷☵ 坤下坎上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彖曰比吉也比輔也下順從也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不寧方來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也

比卽吉何以知比之卽吉也比輔也人相比輔何爲乎不吉下情順從何爲乎不吉比道常謹其初原初也筮者精誠而求之其初竭誠而求元善永正之主而比之則他日必無怨咎不止而求不可親也未有不正而禍不及之者元永貞之德剛中之德也剛足以立物莫之遷中無所偏靜正不動非元善乎元人也非大乎中正如此非貞乎夫惟以人欲爲正故莫能永茲正也非作於人欲靜正無我物莫遷動有不永乎有元永正之德則不寧者皆以方來自東自西自南自北無不咸來其獨後而不服者凶矣神之所共惡彼有道而我不服之是違道也衆咸服乎彼而我獨不服是違衆也違衆反道是謂之道窮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水由地中行則各得其所水在地上則散漫無統先王雖聖智不能以一人兼治四海之民故必屬而理之萬國於是乎建是王者親比諸侯侯各親比其民民各附其所統屬矣後世之郡縣亦古之萬國惟不擇賢久任故治苟且民失其安風俗益壞藩籬不固遷易道而行無一夫不被堯舜之澤矣自古先已建萬國故稱先王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象曰比之初六有他吉也

天下萬事惟初心爲正相比之道亦然人心未始不正人心未始不忠信則此忠信之心未始不咈貞其初發自然忠信忠信謂之有孚卽此初心孚信而比之自無不咈必無咎苟不自其初心轉而遷之委曲不直則不忠不信以此比人安能免咎然尤信矣有孚比之無咎此言其大略也有能卽此初心之孚純一無間無少虧缺如盈缶然則不止於無咎而已終來有他吉雖不可預定其爲何吉而其必致吉也昭昭矣卽初可以占終卽本可以知末道在邇卽此未起意象之初正而無失雖聖人之道無以外此其吉可勝言哉象曰比之初六

有他吉也、惟初有之、失其初則否、
六二、比之自內、貞吉、象曰比之自內、不自失也、
人情多比近而違遠。近未必正。不可以其近而加親。正雖在遠。不可以其遠而不親。孔子曰愛衆而親仁、所親比者不可不於正、六比近皆陰邪、不可與比、二居中、中正之人也、中正之人不與陰邪合、近舍陰邪、內心自上親於九五、自比於貞正、故吉、人。心。即明。遂外。則昏、乾曰自強。謙曰自牧。復曰自知。頤曰自養。晉曰自昭明德。比曰不自失。皆所以明人心之自靈自明也。二居內卦之中、故有內象、上卦亦曰外卦、下卦亦曰內卦、

六三、比之匪人、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六三所比上下皆陰、陰爲小人、陽爲君子、故有比之匪人之象、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豈有親比非其人而不及於禍者乎、親正人必吉。親匪人必凶。此萬古不易之道。象辭要其終而言之。知其必傷也。
六四、外比之、貞吉、象曰、外比於賢、以從上也、
四與初同類、今不應乎初而外比乎九五之賢、貞也、故吉、夫天下之道、惟其正而已矣、由乎正者吉、失乎正者凶、舍其私黨、從乎公正、易之道也、上、明其惟九五也、五居四上、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誡、上使中也、
人群處於天地之間、勢不容不相比、彼此之相比、上下之相比、皆爲有道焉、九五爲比主、顯著相比之道、如何而顯之也、君臣也、父子也、長幼也、夫婦也、朋友之交也、此其大倫也、而其顯比之道。不可勝窮。不可勝言。一言以蔽之曰中正而已矣。凡中正之道。皆相比之道也。有一不於中正。人心即離、即失其心。而九五又得尊位以行之。此其所以能顯比也。王用三面驅禽、闕其一面、順我者取之、逆我者舍之、前禽雖失、不强取也、止於三驅、

不敢强人之必我從也、中正之道固人心之所同、其有蠢完頑僻不比於我、亦不强、亦中正之道也、禹征有苗、聞伯益至誠感神之言而遂班師、失前禽也、卒之七旬有苗格者、中正之道自足以感之也、致邑人初不待諄諄誡諭而自化於中正之道者、上之人行中正之道、自能使邑人中正也、中即正、上已言中正、此省文也、中與正皆道之異名、言中亦可、言正亦可、並言中正亦可、隨宜而言、
上六、比之无首、凶、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由初而比之。其比也誠。比不於其初。及終而始求比。不

忠不信人所不與凶之道也首初也有始則有終無始何以能終故曰無所終也卦已言後夫凶彖又明之此又言之者比之無首實人道之大禍占筮觀六爻之變故上六復發此義

☴☰巽乾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彖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畜有包畜之義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晏子正言而忠告之至巽順也景公大悅名大師作君臣相悅之樂其詩曰畜君何尤則知畜有包畜之義爾經傳亦多此義

易有大畜小畜陽爲大陰爲小今小畜之卦六四以柔得近君之位而上下諸陽皆應之是以小畜大以臣畜君故曰小畜小畜之封有亨之道焉何以知其能亨也下乾上巽有健而巽之象二五皆剛中四得位而上下皆應故志行故有剛中志行之象惟健巽剛中而又志行故能亨也不健則不能有爲不巽則犯難以行剛以明其有實德實德至剛而未嘗動中亦明其實德實德無偏無倚曰徒曰巽曰剛曰中皆道德之殊名非果有四者之殊體也猶曰白曰瑩曰溫潤皆言一玉曰黃曰堅曰[illegible]金合健巽剛中之四言而小畜也

明而後小可以畜大臣可以畜君而又必得位而志行而後能亨古者固有雖備聖人之德而不得位雖得位而君臣之間未深相知則志亦難行如伊尹之於太甲其始不可謂之亨及太甲翻然而悟誠然改過則伊尹之志於是方行故爲亨天未大雷電以風成王未執書以泣則周公之志終不可謂之行終不可謂小畜之亨夫陰陽之氣相包畜絪緼和暢而爲雨今密雲不雨是畜猶未通曰尚往也者往猶去也猶過去也言其未通也密雲不雨而徒自在乎西郊西陰方臣之象也陰陽未通和未雨則澤未施于下

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天可謂尊高矣而風行其上者風無形而至柔也剛爲大柔爲小天下之以小畜大者惟以柔德文爲柔德武爲剛德懿者尤其盡善盡美之稱柔勝剛弱勝強而況於用柔德而又盡善盡美乎此易道之見於小畜者然也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

人之本心即道故曰道心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孟子曰仁人心也某年三十有二而省此心之即道至此爻益驗大人以道事君於其初也而復之是於思慮未

作之初而安也禹曰安汝止人之本心自神自明自不
動自即道故曰復自道此雖有復之名初無復之實是
謂不復之復復卦謂之敦復不動之復也如此則何咎
之有又有吉焉象吉矣何患吉之不至此甚言此義之
美

九二牽復吉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不能復君於初至於過失已形牽而復之不可謂自道
矣牽有難復之象然已復矣亦吉象牽復在中亦不自
失也不獨君臣凡小畜大同

九三輿說輻夫妻反目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大畜九二與說輹者特不行耳未害也此說輻則車壞
矣復之不於其初次又不能牽復至於過失益深而力
諫上不能堪為乖為離是夫妻反目不復能正室矣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六四至柔又巽体畜君而柔巽故君臣相信而和無傷
無惕無咎陰陽自有相得之象六四九五志合心同六
四畜之得其道也夫人臣進言於君所以至於乖忤者
往往由臣未能無私或好名好已勝不與上合志故乖
忤也書云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
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臣畜君如此何乖忤之
有象曰上合志也者旨哉言乎

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象曰有孚攣如不獨富也

此爻九五乃人臣居大臣之位知六四之賢與之同心
協力以畜其君者故曰有孚攣如大臣居權勢厚好爵
與四共天位食天祿以事其上是猶富而能用其鄰者
以能推財於鄰不獨富也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象曰既
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上九居卦之終有畜而終通之象通則和而成雨既通
既和則當止處不可更進唯尚以德承載其上臣有畜

君之道婦無畜夫之禮以婦畜夫雖正亦厲牝雞之晨
終焉家索終不順恐生別禍故曰厲以小畜大至於上
九如月幾望陰氣之盛復加則凶雖以君子而征亦凶
征者往也象曰德積載者明畜道之後雖不可復至其
畜尚以德承載其上而德載不可以少怠乎居畜至是
人臣以道事君復君於道之時當積累致德不可已也
人臣唯平居不能以道事君故至於牽復說輻反目也
又曰君子征凶有所疑也者既畜而通矣而又往致其
畜則犯矣非其道也有所疑疑其不順也坤上六曰陰
疑於陽亦此疑也凶道也

兌下乾上 履虎尾不咥人亨彖曰履柔履剛也說而應乎乾
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履之爲言行也人行乎世得其道則無往不利失其道
則無往而利得其道則履虎尾不咥人也不得其道雖
履平地猶傷其足履之道何道也柔而已世之以柔者
多知而能柔者寡何爲乎寡也有已私則並我於物不
能柔也雖知和柔而行之及物觸之已私突然而變
而爲剛矣夫天下之難制者唯剛而柔履之唯得道者
爲能柔也以一卦觀之則六三以一陰柔而五陽咸應
柔履剛之象也以上下卦觀之兌說而應上之乾剛履

虎尾不咥人象也和說亦柔道也履乾剛而不見咥傷
亦可謂妙矣可謂亨矣乃一本乎和柔柔勝剛弱勝強
天下莫柔弱於水而反堅強者莫之能先又莫柔乎風
風無形而發大屋折大木柔之卒勝其剛如此熟觀天
下萬事唯柔爲勝若夫用剛則必中而無所偏倚必正
而不入於邪又履帝位君體則爲宜斯能無疚病唯光
明者乃能之光明者內心光明是爲道心是爲聰明睿
智然則用剛之難如此雖然夫道一而已矣道心無体
本無剛柔即此本有無体之心而行之而旁觀者自曰
柔曰剛是謂不識不知順帝之則無体無方神不可測

剛柔異名其道則一得其一者自無不宜如日月之光
無所思爲而萬物畢照道心光明不動乎意知柔知剛
舜光天之下文王耿光于上下易曰光大曰明曰輝光
曰君子之光詩曰昭明有融皆所以發明大道此唯道
心內明者自覺自信未覺者必疑道者自知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人之行皆欲前進其能靜退者有幾聖人於是發上天
下澤之象發揮上下定民志之道上下有章貴賤有等
天秩之叙也較其辨焉使上者安於上下者安於下則
民志定矣彼老氏謂禮爲忠信之薄亂之首則安能治

天下國家老氏窺本見根不睹枝葉不見宗廟之美百
官之富習乎道家之學未學乎易者也孔子大聖猶曰
五十而後學易可以無大過易道之未易遽學如此叅
天下之變化無窮情僞萬狀而欲動中機會變化云爲
無非典禮誠非一於清虛淨寂者之所能盡識也樓高
書曰地在下矣澤又下於地故天下之最下者莫如澤

初九素履往无咎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素履貧賤之所履也以素履往由貧賤而行不願乎其
外故曰獨行願也此得乎易之道也人心即大易之道
自神自明私欲蔽之始昏始亂獨行願者自行其心也

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深明此心之即道也明此心者自寂然自變化自無外來素有質義有不義人無生而貴者則其本初固在下也固未有華飾也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

九二居中爲道於是乎明履道人行乎世道甚坦坦無疑無阻而人自亂者因物有遷作好作惡自昏自亂胃中擾擾矣豈能幽哉幽人貞吉幽人之心無以異於擾擾者之心心自無体自清明自寂然不動視聽言動心思皆其變化彼昏者自不明自擾擾自爲紛亂爾幽人不昏故中不自亂不自亂由已非外取其道也其曰貞

者正也正者道之異名又足以明非小人無忌憚之中庸也彼無忌憚之中庸皆人近之矣晉人不能自明貞正之旨故入於無忌憚孔子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幽人之貞也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爲于大君象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咥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爲于大君志剛也

六三以陰闇小弱之質而居下卦之上才德不足以當位而強有爲焉是眇而視實不足以有明跛而履實不足以有行不量力妄進如此是履虎尾其致咥人之凶也可必雖然使武人用此以爲于大君則不爲凶何則戰陣必勇已質雖不堪沓而進乃合正道大君天子也征伐當自天子出武人用之則正他人用之則非是謂變易之道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象曰愬愬終吉志行也

九四居近君之位而体剛焉履虎尾之象也而四有柔之象也有能懼愬愬之象故終吉愬愬非志也終吉則志行矣大抵天下之理欲者不得不欲者得六三欲志行故不得志行九四志不行故終於志行六三柔而好剛九四剛而能柔此吉凶之所以相反

九五夬履貞厲象曰夬履貞厲位正當也

君体雖剛而有用剛之道乾曰用九言其必有以用夫九不可爲九所用用九用剛也徒以居崇高之位爲勢位所轉移謂天下莫已若與奪自我威福自我自用自專以夬決爲履雖不失正危厲也以堯舜大聖而舍已從人以神禹而拜昌言苟胸中未能洞然無我必偏必蔽而況於夬決爲履乎此無他以位爲已之位正當其位故不虛也豈中正光明之道邪黃屋非堯心舜視棄天下如敝屣禹有天下而不與豈以位爲已有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上九爻辭吉未定故聖人繫其義曰視其所履而考吉凶之祥則其能旋反者獲元吉上九應六三亦有旋反之象但乾体居上未必果能旋反何謂旋人心逐逐乎外惟能旋者則復此心矣豈不大哉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孟子曰仁人心也某自弱冠而聞先訓啓道德之端自是靜思力索者十餘年至三十有二而聞象山先生之言忽省此心之清明神用變化不可度思始信此心之即道深念人多外馳不一反觀一反觀忽識此心即道在我矣象曰元吉在上有大慶者蓋謂上者獲之極盛居卦之外擾擾萬物不勝其多今也能於極上

擾擾之中而自得旋反之妙舜禹有天下勞勤萬物而曰不與焉者在上而旋也孔子十五志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而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是在上而旋也是旋非心思之所及非上行之可到非進退之可言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豈小者之道哉故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楊氏易傳卷之五

楊氏易傳卷之六

宋寶謨閣學士慈谿楊簡敬仲 著
明 後學廬陵劉日升 豫章陳道亨 校
漳浦林汝詔 豫章饒伸 仝校

☷☰ 乾下坤上 泰小往大來吉亨彖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陽為大為君子陰為小為小人三陰往而居外三陽來

而居內道之正也道之正者為和為同為宜為治為泰為吉亨道之不正者為不和為不同為失宜為亂為否為內塞故夫天氣下降地氣上騰二氣交和而萬物泰通此道之正者內陽外陰於時為生育於氣血為安和於德為內健外順而宜內健中不可屈外順無忤於物與色厲內荏之小人異矣於政為內君子外小人而治內君子君子道長外小人小人道消聖人不能使天下無小人不使居內亂正其道消而已凡此無非道之正者此特言其大略耳若夫詳言凡正之類奚勝窮大抵正無不利邪無不害人道謹諸此而已矣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當天地交和泰通之時元后亦何所為哉財成輔相以左民斯民而已財裁也裁成天地之道若置閏定時掘地決川烈焚山澤之類加人力以裁成之也輔相天地之宜若賓日餞月順四時之序而平秩之順十有二土之宜而蕃毓之之類順其所宜而輔相之也裁成輔相則三才之氣順正協叙順正協叙則和育蕃昌故夫財成輔相皆所以左右民使得其所民性自善自中惟左右之使飢寒不切其身不拂亂其性又以五禮防其僞而導之中以五刑防其過而協于中凡此皆所以左之右之堯臣之直之輔之翼之知民性之本善故左右而養之後世不知民性之本善無禮樂刑政以左右之三才之氣乖亂凶災饑饉洊臻民困窮無告又立法以利導民之私欲以亂法導亂民及民抵冒肆犯則又曰民頑不可訓遂傷殘之又輕重不當為善者未必免為惡者未必刑罪重者得輕刑罪輕者得重刑民益亂不知所為盡胥而為惡皆由不知民性本善不左右之而困之又直擾害之故也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善人自有善人之類惡人自有惡人之類為善不同同歸于治為惡不同同歸于亂善與善親惡與惡親不假納約不召而應何也善人知善人必我與惡人知善人必不我與水流濕火就燥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故君子小人率不相能君子之不與小人非私乎己也小人為不正為利為亂義不得不遠之也小人之不與君子非心惡之也知其非吾類必不我與非己之利故必去之也彙類也拔茅連茹牽連而至三陽以類而進之象初九君子之類也泰之時天下有道君子之類當進征進也象曰志在外志於出不於處也孔子曰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此道之正也君子由正道而行無私乎己之心也以私乎己之心而往者小人也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大哉九二之道也惟賢知賢拔茅茹在九二不必言九二大賢豈立荒者疑在所棄今九二則包之何以包之也人有常性本善本正因物有遷斯昏斯亂荒者不協于極而已猶未罹于咎君子當包受之寬以教養之則天下之善心無不興起可以使人皆有士君子之行馮河者勇進直前無所畏憚之象謹畏不敢發君子之常

德然而泰之時上下交而其志同君子居内而道長小
人居外而道消三陽並進群賢畢集九二又得位於斯
時也苟猶畏懦不敢輕發則斯民何所賴至治何由致
哉用馮河所以發破君子畏懦之蔽啓以變通大有為
之道也遐遠也遠者人情易以遺忘才力之所不逮今
九二不遺遐遠舟車所至人力所通膚智周之光被無
外朋者所親也朋亡則不止於所親雖所不知凡一言
之善一事之能尚皆用之而況於以賢人吉士稱者乎
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九二備此四德得道之上尚
上也得乎道之全非其小者也然此亦非於常性之外

復有所進也雖大聖與下愚其常性則同賢者智者自
過之而失其中不肖者愚者自不及而失其中九二之
道自小賢小智觀則謂之大自道觀之則中行而已矣
中無實体賢者智者未能忘意不意乎彼則意乎此不
彼不此又意乎中皆有所倚非中也中者無思無慮無
倚無倚之虛名非訓詁之所到曰光大者乃言其道心
光明如日月之光無所思為而萬物畢照道心無我虛
明洞照萬理苟未至於如日月之光明必有私有意有
我必有蔽惑惟曰中而不曰正者中正雖無二道而世
之秉正者未必能中虛無我也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
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
有平必有陂有往必有復無有平而不陂者無有往而
不復者小者雖往他日將復今雖治平後將將陂消息
盈虛勢不可止然亦有道焉克艱克正亦可無咎勿用
憂恤此理之可信者于食有福祿之可保也食祿食之
謂所患在我之失道得道以放逸而失以艱正而得未
有得乎道而致禍者象曰無往不復天地際也天地陰
陽消長之際則然不曰人道明亦可以艱貞致福也大
傳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盡道可以通乎造化消禍敗

補天地之不足有如此之神用於是爻見之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實
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
翩翩群衆皆來之象夫惟富乃能用其鄰六四陰虛不
富而乃能以其鄰者小人同類皆失勢位皆欲復來以
其中心之所願故不待約而自孚應聖人於此明著小
人之情以教君子又因不富之辭而發之曰皆失實也
謂富為貴小人之情也聖人不然小人昏迷自不知本
性之善為失實也此聖人之微旨雖明者知之也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

帝王之女不嫁公侯自古有之曰帝乙者豈歸妹之初
至帝乙而明備乎六五謙柔中虛以用九二之大賢亦
猶帝女下嫁謙虛用賢必獲元吉言祉明吉之盛象曰
中以行願者明六五非利於此而勉爲謙降也六五得
道焉中者道之異名蓋其心所願自爾謙虛所謂謙虛
者即道也故曰中以行願也得道者非於心外得之心
即道也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

上六城復於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象曰城復隍其命
亂也

城隍塹也城圮而復於隍世亂至此勿復用師徒驅亂

民置之死地不然則前徒倒戈矣用師適足以促其禍
至此已不可收拾於大亂不可收拾之中聖人亦畧致
其誨廢其小支曰姑自邑告命言姑自近極之雖出於
貞正猶終恐不免於吝吝者文過亂亡之君雖於扶持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災樂其所以
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垂亡之君有
能蘇然悔悟已過不復文飾暴白已過誠心改更則亦
可感動國人人之愛戴其君天下之所同也此以誠人
人誠應所患亂亡之君往往終於文過天命無常
人道亂則天命亂曰其命亂也古中多以已所

居邑曰邑王畢割邑商邑翼翼四方之極盤庚不常厥
邑周公作新大邑皆謂己邑

䷋坤下乾上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象曰否之匪人
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
下不交而天下無邦也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
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泰不曰匪人而否匪人者時進匪人既已否矣故不利
君子貞然則君子當退而處世不已之君子猶進說不
已是謂彊聒必取于時之禍聖人謂之曰否之匪人不
利君子貞欲使君子知否之自天而非人則君子無所

用其力孔子曰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彼驅聒不已
之君子雖忠而非義大易之道不然道必無我如太虛
如天地如四時之錯行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
久則久可以速則速窮則行於家達則行於天下一也
陽爲大爲君子當居內今乃往而居外陰爲小爲小人
當居外今乃來而居內非上下交之道故凡不正之類
爲不交爲不通爲無邦人君知是乎當富貴崇高之中難
乎當知治亂之情狀聖人於是言之曰上下不交即爲
無邦無乎陽上陰下之情不如此所以爲陽也中德宜剛
而不但今乃外剛以作物……求而與物今乃內柔

而懾懦失道之正。皆此類也。餘已見泰卦。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
君子退處無祿而不儉則無以供其用勢必至於求祿
困窮迫之其志亂矣卦辭已明不利君子貞來又言君
子道消此又言儉德辟難又曰不可榮以祿者人情好
進惡退好奢惡儉意之難忘也故聖人諄復言之
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象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
泰初曰征此曰貞則知此不當征當退泰當征不當退
其道一也象曰志在君者明君子之志非怨而忘乎君
也志未嘗不在君君不見用故退爾常情居否多憂懟

唯有道者其心未嘗不亨遯言亨明道於二亦言亨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象曰大人否亨不亂群也
否則君子當去而此猶曰包承小人吉者事亦有勢未
得遽去則當包承小人者之事其上也包而不敢露承
而不敢拂故吉此亦君子處否之道若夫大人則於否
而能亨蓋大人之道大虛智無方自有變化之妙不包
承而能亨包承則亂群矣大人否亨則不亂群
六三包羞象曰包羞位不當也
君子中亦有小人六二得中君子也故曰包承至於六
三德不如六二而位益高不正而從邪蓋有愧於中故
曰包羞象曰位不當者德不足以當位故也是謂君子
中之小人自古此類良多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
日中則昃天下事理過中則變乾四曰乃革泰四曰翩
翩言小人之類至否四又言大者往來疇離祉者內外
上下之際皆附離其祉言可連茹而來也象曰志行也
言志已行則可矣先時而干進君未有命而遽出必有
志未行而強欲行咎者君子尤之小人怨之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象曰大人之吉位
正當也

休息否禍惟大人則吉非大人則否亦未易休大人得
道大全每發皆中故能止亂不然則休否者未能皆中
乎道則亂難止其亡其亡恐懼憂慮之言桑根最盛苞
桑叢生之桑其根愈盛愈固繫于苞桑慎固之象使君
臣皆若是則可使未無否象曰大人之吉位正當也者
言有大人之道而不居正當之位則權不自己亦無大
功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此疑有脫經傳本遯旅亦有餘音
䷌離上乾下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象曰同人柔得
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同人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

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唯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

與人和同之道必以柔行之則和同矣柔而不得位則無勢亦不能行既柔又得位而不得中焉為不得道則人心亦不服中者道之異名也柔矣得位矣得中矣而又應乎乾乾者剛健之勢或剛健之德猶相應而和同可知矣故曰同人至於同人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則乾行矣人君之事人臣不得而與故首特異其辭曰同人曰野者廣莫之象同人于野則無所不同始為亨通始可以涉大川濟險難此乃乾体之所行非人臣之

事人臣豈能致如此廣大之事業何謂君子之貞言乎文為條理光輝著見之謂文言乎辨析洞照無蔽之謂明言乎日應萬變不屈不息之謂健言乎無思無為無偏無倚之謂中言乎正而無邪之謂正言乎交際泛應之謂應道心無体神用無方文明健中正應非實有此六者之殊形容君子之正道有此六者之言其實一也亦猶曰白曰瑩曰潤皆言一玉曰黃曰剛曰聲皆言一金唯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者人心一而已矣心即道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聖人先覺衆人不覺爾以明照昏以一知萬如水鑑中之萬象不勞思慮而毫髮無遁者此心自明自神自無所不通故也昏人非不能通惟昏故不通柔得位得中應乾六二上應乾卦之象離文明乾健二五中正而應觀乎卦之六畫而卦辭彖辭可觀矣六十四卦皆然

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天與火同於陽同於上而君子以類族辨物者異中之同也使一於混同族不復類則婚姻無別物不復辨則上下無章名分大亂得其道者雖異而同失其道者雖同而異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初九初出門之象同人于門不偏不私故人無咎之者

六二同人于宗吝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

同人之道惡其偏私六二正應九五有于宗之象止同其宗人亦不廣矣故吝吝有小狹之義孔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坤上六曰其道窮也此曰吝道也百姓日用而不知故昏故亂故吝一日覺之則廣矣大矣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一也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象曰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

陰陽自有相親之象九三之情在六二欲有之恐九四

之來也故敵之莽之地畢下三之象九四在上高陵之象九三與六二非正應也非正應而私之非其道矣失道而又敵剛未有能濟者三歲不興安能行也六二不必謂果有其人但言九三之所欲者是已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

四九之陽志亦在乎六二之陰而亦非正應又九三間之故乘墉而攻四告三上有乘墉攻下之象然以九居四始剛終柔故有弗克攻之象其弗克攻乃以非正應非義而往人心不從鬼神不祐自弗克也雖非本心然

既弗攻矣其事反於典則矣亦吉困而反則者尚能獲吉而況於誠心反則者乎六二不必謂果有其人但言九四之所欲者是已三與四皆以私欲失同人之道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

九五六二爲正應三而與四間之故先號咷九五之中心自以義直故號咷也義之自者天下之所與人之所助而況於以九五之利勢行之乎三四爲剛必用大師克之方能與六二相遇故後笑此亦理勢之自然也九三三歲不興九四義弗克攻唯九五能用兵師克之而必獲相遇者九五之義正直故也大師而後相遇言必相克而後遇也得正直之道者其莫能遏抑如此

上九同人於郊无悔象曰同人於郊志未得也

郊者遠外之地上九處一卦之外同人於郊雖無三四之爭亦無九五號咷相克之難亦無悔尤志亦未爲得也蓋道心之神雖與萬衆應酬如天地之變化風雨散潤日月照臨四時錯行日得亨通之道斯爲得矣居遠外避悔咎未爲同人之大道

䷍ 乾下離上 大有元亨彖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大有同人皆五陽一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而大有則得尊位大中而上下皆應之夫與人必柔剛則忤物此古今之常情不可違者故二卦皆用柔尊位則勢之所行者廣中一也安得有大小之異而同人止曰得中大有則曰大中何也中無大小人有大小賢人之中無作好無作惡無偏無陂無反無側聖人之中亦無以異於賢人之中顧則建如天文明如天如日月之代明如四時之錯行變化不測非賢人之所及也是謂大中賢非無剛健文明之德不爲事物所[illegible]也發諸文爲條理不亂緝熙光明物莫之蔽即文明也惟聖

人盡之賢者未盡故大中之道惟聖人可以當之孔子
曰古之有天下者必聖人六五柔得尊位王者之事聖
人之事故曰大中以聖人之道居至人之位又以其道
行之其上下無不心悅誠服而應之矣故曰大有人君
之有天下非有其土而已有其人也有其人者有其心
也有剛健文明之德而有毫髮不與天爲一是爲不應
乎天應乎天矣而文爲舉措有一不能隨時而適宜則
猶未盡大中之道曰剛健曰文明曰應乎天曰時行非
果有若是不同之實也人心自善人心自靈人心自明
人心自神人心自備衆德萬善自與天地無二自有變

化隨時中節之妙特聖人不失其全賢者猶未精一未
全故不同聖人盡此大中之全故元亨元者大中之本
亨者大中之亨通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可謂天之休命矣君子何
以順之善者天之心也惡者非天之心也惡不遏則亂
則民被其害善不揚則正道不行民不被其澤治亂安
危之機在善惡揚遏之間而已火在天上明照萬物有
別白善惡之象以是知遏惡揚善大道也卦中自著此
象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大有之時聖君在上四方咸仰初九雖在下亦當出而
交當出而交而不交則害者害道也害吾之德也當入
而出爲躁動當出而入爲固避皆非正道聖人誨之曰
出而交匪爲咎也克謹艱則無咎象曰大有初九無交
害也謂在大有之時則害在初時則未必害也乾初則
貴潛當初則貴其不犯難履初則貴其獨行惟大有之
初則貴其交也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象曰大車以載積中不敗也
此人臣之大有也有人臣大有之德方能成人臣大有

之業臣之事君如車載物大車則無所不載豈惟無所
不載而已亦可載之而往言車力之有餘德之大者無
所不備無所不濟必應曲當通行而無礙必無咎九二
陽剛中正有大車之象積中不敗者言厚積物於車中
車不敗損猶大德無所不堪任也若德之小者得其一
失其二得其二三失其六七難乎免於人之咎尤矣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象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
害也
左傳曰公用亨于天子三居下卦之上是人臣而居高位
爲公公者道德全備之稱公則能致亨于天子小人無

徙而居此往往多爲亂

九四匪其彭无咎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辨晳也

九四居近君之位事謙柔之君而已乃陽剛之体殊不順也宜謹宜敬無使彭大見諸事狀則免咎矣非明者豈能辨晳事宜如此往往迷於勢利必取禍而後已九四入離卦有明象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象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威如之吉易而無備也

六五謙柔任賢誠信交孚疑有太柔無制無威之象而六五大中離明自有威如之吉是威非六五有意立威

以備防臣下之僭越也六五大中之道心無思無爲寂然不動交如之孚威如之吉如鑑中之象如日月之照臨如天地之變化故曰易而無備也坦坦乎易初無戒備之意而自有道德之威也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孔子嘗舉此爻兼明人助并發信順尚賢之義非專釋此爻也舉此致教於人故推言及順信尚賢夫道一而已矣縱橫言之無不可者特以此爻無順信尚賢之象不必以順信尚賢爲言也此爻爻辭並不言所以致祐之由而遽曰自天祐之吉無不利者何也無所爲而人自祐之天道無爲故也大有豐大之世上九超然一卦之外不陷於有中若有不有善外非離爲無所爲不可及思勿可射思天人一道故天祐之大有大有之上難乎其吉大有上吉惟天知之故天祐之孔子曰知我者其天乎又曰吾無知也惟其無知人不知惟天知無知即無爲無知無爲照臨不遺順亦在斯信亦在斯尚賢亦在斯

楊氏易傳卷之七

宋寶謨閣學士慈谿楊簡敬仲 著
明後學廬陵劉日升 豫章陳道亨 校
漳浦林汝詔 豫章饒伸 仝校

䷎艮下坤上 謙亨君子有終彖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謙損謙退人疑不亨智者觀之惟謙乃亨愚者觀近智者知終君子有終謙之效也是故彖詳言謙亨之驗天氣下濟於地謙矣而天体光明非亨乎地道卑謙矣而地氣上行非亨乎月盈則虧日中則昃天道之虧盈益謙如此山高而崩水溢則決至於卑坎則受衆流地道變盈流謙又如此鬼神又害盈而福謙人道又惡盈而好謙謙似卑而實尊似晦而實光雖卑恭而實不可踰所福也所好也尊而光也不可踰也此君子之終也夫謙亨一言足矣而聖人諄諄復復至於此者何其辭費也人皆而私其己孔曰己孔少長而食曰己食有奪之則怒愛則喜有怒之則啼又其長也人譽之則喜有言其失則不樂大禹神聖特以不矜不伐稱則人之好矜伐者衆矣聖人深知夫人情難克其己私如此故詳其言諄切其驗庶幾其或省也亦猶乾文言水火雲龍風虎之喻使人之己私消盡則道心虚明謙我無偽如天地如日月如變化自生當剛則自剛當柔則自柔當謙則自謙如四時之錯行也

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地中有山昭然有裒多益寡稱物平施之象山崇高今乃降而在地中地卑下乃在山之上君子之治亦以其

多者爲盈理宜裒之不足爲謙理益宜之多者高盈之類寡者卑謙之類此道天地神人之所同也繼曰稱物平施者裒多益寡之謂然所謂平非一切平齊之也稱物而施之得其平也列爵惟五有五等分土惟三有三等貴賤貧富大小長幼各有其等隨其等稱其物有多焉則裒之有少焉則益之於義爲平於人心爲平是爲稱物平施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

六柔而又在下是謂謙謙謙之至也爲人謙爲君子而况於謙謙乎大川險難殊爲難濟今謙謙君子乃能濟

之者以謙為人之所好鬼神之所福而天道之所益者
險雖有可濟而況於餘乎象曰卑以自牧者非謂致力
强勉以自牧也使猶假勉强致力則謙不出於誠人將
不信安能濟險人心自未始不謙常謂平時賓主交際
未嘗不相敬忽有面致推譽之辭未嘗不[illegible]然繼以謙
抑不敢當之言為謝此不待矯揉審[illegible]也其應如
響此足以驗人心之本謙及其有犯於中[illegible]作於忿而
不謙至於君子則無忿無私其謙謙乃其常性所自有
自不敢自矜自伐自不敢尚人其發於容辭自卑自牧
自無有毫髮强勉之意其曰自牧謂夫衆人疑卑損之

至盡推其善美以與人將不能自安養故曰雖入而自
足以牧養自有利用安身之報雖大險尚能濟之其無
所不利可不問而知也
六二鳴謙貞吉象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
謙多發於言故曰鳴謙鳴謙有發於中者有發於外者
上六鳴謙發於外六二鳴謙發於中二居下卦之中由
中之象也鳴謙雖中而施之有正有不正其心不必施
而施與夫施之有宜而過者皆不正也故貞正則吉中
有中心之象又有中道之象六二之貞吉得中道故也
六二之貞非外鑠之非取許外也鳴謙也貞也皆中心

所自有此心人皆有之而自不知自不信是雖有此良
心而猶失也至於六二可謂中心得也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謙諸爻唯三猶陽而居下卦之上有功勞之象焉是有
勞謙者也謙之有終已見於彖辭之詳凡謙必有其終
而況於勞而謙乎凡謙已為人之所好而況於有勞而
謙為民之服也萬民咸服其有終不[illegible]而可知
六四无不利撝謙象曰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
易之所以尚中正者何也人心本中本正惟其動於意
而微加焉則失其中正微損焉則失其中正箕子作範

所以諄諄復復乎無作好無作惡無偏無黨無反無側
王道蕩蕩平平正直所以深明乎人心之本正惧其昏
而差差而過過而亂也六柔四柔坤體又陰柔又不中
有過乎謙之象故聖人教之撝去其謙又恐其疑也又
曰無不利撝謙象曰不違則者言雖撝去其謙不至於
違則也多者裒取之始得中也去其過焉則本中本正
之心自昭明矣
六五不富以其隣利用侵伐无不利象曰利用侵伐征不
服也
謙德之柄也言謙之足以用人也謙者天地之所益鬼

神之所福人之所好施謙卽能用人人樂爲之用而況於六五居君位而謙六柔坤体又柔而謙之至乎故不必富而自能以其鄰者以用也惟富乃能用其人今不富而能用鄰者以人君而至謙足以深得人之心也有君如此天下所咸服而有不服焉天下之所共怒以咸服之人攻所共怒者其利也孰禦者已服徒以私怒貪地而征之則適足致禍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象曰鳴謙志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

上六居一卦之外有鳴謙于外不由中之象謙不由中

其志未得也言其心志之有失也人心卽道心志之得爲道之得心志之失爲道之失六二曰中心得也同人之上九曰志未得也夫不以中心與人而外爲鳴謙人所不服也所不應也志有之愛人不親反其仁禮人不荅反其敬治人不治反其知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可用行師征邑國請當自反攻治其己也邑國有己邑之象夏王率割夏邑商邑翼翼四方之極盤庚不常厥邑武成我大邑周公作親大邑皆謂己邑又曰歸而逝其邑亦己邑

䷏ 坤下震上 豫利建侯行師彖曰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豫以動故天地如之而況建侯行師乎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

夫卦之所以爲豫者何也九四有剛德而五陰咸應之位又近君其志行矣而下坤順上震動有順以動之象有剛德足以立又人心應之四位近君而志行又順動不失其道合是數者此所以爲致豫之道也剛不足以立則非道人心不應亦非道世固有執正之道以令天下而人心猶不應者此必有其故也必其有未盡道是其應之一言亦殊不可忽剛矣不得近君之位則志不

行亦弗克致豫順動正言豫道之本道一而已矣而乃有如是云云曲折之狀者道固有如是曲折萬變也此其所以名之曰易易有變之道也是道不離乎人心人之道心自剛自無不應自能順動諸卦彖辭多言曲折變異之狀聖人所以明大易之道也或者往往溺諸人情事狀不悟其卽天下何思何慮之妙也豫利建侯行師豫悅也建是侯而人悅則建之行是師而人悅則行之然則何以致人之悅豫順動其大旨也順動天地之道也天地豈曰吾以順動哉不變自化人自謂之順動日月自不過而有常度四時自不忒而有常序聖人之

順動即天之順動聖人雖曰順動而實不能自言順動之狀故曰言不盡意又曰予欲無言又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又詩稱文王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使有知有識則不足以言順矣而刑罰自清而不繁民心自服而化刑清民服豫之時也其義爲如何民服之時亦豫之時也其義爲如何民服之時亦安知其所以爲義哉民服之時尚不能自知而況於日月不過之時四時不忒之時哉又曰豫順以動豫卦之義也此尚德而言至於民服之時日月不過之時四時不忒之時誠莫得而索其義也其義莫得而索者豈不甚大矣哉大矣哉之易義

大易之義也六十四卦之義也三才之義也順動之義也順動之義可言也而亦不可索其狀也孰順孰動其機不可得而知也其狀不可得而執也民之所以悅者此也日月之所以不過四時之所以不忒者此也易卦之所以爲六十四卦者此也而聖人不作言之何也皆言之則繁也贅也舉一隅可以三隅反也聖人亦已屢舉之矣他卦可以通也

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雷出地奮有暢達之象人樂暢達達之於金石絲竹革木匏土之聲即雷之聲也無二聲先王作樂非以樂之欲也人生不能無樂而其樂有邪正焉其樂由德性而生者雖未言之嗟歎之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無非德者無非正者其樂由放心而作者則爲淫靡之音繁急之音鄭衛之音朝歌北鄙之音先王作中正之音莊敬之音和平之音無非德性之樂故先王之樂足以感人中正莊敬和平之心是謂易直子諒之心足以消人放逸淫靡繁急之心故曰移風移俗莫善於樂蓋聲有無形之妙足以深入乎人心中正之心人所自有惟其無以感之今中正之音感之於外則其機自動其化

甚敏故曰作樂崇德不惟愚不肖賴樂以感動而賢智亦以樂養德殷盛也盛薦之上帝而配以祖考即雷之自地而出奮而達於上也上帝之心祖考之神樂之德一也非先王取此象而作樂薦帝配祖考也聖人取其象同者類而言之所以漸明其道同也人心之蔽未易頓啓漸明其同者則餘不同者亦漸通矣孔子曰予一以貫之非止一二事比同而已三才萬狀自未始不一而蔽者自紛紛也莊周之學淺矣亦曰勞神明爲一而不知其同也

初六鳴豫凶象曰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居下位之道當安靜無動今也悅於據遂鳴而趨之凶道也夫位之在下未爲窮也顔子陋巷簞瓢何窮之有今初六豫而鳴其志窮矣鳴則求失道妄求必致凶初六不中有失道之象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象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

水靜則清清則明人靜則淸明人心本淸明惟動故昏六陰：：又陰陰靜也有至靜不動之象人之本心自靜自淸明惟因物有遷者多故以不遷於物者爲介爲如石其實非致力作意而固執之也作意固執非靜也非如石也子曰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盍不爲悅豫所動不爲動所亂則尤淸明之至性自無所不照動雖幾微已知吉凶之報矣何待終日此謂貞正之道此謂吉之道中即正一言之謂之正可也兩言之謂之中正亦可也中正皆無實體皆所以發明道心言其不流於邪謂之正言其無所偏倚謂之中人心微動則流矣流則有所倚倚則有所偏動流偏倚無非邪者此爻首發不動流之旨故曰貞而象則詳明之故又曰中

六三盱豫悔遲有悔象曰盱豫有悔位不當也

盱者上視不直之貌六三上比四九之陽陽有豫悅之象而六三上比之有進以求豫之象而二與四非正應

有非其道之象凶震體震起也無下豫之象然則三而求豫致悔之道也夫求而不獲有多悔三爲陽爲動有遲疑不欲進之象故益增其悔三居下卦之位亦尚失其德如此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九四以陽明之大賢五陰咸應之天下皆由之而豫況上承中正柔德之君君臣道同志合未見有毫髮間之象況象心並應無可疑者大抵賢者之心兢兢克謹不思違道茲乃恐其戒懼太過失大有爲之時則亦於大易之道猶爲未盡而四海之內必有不被堯舜之澤者矣故曰大有得言其無失也勿用致疑朋來咸應如簪髮合總於簪無一髮一人之不順象又曰志大行也皆所以贊其大有爲於易道之大全也

六五貞疾恒不死象曰六五貞疾乘剛也恒不死中未亾也

六五之象不逮六二六二於豫悅之中而寂然不動六五陰爻亦非挺逐乎豫悅者惟其未能無我其中未能盡亾故爲正道之疾疾者病之小者大體非紛紛動者特其中未能全無我者恒不死言其意終不死象曰乘

剛者九四爲剛六五乘之剛者堅物人挩義之堅如之然此乃安意強立已私此心中虛而無我其安立我乃外意而非虛中之所有故象特發乘剛之象以明其在外六靜也而有五恒不死之象學道者學不動心而其中隱然未能脫然而虛者往往而是故聖人於此致其論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沉冥於豫樂至於此可謂已成而難於救矣而聖人欲謂於此渝變亦可無咎人患不能改改則無過象曰何可長也言其冥豫而又在上禍至不久矣何可長如

此也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衆故其致禍速

䷐ 震下兌上 隨元亨利貞无咎彖曰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

剛本居上柔本居下今也剛乘而居二陰之下動而說隨者以深得乎人之心也易曰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元亨利貞之義也屯彖所釋言之詳矣六十四卦皆可以言元亨利貞也有言焉舉一隅可以三隅反也不必贅也六十四卦皆易也無大卦小卦之異也亦猶曰大矣哉非獨取此數卦而餘卦不言可也偶於此言之可以通餘卦也元以始言可也以大言亦可也自心通內明者觀之縱言之可也橫言之可也無不通也大亨貞正又無咎無尤而隨時之道盡矣亨通之際人多失正至於大亨尤難大亨而不失其貞正則非得道者不能大亨貞正矣而亦未免於咎尤者於道尤爲未盡也蓋人情有曲折時變習俗之不同惟道德之全者睿智畢照變化云爲靡不中節故大亨貞無咎而於天下可以隨時而無不通矣時變之來無窮時變之狀無定古無可稽之典近無可法之則事變忽生人情忽變而欲隨時而應雖不失義非得易道之大全其孰能與於此然則隨時之義豈勉強之所能豈學習之所到易曰不習無

不利惟不習者得此義矣易曰天下何思何慮惟無思無慮者得此義矣得此義如水鑑洞照萬象如日月徧照萬物自神自明不可度思自孔子尚不能詳言其義惟曰大矣哉豈學習思慮之所至乎以習學思慮而至者必有所倚必有所偏必不能隨時而皆中此義與六十二卦之義同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澤中有雷雷隱於陰晦之中也其在君子則當嚮晦昏暮之時而入內寢宴息也學者毋曰宴息末也易道不在焉吾見一動一靜無非易道之妙者顧百姓日用而

不知索之隱即君子之息道無二也聖人姑取其類使人心漸通通乎一則雖不一者皆通皆一矣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象曰官有渝從正吉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

官司各有所守不可渝變也今渝爲隨時之義也其事可變也其貞正之義不可變也故貞則吉失正則凶壓於勢變轍失其正者多矣凶道也能正吉也若有能出門而交無所私係則人情感應而有功不止於吉而已蓋有所係則有所失無所係則無所失六二係小子則失丈夫六三係丈夫則失小子象曰出門交有功不失

也初有出門之象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象曰係小子弗兼與也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象曰係丈夫志舍下也

陰與陰不相得陽與陽不相得惟陰與陽有相得之象隨時適變不主故常故六二雖與九五正應九五有丈夫之象人乃變其常近係初九而相得此變之不善者也故曰係小子失丈夫雖六二與九五亦有陰陽相應之象然既已近係於初九則勢無兼與之理故象曰弗兼與也言係一則失一以爲貪小失大之戒六三雖與上六本正應今也兩陰本無相應之象唯近雖九四之

陽明六三變常而隨近則六二亦近也三乃不隨六二而雖隨於四此變之善者也故曰係丈夫失小子謂係九四之丈夫而失六二之小子象又曰志舍下也言舍其陰下也兩陰無相得之象故六三有舍六二之象三係於四得其所隨故隨所求而皆得此雖隨時適變之善然變者君子之所難變常患乎失正故戒之曰利居貞居之爲言雖暫正而不能安也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象曰隨有獲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九四下有二陰相隨之象九四得衆心之隨而陽實自

任以爲己之所獲如此則雖正亦凶也夫人心之所以應者固以我之正也不正則人不服而九四不可以爲己有當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苟有毫髮以爲己能之心則失其道矣故雖正亦凶夫有獲之心己私也有私己者雖人君不能免凶而況於臣乎而況於居近君之位其可不敬懼乎故曰其義凶也其義凶矣必不免有孚在道以明則不以爲己獲矣道心之中無己私果無己私則自足以取信於人無己私則明明無己私然則孚也道也明也一也而象又專言之曰明功也者何也道心人人之所自有己私人人之所本無惟昏故私

誰不昏則吾即道虛明無我本無所私故歸功於明文大臣近君疑間易生恐正人自信自以爲合道而其實未明至於禍已成而莫之見此聖人所以由致誠告也

九五孚于嘉吉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

孚信也嘉吉美也九五所信者善美則所用者賢矣用賢人君之吉也孚信亦有隨之義也者何也惟聖知聖惟賢知賢惟有中正之德者能知中正之人九五所孚者嘉則知九五之德亦嘉惟堯知舜[illegible]舜知皋陶惟湯知伊尹惟武王知十亂至唐明皇始[illegible]信姚宋終邪而信李林甫以一人之身而賢否異[illegible]觀夫君心

之正不正然則九五之孚於嘉一本乎德之正中曰位者言乎得尊位而又有中正之德也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於西山象曰拘係之上窮也

隨之拘天下靡不悅隨而猶有頑固未之聽從則爲之上者不可遂置之而不問故拘係之乃從維之周伐商四方無不心說誠服矣及其久也商頑民終未從故周公遷之洛邑即拘係之謂也然周公亦非一於用威其曰維之者寬以養之也多方君陳畢命三篇備見寬維之意山有阻隔不通之象而者陰幽昏塞之象王者於此必有道以亨通也周之治卒於囹圄空虛四十年人皆有士君子之行此亨通之效也象曰拘係之上窮也者可亨至於此窮極不得不拘係之也

䷑巽下艮上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彖曰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

上九之剛有自下而上之象初六之陰有自上而下之象夫剛來而下柔則說隨上下不交則否今剛自上柔自下剛柔不交上剛而好自任下柔而一於從一於柔巽聽從不敢有所爲而止則事安得而不蠱壞巽柔艮

止其象昭然然則治蠱有道乎有斯道也何道也六十四卦之道也易之道也一也亦謂之元乾元坤元即此元也此元非遠近在人心念慮未動之始其元乎故曰天下何思何慮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文王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人惟因物有遷而動於思慮動於思慮而後流而不交昏而亂則蠱蠱蠱壞益壞矣何能有所亨何能致天下之治元亨則可以涉大川矣天下無事之時則不一復有所事今天下蠱獘非有所事焉不能濟故利涉大川者利乎往有所事也無妄之不可往與蠱之往有事一也唯其時也唯其一也人情怒其蠱獘

其治之多失之剛此非易之道也天下事大抵當剛則
剛當柔則柔蠱之時不患乎不剛患不柔爾甲屬東方
仁柔故取焉先三日後三日者事不可忽易不可不深
慮遠思先事三日而圖之後事三日又慮之慮其始而
圖其終以消息盈虛終則有始天行也泰極則否治極
則復蠱不可不戒戒則免至於巽卦則人情柔巽之時
患乎不剛故曰與先庚三日後庚三日惟其當於道而
已矣一也前門何思何慮此曰遠思深慮者何也一也
唯無思無慮者乃能遠思深慮即此思慮之時實亦何
思何慮如水鑑之照萬象雖曲折萬變而水鑑無思無

慮也如天地之變化雖風雨雷電霜雪之散動交錯而
天地無思無慮也必得乎此而後可以為得易之道人
心即道覺則為得得非外得道心非思為變化無始終
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山下有風有振動萬物之象蠱壞必有以振作之振作
之者所以救其弊壞不正之習害道者以養育其德性
開其作之不可過之不可擾之使勿傷其德也書云惟
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人君無
他職順民常性使安其道而已凡其禮樂刑政一出乎
此禮防民之僞樂防民之情刑協民于中政率民以正

帝堯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自
秦漢而下不復知有此事後世愈民之非僻蠱弊而振
作之者安知民有德性而育之哉漢武遣繡衣直指之
使惟誅擊之而已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象曰幹父之蠱意承
考也
蠱諸爻皆取幹蠱之義初六之應在六四六與四皆陰
至陰而在上有考之象考有蠱而子幹之有子則考無
過咎矣考之蠱至於終考之身不能改豈不危厲哉有
子能幹故終吉象曰意承者初六有柔順之象不得已

而幹父之蠱其意未嘗不順承者也其意則承其事則
不可得而承矣承其事則蠱弊終不盡除蠱不盡除乃
所以彰父之惡非孝也固有孝子不明其義一於順承
因乃蠱弊殊為失義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二剛陽在下六五以陰而居上與乎六四之至陰六為
陰五為陽非純陰者故有母之象不幸而有母之蠱不
可正以幹之也其幹之當用其權焉權者雖用正而不
過故曰得中道也二居下卦之中有道之象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象曰幹父之蠱終无咎也

九剛三又剛雖巽体然幹父之蠱如此亦過中矣不能無悔人心至靈其有過差亦自知之故心亦悔之心悔之曰悔人尤之曰咎所以人不大咎之者旣幹父之蠱則子爲正矣特過之於道爲未盡耳故終無咎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六柔四又柔不能幹而裕之者也如此而往則循父之蠱有不改過之吝象曰往未得者言子之所以裕父之蠱以此而往不以爲愧其心蓋以爲孝也以爲得也故孔子正之曰往未得也言予如此而往未可以爲得也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

六五有中正之德而又得尊位以行之故有譽無譽則無德可知矣人君自不知其有德故此以譽驗之又慮人誤認其言而求諸外也故象曰承以德也子幹父蠱未嘗不承於父也故每曰承承亦德性之所自有非動於外也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君臣以義合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蠱壞之世故有不事王侯之義若父子則是屬與君臣之義不同無不事之義故此爻不言父子在父子則父子在君臣則君臣其實一也曰高尚其事者非聖人之本心也道心寂然矣

高矣卑人情喜進而惡退喜富貴而惡貧賤以進而富貴爲高以退而貧賤爲卑故聖人不得已而曉之曰不事王侯其事高尚也所以破昏迷顛倒之見也

楊氏易傳卷之八

宋寶謨閣學士慈谿楊簡敬仲 著

明後學廬陵劉日升
豫章陳道亨 校
漳浦林汝詔
豫章饒 伸 仝校

☱☷ 兌下坤上 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彖曰臨剛浸而長說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也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二剛浸而長君子之道長出而臨小人其與人未嘗不和悅也未嘗不柔順也雖說而順而剛德之不可移易者自若也一無所偏一無所倚未嘗不中也應云者又以明人心之無不應也人心之差千狀萬態自以為已之道長其與人咈克和悅者有之能和悅矣而不能不拂逆者有之說矣順矣未必有剛德剛矣又未必中說順剛中其德備矣而人情亦有不應者此必其智有所不燭明有所不及故設施亦有未盡中乎人情易道萬變誠非學者所能遽盡孔子必曰五十而後學易則知變易之道非大聖大智道立德備者終有所未盡然而說也順也剛也中也應也非既學說又學順又學剛又

學中與應也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已已者心也心者五德之一也聖人設教合五者以明道心之全道心之見其可言者有五使關焉者知已德之未備知此道之未全其道一也曰白曰瑩曰溫潤皆所以明一玉曰黃曰剛曰從革皆所以明一金曰說曰順曰剛曰中曰應皆所以名一道元大也元亨利貞彖釋之曰大亨以正天之道也非貶於乾也乾彖以元統之文言又四之後又一之又不曰元而止曰乾亦猶此曰大而不曰元曰以而不曰利一也無不通也物物皆元事事皆元念念皆元大亨非元乎以正非元乎夫道一而已矣或一言之或兩言之或三四言之或易而言之皆是物也惟民生厚因物有遷應酬交錯與物亨通往往失正而況於大亨乎大亨而不失其正者非人之所為也天道也大言人亨也正人正也而曰天之道者明其不加人為不流入於人心至動至變無思無為是謂天性之妙是謂天之道也是謂道心道心人人所自有人之本心即道自是至動至變自是無思無為自大亨而不失正而人自知自信者寡果自知自信則易道在我矣果不失其全則於臨自說自順自剛自中自應矣說順剛中而應之道即大亨以正之道故聖人通而言之孔子如四時

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五十而學易七十而從心所欲
不踰矩是大旨以正之妙此誠非學者窮思竭慮之所
能到門弟子必盡力索之而不獲力爲之而不至孔子嘗
歎曰莫我知也夫又曰知我者其天乎夫是之謂天之
道也至乎八月有凶指二陰長之月也臨二陽長遯二
陰長相反也凡一卦之變歷數七故復曰七日來復今
臨曰八月者自一陽之始而計之復臨泰大壯夬乾姤
遯是爲八也陰以月陽言日陽爲君子人心欲其速至
故特促其期曰七日陰爲小人人心惡之故遲之曰八
月人心亦易之道也二陰長小人之道長君子於是遯

故曰有凶凶者有明其處之盡道容有無凶之理君子
之道終於消不可玩忽也不久者所以警之懼之使君
子毋忽毋玩也蓋人情慢忽以爲未遽至此者必至此
也泰艱貞亦可免咎休否包承致戒皆以明警之足以
持盈守成蓋消息盈虛陰陽之氣數也警戒持守道也
陰陽不平道故道可以轉陰陽之氣數特以人之盡道
者寡而消息盈虛之數鮮有能易之者孔子曰聖人在
上日不食今歷家謂日月之食乃數之不可易者而孔
子云然歷家所算亦不能盡驗乎以知氣數亦有以人
道修明而潛彌其災者此易道變化無窮之妙陰陽變

化無中由不由道心而生者善言足以退熒惑孝婦可
以旱東海三才之機一而已矣

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

卦已發君子臨小人之義象又發君臨民之義皆臨也
澤上有地則地臨澤有君臨民之象又有容保之象又
有深遠無窮無疆之象象義著明書云民有恒性克綏
厥猷惟后君人者之職如斯而已故必教則思其無窮
不可苟也居上當寬寬以容之亦非縱之所以保之非
徒保其小保其常性思極於無疆教可以行於今不可
以行於後非無窮也知其利不知其害不可也帝堯曰

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
之其間曲折萬狀誠非苟簡率界之所能盡既制產使
之給足又設庠序學校既以禮教之又以樂教之禮又
防其僞樂又防其濫又政以行其教以防其患刑以輔
其教以禁其非精慮遠念彌縫周盡皆所以順民之常
性而左右之容保之一舜何爲乎堲讒說殄行也說之
似尚而實不正行之詭異而殄絕不中誠足以惑衆亂
常天道正而已矣天地以此立日月以此照臨萬物
以此生成君以此尊臣以此卑父以此慈子以此孝夫
婦以此別長幼以此序朋友以此信其有異學邪說或

作意而支之或不及而縱之苟以爲是而安之千岐萬轍人之意無窮其有差亦無窮故舜命龍作納言夙夜出納又命禹出納五言女聽深知人心易差差則失正則爲亂爲奸其禍不可勝窮故命肖使之納五方之言又出言以正救之也周衰雜說蜂起爲權利爲鄉原爲刑名爲任俠比周之亂也井田壞學校[illegible]教養之具亡民無所容保不勝大亂矣

初九咸臨貞吉象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九二咸臨吉无不利象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

卦辭言君子臨小人大象言君臨民六爻又發凡上下彼此相臨之義咸感也初與二位皆在下皆以其德足以感人而臨之初曰貞吉象又曰志行正也言乎所以感臨者本乎志之行正而已非有他也然初之德不及九二之中故象止曰志行正行正正矣而未至乎九二之得中道也大抵易諸爻多以二五爲得道所以得道者以其中正也中正雖皆道之異名而天下亦有正士而未得乎道者唯得中爲得道堯授舜舜授禹惟曰執中故九二之咸臨吉無不利異乎初之貞吉矣君臣感應相得之深亦足以大有爲矣象曰未順命者君臣一德一心咸感之至亦有未順君命弼違補過者矣此唯

盛德之士而又得聖哲之君而後可

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象曰甘臨位不當也既憂之咎不長也

兌爲說兌之成卦在三不如初與二之以德感人唯以甘說臨人小人之以甘說臨人者多矣人心終不服終無所利而以六居三陰陽雜焉有不安之象不安則憂憂則改矣故無咎六三下之上位稍高矣而臨人以甘不以德殊不當也人自爲咎人心違也既憂之則咎無亦不長矣

六四至臨无咎象曰至臨无咎位當也

四不得中又無陽明之德而亦不至於爲六三之甘臨天下故多此等人物既至四之位其位則臨乎下無過尤之可指故人亦不咎之故曰至臨无咎言其至此位而臨無尤之者象曰位當也者言其位當臨人也止者其位則知其德不足稱也雖不足稱而過尤亦不著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堯命舜曰執中舜命禹曰執中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孔子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又曰賢者過之知者過之夫以賢者知者猶不得之則今六五之得中豈不爲大智矣乎其不爲大君之至乎孔子曰吉

之有天下者必聖人則大君宜得大中以臨天下夫大君
君所以臨民之具四而已禮以教民之中樂以教民之
和和中之發也刑以協民于中政以正民正猶中也人
君之職若民之性綏民之猷而已自古聖王未嘗不以
道化斯民秦漢而下不復知有此事矣而況於得其道
乎三代而上君臣雖知有此道而實得之者誠鮮矣商
惟湯周惟文王武王自武王以下不得而與焉然則得
中道者不爲知乎以是臨民不爲知臨乎象曰行中之
謂者禮樂刑政之行也得中而未能行於天下者容或
有之帝堯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

之堯之行中如此其精也其具則禮樂刑政四者也不
能行則無以臨民
上六敦臨吉无咎象曰敦臨之吉志在内也
敦有厚義又有不動意厚則不動矣書曰惟民生厚因
物有遷厚則善厚則不薄薄則失其厚善之本性則逐
物以遷動矣中庸曰大德敦化小德川流則敦有不動
之義於是可驗俗以堆阜之類謂之墪亦見其不動見
其厚今不失其本性雖臨民應物泛然有爲而其心未
嘗遷動是謂敦臨故吉無咎象曰志在内也者以人多
逐外故聖人反而言之爾然言不盡意聖人非謂留其

志於内也有留猶未爲内也有内與外猶非内也孔子
曰清明在躬非實有所在也此道不可以意度不可以
言盡惟應變接物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者自
知之此即九二之咸臨即六五之智臨而必與其辭者
隨爻發揮上居一卦之表有不陷於事物之象上與六
皆陰又有至靜之象故發敦臨之義非天下有二道也
䷓坤巽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彖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
正以觀天下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觀天之
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二陽在上爲下所觀謂之觀夫王者大觀之道
豈小者之所能闚哉其道甚大何以明此道順而不拂
巽而不忤中而無所偏倚正而不入邪以此觀天下故
天下瞻之仰之自東自西自南自北無思不服人心不
可強而服也不可以巧而得也舉天下四海之内同此
心也此心即道不失此心不以己私窒之則此心無体
無我清明純粹夫有己私則弗克順巽今無己私矣如
春如和氣其順其巽乃其自然有己私則作好作惡必
有所倚有所偏偏則不中則縱於欲入於非僻邪則不
正今無己私則好惡不作自無偏倚自中私慾不縱自
不入於邪自正曰順曰巽曰中曰正皆所以發明道心

非爲巽又爲順爲中爲正也聖人不失此道心而天下
同然之心如響之應聲如影之隨形矣夫是之謂大觀
盥者盥手爲潔祭之初也未有所爲也觀之爲道如斯
而已盥潔之時其心何如非言之可道非意之可度如
名之曰誠而其心中初無此一誠名誠之意已不誠矣
已不實矣已動矣已僞矣非誠也惟曰如盥之時不
必曰薦薦獻則意或動不足以明此句惟曰盥則皆感
皆知其純誠不可以意度言喻矣聖人之設教也切矣
的矣盥而不薦則下民自觀感而孚化矣顒若服信之
狀也誠信如神無他奇功而感應若此豈不其神此道

即天之道天道至神唯其神故四時之行無差忒聖人
即天道亦神道無二神二道故設教而天下自服禮樂
刑政皆聖人設教之具可得而畧言也聖人爲是父子
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禮所以因人慈愛恭敬之心而
順以導之無敢小拂焉無敢過焉一循夫大中之性而
左右之使不失其所自有爾而人之由之寔符默契自
化自得自不知也非以神道設教乎聖人又因夫人心
之不能樂樂者道心之神用也人惟不自明故昏故邪
故致於淫於是作爲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以六律六呂
和平中正之音默感乎人之中正之心自不知所以然

而自化也非以神道設教乎比有長閭有胥族有師黨
有正書其孝弟睦婣書其德行道藝以發其本有之道
心糾其過惡刑罰其罪尤又有以約其放逸之私欲復
其本有之道心夫惟其所無也故強之而莫從而道心
也者人之所有今既有以發之又約而歸之則復其本
有感其同然之機殆又捷於影響矣非神道乎
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風行地上有無所不周徧之象聖人於是發省方觀民
設教之義觀亦有觀之義或言爲觀於天下或言上觀
於下民天下之義無所不通而況於觀乎心通內外之

士於此乎何疑彼章句訓詁之士往往窒泥夫易之爲
道本明變易設教之畧前已言之而省方觀民之道又
爲急務者方巡狩也古者天子巡狩諸侯命太師陳詩
以觀民風命市納價以觀民之所好惡志淫好僻命典
禮考時月定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其非巡狩之
歲則有納言之官以納民言又出命以正救之又有訓
方氏誦四方之傳道歲則布而訓四方以觀新物舜堲
讒說殄行自以爲是而非亂德賊道周衰之世鄉原任
俠刑名縱橫異端邪說紛紛擾擾致禍於無窮者失省
方觀民之教也先王隨方設教不主一說皆所以左右

其民使無失其常性一之于道德也此又神道設教之詳者也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象曰初六童觀小人道也

初陰居下不應乎陽有童觀之象童幼何知小人童觀則不爲姦雄禍毒不深故無咎君子而無知則無以治國平天下無以啓佑後學故吝吝有鄙君子之意其在小人則乃爲得宜故曰小人道也

六二闚觀利女貞象曰闚觀女貞亦可醜也

闚觀小有所知雖異乎初六之童觀亦可醜也施之於女子而貞則務小不敢自大從父而已嫁則從夫而已

故於女爲合道者夫士而闚觀亦可醜也士而闚觀者多矣孔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自孔門大受者猶難其人自顏子三月不違而下則有月至而下則有日至而已子夏雖好論精微而孔子戒之曰女勿爲小人儒及孔子沒果與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强曾子曾子獨不可獨曾子可以免闚觀之醜爾月至日至謂閔子冉伯牛仲弓曾子之徒爾孔子之徒於子游子夏子張所以啟誨之者至詳矣尚不躋之大道然則此道非告語之所及非心思之可到孔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又曰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此道至動而實未嘗動孔子曰知者動明惟知道者得中之妙六二重陰非能知動中之妙者故爲闚觀爲不知道

六三觀我生進退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六三居下卦之極將升上卦進退之際也君子之進非曰榮利也行吾之道以澤斯民而已當先自觀我生我生者我日用之所爲也觀我之日用果善邪則進其未善未可以進也則退夫其自觀未善而退因以未盡乎道也而聖人許之曰未失道也未失道也一語乃進退

而生文古者立言之常也旨不因乎進也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象曰觀國之光尚賓也

六三有退之象則六四有進之象矣六四之進乃觀國之光輝而進九五賢明中正在上上九亦陽明國多聖賢有道之禮樂刑政無作惡作好不動乎私意如日月之光無思無爲而及物自廣必如此而爲有道賢人斯敢進故利用賓于王坤卦曰不習無不利地道光也大畜輝光艮其道光明需光亨履光明未濟君子之光皆明安正不動而見於云爲之妙象曰尚賓也者明其[illegible]

貴尚賓賢可以進也明其
以明士不可苟賤必有禮節之道而後可進若自苟賤
則何以行其道重己所以重道也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象曰觀我生觀民也
五君位故言君道天下之治亂在己耳上爻觀其生惟
君子則無咎象曰觀民者人患不自知聖人於是教之
欲觀我生則觀民而已民治則我是民亂則我非民樂
則己正民憂則己邪凡我之是非邪正一觀諸民足矣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
蘇子曰觀其生謂下民觀人主之崇高富貴居人之上

難哉人主高處士民之上萬衆咸仰而觀其生必君子
而後無咎象曰志未平者明乎上九苟未能免萬目之
聳觀則猶未能以化定民未能以德化民民志猶未平
也孔子詳言聖人藏身之道惟以禮而已矣自王而公
公而侯侯而伯伯而子男皆有等自君而卿卿而大夫
大夫而士士而民皆有等車服有等宮室有等皆禮也
尊者安尊卑者安卑貴者安於貴之禮而不過賤者安
於賤之禮而無不足之意上下皆安行於禮義道德之
中如萬物之於天地何亂之有何未平之有周衰漸廢
其禮上失其所以藏身者故漸亡秦頓廢其禮上頓失

其所以藏身者故頓亡漢高縱觀秦皇帝曰嗟乎大丈
夫當如此矣秦使民觀其生至於此又其止於未平大
亂矣

䷔ 震下離上 噬嗑亨利用獄彖曰頤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
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
用獄也
頤卦初上皆奇而中爻四偶宛然有頤之象此卦又九
四爲奇是爲頤中之物噬此物則嗑矣惟有物故噬噬
而物亡而嗑則亨濟矣非亨乎噬者除間之道也君子
在上有小人間之則除之國已治有巨奸間之則除之

四方已服已和同有不軌不服之國則除之凡國之五
刑所以治奸暴奸暴亦梗政者亦除間也至哉噬嗑之
道乎三剛三柔分而平不偏於剛亦不偏於柔動而明
如雷之動如電之明噬嗑之時明動合而成章章言其
有理不紊亂也夫用威除間之際人情多失之偏多有
所不察今也除間之時剛柔明動合而成章不偏不亂
豈心思人力之所及哉無思無爲感而遂通如雷電之
合作變化之神中節之妙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此大易
之道也至於六五柔得中而上行上行則得位又得中
道於除間之時而用柔順雖才不當位然利於獄也

獄之道本於仁恕罪疑惟輕寧失不經聖王之所哀矜若夫除小人除巨奸則才之恕者非所利也易道適變各有攸當

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勑法

雷威電明噬嗑之正象先王又致其仁厚之意罰罪之輕者謹而明之無一之或差則民知其不可犯而不敢犯矣法書亦平時勑正之或垂之象魏或讀之於閭又讀之於族又讀之於黨於州皆所以勑戒之欲其無犯

初九屨校滅趾无咎象曰屨校滅趾不行也

屨如校將遂滅其趾屨趾所以行也今校之滅之則不行矣禁之於初也則其惡不行亦無咎矣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

噬膚言其易也亦言爲間者長惡尚淺故噬之易也鼻上通之象也滅之使其惡不得滋長而上通也爲間者必剛六二乘初九之剛以剛爲間義當噬也六二至柔也初九剛以梗政二之噬之何以如噬膚之易也彼梗吾政者義之所不容也矧其惡尚淺而易制也矧六二得位又以中正之道臨之也此其所以噬之易也噬膚滅鼻人疑其致怨咎聖人正之曰無咎也彼爲間而遭噬者往往心服而況於他人乎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象曰遇毒位不當也九四噬乾胏得金矢利艱貞吉象曰利艱貞吉未光也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象曰貞厲无咎得當也

噬莫易於噬膚莫難於乾胏次腊肉次乾肉小物之乾者曰腊此蓋以彼間之淺深與己德之大小爲難易二除間於膚淺三漸深故爲次難四又深尤難至五當益深益難而曰噬乾肉止爲次難者以其有黃中金剛貞正之盛德又以尊位行之無毫髮之失也故曰得當也故雖厲而無咎夫彼爲間三噬而除之當也而反遇毒者三無德焉不當位也無德者雖行之以正猶難濟雖然

三非間者彼爲間而三除之於義爲正雖有小吝終於無咎至於四則間益深益大故曰噬乾胏或作脯子夏作脯子夏在孔門當從其本文五剛失直不如黃金中剛之善矣故利於艱貞則吉象曰未光言九四之猶未盡乎道也易諸卦爻唯曰艱貞不曰艱中者貞可以勉而至中不可勉而能六五之黃中非九四之所能勉而至也故曰中庸之德其至矣乎民鮮久矣

上九何校滅耳凶象曰何校滅耳聰不明也

此爲間者爲惡至於上則極矣初九始于足上九終以首矣今獄具亦有首足之校聖人於是猶發揮其大

曰本於昏而已矣聰不明者昏之謂也人心本無因昏
而失言其非無良性也昏故也小人皆此庶乎其瘳矣

楊氏易傳卷之八

楊氏易傳卷之九

宋寳謨閣學士慈谿楊簡敬仲 著
明 後學廬陵劉日升
豫章陳道亨 校
漳浦林汝詔
豫章饒 伸 仝校

䷕離下艮上賁亨小利有攸往彖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先儒以爲此卦本下乾上坤坤之上爻來爲六二而文乾分乾之中爻上爲上九而文坤靜觀六畫誠有斯象偏剛偏柔不可獨用必資相濟相資以成章舜命禹征有苗剛德也伯益贊禹而班師以柔文之也成王質之柔者也周公以大聖輔之剛上文柔也本質剛大柔來文之則亨其功大本質大故也本質陰柔柔雖剛往文之僅小利有攸往而已本質小故也舜之得益禹周公之遇成王非人之所得爲也天也其君臣相遇剛柔相遭相之功業大小皆天然之文非人之所能爲也至於文明以止一定不易之文則人文也人倫是也尊有常尊卑有常卑體有常序其文甚明而萬古不易夫君臣

柔之所遇時變之形不可不觀而察之也人文人心之所自存自善自正順而導之左之右之使無失其所存而自化自成矣人文如此天文如彼其事不同而文則一也六十四卦其事不同道則一也學者至此卦往往不能不浸而轉於事惟觀其事不省其道大傳曰百姓日用而不知不可爲不知之百姓告也

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山者生育之所其下有火焉而明殊無用刑之象賁文也文柔德也君子知民之未化不在乎民也在我而已在庶政而已不在乎刑也在養之而已未有庶政咸得

其道而民不化者刑獄武德也武文之反也使其折獄爲本務無不得已之意焉則刑益繁民亦亂失本末之叙故也秦漢而下罕明斯旨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初九在下義不乘車君子以義爲榮不以車爲榮義在於徒其榮在徒義在於趾其賁在趾人達此者寡矣故聖人於是發之

六二賁其須象曰賁其須與上興也

六二柔不能自立依剛而立亦猶須不能自興從頤而興九三一陽在上有順之象六二耦而附于下有須之象六二雖體自知也明故能依九三而成賁其有不度德不量力妄欲以弱才獨任有覆餗之凶矣六二雖無吉亦免凶自知之明也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賁卦雖以剛柔相濟爲賁而柔以得剛爲美剛以比柔爲醜卦分剛上而文柔臣之事君不得已也比有而居非所善也而九三居二陰之閒乃有小人濡染君子之象天下之變固有不得已居乎小人之閒而不失其體若爲小人所濡而實不濡也賁如濡如此君子與小人相處之道孔子見南子子路不悅者以其有濡如之迹

也而孔子未嘗失其正焉其正又未嘗不久他人之居乎小人之閒者未必能正正又未必能久正之不永者利欲動之而不固也正之不永者作意爲之故有時乎衰也惟道心始明道心無我道心非意有意則有盛衰無意則無盛衰也終始無二也故小人終莫能陵我也爲其所動而害吾之德雖謂之陵可也此聖人教君子之言當如是嚴也九三與上九皆陽無相應之象故有與上下陰相濡之象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象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

六四與初九正應而下比九三陰陽相比疑有相與之情故曰當位疑也而六四正應於初應於初不比於三矣三之於四非正德也四之於初乃正應也正者君子之道不正者小人之道故以三為寇婚白也六四賁如皤如言其潔白不為小人所染汚也如白馬之翰往應乎初九之陽志專應乎正一無駁雜斷不與九三之寇為婚媾不與九三之寇為婚媾則人雖始疑之終不尤之也

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

半山曰丘六五居艮中爻艮為山有丘園之象六五以

丘園為賁賁飾之世六五能反本善矣束帛戔戔然儉陋難於賁之時為吝嗇而終於吉象曰有喜者言六五之所為雖人情之所不快而實可喜也六五有丘園之象故有戔戔之象

上九白賁无咎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賁飾至如此極矣上九超然於一卦之外乃艮止其賁一以白為賁焉一用質實焉人情之所不悅聖人於是示之曰無咎尤也人心不至於不悅忠誠相與人必不咎象曰上得志者人心本善本純誠而不雜禮文之興人心未必不流而入於僞故禮貴乎去僞又曰防民之僞今也白賁則一由中心行之無毫髮致飾之僞故曰上得志也正人心之本然也周文之敝繼周者當用忠質亦人心之所願也

䷖坤艮剝不利有攸往象曰剝剝也柔變剛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

以五陰剝一陽柔變剛也柔象小人剛象君子不利有攸往者小人之道長日盛君子不利有所往也順而止之卦有此象坤順艮止觀象可知也小人既盛不可遽止順而止之可也小人既極其盛盛極則衰亦有可以順止之理然不可必也一聽天消息盈虛之勢如何小

人果有消虛之勢則順而止之如其未消未虛是以天行之未可聖人所以繼言於後者深知順止之象不可必也君子亦何敢置己意於其間哉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進退作止無非天之所行也有毫髮未與天為一君子恥之

象曰山附於地剝上以厚下安宅

剝之義甚於卦畫之中而人不知省聖人於是發之剝之為卦小人剝君子也而艮山附於坤地乃有厚下安宅之象何也剝之禍生於用小人剝不必厚下小人不剝下則無所使其[illegible]必今欲救剝之禍當用君子之

道厚下君子之道也君子小人率相反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剝其下則人心離人心離則誰與守邦取禍之道也豈不甚危厚下則民戴其上上之安宅如山之附於地其安固若此必無剝禍

初六剝牀以足蔑貞凶象曰剝牀以足以滅下也六二剝牀以辨蔑貞凶象曰剝牀以辨未有與也

足最居下辨者上下之際曰辨取象乎牀者牀人所安處今曰剝床旅始上者知所懼也蔑無也貞正也小人剝牀無能正之則凶六爻惟初與二曰蔑貞凶言初與二小人之勢未甚壯尚可正之也過此則雖欲正之亦

無及矣禍成矣初象曰以滅下也明小人必剝下剝下所以奉上之私欲也二象曰未有與也言未有陽爲之應未有君子與之正救也

六三剝之无咎象曰剝之无咎失上下也

六三在羣陰之中獨與上九一陽應此小人稍識邪正不與君子相違特爲剝之無咎象言其與上下衆小人相失也

六四剝牀以膚凶象曰剝牀以膚切近災也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象曰以宮人寵終无尤也

魚陰類宮人亦陰類皆小人之象貫魚以柔制之也以宮人寵寵愛之如宮人也皆順而止之道制小人良法恐其不利也如貫魚如寵宮人則無不利矣故象曰終無尤也無怨咎也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廬象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

陽實有碩果之象碩本也陽爲大君子爲大陽極衰而復生陰陽無偏絶之理故碩果不食復於下生當是時小人處極勢衰君子衰極勢將復故曰君子得輿小人剝廬君子本爲人心所敬況今將復民咸戴之矣小人爲人心所賤況今勢衰如剝斯廬終不可用無庇身之所矣

䷗ 震下坤上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彖曰復亨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利有攸往剛長也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復陽復也君子復也陽復則萬物發生君子復則治康是謂亨剝柔變剛小人剝君子也復剛反君子反復於內也言變惡其亂也言反喜其復也謂君子本當在內今復其所也萬君子惡小人萬古人心如此也人心即叩之道也君子雖爲人心之所喜雖已反復於內苟動

而不以順行卽失人心卽轉而爲小人矣安能出入無疾朋來無咎夫天下惟有道而已順之則善逆之則害一日違之則有一日之害一事違之則有一事之害一念違之則有一念之害是故君子反復動必以順行而後出入一無疾害雖朋類咸來亦無咎消息盈虛咸有其勢一陽雖微其勢則長五陰雖衆其勢則消而況於君子之朋來乎而況於以順行乎必無咎尤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反復有數爲自姤之一陰生遯二陰否三陰觀四陰剝五陰坤六陰至於復是爲七陽言日陰言月故臨言八月亦以易道欲君子之早復故近其

期以七日然消息盈虛之勢七之數雖天道不能違而況於人乎天人之道一也異乎天無以爲人人心卽天道人自不明意起欲興人心始昏始與天異意消欲泯本清本明云爲變化動者天之動也靜者天之靜也反復天之反復也如是則全體反道寂然而感通無干時之禍無作意之咎旣復矣則利有攸往矣剛長君子之道長故君子利有攸往此非君子之私意也亦天道也復其見天地之心乎三才之間何物非天地之心何事非天地之心何理非天地之心明者無俟乎言不明而欲啓之必從其易明之所而啓之萬物芭芡萬物循循

難於辯明陽窮上剝盡矣而忽反下而復生其來無其本無根然則天地之心豈不昭然可見乎天地之心卽道卽易之道卽人卽人之心卽天地卽萬物卽萬事卽萬理言之不盡究之不窮視聽言動仁義禮智變化云爲何始何終一思旣往再思復生思自何而來思歸於何處莫究其所以知其自非天地之心乎非道心乎萬物萬事萬理一乎三乎此尙不可以一名而可以三名乎通乎此則變化萬殊皆此妙也喜怒哀樂天地之雷霆風雨霜露也應酬交錯四時之錯行日月之代明也孔子曰哀樂相生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

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於戲至哉何往而非天地之心也

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三才一氣三才一體是故人與天地不可相違腹臟作疾則首足四體皆爲之不安爲其幷一人之身也人事與天地乖戾感觸上下爲災爲害亦以三才一體故也雷在地中靜人事亦當靜亦以明人與天地一致舜禹十有一月朔巡狩往往於至日則不行耳其前其後尤不可者

初九不遠復无祗悔元吉象曰不遠之復以脩身也

意起為過不繼為復不繼者不再起也是謂不遠復意
起不已繼繼益滋後雖能復不可謂不遠復不遠之復
孔子獨與顏子謂其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
者繼之之謂意起即覺其過覺即泯然如虚之水泯然
無際如氣消空不可致詰人心自善自神自明自無汚
穢事親自孝事兄自弟事君自忠賓主自敬應酬交錯
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如水鑑中之萬象意微
起焉即成過矣顏子清明微過即覺覺即泯然無際如
初神明如初是謂不遠復微動於意而即復不發於言
行則不入於悔戾祇適也其嘗自覺意初起如雲氣初

生上未知其為何意而已泯然復矣其何者猶有而況
於顏子乎若交又起而往則入於悔矣元始也復於意
未動之始也是元即乾元即坤元元不可思元不可度
姑謂之始又謂之大又謂之道心又謂之天地之心其
曰元吉吉孰大焉象曰以脩身也明乎脩身當如此而
脩

六二休復吉象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

休者美之之辭六二親賢樂善虚心以下初九之仁世
俗衆人往往以為卑辱而聖賢則灼知其為休美也故
曰休復吉所以破俗情之蔽彰六二之美耶好善之心

夫人親小人則不善之心日熾親仁賢則復于道矣象
曰下仁所以明爻辭之未著者也

六三頻復厲无咎象曰頻復之厲義无咎也

六陰三陽動善惡雜有頻復之象頻復亦危厲矣其有
不復則入乎惡豈不甚危既復則無過故无咎

六四中行獨復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六五敦復无悔
象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

益六三六四皆曰中以三爻四爻居一卦之中故亦有
中行之象此六四之中行獨復與六五之中以自考畧
相似而不同既曰中行則由道而行矣中者道之異名

而猶以復為言猶以從道為言何也孔子發憤忘食者
此也顏子好學者此也得道而不能行則意不能動過
未能寡何以成德是中行之復也何思何慮變化云為
渾焉一為猶我而已是我無體是我無方是我無思是
我無為無為而行是謂中行無倚無畔是謂獨復是謂
從道是謂蒙以養正作聖之功也至於六五敦復無悔
敦不動也不動而復象曰以自考者考成也中以自成
無俟乎行而自成也敦復雖自卦而有復名而實無復
之可言蓋曰復敦復敦不動之復異乎諸爻之所以為
復矣進乎天矣聖功等級有此

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於十年不克征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旣不能不遠復又不休復又無頻復放而不反至如此極迷復之道不止於凶又有災眚災眚天譴也如此而言已包括矣而經言行師國君者復舉此二大事而言以應筮者之問所告切的庶幾警懼而改也十年不克征亦繼繼不可之辭使知懼也夫族師者一族之所師黨正者一黨之所正州長者其賢足以長一州之人也國君則其德足以居一國之上也天下之君則其德足以居天下之上今迷復是反乎君道也

☳☰震下乾上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彖曰无妄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

復則不妄矣未復則物爲主復則我爲主道心無外內外心卽內心惟人之昏不省乎內惟流乎外是故姑設內外之辭目之於色人惟見色不知視者耳之於聲人惟聞聲不知聞者心思之於爲事人惟覩萬事不知心思之所從起視者卽聽者聽者卽心思心思之所從起起莫知其所從用莫知其所終覺則復而爲主於內不覺則於而爲客於外此心有至剛不可磨滅之妙昏猶金之混於沙泥明猶金之出於泥沙內非外內復者自知知無所思變化云爲動而徤不隨氣以衰剛無所屈中無所偏姑名剛中豈思豈爲虛明而應舉心自隨大亨以正天命在斯與物亨通而失其正是小人之中庸其所以至於無忌憚者蓋由於斯故有眚元始也元大也始難於言惟曰大亨足以明矣下之至動足以發揮無妄之至神徒靜猶妄至動無妄愈動愈神足證無妄之良孔子從心所欲而不踰矩大亨以正也不言所利利在其中不利有攸往禹曰安汝止是也言其不止而不動

意動則往矣往則爲妄矣動則雖無妄而之妄矣故曰無妄之往何之矣雖無妄而之妄雖天命而之人欲天不佑也何以能行非天不佑自取之也

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與猶皆也天下雷行萬物皆無妄聖人於是指無妄以示人庶人心之或省也何以明是時萬物之皆無妄無妄本無可言本無可思雷動物生無妄可言而不可知不識不知帝則在斯非謂惟此時無妄他時則妄也因其動生之機發而易明也省則物我一矣先生對時茂育萬物禁其傷害仲春毋竭川澤毋焚山林季春置罘

罔畢弋無門毋伐桑柘孟夏毋伐大樹季夏虞人行木毋有斬伐皆所以順天道也

初九无妄往吉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

此無妄之往異乎彖辭之云彖辭謂舍無妄而他往也此謂以無妄而往也乃真心而往也彖所言無妄之往動於意而離是謂失其道心道心者人之本心也真心非放逸之心也雖動而未嘗離也正吾心之本也故曰得志也

六二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象曰不耕穫未富也

必耕而後可穫斷無不耕而穫之理田一歲曰菑三歲

曰畬斷無不菑而畬之理然而此爻曰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者其義何也爲之而成作之而得者皆其世横目之所知也不爲而自成不作而自得者無妄之妙也六二至陰至靜而得中有得其道之象聖人於是發揮其妙蓋不思而知不爲而爲者無妄之妙也道心至靈至神至明變化云爲如水鑑之照物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孔子不逆詐不億不信而抑亦先覺其詐不信色物如春氣似不息終年發憤終日不食終夜不寢而思而又曰吾無知也此非訓詁之所解也非言語之所及也又曰吾不相與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不可得而聞也夫哀樂皆可見也皆可聞也而曰不見曰不聞萬古之所莫解也而智者之所黙識也禹曰安汝止人心自有寂然不動之妙雖不安而好動故昏故夫禹之所謂止非無喜怒無思爲也終日思爲而未嘗動也雖有喜怒而未嘗動也如此則不妄如此則利有攸往往者以無妄而往也不然則往皆放逸也何利之有未富者中虛無實之謂因不耕穫而發此義孔子與門弟子言每每戒其意戒其必戒其固戒其我皆所以攻其害道者使虛也

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象曰行人

得牛邑人災也

六三無妄之爻非爲邪者以未能不作意不能不立於我故謂之災人性本善本神本明作意則昏立我則窒意作我立如雲翳空如塵積鑑所謂本無妄者災矣災非其本心之所欲也志在於善反罹其災志在於得反有所失心在於靜得靜則失動矣心在於一得一則失二失三四失十百千萬矣心在於萬則得萬得萬又失一心在於同則得同得同則失異矣心在於異則得異得異則失同矣心在於實則得實得實則失虛心在於虛則得虛得虛則失實心在於中則得中得中則失四

方心在於四方則得四方得四方則失中心在於知則得其知得其知則失其不知心在於不知則得其不知得其不知則失其知大抵有得則有失無得則無失無得則得無得得無得則又失有得免有得非無無得非精愈深愈窮無窮無窮唯自覺者四闢不通變化無窮是爲大中莫究厥始無窮厥終無得尚不足以言之而況於有得乎故取或繫之牛爲象行人之得邑人之災象又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有得則不保其旨益明六陰靜三復陽動有意我之象

九四可貞无咎象曰可貞无咎固有之也

九陽動四陰靜三與四皆非中道六三雖靜而不能不動九四則自動而之靜去妄而學無妄自聖人觀之九四未免於習未覺其本未可以爲大正然寖釋其意寖消其蔽有損而無加有寡而無多意蔽消則性自明意蔽大消則性自大明雲氣去盡則日月自明夫明德人所自有學者惟自昭其明德而已覺則明不覺則固難乎其明然九雖未覺未中唯漸釋意蔽意蔽盡釋則本明自昭是或一道也故曰可貞言亦可以正也雖未盡正而寖改過矣故無咎象曰固有之也言固有此道也孔子曰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正謂此也人爲蔽以人爲治人爲人爲盡改則止不必復求也意蔽盡去則本德自明九四可貞之道也學道者亦不必專主一說有忽覺而明者有漸釋漸明者明則一也孔子思而漸釋其意蔽明道心亦自明故與門弟子語每每正絕其意曰毋意曰毋必曰毋固曰毋我知夫意蔽盡去過盡改則人人皆與聖人同也人人之德性未始不明也固有此道也中庸曰其次致曲曲能有誠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象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

五爲中中爲道九五得道者也然有疾焉意或微動而過差此疾既小不藥自愈如加藥焉其病滋甚故象曰

不可試也此爻唯已得道者知之未得道者不知此何等義理也有病而勿藥有過而不改殆不可解也昔者孔子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貢脫驂而賻之子貢曰於門人之喪未有所說驂說驂於舊館無乃已重乎孔子曰予鄉者遇于一哀而出涕予惡夫涕之無從也小子行之夫孔子之過於哀此不可掩者也然此無妄之疾也孔子不加藥焉子貢不知也此四時寒暑之變微有過差者也易傳曰變化云爲云爲乃變化非心思之可度也非訓詁之可解也孔子曰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蓋孔子不夢周公也久矣不知其

幾年矣孔子一不之省則孔子無思無慮數年而始覺其覺矣亦非勤又曰不知老之將至又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此蒙以養正作聖之功也加藥則不蒙矣則有知矣有知則不一貫矣則妄矣此爻辭不爲聖人而作爲已得道而未新純者作大休無疑起意於善是謂無妄之疾若又治此疾則於意上生意疾中加疾此疾自妙非大非小惟道心大明者始知此未至於大明者終疑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象曰无妄之行窮之災也

無妄至於此无矣盡矣亦無過之可言矣而賢者於此

或尚疑已德之未盛復有所行則意復起則有眚眚者災之小則失蒙養之功矣將以爲利適以爲害將以爲進反以爲退無妄之藥尚不可試而況於無故而欲行乎行則有眚又況於行而窮之乎窮之則災矣此學道其終之微蔽故於上爻言之孔子曰吾無知也無知則不行矣又曰不知老之將至老至猶不知而況於行乎孔子唯如此故能至於耳順從心所欲之妙此爻皆已得道而蒙以養正之功未成者當達斯義

楊氏易傳卷之九

楊氏易傳卷之十

宋寶謨閣學士慈谿楊簡敬仲　著

明　後學廬陵劉日升　豫章陳道亨　校

漳浦林汝詔　豫章饒　伸　仝校

䷙ 乾下艮上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彖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不家食吉養賢也利涉大川應乎天也

大畜大者有所制畜也畜止健者非有剛健篤實輝光

日新之盛德不能也有盛德矣而又剛上而尚賢而後可以行止健之事不然則健者亦未易止畜也健者武勇奸雄之徒也世不若有奸雄作焉惟大人能止畜之剛健言其神武能威能制篤實言其誠一不二剛健篤實非二也曰剛健曰篤實皆所以明一德之盛一言之不足故再言之非二德也輝光中虛光明神用四發發於云爲變化也如日月之光輝散宇宙而初無心焉日新常新而不故湯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意有起止則有新故意無起止則無新故行有作輟則有新故行無作輟則無新故無新故則常一常一則常輝

光日新亦無二道無二道則曰剛健足矣何必復言篤
實又言光輝日新人心未明雖明又未必大明或設釋
或偏見則卦旨不明故不得不合此數語以明其德有
如此盛德又以剛在上得利勢以行之又尚賢不自任
其剛尊賢諮謀以輔其不及則能止畜健者矣奸雄雖
於止畜德之未盛者不足以臨之雖備天下之善德苟
不剛健猶未爲盛德之全亦不足以臨之剛不在上無
利勢則亦不足以臨之德威得位苟不尚賢亦非全德
雖堯舜之聖猶資衆聖賢之輔雖大智或有所不及不
尚賢則奸雄亦得以窺之亦不得而止畜也不能止畜

健者則德非大德正非大正正無大小唯德之未盛者
未盡乎正之道故以全盡之者爲大正苟失其正終難
止健故曰利貞不家食吉尚賢而養賢賢無家食也既
有大德行正道又養賢尚賢則畜止健者之道無不盡
矣故可濟大險故曰利涉大川至於利涉大川非與天
爲一者不能也故曰應乎天也有毫髮私意有毫髮意
必固我都皆未免於人爲非應乎天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山中有天所畜者大矣卦已明剛健篤實輝光日新之
大此又明多識之畜皆德之所畜皆易之道也道雖一
而雖學不可以不博前言往行千差萬殊有是有非有
偏有全萬善萬德洞觀會同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
代明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大積焉不
苑深而過茂而有間孤陋而寡聞坐井而觀天汔至而
未繘小者之事耳

初九有厲利已象曰有厲利已不犯災也

大畜之時上之人以剛制畜臣下臣下有危厲之道初
九未得似利於止而不進已止也止則不犯災矣

九二輿說輹象曰輿說輹中無尤也

二已居位當上以剛制畜臣下之時則當如輿之說軸

輹不可行也其說輹中無怨尤之心也其失道者往往
於此有怨尤故此明其道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曰閑輿衛利有攸往象曰利有攸往
上合志也

上下之情未通則有制畜之事今九三上承六四陰陽
有相得之象則九三可以往矣大抵卦至三爻居上下
卦之交有變之象泰三已言無往不復此爻良馬逐已
有不御畜之象利艱貞者謹之也徒謹而或失正難於
免禍既艱既貞又日閑輿衛輿承上衛謂防衛無致上
疑輿衛無他艱貞而已則利有攸往以大畜之世上方

斷制雖合志不可往也象言上合志者明未合志則斷
不可往也
六四童牛之牿元吉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
牛柔順之象童牛尤其柔者而有牿縶外莫得犯之矣
六四柔順之至而能使人不得而犯此非以威服以德
服人故元吉然非能止健者能使健者不見犯爾故曰
有喜以其無及人之功故不曰有慶慶大喜小
六五豶豕之牙吉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牝豕曰豶牝陰也五之象牙能制物有含藏之象為得
止健之道矣而止曰吉不曰元者以剛制乃適變之道

非其本也然足以止健奸雄不得肆其毒禍及天下故
曰有慶也
上九何天之衢亨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大抵事終則變上九居卦之極有不待制畜而上下之
情通達和暢之象何之為言驚辭也大畜之世制畜方
嚴忽焉亨通故驚喜曰何天衢之亨也天也尚須制畜
非道亨也上下一心同由乎道乃道之大亨也
䷚震下艮上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象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
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天地養萬物聖
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

彖卦六畫宛然如頤頤養也養之而已無所修治也彖
正則吉已正則養之而已故吉易曰蒙以養正聖功也
其有不正焉則當改當修治苟亦養之是養成其不正
不可也人多不自知己之非而精於知人之得失故觀
頤先觀人之所養是則效之非則省己而懲之自求口
實乃省己之所養故曰觀其自養也以彼照己庶其易
省也人多不自覺故聖人設法以教之使先觀人而後
觀己也天地養萬物天地之養即人之養知天地則知
己矣理人養民乃先養賢養賢則可以養民矣君不用
賢而能養民者自古無之聖人養賢以及萬民疑異乎

天地之養萬物而孔子不以為異故比而言之何獨聖
人之養與天地同雖天下人其養皆與天地同何以明
之三才一體也人自昏也知其一則不昏矣不昏則人
與天誠未見其有間也不特頤為然六十四卦皆然孔
子於此又慮人必索頤之義乃不曰義而止曰時曰頤
之時大矣哉大哉頤之時乎誠可謂至大矣頤者養而
已頤以口實奉養不可得而索也養有所修治義亦不
可得而索也養無所修治義亦不可得而索也天地養
萬物義亦不得而索也聖人雖養賢以及萬民然亦如
斯而已義亦不可得而索也無義可索故唯曰大矣哉

頤之時大矣哉六十四卦之時乎其曰時義亦非有義之可索也姑曰義亦無義之可狀也究義之始莫得厥始究義之終莫得厥終曰義曰時皆不可索未始不同是謂希則不知不識是謂大易無思無爲變化云爲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六十四卦亦如之三百八十四爻亦如之書不盡言時亦發之他卦亦屢發大矣哉之言矣舉一隅以通三隅即一以知萬不必每卦每爻既言而又言也

象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

山有止之象雷有聲而動君子之言語即雷之聲慎而

謹之即山之止君子之飲食即雷之動而節之即山之止不縱其所欲也夫人之本心自善自正自神自明惟因物有遷始昏始放言語始輕肆今也慎其言語言語不輕肆而內心得所養矣因物有遷始昏始放飲食始不節今也節之則欲不縱而內心得所養矣去其害心者而本心之光明如初矣○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朶頤凶象曰觀我朶頤亦不足貴也

龜能引氣自養不假於食朶頤口實充頤之狀初九自有陽明至靈之性不假外養乃舍之而慕人之利欲以爲養凶之道也象曰亦不足貴明其本有良貴今觀夫朶頤則失其所謂貴矣初九以陽居六四之陰有含靈龜觀朶頤之象

六二顛頤拂經于丘頤征凶象曰六二征凶行失類也

以上養下順也今六二以上而反資初九之陽以爲養是謂顛頤陽陰相比多相與故有顛頤之象拂經言其非經常拂經未有凶也偶而於丘求頤六五居艮山之中有半山曰丘之象而兩陰之情不相應故征凶二五於位本相應而今不應則六二不可往也征往也二五雖本類而今非類故曰失類天下人情事勢之變无常有如此者君子定其交而後求今交不定而妄求

故不應而凶六二震体有動而上求於丘之象頤爲利養

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象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

六三不中已有失道之象而震卦之上動之甚者夫謹言語節飲食則爲順動非所貴也正則爲順與天地相似則爲順豈紛動之謂乎然則六三拂頤之正道其凶可知矣雖十年亦不可用十者數之極言終不可用終無所利也又曰道大悖也

六四顛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象曰顛頤之吉上

大光也
六四陰爻不能以上養下而反資初九之陽以爲養是
謂顛頤與六二同而四獨吉者四與初正應不拂經常
也四既資初以養四雖上位其体尊重如虎視眈眈然
而其志欲乃逐逐於初覬覦之誠有如此者則無咎其
如不然挾貴挾勢以資初九之養彼將咎我以無禮矣
象曰上施光者人情以上資下之養爲屈辱乃其私也
聖人於是正之曰此乃上施之光也義當資之何辱之
有小人以爲辱聖賢以爲光聖人多以光一言明無慝
無爲而及物如日月之光此雖下賢亦不動乎私意有

光之象唯不動乎私意者人咸服故亦有尊榮義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象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
也
六五上資上九之養其体順故不爲顛頤特以本非正
應非其經常故曰拂經非其經常疑不能久而變故戒
以居貞以陰資陽正也居正不變則吉然陰盛方資於
順養未可遽然大有所濟故曰不可涉大川象曰居貞
之吉順以從上也者言六五之貞不在乎他在乎順從
上九之賢而已六五艮体有止定居貞之象六二震体
則反是

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象曰由頤厲吉大有慶也
上九有公師之象一陽在上四陰隨之有舉天下皆由
上九而得其養之象故曰由頤以人臣而居盛勢雖危
厲之道而上九以陽明之德居公師之位又以六五好
賢柔順有順從之象故吉觀時物之宜雖涉險可也何
危之有舉天下咸賴之故曰大有慶
䷛ 巽下兌上 大過棟橈利有攸往亨彖曰大過大者過也棟橈
本末弱也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大過之時
大矣哉
陽剛爲大陰柔爲小君子爲大小人爲小大者亦有過

也無過則何以棟橈棟橈則本末必弱無過則何以致
本末弱剛過用剛之過也上言大者之過此又明用剛
之過者如湯武之征伐周公之誅管蔡而其心一無所
偏私一由中道而行又巽而不忤說而能和不失天下
之心乃可二五有中之象巽兌有巽說之象其曰利有
攸往乃亨者既以棟橈本末俱弱俱不可不往而脩治
其過扶其弱而隆其橈也人情亦有雖知過復循循悠
悠不即欲改者矣故聖人警之曰利有攸往乃亨雖曰
大者既有過矣疑不可以言大而聖人亦贊之曰大矣
哉何也此蚩蚩横目萬言之所未知而聖人特發秘以

示之也今夫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其間情僞凶咎
邪僻過咎不知其幾而無非易之道特以昏則僞爲心
則爲奸盜明則爲智爲賢大明則爲聖人故曰一以貫
之又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易大傳百姓日用
而不知不曰唯聖賢由之餘人不由也通乎此則人之
目視以此視也耳聽以此聽也心思以此思也不思以
此不思也變化云爲以此變化云爲也豈不大哉
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無悶
澤甚卑木甚高今澤乃過之滅沒其木是謂大過有非
常大變之象君子處非常大變之中獨立而不懼遯君

子一於爲人不復隱遯故繼之曰遯世無悶明乎已在
危難之中則義當授命如見幾而作則亦遯世若將終
身焉無一毫悶鬱之意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中庸稱唯
聖者能之則遯世無悶亦大過人之道也道心虛明自
無懼自無悶有不然者乃因物而遷意起而昏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
夫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術也以往其無所失
矣象曰柔在下者也初六柔而在下此有尤宜敬順白
茅柔物而在下又四陽實而在上初六有藉用白茅之

象在大過卦則戒過於謹愼之象
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象曰老夫女妻過
以相與也
楊者陽氣之所易感其發生也早故取以爲陽象枯楊
又有陽之過象稊者楊之秀枯楊而生稊乃陰陽之氣
和而生老夫雖過陽而得女妻亦順用剛雖過而能降
心濟以柔於道爲順故無不利九陽也二陰有陰陽和
順剛柔相濟之象象曰過以相與者取其相與之情爲
宜過以相與又有剛過而濟以柔之義
九三棟橈凶象曰棟橈之凶不可以有輔也

九三與上六爲應九三陽奇有棟之象而反居上六之
下是棟橈曲而下也棟之所以橈者無他也以九三用
剛過而不中也故象曰不可以有輔言其剛過自用不
謙柔以受人之言故曰不可輔也
九四棟隆吉有它吝象曰棟隆之吉不橈乎下也
九四與初六爲應九四陽奇有棟之象而居初之上故
曰棟隆高而不橈乎下九剛四柔剛柔相濟故能隆也
然有它則吝他者初六之陰有它則爲親近小人有橈
乎下之象故象又言之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象曰枯楊生華

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華與乎稊華雖亦陰陽和而後生至於華則極矣極必衰四陽至於此極故有將衰之象故曰何可久也華不能久行衰落矣上六陰而上老婦也九五反居下士夫也老婦得其士夫則老爲主其衰則柔陰爲上爲柔之過而剛反柔雖無剛過之咎而[illegible]剛大過剛陽頓衰安能有爲故曰無譽又曰亦可醜也生華不久其此類歟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象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過涉濟險也而滅沒其頂凶也雖凶而濟險之至正也不可咎之也故曰無咎古者有志之士見危授命而功

不濟亦有後而議其非者故聖人正之曰無咎又曰不可咎也過涉滅頂而又咎之則鄉原之道行而見利忘義者得志矣

☵坎下☵坎上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彖曰習坎重險也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維心亨乃以剛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習坎重險也八卦惟坎言習餘卦皆不言何也非不可言因義生言餘卦爻義自不必言重習也非八卦自異道也六十四卦同此一道而況於八卦乎習坎之義何

義也人心遇險而懼懼而甚則亂亂則或失其信其心安能亨有能在險中而不失其信迹雖在險難而心亨已難乎人矣至遇再遇險而亦不失其信其心亦亨者非深得其道成其德者不能也大抵有志於善者皆能敏其初險而至於重險則難故聖人特於坎曰習所以明其道也得乎道則重險猶初險也雖十百千萬險猶一險也人心即道道心無體無體則易猶是也險猶是也一險猶是也十百千萬險猶是也而況於重險乎人人皆有此道心而昏昏者衆昏則亂昏甚者遇險輒亂不昏者重險則亂唯不昏而常明者雖歷十百千萬

險而不亂故於坎曰習所以明其道也不爲重險所亂則無不通矣夏易曰連山以重艮爲首則艮亦可以言連今周易艮不言連者山可以連艮不可言連取義不同立言隨義言異而道則一水流而不盈所以爲坎人心本乎信亂則失之孟子曰周乎德者邪世不能亂當重險之中而不亂者有盛德也道心無體如太虛然險難何能亂之身則有體者身固不可得而亨矣心則無體無體則坎險不能陷故常亨言維心亨則身不可言亨矣孔子厄於陳蔡畏於匡而弦歌不衰是過重險而心常亨也重險不得而亂剛中之名於是乎著既在險

中則當求濟其險故曰行有尚言往濟其險則險可濟
而有功不往則險不能出何功之可尚雖險非善也而
天險不可升地險山川丘陵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
義又未始不善半山曰丘大阜曰陵設險則城郭溝池
之固之所設也王公設險非私也所以守國也守國所
以安民也天下之大公也王公所設之險即天地之險
聖人比而言之明三才之一體也人情又槩以險爲不
善聖人於是發明險之時用曰大矣哉所以破人心之
疑蔽明大易之道也天地之間何物非易何事非易何
理非易何時非易何用非易易未始不一人心自不一

人心亦未始不一人心無體自神自明自無所不一有
體則不一無體則無不一意動則昏昏則亂亂則自不
一而紛紛矣自不昏者觀之重險之時大矣哉有乎心
亨大矣哉行有尚大矣哉六十四卦之用皆大矣哉
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敎事
水則洊至德行本常昏則不常人本不昏意動則昏不
昏則未始不常常德行在我之水洊至也人心旣於敎
者貫熟一暴十寒何以善俗習則熟熟則常習敎事在
人之水洊至也
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象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

習坎重險也居險而能出險者爲得其道今居習坎之
中不唯不能出險而又入於坎窞失道故也故凶初六
居下故於習坎又有入窞之象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
二在險中所求僅小得象曰未出中也言未出險中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象曰來之坎坎終
無功也
六三來則入坎之亦入坎之往也外亦坎卦也故曰來
之坎坎無功也象曰終無功也及六三又以枕于次不
獨枕險又入于坎窞六三陰險不中失道所致然小人

旣以陷于此豈無改過之道聖人於是亦教之曰勿用
但一切勿有所用則所謂失道之心想庶乎免矣
六四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象曰樽酒簋貳剛
柔際也
酒養陽食養陰故尊酒陽奇簋貳陰耦九五陽剛六四
陰柔剛柔交際君臣相親已離內卦有濟險之道焉君
臣一德一心何險之不可濟哉然上下方交際六四當
用缶缶虛中毋實己意一觀夫君心之如何從君心之
所明者納誠以啓之則君臣一明君臣益和終無尤咎
險可濟矣牖明通之象孟子因齊宣不忍於牛之心而

啓之以爲是心足以王矣齊宣爲之興起卽納約自牖
之道也
九五坎不盈祇既平无咎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
九五雖得中道陽德不陷於陰有平險之功而坎亦不
盈祇適平而已雖無咎而無大功功之未大由其中之
未大也同人曰得中大有曰大中得道固有大小深淺
之不同也
上六繫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象曰上六失道凶
三歲也
上六失道與六四而禍又甚焉者上六因陰而又陰

險而又險陰而又陰人處險難之極者有係用徽纆寘于
叢棘三歲不得之象
䷝離下離上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象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
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柔麗乎中正
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離麗也麗猶附也又重明之卦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
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一也離者易道之異名也三
才無非易而獨以重明乎始以離卦之其同者以開人
心悟三才之未嘗不同則萬物萬事萬理無不同矣無
不同者易也今從知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而皆麗

正而不知其爲易之道者實不識日月百穀草木重
者也重明本明而又明也人皆有明德惟君子能明之
故晉象曰君子以自昭明德唯君子明之衆人不能則
人雖有明德又以能明爲善故曰重明人心非氣血無
形體虛明神用無所不通意動故昏一日覺之自神自
明六通四闢視聽言動心思變化無不皆妙無不中正
其有小人咯鑑过似放肆顛倒於非僻之中故曰小人
之中庸無忌憚是故重明之卦利乎貞正重明而不失
貞正則不入乎小人之無忌憚則得易道之正正則無
不亨通矣重明以麗乎正非作意而附麗也重明而不

失正卽謂之麗蓋讀易者當悟斯言勿執其辭人之常
言亦多此類夫天下之人心不可以力化不可以權術
化惟可以德化重明則不失德性之本明矣麗乎正則
所行皆正明德達而布于天下矣人人皆有此德性惟
昏故愚其本有之德性未嘗磨滅也今也上之人重明
麗正達而行天下則天下同然本有德性無不默感默
應默化矣化成之道通乎神明光于四海無所不通詩
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非人力之所能爲也
孔子於孝經以孝悌言之卽重明之正化也觀象曰聖
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道化之神誠有不可測識

之妙離卦陰柔居中離為中女柔體也體之柔者莫非
至亨惟不失中正則亨中正者道之異名中言乎其無
所倚無所偏正言乎其不流於邪僻不倚不偏不邪非
道而何得乎道而不能亨者未之有也牝牛柔之象也
麗乎中正而後為畜牝牛之吉也
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震曰洊雷巽曰隨風坎曰水洊至艮曰兼山兌曰麗澤
獨離不曰明不曰火何也聖人知繼明之義為大而兩火
為之物繼明本一德故曰明兩明無實狀離曰兩以發
繼明之義實無二體作猶為也明兩為離亦言之常也

不必贅起其意彖以言重明而兼言中正重明之告猶
未甚著故此復發繼明之義繼明猶重明也人皆有明
德惟意動而昏故不繼堯聰明堯不昏而能繼也舜濬
哲文明舜不昏而能繼也文王若日月之照臨以文王
不昏而能繼也作好作惡則昏則失道心虛明光輝四
達如水鑑如日月無思無為自無所不照有思有為則
意動知此則失彼知一則失十百千萬況所知之一未
必果知乎而況於照四方乎舜告禹曰人心惟危道心
惟微惟精惟一道心不繼不絕一也意為人心意不作
為道心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象曰履錯之敬以辟咎也
離為火火性躁履行也錯然而起意念每如是躁之性
也於其初也敬之勿遂其錯然之過則不放不逸免於
咎矣卦取離麗離明之義此又發離火炎躁之象為義
易道無所不通不可執一而論
六二黃離元吉象曰黃離元吉得中道也
黃中也離麗也麗乎中道故曰黃離離明也明而不失
乎中正故曰黃離離火也有火之明不入于躁是為得
中故曰黃離凡離之事無窮黃中之道亦無窮凡有意
則有所倚有所倚則有所偏皆不可以言中凡意皆不

作自然本明本神自不偏不倚而名之曰中其獲元吉
固宜元亦道之異名亦曰大其獲大吉固宜
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象曰日昃之
離何可久也
此爻又取離為日月之象日過中則昃二為中三為過
中日昃之離將老之象衰則老老則死一也人之生如
日之東升壯如日之中天衰如日之昃死如日之西入
日有東西出入之異其光明一也生者血氣之所聚其
性猶是也老死血氣之衰散其性亦猶是也性非氣血
無形体有形体血氣則有聚散非血氣形体則無聚散

愚者執氣血以爲己。故壯則喜。老則憂。惟其無己也。明者知性之爲己。性本無体。平時固自不亡。己私。不執血氣爲己性。如日月之常明。則血氣之。或衰。或散。固不足以動。其心也。象曰日昃之離何可久也。庶乎愚者懼而思道矣。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象曰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也

六五大君也柔而在上九四乃以炎上之性爲暴爲躁突然而來犯天下之所共憤大義之所必誅故繇曰焚如死如棄如謂可以焚而死死而棄之也象曰無所容也言無所容於天地之間也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象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

六五大君爲暴虐之臣所陵而六五柔弱莫能制惟出涕沱若又戚嗟若而已然亦吉者何也君臣天下之大義。君者人心之所共戴。雖柔弱非剛暴之君也。而九四以臣犯君。人心之所共憤。故九四終於無容。六五終於不失其位而吉。象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離麗以其麗王公之位故人心憤其臣之逆而共誅之也苟非王公之位則人心未必如此共憤之甚加以柔懦特甚難保其吉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離爲甲冑爲戈兵甲冑外剛而堅也戈兵其性銳也此爻取甲冑戈兵之象而言出征備明離卦之變義也征伐非王者之本心也不得已而用之洪範八政師居其末此又一卦之極事至于極不得已而用之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以至明之王行不得已之征上合天心下合人心宜其有嘉而又折其首不及其衆非吾之醜類則獲之苟不逆命即吾類也宥之可也如此則雖用戈兵人無怨咎象曰以正邦也明王者之征所以正邦非有他也非行其私忿也非黷武逞欲也

宋寶謨閣學士慈谿楊簡敬仲 著
明 後學廬陵劉日升
豫章陳道亨 校
漳浦林汝詔
豫章饒　伸 仝校

䷞艮上兌下咸亨利貞取女吉彖曰咸感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觀卦之象上六之柔有自下而升之象九三之剛有自上而下之象是謂柔上而剛下剛柔陰陽二氣感應以相與艮止兌說說出艮止者其咸之道歟亨利貞歟變化之神歟夫既以咸應相與而說矣而曰止者何也豈始說而終止邪今曰止而說言乎止而不動而又說兩非止與說離而為二止與說合而為一也如水鑑中之萬象水常止而萬象自動也如天地之相感而未嘗不寂然也大哉止說之道乎人心皆有此妙而自不省不信者何止百人而九十九也歸妹也歸妹天地之大義也艮少男居下兌少女居上男下女之正禮也言乎其禮則男下女言乎其義則止而說一也皆正也如此娶則吉不然則不吉小不然則小不吉大不然則大不吉舜妻堯二女果若固有之止而說也貞也吉也天地之感也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一也男女之相感即君民之相感感應之機神不可測雖感應而遂通自寂然而不動省此機者則止而說則能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志有之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爾人心自善自神自明惟昏故亂一日感之則固有之機忽發默感默應自和自平矣何獨人心舉天下萬物之情皆然何獨萬物天地亦然惟此感應之妙變化

之神知天地萬物之情則知己之情而大易之道在我矣目之所以視者此也耳之所以聽者此也口之所以言者此也心之所以思者此也不知其所自來也不知其所從往也雖視聽言動之神無体也此其神也雖聖人不能自知也而況於他人乎不識不知者文王也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者孔子也三才一也古今一也動靜一也晝夜一也

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澤其卑山則甚高今山上而有澤焉氣之所感也氣虛故通人惟虛故能受植己私焉窒其中則安能受人心

自虛自無体自廣大無限量意動而窒始好已勝始耻
於從人之言而不受而愚而闇而亂矣君子以虛受人
非本窒而強虛也不失其本虛爾因愚衆之窒故言君
子之虛

初六咸其拇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
咸爻取一身爲象初六最下有拇之象其拇感動者志
在外也其動也微故不及吉凶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象曰雖凶居吉順不害也
自拇少升而上則腓人之行其腓先動止者道也動非
道也道心虛靜感而斯應迫而後起及其意動而逸則

不待感迫而先動如腓矣然艮体止亦有居之象知動
之非能居則轉凶爲吉居止也

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象曰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
人所執下也
自腓而上其爲股乎股雖不至如腓之先動而亦非靜
止者故曰亦不處也處止也股專於隨人而動故曰執
其隨執此而往良可羞吝夫咸感之道雖戒躁動矜去
已私感而斯應然亦志於隨者志在隨人則全無主本
失道從人所執下矣堯舜之舍已從人非隨人也舍已
從人者其中虛明志在隨人者窒闇而已矣

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象曰貞吉悔亡未感
害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
初拇二腓三股五脢上輔頰舌九四居中正當心象爻
辭亦言心之所爲而不明曰心者何也心非氣血非形
体惟有虛明而亦執以爲已私若一物然故聖人去心
之名庶乎已私之釋而虛之神著矣九陽明有貞正之
象而四又陰闇明未純一意不能不動未能無悔而陽
明貞正其悔終亡象曰未感害者意雖動而未發於言
行未達於外故未感害夫能勉而貞正雖可悔亡苟於
貞正之中意念擾擾憧憧往來則隨其所思而朋從者

雖貞正亦未光大也言念念動朋從之多不可勝紀或
意謂若是者爲仁又謂若是者爲義又謂若是者爲禮
又謂若是者爲樂於仁義禮樂之中又各曲折支分之
意度不可勝紀於是雖有得乎一以貫之之說又亦不
免乎意意以若是者爲一若是者非一或以爲靜或以
爲動或以爲無或以爲有或以爲合或以爲分或以爲
此或以爲彼意慮紛然不可勝紀苟爲正而若是亦未
光大矣光大之貞不勞外索不假思慮孔子曰吾有知
乎哉無知也又毋毋止絕學者之四病毋意毋必毋固
毋我又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孟子亦曰仁人心也舜知

此心之即道故曰道心直心為道。意動則差。愛親敬親。此心誠然而非意也。先意承志。晨省昏定。冬溫夏凊。出告反面。此心誠然而非意也。事君事長。此心誠然而非意也。忠信篤敬。此心誠然而非意也。應物臨事。此心誠然而非意也。如水鑑中之萬象。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其積爲而不茂。並行而不繆。深而通。茂而有間。是謂變化云爲。不識不知。一以貫之。

九五咸其脢无悔、象曰咸其脢、志末也、

心之上口之下曰脢、脢者、無思慮無營為之所、雖感而無應、雖靜而無用、雖無悔而非大道、故曰志末也、末爲

言畢之也、何謂大道。孝悌忠敬。交錯泛應。喜怒哀樂。云為思度。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

上六咸其輔頰舌、象曰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

上体之上惟輔頰舌、有咸感之象、輔頰之中有舌、為言

感人以言、不由乎中、滕口說也、鄙之也、

☳☴ 巽下震上 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彖曰恒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恒、恒亨无咎利貞、久於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觀卦之象九四之剛有自下而上之象初六之柔有自上而下之象、又震長男而在上、巽長女而在下、剛上而柔下、得体之正、得理之常、然上下之情不相與則不和、不和亦不能恒、雷動風作、率常相與、巽而動、不忤、六爻剛柔皆相應、如此則可恒矣、久者必亨通、雖亨通又必無咎而後可、其未免於為人所尤咎、猶為未可也、亨通無咎矣而未正者、容或有之、蓋不拂乎人情者、亦亨亦無咎而未貞正、論王莽功德者滿天下。而莽非貞正。必亨無咎利貞而後為道。而後為久於道也。天地之道恒久不已、必如天地之久。而後始合乎恒久之道。三才未

始不一也。惟人因物有遷。意動而昏。而後裂而為三也。不遷不昏。則未始不一。人心之神。不可測也。不可知也。無体也。莫知其鄉也。三才一体。豈不實然。恒亨無咎利貞則利有所往、而無所不通、無所終窮矣、終則有始、無窮之道也、此事雖終。後事繼始。如日月之代明。如四時之相推、循環無端而莫知已極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初無深義之可求也、四時變化而能久成、亦無深義之可索也、得天體乎天也、變化寒暑溫涼之變化也、久照者久照也、久成者久成也、日月即四時、四時即聖人、一也、是道也、至人久焉、賢人亦久而未盡于久、未盡乎久

則未精一、未精一則其化也淺惟聖人久於其道全体
爲道全心爲道即日月四時四時即天地即天下之心
聖人運天下同然之機于上而天下默應默化默成矣
豈人力之所能爲哉故曰神化觀其所恒所恒即所感
知所恒即所感則天地萬物之情昭然矣苟以爲所感
即有所感之情所恒即有所恒之情則不惟不知恒亦
不知感今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此其不恒者皆形
也其風之即其雨之即不可知也不可知者未始不恒
也其音聲則不恒其動作則不恒其聲音之即動作之
即不可知也不可知者未始不恒也知其自未始不恒

則知其變其變化亦未始不恒無所不通無所不恒曰
恒曰咸皆其虛名曰易曰道亦其虛名天地萬物之情
如此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情如此
象曰、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雷風天下之至動疑不可以言恒而恒卦有此象此人
情之所甚疑而君子以爲未始或動也此非訓詁之所
解非心思之所及也孔子曰哀樂相生即風雷之至也
而繼之曰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
不可得而聞也夫哀樂不可見不可聞其謂之未始或
動其孰曰不可未始或動非不易方也此之謂立此之

謂君子此之謂雷風此之謂不可以動靜論、
初六浚恒貞凶无攸利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
天下萬物皆有其序不由其序而遽求之深皆不可也
其於事則其進銳者其退速其於人情則相與未久相
知未深而遽求之深則彼將不堪將莫之應浚深也遽
求深入雖貞正亦凶始求深入多由貞正之人執正義
而爲之發也易之道不如此惟時惟變不主一說天下
之大用也用小道者雖正猶凶猶無所和故孔子止絕
人之意必固我其爲害道也
九二悔亡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九二以陽明之臣事陰柔之君陽非臣道之恒有悔之
道今也能久於中故悔亡其在進德九陽二陰駁雜未
純一有悔能久於道其悔終亡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
知之未嘗復行既有不善豈能無悔然能久於其道至
于三月不違仁則悔亡矣過三月雖不無違違則不無
悔而終久當盡亡
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貞吝象曰不恒其德无所容也
九三不得中道而陽性多動不能恒久之人尚不可以
作巫醫則何往而不承之羞雖中於貞正既不恒矣亦
吝孔子曰人之所助者信也不恒不信無所容於天地

之閒

九四田无禽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四陰位也今以九居之非其位也非其位者非其所也非其所謂久非其道也既非其道雖久之安能得禽言無功也言其徒久而無成也

六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

六五亦得中道且得靜正六有柔靜之象而專應九二天下固有靜正之德而未剛大者如六五之恒其德貞是也故婦則吉以婦人之道從一而終也至於夫子則

當制義當有剛健無所不通之德而專靜柔從則爲凶也道心中虛何剛何柔虛名之應無所不通而知剛知柔之德隨時而著初不用毫髮之思慮氣質之拘者養德未成弱質未成六五之恒其德貞是也惟養德之成者氣質盡化而爲天德故無所不通無強無懦剛健柔順之德無非變化之神此聖人之道也

上六振恒凶象曰振恒在上大无功也

振振動也震卦之吉有震象夫初六始而遽求浚恒則不可今至於其終而猶震動其恒未純未一則大無功也凶凶道也學者於此而進德未純一始未至於凶故

悠悠不學也孔子獨於顏子稱好學者此萬古之通孔子聖人而發憤忘食者何爲也懼其至如此也故自十五志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耳順七十從心所欲不踰矩而其功大成也得道則吉失道則凶甚可畏也

䷠ 艮下乾上 遯亨小利貞象曰遯亨遯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小利貞浸而長也遯之時義大矣哉

陽爲君子四陽雖多勢則外往也陰爲小人二陰雖寡勢則内來也是故君子當遯遯則亨適之道不遯則與小人爭取禍之道也然剛當位君子猶居位人心猶應

與時偕行隨宜而施亦可也曰小利貞則亦不大利於貞正之道矣以小人浸長乘時得勢不可制也方是小人浸長君德可知姦狀百出亂政日滋君子方遯事情擾擾處此往往不無動於意隨於事而往聖人於是乃曰遯之時義大矣哉謂夫此時之義至大也至大者極其不可形容之辭也孔子曰哀樂相生是故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夫哀樂相生人皆以爲可見可聞也孔子曰不可見不可聞則小人浸長君子好遯纔擾擾其狀孰謂其可見可聞乎此非訓詁之所解也非思慮之所及也惟心通内明者自

然之惟可曰大矣哉而不可復加之言也其自弱冠至今讀孔子一貫之語堯舜執中之論常疑先聖啓告之未爲詳明及徽覺後始知前聖之言及此已詳矣復加焉則非矣則思慮之所及爾訓詁之所言耳非大矣哉之道也

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

君子如天小人如山君子未嘗惡之也而自遠自嚴此易之道也此非君子以權術待小人也人心無我無体自神自明由中心而達自無適而不當寂然不動無爲而自不惡自嚴自遠也使後世之君子皆同此道則於小人何怨此遠遯小人之一義爾非謂遯卦之義盡於此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象曰遯尾之厲不往何災也

尾居其後言乎遯之遲也初爻而曰遲者初係内卦二陰爲小人居内勢浸長初居小人之中而未遯〻道之尾遁諸爻以遠於陰爲善故初爲遯尾爲危厲戒之勿用有攸往者此往謂進蓋内卦惟二爲中而猶居下位故尚德言往進孔子爲乘田委吏之時必無出位干進之災

六二執之用黄牛之革莫之勝説象曰執用黄牛固志也

黄牛柔順之物革堅固之物二居中有道之象處二位陰有柔順之象二正在内卦之中正與小人比處非遁者故爻辭不言遯柳下惠當之居人之朝而隱人稱其和是爲柔順而不以三公易其介是故有堅貞不可移奪之德不偏於和矣是爲中是爲黄牛之革莫之勝説言其堅貞不移之至不可勝言然自古以來安得人人皆如柳下惠德性自然無勞固執者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利勢易以動人而況於日處其中則固志難久執之之堅誠不可不謹也意念一動即化而爲小人矣

九三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象曰係遯之厲有疾憊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三與二比九陽與六二之陰相得而九三陽爲君子雖知義所當遯而尚不忘利禄有戀係之意故曰係遯初六雖遯之遲居後而無陰陽相得戀係於小人之象故初止於厲而九三有疾厲明其已得自有患疾象又曰有疾憊也言其憊弱無剛毅之德不能決去也其曰畜臣妾吉臣妾賤者畜養於丈者戀而不忍去則爲忠愛其主則爲吉也此至賤之義不可施之於大事也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象曰君子好遯小人否也

四已入外卦有好遯之象然君子則好遯而吉若小人則不然也謂小人則不能遯也九四與初六相應此一小人不能遯之象大凡人情之乖違者皆當遁避小人與小人乖違亦當遯小人溺於利故不能遯

九五嘉遯貞吉象曰嘉遯貞吉以正志也

九五爲遁之嘉者何謂嘉九五剛當位而應非早遯者小人之勢雖已得位而浸長位猶在下猶須命而應九五雖欲遁而義猶未可去猶可隨時而行彖既言之而此爻又發其象者蓋於爻爲悉乎此事變之大者故不得以重復而廢也又貞吉之義彖所未言故并發之自古大臣知小人之勢長已位莫安陰相結納永固其位其志不正者多矣斯義詎可不特省

上九肥遯无不利象曰肥遯无不利無所疑也

肥遁若爲一卦之善也斯舉矣其遯最早與小人一無相涉之迹不與二陰相應也故無所不利象曰無有疑者無可疑之迹也無與小人相涉可疑之迹也

楊氏易傳卷之十二

宋寶謨閣學士慈谿楊簡敬仲 著

明 後學廬陵劉日升 豫章陳道亨 校

漳浦林汝詔 豫章姚 仲 仝校

䷡ 乾下震上 大壯利貞彖曰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陽爲大陰爲小君子爲大小人爲小大壯在天地則爲四陽之長陽氣盛壯在國則爲君子以類進其勢盛壯在德則爲得大道剛健變化孔子三十而立之後有不可搖奪之壯也天下之柔者不能壯惟剛故壯雖剛而不動亦無由見其壯下卦乾剛上卦震動天然義見故曰剛以動故壯其在德也亦然能柔不能剛非大德也道心無體神用無方不可得而屈不可得而窮於是名之曰剛應酬交錯變化云爲名之曰動因其動而知其不可屈不可窮故又曰壯是二者名殊實同其曰利貞者利於正也剛壯而不出於正非道德之剛壯乃氣勢之剛壯忤人傷物取禍之道也君子之道雖甚盛壯苟其行有不正則小人得以候其隙攻其短君子反受

實德雖大而不出於正縱心於規矩之外世所謂道家者流間有之而人心不服孔子謂悖德悖禮雖得之君子所不貴世所鄙賤非大壯非大正孔子大正故當世尊信壯孰甚焉聖人於是又闡明正大之道大與正初非二物皆道之虛名道之異名人自有二道無二道心無二人心有二正大之道即易之道即天地之道即萬物之道此止曰天地之情不曰萬物之情以萬物之情有不正故不言也非天地萬物之道果有異也立言垂教之法當如是也內心明通者不於此而疑也

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君子體壯以自勝為強故非禮弗履正將以行禮也如古所稱日莫人倦齊莊整齊而不敢解惰此衆人之所難而君子行之故所貴於勇敢者貴其敢行禮義也斯言則正矣殆非聖人之言也禮者人心之所自有不可言敢行也周禮云以五禮防萬民之偽記云著誠去偽禮之經也敢行之云乃為偽也易曰君子自強乃自強也非強於外也或就君子取象必與象同是不然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亦未嘗與象辭同矧天人一道不必執取象之說

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象曰壯于趾其孚窮也

初居下有趾之象九有壯之象陽實又有孚之象方在下未宜壯也而遽於為決意前往征往也其凶也宜然此等人必巧黠回變之士蓋愚質樸貞之人其忠信可守而果決妄發乎以致凶是為孚信之窮故象曰其孚窮也

九二貞吉象曰九二貞吉以中也

用其壯故九二不言壯唯言貞貞正也由正道而行稱不置毫髮己私焉故吉象曰以中也者明其不作意一無所倚斯見所謂正道也中正非二道二柔而中有不用壯之象君子勢雖壯而不用其壯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象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

九三雖益進勢雖益壯君子之心未嘗以為意焉唯小人則自喜己勢之壯而益肆益壯是謂小人用壯君子用罔罔無也無則不必言用對小人用壯為言故言君子用罔言君子之所用異乎小人之用也君子則用無故象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不復言用矣如其用壯雖貞正亦厲如羝羊觸藩必羸其角未有用狠力而能濟者九四奇畫橫截其前觸藩羸角之象以九居三陽又乾體之極又過有小人用壯之象

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象曰藩決不羸
尚往也
四未得中九陽用壯本有悔而四陰以柔居之用壯不過非行其私者也故爲貞正而吉故悔亡唯其如是故能藩決而不羸大輿而壯其輹益可進而無阻九三用壯其害如彼九四濟以柔其吉如此不特不羸而已尚可以復往而進也六五居前柔而虛有藩決之象
六五喪羊于易无悔象曰喪羊于易位不當也
陽壯有羊狠之象勢壯用壯人情之常使物用壯殊爲難也今六五柔順五得中道喪羊之壯甚易然者道心中

虛無体無我壯無從而生也不勞遏抑而自無壯之可用也故最爲無悔位不當者亡樂道亡勢虛中無我雖居是位如不居是位也不以己當之也有其我則當其位當其位則居其勢居其勢則用其壯矣安能喪羊于易哉大抵二五之中似有得道之象此爻貞得其道者以喪羊于易而知之也
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象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艱則吉咎不長也
上六雖陰而居卦之極壯之極震之極亦有羝羊觸藩之象虛氣壯往則不能退用壯者必不濟故不能遂進退無所利然能克難則吉六柔體有艱象其曰不詳者極壯極震極矣故不審詳也觸藩之患在他卦則凶在大壯則得時得勢故止於咎爲咎者艱非咎艱則不用其壯矣故轉咎爲吉不長矣

坤下離上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彖曰晉進也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唯安康之世可進故曰康侯古諸侯皆仕於王朝商紂之時文王以西伯與九侯鄂侯同爲商朝之三公宗侯虎亦同朝周亦多用

諸侯輔政離出地上言乎人臣知己德之不可不自明也己德明而後可以進而輔其君也己德不明則不能自治何以啓其君何以治國何以治天下明而未順其明尚蔽曰明曰順皆所以明晉之道矣明矣順矣而有麗非大明之君則亦難於進以明順之臣而又麗乎大明之君故柔進而上行上行者其道行也道行乎君也故康侯用此晉此卦象之義而能致錫馬蕃庶晝日三接蒙君恭禮也柔應有柔順之象晝日有大明之象
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
人皆有明德而自知者鮮[illegible]　[illegible]而能自昭而求

無敵者又鮮何謂自知人心自神自明自廣大自無所
不通唯因物有遷意動而昏孔子所以毋毋止絕學者
之意他日門弟子總而記之曰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
毋我皆意之類皆意之別名孔子毋毋止絕學者四事
門弟子不勝其紀故總而記于此此萬古學者之通患
箕子亦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孔
子又曰天下何思何慮意象不作而本神本明之性自
無慝矣變化云為自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矣
孔子又曰主忠信忠信者不詐偽而已矣不詐不偽實
直無他何意之有何思慮之有純然本明何假求索六

通四闢何假討度是謂自知是謂知及之此雖能自明
而未保其常明雖變化云為無所不通而與物交接其
間不能無動未盡仁者寂然不動之至是猶有或蔽而
不明之職亦未可謂能全其明故亦未可謂自昭之道
唯既明而常明則進於三月不違又全乎輝光日新之
本德矣

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象曰晉如摧如獨行正
也裕无咎未受命也

初六與九四為正應故晉如而九四離性炎上不應乎
初故又有摧如之象言其見摧抑也一進一退皆其外
物不足為意但自行其正則吉故曰獨行正也雖不見
孚信而初六未受命無官守無言責其見裕也故無咎
尤如已受命有官守有言責則一不見信即不得其職
即當去信不得其職而不去是戀固利祿公論所不容
難乎免於人之咎議矣

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象曰受茲介福
以中正也

六二已進而得位矣故曰晉如而六五不應故愁如知
六五之不應者二陰有不相應之象一陰一陽有相應
之象然而六二得中止之道中正者無不獲吉故受大

福于其王母介大也六五陰而尊又離体而明有王母
錫福之象祖母曰王母王者之母亦曰王母大抵王母
者婦人君尊之名古聖作爻辭所以備天下之事變故
及此

六三衆允悔亡象曰衆允之志上行也

人臣事君竭力至於過中似不能無悔者三有過中之
象而坤為衆群承耦比有衆允之象衆咸信之故悔亡
上九正應有志上行之象

九四晉如鼫鼠貞厲象曰鼫鼠貞厲位不當也

鼫鼠陸德明云五技鼠也本草螻蛄一名鼫鼠許慎說

文云鼫五技鼠能飛不能過屋能緣不能窮木能游不能渡谷能穴不能掩身能走不能先人荀子曰鼫鼠五技而窮楊倞所註本說文吾鄉樓尚書亦注說文曰異乎詩之碩鼠九陽有進象四陰也有不終進之象居大臣之位欲有所爲以輔國安民者多矣而終於不能有所爲而姑止者亦多固如鼫鼠矣其才智不足以當天下之重任則不可以居大臣之位大臣者當以道事君使天下之民無一不被堯舜之澤乃稱其職今也欲爲而不能欲進而不得以其所居之位不當如是也故象曰位不當也苟是者雖貞正而非好邪然亦危厲於本

職有闕禍將及之矣有危亂之道也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象曰失得勿恤往有慶也

六有懦柔之象五有動靜之象五陽也人君陰柔而濟有悔之道而終於能進而有爲故悔亡夫柔懦而欲其所爲必多疑二憂慮故勉而進之曰失得勿恤吉不必以失得爲憂也恤憂也但往吉無不利亦誘進之言也夫其所爲其間曲折萬狀其得其失不可必也而遽使之勿憂必曰往吉無不利者何也易占筮之書也聖人因以通之使歸於道卦六十四爻三百八十四因事變

情理之不同故隨宜以啟告之爻之辭豈能周盡曲折萬變之理詩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易凡言有慶有喜皆小慶大君之所及者大也

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象曰維用伐邑道未光也

角者上窮之象天下事不可窮也上窮不已維可用於攻過伐邑自攻治其己也自攻治己過則窮治不辭爲吉雖攻己太急亦恐亂而不堪然大体則吉雖爲貞正亦異乎蒙之養正矣故吝吝者小疵象言維用伐邑自治己之外皆不可用則其道亦未光大

䷣ 離下坤上 明夷利艱貞彖曰明入地中明夷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夷傷也明德見傷夷之卦也上坤下離明入地中是爲明夷內雖文明外則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知文王之蒙難而已不知卽大易之道也明夷之時利於克艱而不失貞正晦其明謹而不敢發也惟尚乎艱不言乎退義有未可去者居乎內難之中其志常正箕子以之人知箕子居難而已不知卽大易之道也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衆用晦而明

莅衆之道當隱晦已德開謀從衆唯其中不失其明是
非賢否不可亂莅衆之道也非明夷之道也而聖人乃
云者所以明不一之義也明入地中亦有用晦而明之
義也其義不同其為大易之道無二也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
有言象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
明德見傷引而去也垂其翼隱其去迹使不見其飛也
居內難之中而遽去不可速也三日不食義當速也故
曰義不食也君子初未嘗置已意於其間苟彰彰然著
其引去之迹是謂有攸往是謂不垂其翼主人將有言

矣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則
也
夷于左股言傷不至甚左不如右力尚全右股可以行
也居內難之中引去宜速左股既傷用拯壯馬以佐其
速則吉六二之所以雖傷而不甚不失其吉者順以則
也不失其道也凡二五多有得道之象道心行乎患難
之中其行其止其久其速自不失其則自柔順而不悖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象曰南狩之志乃
大得也
大抵內卦之極多有變明德之見夷傷今乃變而南狩
南者亨通之地離南方之卦得其大首湯武之得桀紂
也舊染汙俗不可疾貞故周之治商頑民知其深染不
可速化寬以教之歷三紀而始變象曰南狩之志乃大
得者不在乎位也在乎道也道可以大行於天下矣此
聖人之志也此聖人之大得也
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象曰入于左腹獲
心意也
坤為腹四陰邪不中正有入左腹之象九三[illegible]為陽
有門庭之象明德遭夷傷而退至四已出門庭而在外

卦矣夫其傷明德者小人也而小人之徒如六四者乃
致其巧乃深入明夷之左腹深得其心彼明德者多醇
正往往雖已遭出遂未悟其奸往往多墮其計中而不
知曰獲心意言其入之巧也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象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
箕子居大臣之位故有六五之象箕子不死又不去居
難而不失其貞居難而失其貞者畏難故曰明不可息
也一息則入於不正矣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象曰初登于天照四國
也後入于地失則也

上六坤卦之極有後入于地之象故聖人發此義初明
後晦亦明夷之變類之也惟聖罔念作狂禹戒舜以無
若丹朱傲舜告禹以惟精惟一益曰儆戒無虞又曰無
怠無荒凡是深知聖狂之分其端甚微禹告舜曰安汝
止舜告禹曰惟精惟一此心常安則常無所不照一不
安于此微動其意則如雲氣忽興日月俱晦古人所以
兢兢業業者以此

☲☴ 離下巽上 家人利女貞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
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
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卦辭唯言利女貞深明家道之亂多由女禍此萬世之
通患治家者不可不念不可不謹謹之之道莫尚乎禮
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女不可逾閾出必擁面牝雞
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男女之正天地之大義也男
陽為天女陰為地斯義豈不昭然而或者歉然自以為
不足以與此者邪僻之習錮之也人心即天地之心晦
昧者以思慮為己之心故紛紛擾擾如雲翳日如塵積
鑑孔子曰天下何思何慮箕子曰無有作好無有作惡
好惡思慮不作而本心無體清明在躬其謂男女正為
天地之大義亦何愧父母一家之君也父父子子兄兄

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其家之不
正而欲求天下之正是無源而欲求流也無根本而欲
求枝葉也

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風自火出風化自言行出言行又自心出言有物非無
實之言行有常非設飾之行誠心善道則言自有物行
自有恒誠心之足以化人初不在諄諄告語切切檢防
其家之長上恭恭者其子弟必不多傲其長上寬厚者
其子弟必不多急長上儒雅子弟亦儒雅長上武勇子
弟亦武勇以至字畫相似氣貌累同神化心傳誠有不

令而行之妙

初九閑有家悔亡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
治家之道當防閑其初及其心志未變而閑之以禮使
邪僻之意無由而興而悔可亡矣不曰無悔而曰悔亡
者以治家之難難乎無悔故止曰悔亡以帝堯大聖而
不能免丹朱之朋淫以周公之大聖而不能免管蔡之
與辭然則難乎言無悔矣

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
六二居內卦之中妻道也妻道不可遂專未嫁從父已
嫁從夫禮也妻道惟在中治飲食之事耳故曰在中饋

妻道雖柔順不可失正非一於柔從而不問邪正也故曰貞吉順以巽者妻道之正也爲夫則制義爲妻則順正一也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

嗃嗃過於嚴也故有悔亦危厲然終吉若婦子嘻嘻然不肅敬則終吝悔生於大過吝生於不足九三重剛過中有過嚴之象

六四富家大吉象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

六與四皆陰柔而又巽体柔順之至也順則和和則富

諺云十人十心無賄市針十人一心有財市金此語屢驗書曰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假大也王者大有其家之道以天下爲一家者也或者往往憂慮一人之智力安能撫愛天下如一家雖竭慮胡能周之於是不敢作此念不能盡假大之道故聖人釋之曰勿憂恤也假大之道自吉孔子又從而詳釋之曰交相愛也惟君民交相愛之心如一家爾言其心也不言其人人衣而食如家人也書曰不自滿假詩曰假以溢我又曰假哉皇考皆取大義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九三重剛故有過嚴之象上當六位非重剛也况居巽故上九之剛唯有威如之象雖不用威而如威者德威也德威無他唯誠心於善而已矣善心誠實人自信服孚信也家道難乎其終以嘻嘻爲吝故以威如爲吉夫不用威而如威其初未見其效一信服之效久斯見矣故曰終吉威如之道非用威於外反身修德人自信服

楊氏易傳卷之十三

宋寳謨閣學士慈谿楊簡敬仲　著
明　後學廬陵劉日升
豫章陳道亨　校
漳浦林汝詔
豫章饒　伸　仝校

䷥兌下離上睽小事吉彖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吉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

離火自炎上兌澤自流下睽之象曰離爲中女兌爲少女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女子有行各從其天此亦睽之象也然卦象之中亦有小事吉之義兌說也離麗也明也和說而不忤乎物而又附麗乎明哲之人六五又有柔進而上行之象上行亦得其勢矣五又得中道又應乎九二之剛備此數者而止可以小事獲吉者以在睽之時故也以其質柔故也睽之吉其事甚小睽之時用其道甚大何也天高地下睽矣其造化之事則同也男陽女陰睽矣而夫婦之道通和而不睽也萬物不勝其睽異矣而其事則類也萬物雖多不出乎八卦之屬雖鳥獸草木昆蟲之微各從其類入卦又不出陰陽之二類陰陽又不出易道之一類曰同曰通曰類姑以曉天下之憒憒者昏昏不可遽盡告之盡告之將駭而不信聖言將不行於世而況筮者多逐逐滔滔之徒乎聖人亦非不盡心告之告之有序云爾類則通通則同同則一者非合而爲一也未始不一也人心無体無体則無際無際則天地在其中人物生其中鬼神行其中萬化萬變皆在其中然則何往而不一乎如人之耳目口鼻四肢雖不同而一人也根幹枝葉華實雖不同而一木也源流瀦派洑瀲雖不同而一水也人唯意動而遷

自昏自亂自紛紛而不昏者自不睹其爲異也終日應酬交錯如四時之錯行雖未嘗無喜怒哀樂如雷霆風雨露霜之變化也易傳曰變化云爲至言也故曰睽之時用大矣哉用者運用通達之稱乾之所以用九者此也坤之所以用六者此也三百八十四爻之九六皆此用也此用不可以心而思也不可以力而爲也不可以目而見也不可以耳而聞也故孔子告子夏曰哀樂相生是故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

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彖巳言其同此又言其異言同可也言異亦可也故曰
以同而異以同而異雖異實同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兄兄弟弟夫夫婦婦異也道心之中固自有如此之異
用而非異知微知彰知柔知剛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
止可久則久可速則速道心之中固自有如此之異用
而非異也孔子曰天下何思何慮無思無慮是謂道心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象曰見惡人以辟
咎也

由天命而行之自無不利人自起心妄見妄疑妄作妄
止而人心益昏夫道益遠而人禍至夫人失其御故喪

其馬逐則馬逸愈不可追勿逐自復九天之道然天下
之喪馬而能不逐者寡矣得失累其心疑不逐則不復
後悔無及故多逐聖人直告之曰悔亡言他日不至於
有悔也喪馬勿逐當自復也人有乖睽之時遇惡人惟
見之則免咎不見則有咎是又以美惡累其心疑其不
可見而止故亦直告之曰悔亡見惡人無咎象曰以辟
咎也言止於辟咎則可苟有利心焉則不可孔子無利
心故見季康子康子不悅孔子又見之而不失其聖苟
以利心行之人人視巳如見肺肝獲罪于天無所禱也
初與四兩陽不應有喪馬之象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九二與六五應遇主也睽乖之時致曲以奉承于巷也
孔子因南子以見衛君無咎也未爲失道也由道心行
之無非道者乃天地之變化也苟動於意欲則爲人心
爲利心爲失道矣

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象曰見輿曳
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

六三與上九正應欲往從之而九四阻其前故見輿曳
其牛掣以牛駕車牛掣則輿曳而不得進矣不特爲阻
而已而九四之陽與初九皆陽既不相應而近比六三

之陰陽欲得陰而六三正應乎上九不從乎四四陽則
居上且傷之矣四臨三上有天之象三見傷不得上通
于上九有鼻之象劓刑其鼻鼻者上通之物此其所以
爲睽也然邪不可以滅正睽極必通故曰無初有終象
曰位不當者言六三所處之地不當既居乎剛暴之閒
宜其阻傷也以遇剛者終遇上九之剛也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象曰交孚无咎志行也

四與初皆陽兩陽無相應之象故睽孤然初九陽明有
元夫之象其睽也未相知也一日相知其心則交孚矣
雖居睽乖危厲之時亦無咎賢者之志所以寡合獨立

非絕物也已志乎道無同志焉故也無同志則豈能以
獨行今得元夫交孚則道可行於天下矣故曰志行也
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象曰厥宗噬膚往有慶也
悔亡之義已見初九爻嘗觀人心因有彼己之情與無
他意徒以因事起疑因疑生睽遂至失人失賢失天下
之大利睽疑之情六五有焉二五本正應徒因九二六
三有相比之象故六五疑九二之失正而不往遂成乖
睽故聖人之悔亡不必疑其有悔宗指九二膚柔脆六
三象之九二中正噬六三而不從不正五若從九二何
咎之有六五之君能用九二之賢則澤被天下民咸賴
其慶矣君當求賢而後賢從之故六五當先往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
婚媾往遇雨則吉象曰遇雨之吉群疑亡也
上九睽疑之極不可告語本與六三正應相從以六三
居二陽之間陰陽有相得之象見豕首趨下疑其下比
於九二又見豕負塗疑其上比於九四鬼無形安可載
見其載鬼一車明其疑疑結以無爲有六三與上九本
正應初疑故張弧欲射之而六三正應乎上其誠終著
睽極亦通故後說弧而不射六三乃不與寇爲婚媾不
與二四親比能守乎正上九若往從六三之正和而雨

則吉陰陽和則雨至至則群疑亡矣明乎天下人事本
自昭明本自無事徒以不明因迹起疑因疑積意遂至
於此極百疑釋則本自無事初無可言

䷦ 艮下坎上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象曰蹇難也
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
東北其道窮也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當位貞吉以正邦也
蹇之時用大矣哉
此卦上坎下艮坎正北艮則東北之卦爲蹇則坎艮不
蹇者其西南乎是故卦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大
人有大德而在位之稱也平蹇之難其惟大人乎見大
人則可以得位可以正邦矣故曰貞吉夫見險而止凡

衆之所知也何能之有何知之有而彖曰能止知矣哉
何也智者初無奇智鉤深而索微也不昏而已矣凡衆
之心即聖智之心衆人因物有遷意動而昏動於利而
昏動於害而昏愈動愈昏則雖有險而莫之見安其危
而利其災而聖智則不然意未嘗動故事未嘗昏衆人
於是有愚之名智者於是有智之名非智者之特明乃
衆人之昏爾孔子因東南西北之象而發其義曰自春
之始於東而中於西南窮於東北則西南有中之象東
北有窮之象惟道爲中失道則窮無意無必無固無我

則中作好作惡有意必固我則窮有意必固我則有所倚則有所偏非中無意必固我則無所倚則無所偏故名之曰中微起意爲卽昏卽不中則不能見險而止則蹇而愈蹇則窮蹇之時用其詳釋已見於睽前諸卦六十四卦也坎睽蹇皆非善吉之卦凡衆於此往往得於險難勤於憂思汩於事情安知爲至大之道哉故聖人特明之使天下後世知坎知睽知蹇之類無非大易之妙不可以爲險難憂患事情也不特此凡曰時曰時義與其餘不言之卦皆一也皆大也皆易之妙也

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

山上有水蹇象甚明君子遇蹇難則反諸身懼已德之未善也懼已德之有缺也懼已德之猶有過而致此也未善也有闕也猶有過也則修焉不敢怨天也不敢尤人也卦辭及彖未發此義故於此發之

初六往蹇來譽象曰往蹇來譽宜待也

坎險在上故以遠險爲善往則陷於險來則獲譽蓋往者見利而往來者不動於利而來故譽往蹇來譽則宜待也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象曰王臣蹇蹇終无尤也

六二應乎九五之君見入乎蹇難之中雖蹇之又蹇終不退縮匪躬之故也爲君也苟徒爲其身而蹇蹇則沒於利也安能免夫人之尤議

九三往蹇來反象曰往蹇來反內喜之也

往則入坎險中來則反是九三居下卦之上二陰之所喜也陽陰有相得之象二陰順承于下

六四往蹇來連象曰往蹇來連當位實也

六四居二陽之間皆阻蹇不通故往則蹇來亦連偏往來皆不可則當不動自實也實有安正不動搖之義

九五大蹇朋來象曰大蹇朋來以中節也

九五正居坎險大蹇之中朋來當蹇難輻湊而來其事

衆多也象曰以中節者言蹇難雖多而九五得中道一以中節之節者制之節之正之治之也中者道之異名無意無必無固無我則無所倚無所偏無所黨自然無所不通是之謂中雖居大蹇朋至之中如鑑照物應酬交錯靡不適宜自足以節制之矣

上六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象曰往蹇來碩志在內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天下之事變無窮不可以一定論此卦在上初與三四皆言往蹇則上爻宜往言而此爻之辭來吉者何也天下之事變無窮不可以定論今內有九五中正之君則

當來內從中正之君以成濟蹇之功而碩大也上六亦有應九三之象此則不然從九五之大人耳故象特言從貴

䷧（坎下震上）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彖曰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解利西南往得衆也其來復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解之時大矣哉

解者蹇之反蹇阻於險因險而動動而免乎險解蹇難解矣聖人作易因筮設教因人情引之而歸諸道明則爲聖人幽則爲鬼神其道一也因人之蹇難思以避難

有東西南北之意因卦之象而發之蹇卦以東北而蹇則知反之者西南西南則免乎險而解矣故解利西南西南之卦爲坤坤爲衆故有得衆之象夫衆人易得也必得道焉乃得其衆心苟不得衆不利也因象發義啟人心於正天之道鬼神之道也既解矣既利矣既得衆矣則可以已矣不當復有所往來復其常則吉夫天下惟有此道而已矣由之則利反之則害有險則思所以濟險往而濟險道當如是也及乎險難之解則已亡矣若又紛紛不已則是起私意而爲擾道不當如是也故復乎常則合乎中道故曰乃得中也中者道之異名今不復而又動是其意必有在有所在則偏倚乎意之所在若無適無莫者不然此易多吉中之旨也苟有故往夙則吉夙早也方解之初解功未成則往而解之則有功也已解則無俟乎復往也不當往而往恐不止於無功將反生禍天地之解則雷雨變作百果草木皆甲拆所謂解之時如斯而已初無義之可求而[illegible]曰大矣哉何也順象已言之矣三才內外何物非此[illegible]何事非此大何理非此大何時非此大何義可言亦[illegible]大無義可言亦此大學者惟知義理之爲大則不惟不知義理易之言時義者非可以心思盡也不聞文王之詩乎不

識不知是爲帝則又不聞孔子之言乎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又曰天下何思何慮又曰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春秋冬夏何義之可索風雨霜露何理之可言是道也天以此運地以此順雨雷以此作百果草木以此甲拆人以此言以此動以此視以此聽以此事父事君以此修身治國平天下故禹曰安汝止[illegible]微動其意慮則失其止矣故孔子每每止絕學者之固每每止絕學者之我學者唯欲動於意必固我故不[illegible]大矣哉之妙

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其在天地則雷雨作而萬物皆和解其在君子則赦人之過誤而宥罪之疑者小者可宥者不必言取象乎以明三才一道也書曰刑故無小罪雖小尙故爲之必刑無赦也苟如漢以來之大赦不問故不故一切赦之則凶暴得志良善無所容存於是不善良者亦從而爲奸暴覬以徼幸也此豈治安之道哉豈天地之道哉

初六无咎象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初六與九四正應一陰一陽交際和應故其象爲無咎

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象曰九二貞吉得中道也

狐多疑非疑阻則非解矣今田獲三狐則一無所疑無所疑則得黃中通理蓋謂意起則必有所倚則爲有所倚不可以言中一無所用其意則無所倚名曰中土居中色黃故黃者中之象矢之爲物直直亦道之異名人之所以適道者以其不直也直心而往不支不離無非道者人心即道故曰道心坤爻曰直方大不習無不利不動乎意直心即道曰黃曰矢皆所以發揮此道而已貞正也貞亦道之異名正者無邪之謂人之得道變化皆妙懼其疑而入於無忌憚之中庸也故又曰貞曰中曰直曰正而得道之全者無所失矣故吉象曰得中道也此爻明學者之疑蔽至切至的而學者能通其解于

無一萬無一以孔子大聖其答迎學者不爲不至三千之徒不爲不多賢唯顏子唯月至日至之徒爲不疑爲自信爾自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惟曾子不可其言曰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尙已此豈口語心思之所及哉曾子雖如此言群子安知其解孔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是惟孔子無疑群弟子皆疑

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象曰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致戎又誰咎也

蹇難未解之時則小人道長今旣解矣小人道消而猶乘君子之器則盜斯奪之矣邦有道而猶居君子之位禍將至矣小人雖勉勉於貞正僅可免禍亦吝吝小疵有歎歎可羞之意孔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斯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斯伐之矣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象曰解而拇未當位也

拇微而在下初六之象九四之所解者初六而已惟其朋類至則始孚應而有所解未能無所不解其解也狹以其不當位也人臣之分不可僔大人臣之有大功者

皆君之命不敢自爲也
六五君子維有觧吉有孚于小人象曰君子有觧小人退
也
君子得位無所不觧異乎九四之觧拇矣君子之觧有
孚驗于小人小人退則爲有觧小人不退則亦安能無
不觧孚信也有孚可信驗之謂也夫惟正爲能觧惟公
爲能觧有道者爲能觧小人反是爲不正爲私小人不
退則安能無所不觧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象曰公用射隼
以解悖也

隼者貪財之物小人似之解之時至於上六極矣無所
不解矣而貪殘之小人猶據高位而不退悖之甚者也
夘公專辭得時得勢以大公而去其悖之小人何不利
之有象曰以解悖者明有悖當解而解之未嘗置毫髮
私意於其間也置己意焉即私即非公孔子他日又從
而推廣其義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
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
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上六解之極小人皆退而貪
殘小人猶據高位不退聽而去又爲公此雖有其時苟
無德器則亦不能有爲且括矣語成器而後可動器未

成猶未可動而況於非器乎此器以忠信爲質發於禮
則生文立於義則成方其中常安常止故禹曰安汝止
苟起毫髮意必固我則敝則敗孔子絕意必固我之四
者有此器矣又當養成是故君子求諸己世固有志之
君子有志於國有志於民雖得時得位其功業亦未爲
光明碩大者其器小而未大也大而未成猶有所虧

䷨ 兌下 艮上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
用享彖曰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
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應有時損剛益柔
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

此卦之象損下之剛而益上之柔是爲上九之畫損下
而益上其道上行也夫民爲邦本爲民上者損上而益
下則順今乃損下而益上雖其有不得已而取於民或
粟米之征或布縷之征或力役之征必本之大公民咸
孚信之元大也仁也道之異名也不特民信其公又行
之也有道而獲大吉雖下民信之雖有道雖大吉而或
者猶得而議咎之者亦未可以爲貞正必民信之又
有道而大吉又或者無得而咎之而後可以有攸往而
利也不得已取之於民則何以用之曷何也當從其儉
約雖二簋亦可用享享禮之至大至重也而猶可以用

二簋二簋儉之至也則其他可知矣苟取於民而輕用之。則民心自此離畔矣。此聖哲之所灼見。而皆庸之主以為無害。以為未必至是也。國之大事在祀於祀而極其儉亦豈得已於取民財而輕用之不可也於斯時極其儉爾非其常也故曰二簋應有時剛者未易損也損剛益柔亦有時爾於時不得已而損之則剛者無嫌大抵損己則順損人則難。故以損下益上之卦謂之損。損上益下之卦謂之益。不特取民財凡天下曰君之及此言也百姓之惠此弗損而益之者至於公謂見而親逆為己重則不敢從之矣虎會為趙簡子荷戟而不推車

亦以弗損者益之也是貞也亦不必執之而過也執之而過則失道矣九二利貞蓋中以為志也中則無作好無作惡無偏無黨虎會荷戟而不推車正矣至於行歌則又過之不中矣九二下卦之中有中象

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欲

山上有澤其山日損人有忿欲其德日損知忿欲之害己。則知懲之窒之矣。學者好讀書而不懲忿窒欲。猶不讀也。喜窮究義理而不懲忿窒欲。不成義理也。雖已得道而不懲忿窒欲。是謂智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也。

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損之象曰已事遄往尚合志也

損之時方上損下光武之不用功臣之時之類是也是故已事則當遄往遄速也臣功成身退況方損下豈宜久留所以合上之志也然亦不必激而過之酌事情而損之足矣。大抵天下事。不可加損毫髮。損益盈虛。一惟其時。徵毫己意則乖。酌損之言。所以去其己意。去其激過。使不失中。使不失宜也。初爻在下有退而居下之象故曰遄往

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象曰九二利貞中以為志也

人臣之損利於貞正損己而不正則為好為邪征者前

進也前進而過之則失其矣故凶必無損於道者用以益乎上則可以益矣昔者魯哀公問人道誰為大孔子愀然作色而對何柔何剛何動何靜何實何虛微起意焉則有所倚倚則偏則昏昏謂之疾損其疾使遄速有喜則無咎疾不可久久則成疾將不可治矣是故以速為貴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象曰一人行三則疑也

內卦本三陽於外卦之上此爻有此象故曰三人行則損一人夫二人同行則無疑三則疑此人情之常凡事

畧同正當此爻之象並而得此並爻必有此事他日孔子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孔子欲明致一之道故引此爲益聖人循循善誘人苟能於此達致一之妙則知易曰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則知萬物一致三才一致一以貫之无所不一矣

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无咎象曰損其疾亦可喜也

偏於陽爲疾偏於陰爲疾六四之疾偏於陰也陰爲柔陽爲剛陰爲靜爲虛陽爲動爲實道心无体何陰何陽何有或損或益或盈或虛事變无窮與時偕而已君子

無敢置己意於其間也微致己意焉則失道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象曰六五元吉自上祐也

損卦之象其道上行損下卦益上卦上卦之獲大益者其唯六五乎六五中正之君也天下唯有此中正之道而已矣得之者吉失之者凶得之者人心歸之失之者人心去之得之者天祐之鬼神祐之失之者天災之鬼神禍之或者不一之辭益之者不一也人心歸之也十朋之龜皆從而弗違天與鬼神祐之也此非六五之所求也鬼神自祐之也使六五動乎意則係乎意有所倚則偏矣非中正之道也中正有名而无体故六五一无所爲而自或益之十朋之龜自弗違自元吉自上祐也文王不識不知順帝之則禹安止安止者寂然无所動也故龜筮協從

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象曰弗損益之大得志也

上九損之極過乎中故教之以弗損也又使益已乃合中道夫既弗損又益之疑人心之不歸而有怨咎聖人正之曰无咎此乃所以爲貞正也有吉焉苟如此而往无不利也得人臣之心至於有國而无家夫能致臣心

至於國爾忘家可謂得臣心之深矣而今也乃以弗損益之而得之者何也大抵人能損己而益人已得人心至於居極止之位而損己之極則尤得人心今雖弗損已而又益之乃合中道此爻之辭皆所以抑其大過而有道之象曰弗損益之大得志也心志中正始爲得也始爲大得也如不失乎本心之大全也非世俗所謂得志也

楊氏易傳卷之十三

楊氏易傳卷之十四

宋寶謨閣學士慈谿楊簡敬仲 著
明 後 學廬陵劉曰升 校
豫章陳道亨
漳浦林汝詔 仝校
豫章饒 伸

䷩巽上震下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彖曰益損上益下民說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利有攸往中正有慶利涉大川木道乃行益動而巽日進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與時偕行

觀卦之象損上之陽以益下是謂損上益下損上益下自然民說无疆矣是謂自上下下以貴而下賤以君而下賢自然其道大光矣卦象如此豈不利有攸往雖濟大險亦利也故曰利涉大川彖又推明利有攸往之道曰惟中正故有慶也彼行乎私意者惟豐已而已安能損上而益下自矜自大而已安能自上而下下損上益下自上下下非中正者不能惟中正故凡有攸往則利其言損上益下自上下下不過一二事耳孔子以中正言之則無所不通得中正之道則不獨行於益下下下而已凡中而不倚正而不邪之事皆行之無所不利涉大川者非木不可茲言木道非有他說言乎濟險得其道云爾道即中正之道非有二道是道也在天曰天道在地曰地道在人曰人道言乎其不倚則曰中道言乎其無邪則曰正道言其自上下下則為大光之道言乎涉大川則曰木道於此卦又言凡益之道未至於一貫之不足以為道得其道則行失其道則敗動而巽不悖於物則日進無疆其益無窮此人之得其道故致益也天施而地生焉其益無方廣大無際此天地之得其道故致益也動巽不悖動巽不悖而已不必復求其說復求其說則失動巽之道天施地生天施地生而已不必

復索其義復索其義則失施生之道凡益之道不可勝言與時偕行隨事而應不可預料而不可有所倚不可入於邪則同是謂中正萬世不易之道人心即道故曰道心道心無體因物有遷遷則有所倚有所倚則入於邪不動於意本無所倚本無邪偏何思何慮自至自中自神自明自無所不通人之所以動而巽者此也何思何慮天之所以施者此也何思何慮地之所以生者此也何思何慮雖無思故無所不明雖無為故無所不應凡易之道皆此道也皆大易之道也

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凡善即遷當如風雷之疾有過則改當如風雷之疾如
此則獲益人誰無好善之心往往多自謂已不能爲而
止人誰無改過之心往往多自以難改而止凡此二患
皆始於意意不於我道心無體何者爲我清明在躬中
虛無物何者爲我鄉有神用變化云者其實無體匆我
之本無体則静也非若之矣毀壞壞亦之絕然生之大
變如太虛中之雲氣而如水鑑中之萬物知明之變
化其本体無所加損何善之難遷何過之難改謂一
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者以舜之胸
中洞然一無所有故無所阻滞也

初九利用爲大作元吉无咎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
此卦損上之一陽而益下則初九一爻爲一卦得益之
最初六四在上而應之上下陰陽之情和故初九利用
爲大作益利之事然必元吉而後无咎元者道之異名
以道致吉謂之元吉亦曰大吉元大也必元吉而後無
咎者下不宜厚事乎厚事猶大有爲也非居下之道也
惟上之人任而用之知而信之則可元吉不然則不可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于帝吉象
曰或益之自外來也
此卦下卦獲上之益而六二居下卦之中得中正之道

者必大得人心大得天地鬼神之心以天地神人同此
一中正也宜其同歸焉已詳著於損六五之爻而六二
臣道也臣下而獲盛益慮其失正也又慮其不能久是
故永貞則吉若伊尹周公則不貞矣若王者用此中正
之道克享上帝之心則無所患慮其吉也無疑象曰或
益之自外來也亦猶損六五之或益之自上祐也皆言
乎本無求益之意而益自至也曰自外來言乎非中心
之所期自外而至也苟動乎意而失乎道安能致大益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象曰益用凶
事固有之也
初言下不厚二言永貞懼其獲上之益而戒之也初
下二得中猶諄諄恐其大過而失人臣之正也而況於
六三之過中乎然既有所以致益惟用之於凶事施之
於禍難之中則竭忠盡力雖不免過常亦無咎也雖則
云然亦必在我者有忠信誠確之心人孚之又中行
而無偏無黨告於上九之公用圭以通誠象曰益用凶
事固有此道也

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爲依遷國象曰告公從以益志也
諸卦惟二五言中餘爻皆不言中惟復之六四與益之
六三六四言中聖人[illegible]發明中道無所不在無

所不通人心皆有之顧人不行耶此不曰行中而曰中
行益以明中道人心之所自有非在彼而我行之也舉
此三爻言中則他卦他爻皆可以言中謂天下萬世人
心惟一之非中者是謂天下萬世也惟中行故告公而
公從六三告公以上九有公象至此爻則以何爲公象
四初應而爲公則公不在下然則九五在上既親比而
陰陽有相得之象則九五爲公也事變之不可執一論
率類此況五之爻亦非止言大君公亦一國之君亦有
霸王之象言公則所包者廣屯之五小畜之五大臣之
象遯之五嘉遯明夷之五爲箕子之明夷旅之五皆聮

然非君象小過之五亦言公同人之五噬嗑之五賁之
五復無妄之五大過習坎咸恒大壯夬艮漸歸妹既濟
之五皆泛言不明著君象公亦有公而不私之義使其
不公則難於告矣利用爲依遷國者六四體柔不能自
有所爲依公以遷國爾益卦本以九四下而爲初九初
六上而爲六四有遷徙之象遷國所以益民也以益民
之志告公故公從也益民之志非私也故公從也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象曰有孚惠心勿
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人君欲施惠於民不必求諸物不必求諸外求諸己求
諸心是矣何謂心人皆有心人心皆善皆正自神自明
惟因物有遷遷則意動則昏昏則亂如雲翳日如塵積
鑑其本善本正本神本明者未始磨滅也今誠能不因
物而遷意不爲動則正善神明之心乃治安之本根未
有君心善正神明而民不被其惠者亦未有君心不正
不善不明而民被其惠者苟惟以財惠民則財有限惠
有限雖被小惠不免濫刑不免虐政設被惠於今日必
不及於他日夫惟國之庶政皆自君心出君心一正則
庶政咸正而民不被其惠者乎其有不正則庶政即隨
以亂姦邪得志善良無所告民被其禍有不可勝言者

是矣故君心者民惠之大本惟聖哲之主能用此以惠
民苟非聖哲皆不能求諸此孚信也有能求諸心誠信
而無僞則不必復問其如何必獲元吉必信其民之惠
我德惠我德之惠也言民心被我德之惠斷可信也聖
言所以諄諄者恐人心多疑疑心必不能惠民故云云
也若夫聖哲之君則深知己心之本正深知民心亦皆
本正惟無以感之有以感之於上則同然之機其應如
響昔者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此人主之本職也今民
惠我德則順其性綏其猷人主之本職不曠矣聖哲之
本志得矣故曰大得志也

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象曰莫益之偏辭也或擊之自外來也

孔子曰莫之與則傷之至矣則莫益之者言無有益之者當從孟氏本曰偏辭也言乎人心皆疾之莫有益之者周徧之辭也謂衆人之辭也若從陸本作偏則義說迂曲非孔子之旨也立心勿恒尚明此爻立心之不善宜即改易切勿恒久其象凶衆皆不與之莫之與則或擊之矣自外來言非所料而自至也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災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以國敗家之有然卜筮則求諸神筮而得此爻

庶乎畏明神而或改也彼立心之不仁不可以枚數或慢天或虐民或悖亂其天倫或窮兵或蠹賢或棄政言之莫窮而或者因孔子他日有所感而言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無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遂止以此三事釋此一爻殊失孔子本旨夫此三失甚微也尚不免於凶而況於他乎

䷪ 乾下兌上 夬揚於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彖曰夬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揚於王庭柔乘五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

夬決也以五陽而決一陰以衆君子而決一小人也故曰剛決柔也下卦乾健上卦兌說雖則健而說雖決而和未嘗怒也未嘗私也怒則私矣殺戮之間皆吾之赤子彼昏而為小人良可念也小人不可居上天道也決而去之何私怒之有動於怒則我已為小人矣已當在所去之類安能去人是故健而說決而和卦有此象以教君子也揚于王庭以一小人勢將去而及居上乘五剛衆君子殊為拂逆與情之所大不平也得時得勢得

理故可揚于王庭也不然則不可也此雖當揚庭而決去而亦不可不相與誠心警戒以危厲也號警戒也故曰其危乃光也以得時得勢之衆君子而去一已衰之小人亦何至於危也而事不可忽不可不戒能自危厲乃為君子之光也告自邑者謂特警號其已類爾邑者已之象其詳釋已見謙上六爻不利即戎言不可以兵戎也即戎則縱矣甚矣尚者縱甚而不謙下之謂也即戎得以為尚也乃以取窮也天道虧盈而益謙人道惡盈而好謙孚號有厲告自邑則利有攸往則可以決小人也曰剛長乃終者言小人未盡去則當決則當往有

所決至小人已去而剛道已長則終止不可復有所往也如其爲已甚窮治小人不已則反取禍矣故曰乃終終止也

象曰澤上於天夬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

澤上於天則夬決而下及萬物一柔已決羣剛成功君子則施祿及下以報其功若自以爲已德而自居之則爲忌嫉非君子之道也

初九壯於前趾往不勝爲咎象曰不勝而往咎也

初九位下德弱乃不自度奮然而欲行夬決之事是爲壯於前趾趾在下而小之物往必不勝其任矣故爲咎

不勝其任而冒往故咎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惕懼警號雖莫夜不懈則雖有兵戎勿用憂恤何以知九二之能惕號莫夜以九二得中道而知之也既得中道必不縱逸必明明則必知所警慎聖賢之道中而已矣何所往而不通卦言孚號又言惕號易箴其急於爻故爻辭无不可廢

九三壯於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慍无咎象曰君子夬夬終无咎也

頄面之顴也壯於頄悻悻之怒見諸顴也用壯如此君子中之小人也淺者之決大率類此遵道而行何怒之有動於怒怒而見有凶言君子道長小人已衰之時雖未必至於凶而有凶之道爲君子雖夬夬大義不可易而斷不動於意故獨行遇雨陰陽和而後雨雨有和之象其和亦未嘗作意和之而君子之道心自是徒而說決而和故曰遇雨也若濡而實不濡彼徒見若濡之迹必有見慍者而君子之心忠信無私夬夬之義亦未嘗變人所深信故終無尤咎彼不知道者以爲君子既夬夬安能與之和既和安能夬夬不知道心如天地寂然無思無爲而有風雨有雷霆有霜雪變化無私

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象曰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

九四以君子中之小人九剛四柔外雖剛而中實柔邪居羣剛之中不與俱決故爲在下之剛者所傷故臀無膚勢不得不與之俱而其行次且若能如羊以羣進徂牽以往則可悔亡然雖聞是言往往不信何以知其不信以九四不知道其心與小人同故不可告語也位不當也者言九四所處之位亦已高矣況在乎衆君子之間不當如是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使其聰明則曉是非榮辱吉凶安得不信

九五莧陸夬夬中行无咎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君子之勢至於九五亦已盛矣一陰之勢已去特其體
猶存爾柔脆如莧而又在陸陸人所行踐其莧之不可
復存昭昭矣知必施夬夬之決蓋過之矣故聖人教之
曰中行無咎中未光者謂夫莧陸夬夬之人雖勉而爲
中行非本性之大中未爲光明也惟實得道者爲光明
他卦惟二五爲中今乃未光以有莧陸夬夬之象故也
上六无號終有凶象曰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
夬之去六柔已決去剛道已長然不可不敬戒苟忽焉
不敬不戒不警號則亦終有凶雖未必凶遂至而既不

警戒則放逸放逸則既失道矣失道者終於凶
☰☴巽下乾上姤女壯勿用取女彖曰姤遇也柔遇剛也勿用取
女不可與長也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剛遇中正天下大
行也姤之時義大矣哉
一陽之生曰復一陰之生曰姤姤者內非陰之本位故
不言復惟取剛柔相遇之義曰柔遇剛者明柔爲主也
一陰雖微而其勢則自內而長陽剛雖盛而有寖消之
勢故此卦有女壯之象女之壯者不可取也其物雖和
其後必乖壯則漸不可制故曰不可與長也女壯之足
以敗國亡家往古可監也小人之柔邪諛媚猶女壯也

其足以敗國亡家亦猶是也人不善之心寖而長其端
甚微其流寖廣此則敗國亡家之本尤不可不戒也燎
火之微卽可燎原涓涓之流或可滔天是故禹曰克艱
皐陶兢兢業業皆此道也是卦非善也而聖人發揮之
曰天地亦相遇也而品物咸章剛遇中正亦遇也而天
下大行顧人未知大遇之之道爾男女之相遇天地之
大義也人惟不明斯義故有女禍是卦二五皆剛而中
正體之剛者既足以興事造業而又中正焉則豈不可
以大亨於天下遇之爲言若出於二遇之爲義實出於
一故曰天地之道其爲物不二則其生物不測人心自

善自中自正自剛自健如玉自白自瑩自溫潤而非二玉
也如金自黃自剛自明而非二金也人惟因物以遷意
動而昏如雲翳日如塵積鑑故紛紛擾擾曰二曰三十
百千萬斷斷殊列一日覺之心本無體清明如日月變
化如四時衆德自備百年自有未始不善思慮不作一
無所倚彊名曰中本心如此自無邪僻彊名曰正是其
清明無體之妙非血氣也非物也有物有氣血則可得
而屈息非物非氣血則不可得而屈息因其不可得而
屈不可得而息故彊名曰剛健此人之心也卽天地之
道也一也故天地可得而範圍萬物可得而曲成姤之

時義大矣哉於人相遇之時男女相遇之時天地相遇
之時萬物相遇之時有義焉人所不知也大矣哉卽其
所不知卽大矣哉之妙也聖人於此惟曰大而止亦不
得而贊其辭故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又曰天有
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敎也聖人竭誠啓告盡
於此矣學者於此往往又詳於此當復有不容言之妙
不是又以意求之姤之時義非意也卽此學者之妄意
卽姤之時義卽六十四卦之義卽天地之義往往人不
知惟不知故妄故曰知則不知不知則知
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
后不親往四方也惟施命以誥之而四方咸周焉卽風
之無形而廣被萬物也愚者以爲有二明者以爲實一
何止與風爲一其與天地萬物未始不一也
初六繫於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象曰繫於
金柅柔道牽也
柅王作柅子夏作鑈蒼頡篇柅作柎許氏說文曰呂氏
字林曰䋈絡絲柎也字或作鈮女指反蓋絡絲之器也陰
爲小人雖在下而有浸長之勢不可不制惟君子乃能
制之金柅君子之象君子之制小人不以剛暴惟以陰
道柔制之亦以初六在下尙微弱不必以剛制也君子

之制小人亦非私意惟以貞正之道而已矣苟不出於
正而有譎術則既失道矣安能制之天下惟有道者能
行能濟不於其微弱易制之時制之而有所往則見凶
矣豕雖羸他日必蹢躅孚信也言可信可必也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象曰包有魚義不及賓也
姤之時惟其所遇不必遠應陰者陽之所欲魚陰類魚
亦人之所欲九二得初六而有之雖非正應惟在姤時
以遇爲主遇則親故無咎在常時則爲不正難乎免
咎今既包有之自然他人不得而復有之故曰不利賓
此理義之自然勢之所必至也故曰義不及賓也得民
心而有之民爲文王武王所有則紂不得而有之矣得
小國而有之鄭在晉則不在楚在楚則不在晉矣得賢
才而有之齊有管夷吾則他國不得而有之士會入晉
則秦不得而復有之矣
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牽
也
初六一陰爲衆陽所應九二既包而有之勢不及其他
而九三乃有爭取之意故爲九二所傷臀無膚有所傷
也其行次且意猶未已豈不危厲然無大咎者何也以
其行未至於牽於初而不行也故有小咎無大咎苟復

行則二終不已復咎大矣楚雖欲鄭而晋既有之楚雖
不樂而終於已矣楚所以無大咎也
九四包无魚起凶象曰无魚之凶遠民也
初本與四爲應今以四遠之故近爲九二所有則九四
包無魚本我所有而歸之他爲人心畔離矣故起則凶
謂動則凶民可近不可遠其義於是著凡易一爻該義
甚多此惟以遠民爲言者明其義之著者也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有
隕自天志不舍命也
杞者美材也九二之象瓜者陰柔在下之物初六之象

九五中正在上不自用其章而用九二之賢以杞葉包
瓜以柔道制小人九五已盡中正之道而有隕墜乃自
天也非人之所爲也非人之所致也人道已盡已無毫
髮之愧而後可以言命也大王已盡中正之道而不免
狄人之難天也文王已盡中正之道而有羑里之難天
也大王文王何與焉故曰志不舍命也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象曰姤其角上窮吝也
上九剛而上窮有角之象失其所以與人姤遇者如角
然剛亢之過枯槁而不和吝之道也狷者之疵爲吝然
嚴勁剛介與乎輕肆放逸者矣故無咎象曰上窮者言
其窮而小通也泄柳閉門而不納段干木踰垣而避之
是謂姤其角孔子見南子欲從佛肸公山之召變通之
道也

楊氏易傳卷之十四

楊氏易傳卷之十五

宋寶謨閣學士慈谿楊簡敬仲　著
明　後　學廬陵劉日升
豫章陳道亨　校
漳浦林汝詔
豫章饒　伸　仝校

坤下兌上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
攸往彖曰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王假有廟致
孝享也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
命也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順以說剛中而應何以能聚也順說剛中而應者道也
其見於卦象坤順而無拂兌說而能和九五之剛足以
有立中而無所倚人心咸應備此衆德故也此衆德皆
非自外至也道心之所自有道心無蔽則無虧焉則自
全有蔽焉則有虧則不全或盡失之其有不順則生於
意之支支則違其有不說則生於意之固固則不和其
有不剛則生於意之僞僞則弱其有不中則生於意之
有所倚倚則偏其有不應則生於意之猶有不善猶有
意有我也不然則何以不應人心卽道故曰道心道心
無体無我如日月如天地其变化如四時意不作則無

蔽之者無窒之者洞然混然自順自說自無所僞而剛
自無所倚而中人心自無所不應曰順曰說曰剛曰中
曰應皆所以形容道心之言而非有二也假大也王大
其廟之道教孝享也此萃聚之道也人心之所以乖離
者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也有廟父父子子之
道也愛敬之心生而達之天下則無所不愛敬也不敢
侮鰥寡不敢遺小國之臣尊賢敬民皆由愛敬之心以
生兄以愛感愛以敬感敬上以孝慈之心動於上則下
以孝慈之心應於下人皆有忠孝之心性其無以感之
感斯應應則忠孝達於天下忠孝一心也一道也萃聚

之道也利見大人亨利貞聚以正也惟大人爲正人心
之所同然者道也孝也忠也正也皆道之異名也御之
以道則人心皆應皆聚御不以道則人心皆離皆散萃
聚之時民物甚大則當用大牲隨時也故曰順天命也
盛大天之所命也不可以爲己之爲也既見大人既貞
正既亨而利既萃盛大則有攸往當無不利亦天命之
往也人則順之也觀其所聚聚必以正聚必以道天地
之氣所以和而聚者此也萬物之所以生而聚者此也
凡人心物情之所以萃聚皆此也咸卦言之矣恒亦言
之矣通乎此則無所不通矣通天下一而已矣卽他卦

時義時用大矣哉之道也卽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道也

象曰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澤之所以能瀦水而高上於地者以有坊也民之所以得安居爲而聚者不可無武備之防也除治戎器戒備不虞皆大易之大道也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爲笑勿恤往无咎象曰乃亂乃萃其志亂也

初六柔而不堅弱而不固有初而無終有有孚不終之象有孚不終乃亂乃萃矣言亂其萃聚之道九四正應不見相違之象而初六孚信自不固似號而悲矣又一握爲笑言號笑雖而爲一也於是教之以勿憂卹四之不應而遂往則無咎象曰其志亂也以號笑雜而知之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象曰引吉无咎中未变也

六二正得臣位故正言事君之道君子未嘗不欲仕也又必待上之求之而後可進不見引而遽進則言將不聽道不可行故必引之而後吉無咎不然則人將謀我之自進矣禴者祭之薄誠則至也必俟上之見孚而後臣可以竭誠而進于上不然則未可易進也象曰中未变者中謂六二之中心也六二中正不遷於物不以進

退窮達变其中心也中正則無已私無已私則安得而变故曰中未变也坤六五文在中也亦中內之中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象曰往无咎上巽也

萃如六三之本志嗟如以上六之不應故無攸利雖無攸利然往亦無怨咎有小吝吝者不足之詞象曰上巽者言上六柔巽雖不應而亦不至於相忤也人情事理有如此者

九四大吉无咎象曰大吉无咎位不當也

九四居近君之位而群陰承之群心萃之非所宜也必大吉而後無咎大吉難以備言巳盡其道得君之心無失無害斯無咎矣所以必大吉而後無咎者以九四所處之地難也不當者不安之意人心不歸君而歸臣故不安也伊尹周公之事也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

九五之萃民雖咸君之然有位而已雖人無怨咎而匪孚信之也元永貞則悔亡矣元者道之異名貞正也正而不求其正非元曰元是矣又曰永貞者慮人守正之不永故又以明之也象曰志未光也于巳見其德之不光大故徒有其位未得人心人心在四而不在五見之

於卦象

上六齎咨涕洟无咎象曰齎咨涕洟未安上也

位之上者宜以賢明居之今上六乃以陰柔而居上非其道也非其道故人心不應不聚六與三兩陰無相應之象然上六非傲亢者柔巽之極故有齎咨涕洟之象故無咎象曰未安上也言其不自安於上位也故齎咨涕洟

䷭ 巽下坤上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彖曰柔以時升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南征吉志行也

上坤下巽木從地中而升故有升象然而柔升於上柔非能升者得時故升備其所以元亨者何由而致之也巽而不忤順而無違剛而不悔屈中而無偏倚人心感應合此五者是以大亨元大也道之見於升者有此五者之名名雖五而實一也道心無我中虛無我自然於物無忤自然於理無違無我無悔則安得而悔屈何思何慮則安有所偏倚無毫髮之私無一之不善則自然感應矣是以大亨大人者道之所在也是故用見大人見大人則亨矣勿庸憂卹也道之所在亨利隨之見大人則有慶澤之所及者廣也不見大人則道何由而行南者離明之方征往也就明則真慮人妄有所依而非明哲實非大人故又曰南征則吉不然則亦未保其吉也所往就者果明則志斯行矣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孔子曰據於德德得也實得於道也非言語之所及非思慮之所通故中庸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夫道一而已矣豈有道德之異哉人心有昏之間故聖賢立言辨析其所以異自古昔以來崇道者紛紛而得道者千無一萬無一學者以思慮之所到為道以言語之所及為道則安能無所不通變化無窮哉據之為言非若有

若無惚恍之間也實有而實可據也惟其未嘗思而思也未嘗為而為也彖以養正養此也順是而養之自漸至於高大不可揠苗也揠苗者是無妄之疾而施藥也愈益其疾庚惟象可以養之象者文王之不識不知也孔子之無知也善養德者莫善於此道雖洞然須有故習故習難於頓釋也順而養之意態不作則本德自明自神自無不善自高大矣本無所因人之卑陋而名其不卑陋者之為高本無大因人之小狹而名其不小狹者之為大曰順曰積皆設為之辭自得自信者自知之彼未有德者徙徃徇名失義徇名失實是謂章句儒

初六允升大吉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初在下不可以遽升必待在上信之而後可升允者信
之至也故大吉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
此爻與初六允升之義亦同與萃二之辭又同何聖人
之復致意若此斯蓋臣下之所患人之躁於進者多故
聖人復發其象以不待上之見孚而自進已說者往往
而是故象曰有喜也明夫九二之能待上之見孚乃用
禴深為難得可喜也知其不能待者多也禴通誠於上
也禴祭物薄而誠至待孚而用禴者易之道也不待見

孚而冒進者失易之道也
九三升虛邑象曰升虛邑无所疑也
此卦之奇畫在前多有阻遏之象今九三之前畫耦畫
無所阻遏故有升虛邑之象又曰無所疑也凡升而一
無所疑阻者謂之升虛邑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象曰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
此文王之象也或謂周公作爻辭者於是知其指文王
也文王之位幾於五矣三分天下其二已歸心矣而文
王就順事之德六與四皆陰有柔順之象也
六五貞吉升階象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六五之升貞正斯吉貞正之吉如升階然升階以禮而
升也舜禹是也其有不幸而為湯武之權豈聖人之本
志哉大不得已也故湯使伊尹五就桀覬其或可轉也
卒不可轉天命伐之不得已而奉天故聖人如舜禹之
以禮而升而後為大得志大得志者出民於塗炭之中
以斯道而覺之此心天地之心也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冥升者亦不知其所以然而升也貪進不已者冒昧而
升則大禍也何利之有所利者獨利於不息之貞冥升
正道不息慾又蒙以養正乃作聖之功孔子既曰發憤

忘食可謂不息矣而又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然則孔
子之不息未嘗有知知則動於思慮動於思慮則息矣
非進德也又曰忠信所以進德也忠信非思慮如斯而
已矣知斯而已仰思何慮心慮一作即有窮鬱即失忠
信文王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者冥升之貞也顏子三月
不違者冥升之貞也其餘月至者一月之冥升也日至
者一日之冥升也自一日一月三月之外不能無違者
意微動故也未精未熟故也熟則意不復作如孔子之
徧徧矣象曰消不富者消則虛不實者不實也不實而
虛者非意之也人心無體無體則何所有未始不虛也

意動故不虛此虛明無體本無進退因故習積久故彖
養以漸消其習氣其間有惰者故以不惰者為不息非
思亦非為有思有為皆息皆惰孔子止以顏子為好學
餘月至日至者亦不與焉其惰也故曰知及之仁不能
守之雖得之必失之不息之貞仁也
䷮坎下兌上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彖曰困剛揜也險
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惟君子乎貞大人吉以剛中也
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
此卦剛盡為柔所揜故為困坎險兌說雖在險中而不
失其所說樂是困而不失其所亨惟君子則然蓋君子

不以氣血為已以氣血為已則勞其筋骨餓其體膚虛
其賤辱則已勞已餓已賤辱也安得說樂而亨乎惟君
子不以氣血為已道心無體變化云為神用無方無明
不息其樂何窮不以貴富而加不以賤貧而損宜其不
以困而失其所亨也然而至於貞正則為大人乃吉無
咎聞夫於困揜之中而能不失其貞正者又非君子之
所能君子德未備道未全大人則道全德備知幾微
如日月之代明神聖應變如四時錯行從容委蛇乎羊
腸九曲之間而每發中的故雖困而不失其正子路之
死子羔之去可以為君子不可以為大人之貞孔子則

不能雖見南子背湍通衞欲從公山佛肸未嘗失正也
子路剛矣而未中中者不作於意一無所倚如大虛然
虛則明明則不輔子以拒父矣剛中之德惟大人有之
人皆有之昏而蔽之賢者昏明雜之惟純明為聖人聖
人即大人子路子羔未能免天下後世之議故不謂無
咎困之時安可有言有言必不信言而見信則不困矣
故曰尚口以正有言者之罪使君子知所忌而不敢也
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上兌下坎是水在澤之下澤中無水也澤而無水其困
槁之象可見君子以為困者命也天也安之不致復有

所為惟自遂其志志非氣血非形體形體氣血可困也
志孰得而困之故彖曰不失其所亨習坎曰維心亨
此之謂也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象曰入于幽谷幽
不明也
株木九四之象木能庇下困之時九四不足以庇其初
初亦困而不能興故曰臀困于株木坎險之下稱晝虛
闃有入于幽谷之象三歲無所見覿見也幽不明也此
爻可謂甚矣而不言凶者何也困雖君子大人不能免
而亨凶則在人也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享祀征凶无咎象曰困于酒食中有慶也
困于酒食困于祿也困則未見用於君故無祿也紱蔽膝之物朱者南方文明之正色而含其君之象含則為朱發則為赤九五中正陽明之君必求九二中正陽明之臣朱紱方來言九五行且來于二九二利用享祀竭誠以事之祀尊上詞之享祀祭其下曰祭祀雖通稱而因享以致其別則明九五之祭祀為祭下然不待朱紱之來而遽征往焉則將為小人所困故凶其無咎者以二五君臣皆賢心相知故無咎尤而衆亦信之惟陰邪

小人則猜之也象曰中有慶者謂九得中道而致慶使九二不賢則九五必不求之
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象曰據于蒺藜乘剛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
九四剛其前如石九二剛而在下如蒺藜故乘剛也上下俱困及反而入于其宮又上六不應是不見其妻故凶其所以不祥至此者何也自取之也六三不中中者道之異名不中失道也失道致凶自取之也君子所以自反求諸己
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象曰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
九四之正應在初而九二在下堅剛阻之以九二初為比近陰陽有相得之象初為二所有則九四不得而應而困矣故曰困于金車吝然四與初正應也九二雖金車終不能奪正故四終與初六為應故曰有終來者志在於初也初下也徐徐困于金車也象惟曰來徐徐志在下者舉其略也九四雖未甚得位然有初六之相與不至甚困
九五劓刖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象曰劓刖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

劓刑其鼻是上為陰所困也刖刑其足是乘剛而困于四也為君而遭困如此其志未為得也言必有失赤紱臣有為而色舒發九之象也朱色含赤色發紱者蔽膝之物有行之象謂九二不應故曰困于赤紱然九五志求九二中正之臣其理中直中直者終得之故徐徐而有喜說既得九二中正之臣則當竭誠相與祭祀用誠也九二曰享享上也則知九五之祭祭下也上下相與以誠致福之道也夫二五皆中而二則微困而全美五乃劓刖而又曰志未得者何也臣則兼有所制不得自為也君則一無所御一無所制惟困焉者是必有以致

之也然九五居中又非無道之象故曰志未得也明其
用心必有失又曰中直而已不曰中正也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動悔有悔征吉象曰困于葛藟
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
上六前無阻宜往以脫困而柔懦疑滯不能决葛藟滋
蔓柔韌盤旋實似之又乘剛故有臲卼不安之象聖人
教之曰苟疑慮而曰動懼悔則果有悔矣若不復疑慮
而遂征則吉征往也夫其疑慮將以求當也而於此疑
慮之過則未當也吉行也者在乎行也

楊氏易傳卷之十六

宋寶謨閣學士慈谿楊簡敬仲　著
明　後學廬陵劉日升
豫章陳道亨　校
漳浦林汝詔
豫章饒　伸　仝校

☵☴巽下坎上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繘
井羸其瓶凶彖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改邑
不改井乃以剛中也汔至亦未繘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
以凶也

止坎水下巽有巽乎水而上水井之象井贍養潤澤之
功無窮而寂然不動邑可改何為乎莫之改也人心
即道故曰道心道心無体變化云為養物惠民而心未
嘗動無喪無得或往或來巽水而上而所謂井者如故
也應酬無窮而所謂無体者則一也微泉汔至未淵未
深亦未繘井未有及物之功學未通達是為汔至小有
知省雖異乎昏蒙而猶蔽滯阻通達未淵澄養已尚不
足難乎及物苟强以及物則有羸瓶之凶適足取敗蓋
人雖皆有道心而自知者寡自知則自信自信則自善
自正自神自明自無所不通此非告語之所及自知而

已矣。人惟自見其過失之多。而自莫之改也。故不信心之本善本正。本神本明。不知夫患生于妄意之識意興則昏則亂。一日覺之。則吾未始或動。未始有改。未始不備衆德。神用四發。如風雨之散。潤如日月之代明。如四時之錯行也。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井至於及物則有功。水本在下。今木上有之。爲出而及物之象。卦辭既言繘井巽而上。大象又言木上有水。皆所以明及物之功。何也。疑其重復爲贅。深惟聖人設教。厥有大旨。學道之士。往往索盡精微。極之於寂然不動。

又雖欲靜未必果靜。雖欲不動未必果不動。此萬古學道之通患。不知夫道非動靜之可言。尤非溺於沈寂者之可得。道心神明。通達無方。變化無窮。而亦未嘗或動。如水鑑中之萬象。是謂天下之至動。天下之至動。即天下之至賾。不得乎變化之妙者。非實得道者也。故聖人屢言及物之功。其旨在此。君子勞民。所以安養之也。又勸之交相爲養。養物之功。於是乎無窮。君子之勸相。非後世之空言。觀周官比閭鄰里之治。如家人子弟。則君子之勸相。實有勸相之功。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象曰。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

初與四兩陰不相應。有不食無禽之象。井泥不食。汙下故也。巳德不清明。致人不食。此當求諸巳。至於舊則非汙下。乃時舍之。廢之禽尤去之。而况人乎。此則在時而不在我。

九二。井谷射鮒。甕敝漏。象曰。井谷射鮒。无與也。

九二中正。非泥者。而九五不應。君不用之。則二之所及者。惟鮒而巳。鮒魚之至小者。初六象之。甕敝漏。汲者之過。非井之罪。故曰無與也。言無應不見用也。

九三。井渫不食。爲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象曰。井

渫不食。行惻也。求王明。受福也。

井上出則及物有功。諸爻凡在下者。皆有不食不及物之象。九三則陽剛有爲。有力能渫治其內者也。雖渫治而亦不見食。爲我心惻者。以九三不中。非有道者。徒彊力於善。此類多有。後世太過。息於爲人之意。以此反爲人所棄而不食。然此亦吉士。亦可汲。有明王作。並受其福。言亦不棄也。亦可用也。求之爲言。亦以明九三之過惻也。求也。其狀可見。

六四。井甃。无咎。象曰。井甃无咎。脩井也。

三與四皆不中。皆非有道者。然三動四靜。故三爲渫而

為羸羸雖未免乎脩比之渫則稍靜矣惟靜故不行惻
不求王明
九五井冽寒泉食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
寒泉冽然無喪無得寂然不動也食者及物也中正之
道自不動自有及物之功非索之外者人心之所自有
也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
收者歛藏之義井卦之上其及物之功盛矣人以為散
出也聖人特反而言之曰收所以明道也知散與收之
無二則得其道矣又慮其或止於靜也故又曰勿幕勿

幕所以大關及物之功用明井道之大成也收與勿幕
言似異而實同似二而實一孔子又以有孚明此道有
孚者誠實也孔子又嘗言忠信為大道又曰主忠信又
曰信以成之直心誠實何思何慮思慮微起則支則離
全体誠實自無放逸自不流自不陷於靜止自及物而
無窮如天地之變化如四時之錯行施生之功無窮而
非思非為是謂元吉夫井之上爻及其物之功而乃元
吉焉非大成孰能與此寒泉之食君子也元吉在上聖
人也故九五止於吉上六元吉也
䷰ 離下兌上 革已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彖曰革水火相息二

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已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說
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
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
兌澤之水與離火相息滅革之象也離為中女兌為少
女二女同居志不相得女謂嫁曰歸則二女同居其志
終不相得亦革之象也天下之相革皆生於志之不同
湯桀之志不同故革武王紂之志不同[illegible]凡變革人
情之所難革已乃信之盤庚之未遷人[illegible]聯已遷則
人始信之矣文明則事咸宜而說則人[illegible]而心服下
離明上兌說易象昭然大亨而不失正者有幾事變之

大往往不無差失惟得易之道者動靜一致雖大亨而
常正變革雖於無悔所革得當其悔乃亡天地變革故
四時成湯武革命即天地之變革故順天應人彼不知
道者當革之時駭於事變不然則遷於事情安知至大
之道哉於變革之時不與天地相似則失所謂變革之
道不得聖人大矣哉之旨也三才一体動靜一体人情
事變一体事變無窮即四時之變通非異非同是謂道
心是謂大易之道是謂元亨利貞亦謂之神謂之道謂
之大中
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厤明時

孫季和云澤中非有火之地今也有火之變也髙岸爲谷爲陵物變有如此者季和之說深當洪心澤中而有火其變也不知其幾年矣曆之差亦積數百年而後差志言黃帝起日推策則已有曆矣而顓帝又有曆爲後又有夏曆商曆周曆魯曆漢興張蒼言顓帝曆比於六曆疎濶最爲微近遂用其曆以九百四十分爲日法以四百九十九爲朔餘武帝時以顓帝曆後天造太初曆以八十一分爲日法以四十三爲朔餘而後天有甚於顓帝曆後爲四分曆後亦差諸曆莫精於唐之大衍曆大衍以三千四十分爲日法以一千六百一十三爲朔

餘而曆後後有後天之失諸曆迭爲改造實爲大衍曆之分其差如故蓋徒示更曆之狀而實用大衍之法自開元至熙寧三百五十年後天半月餘而諸曆未有能改者紹興統元曆雖以萬二百分爲日法以五千四百一十二爲朔餘其實亦爲大衍之分諸曆家雖知其當减朔餘而無法可减蓋者清叟忽悟可减之法以百分析之其損其益無不如志天道不可窮盡可窮盡者非天道故曆當數以求合其中而天道終非法數之所能盡此天人之分而皆易之道也謂天人有二道亦非

初九鞏用黃牛之革象曰鞏用黃牛不可以有爲也

初位居下象從乎上不當有所變革故曰鞏用黃牛之革黃中也牛順物也此革固不變之象中道柔順鞏固堅守不變此居下之道斷不可易者故曰不可以有爲也人心好動使之動則易使之靜則難不可爲云者所以戒之此其放逸之意也初非中象而辭曰黃者明中道人皆有之也

六二巳日乃革之征吉无咎象曰巳日革之行有嘉也

六二臣道體柔非首革者如堯以爲舜[illegible]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及天下諸侯朝覲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舜不得已乃踐天子位

是謂巳日乃革之征吉無咎所行如此豈不可嘉尚

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

此爻辭有宜安不宜動之象九與三俱陽有陽動之象夫天下事惟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應豈可遽欲有所往乎故凶雖以貞正行之亦危厲九三純陽有正實之象三有三就之象可革之言三就於我民以孚信心服何必更往此當安以待之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

君臣相信之深雖改命何害而人臣往往難之爻辭於是釋之曰悔亡有孚而改命吉也勿謂改其有悔而不

孜也言不至於悔也信者心相信也未至於心相信則不可也四五皆陽實有誠信相孚之象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大人之有所變革豈淺智之士所能識哉大人之心天地之心也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也使大人有一點利心焉安能致民心之信如此未占有孚信在事先此非權術而致之也大人之心大中也其心即道故曰道心由心而變無非道者其變如虎其文炳然虎之生文天也自爾也大人之變天也亦自爾也未嘗置一點已意於其間也其發如風雲其威如雷霆未至於此未可謂大人也未可謂虎變也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象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君子之變不遠乎大人故曰豹變小人革面面雖順從其中未必服也異乎未占有孚矣此不可強而有加也往而求加焉則強其所不及將有所傷反致凶矣唯當居貞而無失其吉其文蔚然亦由中而發非勉強之可成虎則其文炳豹則其文蔚皆由中發不可求諸外不可強而取各有分量不可強而通也上六体柔而非大中故有不逮聖人之象

䷱巽下離上鼎元吉亨彖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

鼎之卦有鉉有耳有腹有足儼然有鼎之象下巽木上離火亨飪甚明聖人亨於鼎以享上帝大亨以養聖賢享帝止曰亨而養聖賢曰大亨者上帝則一而群臣衆也斯象坦然而學者往往又外求其指謂此乃取象當復有象也意此大易之道所以至易至簡而人轉惑之者率類是也其曰鼎象者以卦象有儼然之形也繼曰以木巽火亨飪矣又曰亨以享帝又曰大亨以養聖賢

矣又何疑而疑其復有他指也若曰亨飪之事粗淺不足道疑非大易之道則是求道于事物之外索理於日用之外孔子何以曰一以貫之易大傳何以曰百姓日用而不知乾象何以曰品物流行孔子何以又曰庶物露生无非教也道在邇而求諸遠大易之妙不離目前而妄疑其有他腹耳足鉉自賾自妙不必於腹耳足鉉之外求象以木巽火自賾自妙不必於以木巽火之外索理亨以享帝不可度思大亨養聖賢矧可射思不聞孔子之言哀樂乎哀樂豈不可見而孔子以爲明目而視不可得而見也哀樂豈不可聞而孔子以爲傾耳而

聰不可得而聞也易大傳又曰微顯闡幽豈謂顯者特
微之而幽者特闡之故顯即微幽即闡顯微幽闡皆名
也吾未覩其爲二也惟不知道而後求道於事物之外
道與事物皆名吾未覩其爲二也名即實實即名孔子
曰天下何思何慮思慮人以爲不可无者而孔子以爲
无庸焉惟思慮動而後始昏始分裂始亂義也始不可
告語矣學者斷不可索義於亨飪之外自巽而耳目聰
明而下則爲義矣義即事物事物即義巽而不忤於物
耳目聰不蔽於物六五柔上行而得位得中道而一无
倚應乎剛而得剛之中是義必見於卦象之中元吉之

道也亨之道也不巽則招禍不聰明惑於聲色亂於是
非不得位則雖備德何由而亨中者道也坤文言曰黃
中通理通理所以明中之義中本虛名特无所倚之名
道心人所自有有所倚則失之有所倚則偏黨爲私爲
過徒柔不足以亨應乎剛剛德爲助則亨矣体本柔雖
應乎剛亦不可以大亨故曰元亨元者道之異名此所
以元吉以道致吉言亨則吉在其中矣
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革物者莫若鼎木上有火鼎革物矣湯武革命天實命
之命既在位不可得而辭天命君子正位則君子悉得

不正佐惟天命不可怫順乎天則其命疑不順乎天則
其命又將去之不可得而疑矣是故君子不敢有一念
之忘乎天兢兢業業無敢放逸無敢置人欲於其間一
惟天道故能凝命書曰宅天命又曰及天基命定命又
曰祈天永命觀鼎亦有正位凝命之象
初六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象曰鼎顛趾未悖
也利出否以從貴也
方鼎之初未亨飪也則顛趾而出否焉何害得妾以猶顛
趾也而以子爲從其貴也何咎天下之事其類有如此
類可以通也初有鼎趾之象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象曰鼎有實愼所之
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
九奇畫而在中鼎有實也鼎中有實難於遷動愼所之
也已委質事君已任其事不可二也不可遷也我仇有
疾不我能疾則吉仇非我之所欲也使彼即我而我適
之彼將尤我彼有疾而自不至則無尤也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象曰鼎耳
革失其義也
三居下卦之上亦有耳象而不處中以受鉉其義革矣
革者失耳之義也失耳之義無他其行塞固而不通故

雖有雉膏之美不見食焉段干木踰垣而避之泄柳閉
門而不納可謂不處中而受鉉固塞而不通者三剛實
而不虛不應乎上九有不食之象然賢者人之所慕終
當有遇方雨言今未雨後當有際遇之理但有不足之
悔爾故曰虧悔言三雖善而固塞有此未全然終於吉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象曰覆公餗信如何也
九雖陽壯四實陰柔居大臣之位是許門以大臣之事
業也而實則不稱折足覆餗失許國之信也孔子曰德
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少而任重鮮不及矣易曰鼎
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九四下應初六

一陰小之趾有折足覆餗之象其形渥僃言折趾之狀
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象曰鼎黃耳中以為實也
六五正當耳象而得中故曰黃耳黃中也黃中通理則
中者道之異名也夫天下惟有此道而已矣得此道則
無所不通無所不利失此道則無所能通無所能利六
五得中矣何患不能舉鼎哉故又曰金鉉金鉉則力足
以舉之不必以九二為鉉象辭未嘗及九二也得道者
雖無所不通而無所不通者其間或至失正則猶非道
之全故曰利貞貞正也曰中正乎以驗得道之全然中
正非二道人心即道道無我中虛無所倚無所倚故在

中之名自然出於正故有貞之名故象止言中以為實
不復言正乎以明中正之非二也夫天下至實而不可
易者中而已矣中乃虛名亦無体狀或謂之正或謂之
道或謂之易或謂之神或謂之天一也舉三才萬物萬
事萬理皆此而已矣安得而易之其實為至一也
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象曰玉鉉在上剛柔節也
上九正當鉉象玉者溫潤之物玉鉉則剛柔節而和九
為剛上爻當六為柔夫天下事偏剛不可偏柔亦不可
剛柔和則中中則事無不舉矣故大吉無不利此象與
六五同此爻則因玉鉉而發象夫道一而已矣六十四

卦皆此道三百八十四爻皆此道何獨六五哉
䷲ 震下震上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彖
曰震亨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震驚百
里驚遠而懼邇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祭主也
震有動義亦有恐懼義他卦之有震者曰動惟此重震
之卦言震懼亦猶離於他卦言明於本卦言麗易書固
欲備衆義曰動曰恐懼皆震也皆易之道也方震懼之
時非亨也而有亨之道焉慢易則放肆震懼則收斂故
曰震來虩虩恐之狀也放肆致禍恐懼致福笑言啞啞
後來致福有準則之可驗也堯舜之言多兢業禹曰克

郵益曰儆戒皐陶曰兢兢業之堯有乃神武之德舜罔罪而天下咸服禹會諸侯執玉帛者萬國道德之威又何止於震驚百里而已百里始因震雷之象明主器長子之道故止言百里至於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祭主不喪匕鬯則其休又大矣休有大小聽威□□或者以猛厲為威是覩亡秦之故轍安能不喪匕鬯匕以登鼎實鬯以通神明祭之始禮也長子主鼎俎故言匕為宜

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

卦辭已言恐懼之道此復言之者人心多忽易能恐懼脩省者寡故諄諄誨之也然學惟知恐懼脩省學者之事爾易道精微廣大往往不於是乎在持是見者不惟不知易道亦不識恐懼脩省何以明之天下無二道悟恐懼脩省即何思何慮之妙則無所不通矣

初九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象曰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卦辭已詳言之矣此復用其辭何也人之知所懼者幾何人哉雖堯舜之聖而後咨憂禹皐陶猶有於唐虞之際而猶曰克艱曰兢兢曰儆戒然則惟聖智而後知所懼者誠鮮其人矣孔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擭陷穽之中而莫之知辟也然則知所懼者誠鮮其人矣此聖人所以復用卦辭於此爻覬人之必省也況筮者於爻辭占告為切

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於九陵勿逐七日得象曰震來厲乘剛也

六二來則過初九之剛億而安焉則亦以乘初九之剛而不可安處故億喪貝徙而躋于九陵九陵六五之象也雖今未應不可為得至於歷六爻七日一卦變則時當得矣勿用逐也避難曲折有如此者昔大王既不可禦狄不可安處去而邑于岐山之下而他日興周為此象也

六三震蘇蘇震行无眚象曰震蘇蘇位不當也

震蘇蘇恐懼失則精神消喪之狀聖賢未嘗不恐懼而亦未嘗蘇蘇蘇蘇之懼非道也三居下卦之上位亦高矣而蘇蘇然處此位者不當爾也孔子曰古之有天下者必聖人則公侯當大賢大夫士當次賢居三公之位者必賢不當有此蘇蘇也故曰位不當也若震恐而行不居此位則無眚

九四震遂泥象曰震遂泥未光也

震恐而遂至於沉泥雖稍異於蘇蘇而不得其道則均

九四頻剛強而四陰柔似剛而終於慆慆陷於二陰之中遂有泥象震之遂泥者不可謂光若孔子臨事而懼如日月之光雖有照用而無所思為心不動此惟道心内明者自覺自信光之一言所以明道也

六五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象曰震往來厲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喪也

二五之乘剛同而二不可億五則宜億若直君位得中又六與五剛柔全德無乘剛之畏故異乎六二故六五有億安之象因億安之象明中道之義不明避難之義大人心未始不中惟因物有遷意有所倚有所倚則不

可謂中意在於此則倚於此意在於彼則倚於彼意在於此則來意在於彼則往意慮紛紛若此故昏亂故偏黨而人之道心始失而事大喪矣故此以往來為危厲但安爲則吾心自無所倚自無喪有事象曰震往來厲危行也行則危矣微動則意有所倚而失中矣六五之事自在乎中但勿他求勿動意堯安安禹安止豈有在乎中道之中而尚有所喪也哉曰大無喪斷斷之辭也舉天地之間皆此道也天下無二也此惟能安者自信自知其憧憧往來者雖提耳而誨之如水投石

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婚媾有言象曰震索索中未得也雖凶无咎畏鄰戒也

索索與矍矍懼之甚懼而至於驚則亂矣如此而往安得不凶然上六之懼因鄰而懼不以躬而懼九四迫於六五故有于鄰之象未至於上六故有不於其躬之象畏鄰而戒則為無咎若難及躬而始懼又驚喪失道則凶之道也上六雖以畏鄰戒而無咎而索索者必未得中道矣違道者必有所失六三婚媾也而不應而有言此亦見上六失道

楊氏易傳卷之十七

宋寶謨閣學士慈谿楊簡敬仲 著
明 後學廬陵劉日升
豫章陳道亨 校
漳浦林汝詔
豫章饒 伸 仝校

䷳ 艮下艮上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彖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

善止者行善行者止知止而不行者皆不知止知行而不知止者實不知行知行止之非二而未能一一皆未其時猶未為光明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而後為光明而後為得易之道人精神盡在乎面不在乎背盡在乎前不在乎後凡此皆動乎意逐乎物失吾本有寂然不動之性故聖人教之曰艮其背使其面之所向耳目鼻口手足之所為一如其背則得其道矣雖此應用交錯擾擾紛紛而如不寂然矣視聽言動心思曲折如天地之變化矣惟此為艮惟此為止其所苟艮其面雖止猶動知其動而強止之終不止也惟艮其背則面如背前如後動如靜寂然無我不獲其身雖行其庭與人交際實不見其人蓋吾本有寂然不動之性自是無思無為如水鑑如日月光明四達靡所不照目雖視而不流於色也耳雖聽而不流於聲也作用如此雖謂之不獲其身不見其人可也水鑑之中萬象畢見而實無也萬變畢見而實虛也止得其所者無所也無止也非所有而無之也非本不止而強止之也本無止本無所今因止其所者姑為之言也孔子曰言不盡意謂此類也使有我則有所矣不獲其身雖形體猶不獲也非實有形體而強不獲也形體自非有無之所不可言也夫

天下何一物之不妙也豈獨無形者為道而有形者非道豈獨無形者為妙而有形者不妙邪未始不一人自不一故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庭者堂之前兩階之間正人物交際之地而曰行其庭不見其人非果無人也人不可以有無論本無所見也見則意動而遷矣非止也天地之變化豈有所動哉日月之靡所不照豈有所見哉三才一也動靜一也有無一也故孔子曰哀樂相生是故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又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孔子之言止於此

不復詳其所以然者正以非有無動靜思爲之可言
無所容其言也子擊磬於衛所警告於人者也昭昭明
明而不可復言也凡孔子之所已言者則又曰予欲無
言則言非孔子之所欲也以爲言非夫子之所欲而又
曰繫辭焉以盡其言則言又可盡又非所不欲然則道
豈有無動靜可否之所可論哉道豈有無動靜可否之
所不可論哉光明者言有亦可言無亦可言動靜亦可
言可否亦可不光明者言有不可言無不可言動靜不
可言可否不可曰上下敵應不相與者以是卦上下皆
敵初與四皆陰二與五皆陰三與上皆陽非相與之象

也艮曰敵矣何以言應非謂截然不與物應也艮應而
不動也猶未嘗相與也如水鑑中之萬象交錯紛然而
水鑑未嘗有交錯紛然也如此則無咎苟惟不然則意
起而私物我裂而怨咎交作矣此道昭然必取上下敵
應不相與之象者昏蔽者多必疑必駭故必指象以爲
證也

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抱關自有抱關之位君子所思不出抱關乘田自有乘
田之位君子所思不出乘田大舜耕於歷山則安乎歷
山及其爲天子被袗衣鼓琴若固有之則又安乎南面

子思曰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
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以至於我自有我之位彼自
有彼之位今有人犯之則忿然怒曰彼何得而犯我是
思出其位也彼自出而犯我我安可復出位而怒之也
有善有能彼不我知自彼之失職我何與焉而悶悶自
不安其位焉得之有是位也大矣天地範圍其中萬物
發育其中無畔無際常清常明思慮失之非果無思也
慈愛恭敬應酬交錯變化云爲如四時寒暑未嘗不寂
然苟微起思焉即爲出位即失艮之道矣艮之道即易
之道卦於此及以示人耳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象曰艮其趾未失正也

艮諸爻取身爲象以人情所以好動而不能靜止者由
有已也初六最下爲趾欲行也而居位下未可行也初
六能止之故無咎行則失正矣今止之則未至於失正
也然人心易放止不行雖爲貞正未必能久也故利永
貞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象曰不拯其隨未退聽
也

腓隨上而動者也上止而不見拯不得不隨而動故心
不快象曰未退聽者言其心未之依止未肯退聽也誠

作遇休而遂止。一聽天命之如何。則其行天也。其止亦天也。皆天而不以人爲參焉。則不失其本有之天性矣。

九三艮其限。裂其夤。厲薰心。象曰。艮其限。危薰心也。

三居下體之上。上下之限也。身雖有上下之限。而氣血未嘗不通和。今九三失中。執於固滯。艮止不復通和。如裂其夤。夤膂也。不可裂也。裂則爲厲。薰其心矣。言其心之病也。象又曰危薰心者。再言其心之病。當反求諸心。不可求諸外也。此爻乃固塞不通。執艮止之迹。失艮止之道。道也者通也。無不通也。孔子曰。上下用情。禮之至也。今九三艮其上下之限而不用其情。不可行也。

六四艮其身。无咎。象曰。艮其身。止諸躬也。

千變萬態。皆起於身。能止其身。如絲而理其總。如火而沃其薪。薇然寂然。本無可言。本無所始。身氣血。爾氣血何所思。氣血之中。亦何所有。聖人於是不言心。而言身。於以見心乃虛名。本無所有。苟言心。則人以心爲實有。立我立私。禍本益固。故聖人於此不言心。於咸之四亦不言心。象曰止諸躬也。亦初無義理可言。申言之而已。正而已。無可復言者。聖人之教人。何其直而無隱。何其直而無蓋。

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象曰。艮其輔。以中正也。

五當身之上。有輔頰之象。艮其輔。謹其言。則言有序。不妄發矣。用艮於輔。未能不動於意念。則不能無悔。諸心。則悔亦亡矣。不復放逸於外矣。然輔頰亦未易於艮止。亦以其中正也。故能止之。不然則如制驛馬。如遏決川。安得而止之。

上九敦艮吉。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

敦有厚義。又有不動義。上曰惟其厚。其因本厚而不動之。則其厚自若也。人之德性。固未始或動也。中庸曰。大德敦化。言不動而自化也。復曰敦復。不動而自復也。臨曰敦臨。臨乎人而不動也。是其不動非彊爲。是

不動也。人之德性自不動也。得性亦曰道心。道心即意念不動之心。曰以厚終也者。人性本厚。因物有遷。今不遷動。則不失其厚如初矣。厚者不薄之稱爾。非有實狀也。

䷴艮下巽上　漸。女歸吉。利貞。彖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其位剛得中也。止而巽。動不窮也。

漸之所以名卦者。山上有木也。下艮山。上巽木。木在山下。則其長也速。木在山上。則其長也漸。而彖不及之者。於漸進之義。非所切也。故徑以漸進之義釋女歸之象。

納采問名納徵請期親迎而後女至以禮而進也天下之事皆然其進也貴乎漸士進而事君不以漸則躁則近利則不正如女之歸則吉進得位而後可以有功此位剛得中之位也君體剛而又中天下而立而後可以大有爲可以有功若夫人臣雖進皆不足以言位人臣之位皆君之所命人臣之功亦君之所用使君不用之臣何能爲故臣之功皆君之功也臣無功臣之位皆君之位也臣無位故此處斯義之未白繼曰其位剛得中也明乎非人臣之位也人臣而必欲成功業於天下者皆妄也不明斯義則懷必欲致功業之意於胸中終妄

作而已矣舜禹之進也以正故可以正邦彼莽操亦有繼迹往古之意然而暴取而可以正邦者乎人心不可以彊而服也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湯武不爲也故邦可正也唐太宗假竊義兵之名以欺天下後世而奸利之穢不可掩也雖力假仁義以朽蘖誣人心終不可彊之使化也故太宗頗有治迹而無治化此所謂正邦者人心正也非徒飾其迹而已也止而巽動不窮者復發明乎漸進之道止者寂然不動也巽隨時順理不汲汲然也止非彊止未始不止道心無體本無可動變化進[illegible]不動也不動者其動無窮

以斯而進所以能漸歟以斯道而進所以能正歟

象曰山上有水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山上有木其長以漸於象已言之風俗不可以遽而善也其化也有漸俗不自化視上之德君子久居賢德則俗斯漸化而善矣不曰聖德者聖德之所化爲速孔子爲三月而俗已化故止曰賢德然商之頑民周公亦不能遽化天下固自有習固難化者又不可一槩論

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象曰小子之厲義无咎也

進欲其知時故鴻爲象進欲其漸故以於磐陸木陵爲

象有道則漸進無道則急於進漸鴻於干君子之漸進也彼小子不知君子之心惡其遲遲以爲不亟從也厲而有言然君子之心初無他輿論之所服也何咎故曰小子之厲義無咎也言六四雖居上實小子也不知君子之心四與初二陰無相應之象故有厲有言之象干水涯也

六二鴻漸於磐飲食衎衎吉象曰飲食衎衎不素飽也

六二稍進於初矣故漸於磐然位猶在下六二無求進之意飲食衎衎和樂安暇若將終身焉故吉人情大抵好進惟有道者不然飲食衎衎疑於不事事而素飽故

象釋人之疑曰不素飽也

九三鴻漸於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象曰夫征不復離羣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禦寇順相保也

爾雅高平曰陸又進於磐矣夫征不復上九不應離羣醜也上與三乃其醜類婦孕不育九三失其所以爲婦也三不中有失道之象故凶利禦寇非其正也非正者足以害我故曰寇利於禦禦之慮三之失道或親於寇而不能禦也故教之能禦寇則我不失於正則夫婦可以相保矣

六四鴻漸於木或得其桷无咎象曰或得其桷順以巽也

木則又進於陸矣木非鴻之所居或得其桷則安則無咎木有横向者爲桷象似安平可居其所以得桷者順巽故也順巽則不貪進不忤物一無己私惟有道則然六與四俱柔又入巽卦有順巽之象榱亦曰桷古以大者爲檻爲棟以桷爲榱故榱亦名桷

九五鴻漸於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象曰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

爾雅高平曰陸大陸曰阜大阜曰陵大則愈高而衆故阜高陵又高於阜以序而觀則陵高於木夫婦六三之象六二之進也漸又九三阻之故有不孕之象然六二之不孕豈乎九三之不育九三不中六二中正終不與爲正合故九三終莫之勝二五正應邪不可以干正中正者卒得所願天地鬼神之所共與人心之所同歸也安得不吉

上九鴻漸於陸其羽可用爲儀吉象曰其羽可用爲儀吉不可亂也

上九又在九五之上若不可言陸而曰陸者上九之應在三三爲六上居巽體之上故降而從陸歟退巽如此故其羽可以爲人之儀則其曰不可亂者人心爲進退得失所亂則貪進不克退巽能退者必其心不爲進退

得失所亂者近世安定胡公以陸爲逵晦菴謂是叶韻爻皆協韻於協韻則宜但重於改舊而不改義亦通未敢遽從姑存是說未敢遽從姑存是說者易之道也苟以爲易之道未必在是者是人爲事所亂

䷵ 兌下震上 歸妹征凶無攸利象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說以動所歸妹也征凶位不當也无攸利柔乘剛也

兌以少女居內震以長男居外有歸妹之象爲歸妹天地之大義也人知是義者有幾知是義而信是義者又有幾吁人皆有夜光明月之珠而不自知不自知者汩

塗砂礫蒙之也不自知者雖明告之曰汝自有此珠也必掉頭斷斷乎直不信往往繼之以嗔也而自知自信者少大哉聖言曰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之義何憾于天地而欲然卽以爲不足常也意動而昏之則亂亂則放僻邪蕩靡不爲矣宜其斷斷直不信此非告語之所及也亦非果有甚高其難之實也人心卽道故曰道心道心無體心動者爲誰至神至明我所自有變化云爲何動何靜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天地此得以範圍之萬物此得以發育之其爲歸妹爲天地之大義也何疑歸妹人之終始嗣續之義也所以明人道之大也說以

動所歸妹也以少女而說之衆人之情也非正大之情也而亦未至爲邪也征凶者柔宜居陰上下二卦皆然二四偶而以九居之三五奇而以六居之位皆不當故征則凶無攸利者柔乘剛也震二柔乘一剛兌一柔乘二剛不順也何以能利歸妹之義大而卦象則凶不可執一論也

象曰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

澤上有雷陰陽之際也永終知敝有偕老之義無垂落色衰而後相棄背之敝也道有淺深義有邪正皆易之變也

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象曰歸妹以娣以恒也跛能履吉相承也

初九位在下有娣之象娣則不可專行跛能履者難於行之象知此而往則得娣之道故吉征往也以恒者恒久也當以久於娣爲心當有終其身爲娣之心不可有他念也跛能履征吉以其相承而不敢專故也是皆易之正道也大抵由道而行則無私心由利心而行則必失乎道謀利者多害不謀利者多利

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象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

眇視利女貞則眇能視爲歸妹之貞婦人所知不出房

闥正也是正惟幽人有之心未始不正意動而亂故失之意不動則靜靜則幽幽則貞或者往往以所視不廣爲非聖人於是正之曰未爲變失常道也斯乃婦人之常也

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象曰歸妹以須未當也

歸妹以須不見應於上六也須待而終不獲反歸以娣不蒙以敵見禮而退處於娣以六三有當於理者故也六三不中唯中有得理之象坤文言曰黃中道理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三與上兩陰不應四與初兩陽不應三與四皆有不應

之象三在內卦故爲已歸而須四在外卦故爲未歸而
愆期愆期失時也雖遲其歸終有其時九四所以愆期
不爲苟就有所待而行也
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象
曰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
君女君也儀禮亦云女君之袂何以不如其娣之袂良
帝女不嫁其禮貴也又其位在中爲嫡爲女君其禮又
尊也尊與貴非執婦道者之所宜也故以不如其娣之
袂取象以明謙恭之義當如月之幾望無敢盈滿則吉
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象曰上六无實承

虛筐也
歸妹所以承祭祀而上六居外居上故不言婦承筐無
實徒有承祭之名而無承祭之實士刲羊無血不能制
狠壯之妻也羊有狠壯之象不能制婦不成爲夫故不
吉夫上與三不應夫婦不協順之象三兌卦爲羊
䷶ 離下震上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彖曰豐大也明以動故
豐王假之尚大也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日中則昃月
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觀卦之象雷電皆至豐之象也離明震動以明而動故
豐故亨以昏而動則反是矣王假之假大孔子曰古之
治天下者必聖人上則天下則地中則大人之聖者爲
王王者代天理物日月所照霜露所隊皆王者之所統
伊尹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如
已推而內之溝中周官職方氏盡掌天下極於四夷八
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與其才用九穀六畜之
數要周知其利害王者之職乃如此其大也是故王者
惟恐其不大故象曰尚大也勿憂其智力不足以給宜
如日之中天日無思無爲自無所不照耳省德性未始
不光明帝堯光宅天下文王光於四方皆無爲而光照
天下治無不累此日中無所不照之旨也然而自夏后

氏以來繼世之君豈能皆聖又豈能皆賢故孔子於此
致盈盛之戒恐繼世之君恃廣大之勢多滿盈之患故
孔子發滿盈之護而致戒曰日中則昃月盈則食自
天地不能常盈常盛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使知其
不能長有而惧之也然豈無保豐持久之道使繼世之
王皆不失道皆不昏而能照則歷年何止於八百雖至
今可也此天地之造化所以至於今不已也假大詳釋
見家人九五
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雷自下而作于下電自上而照于下其用皆至其在治

道則爲折獄致刑明以折獄成以致刑君子之于刑獄所不忍也方民困窮未敢致刑也禮樂教化未孚未敢致刑也不得已而刑之猶不敢盡今也世道豐亨家給人足禮行政成教孚化至而猶有故犯君子不得已致之刑不得而宥也

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象曰雖旬无咎過旬災也

他卦兩陰不應兩陽不應此卦初與四皆九兩陽而曰遇其配主者何也不期而會曰遇不出於所期兩剛相遇合者彼此皆陽明故也陽明配合雖旬無咎往有嘉

尚然初居下而體剛非居下之常道可旬而不可久十日爲旬象曰過旬災也人若不自覺他日禍忽至謂自外至故曰災四以初爲夷主初以四爲配主皆陽明也以四在上故曰配

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象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

蔀草也馬云蔀小也蔀雖豐亦小矣六二之所以爲豐者如斯而已矣人臣事業之小大一視夫君之所以用之者如何日中而見斗則日失其明陰闇之極故見斗也斗在北北亦幽陰之方六五之君不明如此則六二之功業安得豐大六二雖往必得疑疾言見疑於其君也二五兩陰無相應之象使六二有忠信以啓發其君心則吉

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沬折其右肱无咎象曰豐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

草生水曰沛水生之草尤其不茂人臣事業一視夫人君之如何君明則臣始得展盡所蘊君不明則人臣安得致功業之大故六二之事業已小而九三所事乃上六極闇之君則九三之所謂豐者如沛而已其小有甚於蔀象曰不可大事也沬子夏謂星之小者日中而見

小星則日之失其光明爲甚上六之陰闇爲甚則九三安得而大有所事不止於往得疑疾而已遂至於折其右肱肱左不如右力以明其終不可用不用則無咎用則有咎

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象曰豐其蔀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

九四處大臣之位其事豈可如蔀而已殊爲不常也以六五之君陰幽不明故也若遇其同德之主則往而從之爲吉也行往也應在初九九陽明夷平也皆陽明故曰夷主

六五來章有慶譽吉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自二與四觀之六五則有陰闇之象然聖人作易取象不一於六五爻又發其中正之義能招來俊傑而用之則民被其澤爲有慶民感其德爲有譽吉可知也章賢俊之稱也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民被其澤則爲吉民不被其澤則雖譽不爲吉也

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戶閴其无人三歲不覿凶象曰豐其屋天際翔也闚其戶閴其无人自藏也

豐其屋自高大也如鳥之翔於天際然蔀其家自蔽藏其家使其人不得至也闚其戶閴其無人雖三歲之久

亦不得而見明其自藏之深固也爲人上不能謙虛禮賢自大自足至於此其禍可勝言哉

楊氏易傳卷之十八

宋寶謨閣學士慈谿楊簡敬仲 著

明 後學廬陵劉日升
豫章陳道亨 校

漳浦林汝詔
豫章饒 伸 仝校

☲☶ 艮下離上 旅小亨旅貞吉彖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以小亨旅貞吉也旅之時義大矣哉

山上之火行而不止旅之象也觀卦之象足以小亨六五柔得中乎外外卦也外有旅之象爲旅體不剛惟順

乎剛得中則不失乎道止則止而不動禹曰安汝止艮曰艮止也人之道心未始不止也所麗者明哲則得所依矣體本柔是以小亨旅處乎外窮而不得志成者往往多失正惟其得道者不失正夫人情之所以多失正者以困窮進之苟於趨利也不肯狼道者以爲非利之所在也而今貞吉明由正者吉失正者不吉然則小人爲不正也何益哉苟於目前不知禍隨其後也今由正而行者得中順乎剛止而麗乎明自足以亨自足以致吉然則貞正者何患乎不獲吉人情於旅多窮悴無聊安知旅之時義有大矣哉之如前所謂得中者即大矣

哉之妙也所謂正者即大矣哉之妙也所旅於外順乎剛麗乎明皆大矣哉人於旅微動於意則有所倚有所過失其大矣人心即道故曰道心道心無體孰動孰靜孰行孰止變化云爲如四時之錯行如水鑑中之萬象猶恐大矣哉未足以盡斯義孔子曰言不盡意而或者忽畧斯卦以爲小末是惡足與言易之道哉

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山上有火明無不照又火行山上不留止君子之明慎於用刑如火之無不照而不留獄如火行之不留止亦憫旅者困窮犯法而念之凡此皆易之道也易之道顯於上離下艮之六畫而行於君子之明慎而不留獄此不可止以此擬言之心通内明者知其無所不該無俟乎貫通六十四卦之象聖人姑以發昏者而漸通之耳昏者知六十四卦一象也三百八十四爻一事也明者自信昏者自不信

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象曰旅瑣瑣志窮災也

初六陰柔狹小有瑣瑣之象斯其所以取災歟志窮故也坎惟心亨困而不失其所亨隨物而遷自昏自失不昏者本不失

六二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象曰得童僕貞終无尤也

六二得中得旅之道者故即次而安懷資而利又得童僕之貞忠得童僕之心則無所不得矣故曰終無尤也

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象曰旅焚其次亦以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

九三不中用剛而過自居位得勢者尚不可以免禍而況於旅乎宜其焚次矣在旅而以此與下必喪童僕之貞危厲之道也

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象曰旅于處未得位也得其資斧心未快也

以陽居陽以陰居陰則安故六二則安爲即次以九居四則不安爲旅於處爲未得其位旅之道非止於柔弱而已亦有剛斷之道焉九四剛有斧象居弱離明非昏者故曰得其資斧然非中非得道者故未能安有不快之心焉

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象曰終以譽命上逮也

六五中正文明之士欲以致文明之業離爲雉文明之象也射之而亡其矢無應之者道不行也六二不應故有此象然六五文明之德終不可掩沒人皆服之譽之故雖非所求自有命之者象曰上逮也以上九相比陰陽有相親之象

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於易凶象曰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於易終莫之聞也

上九與九三略相似而上九爲甚焉以剛居上而離火性上炎剛躁爲甚鳥焚其巢旅而以此居上焚巢之道也鳥高翔有自高亢之象其木焚也愚不知其禍至故笑及其焚則號咷矣蓋不知柔順之足以致福免禍而忽畧輕易無故失之故凶牛有柔順之象其曰終莫之聞也者昏愚雖被禍尤不悟其所以致此之由雖終其身不悟也

☴☴ 巽下巽上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彖曰重巽以申命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巽小者之道也申命之道也剛爲大柔爲小君爲大臣爲小上爲大下爲小上命之下行之是爲申命申命者巽順而行之天下之事徒柔不足以立必有剛爲二五皆剛有剛之象皆巽體皆中正剛巽中正備此衆德非得道不能又重巽卦柔皆順乎剛又道之所當然也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小者固當依乎大往而依乎大人小者當從乎大不往則失小者之義然其往也必中正所見必大人如不中正則爲邪矣不見大人則

見小人矣非巽之道也

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風相隨而至卽君子之申命行事人臣知申命行事而已未必知其爲易之道也故大傳曰百姓日用而不知

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象曰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

巽爲進退況初爻尤有進退未定不決之象利武人之貞教之決也貞正也決而不失正易之道也乾九四以疑而無咎此則以疑而不治當疑而不疑非道也不必疑而疑疑之過亦非道也

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象曰紛若之吉得中也

九二巽體而又居下卦又二爲柔有巽在牀下之象過於巽也史巫以言通誠於神紛若之多巽順之甚發諸言辭其多若此疑其大過不能致吉而此吉無咎者於其過巽而出於中誠不致於大過也天下事皆不可執一論過雖非中就過亦有得中者九二之謂也是謂變易之道

九三頻巽吝象曰頻巽之吝志窮也

以九居三剛而過中質非巽者巽不出於本心勉彊而

行之故曰頻巽頻巽則知頻失之矣故吝吝不足也夫
其實不能巽至於不得已而後巽頻失頻巽其志亦已
窮矣夫豈知本有之性清明無體何者爲我無我無意
自知自巽何窮之有
六四悔亾田獲三品象曰田獲三品有功也
以六居四柔順之至況又巽體教之田焉春蒐夏苗秋
獮冬狩先王以習武備有剛德之象於以濟六四之所
不足也曰悔亾尤慮其有悔也第往而田可以獲三品
一曰乾豆二曰賓客及充庖三曰班其徒御夫人性未
始不大中或動於意而過剛或動於意而過柔約其過

彊其所不及去其害性者庶乎復其本中矣曰悔亾所
以啓諭之於先曰有功所以誘掖之於後即堯之所以
輔之翼之之意
九五貞吉悔亾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
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九五正得中正之道不偏於剛亦不偏於柔爲貞正必
吉悔亦亾無不利者凡此屢言皆所以釋人之疑定其
中正之道也人情喜於柔巽不樂於剛德故曰無初然
中正之道終必獲吉然亦不可不謹戒庚剛道也先三
日而圖其始後三日以圖其終謹之戒之則吉象曰九
五之吉位正中也明夫九五之道允爲正中蓋其居尊
位不可過於柔巽過於柔巽則失倆故曰位正中也洪
範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非爲恭也自道心而發無作
好作惡無偏無倚自不可巽懦無制也
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象曰巽在牀下上窮也喪
其資斧正乎凶也
上九居巽卦之上爲巽之過故亦曰巽在牀下喪其資
斧則失利喪其斧則無斷制雖其事出於正亦凶象曰上
窮也言巽之過也既喪其資斧矣可以爲正乎凶也未
有由正而行而失利而無斷制者也失利無斷足以見

其失正之驗
䷹兌亨利貞彖曰兌說也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
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
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
兌說也得人歡心豈不亨通然利於貞以不正說人者
有失壞人心於無窮大致禍於後日剛中柔外其說之
道乎剛之爲德不可以利動也不可以害動也大中至
正不可移奪是爲剛也其中則剛外則柔以此得人之
歡心必不失乎貞正得人之歡心而不失其正者順乎
天道應乎人心何則三才一道故也如此說以先民則

民咸從之咸忘其勞說以犯難則民咸死之咸忘其身
說之大至於民咸勸於善豈不大哉此說非有術以使
之也非違道以干之也由正而行而正者人心之所同
有故上之人倡之而下之人自翕然應之幾於神矣故
曰敬一人而千萬人說所敬寡而說者衆得其道故也
故曰道也者通也無不通也故又不止於民說之又死
之不止於死之又勸於善感民之所同有者故無所不
通也
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澤之相附麗而朋友之相親麗而講習自古朋友之講

習者多矣皆易之兌卦也而知之者有幾知其說者未
足以爲知也心通內明自知自信而後爲知知之者何
獨知朋友講習之即麗澤也即六十四卦即三百八十
四爻即天地萬物即日月四時麗澤非彼朋友非此不
可度思矧可射思
初九和兌吉象曰和兌之吉行未疑也
兌之初莫之適從也泛然和說而已故吉象曰行未疑
者所行未有可疑之迹也
九二孚兌吉悔亡象曰孚兌之吉信志也
二五本爲正應而兩陽無相應之象然陽實有誠信之

義故有相孚之象惟相孚而和說則吉悔亡志不相孚
斷無和說之理故象曰信志也言心相信
六三來兌凶象曰來兌之凶位不當也
六三之正應在上六今不從其正而從其不正來比於
二是說於不正也六三之位亦稍高矣惟賢者宜在高
位而說於不正不當爾也上六初二不必以人言惟以
正不正言陰陽相應兩陰不相應也
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
九剛四柔若有立者而不固其正應在初而未應近比
六三諛佞之小人心知其非而實樂其柔媚故商度所

說去取交戰於胷中而未寧聖人於是勉之曰介然疾
惡小人則有喜象曰有慶者言九四居大臣之位國之
治亂係焉能不近小人則澤及民矣
九五孚於剝有厲象曰孚於剝位正當也
九五本與九二正應今乃不應九二而親信上六柔媚
不正之小人又置之高位故曰孚於剝剝之爲卦小人
剝君子又剝喪其國家故謂小人爲剝信小人危厲之
道也象曰位正當也者聖人推原所以孚於剝之由由
乎以位爲己之位正當其位以位爲樂故人欲熾而邪
媚得志也此如水有源則必有流如木有根則必有枝

葉實以已處崇高之位未有不親信小人致危亂也黃屋非堯心舜視天下如敝屣爲有天下而不與故君子道用小人退遠

上六引兌象曰上六引兌未光也

上六超然一卦之外不應於三有高尚之象宜不爲富貴利達所動然非中無得道之象近比九五陰陽有相親之象則亦有引之說之之象引之未爲光明也子夏出見紛華盛麗而說孔子戒之[illegible]小人儒知其未光明也及孔子沒乃以有若似聖[illegible]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強曾子曾子不可曾子光明矣不光明也

又使西河之民疑子夏於夫子曾子數其罪爲第一光明者固如此乎

䷺（坎下巽上）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彖曰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渙散也離也其象則風行水上其卦變則本以九四之剛來爲九二而成坎故曰剛來六二之柔往爲六四而成巽故曰柔得位乎外一剛一柔皆有亨之象剛來得中故不陷於坎險故曰不窮不窮者亨之道窮則非道矣柔得位順承九五陰陽相親有上同之象故曰上同

上同者亨之道也不和同則離散非道矣大抵得乎道者無所往而不亨失乎道者無所往而能亨假大也惟王者大其有廟之道廟必有尊也必有親也慈愛恭敬之心也慈愛恭敬人心之所同有也上者行其恭敬慈愛之心於上衆而措之天下則舉天下慈愛恭敬之心無不觀感於下是爲大其有廟之道夫人心之所以離散者由其上無慈愛恭敬之心是以下亦無慈愛恭敬之心而爲離也有王者作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必可以中天下而定四海之民也故曰王乃在中明非王者則不能宅中也王者即此有廟之道而推之可以涉大川

濟大險曰乘木有功者取象乘木惟以明濟險有道而已濟險之道非他也大其有廟之道而已大其有廟之道非他也則慈愛恭敬之心乃人之本心乃天下同然之心此心即道心道心者無所不通之心以之脩身則身脩以之齊家則家齊以之治國則國治以之平天下則天下平以之濟大險則無所不濟此心人之所自有人所自有而有昏有明有濟有不濟者何也惟民生厚因物有遷意動則昏不動乎意則道心無体自明自神自正自中自無所不通自無所不濟不學而能是謂良能不慮而知是謂良知此假有廟之道也此乘木之上

原缺

也彼謂儉有節自有一道乘木自有一道者何以能感動天下同然之心何以能使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非智術之所能致也

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

風行水上渙散也象享帝立廟即王假有廟之道於此象已詳釋其義此則其辭也恭敬慈愛之心必達於事則爲享帝爲立廟此姑舉二事以發其端節非謂止此二事足以定天下之渙散孝經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凡慈愛恭敬有一失焉即失人心王心之誠愛誠敬雖已自足達之深入乎民之心又著

之於禮樂政事聲名文物則觀感亦深動化益敏夫所以合天下離散之心者在此而已而或者求諸權術良可鄙矣其有以力假仁僅足小濟及發危懼禍亂繼作安得不去彼取此

初六用拯馬壯吉象曰初六之吉順也

時方離散不可出而仕也拯此馬而亟遜則吉矣象曰初六之吉順也者以初六未得位又渙散之始難未成則早遯爲順爲宜也

九二渙奔其机悔亡象曰渙奔其机得願也

渙散之時而九二稍得位出非其時也渙離此所而奔

楊氏易傳卷之十九

宋寶謨閣學士慈谿楊簡敬仲　著

明　後學廬陵劉日升
　　豫章陳道亨　校
　　漳浦林汝詔
　　豫章姚　伸　仝校

䷻兌下坎上節亨苦節不可貞象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節止也止其過也節之止異乎艮之止止雖不同而其

道同天下無二道也內以節己外以節物凡天下之有所謂節止也觀節卦象有亨之道焉三剛三柔中分而不偏節制爲剛柔不偏不偏則人心和而可行爲亨矣二五皆剛而得中亦制節不過之象也亦亨之象苟苦節而過之則人將不堪將不行苦節非其道也不可以爲貞其過窮則不通制節非人之所樂也聖人以爲行險人心易縱旣縱則難于節節之是拂其所欲拂人之所欲大難故必和說以行之又必當位其勢可以行又中而一無所偏倚正而不入于邪則人心說誠服通行而無阻斯備節之道兌說也坎險也九五當位中正也

不和說則人心不從不居勞人亦不從不得中正之道人心不服天地亦有節夏暑之極秋節之冬寒之極春節之故四時成爲國則節以度制有制度則財不妄用不妄用則不横歛害民言天地似無與乎人而聖人必並言之何也人道卽天地之道節以制度卽四時寒暑暄凉之宜聖人以此開萬世之明其曰不無小異焉者不惟不知天地亦不知人實不識節以制度天下無二道一通則無所不通一有不通則皆不通

象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

澤上有水水節乎澤中而不潰故聖人於是又發品節

之象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凡此類度也不可亂也孔子與下大夫言侃侃與上大夫言誾誾升堂屏氣似不息者出降一等則逞顔色怡怡如也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去齊接淅而行去他國之道也凡此皆德行之品節而不可亂者也自此心光明者行之則與下大夫言自侃侃與上大夫言自誾誾升堂自屏息出降自怡怡去父母之國自遲遲去他國自速無俟乎議也自此心未通與雖通而未大通未極其光明而行之苟無議焉不保其無差也未至於大聖皆不可不議雖議而非外也皆吾心之所安也皆吾心之所自有也毋故聖人以五禮防萬民之僞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皆人心之誠敬也自外者非德行也僞者非德行也德者自心而出之非出外鑠我也

初九不出戶庭无咎象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

不出戶庭知止節也九二奇爻阻其前戶庭有阻夫有阻之則不當出不出則無咎然出處之道一也當出斯出當處斯處顧其時如何耳故曰知通塞也

九二不出門庭凶象曰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

九二之前無阻也異乎初九矣六三耦爻有門象無阻之者而九二猶止節而不出則爲失時之凶然則苦節

固塞亦非道之所貴孔子疾固其此類歟

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

六三浮外縱而過非能節者不節則雖快於須臾卽有嗟苦之憂曰無咎者不可咎他人乃其自取也使象辭非聖人作則學者必謂無咎爲誰咎歟然則讀古書者安可不通其道而執其末

六四安節亨象曰安節之亨承上道也

六與四純陰有安象居近君之位尤當明於上下之分正位居体安止無越則亨斯乃承上之道也

九五甘節吉往有尚象曰甘節之吉居位中也

五得中道故制節不至於過故曰甘節則吉則可以而有可嘉尚也言往必利必嘉也象曰居位中者言九五位乎上卦之中故有得中之象亦猶夬象言上下敵應不相與者亦言其象耳

上六苦節貞凶悔亡象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

上卦之極節之極苦節而不中雖貞正亦凶能悔則亡吉悔而改則此凶可亡也此悔亡猶六三之無咎聖人之言及此亦以破後學執固守信之蔽言上六道之窮者也

䷼兌下巽上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彖曰中孚柔在內而

剛得中說而巽孚乃化邦也豚魚吉信及豚魚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

中內也孚誠也其中心誠信也觀卦之象三四陰爻在中為柔在內夫何取乎柔也人心非氣血無体狀至虛至柔雖有作用視聽言動其實無我我意猶無安得有偽是謂中孚豈不甚柔而又曰剛得中何也二五皆剛皆中天下之至剛生於天下之至柔惟空洞無我無我為至柔故外物不得而移富貴不得而淫貧賤不得而移威武不得而屈使己私微立則外物衆得而轉移之安得剛至剛至虛至虛至實無我無雜純一誠實中也

無所倚無所偏惟意不作故無倚無偏惟意不作故無偽無詐無偏無倚必誠必偽皆主於意意起則必倚不倚乎此必倚乎彼曰柔曰剛曰中足以發明中孚之實也而又曰說而巽者又何也所以備言中孚之道也卦象兌巽為說而巽中孚無我和說自生自柔巽不忤苟微立己意於其間則必有不和說不巽者矣如此備言則中孚之全明白無斁中孚之用邦民自化此豈五霸之權術漢道之雜霸哉一於誠而已矣豚魚吉信及豚魚也豚魚猶信之豈雜以權術者之所能哉豈較計揣度之所為哉純然一誠所較無間無雜故能及之能信

及豚魚則可以濟大險矣乘木舟虛即柔在內之道也惟虛故柔惟虛故無所忤即說而巽之道也惟虛故不可移奪惟虛故不動乎意而不倚即剛得中之道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信足以得人心而未必出於貞正者亦有之未足以盡中孚之道既信既正則人欲盡釋乃應乎天即豚魚之吉也即舟虛之道也即柔即剛即中即說巽而聖人屢言之不憚煩何也何特舉此易之書皆此一言也舉五經皆此一言也天下安得有二道聖人安得有二言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澤上有風水波雖興而水之大体不動君子讞獄囚之
將死惻然動心誠心求之誠心議之惟詳惟審以之動
心可也然此動心乃道心之變化雖動而實不動孔
子曰哀樂相生是故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傾耳
而聽之不可得而聞感者惟觀其動心不知其實不動
訊群吏訊萬民如此其詳矣而又有議親議賢議能議
貴議勤議賓之法又王命三公參聽又王又三宥之然
後制刑而君子於此猶惻念無已易曰變化云爲變化
不動之動無爲之爲

初九虞吉有他不燕象曰初九虞吉志未變也

中孚之心人皆有之而民之顛倒詐妄至於不可勝窮
者非其思慮至於此也其發也有端生於因物有遷而
已有他者遷化有他者意動也意不動則純誠純白而
年如一日也虞吉者恐懼之異稱曾子戰戰兢兢如臨
深淵如履薄冰如此者終其身此之謂虞也易曰君子
敬以直內敬者虞之謂也禹曰安汝止即虞也虞未作
於思慮也使作於思慮則有他矣則不燕安矣則動則
不止矣則變矣變則漸入于許老子亦曰我獨怕兮其
未兆未兆者意未作未有他之時也而老子曰獨怕云
者戰戰兢兢恐懼而非思慮也故象曰志未變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象曰其
子和之中心願也

二在下卦有在陰之象兌爲口舌有鳴鶴之象居中有
由中而發之象聖人作易雖觀象亦取其大旨爾非拘
拘諓諓者鶴鳴乎陰而子和之者誠之所感也我有好
爵吾與爾靡之者君臣一心一德之言也亦猶鶴鳴而
子和象曰中心願也此足以明中孚之道矣孔子曰君
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
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
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

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
乎慎者慎其中孚之主不可動乎意而失之也何思何
慮自誠自一

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象曰或鼓或罷位不當也

六三之近而相得者六四爾而陰不相得故曰得敵而
六三或鼓而進或罷而止或泣而悲或歌而喜心之不
誠故進退悲喜不常至於此三之位猶高矣惟賢者宜
在高位居是位者不當爾也六三失中六柔而退三剛
而進進退靜躁不常其象則然

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象曰馬匹亡絕類上也

六四居大臣之位月陰類幾於望不敢盈也如馬匹其匹絶其朋類之私惟上而事君則誠心者達君臣交孚矣

九五有孚攣如无咎象曰有孚攣如位正當也

九五陽實有孚信之象近惟六四陰陽有相得之象故曰有孚攣如無咎者君臣和而不乖違也象曰有孚攣如位正當也言近君之位其君臣相孚正當爾也不然則何以為君臣

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

巽為雞雞為翰音上九巽卦之上有翰音登于天之象

夫雞振羽而飛不過尋丈今乃過其常登于天言其飛之太高也斯乃不由乎中孚強力而上雖貞正亦凶何則強過其方何可長也必墜無疑矣斯可以為強矯過力之戒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彖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過以利貞與時行也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

陽為大陰為小四陰盛而得位故小者力盛而過足以亨也力過而亨未為失道過而不正斯失道矣是故利於貞正過而貞正與時行也正者之過不以己私隨時而行非人欲也二五雖得中道柔体小可以小事而已剛体大二剛失位又失中道故不可大事事之大者必剛者而後能為之篤者雖一人而一卦之象非止於一人也人豈獨立必有與也是故是卦有柔者又有剛者有得中道者又有不得中道者六畫有飛鳥之象鳥飛已過遺音在空過之象也不宜上宜下大吉鳥飛上則逆下則順也人情事理猶是也上則逆下則順也上則犯分作物下則不犯不作聖人所以諄諄及此良以人

情好進而惡退好尚而惡卑而天道不然高者抑之下者舉之盈者虧之謙者益之人之天性即天道動於意則為人欲動不以意是謂道心道无体无我寂然不動而變化无方如水鑑之象象有升降往來而水鑑无升降往來如天地陰陽之氣有升降上下而道无升降上下至動而常靜至變而常一人皆有是道心皆有是變化而自不知而惟執浮動之意以為己私所以率好進惡退好高惡卑好動惡靜其間雖有知靜之為善者欲靜而又自不能也不欲則本始不知則亦無所不知

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

此言過失之小者、又異乎卦辭與彖所言、所以通於他彖也、能通則無所不通矣。能通則六十四卦皆小過之卦也。

初六、飛鳥以凶。象曰、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

小過有飛鳥之象、而初六在下而用之、有高舉上進之意、凶之道也。大人心既已放逸、而有勇進之志矣、今知其凶而過之、曰不可、又曰如何也、所以問之甚之之辭也。

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象曰、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

祖者始、初六有祖之象、故六二有過其祖之象。祖不可過也、其德或可過之、其事業或可過之、而非孫之所當言。自他人則可言如是、而過其祖何咎。六二以陰柔內居卦之中、有妣之象、故曰過其妣。過其妣則不過、固無咎。五君象、在上二、固不及也。二臣象、而其臣何咎。此言天下事變不一、有可過者、有不可過者。臣則斷不可以過其君、雖德亦不可以言過之、曰過之、往往遭禍。人君操生殺之柄、一國之所尊也、苟曰過之、大禍之招也。尊尊貴貴、天下之達道也。

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象曰、從或戕之、凶如何也。

三下卦之上、而以九居之、重剛不中、弗過防之、則將有從而戕之者矣、凶之道也。象曰凶如何也、蓋戒之使過防、防慎不嫌於過。曰凶、又曰如何也、亦深戒之辭也。

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象曰、弗過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

小過之時、六五柔在上、九四乃以陽剛居人臣之位、疑其過而爲咎也。而九四應於初、其志乃在下、故無咎。弗過而犯分、其與六五非本應、乃若適相遇。然雖不敢深自遠嫌、大臣之位、當任國事、不當爾也。而小過之時、柔者得位而過、九四又以陽体居當位、疑過疑犯、非所宜往、則危厲必戒、乃可。勿有所用、永守貞正、無至愆違。象曰終不可長也、言終不可久處斯位、來當退也。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象曰、密雲不雨、已上也。

九四以六五爲君象、而六五本爻又自取大臣之象。易取象不可執一。六五陰爲臣、爲小而居位尊、有公之象。公、大臣也。雲升而不爲雨者、陰陽和則雨、今陽氣已上、未與陰和、故密雲惟在西郊而已。西、陰方、臣象也。象與小畜同、此六五無應故也。密雲不雨、大臣竭誠事上、

而君心猶未應君臣之心未通暢則大臣僅可以小衆
弋取在穴小事之象
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象曰弗遇過之已
亢也
居卦之上不中有過之象過則弗過矣如鳥飛而離其
所有大過之凶是謂災眚蓋曰此正所謂凶也天降之
災不可避也雖然自戕而已○亢故也○不亢則何災
䷾ 離下坎上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彖曰既濟亨小者亨也
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初吉柔得中也終止則亂其道窮
也
既盡也既濟無所不濟曰亨小者及其小也小者亨則
餘皆亨可知矣○其曰利貞者何也初三五皆奇剛純而
無雜二四上皆耦柔純而無雜又九五當位于上六二
當位乎下餘剛柔咸當位正當如此非貞正乎貞正如
此非利乎其所以初吉者柔順得中中道也六二之象
也其終亂者水遇坎則止而不進其象則人情狃于既
濟怠止而荒故亂也○能慎終如始無怠無荒常如欲濟
之初則何由而亂也○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水在火上陰陽之氣交而相既濟之象也泰之天地交

亦如之孔子曰君子安而不忘危治而不忘亂思患而豫
防之道也○如此則無終亂之患此易之道也○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象曰曳其輪義无咎也
初濟而未離乎下有曳輪濡尾不輕進不欲速之象欲
速有不達之理然大勢已濟異乎濡首而方入於險者
矣
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
茀者婦車之蔽婦喪其茀則無得而行○二五正應九三
阻二之前故有喪茀之象天下事不得其行者有其過
在己亦有其患在外今六二之不得行乃其患在外非
己之罪也非己之罪者無所致其力焉一聽其如何久
之當自定故曰無逐七日得○七日一卦之變歷六爻而
至於七則得之矣蓋得中道者○無有不利不得於今日○
必得於他日○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象曰三年克之憊
也
高宗既濟之主也鬼方幽遠之國也既濟之世大業已
就其有幽遠之國猶未從則益脩文德以來之可也今
乃伐之雖以既濟之勢高宗之賢○三年而後克之○則亦
憊矣武夫勇士安能一一皆賢或因小人成功則僭偽

厚賞之不可用也用小人他日必致禍三爻有三年之
象離為戈兵離上九亦言出征
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象曰終日戒有所疑也
子夏作繻即襦字內則言襦子之禮衣不帛襦說文云
襦短衣也茹衣破敗如茹也易曰拔茅連茹絮有零落
之狀襦子之衣易於破敗故必終日戒視或可以免大
抵四爻以離內卦變為外卦故多變乾九四云乾道乃
革泰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閉辟陰已至否九四有命
無咎疇離皆有變濟至於四誠患生之躍人心既安則
易於忘忽誠有所疑疑其衣敗之至也襦易作繻或攻

作濡茹易作袽及引廣雅絮塞皆假借不正實今從子
夏本
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象曰東鄰殺
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
東鄰言陽位殺牛盛禮九五之象也西鄰陰位禴祭薄
禮六二之象也既濟盛極則衰至君子當思患豫防持
盈以虛保益以損六四已有終日之戒矣而見於五乎
西鄰之時守以損約故終受福
上六濡其首厲象曰濡其首厲何可久也
上六不能豫防於早至一卦之極猶陰闇而不悟至濡
其首危厲矣何可久也言其行沒消矣
䷿坎下離上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彖曰未濟亨柔
得中也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雖
不當位剛柔應也
觀卦之象六五柔得中有亨之道為柔順得道亦可以
亨然柔亦有柔弱疑懦之象狐好疑小其弱者汔濟微
濟也疑或不決欲往復疑故未出于離中六五猶為上
九奇畫所制故有未出中之象亦有濡其尾無攸利不
續終之象雖剛不當位柔亦然而剛柔皆相應人心和
也

象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火在水上陰陽之氣不交和故為未濟惟治斯濟惟不
治不濟辨物居方亦所以治也各當其所而不亂是為
治惟治辨而後可以言和同有禮而後可以言樂未有
淆亂而能致人心之和者也
初六濡其尾吝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
卦言小狐汔濟而濡其尾則為害猶小今初六不言汔
濟而曰濡其尾是濡其首及身以至於尾故象曰亦不
知極也而爻止曰吝何也聖人推明其患本於文過自
是不受人言故其禍至於此極也文過曰吝初六以陰

柔居下當未濟之時自以為能濟而冒昧以往其吝明不待言而明必其文過遂非恥於中改覬其或濟故終至於濡尾象言昏愚大甚為不知之極遯初亦曰尾

九二曳其輪貞吉象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

曳其輪未濟也勢未可濟不敢欲速易之道也貞正之道也不出於貞正以息而不濟以私意而不濟則凶道也中者無過不及之謂九二之曳輪非無過亦無不及中以行正與時偕行故吉

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象曰未濟征凶位不當也

六三其才柔值其時未可強欲往焉凶之道也此論事

之常者若夫已在大險之中則又以速濟為利不可以一槩論也差之毫釐繆以千里若其當事非險則斷不可往所處之位不當征往也言位者明其位在此不可出位而往也三陽体有動意居坎卦之上有涉大川之象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象曰貞吉悔亡志行也

九為陽為君子為正四卦之變乾卦至九四乃革泰卦至四爻而否未小人翩翩而來則此卦可以動而濟矣况此六五陰陽有相得之象大國命我以伐鬼方志可行也而四有逃旋退悔之象故釋之曰悔亡言所悔者亡也四應初初六有陰逆鬼方之象坎水趨下不應乎上故大國命伐之猶必三年者事有未可遽濟不可急也與既濟之九三異矣既濟九三既濟而不知止故三年為憊未濟之九四伐此乃濟故三年有賞于大國曰用曰賞是之也

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象曰君子之光其暉吉也

六五得中中即正即道故詳明道濟天下之業夫人心所以咸服者以其正故也正故吉雖小疵亦無故無悔道心發用寂然不動雖無思無為而萬物畢照萬理洞

見如日月之光雖無心而畢照天下豈一無所用其心力哉禹治水孟子曰禹行其所無事禹告舜以安汝止豈禹不有術已而勉為空言哉道心本靜止安而勿動乎意則本靜本明萬事自理此大中至正之道失之則凶則悔君子不動乎意而人咸孚信心服暉者光之散孚猶暉也大哉聖言惟自明道心者乃自信其道心不明者斷斷不信以為必思必為乃濟吁可憫哉

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象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

飲酒者獲濟而樂也未濟之極必可以濟孚必也信也

消息盈虛天道也必濟而無咎者又為樂而忘反縱肆至於濡首則又信其必失之象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言其大甚也雖濟而樂未為失道也樂而縱則失道矣失道則無所不失夫未濟消之極必息則曰有孚于飲酒足矣何又慮他日既濟之後而不知敬戒而復失之何其贅也此亦猶否之九五方休否而又有其亡其亡之戒人心易放熟聖人諄告六十四卦終于未濟于以明事變之無窮何止於六十四而止也

楊氏易傳卷之十九

楊氏易傳卷之二十

宋寶謨閣學士慈谿楊簡敬仲 著
明 後學廬陵劉日升 豫章陳道亨 校
漳浦林汝詔 豫章饒 伸 仝校

今人言易者必本於乾坤陋矣但見周易之書不見連山歸藏之書故必首乾次坤不知連山首艮重艮故曰連山歸藏首坤故曰乾坤之義連山夏后氏之易歸藏商人之易至矣哉合三易而觀之而後八卦之妙大易

之用混然一貫之道昭昭於天下矣三方皆易也三才之變非一實一或雜焉或純焉純焉其名乾坤雜焉其名震坎艮巽離兌皆是物也一物而八名也初無大小優劣之間也形則有大小道無大小德則有優劣道無優劣或首艮或首坤明乎八卦之皆易也易道則變而為八其變雖八其道實一曰連山宓戲歸藏黃帝易卦諸彖言大矣哉者十二卦而已豫遯姤旅言時義隨言隨時之義豈他卦皆無時義哉豈他卦之時義皆不大哉坎睽蹇言時用豈他卦皆無時用哉豈他卦之時用皆不大哉頤大過解革言時豈他卦皆非時哉豈他卦

之時皆不大哉六十四卦皆時也皆有象也皆有用也皆大也大矣哉蓋歎其道之大有言不能盡之意事無大小無非易道之妙聖人偶於此十二卦偶發其數非此十二卦與他卦特異也使每卦而言則不勝其言愚者執其言智者通其意豈特六十四卦皆可稱大矣哉雖三百八十四爻亦皆可稱大矣哉聖人於豫隨遯姤旅則猶有義之可言於坎睽蹇則猶有用之可言至於頤大過解革則既不曰義又不曰用止曰時而已夫何以曰大矣哉於戲此正明以天地無一物一事一時之非易學者務於思慮必求其義聖人於頤大過解革盡

捐義用止言其時而歎之曰大矣哉使學者無所求索不容鉤深即時而悟大哉之妙則事理一貫精粗一体孔子何思何慮文王不識不知信矣需有孚光亨貞吉言需得其道必得所需需待也彼此相孚則應矣所需待多動乎意非光也光如日月之光無思無為而無所不照此之謂道如此人咸信之故曰孚如此則得所需矣亨矣得所需亨通或放逸失正故又曰貞乃吉孚與光與正本非三事以三言發明道心一動乎意則不孚不光不正謂之人心故舜曰人心惟危明其即入於邪入於凶禍坤六二直方大不習無不利直心而往即易

之道意起則支而入於邪矣直心而行雖遇萬變未[illegible]轉易是之謂方圓則轉方則不轉方者特明不轉之義非于直之外又有方也夫道一而已矣言之不同初無二致是道甚大故曰大是道非學習之所能故曰不習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習者勉強本有者奚俟乎習此雖人道即地之道故曰地道光也光如日月之光無思無為而無所不照不光明者也必入於意必支而他必不直方必昏必不利六三含章可貞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或

者往往於是疑其為小故聖人特發之曰智光大也道一而已初無小大六四括囊無咎無譽亦此道也方時閉塞義當括囊而謹易道之見於坤見於謹者也二言坤道之正五言坤道之盛他卦之五多明[illegible]象至于坤明臣道也故五止言臣位之極盛黃者中之義言乎其得中道也故曰通理言理以明中非中自中理自理也裳者下服言乎正人臣之位居人臣之體也故曰正位居体明乎得道者必守常分而不犯此非敢偷者所能由中而發於文為故曰元吉文在中也言乎文非外飾乃自中誠而著也伊周之事人咸信之不疑其為非

其識也王莽設籙故卒惟大禍初之履霜謹微之道
上之龍戰道之窮也皆易之道而有昏明邪正之辨也
坤之用六即乾之用九九六不同而用同乾造始坤代
終始終不同而其大則同故曰以大終也至哉之坤即
大哉之乾也名分不同而道同也爲妻爲臣而失道則
不永則不貞得其道者必永必貞二三四五皆能用六
惟上六不能用六反爲六所用爲形體所使爲勢位所
動故曰初亦不能用六故爲霜爲冰爲不善之積能辨
之於早則能用之矣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
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小畜以臣畜君之道也畜有

養義有止義以下畜上非勢之順者而有道焉非柔則
不敬不順非得位則不可以有所行豈有居下位而可
以行畜之事者乎柔雖得位使人心不悅雖悅而不至
於上下皆悅而應之亦不能以畜君天下事未有人心
不悅而能行者而況於畜君乎故必上下之心咸應之
乃可其德健則力足以行其事而無困憊不繼之患巽
則順入乎君心剛則物莫能變中則不偏不倚剛中而
言足以發明道心之本人臣能健能巽而中無其本亦
不能致亨健矣巽矣剛矣中矣或所畜之君雖畧相應
而諫不盡行言不盡聽則臣亦不可謂得行其志亦不

能亨於戲物情事理如上所序節節如此曲折如此乃
易之道也惟柔得位以明六四之象衆陽咸應有上下
應之象下乾健象上巽巽象剛中二五之象四五剛柔
相得有志行之象非象自象道自道也此正易道之見
於小畜六畫者然也象者其義彖發其義柔也得位也
上下應也健也巽也剛也中也志行也非每事而致其
力也合是數者以發明易小畜之道得易道全者自能
當小畜之時盡小畜之義自與此彖辭無不合也有一
不合必於道有缺焉齊景公悅晏子之對作君臣相悅
之樂其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此亦小畜之小

亨也何者晏子猶未有剛中之大本故也易者天下之
大道聖人之大道雖甚賢者未能盡也雖高明之士已
得大本而物情事理委曲萬變往往疏畧不能皆盡孔
子自謂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明知夫易
者大聖人之事應變無窮之道晚年成德乃可學也少
讀易大傳深愛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
下之故竊自念學道必造此妙及他日讀論語孔子哭
顏淵至於慟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則孔子自不知
其爲慟殆非所謂無思無爲寂然不動者至於不自知
則又幾於不清明懷疑于中往往一二十年及承教于

象山陸先生聞舉扇訟之是非忽覺此心乃如此清明
虛靈妙用之應無不可者及後居雖氏喪哀慟切痛不
可云喩既久畢哀祭襄正哀慟時乃亦寂然不動自然
不自知方悟孔子哭顏淵至於慟矣而不自知正合無
思無爲之妙益信吾心有此神用妙用其哀苦至於如
此其極乃其變化故易大傳又曰變化云爲不獨其有
此心舉天下萬古之人皆有此心益信人皆與堯舜禹
湯文武周公孔子同此心顧人不自知不自信爾子曰
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子曰
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僞繫辭焉以盡其言變

而通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至哉聖言豈訓詁之所
能解既曰書不盡言矣又曰繫辭以盡言既曰言不盡
意矣又曰立象以盡意於乎至哉似矛盾而非矛盾也
似異而實同也聖人之言豈盡不盡之所可言言盡
亦可言不盡亦可云不盡者聖人之實言云盡者亦聖
人之實言此唯智者足以知其解者始信天下何思何
慮始信孔子無隱於二三子始信六十四卦卦卦齊一
始信三百八十四爻爻爻不殊六十四卦皆可以言元
亨利貞聖人既於乾言之又於坤言之又於屯言之聖
人於此謂學者可以意通之矣故自蒙而下或言其一

或言其二或言其三至隨六全言之臨又言之無妄革
又言之亦偶於此數卦而復言非此卦之特異也亦恐
學者執乾坤屯之卦異餘卦故復於此言之以破其疑
於坤曰牝馬之貞者乎以明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柔
順動行之道也剛上在陽無爲而佚君之道也柔陰在
下有爲而勞臣之道也君臣之分不同而[illegible]同也在
君則剛則佚在臣則柔則勞一也天下之[illegible]夫一者
也無二貞也子思曰天地之道其爲物不二使牝馬之
貞果劣於乾則屯不言牝馬又其失實者猶多而况於
下焉者乎易大傳曰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仰則觀象

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
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其嘗謂大傳非聖人作於是
乎益驗此一章乃不知道者推測聖人意其如此甚矣
夫道之不明也久矣未有一人知大傳之非者惟子曰
下乃聖人之言餘則非何以明此章之非舜曰道心明
此心之即道動乎意則失天性而爲人心孔子曰心之
精神是謂聖禹曰安汝止正明人心本寂然不動動靜
云爲乃此心之神用如明鑑照物大小遠近參錯畢見
而非爲也非動也天象地法鳥獸之文地之宜與凡在
身及在物皆在此心光明之中[illegible]此一章[illegible]

原缺

周易玩辭十六卷

（宋）項安世撰

清康熙十九年通志堂刻通志堂經解本（四庫底本）

周易玩辭十六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宋項安世撰。安世字平甫，松陽人。館閣續錄載其淳熙二年同進士出身，紹熙五年除校書郎，慶元元年添差通判池州。陳振孫書錄解題稱爲太府卿，則所終之官也。事蹟具宋史本傳。振孫又稱安世當慶元時謫居江陵，杜門不出，諸經皆有論說，而易爲全書。然據其自述，蓋成於嘉泰二年壬戌之秋。自序謂易之道四，其實則二，象與辭是也。變則象之進退也，占則辭之吉凶也。不識其象，何以知其變；不通其辭，何以決其占。又自述曰：安世之所學，蓋伊川程子之書也。今以其所得於易傳者，述爲此書，而其文無與易傳合者。合則無用述此書矣。蓋伊川易傳惟闡義理，安世則兼象數而求之，其意欲於程傳之外補所不及，所謂各明一義者也。馬端臨、虞集作序，皆盛相推挹。而近時王懋竑白田雜著中有是書跋，獨排斥甚力，至謂端臨等未觀其書。其殆安世自述中所謂以易傳之文觀我者歟。安世又有項氏家說，其第一卷亦解易，董眞卿嘗稱之，世無傳本，今始以永樂大典所載裒合成編，別著於錄。合觀兩書，安世之經學深矣，何可輕詆也。

周易玩辭序

周易玩辭者江陵項公安世平甫之所著也其言以爲大傳曰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其道雖四而實則二變乃象之進退占乃辭之吉凶聖人因象以措辭後學因辭而測象是故學易者舍辭何以哉項公以其玩於辭而得之者筆於書使後之學者因其言皆有以玩於前聖之辭而得焉此項氏著書之意也嗟夫天不言生聖人而代之言故曰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微卦聖人之蘊殆不可悉得而聞然卦象未有語言自非明知何以知之中古聖人以其憂患之心因卦立言暢於周公究於孔子首尾具完皆所親定所謂精與蘊者後世因得以推見焉今夫生乎千載之下而仰觀於千載之上以凡人之資而欲窺見天與聖人之道苟得於聖人之一言即爲天之命已矣況乎三聖人之言廣大悉備雖歷世久遠遭時喪亂亘千萬古而與所謂卦畫者略不可有所磨滅豈非天乎後之立言豈有加於此者志於學者誠不可下此而他求已愚是以深歎項公之爲知言漢晉以來治易之師其言猶有可見而於四聖人之意未知其何如也及乎邵子周子之生易道蓋中興焉邵子以先天心學著爲成書不必麗乎經傳而極天地之妙通萬

物之情三聖人以降未之或先而學者鮮或知之周子之圖亦不必求同於易象而理則不二所謂通書者皆所以通乎易者也因卦以立辭者如乾損益家人睽復无妄蒙艮之說僅見如大畜等卦當時已不得聞獨賴河南程子親得其宗以其成德之能事附於三聖人之書而言之非直傳注而已也自其學而推之以極其至則天人之際豈有間哉蓋嘗聞之能盡其性者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故曰知其性則知天矣苟知天矣則天地之故鬼神之迹事物之雜豈待於攷索推測而後通之故程子有言不盡意者誠有望於後世學者自有得於聖人也朱子發明象占本義多約程子之言而精之云爾故學易之士於是得其端緒而不差焉項公實與朱子同時當時則又有江西陸先生者各以其學爲教又有聰明文學過人之士興於永嘉項公嘗從而問辨咨決焉其遺文猶有可徵者朱項往來之書至六七而不止其要旨直以程子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之說以告之於是項公之學上不過於高虛下不陷於功利而所趨所達端有定向然後研精覃思作爲此書外有以采擇諸家之博聞內有以及乎象數之通變奇而不鑿深而不迂詳而無餘約而無闕庶幾精微之道焉其書旣成而朱子歿矣自序其

學皆出於程子而其言則不必皆同也是可以見其講明之指歸矣近時學易君子多有取於其說豈徒然哉然而爲是學者自非深求於程朱之說而有所憤悱於缺塞則亦不足以知項氏之功也集之壯歲至好此書每取其說以與朋友講習今淮西廉訪僉事幹君克莊好古博雅學道愛人嘗以禮學貢於有司而不及奏有旨俾居成均勤苦數載有人所不能堪者　文宗皇帝臨御開延閣以待天下之士乃特召見得與論思之次一時謂之得人持節淮壖至於江上取是書於篋俾齊安郡學刻而廣之蓋歎乎學者之不多見是書也不鄙謂集退老林下庶乎困學之不敢忘俾敍其說焉嗚呼内聖外王之學不明於後世而爲治者以其知力之所及而行之不無其效至若上下與天地同流者則何有哉昔邵子有言曰學於里人而盡里人之情學於鄉人而盡鄉人之情學於國人而盡國人之情學於古人而盡古人之情學於天地而盡天地之情如此則可以玩辭觀象而得之世有斯人也哉後學虞集謹書

通志堂

周易玩辭序

予幼習易祖程傳宗本義諸儒訓解中取平菴項氏玩辭熟讀精思道德性命之原開物成務之故一出於奇耦往來不窮之變曰象與占隨時取義玩辭可知先生此書不特有裨於程子七分之傳當時往復問學朱子之門其於本義多所發明惜書成於本義二十年之後朱子未及見也　集賢初菴傅公以易學經世被遇殊休俾其徒黃棠刱建精廬嘉惠後學經府傳寫中獨缺此書予過梧翁先生馬公攷學得所藏本乃咸淳乙丑禮部貢院所點校敬鋟諸梓與朋友共使家藏而人誦之予之志也大德丁未孟秋洛掾徐之祥拜手謹書

通志堂

周易玩辭序

易有聖人之道四變與象居其二焉自義理之學大明而變象之說幾晦先儒欲救其弊則曰聖人當時自可別作一書明言義理以詔後世何用假託卦爻爲此艱深隱晦之辭乎愚嘗以爲變之說不一有隨時之變如彖象小象文言繫辭各自一義是也有彖爻之變如六九七八陰陽老少是也有逐卦之變如剛柔往來互體飛伏是也象之說亦不一有卦畫之象陰陽奇耦三連六斷是也有大象之象天地風雷山澤水火是也有說卦之象乾爲馬坤爲牛乾爲首坤爲腹之類是也至簡要者隨時之變也至支離者逐卦之變也至精微者卦畫之象也至瑣碎者說卦之象也必研究其簡要精微者而不拘泥其支離瑣碎者則曰象曰變因無非精義至理之所寄也豈有二哉 平菴項公玩辭之書義理淵源伊洛而於象變之際紬繹尤精明暢正大無牽合附會之癖公嘗謂必徧通五經而後歸老於易且自言窺其門牆而未極其實與今將盡心焉則是書必暮年所著家有善本 先公嘗熟復而手校之 方塘徐君掌教初菴以是書鋟梓學舍俾贅語其編尾輒誦所聞大德丁未菊月後學馬端臨謹書

周易玩辭序

序曰大傳曰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讀易之法盡於此矣易之道四其實則二象與辭是也變則象之進退也占則辭之吉凶也不識其象何以知其變不通其辭何以決其占然而聖人因象以措辭後學因辭而測象則今之讀易所當反復紬繹精思而深味者莫辭若也於是作周易玩辭宋慶元四年歲次戊午秋九月己未江陵項安世述

周易上篇六卷

周易下篇六卷

繫辭兩卷

說卦一卷

序卦雜卦一卷

嘉泰二年壬戌之秋重修周易玩辭十六卷章句粗定因自歎曰安世之所學蓋伊川程子之書也程子平生所著獨易傳爲全書安世受而讀之三十年矣今以其所得於易傳者述爲此書而其文无與易傳合者合則无用述此書矣世之友朋以易傳之理觀吾書本末條貫无一不本於易傳者以易傳之文觀吾書則未免有使西河之民疑汝於夫子之怒知我者此書也罪我者此書也九月

丙午安世謹書

易說以玩辭名蓋識其居閒所作也繫辭曰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　平菴項公昔忤權臣擯斥十年杜門却埽足迹不涉限閾思經史專意著述成書數編此其一焉逮兵端既開邊事告急公被　命而起獨當一面外禦憑陵内固根本成就卓然皆是書之功也則知　公動而玩占措諸事業應變不窮蓋動靜不失其時者矣豈直曰玩其辭而已哉嘉定辛未歲閏二月中澣江陵後學樂章書

周易玩辭卷第一

☰乾 乾下乾上

江陵項　安世　述

彖

彖者主釋卦下之彖辭也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以天道釋元字雲行雨施品物流形言自元而亨也大明終始六位時成以易象釋亨字也時乘六龍以御天言自亨而利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以天道釋利字也保合太和乃利貞言自利而貞也首出庶物萬國咸寧以人事釋貞字也凡彖皆以易象與天道雜言者見易之所象皆天道也以人事終之者見易以天道言人事也六十四卦之例皆然故今此書亦以天道人事易象三者合而言之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

易之全體具於乾卦觀易者觀於乾足矣乾者純陽之名元者陽德發生之始在易象則奇爻一畫之始也凡物以一該衆曰統萬化皆始於元故元之一字足以統天之全德萬變皆起於奇故奇之一畫足以統易之全象此元之所以爲大也所謂善之長仁之體者如此此以天道釋元字也

雲行雨施品物流形

元象一動則屯而爲雲解而爲雨萬有一千五百二

十之形出焉奇畫一著則耦而爲夫婦宗而爲父子而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之數出焉元之無所不通如此此亨之所自出也雲雨皆生於天一之水故自元而亨者象之

大明終始六位時成

天道大明於元氣既行之後始於子午終於己亥各以六辰而成一氣而三百六十五度分焉易象大明於奇畫既生之後始於復姤終於乾坤各以六位而成一卦而三百八十四爻列焉所謂衆美之會通典禮之秩敘者如此此以易象釋亨字也易家以爻爲位以卦爲時

時乘六龍以御天

龍者物之能動者也純陽之畫能參能兩能九能六故取以爲象作易者因六十四卦之時用六龍之德變化推移於三百八十四位之中以應天行之終始如善御者乘六馬以御國車進退疾徐无不應法此以易象言自亨而利也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

乾道變化即時乘六龍也各正性命即以御天也乘陰陽來往之變以御資始流形之化使飛走動植各盡其正性稚壯老死各極其正命所謂物之大利理之大順者如此此以天道釋利字也

保合太和乃利貞

曰各者成乎萬也曰合者歸乎一也萬者利之盡一者貞之至乾之六陽闔爲純陰保神於靜合氣於漠以固太和之本以厚乾元之復此屬貞字而曰利貞者通結上文自利而貞也所保之和即上文性命之根極也曰乃者言如此乃足以爲利貞之全德明他卦之利貞皆不足以語此

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首者形之極也天爲萬物之極貞乎一而萬物定人君爲萬國之極貞乎一而萬國寧不貞不足以爲天下極貞者乾道也極萬物之終也人之心知專靜不

搖則萬事定矣所謂事之楨幹者如此此以人事釋貞字也古語謂植中之榦木爲楨今謂之永久木

乾元乾道　大明大和

推其本統言之則曰乾元極其變化言之則曰乾道闔而生萬則曰大明合而歸一則曰大和皆元之異名也始乎乾元終乎大和萬物出於元入於元此元之所以爲大也

六位　六龍

六位者天地人之位初二三四五上是也六龍者當位之人或九或六是也不稱乾馬而稱震龍何也稱馬則止於乾是用七也震動也乾之動自震始六十四卦皆由動而生故以震言之按卦象陽爻在初在二皆成震在五在上皆爲震之反惟三四兩爻正反皆震故有反復上下之辭

君子

乾爻謂之六龍而三四獨稱君子何也曰文言既釋之矣九三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以君子言之九四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字連上爻成文或人或龍也進脩者人事也躍淵者天時也躍可言龍進脩不可言龍故爻曰或文言曰君子示兼之也易道尚象此爻在天人之閒取象不得不然其實皆君子之事也

利見大人

或謂二利見五五利見二非也熟玩文言其說自明二曰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又曰見龍在田天下文明皆言二之德盛化神而人利見之也五曰聖人作而萬物覩又曰天且不違況於人乎皆言五之位尊道行而人利見之也二居陰位其孔子文王之事乎五居陽位其二帝三王之事乎他卦利見大人雖各主一事言之不能如此之廣大然亦卑者暗者利見德位之高明者也

彖

凡卦辭皆曰彖凡卦畫皆曰象未畫則其象隱已畫

則其象著故指畫爲象非謂物象也大象總論六畫
之義小象各論一畫之義故皆謂之象其曰天曰龍
者自因有象之後推引物類以明之爾本稱易象者
非此之謂也

德施普也

九二方時舍於田未得時行之位也言德施普者乾
六爻皆聖人之事也聖人以身爲時與賢者不同聖
人隱則天下暗聖人見則天下明不以位爲隱顯也
孔子何嘗有位而天下化之故德施普也德博而化
皆於九二言之此所謂君德也德施普也以田字言
之天下文明以見字言之時舍也以在字言之君德
也以龍字言之

反復道也　重剛而不中

自上而下爲復自下而上爲反三之上下皆得純乾
故曰反復道也此解乾乾二字乾乾即重剛也論位
則重剛故危論德則反復合道故无咎四亦以進退
皆合乾道故得无咎三以自脩故曰反復四以自試
故曰進退

進无咎也　乾道乃革

彭城劉牧謂在淵爲藏非經意也龍之得水猶人之
得時也何謂藏乎初九之藏乃在地下非在淵也牧
殆爲小雅魚潛在淵所誤爾小象曰進无咎也明躍

而在淵爲進而及時也文言曰乾道乃革卦至四則
下革而爲上時至卯則寒革而爲暄皆進而得時者
也

文言元亨利貞

善也嘉也義也皆善之異名也在事之初爲善善之
衆盛爲嘉衆得其宜爲義義所成立爲事此一理而
四名也故分而爲四則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
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比而爲二則曰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混而爲一則曰
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義之和和
謂能順之也事之幹幹謂能立之也

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言惟君子然後能行此四德惟乾然後能有此四德
乾陽物也惟君子足以配之

龍德而隱章

惟其不易乎世是以遯世而无悶惟其不成乎名是
以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即上文兩无悶也憂則
違之即不易不成也此三節疊相推演成文論其大
意則一言以蔽之曰龍德而隱者也

龍德而正中章

二有龍德而得中位人君之象也以在下卦又非陽
位故不爲中位而爲中德文言兩稱君德明非君位

也此又稱龍德之中明非龍位之中也龍德者天之陽德乾六爻所同有也然而初潛而上亢三與四皆擇乎中庸者五雖中又以位言故六龍之德惟九二爲正中也此章專言聖人之中德庸言之信庸行之謹書之惟一也閑邪存其誠書之惟精也皆允執厥中之事也此所謂君德也此三句解見龍在田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謂澤及一世而不自以爲功蓋德大而人自化非化之也此兩句解利見大人上三句言脩己以敬下兩句言安人安百姓也上言正己下言物正也中庸所謂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天地之所以爲大者即此爻也

君子進德脩業章

進德脩業四字是九三一爻之主意也君子所以乾乾夕惕者凡爲此爾忠信者進德之基也可與共學矣脩辭立其誠者積學之方也脩辭所以察之立誠所以存之居業猶居貨也有貯積之意焉此進德脩業第一節也下學之事也知至猶得其門也可與適道矣故曰可與幾也此再言進德之事既以忠信爲基又當以知至爲燭也終者全盡之也宗廟之美百官之富爲我有矣故曰可與存義也此再言居業之事既以存察積之又當以不息成之也此進德脩業第二節也上達之事也以上兩節皆演說乾乾夕惕

若之意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此兩句方言厲无咎也九五在下卦之上九四在上卦之下故皆兼有上下之象中庸所謂尊德性道問學居上不驕爲下不倍即此爻也

君子欲及時章

欲及時三字專爲九四加之也三與四皆在上下之交不可以言正中之德然龍德无不中也故皆爲進脩之事三猶在下則自脩而已四已革而上故兼有自試之象焉進退上下不敢自必相時而動或躍在淵所謂自試也大抵上下之交皆危疑之地故三厲而四疑之中庸所謂本諸身證諸庶民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即此爻也

聖人作而萬物覩章

三與四同其危者也三在下故專言進脩四在上故言進脩之用二與五同其安者也二在下故專言中德五在上故言中德之用聖人作以解飛龍在天萬物覩以解利見大人此章上下文皆演說此一句聖人者先得我心之同然者也故爲同聲同氣之義聖人之於人亦類也故爲各從其類之義此皆爲聖作物覩言之中庸所謂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凡有血氣莫不尊親即此爻也

亢龍有悔章

天德者貴下喜中而忌上者也四在上卦而能居下五在上卦而得中位三在下卦之上猶有下義亦可以无咎也惟在上九一爻无中无下惟有上義而巳无中則无位无下則无民无輔此最天德之所忌也然而所忌之性無所凝滯窮則能變必无遂亢之理故爻辭不言凶咎止言有悔悔則能變也象與文言亦皆言時而不言德又曰窮之災也明出於天非人爲也蓋有龍德者必不至於上窮而不反故雖亢矣而猶稱龍焉以見時有亢而德无窮也

用九用六文言

乾坤文言於六爻皆有演說各成一章獨用九用六

不然者用九者乾之坤坤之文言即用九之文言也用六者坤之乾乾之文言即用六之文言也用九爲乾之坤見左氏春秋傳乾惟用九故可變爲坤使用七則終於乾矣坤惟用六故可變爲乾使用八則終於坤矣是故用九見羣龍之无首首者終窮之地忽焉俱化不見其終此用九之所以爲善變也用六利於永貞者久也言用六則能久以其善變也乾爲大坤爲小坤之終見乾而不見坤故曰以大終也乾主知故曰見言吉在見此理也坤主行故曰利言利在行此事也九六變七八不變者揲蓍之法遇純則變也

用九爻象文言

乾辭言用九者四其義皆難遽通連亢龍章讀之則義明矣知居終之有悔則知无首之當吉知盈之不可久則知首之不可爲知窮之足以致災則知不窮之足以致治知極爲天時之極則知變爲天則之變矣

見天則

則者長短廣狹輕重多寡之度也聖人明於天之道見其進退得喪存亡之度是以用九而不用七若用七而不變則昧於天則矣見天則即所謂見羣龍也見羣龍即所謂知進退也惟其見之知之是以能用

之也然則用六亦可稱地則乎曰六即九之所變亦天則也

首字

凡卦以初爻爲趾爲尾終爻爲首形至首而終也故易中首字皆訓爲終或以首爲先非經意也乾爲首者六陽之終也既未二卦之終皆爲濡首比之无首爲无所終用九之无首則以六龍盡變不見其終也天德不可爲首天德即九也九即龍德也謂之天謂之龍豈有終窮之理

時舍也

舍非用捨之捨捨之則爲潛龍矣舍者隨其所在而

居焉古語舍訓爲置苟置於此則舍於此故傳舍亦爲傳置乾之時舍井之時舍皆言時適在此非其常也隨之志舍下言志在下也姤之志不舍命言志不在命也四舍字皆去聲龍本行天之物不常在田出潛之初時寓於此故曰時舍與潛異者潛則入而不出舍則已出而未行時至九三乃可言行事也然龍德之動世道隨之其入也陽氣爲之潛藏其出也天下爲之文明方舍於田而其感靈氣機之所感動固已遠矣舜在佃漁天下之爲父子者定孔子爲匹夫亂臣賊子者懼龍德之動化其神若此故曰君德也

行事也

行事者云爲動作之總名也潛龍夜也見龍旦也飛龍日中也亢龍日昃也乾乾者終日之所從事也顏子之四勿是也或躍者試之於用以自驗也曾子之三省是也三言終日四言及時此二爻者經營乎晝夜之間者也

天下文明

凡明皆稱文蓋明則天地人物皆粲然而有文故火爲禮離爲文章

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爲治之道无他通其變而已下繫曰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

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其所取者正乾變爲坤坤變爲乾之義也文王作書以乾坤爲首而名之曰易其本旨正在於此或泥衣裳二字遂失其說不知讀其全文正乾元用九天下治也之䟽義也

乾元　乾始

物之所難者始而已物既始則必亨既亨則必利利之極必復於元貞者元之復也故四德總以一言曰乾元又曰乾始而四德在其中矣以八卦言之震其元也故爲出巽則既出而將相見也故爲齊離其亨也故爲相見坤則既相見而將利之也故爲役兊其利也故爲悅乾則既悅而將入於貞也故爲戰坎其貞也故爲勞艮自貞而將出爲元也故爲萬物之所終始合而言之曰太極而八卦備矣其乾元之謂乎

性情也

始而亨者乾之事業利而貞者乾之性情也性情指本體言之利者散而爲萬貞者合而爲一已散而復合已萬而復一言乾性純一其情不貳故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而其所謂虛一者未嘗動也

大哉乾乎至天下平也

此重演彖辭也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此演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

以釋元亨貞字明乾之性情如此也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時乘六龍以御天也此演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以釋亨字利字明乾之功用如此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此演雲行雨施品物流形首出庶物萬國咸寧以明聖人法天之元亨利貞者如此也此章移易本文故爲錯綜使人反復參玩以盡其意其讀易之法乎

龍德正中　剛健中正

稱中正者二事也二五爲中陰陽當位爲正稱正中者一事也猶言兊正秋坎正北方但取其正得中位非以當位言也凡卦有九五者皆稱中正以其備二

美也獨需彖及此巽九五稱正中者義在中而不在正也艮之六五以中正也五山姚小彭曰小象上下文叶韻當作正中

純粹精也

剛健中正以奇畫言也純粹精以六畫言也聖人以一奇立萬化之本其體剛健至專至一其用中正至當至平復以六畫備一奇之變自始至終无時而不剛健自進至退无往而不中正此所謂純粹精也

君子以成德爲行至其唯聖人乎

文言末章别出新意以暢卦爻之義讀易者所當詳玩也自乾元者始而亨至所利大矣哉一節係重釋元亨利貞皆不用上文四德之說自大哉乾乎至天下平也一節係重釋彖辭亦不用彖文本序此章自君子成德爲行至其唯聖人乎重釋爻辭亦與上文六爻問答不同據上文言乾之六爻皆是龍德但以時位爲别遇下而潛遇中而見遇交而乾乾遇革而自試遇尊位而飛遇極而亢皆不失爲龍德也此章則不然就人之德分出六等以初之潛爲未成德之人以二之見爲巳成德之人以三四之憂疑爲不得中行之人以五之飛爲大聖之人以上之亢爲大愚之人復以用九爲聖人末章特發此例以見爻義之无窮或以時言或以位言或以德言皆可通也此章

也所以繼六爻旁通之後也歟

學問居行

文言末章釋六爻皆微變前說前章言九二爲龍德之正中生而知之安而行之者也此章言九二之德始於學問成於居行學而知之利而行之者也及於成功一也故皆曰君德也學問猶屬於見聞居行則爲我有矣寛以居之德久而業大也仁以行之舉斯而加彼也此章大意謂見龍爲成德可見之行者以别於潛龍之未見未成也乾坤只以一畫成卦自第二爻便爲重習之象故乾二言學坤二言習此又先儒之所未察也

☷坤 坤下坤上

彖

易之元亨自奇而出其所利貞亦復於奇而已耦卦倚奇而立是以能元能亨故其所利貞卒歸於牝馬二字以明終始從奇也下文又以人事推之曰君子有攸往此一句總起下文也曰先迷後得主利言利在得主不利為主也曰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言當貞於陽方不當貞於陰方凡此皆見所利所貞止於從乾更无他道故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其義尊矣

牝馬之貞

牝取其順馬取其行順者坤之元行者坤之亨利者宜此而已貞者終此而已不能終此更无所利也柔順者多不能終惟牝馬為能終之四明樓尚書鑰為安世言北方畜馬蕃庶當游牝之時每一牡將十牝以出雖千百為羣各從其牡終不他合此所謂牝馬之貞也安世官越中時見歸明畜官言與此合蓋物之牝者皆能順陽而行求其從一而不變者莫牝馬若也故聖人取之以象坤焉

至哉坤元

孔子以文王泰伯為至德皆以其能順也乾以純陽為萬物之祖其大莫加焉而坤之六爻皆能隨其數而耦之乾之所至坤亦至焉此可謂孝子順孫矣可不謂至德乎

德合无疆　行地无疆　應地无疆

无疆天德也坤厚載物德合无疆言地之德合乎天之无疆也牝馬地類行地无疆言牝馬之德能行地之无疆也安貞之吉應地无疆言君子之德能應地之德合无疆也下而无疆皆指上一句言之上一句又指其所合者言之故曰无疆者天德也自至哉坤元至德合无疆言元字自含弘光大至行地无疆言亨字自柔順利貞至應地无疆言利貞字行地雖稱牝馬然止言其行尚屬亨字自此以下乃屬利貞爾

柔順利貞君子攸行

彖曰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此明卦辭君子有攸往以下皆是推行利牝馬之貞一句也言牝馬之德與地相類即其順行而不悖既足以承天德之无疆至其於柔順之中獨有利貞之美則又君子之所當行也自此以下皆言君子之事先則失牝馬之道故迷後則得牝馬之常故利此推明上文利字也西南得朋則從其類非從牡也故雖得而无終東北喪朋則牝馬之從牡者也故雖喪而有終終則安貞也有慶則吉也此推明上文貞字也既取

物象又言人事者卦辭自坤始用物象恐後人不明其義故以人事衍之以起六十四卦之例也

君子攸行

君子行此四德者指聖人言之也君子攸行指賢人言之也指聖人言之故下文曰故曰乾元亨利貞言配天也指賢人言之故下文所言有迷有利有得有喪有吉有凶皆擇善而固執者之事也終之曰應地无疆言配地也

東北喪朋乃終有慶

彖辭但言得喪二字孔子恐後學誤認其意將有以得爲吉以喪爲凶者故釋之曰東北喪朋乃終有慶所以發文王言外之意也地之交乎天臣之仕乎君婦之歸乎夫皆喪朋之慶也然則微夫子則彖不幾於誤人乎曰上文明言君子有攸往先唱則迷後主則利是則西南爲迷東北爲利自可類推矣但得孔子賛之則愈明爾

地勢坤

乾健也坤順也聖人於乾之大象既以健代乾反以三隅則可見地勢坤之爲地勢順矣凡大象主釋卦名之義故聖人於乾特著其例也乾之象爲天重乾是二天也世无二天之理故以天行象之天一日一周周而復始有如二天天而又天不見其息此乾之所以爲健也坤之象爲地重坤是二地也亦无二地之理故以地勢象之東南地下西北地高有如二地然以漸而高行者莫覺焉此坤之所以爲順也或以自高而下爲順非也重卦之法皆自下而上人道以下從上爲順易中言順皆自下而上如履霜冰至蓋言順也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順猶馴也謂馴習而增不能自覺也以卦象與卦義合而觀之則爲地勢自下而高以明積順之義无可疑矣君子法之亦爲積厚其德令可載物若自上而下則爲覆物非載物也

六爻總義

初六在下之下則爲履爲始六四在上之下則爲結爲閉六三在下之終爲有終爲臣道上六在上之終爲无陽爲道窮四爻之義皆明白易見獨中爻以在下者爲大爲光爲无不利以在上者爲善爲文爲美則不可不辨也大率陰以在下爲正陽以在上爲正故二五皆中而乾之天德獨以屬五坤之地道獨以屬二也下非陽之位故乾之九二爲在下而有陽德者上非陰之位故坤之六五爲在上而秉陰德者黃者地之色裳者下之服文者坤之象皆屬陰也

履霜堅冰陰始凝也

程子以此句堅冰二字爲衍文安世按魏書曹丕時

許芝奏云易傳曰初六履霜陰始凝也則是時猶未有此二字明後人妄加也郭京徐氏本亦皆无此二字

直方大

蒲陽鄭厚曰坤爻辭皆協霜字韻此當曰直方而已大字衍文不然則屬下句今按象辭曰直以方也又文言亦止釋直方二字則其說近是但謂大字作衍文者非大字自爲句與旣濟小字同易中大字與亨利貞同爲四德皆附於爻辭之下別自爲句也

六二大　六五元吉

大即元也諸卦元字皆訓爲大坤六二旣爲大六五又爲元何也大以用言元以德言六二爲卦之主以主地道之用故謂之大六五非卦主但言坤德之懿故謂之元元亨利貞四字與吉凶悔吝相對元字元對以本末爲分善之本爲元善之效爲吉凡言元吉者善之至也故六五文言曰美之至也明元在吉上者其義例如此惟乾之元兼大始善三義他卦元在亨上或爲大或爲始元在吉上則爲善而已

不習

姚小彭曰習重習也今從之夫二之所習謂習初也地類陰邪不可使盛若朋類相習積陰不已則賊亂之所由興也初六六二當重習之初故示訓尤急初六一陰方生聖人即慮其習曰積曰漸曰馴曰順皆深絶之六二二陰游至位當重習獨能不習故聖人喜之蓋初不正而二正初不中而二中每事相反而不相重是以知其不習也正則无私故直中則不偏故方捐私去偏與陽同德故大陰不能大大者陽也上六習陰至六故有无陽之疑六二不習一陰故不疑其所行坤之六爻五雖得中猶在可疑之地惟六二无可疑者故其道最爲明白自昔臣道之禍皆成於疑疑者生於暗方朋類重習之初不自知其至於疑也惟明者爲能早辯而不習故曰地道光也

六二之動

陰主静陽主動小象於六二之道以動稱之示不習陰之坤之所以爲天下之至順者以其順天而行也苟積陰自厚不從陽而行則天下之大逆也陰動而從陽臣動而從君小人動而從君子皆以動而成其順者故曰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

乾坤二五

乾以九五爲主爻坤以六二爲主爻蓋二卦之中惟此二爻旣中且正又五在天爻二在地爻正合乾坤之本位也乾主九五故於五言乾之大用而九二止言乾德之美坤主六二故於二言坤之大用而六五止言坤德之美六二之直即至柔而動剛也六二之

方即至靜而德方也其大即後得主而有常含萬物
而化光也其不習无不利即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
行也六二蓋全具坤德者孔子懼人不曉六二何由
兼有乾直故解之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言坤動也
剛所以能直也又懼人不曉六二何由无往不利故
又解之曰地道光也言地道主六二猶乾之九五言
乃位乎天德也六五不得其光明之大用而得其德
美之盛故曰文在中也又曰美在其中皆言體而不
及用也末句言發於事業方微及於用猶乾九二但
言龍德正中末句言德博而化方微及於用然終不
及九五六二爻辭之光大也六三在上下之間兼有

體用之微意上與五同功故含章可貞為有其文下
與二同體故或從王事為有其用文雖非在中而亦
足以發於事業故曰以時發也用雖非正位之光大
而亦能以其智為時用故曰智光大也

乾九三九四　坤六三六四

或者不定之辭乾九居四坤六居三皆陰陽相雜故
皆有或象乾九四方懼而畜乎人或躍而得乎淵陽
或居陰也坤六三可含章而貞守或從事而光大陰
或居陽也九三德位皆陽故但為乾乾更无退義六
四德位皆陰故但為括囊更无進理

六三

六三六五皆以陰居陽者也陰陽相雜為文故二爻
皆有文章之象而文言皆以美釋之猶乾九二以陽
居陰亦為文明之象也五得中位故為文在中三不
得位而在上下之交故靜則含之而可以守其貞於
下動或從王亦足以發其知於上也靜者六也動者
三也先含章而後從事故不為始而為終雖含章而
有發時故可貞而非必貞也可謂亦可如此非決辭
也故孔子贊之曰以時發也此以深辨可字之義言
可貞則貞可發則發恐人誤以可貞為當貞也爻辭
於可貞之下用或字接之便見以時發也之意含章
者秋冬之時也從王事者春夏之時也人但見陽居

大夏而成歲而不知為之藏蓄使有今日者皆地之
知也合之則為知發之則為光大

六四

四與二非純陰而二得中位故坤之大用四以純陰
居交際之地故為天地閉塞上下不通之象上下之
交皆絕上不近名下不近禍故有无咎无譽之象凡
在上下之交者多具二義故六三亦有含有發也乾
九三兼上位下位九四兼上下進退皆用此義三有
陰有陽故有發時四陰而又陰故為閉為括而已

其血玄黄

龍者陰似陽也戰者敵辭也野者廣大之地明坤之

極盛也其血玄黄說者曰陰陽俱傷也按文言稍未
離其類也故稱血焉則血獨言陰初不及陽也又爻
辭本惡陰道之盛故陳其禍敗以爲戒小象亦曰其
道窮也皆指陰而言无與陽事也其所以稱玄黄者
明其上下无別此所謂雜也曰疑于陽曰嫌于无陽
曰猶未離其類曰天地之雜皆言陰之似陽臣之似
君楚公子圍之美矣君哉也然終以野死則熾盛而
上僭者亦何利哉

蓋言順也

坤陰物也陰於類爲惡坤所以爲萬物母者獨以能
不自行順天而行也彖曰至哉坤元乃順承天文言

曰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蓋坤之至善惟在於順
然於初六一爻獨惡其順者以其非順乎陽乃自順
其陰也順而承陽則爲至德自順其陰則爲大逆此
易之所以貴於早辨也

敬義立而德不孤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此言直字訓正方字訓義也敬
以直內義以方外此言直方之所由致也敬則心无
私曲故直此六二之正也義則事无偏頗故方此六
二之中也敬義立而德不孤此以不孤解大字也陰
爲小陽爲大陰與陰相守則孤孤則小陰從陽則不
孤不孤則大六二爲地道之主內不私於其意外不

偏於其黨則可以順天而行與天作合而不孤矣婦
能如此則得乎夫臣能如此則得乎君皆陰德之不
孤者也

含之

陰雖有美含之絶句此解含章以從王事以者用也
用則不含矣然猶弗敢成也爲之傳續而已此解或
從王事无成也以含之連下文讀者非

代有終

代者繼也陽施盡則无繼矣陰受其荄實而胎養之
以待嗣歲之復生所以繼之使有終也亦猶人死則
氣絶以婦爲之傳嗣而後有終故成家者夫而傳代

者必資於婦成歲者天而傳種者必資於地故曰地
道无成而代有終也

草木蕃　賢人隱

草木且蕃況於人乎言盛者要其終也賢人隱則物
從之矣言衰者記其始也

黄中通理章

近四旁莫若中央四方之色各有所偏通於此者必
不通於彼居中央則无不通矣是故土王四季脾主
四支此蓋世之良能而五得之也黄中屬黄字通理
屬裳字正位屬黄字居體屬裳字美在其中屬黄字
四支事業屬裳字黄居中央故以象五裳下服之飾

於外者故以象六之在外卦者也外卦三六皆可得裳五獨稱之者美在黃不在裳也故曰文在中也是故有黃中之德則理可以旁通而无疑有正中之位則體可以安居而无愢有在中之美則暢之發之而四支事業无不美者中之所發其文固如此也美在其中此美屬黃字美之至也此美屬裳字以在外卦故極言發見之事坤爲臣道故五以外言不以事言坤六五之正位猶乾九二之正中皆言正得中位非當位也江東鄭夬謂坤六五之臣配乾九五之君非也六五雖言外事然猶以在身之文言之不言坤道之大用也必如六二之直方大而後可以言承天時行之事乎

乾坤變象

易以變易爲書用九用六以其能變也故爻辭多取變象爲言至本爻義重者則自從本爻不必盡然也或者專用變象則反爲執一非所謂易也然乾之二五與坤之二三皆明用變象今特發之使學者知卦變之說不可忽也乾二變離爲乾之同人故爲見龍爲文明爲利見皆離之象也田取德博施普之義即同人之同人于野也乾五亦變離爲乾之大有故爲飛爲利見亦離之象也聖人作而萬物覩即大有之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也坤二變陽爲乾在坤中有內直外方之象故孔子釋之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言不動則有方而无直也陽爲大故曰直方大陰得陽則不孤故曰德不孤陽爲光故曰地道光也坤三兼變常二象其曰含章可貞則指其不變之時言之曰或從王事无成則指其變時言之從王即從陽也六三變艮爲坤之謙其從王事即謙之勞也其有終即謙之有終也陽爲光爲大故曰知光大也此皆變象之明者故略舉之以例諸卦焉

周易玩辭卷第一

後學 成德 挍訂

周易玩辭卷第二

江陵項安世述

䷂屯 震下坎上

屯義

凡稱患難者皆事之至難者也故謂有喪者爲家難有兵者爲國難女生者爲産難屯者始難之卦也天地之始闢萬物之始生國家之始造皆至難之時故曰屯者物之始生也物之充牣事之繁劇亦人之所難處故又曰屯者盈也彖曰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此以二卦之體言始生之屯雷雨之動滿盈此以二卦之象言物盈之屯也始交謂一索而得震難生謂遇坎也按文雖具兩卦而意實指初爻凡彖必以上下卦與主爻合說以釋卦名卦辭他皆放此

元亨利貞

屯之四德不足於利故卦辭申之曰勿用有攸往利建侯言其利止於建侯以立國不利於冒險而輕進則其利爲有限矣彖不言利字止言大亨貞三德而別以宜建侯而不寧解利字亦此意也大亨者大而且亨也屯之才不足以盡元字故以大訓之或以大亨二字爲一意者非也除乾坤外諸卦有元亨利貞四德者例皆放此

勿用有攸往

彖不言利亦不言勿用有攸往者但以建侯爲宜則餘不當用從可知也彖有不見卦辭者皆以此爲例乾兌不言亨蒙大畜離萃渙不言利貞坤不言主利師不言丈人坎不言有孚困不言无咎姤不言女壯家人不言利女貞井不言无喪无得往來井井震不言喪匕鬯文雖不具而義在其中矣

草昧

草屬震言始創也昧屬坎言未明也草昧者棼棼泯泯之貌言天造之初如此此所謂屯也

經綸

凡大象例於彖外別立新義彖則專言世變之屯象則自言人道之常經者立其規模綸者糾合而成之亦有艱難之象焉綸字釋文作論論亦綸也又大象例兼兩卦之象經以象雷之震綸以象雲之合也他皆放此

初九

凡卦皆有主爻皆具本卦之德如乾九五具乾之德故爲天德之爻坤六二具坤之德故爲地道之爻屯自觀卦變以初九爲主故爻辭全類卦辭其曰盤桓利居貞則勿用有攸往也又曰利建侯无可疑矣他卦主爻放此主爻說具觀卦

居貞　行正

居貞者其事也行正者其志也初九以陽居陽故爲居貞動而求四則六四又正故爲行正昭德晁公武曰初九躁而往則難愈深陳勝吳廣是也息而止則難不息隗囂劉表是也故迹當盤桓志當行正建侯所以定民志也以貴下賤所以得民心也安世按陽貴陰賤以初求四即以貴下賤也蕭何勸高祖勿攻項羽就封蜀漢養其人民以收賢士正得此爻之義者歟

乘馬班如

凡卦爻稱馬者皆陰爻也三陰皆爲乘馬賁六四爲白馬晉下三爻爲錫馬明夷六二渙初六皆爲拯馬中孚四爲匹馬无非陰爻者惟大畜九三特舉乾之本象稱爲良馬可見他馬皆陰也易中陽爻皆稱車陰爻皆稱馬蓋馬本地類於辰爲午即坤初六之氣也對牛言之則馬屬乾就馬言之則除良老瘠駁之外皆不屬乾也屯六二用震馬四上皆用坎馬晉用坤馬賁明夷渙皆用坎馬諸卦各有馬象然皆於陰爻言之則義可知矣屯稱乘者卦中四陰爲乘也四馬之中獨六三居剛故无虞而徑進二四上居柔故皆班旋而不行當屯之時柔者皆不能行也班邅磐桓皆屯之象左氏傳有班馬之聲班亦旋也杜注以爲分者非

匪寇婚媾

六二柔順中正守常而不知變謂初九爲寇而不知其乃婚媾也厄數既終世難既平君臣位定天下爲漢四皓欲不從得乎故曰十年乃字女子許嫁而後字也然而方難之初近乘初九方與之震抗而不荅其事至難故於四陰之中獨有迍邅之象雖不得爲濟世之才亦可謂人所難能矣故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初九上歷純坤始得君位與二相應坤爲十故曰十年乃字反常也

女子貞

六二稱女子者見賢而不從世難而不救此女子之貞非丈夫之事此劉元德所以輕許汜而重陳登也觀此可見孔子大管仲之功男子以濟世爲貞不以小諒爲賢初九康屯之主而以寇亂視之此豈明識之士哉

即鹿　往吝

金華劉剛中曰鹿指上六鹿之性善求其類上者三之類也安世按此象爲通蓋上有必亡之勢則君子見幾而止矣六三猶以類而從之往值其窮與之偕亡亦可鄙也凡爻例上爲往下爲來六四下而從初亦謂之往者據我適人於文當言往不可言求而來也

九五

屯不以九五爲主者天地開闢始建侯以爲主五本在高位非建侯也初九動乎險中故爲濟屯之主天造草昧皆自下起物之始生陽氣在下五能主事則不屯矣故九五不當復有主義先儒以魯昭公之事爲說雖美然爻義自爲初九說戒凡立事皆當艱難惟膏澤一事不可艱難五以坎水在上當屯之時艱於施澤者也此有司之事非爲政之體也況濟屯乎故曰小貞吉大貞凶言小人小事守此則吉大人大事守此則凶也象曰施未光也其義甚明不必他說

上六

上六當屯之時居險之極位高而无民勢孤而无應陰柔難輔陽不之與泣血漣如无可延之策矣坎爲水故有泣血之象

六爻總義

初九之磐桓沛公在蜀漢三秦時也居貞者不取婦女貨財約法三章爲義帝發喪也建侯者立漢社稷也以貴下賤者輟洗吐哺以下賢也六二守貞不嫁四皓兩生也六三不見事幾妄就而取窮孔鮒之從陳涉范增之事項羽也六四明見事幾求而後往子房之迫而後言韓信之拜大將而後留也九五有權有勢而屯膏不下失士民之心非以貴下賤者項羽之爲天下宰而不與人功不與人利也上六无應无與泣血以待亡秦王子嬰之爻也

䷃ 蒙 坎下艮上

蒙亨

蒙亨者卦辭也以亨行者釋之也凡物皆以險而止以亨而行蒙本不亨其能亨者時也時險而止則智者亦蒙時亨而行則蒙者亦智天下无終險而不亨者屯在險中猶可以大亨而況於蒙乎屯者天地之蒙也故大而亨蒙者萬物之蒙也故各得其亨而已然則蒙當何時而亨乎曰二五以中相遇則其時也二以中通乎五則險變而爲順五以中通乎二則止變而爲巽順巽相通則可謂亨矣然而此非人力之所能爲也君臣相遇時焉而已故曰時中也此以二五相交釋蒙亨二字自此以下方言九二亨蒙之法

筮告

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言強而聒也人未必聽待其求而後教之則其心相應而不相違所以養其誠也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言雜施以瀆之則蒙不能應致一以導之則其受命也如響所以養其明也孔子之舉一隅是也教者之啓蒙如筮者之啓蓍一則其神也不一則其草也或以蒙爲筮以師爲告非也彖以瀆則不告爲瀆蒙矣又可改乎且於理甚明雖

无彖可也此以九二初筮六五之時釋匪我求童蒙以下五句也二坎體五互坤水土相雜則汩而成泥故有瀆蒙之象

蒙聖

洪範庶徵聖之反爲蒙然而蒙有作聖之功不可忽也二與五爲正應用童蒙之德以養其自然之正不作聰明惟正之順則聖人也蒙之利乃如此此以九二教成六五之時明卦辭利貞二字也坎心亨主思故有作聖之象自二至上爲頤故有養正之象

大象

果行象泉之出育德象山之深力行者似戇強不可回有進而无退養德者似愚深觀默養闇然而內充皆有蒙之象焉彖言治人之蒙此言君子以蒙自治也

利用刑人用說桎梏

刑之於小所以脫之於大此聖人用刑之本心也所以正法非所以致刑也至其極也用師擊之猶爲禦而不爲寇蓋聖人之於蒙哀矜之意常多此九二之包蒙所以爲一卦之主也歟

以往吝

發蒙者利於初過此以往其習已深雖欲止之亦吝而難脫其勢必至於桎梏也故刑之於初者正法以示之而有餘止之於後者干戈以禦之而不足坎爲法律在卦之始艮爲守禦在卦之終象之示人可謂明矣以爻象推之往則入於坎中故爲吝說則坎變爲兌是因險而得說也此爻在孔子爲赦失之赦辭備悲哂仲由之類是也

九二

稱蒙者未能受道稱婦者能受道者也蒙則包之容衆而矜不能也初三四是也婦則納之於吾言無所不悅也六五是也蒙者物之穉也凡物穉則柔長則剛諸爻皆穉而二獨長故爲克家之子謂長子也凡師稱長孔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是也二在內爲長子則上在外其嚴君歟此爻在孔子爲長善之教包蒙則進互鄉納婦則與曾點也

子克家

子穉則爲蒙長則能有家矣謂其可婚也爻辭曰納婦吉象辭曰剛柔接也其義甚明而學者皆以克家爲能幹家事既非蒙義又豈所謂剛柔接乎既堪受室則能爲兄而養蒙能爲夫而接婦而幹家之略在其中矣但不當以幹家解師長之道使失卦義也

六三

六三與上九正應見九二之盛而失其身違婦道矣金以利言明非義合此豈九二之所當納哉故爻言

勿取象言不順必如六五之順而後可娶也何以知三之從二五之不從上也曰婦以從夫為順茍非其夫皆謂之不順三稱不順則從二明矣五稱順則不從上明矣蓋三陷於不中非能有其身者五止於中必无背二之理也上為三夫不當稱金又遠於三不當稱見曰見金夫明為近利而夫之也上艮為躬曰不有躬明棄上也此為學者非蒙非婦以利而來者聖賢之所不荅也

六四

初六六三皆近九二六五亦近上九又三五兩爻皆與陽應初三五皆居陽位惟六四一爻所比所應所居无非陰者在六爻之中獨為无陽之人故曰獨遠實也凡爻陰為虛陽為實此為處蒙而无師傅者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故為困為吝

六五

童蒙言心猶童子他無所之專心向二既順且巽所以於羣蒙之中為獨吉也順而不巽則從而不改悅而不繹雖事明師亦无可成之理五本互坤為順動而交二則成巽又二在下入之象故曰順以巽也凡自下而上為順自上而下為巽故臣子弟言順帝位言巽所以別上下也湯學於伊尹故不勞而王威公學於管仲故不勞而霸用此爻也吉孰大焉

不利為寇

為寇謂徒人也凡兵入他境者皆謂之寇禦寇者則止於吾境而已聖人恐人以擊蒙為往而擊之故立此以示訓此爻在教者言之則孔子之不攻陽虎而攻冉求孟子之不罪臧倉而罪樂正子皆禦寇而不為寇者吾徒畔道毫髮不容乃所以為師友之愛莊周之徒遂欲以是而施於盜跖非大妄乎

上下順也

上九所擊之蒙莫近於五四然皆他人之應非我之所當治若擊之是為寇也於理不順獨六三在下與上正應乃見金而背上恃險而為盜若擊之是禦寇也於理為順故曰上下順也以明上之應在下則其敵亦當在下不當近取上體之五四也在六三為行不順在上為上下順兩順字正相應

六爻

六爻之義初常對上二常對五三常對四觀之則其義易明初用刑以發之上必至於用兵以擊之二為包而接五則五為童而巽二三為見二而失身則四為遠二而失實大約諸卦多然終始見於初上而曲折備於中爻也

䷄需 乾下坎上

彖

需非終不進也抱實而遇險有待而後進也凡待者皆以其中有可待之實也我實有之但能少待必有光亨之理所以使之待若其无之何待之有故曰需有孚光亨光亨者不可以盈必敬慎以終之故曰貞吉信能行此則其待不虛其進不溺故曰利涉大川有孚光亨者需之理也貞吉者需之道也利涉大川者需之效也故以功言之

需須也

頷毛爲須以待年也賤妾爲須以待命也貴歸妹之須義與需通

剛健而不陷

剛健則能有所爲不陷則能有所不爲是有孚與貞也秉德如此必无困窮之理是光亨與吉也管仲霸心發於束縛之時可謂剛健矣得志之後反坫塞門未可謂不陷也此以二義解卦辭也

位乎天位以正中也

言以中正之德而位乎天位也正中以明有孚與貞天位以明光亨與吉上五兩爻屬天而五得位故曰天位以形容光亨與吉之盛非以君爻取義也此彖之法先用二卦明卦辭之義則以下卦當有孚與貞復用主爻明義則又以上卦九五一爻當之此則彖之別例分卦與爻對明卦義者也他卦放此

雲上於天

雲氣升於九天之上而後雨可需也若本无雲何需之有此所以貴於有孚然而太過則亦能以墊溺故又貴於貞

飲食宴樂

飲食以養陰象坎宴樂以養陽象乾飲食宴樂需客之具也古語燕客爲需今人謂之待客亦此意也飲食宴樂皆有陷溺之禍惟自強者能以剛制之故需以乾坎成象兼取其剛健而不陷也

初九　九二

初九最遠於險而曰利用恒无咎九二稍近於險巳

小有言矣而曰以吉終者蓋初九以剛居剛恐其躁急故雖遠而猶戒九二以剛居柔性寬衍而居得中故雖見侵毁猶不害爲終吉也需之貴於待也如此初九在乾爲勿用故戒以用常用乾之故常也九二在乾爲寬以居之故爲衍在中也需之用恒訟之食舊皆所以發乾坤變卦之例也在需則本卦未變故稱曰恒訟則本卦已變二巳新而三尚舊故稱曰舊明有新也

六三

三與險切近未必皆三之罪亦有居勢適然者其要在熟玩致字而巳寇雖在外然亦不自至我有以致

之則至我敬慎而无失則雖與之逼亦无敗理蔡與宗與小人同朝而自免於辱祖逖與石勒爲鄰而自不可犯乾之君子隨其所遇皆當有以待之此其所以剛健而不陷也此爻在乾爲夕惕无咎故以敬慎戒之

六四

坎爲血爲穴血者坎之初事之淺者也穴者坎之終事之深者也故四爲血上爲穴卦體本以乾需坎坎非需乾者也四亦稱需者能順而聽是亦需也三陽上進而六四居淺以俟之故曰需于血不入于深故曰出自穴諸儒不考象辭而惑於血字皆謂四爲陽所傷而出殊不思傷則必當相拒非順以聽也以六居四豈有拒乾之理旣謂之需則不拒可知雖坤文言亦但以血爲陰類不訓爲傷也

九五

六四以順聽稱需九五至剛亦稱需者一卦之主也三陽恃其有孚是以堅忍以需之若上无九五則賢者絶望久矣又何需焉需者飲食之會也在禮速客之辭曰主人須矣三陽方來爲客五爲主人具酒食以需之故曰需于酒食明其爲主也需之六爻獨上九不稱需者陰已終也

以中正也

需已至五猶曰貞吉者當需之時所恃者九五耳可不貞乎五坎體也使其在正位而不中則必與二陰比爲險不容三陽之來使其雖中而不得正位則亦不能主持三陽而使之進也惟九五旣中且正有德有權雖在險中不可沈溺所以能爲主人以速嘉賓以保君子之貞而成天下之吉故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上六　六四

上六入於穴反六四之出也不速客反六四之需也兩爻皆以柔居柔而相反如此者上陰已終无所用出乾陽已至无所用需故入穴者非上六也不速之客也不速者非主人也客自來也六四之象曰順以聽言陰能順陽則陰猶爲主也上六曰不當位言陽已居陰則陽自爲主矣其曰敬之終吉爲需道已成以戒陽也三將入險險猶在外則戒以敬愼恐其敗事也上已入險處乎險中則戒以敬之願其終吉也聖人之爲陽謀其備如此夫陽來居上而行事要爲不當其位然而不當之失小不敬之禍大王允之誅董卓五王之誅二張皆已勝而忽不思所以終之也幾年需之一日敗之可不惜哉善需者勿以小失爲嫌而以大禍爲憂險雖已濟猶不敢忽必入其穴終其事而後已則可謂能敬也已矣

訟 坎下乾上

彖

需以有實故需訟以有實故訟无實而需時至何用无實而訟情得必窮故二卦皆以有孚爲主需主九五訟主九二二爻皆在坎中二卦之有孚即坎之有孚也曲直未明故窒勝負未分故惕中止則吉終成則凶訟之情狀於是曲盡矣利見大人或不與之校如直不疑或爲之和解如卓茂或使其心化如王烈或爲之辨明如仲由皆訟者之利也不利涉大川涉險之道利在同心雖胡越之人猶當如左右手此豈相爭之時哉熙寧相攻表禍愈亟平勃交驩漢難遂濟此不利涉大川之明驗也

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

晁公武氏曰上以剛陵下下不險則未必訟下以險陷上上不剛則未必訟故曰上剛下險此訟之事也外健而內不險未必生訟內險而外不健未必能訟故曰險而健此訟之人也

大象

乾陽生於坎子坎水生於天一乾坎本同氣而生者也一動之後相背而行遂有天淵之隔由是觀之天下之事不可以細微而不謹也不可以親暱而不敬也禍難之端夫豈在大曹劉共飯地分於匕箸之閒

蘇史滅宗忿起於笑談之頃謀始之誨豈不深切著明乎作又屬乾謀又屬坎

初六終吉

終吉之終非終凶之終也終凶者事之終以終而致凶也終吉者時之終初不撓終无他也終吉者在訟爲不終在人爲有終也

九二歸逋　邑戶无眚

逋與渝皆指變象言之遯之九三來居二而成訟二復歸遯則訟息矣故不謂之渝而謂之逋逋即遯也三百戶指下三爻也震九四在坎中亦稱百里二遯則下三爻皆不成坎一家好訟則百家受害言三百戶无眚見安者之衆也此即卦辭所謂有孚窒惕中吉也有孚是以訟窒是以不克惕是以歸逋竄中吉是以能保其邑戶而无眚此爻以逋明遯所以發凡起例使人知六十四卦皆復始十二卦之所變也

不克訟歸逋竄也

不克訟歸逋竄也兩句皆是爻辭自下訟上患至掇也兩句方是象辭如需上六不速之客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句法亦然

初六　六三

初與三皆有正應在訟之時相應乃相訟也初六爲四所訟始以居剛雖與之辯終以性柔不敢力爭故

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四互離也自見其非而不克訟故其辯明六三爲上所訟上終訟之人也不可與辯三貞守舊德而不敢動猶懼其見危也或不幸而與爭王事則明其事理而讓其成功以存從上之禮庶乎其可吉也曰食舊德從上吉也此從字與從王事不同此謂從上六也二以五爲上三以上爲上各指所應言之初以訟爲所事則三之王事亦爭辯之事爾

或從　或錫

三與上爻辭皆有或字三之或從即與上從事也上之或錫即三錫之也三本坤之六三因二變而成訟

三守舊德含章不變自无訟理或因王事不得已而有爭則亦務存謙順不敢以成自居也上本乾之亢龍以剛終訟於法當凶自无勝理以三從之故有或來之錫或者言出於望外三理勝而上受服也鞶帶者柔服之象帶柔而在身之中猶六三以柔在卦之中也合二爻而觀之則或字之義明矣

舊德

六三之舊德坤也坤之中爻動而成坎初六六三皆舊爻也曰貞曰或從王事无成皆六三之舊辭故聖人引之以實其義所以發凡起例使人知三百八十四爻皆乾坤之舊也

三褫

自三至上所歷三爻故爲三褫褫字鄭康成本作拕言三加之也因象言不足敬故人皆以拕爲褫今按不足敬者謂其受服爲可鄙非見其褫服而後慢之也

九四

訟爻皆以祿位爲象二有邑戶三有食有王事上有錫帶則四之命亦爵命也九德爲剛其命數居四爲柔雖爲居所移而不克訟然不正之人懼其不能以長守也若能自復於正就其所得之命變爲六四則以柔居柔既安且正長无好訟之失矣故曰復即命渝安貞不失也九四變則爲巽巽主命故爲即命此

亦以渝字發遂爻自變爲四千九十六卦之例也

九五

人謂九五爲聽訟之君非也爻與象皆稱訟何謂聽訟但訟卦五爻皆不正惟九五一爻既中且正爲可尚爾中則我不終訟正則人不克訟相訟者或即中而求正好訟者或見正而中止此訟中之最善者故曰訟元吉以中正也何與聽訟之事哉五或爲德之尊或爲位之尊不必專指人君也諸家爲君位所惑故謂君无訟理遂以聽訟解之殊不思君豈聽訟者哉

六爻

凡訟皆起於剛而止於柔九二九四皆剛者也是以起訟終以居柔而不克訟故一逋一渝皆變而止初六六三雖居剛位不免於應而其德皆柔故能終吉一爲不永所事一爲從事无成獨九五一爻有全剛之資有尊大之勢可以訟矣而居中履正非好訟者也故爲元吉上九以剛居柔可以不克訟矣而在訟之終居高而用剛不勝不已此終訟之凶人也亦不足敬

无成

坤之六三雖无成而有終但不敢爲唱而已訟之六三止云无成則終始皆无矣進不敢居其前退不敢從其後此其所以爲貞厲也歟

䷆ 師 坎下坤上

師貞

師貞言師出於正也九二无正之象故彖以剛中而應行險而順釋之夫用剛而不過於中專制於下而君應之置之死地而人以爲順斯師也其不謂之正大之師乎此湯武所以爲王者之師伊尹太公所以爲王者之佐也故曰可以王矣用師者多出於霸術故以可以王者爲正

丈人吉无咎

行正道用正人乃天下之善兵也丈人者尊嚴正大之人若伊尹太公諸葛孔明之類是也霸者之兵專行詭道用狙詐之人故多勝者多禍未有吉而无咎者也易之言兵必正必丈人必出於王道然後獲吉而无後憂方是時未見秦漢以下之禍也而文王周公孔子固已言之茲其所以爲文王周公孔子歟孟子曰征之爲言正也各欲正己也出師如此可謂得師貞之義矣詩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用將如此可謂得丈人之義矣

彖辭

九二象辭蓋與彖辭互相發明彖之剛中而應即爻之在師中吉承天寵也彖之行險而順毒天下而民從之即象之懷萬邦也九二爲將上得君心下得民心如此古之人惟伊呂足以當之湯必求元聖武王必得仁人知此義也

大象

容民畜衆或以爲寓兵於民非也大象皆别以物象立義无重用彖義者豈於師衆必重述兵法乎以物類推之地之所以能固者以其中有水也千仞之山水竭則崩六尺之軀氣竭則死水所以畜地氣所以畜形君子之於民也浸潤之道深入乎其中所以能涵畜萬衆而不分也容畜屬坎民衆屬坤

初六　初四

坎爲律初爲出師之始故曰師出以律四脫於險而在順地故曰左次初能不用律而臧反戒之者以柔處剛其德不常雖能大勝亦能大敗也四能不戰而免於咎者以柔處柔其德有常雖不勝亦不敗也與其剛而偶勝不若柔而不敗故曰暴虎馮河死而无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

九二

在師中者明其爲將也吉者戰勝也无咎者民從之而无怨也王三錫命君寵之也爻辭本是三事小象特交錯其文使互相解釋以暢未盡之意言在師中

吉以其承天之寵是以錫命解在師之吉也言王三錫命以其能懷萬邦是以无咎解錫命之蕃也蓋明二所以勝非己之功以與五相應得君寵也五之錫二非喜其能勝以二用中德衆陰從之賞其能懷吾民也將而知此則无恃功之心君而知此則不賞殘民之將聖人著此以爲後世君臣之法此所以有功於賛易也師自五至二歷三爻故爲三錫猶比自二至五爲三驅也二卦反對故各於主爻言之

懷萬邦也

古之言兵者皆言懷而不言威不獨此卦然也禹之征苗曰威曰格湯之伐夏曰室家相慶曰民大悅文王之遏徂旅曰以篤周祜以對天下武王之伐商曰萬姓悅服曰綏萬邦成王之四征不庭曰撫萬邦曰綏厥兆民方是時未有明日復師之諸侯畏之之謀也未有威震海内名聞諸侯之說也

六五

六五柔順居中得出師之道矣未得將將之方也柔者无妄舉之事用於田獵則可以有獲用於師旅則利在執言有言可執而後伐之故於出師之道爲貞爲无咎柔者无果斷之明爲將者當用九二帥師之才若用六三輿尸之人則師出雖正其行亦凶故於將將之道爲不能用丈人爲凶此所以有卦辭之无

咎而无其吉也長子謂有丈人之德弟子謂非丈人也帥師謂能勝其任故曰以中行也輿尸謂不勝其任故曰使不當也

六三　上六

初與四對初戰四不戰也二與五對二將也五君也三與上對三敗事上成事也師之命在將民所載也乃使妄人爲之猶載尸以行言必敗死故曰大无功也三以坎車載坤尸故曰輿尸三在險之極上在順之極成敗之所以異也

小人勿用

師之上六小人勿用與既濟九三小人勿用同皆言

小人得此爻不可用也鄭夬曰上六師之極也師不可極大君有天命可以開國承家以正而成功也小人无天命則亂邦而已安世按易中言小人弗克小人否皆言君子可用小人不可用也君子吝大人否亨皆言小人可用君子不可用當從鄭說

師三爻凶

師衆以順爲武故三爻居剛者皆凶初六六三六五是也九二以剛居柔是以吉而无咎行險之責於以順也如此

䷇ 比 坤下坎上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

人道之相親比以求吉也苟无始終則反成怨咎何所得吉哉故必原之以推其始筮之以占其終元者其始善也永貞者其終善也終始皆善不變不回則比道得而怨咎忘矣是道也惟九五能之剛實在中堅固不變所居又正何慮其不元永貞乎故曰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

不寧方來

凡卦自上而下爲來比之成卦本以坤在下爲下順而從上又四陰在下皆順而從五已得比輔之義矣而五猶以位在坎中憂畏不寧方且來比於下上下之心相求如此此比之所以成也當比之時上下相求五居尊位猶汲汲如此而上六獨安安而居徐徐而來守窮陰之位違人道之吉欲不凶得乎方來二字與朱紱方來之文同

不寧

屯之初九動乎坎中故爲宜建侯而不寧比之九五居坎而下比故爲不寧方來皆以坎爲不寧也坎險而多憂故爲不寧之象

比吉

王昭素云多此也字

地上有水

水之附於地上天下之至親而不可解者也天與水

同起於北方而其行相違而不相親水與土同生於申而衰旺死生无不同之是故先王象之以立封建之法亦所以同其盛衰而爲至親不可解之策也是故古者内自中國外及四夷尺地一民皆分以與人使世守之王者以是世與其侯相親諸侯以是世與其王相親鄰國以是世爲鄰國臣民以是世爲臣民是以深交固結而不可犯也秦始皇畏其然也故盡刻之而不思陳吴劉項之不畏已也豈不悖哉萬國象地諸侯布其上象水

六爻

比之六爻皆以從五爲吉以其元永貞也二與五爲

正應皆不待求而自比故六二自内而无假於外九五用中而不誠於内皆言其易也餘爻皆須宛轉相因初六因四而從五故爲有他六四捨初而從五故爲外比曰他曰外皆言非正應也上六後夫違衆亢然自絶於五獨爲窮人而六三因之則无得五之理矣故爲比之匪人如衛人之女失身於蚩氓窮人之可傷者也故曰不亦傷乎此比之所以貴於原筮而原筮之所以貴於元永貞也

初六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此言初當比四也以陰比陰雖若有咎然四則有孚於五者也上後於五故六三比

之爲匪人四孚於五故初六比之爲无咎然不獨无咎而已九五之孚既盈於六四之缶必且自四而來及初矣初與五本非正應而得其吉故曰有他吉坎卦五爲有孚四爲用缶坎水盈則下流故初六取以爲象

比之自内

六二之正其所自有以六居二正位也以二比五正應也但能固守其所自有則足以吉矣故爻曰自内貞吉象曰不自失也皆无所假於外也

六二貞吉　六四貞吉

六二自内不求於外戒之曰貞吉六四捨内比外亦曰貞吉者兩爻以柔居柔懼其不能固也正己而不求於人與割所愛而從賢斯二者非有貞固之德皆不足以守之

失前禽　邑人　三驅　使中

古者田獵之法逆己而來者舍之故无面傷者順己而去者射之故自膘達肩爲上失前禽即舍逆也春秋傳服則舍之舍置也不必用上聲讀前禽之不射與邑人之不誠同意禽既來則不必取人既親則不必誡矣以田獵言之初六在下爲左六四在上爲右五自後驅之是爲三驅六二正中向五而來是爲前禽而中相比相和親是爲邑人以中使中不謀自合

故爲不誡使字與師卦六五使字同師五使三不當故凶比五使二得中故吉使民之道有二出而爲師則使之於戰陳入而爲比則使之於田獵使之以中則民順之不中則民違之故師之二亦以中爲吉

六四　上六

四與上皆正而吉凶異者四在五内故能比五上在五外不能比五也初與三皆不正而吉凶異者初比於四四與五孚可因以從五三比於上上與五背不可因以從五也比之諸爻但以所比爲吉凶不於本爻取義故爻辭皆曰比之蓋指所比之人也

比之无首

上六所謂比之者指九五也上與五同體五中且正不能求比乃反外而後之三不正之人也乃以敵應同德而比之比中與正乃可永貞比於不正安得有終故曰後夫凶其道窮也言其當比而不比也又曰比之无首言其不當比而比之也首字訓終義見乾卦上以終言之故以比三爲无所終三自本爻言之故以比上爲匪人蓋所比在彼所喪在己也

後夫　比賢　從上

曰夫曰賢曰上皆指五也以陽言之爲夫以德言之爲賢以位言之爲上比之四有應在下故謂五爲上以別下也訟之三其應在上若就五則反下故象以從上别五義各有當也

☰☴小畜 乾下巽上

彖

陰陽之理畜極則亨畜之小者雖未遽亨及其成也終有亨理以六爻言之一柔得位五陽應之能係其情未能全制之也故爲小畜以二卦言之健而能巽不激不亢其勢必通二五皆剛中同心同德其志必行故有亨理凡陰閉之極則陽氣蒸而成雨密雲不雨者陰方上往未至於極也自我西郊者方起於此未至於彼也此皆言所畜之小然謂之尚往則非不往謂之未行則非不行亨固在其中矣此於人事爲以臣畜君終當感悟之象

風雨雲月

四本象風以其至兌而在天上故謂之雲兌正西故爲西郊至四而還巽風故爲不雨主四言之故爲我四升至上風復爲澤故爲既雨自巽至兌自東南至正西故又爲月幾望之象

大象

以山畜天則日月星辰風雲雨露升降於一山之中其所畜積大矣以風畜天則其力之所至止於盪摩披拂是以謂之小懿者小德之名若元凱之恭懿文王之懿恭是已君子以小懿而文大德雖不若前言往行啓發培灌之多然而和氣令辭婉容愉色聖賢所以輔成其德者不可廢也

輻字

小畜九三輿說輻陸氏釋文云本亦作輹子夏虞翻傳皆作輹安世按輻无說理必輪破轂裂而後脫也輿下之輹乃有脫時車不行則脫之今畜道止於不行非有破裂之象恐與大壯大畜同作輹字爲長

妻字

九三反目則稱妻言相敵也上九既雨則稱婦言相順也

載字

易中載字皆訓爲積重坤之象爲厚德載物象其積也小畜之尚德載象以德積載釋之大畜之大車以載象以積中不敗釋之則載之爲積明矣今俗開舟車之積亦謂之載而音曰在

下三爻

下卦三陽皆爲巽所畜者也初九正之於初不施畜止而自復於道无過可補此畜之最美者也九二不正之念巳動於中而後牽之牽而後復畜而後止巳用力矣以其在中而未遠故亦不至於失道亦之爲言猶可之辭也九三剛巳過中而後畜之四當其上親與之角其勢必至於相拂如人巳升輿輹說係而止

之夫不行正妻反目而爭之此留拳之兵諫先軫之不顧畜道之至不美者也象恐人以反目爲妻之悍故曰不能正室也明不正在夫不在妻也以魏鄭公之事觀之則初九者太宗導人諫之時也九二者悅而從諫之時也九三者勉強從諫欲殺田舍翁之時也

上三爻

上卦三爻皆畜乾者也六四爲主當畜之初以陰畜陽以小畜大能无憂乎六四互體爲離下有伏坎爲血爲惕獨恃與五有孚故能離其血惕去而出之變爲乾之九四以免於咎也臣之畜君必信而後濟此與上合志不可爲也九五六四以正相孚攣結而不可解天祿之富與四共之而不能自居此所謂合志也上九居畜之極畜道巳成昔之不雨者今旣雨矣昔之尚往者今旣處矣昔之脫輹者今爲載矣昔之反目者今爲婦矣彖之所謂亨於是見之尚者上也載者積也畜至於上其德積而成載則所畜大矣然以小畜大非可常之事也婦道貞此而不變則爲危君子過此而復行則爲凶蓋月望則晏陰極則消自然之理也臣之畜君固出於正然進而不止則君有所疑能无凶乎旣亨之後又以戒之者蓋六四至上則爲夬將有見決之凶不可不戒也

上九象辭

旣雨旣處尚德載此二句言畜道之成故曰德積載也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此三句戒畜道之過故曰有所疑也象於首尾各取一句包之如泰之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凡五句而象辭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亦取首尾二句凡象之例多類此

䷉ 履 兌下乾上

字義

履不處也履只訓行畜止而履行二卦正相反對也人之所行未有能外於禮者故序卦謂履爲有禮非

以禮訓履也觀曲禮少儀鄉黨可見古人一舉手動足无非禮者故大壯曰非禮勿履亦以履爲行而已

履虎尾

陰本靜而不行履以一陰在内而行衆剛之事故謂之履履之本義如此而成卦之後却有二義自下卦言之六三以兌之說與乾相應下說上和故能以柔行剛而无見咥之凶自上卦言之九五以中正臨下雖剛而和故能履帝位以聽乎三而无相疑之疾亦履虎尾而不咥者也兌與乾皆有虎象禹以臨民爲朽馭湯以得位爲深淵穆王以宅丕后爲虎尾則爲卦主與居帝位安得不皆謂之履虎尾乎三自下通

上故謂之亨五自上通下故謂之光明如武王之光于四海无所不通是亦亨也不疚以訓不咥光明以訓亨字

上天下澤

天上地下者其分自絕不必辨也天上水下者其志自乖不必定也惟上天下澤則澤之氣常行於天而天之分自嚴於上故爲行而不處之象又爲辨而能定之象此其所以合於禮也禮爲人之交通而設然禮行而分愈明是以君子履之辨上下屬乾之斷定民志屬兌之說

初九 九二

素履者疑若安於平素而反謂之往謂之行顧坦坦者疑若平行无礙而反謂幽人之貞蓋以爻位之剛柔言之也初九重剛其志在行不能使之不往但能不失其初心之素則无咎矣學者初心皆在於行志非必皆逐祿也及其既仕始失之耳九二履柔行中无所歆羡坦坦者寬閑之貌故爲幽人之貞其心坦蕩不可亂

六三

眇者跛者象六之柔也能視能履象三之剛也柔而履剛本无可行之理故曰不足以有行也履虎尾者行危道也喻六居三所履不正也本不足行又行危

道安得不傷故曰咥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粗暴之人也不足行而行不可履而履皆粗暴之象大君者一卦之主也六三質雖甚柔而所履者剛又當不處之時而得爲一卦之主是以粗暴如此故曰武人爲于大君志剛也言本剛才而有剛志故其象如此

眇跛

六三當履之時而在下體謂之跛可也又有視象者六三互體爲離離目不正故謂之眇亦以見人之妄行者皆由於不明也

六三 九四

三五履剛故爲虎尾以象其危四履柔亦爲虎尾者

凡卦之下爻爲尾乾爲虎四在其尾也彼以義言之此以象言之也三剛而尚武與五爭爲主故凶四柔而愬愬上畏乎五故終吉三言志剛可見四之志柔四言志行可見三之志不足行皆互文也諸爻皆以位爲志初爲行願二爲中不自亂三爲志剛四爲志行皆主位言之蓋其所自處如此則其志可知矣

六三　九五

六三於彖辭爲亨者以下卦言之有和說之德也於本爻爲凶者資本陰柔履位不正宜其凶也九五於彖辭爲不疚者以上卦言之有剛健中正之德也於本爻爲厲者以剛行剛志在夬決所決惟三而三當

權用事方爲一卦之主其理雖正其事則危也故小象獨以位之正當爲言其義明矣凡彖多言卦德凡爻多論爻位

其旋元吉

上九與六三爲應以六三所視所履考其禍福之祥則六三雖凶而上九反吉旋反也上九居亢龍之位又與三相應疑於不吉然六三履剛而上九履柔六三應剛而上九應柔故彼之凶反足以爲我之吉履柔爲善應柔爲吉故曰元吉陰陽相得爲慶三爲一卦之主說而應乎我故爲大有慶也

六爻

履之六爻皆以履柔爲吉故九二爲坦坦九四爲愬愬終吉上九爲其旋元吉皆履柔也柔則不敢肆行所以其行常吉六三卦辭本善終以履剛爲凶初九九五所履皆正然初僅能无咎五不免於厲皆履剛也是故初則懼其失初心之正而教之以保其素五則懼其恃勢位之正而教之以謹其決蓋剛者喜動而好決任剛而行者後多可悔之事也

一陰一陽卦義

一陰一陽之卦在下者爲復姤在上者爲夬剝其義主於消長也在二五者陽在二爲師之將在五爲比之王陰在二爲同人之君子在五爲大有之君子其

義主於得位也在三四者陽在三則以剛行柔爲勞謙在四則以剛制柔爲由豫陰在三則以柔行剛爲履在四則以柔制剛爲小畜其義主於用事也大抵用事之爻在下者爲行己之事在上者爲制人之事行己以剛爲貴故行剛者曰謙制人者柔易悅而剛難制故制柔者曰豫制剛者曰畜

周易玩辭卷第二

後學　成德　校訂

欽定四庫全書

○周易玩辭卷六

宋○項安世○撰○○

兩江總督採進書籍

周易玩辭卷第三

江陵　項安世　述

䷊泰 乾下坤上

䷋否 坤下乾上

泰否二彖

以天道言之內陰外陽則死內陽外陰則生以人道言之內柔外剛則為小人內健外順則為君子以世道言之內小人外君子則為亂世內君子外小人則為治世合而言之消長二字而已否則凡屬君子之道者皆消凡屬小人之道者皆長泰則反是故二彖皆以消長終之否之匪人言否塞不通无復人理也

不利君子貞言欲以君子之道正之使通當否之時非有大人之道能入否以致亨則當循君子之義儉德以退避若欲正之使變塞為通必无可免之理孔子論蘧伯玉史魚其意可見矣否則有所不利泰則物无不通君子小人皆得其亨故不分利不利歷觀史傳凡小人得志必害君子君子得志未嘗使小人失所故泰於吉之下又加一亨字明泰之福所及者公物无不遂也若但言小往大來吉則疑於大者獨吉而福不及小人矣

上下交而其志同也

分不可交其交者志而已

否之匪人　天下无邦
以一身言之則爲匪人以天下言之則爲无邦上下不交陰陽斷絶其惡如此

健順剛柔

否言内柔外剛據其物言之也在泰則成德矣故曰内健外順以德言也匪人无德故不言德

彖具三義

泰否之彖皆具三義第一段曰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此以重卦上下爲義於陰陽二氣无所抑揚但貴其交而已第二段曰内陽而外陰内健而外順内君子而外小人此以卦體内外爲義雖在内在外各得其所要是重内輕外則已於陰陽有所抑揚矣第三段曰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此以六爻消長爲義十月純坤既極陽自復生至三爲泰乾三陽長坤三陰消所以成泰至此則全是好陽而惡陰以陽長陰消爲福則不止於抑揚而已否彖則依此推之大抵諸卦皆然如小畜之彖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是統論六爻五陽一陰也健而巽却以兩卦言之剛中而志行又以九二九五兩爻言之故彖之義无所不備不可以一說通也

泰否二象

天地變化草木蕃故泰之象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天地閉賢人隱故否之象曰君子以儉德避難不可榮以祿

泰象

獨陰不生獨陽不成陰陽交然後萬物泰人君法之以立道將以納民於泰其可有所偏乎財成之恐其太過也輔相之恐其不及也曰財成曰輔相曰左右皆交脩之義也以德言之哲謀肅乂聖以治言之正直剛克柔克以事言之平秩平在敬致以術言之逆順寧彌遠皆財成輔相之目也財成其道所以左右民德也輔相其宜所以左右民生也道屬天宜屬地左又屬天右又屬地

否象

儉德辟難不與害交也不可榮以祿不與利交也此君子所以體天地不交之象也世固有假辟禍之名以保榮祿者故聖人必兼言之不可榮猶言不可得而榮非戒其不可也儉德又屬地之嗇不可祿又屬天之高

泰否下三爻

泰之初九君子始以類進君子難進故聖人勉之以征欲其以及人爲念不以獨善爲樂故曰志在外也否之初六小人始以類進小人進則爲邪故聖人戒之以貞貞則君受其福邪則君受其禍故曰志在君

也泰之九二進而得中聖人喜其能包小人也否之六二亦進而得中聖人幸其能承君子也泰之九三君子之極盛也無所復勉憂之而已否之六三小人之極盛也無所復戒羞之而已小人在內德不當位反使君子在外而包之名位愈高羞辱愈大故曰包羞位不當也當否之盛時小人以爲榮聖人獨指其本心之辱者以示之使知榮辱之實在此而不在彼也

泰否上三爻

泰至於四將變爲否故小人與其鄰翩翩而下入此小人之所同願故曰中心願也否至於四將變爲泰

故君子與其疇相麗而求福亦君子之所同願也故曰志行也泰之五在羣陰之中獨能降心下賢以受元吉之福其實衆皆願下而五以在中所下者二遂得所歸故曰中以行願也否之五在羣陽之中獨能撥亂休否以建大人之功雖其才足以有爲然亦因在君位遂得爲之故曰位正當也泰之上六泰復爲否否之上九否復爲泰聖人於泰之終則追恨其所從來曰其命亂也於否之終則幸其速去曰何可長也爻辭以傾否爲喜亦幸辭云易以陰陽相得爲喜先不相交而今交矣故曰先否後喜

拔茅

乾之初爻爲震坤之初爻動亦爲震震草在下艮手反拔之故否泰初爻皆有拔茅之象陰爻能變乃得爲陽故否取變象言小人能變亦可爲君子也

以其彙　以其鄰　疇離

陰陽皆以類而進退故泰否之初皆稱彙以其主下三爻之進退也泰之四稱鄰否之四稱疇以其主上三爻之進退也

包荒　包承　苞桑

易中稱包者皆謂陽包陰也泰之九二君子自內而包外故曰包荒荒者遠外之名也否之六二君子自上而包下小人在下承之故曰包承承者下載上之

名也泰之君子固爲光大否之小人亦足致吉者皆以其得中不爲已甚之事也然而君子當否之時欲包小人而受其承非有大人之道者不能於否中致亨也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涅而不緇磨而不磷惟大人能之故曰大人否亨不亂羣也乃若君子之常道則爲儉德辟難而已否六二所稱之大人即九五之大人也凡木根衆而包土深者謂之包九五以乾陽下包而六二以坤土承之故在五爲苞桑在二爲包承包字皆指五也

泰九二

九二剛而能柔其道中平無所偏倚能包在外之三

陰與之相應如徒步涉河无所疑忌陰雖遠而不之遺陽雖近而不之比獨離其朋上合於六五之中行二五相易遂成旣濟以此處泰不亦光大乎五交二成離故有光大之象二致五成坎故有馮河之象郭子儀之待回紇與魚朝恩裴度之待蔡人皆包荒而不惡馮河而不疑故盜賊小人意消心化其道愈大其德愈光其九二之謂乎

泰九二　六五

泰之所以成泰者以九二六五上下相交其志同歸於中行所以泰也九二之陽上交於五如舜之尚見於帝故曰得尚於中行九二之中行即指六五之中

以行願也六五之陰下交於二如帝女之下嫁於諸侯故曰帝乙歸妹治泰之事皆九二主之六五同心以享其效而已故九二之爻辭言事其多而不言其福六五之爻辭言福而不及事人君之道莫善於此故曰元吉

帝乙歸妹

帝女下嫁之禮至湯而備湯嫁妹之辭曰无以天子之富而驕諸侯陰之從陽女之順夫天下之義也往事爾夫必以禮義湯稱天乙或者亦稱帝乙乎商王名多相同以其皆用十干足也

否六二　九五

大人之道如龍之變化雖在否而不詘於否使之在下則入於其羣而否有可通之理故曰否亨使之在上則出乎其類而否有可止之功故曰休否二者皆天下之大事非大人不能也若論其常則居否之時正道不利但當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而已故否之彖象皆稱君子而二與五獨言大人蓋君子者上下之通稱故引之以明常道大人者非常人之得稱故引之以明非常之事

泰九三

无平不陂爲三陽言之无往不復爲三陰言之兩言无不者明此皆天道之必至而有孚者也人能知此

則當泰之極不可不盡人事以防之艱則不敢易也貞則不敢弛也撫極泰之運而操心之危如此則舉動之際必无過咎夫然後彼之必至之孚可以勿恤我之固有之福可以長享矣乾之九三固能乾乾夕惕雖危无咎者也用以居泰不亦宜乎

九三艱貞无咎　上六貞吝

九三上六其位皆正故皆得爲貞九三將變而有陽剛之才能艱難以保其貞則可以无咎上六已亂而又以重陰處之其所謂貞者固守其柔不敢動作而已豈不爲可吝哉

九三勿恤其孚　六四不戒以孚

六四之徒樂於世變故以不戒以孚爲遂其心九三之位正當其變故以勿恤其孚爲自強其志彼方與其鄰背富而違實我當主持其類保富而食實故六四曰翩翩不富皆失實也九三曰勿恤其孚于食有福蓋六四居三陰之首羣陰所從以叛陽九三居三陽之上羣陽所依以拒陰此二爻者正相當之地故象曰天地際也凡陰爲貧爲虛爲禍凡陽爲富爲實爲福

泰九三　否九四

泰九三於无咎之下言有福否九四於无咎之下言疇離祉者二爻當天命之變正君子補過之時也泰之三知其將變能脩人事以勝之使在我者无可咎之事然後可以勿恤小人之孚而自食君子之福也否之四因其當變能脩人事以乘之有可行之時而无可咎之事則不獨爲一己之利又足爲衆賢之祉也是二者苟有咎焉其禍可勝言哉

泰上六

泰之上六東周平桓之爻也雖降爲風王降爲國城復於隍也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勿用師也告命不出於王畿自邑告命也當是時也天命已亂閔默自守而已故曰貞吝若桓王帥諸侯以伐鄭則恥於貞吝而用師者也无德以造命而欲用力以勝之命其

可得勝乎

泰上六命亂　否九四有命

泰上變初爲蠱自城之至高復於隍之至深也泰上坤也蠱初巽也坤爲衆巽爲命衆變於上而命顛於下故曰其命亂也否之九四變初爲益天地變而風雷作風雷皆命令之象故爲有命當否之時羣陽將復苟无天命四雖有志可若何哉故曰有命无咎志行也泰雖極治以命亂而成蠱否雖極亂以有命而成益命者天之所令君之所造也道之廢與豈非天邪世之治亂豈非君邪

自邑告命　告自邑

泰之自邑告命先言勿用師者因其不可用衆是以止於自邑也夬之告自邑後言不利即戎者因其告自邑所以不利即戎也泰之上六陰方叛陽若用衆陰令必不行自保其邑雖曰可吝猶未失於正也夬之上六陽方決陰若用一邑之人以攻五陽之衆勢必不敵但往而從之不保其邑猶爲有利爾

䷌同人 離下乾上

䷍大有 乾下離上

兩卦名

一陰在下勢不足以有衆能推所有以同乎人者也故名曰同人一陰在上人同乎我爲我所有者也故

名曰大有彖於同人曰應乎乾明我應之也於大有曰上下應之明人應我也履卦柔在下亦曰應乎乾小畜柔在上亦曰上下應之此可以推卦倒矣

同人于野亨　大有元亨

同人乾之九二也見龍在田德施普也故曰同人于野亨有善世不伐之義焉大有乾之九五也飛龍在天大人造也故曰大有元亨有首出庶物之義焉同人曰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意與九二文言相協大有曰應乎天而時行曰順天休命意與九五文言相協

同人曰同人于野亨

同人曰同人于野亨此句當連上文解之其說謂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故其卦曰同人而同人之繇又曰同人于野亨也蓋本之以中正而无邪行之以剛健而无欲故能忘己而同人又能忘人而同乎野也故以兩曰字明之先儒皆以連下文故其說不通下文利涉大川乾行也獨以健行二字解利涉一句爾乾在外故曰乾行言出行於外健則能涉也

同人應乎乾　大有應乎天

兩卦皆以離之中爻爲主而以乾爲應者也同人離在下以德爲主故曰應乎乾者應其德也大有離在上以位爲主故曰應乎天而時行者應其命也履兌在下曰應乎乾大畜艮在上曰應乎天亦卦倒也

應乎乾　乾行也

同人以一柔爲主徒柔不能以同乎人也必以天德行之故雖得位得中而必應乎乾乃可謂之同人至於利涉大川則又曰此乾行也明非柔之所能辦也凡卦之以柔爲主者皆然履之六三不能以自亨也必曰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小畜之六四不能以自亨也必曰剛中而志行乃亨大有之六五不能以自亨也必曰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凡此皆柔爲卦主而其濟也必稱乾焉此乾之所以爲大歟

元亨說具鼎卦

利涉大川

易中卦辭有利涉大川者八卦非乾則巽蓋北方屬水乾行涉之海居東南巽木涉之也需訟同人大畜四卦皆以乾行爲象者也需之乾自下而上故曰利涉大川往有功也訟違乾而下行故曰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同人曰乾行大畜曰應乎天皆專以乾爲訓也蠱益渙中孚四卦皆以巽木爲象者也蠱之巽自下而往故曰往有事也益自震而巽二木相繼故曰木道乃行渙曰乘木有功中孚曰乘木舟虛皆專以巽爲訓也頤之爻辭六五以柔不可涉大川上九以剛利涉大川亦四卦取乾之義也謙之爻辭初六

用涉大川以二至四有坎爲川然以无乾巽不得言
利涉也

利君子貞

單言利貞則貞者守正而巳矣君子之貞則通天下之志而一之也否以不通故不利君子貞若固守之貞則否之初六亦有之矣

利涉大川乾行也

彖以利涉大川爲乾行明利涉者乾也非離也離有伏坎在下爲川又有互巽在上爲舟雖有涉川之象矣然非乾之健行不能以利涉也訟天與水違行故不利涉同人天與火同故利涉未有違天而可濟者也未有不健而能濟也

文明以健中正而應

文明以健則其健也非妄行中正而應則其應也非私係發之以明行之以公此君子所以合天下之志而正夫一也同人之道莫利於斯矣

同人文明以健　大有剛健而文明

文明以健先明後健由明智而達天德也剛健而文明先健後明秉天德以照萬事也此皆以卦體言之若以爻言同人得中正之理於內而外應乎乾行亦先明後健之象大有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亦有先健後明之象

同人大有二象

君子觀天火之同則知天下之物雖曰萬殊隨其類而觀之則同於辨得其志而巳此君子之學所以能同乎人也辨謂明見其情而治之觀天火之照則知爲人上者必明賞罰章好惡以恭行天命此君子之政所以能大有爲也天命謂天討有罪天命有德也學以知之故曰通天下之志政以行之故曰應乎天而時行同人類族屬乾之五辨物屬離之二大有遏惡揚善屬離休命屬乾也

同人六爻

同人卦有亨利而爻无全美初九方出門之初得失禍福惟其所擇固非他人之咎上九在國外處遠而无同亦非己之悔也然二爻者於同人之義皆未有得初尚未可知上巳无望矣故獨於上曰志未得也郊與野異者野以曠蕩言郊喻其遠而巳三四不得中道而恃力以求同四以柔自反猶可得吉三以剛瀆毒終无所施亦皆无同人之效獨二與五可以言同而又皆係於應无大同之量非所謂同人于野者也二專於柔者戀宗戚之私情固爲吝道五專於剛以離合爲悲喜竭其力以與三決僅幸一勝此於交友之分可謂斷金若曰同人之道豈其然哉故爻辭不復有言而其道之吝自可見矣

同人九三

伏戎于莽處下卦也升其高陵望上卦也三歲不興終不與五爭也安行者安分而行也始望而終安之故不言凶爻言升言興象言敵剛皆明敵在上卦恐人誤以爲攻二也三離爲戈兵下有伏坎故爲伏戎五爲高位下有伏坤故爲高陵自三至五歷乾三爻故爲三歲凡陽卦稱歲陰卦稱年三與五遠故爲升其高陵四與五鄰故爲乘其墉

弗克攻

象恐人以弗克攻爲力之弱故釋之曰義弗克也又曰困而反則也言能顧義知困復循乾則此即春秋

褒弗克納之義也觀此則知九二之不克訟亦非不勝而歸蓋九二居中履柔能自反而逃其患也凡爻言不克者皆陽居陰位惟其陽故有訟有攻惟其陰故不克訟弗克攻訟之九二九四同人之九四皆是物也

同人上九　大有初九

大有與同人反對大有之初九即同人之上九皆遠於柔者也故同人六爻獨上九爲不得志大有六爻獨初九爲无交也然而六二當同於人而上九獨不見同此二之吝非上之傲也故爲无悔六五受人之交而初九獨不往交則害於大倫矣故爲有害雖然

豈其咎哉居勢適然豈容强合若能危行言遜窮以自守則雖无上下之交亦足免於咎也馮衍梁鴻之在東漢皆居大有而无交者也衍退而自脩可以无咎鴻作五噫之辭爲章帝所惡則失於輕易違初九克艱之義矣

无交害也　小人害也

大有之時以上下交孚爲利而初獨无交三或弗克交其害不亦宜乎若以无交害爲无害則小人害也亦可爲小害乎凡言害者皆不利之名也

有攸往无咎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象曰大車以載積中不

敗也蓋以不敗解无咎也二受大有之寄而能持之以守故其載雖重而可以有行无敗也

公用亨於天子

公用亨於天子左氏傳卜偃以亨爲享陸氏釋文諸家易說亦皆作亨獻之義或謂亨字當改作享字非也古文亨與享同但作享義解之不必改字也

大有中爻

大有六五爲主初獨无交遠民也上在其上賓師也獨中爻三位爲臣二大臣也受大有之任故爲載三外臣也奉大有之物以朝貢故爲亨二以中故无咎三以不中故有戒君子用亨則爲威亢小人弗克則

爲曹馬矣四近臣也以柔自抑不怙大有之寵故爲匪其彭干寶云彭亨盛滿貌也居寵思危惟明者能之四居離之初能明於初故爲辨晢六五居離之中有中孚之象爲信體柔爲順履信思順而上下應之則其孚交矣所慮者居易而忘備故云威如吉欲其自警畏也或謂當以威肅下非也以柔順之資撫大有之運自有易忽无備之象觀家人上九象辭可見威如之義在己而不在人也

大有上九

六五在本爻但見其履信思順而已至上九而後見其尙賢故孔子曰又以尙賢也蓋當大有之世受羣下之應未足爲大羣下已至而又能尊賢乃足以爲大也有羣下易有大賢難武王必得箕子而後爲大有不至於此不足以言大有之成也故大傳以此爲六五之全德而象辭亦曰大有上吉明事關全卦非止上爻也此猶師之上六論師之事至此而終其言大君蓋指六五非謂上六爲大君也小畜上九論畜之道至此而成稱月與婦亦指六四非謂上九爲婦也

大有初九　大有上九

兩爻象辭皆稱大有者明他卦在初而无交未爲有害當大有之時乃爲有害爾他卦上九乘六五未必如此之吉當大有之時尙賢如此乃爲吉无不利兩二爻皆卽全爻取義故以卦名冠之

人字　大字

同必言人明我能同人非本同也猶家人以男正女指女爲人也有必言大明小能有大非本大也猶大畜以陰畜陽指陽爲大也

☷☶ 謙 艮下坤上

謙亨

彖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此以卦體釋卦辭也九三乾也降在下卦而萬民服之是下濟而光明也坤地道處勢至卑而升在上卦是卑而上行也下濟與卑皆釋謙字光明與上行皆釋亨字自人事言之尊者行之則有光卽天道下濟而光明也卑者行之則不可踰卽地道卑而上行也始雖謙下終必高明是有終也必稱君子者以君子之心行之則有後福苟非其人如共工王莽之象恭得罪於天雖欲有終得乎自天道虧盈以下皆極言謙之必有後福質之於天地神人之心以明有終之義也

謙謙君子　勞謙君子

初六九三皆稱君子者此二爻皆非小人之所宜處也初在謙之下過謙者也小人用之則爲柔佞矣君子當不得已之時用之以柔身濟難則求吉之道也

故曰卑以自牧牧者馴養六畜之名也三有大功爲萬民所服小人處之則有不賞之禍君子處之致恭下人以保其終則庶乎其獲吉矣故二爻皆言吉而象皆再言君子其意深矣

用涉大川吉

利涉大川者未必有險也但其道自利於濟險耳用涉大川者非利之也有險在前用此可以免凶也

六二　上六

六二鳴謙象以中心解之上六鳴謙象以志解之豫之初六鳴豫象又以志解之然則凡言鳴者皆志也志有憂有樂皆寓於鳴當豫之時人志以從上爲樂

當謙之時人志在下不以上爲樂也二在下卦之中如其所欲故其鳴爲得志上在上卦之上欲下而不可得故其鳴爲未得志此非小象辨之則後世必不敢分爲二說也雖然二之得吉固爲吉矣上謙已極方病過中豈可更得志乎不得志於外而用三之剛以自治其內乃上六之利也故曰鳴謙志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凡言邑者皆指近言之坤爲國故曰邑國

撝謙不違則

鳴者情發於聲撝者用在於手謙卦以柔居柔者三爻皆誠於謙者也二與上情蘊於中而不見於用故徒有其聲鳴焉而已惟六四一爻適當其用故以撝言之何以見四之當其用曰以其在三與五之中而見之也三爲大功之臣五爲柔順之主四居其中當貴臣之位使接三不用其謙則必有抑功臣而激其變如盧杞之於唐者承五不用其謙則必有挾柔主而弄其權如中常侍之於漢者謙於此時无往不利施之於用正得事宜故雖以柔而不爲失則也

萬民服也　征不服也

六五處謙之時非樂於侵伐也三以獨陽爲萬民所服已既下人人亦下已故可以止於謙无所復爲也五以陰柔居尊位已雖降謙人未免有不謙者故必

用侵伐以一之師衆謙以攻少不謙固不患於不利又不謙者去則天下皆謙故又爲无不利也居謙之上當亨與有終之時故不言謙但言謙亨之效不富以其鄰不待賞而服者同謙者也利用侵伐待刑而後服者不謙者也二者皆服則无不謙矣

无不利

六四先言无不利明所向皆利於如此言所施之宜也六五既言利用侵伐又言无不利明自此之後无有不利之事言所收之效也

六五　上六

六五利用侵伐上六利用行師此二爻皆與卦材大

德不類者居謙之極當反爲豫豫利行師故皆有行師之象也五居君位故利以征人上无民故可以自征五居剛故不假用師上居柔故必用師而後可上之所用蓋用三也謙自二至上皆師卦也三在師中爲萬民所服即師之懷萬邦也師之六五利執言故此六五亦利侵伐師之上六與六三之小人相應故戒以勿用此所應者九三之君子故勸以可用也

六爻

謙之六爻惟九三爲不得不謙者故其取義最重餘爻皆弱自无不謙之患也三以重剛獨陽爲衆陰所服功大德尊不謙則无以保其終故惟三之謙足以

繫一卦之義初最在下二柔而中四柔而正皆无嫌於不謙者但嫌其多謙耳若五之居尊上之處極謙而不已則爲過矣必能用剛以治人之叛攻己之偏而後爲利也故五以侵伐爲利而不言謙上以征邑國爲利而不得遂其謙聖人之意蓋可見矣

大象

地中有山兼具兩義自山言之居高而能下則以謙裁己者也自地言之高者下之下者高之則以謙裁物者也裒多益寡所以象山謂分人以財不以自殖教人以善不以自高此在己之事非謂奪甲予乙也稱物平施所以象地謂有禮者殖之昏暴者覆之虧盈而益謙惡盈而好謙此治人之事非謂以物予人也然大象皆實地中有山豈有其實乎曰此正實象也以天下之勢觀之地之最下而負海者其中最多大山非地中有山而何若曰地下有山則不可耳

周易玩辭卷第三

後學　成德　挍訂

江陵項 安世 述

䷏ 豫 坤下震上

利建侯行師

屯之時九五屯膏而初九爲濟屯之主故爲利建侯
豫之時六五貞疾而九四爲由豫之主故亦爲利建
侯行師由我而豫非建侯乎朋盍而濟非行師乎屯
之初豫之四皆震之初爻主器之長子也故皆有建
侯之象屯動乎險中故爲建侯而不寧坎爲憂故曰
不寧豫順以動故爲利建侯行師坤爲衆故曰師

剛應而志行

九四一剛言應猶小畜六四一柔言柔得位而上下
應之也剛應即朋盍簪志行即志大行也

刑罰清

刑罰清而民服非謂簡省刑罰以悅民也言順理之
事不煩刑罰而民自服如日月四時无裁抑之者而
其數自不相過其氣自无差忒皆順動之驗也

時義 時用

豫隨遯姤旅皆若淺事而有深意故曰時義大矣哉
欲人之思之也坎睽蹇皆非美事而聖人有時而用
之故曰時用大矣哉欲人之別之也頤大過解革皆
大事大變也故曰時大矣哉欲人之謹之也人死於
過而生於頤頤受六十四卦之終氣故頤大過之時
與解革同其大也

大象

豫之大象言作樂者凡豫多不善逸豫逸豫怠豫戲
豫皆非君子所尚惟樂者先王之所以飾喜也以此
爲豫與天地祖考同其樂則无惡於豫矣然樂亦有
鄭衛故必曰崇德明非淫樂也曰殷薦之上帝以配
祖考明非自娛也聖人之爲豫慮可謂深矣崇德猶
章德也說文曰作樂之盛稱殷崇與殷皆盛大之意

雷樂

雷出乎地而奮乎上樂作乎下而薦乎上其義一也
作樂崇德皆下之順事也薦上帝配祖考皆所以感
動乎上也

六二 六三

凡物之兩間爲介介所以分也許氏說文曰介分畫
也當豫之時五弱四强人莫能分六二辨於去就之
分如介於石間斷然易識不待事成故吉終日謂成
事也六三介於狐疑之地旣上視而不能去又遲回
而不能就故多悔二爻之相反中正與不中正而已
中正之人則能早辨故曰以中正也不中不正之人
則不能自決故曰位不當也

六二 六五

二貞吉五貞疾者二正而五不正也貞於正故雖違
衆而吉貞於不正是貞於疾也疾可貞乎君弱臣强
是在疾證爲陽虛而陰實雖久而不亡何樂之有然
而君昏於上臣治於下臣尚戴君天命未改中位未
亡謂之疾可也謂之死不可也此其平王之後戚文
之時乎

初六　六三

九四豫之主也天下之豫由我致之猶急於朋合不
敢有自矜自怠之意初六小人也見己之應爲主於
上即矜誇自鳴其志已極能无及乎六三見四之得
志仰而慕之已爲可悔又不決然從四徘徊觀望以

自後於朋合之時則又可悔之甚者也有字即古文
又字古周易又多作有大抵人之常情居豫之時不
矜則怠是以禍亂相尋倚伏不休抑亦先覺者是賢
乎則六二其人也以往事驗之初六則弦黃之恃齊
以爲豫者也六三則曹衛之慢晉而自豫者也六二
則微子之去箕子之留比干之死分義所在坦然明
白於殷周未判之先中庸所謂前定之豫也非中正
之人其孰能之

謙九三　豫九四

謙之九三伊尹周公之事也書曰臣罔以寵利居成
功記曰有庇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即易之勞謙
也豫之九四齊桓晉文之事也首止之會踐土之盟
即易之由豫也

勿疑朋盍簪

勿疑朋盍簪按釋文簪字或爲撍或爲寁音或爲子
甘反或爲子感反其訓皆爲速也疾也王弼作易傳
盍簪先儒之說獨簪字仍訓爲疾蓋古訓有不可易
者此類是也豫之時上下怠慢治之之法以齊速爲
上故二以不終日得吉三以遲有悔九四以大賢之
資居可爲之位伏陽剛而履柔順爲上下衆陰之所
宗仰所宜速合羣類以扶王室豈可更有疑緩之心
以滋其怠哉孔子曰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

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此正豫之九
四也聖人導之以大有得勉之以勿疑而速合其愛
天下切矣管仲曰宴安鴆毒不可懷也姜氏曰懷與
安實敗名皆明於由豫之機者歟三四居上下之交
故兩爻皆有遲疑之戒

上六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成者極也豫極則昏故曰冥
豫成豫之反爲謙謙則无豫怠之咎上之變爲晉晉
則无冥暗之咎故曰有渝无咎凡言渝者皆當以變
卦觀之

六爻

初六悅樂之豫也六二先事之豫也六三猶豫也上六逸豫也諸爻豫義各自不同然皆因九四而生故九四爲豫之主

䷐隨 震下兌上

天下隨時隨時之義

釋文云王肅本作天下隨之隨之時義大矣哉按此則上時字爲辭之誤下時字爲字之倒也或曰古時字從之故之時二字易雜然則皆字之誤也

大象

震朝氣也兌暮氣也春入於秋歲之暮也卯入於酉日之暮也木入金鄉則絕雷入澤中則蟄人入晦時則息皆隨時之明義也

初九

同人之初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隨之初曰出門交有功不失也同與隨皆貴於正大不可有所私昵故皆以出門爲貴

官有渝貞吉

官主也初九爲一卦之主以乾之上九與坤之初六相變而成隨上九初六本皆不正因變而得正遂有動說之象故曰官有渝貞吉此一句論卦之始變二爻相易此隨之本也即卦辭所謂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也出門交有功欲其捨內卦之二陰從外卦之正應此一句却論成卦之後上下之相隨此隨之用也在變則欲其改不正而爲正在應則欲其捨不正而交正隨之貴於正如此即卦辭所謂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之也

初九　九四

當隨之時近者易昵初九近於六二九四近於六三陰陽之情以近而相隨則隨之失道者也初與四雖俱爲陽然以正應相隨則隨之合道者也初九當出門之初尤所當謹故欲其交有功之人謂隨四也四有明善之功故曰有功於九四則欲其有孚在道謂隨初也兩陽以正相孚則所孚在道而不在情從之四從初九亦謂之從道初四互離爲明明於邪正之辨則其所交自然无咎故曰孚於道者明之功也

六二　六三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象曰係小子弗兼與也六三係丈夫失小子象曰係丈夫志舍下也說者以丈夫爲正應非也凡言係者皆非正應以私意相牽係爾凡言失者謂正應也本應有而今亡之故謂之失六二與九五爲正應係初九則失九五矣以二陽言之故初爲小子五爲丈夫也六三與上六爲正應係九四則失上六矣以陰對陽言之故六爲小子九爲丈夫也丈夫小子特言其大小之別爾非有所謂抑揚也

上卦以上六爲上九四爲下六三之志止處於下必不從上故曰志舍下也舍止也蓋六三不正之人故其辭之決如此若六二則姑言邪正不可兼得而已蓋資稟中正者或能自擇所隨若其資不正則无望矣

六三　九四

六三曰隨有求得利居貞九四曰隨有獲貞凶此皆言三四相隨不得其正也三之與四以陰求陽无不得者但據理言之有得者不足以爲利而居正者乃所以爲利也四之於三不求而得可謂有獲矣然揆之正道則爲有凶也蓋三與四本非正應又以六居

三以九居四皆爲不正非元亨利貞之義也三若能居而不求以固守上六之正應雖均是陰而合於義在隨之德乃爲利也四若爲道而不爲獲有孚於初九之正應雖均是陽而明白无邪在隨之道乃爲有功也聖人之言功利一出於正如此與後之言功利者異矣陰相隨止於利陽相應故可以立功

孚于嘉

五之嘉在二婚曰嘉禮亦曰嘉耦非正應不足以當之象恐後人誤以九四爲嘉故釋之曰位正中也其爲九五六二明矣今人猶有誤指九四者以九四爻辭亦有孚字然不知孚字可通用而正中二字不可通用也

上六

隨之極當變爲蠱上兌變艮昔說而隨我今執而止之故曰拘係之乃從維之明人心之變也兌爲西艮爲山震之一陽升於西山之上故曰王用亨於西山明已亦自變也在變卦伏卦反對卦三象皆然事勢至此不得不變故曰上窮也凡易言窮者皆謂其當變然窮而能變是亦隨時若與之俱窮則非善隨者此隨之義所以大也方當世變盡力以求通吉凶皆未可知故不言凶

用亨

大有九三公用亨於天子隨上六王用亨於西山益六二王用亨於帝升六四王用亨於岐山四爻句法皆同古文亨即享字今獨益作亨讀者俗師不識古字獨於享帝不敢作亨帝也若天子與山則或以爲無享理不知賓禮自有享王吉禮自有山川之祭也凡稱享者正謂其有以通之雖作亨音亦止言享禮爾

西岐

西山在宗周故國雍州之西今隴西西縣諸山南漢水之所出也梁州亦有西縣乃東漢水之所出在周之南非西境也亨岐山者不出國都亨西山則從其

方而祀之亦乃從維之之義也

六爻

二三上言係者皆陰爻也陰之隨人也以係係者私情也四五言孚者皆陽爻陽之隨人也以孚孚者公道也此可以見陰陽之情

䷑蠱 巽下艮上

元亨

隨元亨彖謂之大亨蠱元亨彖仍曰元者人情說隨无所阻礙事已遂矣故謂之大亨蠱壞之時凡事艱始亨自此始故曰元亨大亨者恐其蕩也故繼之以利貞无咎元亨者方經營之既欲其爲之勇又欲其慮之周故曰利涉大川又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蠱甲巽庚

巽九五之變爲蠱巽者事也事變至蠱則當復始故於蠱謂之甲甲者日之首事之始也蠱之六五復變爲巽蠱既始事巽又申之事之申重者非更則續故於巽謂之庚庚更也續也蠱以全卦言故於卦辭言甲巽至上卦而後爲重故於九五言庚甲庚者十日十二辰之綱也戊己分王四時自甲歷乙丙丁三日而至庚自庚歷辛壬癸三日而至甲故取以爲三日之象也

三日

甲庚之先後皆稱三日先後者上下卦也三日者三爻也先甲三日蠱之下三爻巽以行事也後甲三日蠱之上三爻止而不行又將復蠱也天道自巽而艮復自艮而巽故曰終則有始天行也明事未有不蠱蠱未有不復造者此以天道言也故不言吉凶先庚三日巽之下三爻行事之初我與民皆未敢信也後庚三日巽之上三爻行而又行我與民皆信之矣故曰後庚三日吉明初猶未吉至終而後吉此以人事言也故以吉終之

大象

振民育德象山在上山下者人禽草木之所聚風於其間鼓蕩回薄飛走動植爲之紛然事莫

盛於斯矣

父母

晁公武氏曰蠱非一日之積必世而後見故諸爻皆以父母爲言

初六

初六陰柔本非幹蠱之才然蠱之成卦乃因坤之上六來爲初六則初六者成卦之主也故聖人於此爻詳言治蠱之事專取卦主爲義不論其才也又去柔居剛亦有志於治蠱者故象取其意而爻戒其危焉初六有幹蠱之志九二有内幹之才九三有外幹之

才大抵蠱下三爻皆能幹者以其巽體主於行事也

意承考也

幹父之蠱迹若不順意則承之也迹隨時而遷久則有敝何可承也孝子之於父不失其忠愛之意而已

不可貞

相承謂幹母者不可太剛非也夫謂之幹母則已明其居柔用柔止可幹陰事自无太剛之慮矣不可貞者言其自幹母之外他事不可守此以爲常法也若幹父事如此則不勝其任矣母道失則強故當以柔濟父道失則弱故當以剛舉也

往見吝　裕蠱

蠱主於作事故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往有事爲利則往未得爲吝矣晁公武氏曰裕益也秦二世以就始皇之宮室爲孝衛州吁以脩先君之怨爲孝皆裕蠱也安世按裕者長其惡也若二人則逢其惡不止於吝而已

六五

六五之才雖不足於幹然得尊位行大中能以令名掩前人之蠱者也故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言不以才幹而以德幹也大抵蠱之上三爻皆非能幹者以其艮體主於止也

上九

居蠱之終則无事之時也在蠱之外則不當事之人也然當事者以幹蠱爲事不當事者以高尚爲事亦各其事也故不曰无事而曰高尚其事事得其宜非宜幹而不幹者故曰志可則也六四在事中而不事則可吝矣

六爻

蠱六爻皆以剛爲貴初與五以柔位剛亦得吉譽九三剛而不中在他卦多凶而於蠱獨無大咎惟六四一爻位與德俱柔遂以見吝以此見幹蠱涉川非剛不濟也上九无預於事亦以剛介爲高

卦爻總義

蠱卦之體巽伏而不動外剛而內柔有致蠱之象而其諸爻乃有治蠱之才九二以柔行剛能幹母之蠱者也九三以剛行剛能幹父之蠱者也初六六五皆資柔而志剛亦有幹蠱之志初在下而承乾故爲意在承考臣之事也五在上得中而應乎乾故爲德足以承考君之事也初當治蠱之始故爲厲五享治蠱之成故爲譽方承繼之初驟有所改以迹言之但見其危安得有譽惟識者察之知其意非悖父爾及事定之後人被其德乃始信其爲孝而稱譽之治蠱之難蓋如此夫

☷☱ 臨　兌下坤上

臨者大也

易之卦義不專取字訓但因事立義耳人之所需者以飲食爲急故需爲飲食需不訓食也人之所行以禮爲重故履爲禮履不訓禮也治蠱者必有事故曰蠱者事也蠱自訓壞不訓事也能臨物者必大故曰臨者大也臨自訓涖不訓大也

彖

元亨利貞指六陽之卦也八月有凶指二陰之卦也二陽方長雖未成乾而已有乾之德亦未至成遯而已有遯之禍聖人豈好爲是豫言哉二陽之長必至於乾者天道之當然也其長如此其消亦如此者亦天道之當然也故曰大亨以正天之道也八月有凶消不久也皆以天言之然則撫消息盈虛之運者其可不勉其所必至而防其所將及哉雖以天言而人事之當謹者固在其中矣

彖象

彖言以剛臨柔自下而長以臨上之四陰也象言以高臨深自上之坤以臨下之兊也象取物象與爻象不同皆此類也

大象

澤上於地人所防之澤陂堰是也澤有時而決其所容亦有限地中有澤自然之澤鉅野洞庭是也澤無時而窮其所容亦無限臨下之道莫善於此矣以政臨民猶堤中之水以教臨民猶地中之澤教民之念既無時而窮則所容保之民豈復有限哉放勲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禹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所謂教思無窮者此之謂也以字義言之教思无窮屬兊容保民无疆屬坤

初九　九二

初九九二皆臨陰者也以陽臨陰反在陰下有男下女之象故皆爲咸夫之臨婦其道如此初者臨之始也以九居初既正而所感六四又正固守其正者也雖其志可尚然不周於用吉在自守而已九二不主於貞而主於中則善用其臨者也此以中感彼以中應君安之象信之故不獨其身之吉而行之於世亦无不利也蓋二陽初長四陰方盛猶未肯順聽其命必用中而後爲利若直行吾志必不利於行也故象於初九則曰志行正也於九二則曰未順命也於六五則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聖人當剛長之時其爲君子慮可謂深矣陽進至三爲泰則外順矣九二六五猶以中行爲福而況於未順命之時乎

九二　六三

九二剛長而得中故无不利六三陰消而不中故无

攸利二以心感人三以口説人此君子小人之所以分也

六三

六三以甘媚臨而无攸利見君子之難説也既憂之无咎又見君子之易事也其處己也嚴故不受不正之媚其與人也寛故不治既憂之人爻辭雖爲六三言之然可以見二陽之用心矣餘見大壯上六

六四

六五以應九二而得吉上六以志在内而得吉六四與初九正應獨不得吉五爲大君四爲大臣五方用九二以臨衆陰三四不中首當斥去四得无咎已爲幸矣此保位之臣非大臣也故曰位當而已

六三　六四

三與四皆以陰柔而在高位三以説媚陽故雖咎而不長四以順應陽故得无咎其所以勝於三者三不當位四當位也

臨六五　家人上九

臨六五曰知臨大君之宜後世必有以苛察爲知者矣故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言知在知人使中正之賢得行其道不在徧知也家人上九曰威如吉後世必有以刻下爲威者矣故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言威在自畏不在威人也夫子贊易大抵如此故謂之贊謂之翼也

三四五上

臨卦陰爻皆以當位爲喜四當位故无咎上當位亦无咎三不當位故无攸利獨五不當位而反吉者五君也二陽之所恃非二陽之所臨也陽來臨陰凡陰類皆當用柔惟大君爲宜用剛何則自下臨上暗君之所疑也君剛則與陽相知不疑其臨己故曰知臨五能知二則二之中道得行於上故曰行中之謂也舜之所以爲大知者以其能用中也擇乎中庸而不能守則謂之不知孔子以行中解大君之宜而知字之義亦因以明矣

上三爻

臨以上卦臨下四最在先與下卦至相逼故爲至臨上最在後與下卦隔四陰故爲敦臨敦者積厚之名也五不先不後獨當其中與二相知故爲知臨相知者宜於得吉相逼者僅以位當而得无咎上與二无交若從當位之例无咎可也而又得吉何哉蓋臨之上二有相交之理非他卦比也臨與頤互相易頤之上二相交而成臨臨之上二亦相交而成頤以交二而言則可以得五之吉以當位而言則可以得四之无咎是以爲吉无咎也雖然其无咎易見其吉難知故夫子獨解吉字曰敦臨之吉志在内也内即九二

乾即順之上艮也明與二合志則上化爲艮遂成由頤之主此其所以兼四五之德而有之也

䷓觀 坤下巽上

觀字音

觀字卦名并一卦內並是平聲惟觀天下一字是去聲爾序卦以可觀解卦名雜卦以或求解卦義皆下觀上也彖之觀天象之觀民六爻之所觀无一可作去聲者頤與觀互相變故頤之卦辭爻辭皆用觀字然亦止是平聲

大觀　大壯

觀四陰方盛以二陽爲大大壯二陰在上以四陽爲大不論其多寡上下而論其德也

盥而不薦

古之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此所謂觀也然猶假禮樂未足以言大觀也則不見而章不動而變无爲而成不言而信不怒而威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篤恭而天下平无聲无臭而萬邦作孚此所謂大觀也故曰盥而不薦盥者祭之初步方詣東榮盥手於洗凡祭之事百未爲也薦者祭禮之最盛四海九州之美味四時之和氣无不陳也齋明盥潔无所陳布而有孚顒若已不可掩蓋相觀而化其神如此故謂之神道也先儒謂盥則誠意方專薦則誠意已散盥而不薦謂專而不散非也仁人孝子之奉祀也豈皆至薦則誠散乎此但以盥而不薦象恭己而无爲爾非重盥而輕薦也如所謂不動而變不言而信豈以言動爲不美哉但不煩言動而已

神道

神道者形容觀字也凡有言者有事者皆以迹治未可以爲神也觀則不言不動相觀而自化此以爲神也不察者以爲別有神道是不達觀義也天不言而四時自不忒此天之神道也聖人恭己无爲而天下服其至教此聖人之神道也記曰天道至教聖人至德味此二言可以知觀道之神矣

童觀　闚觀

初六爲下民故曰童觀言其於觀也如童子之時未有知識也下民日用而不知則其常也君子而不著不察則可羞矣故曰小人无咎君子吝六二在中饋故曰闚觀言其於觀也如婦人之目所闚者狹也婦无公事所知者蠶織女无是非所議者酒食此在女德不失爲貞男子而寡見謏聞則可醜矣故曰利女貞亦可醜也二爻皆小人之安於下者也故獨論其德以爲非君子之事而已六三以不正之陰處下卦將革之時遂有窺伺君子之意故方論其情狀也又

在上下之交故有進退之象

觀我生　觀其生

五爲一卦之主以中正觀天下爲天下之所尊仰凡言我者皆指五也觀卦四陰進逼二陽初稚二貞未有凌陽之勢六三不正之小人在下卦之上其志剛躁將進而逼陽以成四陰之勢者也時以九五中正尚未失道故未敢遽進方觀九五之所爲以爲進退故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爲九五者知其如此則當自觀我之所生以爲休咎之決民向之則我爲君子民背之則我非君子也故曰觀我生觀民也民即在下之衆陰也上九當剝之時在卦之外无民无位

小人之進退下民之向背皆不由己但謹視其身思自免咎而已非卦之主故但稱其生此即剝之君子觀象之時也陰進則滅陽而爲坤陰不進則陽存而爲碩果消之與廢皆未可知故曰觀其生志未平也觀本是小人逼君子之卦但以九五中正在上羣陰仰而視之故聖人取之以爲小人觀君子之象象雖如此勢實漸危故五上二爻皆曰君子无咎言君子方危能如九五之居中履正能如上九之謹身在外僅可免咎爾不然則九五建中正以觀天下雖元吉大亨可也豈止无咎而已哉明二陽向消故道大而福小也此即唐武宗之時内之宦者外之牛李之徒皆欲攻李德裕者也但以武宗剛明在位故仰視而不敢動一日事變則萬事去矣

臨未順命　觀未失道

臨以二陽逼四陰九二尚用咸以臨之而不敢遽進者以陰方强盛未順命也觀以四陰逼二陽六三尚用觀以伺之而不敢必進者以陽方中正未失道也此兩象辭皆指所敵言之而諸儒往往求之於本爻所以未得其說也兩辭皆稱未者臨終當爲泰觀終當爲剝方長之勢決不但已特未而已非終於不進也故曰未

尚賓也

尚者配上之名賓者對主之稱舜尚見帝迭爲賓主即其義也四陰方盛勢與五敵所幸九五未失君道而四又履正故其來止於尚見而爲賓使其以不正相遇則爲敵矣國有光則人賓之无光可觀則爲敵可知故當觀之時聖人懼焉

風行地上

風行天上人不見其迹也風行地上則所加者偃所觸者動夫人而見之矣先王俯就其民而敎示之蓋如此若彖所謂大觀在上則自以爻象言之乃風化之本原非此之謂也易之彖與大象取義不同方與民屬地省之觀之敎之屬風

我

凡論全卦之義皆以主爻爲我蒙以九二爲主故彖辭稱我者九二也小畜以六四爲主故彖辭稱我者六四也觀以九五爲主六三所稱之我即九五也頤以上九爲主初九所稱之我即上九也小過以六五爲我中孚以六二爲我皆統言一卦之義者也獨需三解三鼎二旅四自以本爻之吉凶而稱我非一卦之事也

變卦主爻例

反對卦皆自消息卦變一升一降而成卦以義重者一爻爲主消息卦皆自乾坤變一陰一陽者以初上爲主復夬乾之初上姤剝坤之初上二陰二陽三陰三陽皆以二五爲主不反對八卦皆自坎離變乾之二五中孚之三四大過之初上皆與離之二五相易而成卦坤之二五小過之三四頤之初上皆與坎之二五相易而成卦兩升兩降亦以一爻義重者爲主大過頤象一陰一陽之卦以初上爲主坎離小過中孚象二陰二陽之卦乾坤象三陰三陽之卦皆以二五爲主

周易玩辭卷第四　後學　成德　挍訂

周易玩辭卷第五

江陵　項　安世　述

䷔ 噬嗑 震下離上

彖

剛柔分分者未合之時一剛在内分隔三柔此其所以當噬也動而明則二體合矣合而章則大化亨矣此三句皆解噬嗑亨也噬嗑而亨何事不利而獨利用獄者六五以柔在上才不當位不足以致大利獨以柔得中利於用獄而已聖人不得已而用獄以噬頑民使合於善惟柔中者能之故曰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此兩句解利用獄也舜之刑曰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皐陶之刑曰好生之德洽于民心曰制百姓于刑之中成王之刑曰寛而有制從容以和曰惟厥中穆王之刑曰哀矜折獄咸庶中正皆以柔中爲主也

利用獄　明罰勅法

利用獄以實治人所以懲之而使合也明罰勅法以象示人所以禁之而使合也雷電伏則萬物息雷電合則造化通故曰雷電合而章此二物之功用也故用獄者取之陰陽相噬而有聲則爲雷有光則爲電二物因噬而合故曰電雷噬嗑此二物之形象也故立象者取之

六爻本象

先儒皆以初上爲受刑之人二三四五爲用刑之人析六爻爲兩說故於所噬之象穿鑿紛紜終不能合殊不知六爻皆即本爻取象初九在下故爲滅趾趾即初之本象也上九在上故爲滅耳耳即上之本象也豈必二三四五乃指他人之膚肉哉六二以柔居柔在六爻之中至柔者也故爲膚膚之在中者爲鼻六三以柔居剛故爲腊肉肉之不中者爲毒此所謂腊毒也九四以剛居柔故爲乾胏骨在肉中者爲胏即剛在柔中也六五亦以柔居剛爲乾肉而不爲胏肉者三在下而小小物之乾爲腊也二三四五言噬

初上言校者爻在頤中則能噬初上在其兩端可以言校而不可以言噬也校之施於體亦有噬之象焉

初九　六二

噬嗑惟初二兩爻正故皆得无咎之全餘四爻皆不正故有吝艱厲凶之疾

六二　象辭

六二乘剛亦得无咎者他卦以乘剛爲危噬惡者以乘剛爲利也二以柔而在卦之中猶鼻以膚而在面之中也鼻有膚而无肉最爲易噬又乘剛焉如膚在齒上故噬之則滅鼻滅則氣絕而不通矣非但滅趾之比也初滅之於下可以禁其足未可以絕其心也二滅之於中則其念絕矣故止惡者莫速於初而絕惡者莫要於二所以二爻皆得全其无咎自三以上爲力漸難於是有吝有艱厲有凶此自治者所以貴於知務也

九四　六五

四五兩爻稱得金又皆用貞者下卦爲閒尚淺故用力易上卦爲閒已大故用力難非貞不濟也四得剛直之才爲金爲矢可以去閒矣然以所居不正未能充大故必艱貞而後吉先艱後貞者明所遇者艱非才之罪能以貞勝雖艱可吉也五得剛中之位爲黃爲金可以去閒矣然以其才不當位故必貞厲而後

无咎先貞後厲者明五本非才雖貞猶厲但正得當中故可免咎而已彖言不當位當字去聲謂非正位也爻言得當當字平聲謂其當中也通一卦言之六五最利者以其爲噬嗑之主得中而上行於用獄爲有利也以各爻言之九四最吉者以其爲頤中之閒噬至於此則閒合矣此其所以吉也大抵噬嗑諸爻噬於淺者皆可无咎噬於深者雖吉亦艱就其淺者言之三已稍難故遇毒而小有吝就其深者言之初則艱中則厲終則凶矣故六爻之中无全利者蓋除閒之時但以得亨爲幸未暇求利也

噬胏得矢　噬肉得金

九四六五皆有噬有得者噬道將終必盡其慮也噬者除其惡得者取其善聖人之用法非專於除惡也有惡則去有善則取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此所謂中也此所謂利用獄也故於九四則噬其乾胏之強而收其金矢之用於六五則噬其乾肉之強而收其黃金之用聖人之待強梗其仁如此而強梗之於聖人未必皆退聽也故又用艱貞之力以成其吉操貞厲之心以免其咎舜禹之待三苗周公成王之待商民其得此義也夫人臣當九四之艱故曰遺大投艱于朕身人主當六五之厲故曰邦之安危惟茲殷士

上三爻

噬嗑上三爻離卦也九四離之初故曰未光也六五離之中故曰得當也上九離之極故曰聰不明也離主目坎主耳離極則傷坎火旺則水囚故耳受其病

雷電噬嗑

石經作雷雷噬嗑晁公武氏曰六十四卦大象无倒置者當從石經

䷕賁 離下艮上

賁亨小利有攸往

賁之卦辭微夫子之彖則後之說者其誰通之賁亨謂內卦也小利有攸往謂外卦也二剛爲質而以柔文之則卦之內體固有能亨之道也及內之一剛分往居外反使二柔爲質而以剛文之卦之發用如此豈堪大事哉故小利有攸往而已大抵以柔文剛則順以剛文柔則悖蓋其質既弱則文无所施也凡卦之法以內卦爲主事外卦爲發用故夫子釋之如此

文明以止人文也

獨陰不文獨陽不文一陰一陽而後成文故惟賁爲不嫌於異有文之者有止之者而後人文成矣禮以節文二字爲訓蓋謂是也賁喜與噬嗑好同二卦正相反

天文 人文

剛往柔來謂之天文則天文以二爻變卦言也故曰以察時變文明以止謂之人文則人文以離艮成卦言也故曰以化成天下

總論卦義

古人之於文不敢一日離也古之聖人謂人之情不可以徑行也使夫人而可以徑行則將无所不至是故因其羞惡辭遜之節而爲之文以飾之其交也以禮其合也以義百拜而飲三辭而受六禮而婚所以飾其情而養其恥也荀子不知而以爲僞晏子不知而以爲勞戰國之君以爲迂闊西晉之士以爲鄙吝獨伏羲文王周公孔子以爲此所以奉天命之變成

人倫之化不可以一日無也故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今觀賁之六爻无一爻凶咎者雖疑者亦終於无尤雖吝者亦終於有喜聖人之賁文如此若之何其以庸人之不使而遂訾經世之大防也哉

大象

山爲質火文之火在山下而不在山上者文可以表質不可以滅質也故賁之用可以明庶政而不可以折獄用文以修明庶政則周之禮樂庶事備也不亦可乎用文以折獄則張湯杜周賢於皐陶矣豈所以求民情哉明庶政屬離不敢折獄屬艮

六二 上九

六二柔來而文剛主内卦之文者也内卦以文爲文故曰賁其須須之麗於身最爲虛文也然陽氣不盛不足以賁其須則須與陽同其盛也故曰賁其須與上興也二與上交而成卦二以上爲主猶須以陽爲主也聖人言此所以深明文之與質未嘗相離也故不言吉凶明吉凶之繫於質也上九分剛上而文柔主外卦之文者也外卦以質爲文故曰白賁白本非所以爲賁也然文之初興必自質始則白固在衆采之先文之旣極必以質終則白又在衆采之後是則白者賁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以艮之白遇賁之飾本非得志之時以其在卦之終主賁之成是以得遂其篤實之志聖人言此所以深明質之與文未嘗相悖也故言无咎蓋行與時違疑於有咎也

九三 六四

九三六四在兩卦之交其文皆盛而不相得三以乾之重剛而處離之上賁之發揚而明麗者也其文光澤而可鑑故曰賁如濡如詩所謂六轡如濡也四以坤之重柔而處艮之下賁之陰靜而篤實者也其文淳白而无華故曰賁如皤如白馬翰如人與馬俱白言德與位俱靜也兩爻相近而相反如此故其情不

得不疑然三有剛正之質非徒文也以正守文孰能傾之又何慮於四哉故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凡卦至四而變四當爻位之變與三相反誠有可疑之迹然而四亦居正非相畔之人也文明之與篤實純剛之與純柔濡如之與皤如非相爲寇實相爲婚剛柔相錯離艮相交天下之至文也而於四何尤焉故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在賁之時以相雜爲文兩爻體性雖異終歸於文故兩象皆以終爲言

賁如皤如 白賁

賁如皤如者其文自白如白羽之白白雪之白也白

賁者以白文之如斲琱爲樸狀貌尚忠也
姚小彭氏曰商人尚白戎事乘翰翰與皤皆白色也

六五

六五艮中爻也艮上爻爲山故中爻爲丘園丘園者束帛之所由出也戔戔者委積之貌自賁之時言之不賁其宮室而用力於丘園之中植桑柘積絲帛可謂吝矣要其終則束帛委積而百禮可行黼黻文章之用祭祀賓客婚姻之儀皆由之成賁孰盛於是故雖吝而終吉也吝屬艮終吉屬離艮與離合故有喜凡諸卦言有喜有慶者皆取陰陽相合之義

上三爻

賁上三爻皆若與卦相反故其初皆不爲人所明四以爲寇致疑終以婚媾而无尤五以務實見吝終以成功而有喜上以處賁而白若當有咎終以在卦之終而得志蓋樸素篤厚之人其初常若悖時而難合及其久也察其本心之相成見其事理之當然始足以免尤而致喜蓋必至於終而後得志也

六爻

初最在下爲趾君子之飾其趾惟不以不義汙之則天下之至榮也初九剛正而在下故其象如此二以陰麗陽而成離蓋附人而得飾者也故爲須須不能自賁附頤而得賁然而無識焉者凡物之相麗自外至者爲邪由中出者爲正須由中出者也六二柔麗乎中正故其象如此三居離之極文盛而溢故爲濡如暗弱者居之則文獻日亡國勢日削九三剛正有餘但能守文不失則人莫敢陵周魯之亡非文之罪不能守其文之罪也故以永貞勸之三當賁道之隆四當賁道之變自三以下屬離故下三爻皆以文爲賁自四以下屬艮艮爲篤實而主白故上三爻皆以白爲賁四與三切鄰三以純陽用文四以純陰止之三方濡如四一變而盡白故有相寇之疑然賁之時義正欲以異爲文如異姓相交而爲婚姻非四之過

舉也五爲柔尊而不主事有后妃之象焉用其賁于丘園治束帛以爲文章此婦人之文也上爲成賁之主有能止之勢又居至極之時其義當止故用其淳白而得志於上此人君之文也諸爻皆自賁者也故以賁字冠句首上九爲賁之主賁人者也故賁字在下君以淳白賁外治后以淳白賁内治四爲大臣又以淳白自賁君臣家國共行篤厚之化以正天下之文彖所謂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者其此之謂乎

䷖剝 坤下艮上

彖

晁公武氏曰剝剝也至小人長也以六爻言致剝之

象也順而止之至天行也以二卦言處剝之道也

彖象

凡諸彖所言皆六爻消長之象也凡大象所言皆入卦取物之象也以剝之六爻言之陰自下而長以剝乎陽若更上往則爲小人滅君子之象故曰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以剝之物象言之山自上而剝以附乎下下厚則山愈安是爲君厚其民之象故曰山附於地剝上以厚下安宅上削而下廣山形之所以安也大抵卦有吉凶善惡而大象無不善者蓋天下所有之理君子皆當象之遇卦之凶者既不可象之以爲凶德則必於凶之中別取其吉以爲象焉剝與明

夷是也人君无用陰剝陽之理則當自剝以厚下君子无用闇傷明之事則當自晦以莅衆凡此皆於凶中取吉也諸大象之例皆然故大象與彖无同義者苟同義焉則无所復用大象矣

六爻本象

剝之初六於時爲姤剝乾成巽巽爲木故有牀象所剝者下爻也足者牀之下木故曰剝牀以足六二於時爲遯剝巽成艮艮爲背則牀剝而至背矣辨者牀之上木故曰剝牀以辨六三於時爲否剝艮成坤背已在地故不言牀六四於時爲觀亦剝乾成巽巽爲木復有牀象然所剝者人也故曰剝牀以膚六五剝

道成矣剝巽成艮剝膚及背背者後宮之象故曰貫魚以宮人寵上九不剝者也艮在上爲果爲廬坤在下爲輿爲民陽復於下則爲得輿而載民之象陰極於上則爲純坤果食而廬剝矣自膚而至宮人自宮人而至廬剝之序也

凶无咎无不利

剝本不假言凶初二言凶者姤遯之時初患未深二德中正而尚可救正未遠凶也无能正之者夫然後凶故曰蔑貞凶蓋猶有責望之意也至三爲否世事已去上无援下无救德位俱无坐而待剝自取之也尚誰咎哉四復言凶者凶之成也禍及身矣初與二

之所憂者此也臨之彖曰至于八月有凶卽此爻也五君也禍已入心猶爲之謀其利者天下之亂惟君爲能上之雖壞可與也小人之所以爲國家之禍者以其乘君子之器而已若使君子自治國事居公卿之位小人自以鱗次當官府之役如男治外事女治内事雖王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森然並列受寵於内亦於國家何不利之有无不利有二義此无不利猶言无害非无往不利也天道豈能无小人人道豈能无女子但處置得宜則自无剝剛之禍矣然此英主之事非六五所能爲也聖人特著此以開後世救剝之路耳上九當剝之終巋然獨

存其吉凶皆不可料天若祐晉則爲謝安之止桓温
而天下皆得所載天不祐漢則爲王允之死於漼汜
而小人亦相隨而俱亡斯二者天也故此一爻獨无
吉凶利否之占聖人之意深矣

剝无咎

臨至於二乾道已成故曰元亨利貞曰至于八月有
凶剝至於二剝道已成故六三曰剝无咎事至於成
已不可咎矣按釋文爻辭但曰剝无咎有之字者非
然則有之字者蓋因小象之字而誤增爻辭也小象
設問剝之所以无咎則不得不用之字爻辭本无問
荅何以之爲

以宮人寵

剝之六五陰爻已入君位若以宮人言之則五爲王
后與君同處四爲夫人佐后者也三爲九嬪以主九
御下卦之長也二爲世婦初爲御妻五者循序而進
以治陰事以當夜時猶剝之五陰但用於午未申酉
戌之月亦在天道未爲不利也若用於陽月以侵發
生之事則爲厲氣尒易道廣大六四已言君道之災
故此爻別明後宮之義以見用小人者但以此寵之
則无害也

小象

剝六爻小象皆以君道言之蓋君子小人消長之際
乃人君切身之利害也初爲民位剝初則无民矣故
曰以滅下也二爲臣位剝二則无臣矣故曰未有與
也三在遯爲臣妾之爻不言臣妾者非成敗之所關
上无臣下无民也則其勢足以亡矣故曰剝之无咎
失上下也四爲肌膚剝四則君无身矣故曰切近災
也是故五不言君但以宮人當之以明待小人之道
上九在外爲元氣之未亡者以明用君子之道五陰
雖盛若以宮人處之不與國事則終无過尤一陽雖
孤若收而用之則譬之得輿下民終得所載惟不可
以小人雜之若使小人在上雖當危極之時亦必妬
賢害國不亡不止終不可用也聖人爲人君推明用
人之道至是切矣故兩爻小象皆以終言之示其決
也

終不可用也

小象皆協韻獨剝上九以載字協用字豐九三以事
字協用字則古音用字皆通入志字韻矣以字訓用
意者用亦可以作以歟

䷗復 震下坤上

卦辭

剛之反也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此
人事之當然也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此天理
之必然也在天則有必復之理在人則顧其所處如

何无必勝之理也

出入无疾朋來无咎

君子之復也必人无疾之者而後可以朋來而无咎使在我者行不順而施不恕則於出入之際既有疾之者矣雖欲類進其將能乎賈彪所謂相時而動无累後人此之謂也晁公武氏曰自剥至復入也自復至夬出也臨泰復之朋也爲内卦曰來

反復其道七日來復

反復音覆來復音服復與剥相反剥卦覆而成復故曰反覆其道剥之初升爲上上降爲初一與六爻則其數七故曰七日來復兩句皆以剥言之不必況指他卦也

剥不利有攸往　復利有攸往

剥曰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復曰利有攸往剛長也易之意凡以爲君子謀也聖人謂復其見天地之心吾亦以是見聖人之心也

天行也

剥曰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復曰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道之興廢皆是天命

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商旅象坤坤爲衆也后象震震帝出震也當是時也外之行旅之人未可行内之出震之君未可出皆象雷之在地也彖取陽之復來故可以出入可以朋來可以有攸往象取雷之在中故不可以行不可以出彖與象取義不同諸家與彖同說則非衆象之例亦非此象之義也

无祇悔

悔與復不同復則改之不但悔也祇能悔而不能改則不足與言復矣坎之祇既平字義同此

以脩身也

陽之初復非以勝人以脩身也聖人之意深矣此卽商旅不行后不省方之意也必如此而後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利有攸往

休復

休者喜也見初之能復喜而慕之亦與之偕復也何以知其喜而慕之曰六二在羣陰之中獨爲中正之人與君子同體而中心比之非喜而何凡陰皆惡陽來二獨喜之此其所以吉也

頻復

頻蹙也六三不中不正不足以語復然當復之時初二兩賢同心相好三與之近首爲所蹙其勢既危不容於不復然危而能復亦合於補過之義故得无咎也六二喜而復者中正之人也六三畏而復者不中不正之人也三以不正而復猶得无咎四以正而復

不言无咎者三在下卦非用事之人但在身有過而已故既復則可以補過也四在上卦爲用事大臣其朋邪剥膚之罪大矣能復僅足以贖罪又可言无過乎

中行獨復

四行於五陰之中蓋羣陰之用事者也當復之時獨與來復者應蓋有變而從道之意亦足以贖罪矣不言吉凶明无吉與凶也

敦復无悔　以其國君凶

二與初比四與初應三與初同體者也獨五上二爻與初无交上窮陰而不反故災眚凶敗並至而不可解五雖无交然能以厚德從容中立自保非迷闇之人在復之時亦足以免悔矣要之陽復非諸陰之利故三止於无咎五止於无悔惟六二一爻中心相喜又皆在下是以吉也復以上六爲君道故六五不取君義蓋以胡廣趙戒之徒厚重而中立爲一世之望者當之上六則中常侍張遜之徒以漢俱亡者也陰盛之時君道常爲小人所以故曰以其國君凶又曰反君道也事若在君則爲亢陽不爲窮陰矣上六居純坤之極坤爲十故曰至于十年不克征況言災眚恐與諸卦同故別言行師用國之禍以明其凶之大且久也

敦臨　敦復　敦艮

臨以上六爲敦臨艮以上九爲敦艮皆取積厚之極復於五即言敦復者復之上爻迷而不復故復至五而極也卦中復者五爻初最在先故爲不遠五最在後故爲敦敦雖訓厚而有重遲之義復之遲者當有悔而五无悔者以中自保故得免悔玩小象之辭可見爻辭意在遲緩故象以中釋之也

臨上六　復六五

臨上六之象曰敦臨之吉志在内也復六五之象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二象皆一問一荅臨之在後者不應得吉其吉者何與二交也復之在後者不應无悔其无悔者何中以自考也考者成也自成而已

象之發明爻辭大率如此

迷復行師

二最近初故爲休復上最遠初故爲迷復喜則相親迷則相仇上六即坤之上六龍戰之爻故有行師之象蓋與初戰也

䷘ 无妄 震下乾上

彖

卦辭曰无妄元亨利貞彖曰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内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此即初九之无妄往吉得志也而六二九五兩爻之得正者從之

卦辭曰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彖曰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此即上九之无妄行有眚无攸利窮之災也而六三九四兩爻之不正者從之

其匪正有眚

鄭剛中氏曰陽復妄消之時惟利正者其匪正者皆不利也故曰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予以鄭說演之則此彖蓋與否相類矣否之時匪人得志則不利君子貞无妄之時元亨利貞則匪正之人皆不利有攸往蓋此所謂利貞即否之君子貞也此所謂匪正即否之匪人也又因是推之天之命也亦當與復剝之天行也同意无妄之時剛自外來而得爲主於內動而不屈中而有應大道亨通而萬事皆正天命之也匪正之人當是時也往无所之天不祐之也道之興廢物之終始皆天命也先王之制獨能對時以育物不以人汨其天爾非能有所加損也

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

无妄自遯來下卦本艮一剛在外來內爲初遂爲一卦之主爻也

對時育物

時以象天物以象震對時育物以天育之也物與无妄者物之生无不得乎天也茂對時者君之政无不對乎天也

六爻

无妄之時以誠滅妄以陽滅陰凡陽皆勝凡陰皆不利初九剛自外來而爲无妄之主所往皆吉可見陽之得志矣故曰无妄往吉得志也六二居中守正異於他陰矣猶戒曰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加一則字蓋疑之也故曰不耕穫未富也陰爲虛陽爲富六二以陰居陰雖在无妄之中猶未得比於陽必能盡絶人爲專用其天而後可以往配於陽也六三與九四同不得位而不得與九四比者三陰而四陽也六三陰不得位所應又窮災降自天末如之何矣或繫之牛不知其誰之物行人得牛不知其誰得之而六三端居其邑橫被其災此所謂无妄之災也九四陽雖不得位而其質剛體健无所係應固有之德可以自守不隨位而加損也故曰可貞无咎固有之也九五與初九同爲得位五又居中而不得與初九比者初九无所係應故所往皆吉无妄之至也九五與陰相應故不免於疾然二五中正相應本非妄交故爲无妄之疾无妄而攻之則爲妄矣故爻戒以勿藥象戒以不可試皆深戒而嚴止之示无妄之時不可少妄也然辭旨憂疑終非得志之爻亦可見陰之爲累矣上九所居與九四同亦可守而不可行而上九又當時位之窮愈无可行之理故曰窮之災也即就

上九亢龍之爻辭也

不耕穫不菑畬

鄭氏謂若作不耕而穫不菑而畬是於本文外添兩而字也只是并穫與畬皆不爲爾此說爲當予以田事考之耕者禾之始穫者禾之終菑者地之始畬者地之終六二當无妄之時居中守正上應純陽有去妄存誠之志然必併其始終而盡絶之无使一毫私欲遺種於其間則妄盡而誠存矣苟有一毫未去便非純誠猶未得爲无妄也

不耕穫則利有攸往　勿藥有喜

二之利有攸往往與五應也五之有喜喜與二應也

二爻相應本皆中正无妄聖人以六二爲純陰故於二爻皆深戒之二之不耕穫不菑畬所以深絶其妄想也五之勿藥不可試所以深保其无妄之眞也五已无妄懼其失之也故可以用戒曰勿曰不可皆戒辭也若二之陰柔使其有妄則徒戒不足以止之且息妄之事亦非他人之所能預必其中心自不耕穫自不菑畬然後爲眞爾故皆曰不以見其自不爲也若待戒而止則可以爲難矣未可以爲无妄也

未富也

小畜九五富以其鄰泰六四謙六五不富以其鄰升上六消不富也皆以陽爲富陰爲不富若无妄之六二則進於陽矣但未純耳故曰未富也臨之九二以四陰在上爲未順命然陽長陰消終必順矣觀之六三以九五在上爲未失道然陰長陽消終必失矣凡稱未者皆謂其未遽然非謂其終不然也

无妄之災

新安朱先生曰无妄六爻皆无妄也其所遇之災非人爲也故六三爲无妄之災上九爲窮之災皆不害其爲无妄也

周易玩辭卷第五

後學　成德　校訂

江陵項安世述

䷙大畜 乾下艮上

大畜　小畜

小畜初爻皆不受畜至終而畜道始成所以爲小畜也大畜初爻皆受其畜至終而畜道反通所以爲大畜也

彖

剛健乾也篤實艮也輝光艮乾互離也剛健以主之篤實以充之輝光以發之所畜愈富其德愈新此所謂大畜也此言畜之本體也九以剛在上五自下尚

之乾以健在内艮自上止之外能尚賢以畜人才内能止健以畜天德所畜若此可謂大正矣此所謂利貞也此言畜之致用也畜人畜物皆不爲大畜財畜兵皆不爲正畜之大正者不過畜賢畜德二事而已能畜人才則不私其祿矣自三至上爲頤能養賢以及萬民故曰不家食吉養賢也辭義在於養人或謂不食於家則反爲受養非其義也能畜天德則不陷於險矣六四六五爲艮之腓趾皆與乾應有涉險之具故曰利涉大川應乎天也尚賢而能養則非以虛文尚之故賢者可得而畜也止健而心與之應則非勉強以止之故天德可得而畜也畜有止聚二義物止則聚不止不聚也故畜兼二義焉

大象

前言往行則聖賢在上以象艮也畜德則聖賢在下以象乾也文在外故爲小畜識在心故爲大畜前言往行如山皆至善之所止也識而畜之如天其所成就豈有窮邪識漢書作志義同

六爻

大畜六爻以上下耦觀初九爲六四所畜者也初性純剛故戒之以有厲利止不可犯災四能制之於初故爲童牛之牿九二爲六五所畜者也二性剛則得中故能自脱其輹而无過尤五據利勢以制之故爲

豶豕之牙牿者闌角之木牙者繫豕之杙也九三與上九相合而不相畜者也九三健極而進故爲良馬逐言逐者明下二陽皆隨之也上九在上而導乾以上行故爲天之衢亨言亨明畜道之變也九三前有二陰尚當艱貞而防衛既越二陰而至於上九則乾道通行無復疑阻矣

輿衛

以説卦考之坤爲大輿爲衆則輿衛疑若坤象也而諸卦多於乾言輿小畜之三曰輿説輻大有之二曰大車以載大畜之二曰輿説輹三曰輿衛大壯之四曰壯于大輿之輹凡皆乾爻何哉蓋車之全體惟乾

足以當之輿者車中之箱坤止象其箱足以容物而已故坤爲大輿而乾爲大車大有之九二是也至於輿傍之輻其直指象乾輿下之輹其壯亦象乾輻以利輪之轉輹以利軸之轉皆主爲圜非坤象也輿之有衛亦不訓爲衆古書之稱衛者皆武衛也按考工記周人之輿有六等之備戈也人也殳也戟也矛也幷軫爲六蓋輿衛之強如此非乾何以當之此又輿衛蓋總指三陽皆同載而上進者也然必皆冠以輿字者坤陰爲主故也小畜大畜大壯皆陰在上而畜陽者也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九二自下應之故雖專言車亦有積載之象

童牛　豶豕　良馬

初九在初故稱童牛乾之初爻自坤變也九二以剛居柔无勢故爲豶豕乾之中爻屬坎豕也九三純乾故爲良馬馬以健行爲良九三健之極也

告牙

告說文云牛角横木也正引易童牛之告爲證才埤雅云以杙繫豕也胡翼之易傳正用其說今按告以制牛則牙以制豕從可知矣二說宜用但告字從牛者別是一字說文云牛馬牢也周書牿牛馬是也則此告不當從牛

有喜　有慶

喜慶皆陰陽相得之辭卦中惟二陰有應故四爲有喜而五爲有慶喜者據己言之慶則其喜及人五居君位故及人也若論止物之道則制之於初乃爲大善故四爲元吉五獨得吉而已

大畜時也无妄災也

凡陰皆受制於陽今以乾陽之尊而受畜於四五之二陰四爲大臣五爲人君故不得不聽其畜也如大畜者乃可以言時矣凡人之禍多因自取无妄之時无自取之道如无妄者乃可以言災矣

曰字　何字

九三互兌爲口曰者三語下也何者三問上也三方

與羣陽自相告語防警輿衛以虞二陰之見止忽得上九合志之人容其上往故驚喜而問之也艮在上卦本爲門闕爲小徑以止物者忽爲衢道以通天陽之上行何其大也怪其與本質相反是以何之

䷚ 頤 震下艮上

頤大過小過中孚

上經將終受以頤大過下經將終受以中孚小過四卦皆不反對所以明雷風山澤之正用也四卦之象皆肖坎離蓋雷風山澤之氣出於坎離而坎離之氣出於乾坤此兩儀所以生四象四象所以生八卦也

頤小過

頤上止下動其象爲頤小過上動下止其象爲杵臼惟此二象最爲易曉

彖

頤之彖曰觀頤自求口實若非夫子贊辭明白則後儒必不分作養人養己兩條也賁之彖曰賁亨小利有攸往亦因贊辭方知亨是下卦小利有攸往是上卦也後人決不敢如此解之便如此解人必不服也由是推之今人欲以一說穿一卦者可不謂率然乎易之彖自取成卦之主與兩卦之體及中爻爲義大象自取卦象爲法爻辭自據逐爻論事其取義極有相遠處此章觀其所養指上九言之觀其自養指初九言之初上二陽即上下兩卦之主爻也

天地養萬物

萬物始乎震成乎艮天地養物之功終始於二卦之內四時八卦之用皆包於頤故卦氣始於中孚而終於頤此頤之時所以爲大也

山下有雷頤

雷在地中復靜中有動也雷出地奮豫動而出乎靜也天下雷行物與无妄雷之用也雷在天上大壯雷之體也雷風恒陽上陰下各居其所也風雷益陰上陽下互致其功也雲雷屯水氣方上將雨之候也雷雨作解水氣下矣既雨之時也電雷噬嗑電耀乎外雷震乎內將擊之雷也雷電豐雷出電外擊物之雷也山下有雷頤聲未出山也山上有雷小過聲已出山也澤上有雷歸妹陽感陰而出也澤中有雷隨陰翕陽而入也

言語飲食

節飲食象山之止物謹言語象雷之藏聲

初九

頤以正爲吉初九得正而凶者初九爲動之主動則失正故也頤卦惟有二陽上九在上謂之由頤固爲所養之主初九在下亦足爲自養之賢靈龜伏息而在下初九之象也朶頤在上而下垂上九之象也上九爲卦之主故稱我羣陰從我而求養固其所也初九本无所求乃亦仰而觀我有靈而不自保有貴而不自珍宜其凶也初九本靈本貴聖人以其爲動之主居養之初故深戒之以明自養之道象言亦不足貴者示其本貴也頤卦肖離離爲龜龜陽物而下伏故初九一爻得靈龜之本象上九以主爻稱我說見觀卦

顛頤　拂經　于丘

六二顛頤拂經于丘頤說者多不同當以四五參之四與二俱顛頤五與二俱拂經其說不容有異也頤之義以養正爲吉二四皆正有可養之道反陰虛而

无實不能以自養如人有食而自傾之故皆為顛頤大過本末皆柔而顛其室鼎初以柔顛其趾則顛為傾覆之義明矣然顛去已惡而受上之陽亦有致吉之理如鼎之顛趾是也故在六四一爻不害其為吉也居尊位大中而養天下人道之常經也二五得位得中有可養之勢而不能自養反由養於不中无位之爻與常經相悖故皆為拂經六三小象以悖道解拂拂之訓悖明矣然拂經而合於道亦君子之時中如豫之由於九四是也故在六五一爻不害其為吉也二四俱顛獨四得吉者四去上近二去上遠故不受其施也二五俱拂五獨得吉者五性好止二性好動不能貞於從上也雖與四陰聚而就養或捨其類動而去之則有拂貞之凶矣故曰六二征凶行失類也經者常法猶可拂也貞者正道不可拂也易中丘皆為聚渙以三陰相聚為有丘頤四陰皆聚於上上又艮體故為于丘二動則成咸腓故為征凶

六三

拂頤貞三字當連讀頤之卦辭曰頤貞吉三之爻辭曰拂頤貞凶卦中惟此一爻與卦義相反故曰道大悖也三與上隔純坤坤為十故曰十年勿用頤之六爻皆由上而養者也四五徒以與上同體猶能致吉三為正應而反凶者不正而好動也五亦不正然性

好止故能居貞而吉頤之不可不貞如此

六四

六四既吉矣又言无咎者以所養言之上來養已其施光大故為吉以自養言之性靜而專意念深遠故為无咎二四皆受上之施者也二動而征故凶四止而不動故无咎明自養之不可不謹也

逐逐

其欲逐逐說文作儵儵式六反遠也詳眈眈之義則儵為宜眈眈深也儵儵遠也皆有沈厚專壹之義艮寅為虎四靜而正故其象如此

六五　上九

六五上九二爻皆當以小象解之六五之居貞非自守也貞於從上也故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成王不疑周公孝昭委任霍光頤六五之貞也六五違上而自守則不能以養物矣上九之厲吉非能自吉也得六五之委任而吉也故曰由頤厲吉大有慶也陰陽相得為慶上九苟不得君而自用則厲且凶矣易中柔爻之貞皆訓從恒六五之貞婦用之為從一夫用之為從婦貞以從為訓也

六爻

鄭剛中氏曰頤卦上三爻皆吉喜其止也下三爻皆凶惡其動也

涉大川

六五柔弱待人而養非濟難之才上九養人故能濟大難成王昭帝非濟難之君能濟難者周公霍光也頤肖離而反坎故上九利於涉川大過肖坎故上六過涉而凶也卦氣過蹇則爲頤亦有涉川之象

䷛大過 巽下兌上

過字

過者越而過之所謂過猶不及者是也故王弼訓爲相過王肅音爲戈蓋古義如此若訓爲過誤之過則失其讀矣觀小過爻辭弗過過祖皆是相過越之意雖過乎哀過乎恭過乎儉亦是越而過之非過誤也

彖

凡卦之彖辭兼備衆義不必穿爲一說也如大過二字自是泛言萬事大者過也凡大者皆是非一端也棟橈二字則以六爻之象言之中四爻強初上二爻皆弱有棟橈之象此則禍變之大者也利有攸往亨五字則以六爻之才言之中四爻剛雖大過而得時措之中初上二爻又能巽而說不失人心故利於有行雖遇大變而可以亨此則才略之大者也巽而說之下加行字者就大過言之也過字在序卦訓爲動爲行能以巽說而行於大難之中是以利有攸往也

利有攸往乃亨

先言亨後言利有攸往者亨自亨利自利也今先言利有攸往後言亨者明亨因於往也故彖曰利有攸往乃亨言往乃亨不往則不亨也棟既橈矣不往則壓焉何亨之有

澤滅木大過

兌上巽下固爲澤滅木之正象然以六爻言之四陽在二陰之中亦有澤滅木之象焉故九二九五皆爲枯楊九三九四皆爲棟初六爲藉於地而上六爲滅其頂其象明矣二五皆濱於澤故稱楊焉楊澤木也當大過之時故稱枯焉過則木枯也二亦濱於澤者卦象而兌反對也凡不反對之卦八皆就卦內自相反對乾坤坎離頤大過中孚小過是也

衍象

大過自大壯變而成卦大壯爲上棟下宇故其變爲棟橈繫辭又以大過爲棺椁生則棟宇死則棺椁亦相變爲義也人葬於棺椁棺椁藏於上亦有澤滅木之象焉

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獨立不懼木之植也遯世无悶澤之說也江東鄭夬曰獨立不懼居大位任大事者也遯世无悶有大德无大位者也

白茅

初六一爻則彖所謂本弱者也當滅木之時畏禍而過於謹者也本弱象茅巽象白巽在地爻象藉凡祀神之物皆以白茅藉之於地故取義焉

九二　九三

全卦有棟橈之象而九三乃獨有之全卦有利往之象而九二乃獨有之何哉蓋九二當剛過之時獨能居柔而用中又與柔比在六爻之中獨此一爻不爲過甚之事故无不利也卦體本以中太強而本末弱是以爲橈九三以剛居剛又處巽之極爲躁在六爻之中獨此一爻爲過於強故棟愈橈而不可輔也

九二　九五

二五皆无正應而過以與陰者也二所與者初初本也故爲稊稊者木根新生之芽也初又巽之主爻爲木爲長爲高木已過而復芽又長且高故有往亨之理五所與者上上末也故爲華上又兌之主爻爲剛鹵爲毀折爲附決皆非木之所宜木已過而生華又毀且決故无久生之理也

九三　九四

九三有應在上而象以爲无輔九四有應在下而象以爲不橈乎下何哉凡卦皆上下相應惟大過之時不用常理獨以所比爲親初與二比而爲老夫女妻五與上比而爲老婦士夫皆過以相與則三與四亦當相與乃合大過之義今二爻皆剛无相與之情故三謂之无輔輔以比言則指四明矣四謂之不橈乎下橈者三也則指三明矣

棟橈棟隆

大過四陽二在下爲根五在上爲技三四兩爻在本身爲棟就兩棟言之三過於強故橈四不過故隆四若從三則與之俱橈故三爲不可輔而四以有它爲吝言不可從三也九三庚亮之急也九四王導之寬也

无咎无譽

大過九五與坤六四同占者其操術同也坤六四之

至謹大過九五之中立在己皆可无咎然括囊无補於當世老婦不能以生育安足譽乎象言可醜正解无譽二字明居上位而中立者不可自以无咎爲能也以此坊民猶有以長樂老自譽者

過涉滅頂凶无咎

上六一爻則彖所謂末弱者也力不足以濟難而志存大義故過於勇如陳蕃李膺之事此亦大過人之行雖至於滅頂而不可咎也

老夫士夫

二高於初故二爲老而初爲女上高於五故上爲老而五爲士各就所比之爻自爲老少凡大過之取象

皆然

䷜習坎 坎下坎上

習字

重卦之序坎在六子之先故於坎卦加習字以起後例示離震艮兌巽皆當以重習起義不與初經三畫之卦同義也故離爲繼明震爲洊恐艮爲各不相與巽爲申命兌爲相習義皆與初卦不同乾最爲首不於乾加習字乾坤六畫只是一爻自二以上便皆爲習習義在爻不在重卦至六子而後重與單異故孔子於乾坤但以天行地勢爲言而於六子始有洊而兼麗隨習之文也

坎字

坎彖自爲兩節其象爲水之多其義爲險之重自水流而不盈至往有功以水言也自天險不可升至大矣哉以險言也卦辭專取水爲義爻辭皆以險爲義

不盈

水流而不盈謂不止也坎不盈謂不滿也不止故有孚不滿故中未大因其辭而釋之義自辨也凡物盈則止水盈則愈行故坎有時而盈水无時而盈也

往有功也

姚小彭氏曰坎勞卦也凡坎用事則曰往有功需蹇解漸皆是安世按漸雖无坎而二三四有坎進者自初至五歷坎而後得位故曰進得位往有功也天下之事孰不以勞而成以逸而敗哉

常德行習敎事

德行常修則邪念不能入其中敎事洊習則褻俗不能亂其守此君子設險以治身也敎事謂禮樂詩書之敎

初二五

初六習坎入坎者已在重坎之下而又加以不正更入于窞故曰失道凶也九二之坎有險即初六之習坎言坎之上又有坎也二者剛中之才雖賢於初六能不入坎然无應於上不能自拔猶在坎中故曰未出中也九五已登上坎无重坎矣然水必盈坎而後可出九五獨處陰中而无應於下如水之力適與坎平較之九二稍能自見而已然未能流而出坎故曰中未大也大抵出險之道以有應爲功使九二上有六五之應則可以承天寵而懷萬邦矣使九五下有六二之應則可以建萬國而親諸侯矣又何險之足患哉

初六 上六

初六兩爻凶同而情異初六在重坎之下陷于險者也其失道也昏愚之所致也上六居重坎之上爲險者也其失道也故爲之也當險之初則陷于險者受

其凶及險之極則爲險者凶必及之矣既係用徽纆又寘於叢棘亦重險之義也他爻之險皆遇險而陷于其中上六之重險則人設之以治罪人者故曰係曰寘皆執治之辭也

二五

九二九五在全卦之中爲有孚爲心亨爲行有尚者兩剛相繼出於險中不可得而掩遏有不失其信而志於必亨之義以此而往宜其有功也若在各爻言之止爲各能自守不陷於坎中而已皆无出險之功故二爲求小得五爲祗既平而已五居大位故以未大識之其實二爻皆未能出中者也二以柔自居五安其位雖有剛中之才皆无出險之志獨六二不安其位有志於尚往而才不足以立功此坎之六爻所以皆不能盡成卦之義也

六三

坎卦尚往利剛而不利柔剛能往柔不能往也獨六四一爻進而承剛得免於咎初六上六皆以失道致凶六三亦陰柔之人止言勿用止言无功而不言失道凶者初六入險最深上六處險之極皆无出險之道坐受其凶者也六三志剛而不安於位來之坎坎甚矣其有志於出險也惜其天質陰柔不足以往故戒之以勿用諭之以无功亦與往有功者異爾若論其志正坎道之所尚也其何失之有

來之坎坎

之者往也坎坎者勞貌也詩之坎坎伐檀是也先儒以其有兩坎字便稱來往皆險非也此止言上下往來之勞下文始言險之多爾欲進而上則險而不可升欲居其位則枕而不能安欲退而下則又入於坎中之窞才不剛位不正時不利皆无所施此所以戒之以勿用也象曰終无功者言雖勞其心力多方圖之終无出險之效也味終字可見坎坎之爲勞矣

六四爻句

新安朱先生曰晁說之氏言古讀作樽酒簋一句貳用缶一句古文小象亦無貳字安世按簋缶牖咎於古韻爲協且陸德明釋文及李鼎祚所集先儒解皆與此合則晁說尤信

樽酒　用缶　自牖

姚小彭氏曰冠之醴子與問名之醴賓舅姑之醴婦三者皆用特尊甒而醴子與賓皆不在牖醴婦與敎成之祭皆席于牖閒而敎成之祭復不用尊與甒是故用尊甒而在牖者惟醴婦爲然此所以象剛柔之際也酒止於特尊故稱樽酒醴以瓦甒盛之故稱用缶於象坎爲酒爲缶諸卦有坎者皆爲酒爾雅小罍謂之坎罍即缶也

剛柔際也

解之初六與九四相交則各當其位故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坎之六四與九五相交則成解之九四故亦曰剛柔際也

六四　上六

六四以禮爲險上六以刑爲險六四順道而承剛者也故以禮爲險以防其苟合尊以盛酒簋以盛食缶以盛醴席於戶牖之閒以納其結約之好昔之聖人所以制爲醴婦之儀若是其艱阻者所以重剛柔之交而慮夫婦之終也易而合者終必有敝不如是不足以永終而无咎也上六失道而乘剛者也故以刑爲

險以防其犯上係以徽纆使不得動寘之叢棘使不得安下罪者一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上罪三年而舍昔之聖人所以制爲圜土之法若是其峻極者所以困犯上之人而使之知君長之可畏也三歲者上三爻之終也起居動作皆不自得至於三歲之久其凶如此誰敢復犯乎九五爲君當以道爲險者也惜其道不大故无可言者

六爻

下卦在下而受險者故下三爻言出險之道上卦在上而治險者故上三爻言設險之道猶恨二五皆陷於險中故二不能盡出險之功五不能盡設險之道

文王當如㪚之時身不上而民不痒可謂能盡出險之功矣周公制禮樂立政刑以起八百年之業无敢侮之者可謂能盡設險之道矣故曰險之時用大矣哉

䷝ 離　離下離上

畜牝牛吉

牝柔而牛順皆坤象也坤之二五來麗於見龍飛龍之位麗乎中正也所惡於柔順者爲其麗於邪也如柔順若離之二五則无惡於柔順矣故曰畜牝牛吉坤以全體配乾而行故爲牝馬爲行地離以二五附乾而居故爲牝牛爲畜養

麗天麗土

日月麗乎天而成明百穀草木麗乎土而成文故離爲文又爲明

重明以麗乎正　柔麗乎中正

重明以麗乎正此統論一卦之義以釋卦名也上卦爲重明下卦三爻皆麗乎正故曰重明以麗乎正句中加以字如同人之文明以健賁之文明以止皆論上下兩卦之體也柔麗乎中正此以二五成卦之爻釋卦辭也坤之二柔來麗乎乾之中五麗乎中二麗乎正中如人能附順乎大中至正之道則其行无所不通故曰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加是

以二字明柔附本非令德以能附麗乎中正是以吉也苟附麗乎邪則為匪人矣安所得吉哉

乃化成天下

上卦為重明之君下三爻皆麗乎正之人此為明君能化成天下之象明矣

明兩作

此君象也不容有兩故明之兩作者則為大人繼明之象繼有前後之義非並作也日繼日猶君繼君有天子諸侯嗣位之象焉故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

重明 繼明

繼明與重明不同重明猶重巽也明之又明猶新之又新也重明如言聖益聖繼明如言聖繼聖也

初九

初九麗之初也相麗之初不可不謹邪正錯然並陳於前一舉足履之便有得失榮辱之機所以欲其敬者未論求福且欲避咎也

六二

坤之六五黃裳元吉及索而成離乃以六二為黃離元吉者自坤言之六五坤道之最盛者也處盛而用柔中故為元吉若離則乾之本體而坤來文之其義以明為主乾之九二本自文明而坤之六二又以地道之光來居其位光明如此而以柔順中正將之故

曰黃離元吉得中道也六五又加重明焉居剛在上而明爍於外此固知道者之所憂也安得為元吉乎

九三

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句法與不節若則嗟若同日既昃矣不動而求樂則坐而待憂也九三動為震震為鼓為聲互坎為缶又為擊缶之聲鼓缶而歌古樂也詩陳風用之古文嗟下无凶字

九四 六五

六五之出涕戚嗟說者皆以為九四所迫非也九四突如其來豈為六五哉為九三既老前明將盡急於求繼爾九四逆子也突然而來迫天地之所不容也

故曰焚如死如棄如无所容也六五順子也以繼父為悲以承業為憂不以得位為樂凡天子諸侯之初嗣位皆當如此故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曹丕初受漢禪抱辛毗頸曰君知我喜否識者有以知魏祚之不昌則四五之吉凶可知矣

上九

六五舜初繼堯讓德不嗣禹初繼舜稽首固辭之時也上九誅四凶征有苗之時也嗣位之主固當以憂畏為先然亦不可以不振也有上窮而不服者則動而用其明去其首惡安其黨與則有正威定國之譽而无反側不安之咎矣嗣位之初不得已而用明於

外張皇六師无壞我高祖寡命而已若察見其黨則人皆不安咎孰大焉出征言王不言公者公初嗣位无得征伐之理征伐者王者之事也

折首

首者上窮之象離折其首則變而爲豐宜照天下所以爲有嘉也豐亦有折獄致刑之象

醜

醜有二義老婦士夫亦可醜也負且乘亦可醜也二醜爲羞辱離之獲匪其醜漸之離羣醜也二醜爲朋類

周易玩辭卷第六　　後學　成德　校訂

兩江總督採購備選書籍

周易玩辭卷第七

江陵項安世述

䷞咸 艮下兌上

脢字

查許國氏學於陸佃謂脢在口下心上即喉中之梅核今謂之三思臺者是也安世按喉中之核亦不能自思則亦與脊肉同為无思爾

上下經

上經首乾坤終坎離乾坤者男女之正體坎離者男女之正用也下經首咸恒終既濟未濟咸恒者體之合也既濟未濟者用之交也故上經為男女下經為夫婦

咸恒

咸曰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恒曰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陰陽之情惟感與常而已往來无窮者感也相續不已者常也

止而說

動而相說則有相隨之義止而相說則有相感之義男有室女有家止於禮而相說所以為夫婦也若動而相說則踰牆鑽穴豈夫婦之道哉此咸之所以為取女吉也

彖

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亨也止而說利貞也男下女示取女之吉也九三上六二爻艮兌二卦皆柔上剛下之象山澤相感六爻相應皆二氣感應之象恒卦亦雷風相與剛柔皆應而不為感者雷風以聲與氣相輔而行非若山澤專以氣相感也

以虛受人

人知山之實而不知山之虛澤氣上升而山受之此其所謂虛也惟聖人知之故以虛受而法其象艮象下虛兌象上達

初六 上六

初上皆不言凶悔吝者當感之時柔在內者必應於外柔在外者必說於內皆其常理又所應皆正非妄感也故无凶悔諸儒謂滕口說為鄙之非也若鄙之則為吝矣事自有當用口說之時凡訓誥誓命皆口說也滕字虞翻本作騰蓋傳布之義書所謂播告之脩也但專恃口說亦不為美故不得言吉

輔頰舌

咸上艮五皆以輔為象聖人懼其无別也咸曰頰舌見其動也艮曰言有序見其靜也頰舌二字當自為句

六二 九三

九三隨人為吝六二隨人雖凶而吉者三剛故吝而

不改二順故改而不害也三與上相感者也上性說三性執彼以口說我我執而隨之遂往而不可回故謂之吝二與五相感者也五爲脊肉於人无感而二以腓肉自動而求之失中喪正而无得於外安得不凶然二性本順非固執之人若還居其位中正復全則雖凶而可吉也三上自否變而成咸咸若往隨上則復爲否所以吝也二動則成大過不動則復爲咸所以雖凶而吉也

九四

感在心者也拇腓股皆非所當感脢輔頰舌皆不足以感故特加咸字以明之九四咸之所也故不假言

咸而言咸之道貞一而无悔者未感之初也憧憧往來各以其類而從其思者既感之後也未感之初未有利害既感之後能如其初之貞於至一而无欲以撓之則明通公溥萬物化生而天下和平矣如其未也雖三剛三柔上下往來皆以正應相從感則感矣終未得爲光大也

九四　九五

四與五皆在上體其尊相近故分主心脊之事五官之治皆主於心以九四當之五藏之絡皆係於背以九五當之四居上下之交有往來之象故爲思而在心五以剛居四之外故爲脢而在背心有思則有得失故必貞而後悔亡脢无所思故无悔志末者末即无也言无所志非淺末之末也

六爻

初以柔在下體之始故爲拇不爲趾者趾剛而止不受感也二以柔在下體之中故爲腓不爲脛者脛亦剛也三以剛在下體之上故爲股柔在下而從應固其所也柔在中則可以上下故有凶有吉剛在上而亦不能處則其志卑下无可言矣四在三陽之中爲心上在兌之上爲口五在心之上與口之下上不爲言下不爲思故靜而爲脢四在內而柔爲心三在外而剛爲脢脢即脊也下三爻皆感於人上三爻皆感人者也

亦不處也

九三小象亦不處也亦字亦上文也古者六爻小象自爲一篇故接六二之小象而亦之言腓之柔固不能自處而股之剛亦復如之則爲可吝也

䷟ 恒 巽下震上

彖

剛上柔下其分正也雷風相與其情通也巽而動剛柔皆應循理而行內外應之其事順也有是三者足以久矣此卦之所以爲恒也亨者以此而亨无咎者以此而无咎利貞者利固守此也故曰恒亨无咎利

貞久於其道也其道即上三者可久之道也久非其道則有咎矣行何由而亨守何由而利哉守常者多不通多失之過多不利於行故此彖歷言之猶掐之无咎可貞利有攸往也

利貞

恒之彖以貞爲利而爻辭皆不利於貞者彖論卦德爻各言其位也卦得其道故當以貞守之爻多不正正者又不得中皆失其道不可貞也

利有攸往

聖人懼恆者之以執爲久也故曰恒亨无咎利貞久於其道也明所久在道非妄執也又懼暗者不知道

之所在也故曰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明道在不已所以能久也已者止也止則廢廢則不久矣書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惟日新不已然後能終始惟一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天即道也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變化即不已也日月得天以一日言四時變化以一歲言天形一日一周而日月因之以迭照故曰得天天氣一歲四變而四時因之以成歲故曰變化

久於其道　立不易方

久於其道道之所在則久焉非執一也立不易方方之所在則立焉非一方也道者理之會通也方者義之所在也非其道也非其義也頃刻不可居也奈何久立而不易乎股能立足能移今足反在上股反在下故爲立而不爲移

浚恒貞凶

初六既恒矣而曰貞何哉恒但爲長久之義而已貞則有心於固執者也久於其道固執可也久非其道其可執乎初六陰柔不正以浚爲恒固已近禍又加執爲凶之道也其何利之有六五居中在上以柔爲貞猶有吉凶之辨婦人執之則爲吉夫子執之則爲凶聖人之言恒其貴於合道如此

初六　上六

初六居巽之下以深入爲恒也上六居震之極以震動爲恒也在始而求深在上而好動皆凶之道也象辭加始字上字其義明矣在始求深如未信而諫未信而勞其民之類是也在上好動如秦皇漢武之類是也

九二　六五

九二以剛中爲常故悔亡六五以柔中爲恒在二可也在五則夫也父也君也而可乎婦人從夫則吉夫子從婦則凶矣二居婦位而剛疑若有悔以能久中故其悔可亡

无所容也

无所容者謂動與静皆不可也九三剛極而躁居上下之交非能常者也以妄而動必有羞辱承之或承之句法與或擊之同九三動則坎自外來矣承之猶應之也就使固守不動位亦不中常於不中亦爲可吝蓋无往而非招羞之道故曰无所容也

九三　九四

九三剛躁而不常九四以不中不正爲恒不常者固无所容常而非其道者亦无所獲故曰恒亨无咎利貞者久於其道也

六五

六五象辭蓋互文以協韻也若順言之則婦人從一而終故以柔貞爲吉夫子制命爲義故以從婦爲凶也

大无功也

師六三恒上六皆以大无功解凶字言敗績也

雷風相與　雷風恒

雷風相與者其情也雷主聲風主氣聲之與氣相從而不厭者也雷風恒者其方也聲常在外氣常在內二物者天下之至動者也而其不易如此而況於所當立者其可易乎是以君子象之

雷風恒　風雷益

常者不易益者易地而相資者也巽入也而在內震出也而在外二物各居其位故謂之常雷入而從風風出而從雷二物易位而相從故謂之益象於常言立不易方於益言則遷則改其義明矣

䷠ 遯 艮下乾上

剛當位而應

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此解遯而亨也遯本无亨之理故加而字若曰既遯矣而又能亨者剛雖當位而能應柔隨時用權不與爲敵故有可亨之理也當位非謂居尊位也凡爻得正爲當位言以正自居而以權應柔得遯遯之義如陳仲弓不忤中人故能脫頴川於黨禍此所謂遯而亨也

小利貞

小者元字之反對也元爲大故此爲小小字自爲一德卦義以亨爲主故移在亨字之下遯而亨者聖賢隨時之本義也小利貞者聖賢救世之微機也陰方浸長世道未至盡亡尚有可小小扶持之處天若未喪亦有興利反正之理此郭林宗周旋郡國誘掖人才之意也孔子之答陽貨即遯而亨也仕於季氏即小利貞也故曰遯之時義大矣哉自遯而上更進一陰則不利君子貞无復小利貞之望矣此徐孺子所謂非一木所枝之時也

天下有山

山爲高矣而天形自遠終不可得而親天非有心於遠之也故曰君子之遠小人不惡而嚴乾爲君又故嚴艮爲少男故小

初六　六二

以全卦言之六二爲浸長之陰逼陽者也以爻位言之以六居二柔順中正止於其位蓋君子之固志於下確然而不拔者也猶初六亦是初長之陰在爻位乃爲遯尾之君子也六爻惟二不言遯者初二皆在下之君子以初之危猶不必往二亦何以他遯爲哉固守中德而不可解即其遯矣二爲黄六爲牛艮止爲執革者固執之物也其取象如此以義言之當遯而執亦有改革之義

六二　九五

六二之象曰固志也九五之象曰以正志也二爻皆在卦之中故皆爲心志之象

九三

九三牽係而不能速遯以有疾則厲以畜臣妾則吉蓋疾以纏縣爲困臣妾以係戀爲恩也疾且不可況可大事乎象曰係遯之厲有疾憊也恐讀者以係遯爲有疾故移厲字於上而釋之曰有疾憊若此則憊而難瘳也

九三　上九

九三最近於陰又當位而止故爲係遯有疾憊上九最遠於陰又不當位而健故爲肥遯有所係則疾无所疑則肥上與三正相反也

好遯　嘉遯

好遯嘉遯只是一意四之與初猶五之與二也四與初皆不得其正故其相應也謂之好言以情合也五與二皆中而正故其相應也謂之嘉言以禮合也然當遯之時好與嘉皆不當顧惟當遯去也四爲不正未必能遯故有君子小人之戒五能正者也故又以貞吉勉之象曰以正志也言當以貞固而正其志不可以嘉耦而係其志也

小人否

否如字言小人則不然也讀爲否泰之否者非若以小象當與上下文協韻則可否之否古音自協匪字也

无所疑也

坤六二无不利文言曰則不疑其所行也遯上九无不利象曰无所疑也小畜上九君子征凶象曰有所疑也疑則凶於行不疑則利於行然則疑者行之禍也是以君子超然不以其身處於嫌疑之地故无入而不自得焉遠小人者最慮其疑上九本不與之相應又非當位之人所以遠之而无所疑也

六爻

遯下三爻艮也艮主於止故爲不往爲固志爲係遯上三爻乾也乾主於行故爲好遯爲嘉遯爲肥遯在下位而不往者柳下惠也在内而能固其志者季札子臧也當遯而猶係者大夫種也乘相好之時而遯者范蠡也已爲嘉耦而猶遯者子房也在事物之外肥而無憂者四皓兩生也

䷡大壯 乾下震上

大者壯也

壯有小大二義撫劍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小者之壯也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此大者之壯也聖人懼人之以很爲壯也故釋之曰大者壯也明所壯在大不在小也猶懼其未明也於其釋利貞也又申之曰大者正也明大壯即是大正故下文但言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不言觀其所壯也子犯言直爲壯孟子言大勇小勇其說皆出於此

利貞

壯有大小二義以正者爲大而正字亦有大小二義有以事理得中爲正者有以陰陽當位爲正者剛以柔濟之柔以剛濟之使不失其正此事理之正也以剛處剛以柔處柔各當其位此爻位之正也大壯之時義以事理爲大其所謂利貞者利守事理之正故曰大者正也明不以爻位言也是故九二九四六五三爻不當位而皆利初九九三上六三爻當位而皆不利又於九二九四爻辭明言貞吉於初九九三爻辭明言征凶貞厲蓋二四於事理爲正故其正也利初與三以爻位爲正故其正也不利由此觀之則卦辭所利之貞在大而不在小明矣聖人猶恐其未明也又以小象釋之於九二之吉則曰九二貞吉以中也明正吉以中而不以位也於六五之无悔則曰位不當也亦明无悔在中不在位也初九以剛居剛其仗正力行爲可孚矣而象則曰其孚窮也言在他卦以孚爲美當大壯之時則以孚爲凶故孚至大壯而窮矣易之時義屢遷如此

剛以動故壯

剛則不爲物欲所撓故其動也壯使以血氣而動安得壯

消長

凡消長卦復姤臨遯泰否夬剝彖辭皆言消長之事獨觀與大壯不言消長者已過泰否則消長定矣其事以夬剝爲終不係於觀與大壯也大壯正卯之月四陽在下主宣萬物之華觀正酉之月二陽在上主堅萬物之實所繫者大故彖辭專言大觀大壯之理

以明陽德无往不大不以消長爲限也

大象

雷在天上行於天而不行於人動於剛健而不動於柔邪此其所以爲天下之至壯也君子所以養其剛大者亦曰非禮勿履而已内知非禮屬乾外能勿履屬震知行如此非至壯者其孰能之

九三

旣曰小人用壯又曰君子用罔勸戒備矣又曰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者恐人以用剛居剛爲得正也大壯之時方以過剛爲戒位愈正則愈危矣剛而又剛其剛不能自制必至於觸藩而羸角此其所以危也故必如九二九四之以剛居柔而後義正而事吉也

羊

新安朱先生曰此卦體似兌故稱羊焉蓋以六爻合而爲三則是兌卦也

羝羊觸藩

九三上六皆在本卦之上三爲健之窮上爲動之窮故皆有觸藩羸角之象然三能用罔以化其健而爲坤上能用艱以止其動而爲艮則皆可免於羸蓋窮有變理也

君子罔也

君子用罔說者不同然觀爻辭之例如小人吉大人否亨君子吉小人否婦人吉夫子凶皆是相反之辭似難與小人同貶也又象辭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全與君子好遯小人否也句法相類詩書中罔字與弗字勿字毋字通用皆禁止之義也

九四

九四以剛居柔有能正之吉无過剛之悔貞吉悔亡四字旣盡之矣又曰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者恐人以居柔爲不進也進陽以去陰豈有可倦之理故象以尚往明之自四以往爲夬故爲藩決不羸四本坤之下爻動而成壯故爲壯于大輿之輹輹在輿下者也四爲成卦之爻故稱壯稱大

尚往

大壯至四猶曰尚往夬已至五猶曰利有攸往蓋剛不盡長柔不盡消則其事不竟故曰剛長乃終此除惡務本之法自治與治國皆當如此不可以小惡爲无傷而弗去也

喪羊于易

晁說之氏曰易古文疆埸字也今按埸在兩界之間常有喪失牛羊之事故聖人取之以爲兩爻相易之象大壯之時其性太很故六爻皆惡當位而喜易位九三止於純剛故粗很用壯而羸其角上六止於純陰故愚很不詳而羸其角惟九四六五易位而處四

以剛居柔故藩決而悔亡五以柔居剛故羊喪而无悔四性剛未必能安於易位故先貞而後吉先悔而後亡五性柔能安於易位故爲喪爲易爲不當位而居然无悔也四之所決即九三所羸之藩五之所喪即上六不退之羊三以剛居剛故貞則有厲四以剛居柔故貞則有吉此又貞厲貞吉之辨也大壯四五易位而喪其很故无悔旅五上易位而喪其順故凶此又牛與羊之辨也

上六

上六居動之極質本陰暗而又好動不能詳審者也是以進退失據凡人處事以爲易則不詳以爲難則詳矣上六既以不詳而致咎則當務詳以免於咎故曰艱則吉咎不長也此雖敎戒之辭然上六亦自備此二義居動之極故有不詳之象動極則止故又有克艱之象聖人亦因其才之所可至而敎之爾

咎不長也

臨之六三无攸利象曰既憂之咎不長也大壯之上六亦无攸利象曰艱則吉咎不長也二爻皆居卦之窮可以變通臨六三變則爲泰大壯上六變則爲大有故皆曰咎不長也

䷢晉 坤下離上

彖

晉躋也古文晉作㬜子西反康侯猶禮言寧侯也姚小彭氏曰康侯用錫馬蕃庶侯享王之禮也錫猶納錫錫貢之錫享禮四馬卓立九馬隨之故曰蕃庶也晝日三接王接侯之禮也覲禮延升一也覲畢致享升致命二也享畢王勞之升成拜三也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此釋康侯用錫馬蕃庶也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此釋晝日三接也

馬日

行地莫如馬馬象下卦坤也晝者大明之時晝日象上卦離也臣以馬錫貢於上順之至也上以晝日接下明之至也爲下不順則不能進下順而上不明則不可進下順上明斯其所以晉也歟

柔進而上行

易彖辭言柔上行者皆謂六五噬嗑晉睽鼎是也今按噬嗑自否初進五晉自觀四進五鼎自遯二進五皆爲上行獨睽卦以大壯三上相易五未嘗動則於例不通虞翻以爲无妄之二進爲睽五亦未爲允然則當是離卦在上即謂之柔進而上行爾蓋三女之卦獨離柔在上爲得尊位大中而行之故謂之上行巽在六四例謂之上合上同兌在上六例謂之上窮皆不得爲上行也

大象

大壯之象曰君子以非禮勿履晉之象曰君子以自昭明德聖人之言壯言明大率如此世人以敢凌人爲壯以能察物爲明豈不遠哉明之出乎地非人進之自進而已明德之發乎身非人昭之自昭而已明德以象日自昭以象出地

下三爻

進也者君子之所難也初未爲衆所允則不可以急於進也有晉之者有摧之者吾一以正處之而无所遷就則常吉矣吾獨行正人未受命吾以裕待之而无所怨尤則无咎矣此君子將進之道也二既進而當位則憂患之原方起於此但常固守中正不改其度則致吉之本也至誠上通君必福之不可他求左道以幸容悅此君子既進之道也至於三則已晉而在上晉道已成衆志皆信則異於罔孚矣凡悔亡則異於摧如愁如矣當是之時進而上行麗乎大明復何疑哉故曰衆允之志上行也然必至於三而後衆允則君子之進豈可以易言哉

王母

六五以柔居尊位故六二以王母稱之明事陰柔之君其初不得不愁必固守中正以感通之則君雖陰柔必福之矣周公之於成王用此爻也介者自守之象介即貞也福即吉也與詩之介爾景福不同故曰受兹介福明福自此生也

鼫鼠

紹熙癸丑余在館閣樓尚書鑰爲余言晉卦釋文云鼫鼠螻蛄也今俗稱土狗者是先儒多以毛氏詩碩鼠爲說誤矣余以許氏說文攷之信然且云五技鼠也能飛不能過屋能緣不能升木能浮不能渡谷能穴不能掩身能走不能先人今土狗之技盡與此合又按王弼注晉卦謂鼫鼠爲无所守則亦以五技目之也但不知何代何人誤改荀子勸學篇鼫字作鼯故後之學者遂不知有鼫鼠之名然余按蔡邕勸學篇亦云鼫鼠五能不成一技則荀子書在漢時固未作鼫字也古易鼫字有一本作碩彼自以碩鼠解之可也若用彼說而解此字則爲不識字訓不可行矣

九四

晉之道以順而麗乎大明以柔進而上行皆主乎順者也三雖不正以其能順故得信其志而上行四雖已進乎上以其失柔順之道故如鼫鼠之窮而不得遂若固執而不悛危必至矣故三五皆不當位而獨於九四言之也

六三　六五

六三六五位皆不正本皆有悔者也三順而五明得君臣之道故皆悔亡五雖君位然以六居之在卦義

爲柔進而上行有人臣進而遇君之象自失得勿恤以下皆爲進者言之也君子之進得遇大明之君則不當復以失得爲憂但往而事之自然吉无不利象辭又曰往有慶也皆勉之以仕蓋明主可爲忠言不當復爲身計也此又因君之明而極言仕進之義三與五爻辭皆不稱晉然三之上行五之往吉非進而何

上九

晉好柔而惡剛故九四上九皆以厲言之四進而非其道故爲技窮之鼠上已窮而猶進故爲晉其角角亦窮地也是道也皆不可以施於人維用以自攻其私使常惕厲而不安則可以致吉而免咎然亦終非可久之道久則可吝矣此猶家人嗃嗃悔厲吉亦非治家之常道也

爻象分合例

臨之初曰志行正也二曰未順命也而晉之初爻合而用之乾之初曰下也二曰時舍也而井之初爻合而用之履之三曰眇能視跛能履而歸妹之二三分而用之旣濟之初曰曳其輪濡其尾而未濟之初二亦分而用之凡此皆當參攷其義以知分合之由

䷣ 明夷 離下坤上

彖

晉之彖皆无元亨利貞等字句法全類爻辭明夷之彖以卦名與卦辭各當一事此皆新例也與諸卦彖辭不同

文王　箕子

文王之難在外故曰蒙大難箕子之難在國家故曰內難文王以全卦言箕子以六五一爻言也蒙難者有濟世之功內難者止於正志而已

艱貞

內難艱也正其志貞也故曰利艱貞

大象

明而見傷本非善事然天地之間旣有此象君子觀之皆爲有用是道也用之以居人上聰明睿智守之以愚使小人有所容而君子得以自盡豈非君人之善道哉故曰風霆流行庶物露生无非敎也嗚呼大象之辭非聖人其孰能脩之蒞衆坤也用晦而明以坤養離也

晉明夷大象

明出地上君子以之自治明入地中君子以之治人旨哉斯言非聖人其孰能脩之

下三爻

下三爻屬離皆明者也不在其位則去之在其位則救之終不可救則狩之故初九者海濱之二老也六

二者伊尹祖伊之事也九三者湯與武王之事也六二守其常九三遇其變也

上三爻

上三爻屬坤皆闇者也六四闇而不中入逢其闇出行其權者也崇侯虎以之左者自卑以迎其君也坤爲腹左者坤之下爻也六五在闇而中晦於大難迹闇而心明者也箕子以之上六闇極不反禍及其身者也桀紂以之六五君位而主箕子者此卦主爲有明而見夷者設也紂不明之人故以上六當之言晦不言夷已則自晦非湯武夷之也

初九六二

垂其翼不言夷未傷也夷于左股加一夷字言已傷也說者以垂其翼爲傷翼非也斂翼而下飛者避禍之象也

用拯馬壯吉

左爲小右爲大股在下肱在上豐折右肱故不可大用有臣而无君也明之始夷也臣雖受傷未忍忘君思用救馬盡力而出之當戡黎征葛之時夏商之王苟能用伊尹祖伊之言幡然而改道而行則其興也勃焉何患其不吉哉明夷二動則爲泰何吉如之然而此非上六之所能也但爲六二者臣子之法當如是爾故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釋文拯字作承古文作拼亦音承其訓曰上舉蓋拯而出之也而後人遂以拯代之義雖是而字則非矣

明夷　渙

明夷六二用拯馬壯吉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渙初六用拯馬壯吉象曰初六之吉順也安世按二爻雖柔皆自有坎馬正合順字諸家必欲外取剛爻謂六二以九三爲馬初六以九二爲馬豈未攷小象故歟渙之初六坎初爻也明夷自二至四爲坎六二亦初爻也坎爲亟心之馬故壯馬則能力行矣然必於柔爻言之者貴其順也當險難之時力行順事則可以反凶爲吉若力行剛克則愈凶矣爻辭意在用字象辭意在順字明以六用壯可以得吉紂率其旅若林則以九用壯无得吉之理也明夷六二當位之臣忍傷以救國事合於爲臣之則故曰順以則也渙之初六在下无位避難而自救故止曰順也中豐盡室而行蘧伯玉從近關出皆以順用壯而自救其身也救禍者莫若壯用壯者莫若順達而能順可以救世窮而能順可以救身

順以則也

則者道之常也言以六居二得正得中明於臣子之常道也明夷之下三爻惟六二有救之之誠上三爻惟六五无去之之心皆中順之臣也上六失則者亦

謂其失人君之常道也

南狩

離明坤暗九三自離狩坤乃爲白夷狩南者未狩則爲明夷狩則爲南矣離既升坤則離在坤上非南而何詩曰肆伐大商會朝清明南狩之謂也

不可疾貞

貞字自爲句爲明夷而南狩不得已而爲之匪棘其欲也有棘其欲之心則是富天下也故曰不可疾然而人之常情不急則懈故又以貞勉之令朕必往致天之罰貞也

周易玩辭卷第七

後學　成德　挍訂

周易玩辭卷第八

江陵　項　安世　述

☲☴家人 離下巽上

利女貞

女貞者治家之本也女不正則家道亂矣故彖辭惟利女貞三字

嚴君

家人有嚴君焉卽男女之正位乎内外者也二人者正則莫不正矣

大象

五行之氣熱極爲風人心之動化爲風心之狂疾亦謂之風凡風皆自火出者也故風火爲家人之象蓋萬物以火爲内天下以家爲内人之言行以心爲内言行風也有物有恒心主之也人禽草木皆火氣在内則生火氣在外則死故火至木上則君子凝命焉

六爻

初九始有家也六二婦也九三夫也一家之制備於下爻矣上卦則推而廣之六四卿大夫之家也九五天子之家也上九家道之終也

六二

六二既曰无攸遂矣又曰貞吉象恐後人誤以貞爲剛嚴故釋之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明婦人之貞貞

於順巽而已即上文无攸遂在中饋是也婦能守此而不變則爲家之吉矣

嗃嗃嘻嘻

嗃嗃嘻嘻只是一意非相反之辭也稱家人者一卦之主治家者也婦子爲其所治者也治家者過於嚴烈雖暴而多悔危而難安然於家道未有所失則不害其爲治也故吉若治家失道而强威嚴行之如谷風之有洸有潰小弁之維其忍之使爲婦爲子者嗃歎怨毒則終不可行故吝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謂此類也嘻嘻二字在詩之噫嘻禮之嘻其甚矣左氏傳之譆譆出出陽虎從者曰嘻皆爲歎懼之辭未有訓爲笑樂者也九三重剛尚察而不得其中故其象如此若從或說以爲笑樂失節則其終不止於吝矣乃終亂之道也

六四

四在高位則既富矣若以驕亢處之則凶之道也故六四以順在位則能保其富而吉莫加焉體柔而居巽之下順之至也衛公子荆之居室其知此者乎

九五

王假有家王假有廟猶言王至於家王至於廟也古鼎彝之文皆以君在廟爲假于廟舜格于藝祖是也王在廟則尚敬故詩曰肅肅在廟王在家則尚和故曰雝雝在宮家人之九五王之在家者也王者天下之至尊家者天下之至親以至尊而行至親之道能使君民相愛如家人則何憂之有故曰勿恤吉然而彖辭以嚴正爲言九五乃以相愛爲義彖以家人爲主言父母之治家人如治天下故其義主於嚴九五以君位爲主言人君之視天下如視家人故其義主於愛又二五正應二以順而從乎五五以巽而交乎二此正王與家人相荅之象也若治家之法則始於初九之閑終於上九之威言之備矣何必於二五言之

上九

有孚信之也威如畏之也内外信畏而无違言此治家長久之道故於卦之終言之然欲人之畏者必以孚爲本故象有反身之戒

上下二卦

家人上下二卦當對講初九剛而正故以禮法防其家六四柔而正故以柔順保其家初九與四相對也六二在内而順乎五九五在外而愛乎二此二與五相對也九三以暴行法而人怨嗟上九以身立法而人敬信此三與上相對也大抵下卦皆主於剛明雖六二之順以巽亦能貞於其事也上卦皆主於柔巽雖上九之威如亦知自反也

小象

家人六爻皆當據小象爲證其曰志未變則可見閑字之義主於　初其曰順以巽則可見貞字之義主於順始未失而終失則可見嗃嗃嘻嘻之爲一事以順在位爲言可見富家之義不主於財利以交相愛爲言可見王假之義不主於尊嚴以反身爲言可見威如之義不主於徒法此數者若无象辭則解者必皆失其本義矣

☲☱ 睽 兌下離上

二女同居

火澤合而成卦不得謂之不同火上澤下不得謂之不異故象曰同而異彖曰同居而不同行

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

睽與鼎皆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然在睽則爲小吉在鼎則爲元亨者爻位同而時事異也

時用

睽之時用所以爲大者以其效言之也百官分職而治之則凡職皆治是謂大治萬國分土而平之則凡土皆平是謂大平若混而无分衆而无責則皆不治矣睽之有時而可用者謂此類也

大象

睽非善事也然有當睽者同而異是也二女同居所

謂同也其志不同行所謂異也此亦人道之當然初不爲過其在君子則周而不比和而不同羣而不黨皆同而異也君子之睽如此豈不善哉同人於異之中而見其同睽於同之中而得其異同以接物異以保己惟君子全之同象兌之說異象離之明

初悔亡　五悔亡

初以在下不與世事而悔亡五以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悔亡辭雖同而義則異

初无咎　二无咎

初之无咎以避咎也免於惡人之見咎也二之无咎未失道也於君子之道无可咎也亦是辭同而義異

喪馬

馬者人所乘以出行也初无應於外而不得上行故爲喪馬

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

喪馬勿逐自復往者不追也見惡人无咎來者不拒也此君子在下无應之時處睽之道也見與追斯可見之見同非往見之見也若往見則違勿逐之戒矣若二五正應乃可往見在初九則不可也四爲坎馬而孤有喪馬之象險而不正有惡人之象

初二三

初以正人无位而在下本自與人无應故雖在睽之

時而不涉于悔二居中而有應但時方睽乖尚須委曲未可直前爾三有應而不正不中故相睽最甚以居睽之極故有復合之理也

初四

初以四爲惡人其見之也以辟其爲咎爾非望其有所行也四以初爲善士與之相遇誠交而氣合則化孤而同化厲而安已不作咎則人得上行矣故曰交孚无咎志行也四近君而初在下四不正而初正故其辭如此

二五

二以五爲主而委曲以入之巷雖曲而通諸道遇主

于巷將以行道非爲邪也五以二爲宗而親之二五以中道相應當睽之時其閒也微而易合如膚之柔噬之則入矣二方委曲以求入五能往而應之則君臣交通豈獨无咎又將有慶矣二五陰陽正應故其辭如此

三上

三上爻辭最爲險怪蓋彼此皆不正相疑之深者也三爲上所疑者也故自見其輿之曳其牛之掣其人之天且劓上疑三者也故見其爲豕負塗爲鬼一車然而二爻本是正應睽極則當合疑甚則當解故三則曰无初有終遇剛也謂遇上九在卦終也上則曰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謂遇六三陰陽和也此曰輿曰牛曰人彼曰豕曰塗曰鬼曰車皆謂六三也見牽輿之牛而以爲負塗之豕見載人之輿而以爲載鬼之車變輿言車明以陰爲陽言疑之甚其錯亂至於如此也上離體也三互離也故皆以見字爲言

位不當也

輿與牛載人者也故以位言之此指三也天且劓乘車之人也此指六也故以人言之以六乘三故曰位不當也天去髮之刑劓去鼻之刑髮屬心血主火鼻屬肺氣主金二以兌金值離火金火相克故髮鼻受

刑也掣曳者陷於坎而不能進天劓者挫於離而不得進也天字或作而謂去鬚鬢皆在首之刑義不相遠也

噬膚

睽五言噬者自二至上有噬嗑之象也

豕鬼塗弧

兌之六三自視則陰爻也故稱輿稱牛自上視之則五至三爲坎故稱豕稱塗稱鬼稱車稱寇坎爲弓矢先張之弧疑其坎也兌爲附決後脫之弧說其兌也

蹇 艮下坎上

卦辭

西南坤也東北艮也蹇之六二上往而得五則坎變為坤而蹇平矣故曰蹇利西南往得中也若終止於艮而不上往則永无出蹇之期故曰不利東北其道窮也二往見九五之大人則有平難之功故曰利見大人往有功也二三四五上諸爻皆當位則有粹然皆正之象故曰當位貞吉以正邦也以蹇之時而有得中之道有平難之功有正邦之化故曰蹇之時用大矣哉

見險而能止

險而止為蒙止於外也見險而能止為智止於內也止於外者阻而不得進也止於內者有所見而不妄進也此蒙與蹇之所以分也屯與蹇皆訓難屯者動乎險中經綸以濟難者也蹇者止乎險中崎嶇以涉難者也此屯與蹇之所以分也

利見大人

濟難者利建侯屯之初九自貴者也處難而求濟者利見大人蹇之上六從貴者也彖之利見大人謂六二也自二之五故為往有功上六之利見大人則自為本爻言之自上之五故為來碩

知矣哉

能止者謂其識時之變而不妄進非止而不進也是以謂之智若遂止於險而不求出則是无能无知之

人爾故彖既以止為智又以艮為窮蓋懼其昏然而終止也三至五為離從離向坎故有見險之象

蹇之用

凡行之跛躄而不進者曰蹇言之吃訥而不利者曰蹇由是推之蹇非不言不行也言之艱行之艱爾若不言不行則人不見其為蹇矣蹇之所以稱用者如此

反身脩德

反身象艮之背脩德象坎之勞山上有湫止而不流水之蹇也行有不得反而自脩君子之蹇也

往蹇來譽

初六遠於險而先來有知幾之神合於彖辭之所謂智是以有譽宜待也鄭康成作宜待時也

六二九五

初三四上皆有往有來故辭皆一蹇而止二守中節專往向君而不回也故為蹇蹇蹇蹇者不已之貌雖吃而猶言雖跛而猶行也五蹇之君也君陷於險故為大蹇大蹇之時非六二之所能濟而在中相應其節當然有不容已者故曰終无尤也又曰以中節也

九三　上六

九三艮之主爻二陰之所依也其曰來反內喜之也猶言季子來歸喜之也九三為內所依故曰內喜之

也上六依内以濟故曰志在内也

六四　上六

六四當位實也上六以從貴也實與貴皆指陽言之六四以九三爲實以九居三非當位實乎六四則連之而已上九以九五爲貴以九居五非貴乎上九則從之而已若但言當位則六四亦當位也故加實字以明之

朋來

自二之五爲往故曰往得中也又曰往有功也自五觀二爲來故曰大蹇朋來彖指所往之處曰往得中也則爲往五明矣五指方來之朋曰以中節也則來者爲二明矣

上六

蹇之五爻皆善而未有得吉者在蹇中也上六獨吉者蹇之極也蹇六爻皆不喜往往則入蹇也彖獨喜往者總一卦言之往有出之象上六將出而亦不喜往者坎在外也外則向坎故曰往蹇内則向艮與三相應故曰來碩艮之上爻爲碩剥之碩果是也

吉利

上六以來碩爲吉以見大人爲利碩指九三九三内卦之上爻故曰志在内也大人指九五九五六爻之最貴故曰以從貴也象恐學者以碩大爲一故分而釋之也碩與大皆陽德但碩則有厚實之象故以屬艮大人則有尊貴之象故以屬五當蹇之終違險而從艮則致吉之道也上與五相易亦爲艮故亦有利焉

往來

上六之往猶初六之來也上六本无所往特以不來爲往爾初六本无所來特以不往爲來爾凡往皆坎凡來皆艮也蹇之六爻皆以來艮爲喜獨六二致其臣節雖坎无尤也

䷧ 解 坎下震上

解利西南

蹇二往五爲坤之中爻故曰蹇利西南往得中也解初往四爲坤之初爻坤爲衆故曰解利西南往得衆也是故蹇五稱朋來解四稱朋至蓋取諸此蜀人杜爍曰解不言不利東北者解以東震北坎成卦非不利也

无所往　有攸往

往謂往外卦也來謂來内卦也當解之時不正者无所可往勢必來復於下六五退而居二乃得黄矢故曰其來復吉乃得中也正者若有所往事必夙成上六動而不括出而有獲故曰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是故解利西南以初與四言之也无所往其來復吉

以二與五言之也有攸往夙吉以三與上言之也

天地解　雷雨作解

天地閉則成冬天地解則成春雲雷結則成屯雷雨散則成解甲拆赦宥有開散之象故解之六爻皆以開散而相易爲象過則釋之罪不可釋則寛之過與罪屬坎坎爲法律爲徽纆赦與宥屬震震爲動出爲反生

初四

四居震足之下故爲拇而者汝也九之居四未當其位解汝之居而下居於初則當位矣四解則初至初六至四亦有當位之喜故曰解而拇朋至斯孚初六陰柔不正本當有咎以與九四相交得正而後无咎故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二五

九二去而居五則君子有解吉也六五來而居二則小人有孚而退也天方厭亂世難將解故小人皆以反正爲喜心與君子相孚不煩攻擊此所以爲解之時歟

三上

解之下五爻皆不正而求解者也其有應者則皆同心相解而各得其正故其志无不孚者初四二五是也其无應者滯於不正而不能解故爲吝爲悖則六三是也然六三雖无應而適值上爻之正與之相敵以正治不正射而去之而悖者亦解矣解之諸爻惟六三之辭最醜以其獨无解也惟上六之辭最美以其獨正也

九二貞吉　六三貞吝

解自三至五爲坎坎爲狐九二歷三爻而獲五故爲田獲三狐二出而獲五五退而就二皆中且正得黄矢矣因解而得黄矢旣得之後不可復解却以貞守爲吉故曰九二貞吉得中道也六三未得中正而无應可解當解而反貞者也故曰貞吝然貞吝者猶愈於凶言貞則吝不貞則不吝其過猶在可解之域故曰自我致戎又誰咎也言當自勉從上以解咎也從上則爲君子故可解執下則爲小人故可醜

九四斯孚　六五有孚

九四解其位與初六相易而初六欣然而從之故曰解而拇朋至斯孚九二解其位與六五相易而六五亦欣然而從之故曰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解之諸爻凡陽爻皆稱解凡陰爻皆稱孚蓋非君子不足以解難而小人苟不心服亦未足以言解明其責皆在君子也上六陰爻亦稱解者諸爻皆不正惟上六獨正正人而在高位非君子而何

䷨ 損 兌下艮上

彖

損者人情之所不樂非事理之常也損之而人情皆孚事理元吉則得損之宜者必如是而後爲无咎居則可以貞守動則利有攸往此上九所謂大得志也

曷之用

當損之時何必多用雖二簋之微亦可用於大享之禮也夫禮莫重於大享物莫微於二簋損至於大享而用二簋其損極矣此而可用孰不可者然而其所以可則有時矣故曰二簋應有時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一章之中凡三言時字明必有是時而後可以行是事故行之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貞

利有攸往也苟非其時雖一物不可闕也況可用二簋乎簋之象外圓內方損自泰變乾三爲圓於外坤上爲方於內以此兩爻成卦故有用二簋之象

懲忿窒慾

人之所當損者惟忿與慾九思之終曰忿思難見得思義是也少男多忿少女多慾懲者遏而絕之如澤之絕山窒者塞而不流如山之塞澤也

損下益上　損剛益柔

下不可損也取其道以補於上則可故曰損下益上其道上行明非取其財力剛不可損也減其太過以歸於中則可故曰損剛益柔有時明非樂於損剛也

損自泰變損九三以補上六九三者極盛過中之陽割之以補上六乃得其中此正可損之時也

初九　六四

古語止疾曰已故有名病已者六四有過柔之疾初九損剛以益之任已疾之事者也已疾者以速往爲善故曰已事遄往无咎然又當斟酌勿使過損蓋爲人太急亦有失己之咎故曰酌損之此爻當損下之初故慮之如此六四當受益之地而稱損者損己之疾所以受人之益也四能損柔受剛使得速施其益則有喜而无咎矣故曰損其疾使遄有喜无咎初之遄往志在於四故曰上合志也四能不吝其疾自損

以受之使合志之臣得效其忠豈非可喜之事哉故曰亦可喜也亦字亦初九也

九二　六五

損以有過與不及故損一益一以求中也若九二六五則既中矣二非有餘五非不足一有增損則反失其中矣二當此時守中則利上往則凶故爻曰利貞征凶弗損益之象曰中以爲志也六五本无待於補九二亦不補之而九三之陽忽補其上補自上來者神天之降祐龜筮之弗違蓋福祿之補非損下補上之補也故曰或益之又曰自上祐也

六三　上九

六三上九成卦之爻也六三損剛以補上是泰之三陽損其一也故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上九因六三之行而得其友既已得友則不可復損矣故曰弗損益之損因六三之損而得名故爻辭極論損之精義上九受損之補者也故爻辭極論損之成效六三不可以不損六三一損而初二四五三上皆得成耦六三不損則三陰三陽皆成參雜極天地男女之義亦不過如此此損之有孚而大善者也上九不待於復損而固已无咎可貞利有攸往矣其所以能然者以得六三之臣損其家而來補於國此上之所以安坐而大得志也三以得上爲友上以得三爲臣三在下故爲臣在内故爲家

䷩ 益 震下巽上

大象

以卦德言之見善則遷巽之隨也有過則改震之懼也以卦位言之震出者而在内巽入者而在外位之遷改也以卦象言之震足下動巽股隨之與恒之立不易方相反此又象之遷改也

損益

凡物以下爲本故損下則謂之損益下則謂之益而上之損益皆不與焉草木之根糯屋之基人之氣血皆然凡稱損益盈虚者皆以下言也山下有澤損山非不實也上實而下虚故其卦爲損風雷益風非不散也外散而内盈故其卦爲益皆主下卦言之也山吸澤之氣亦損下也風助雷之威亦益下也

彖

以利言之損上益下則民情悦以道言之自上下下則君道光以六爻言之上下以中正相合故利有攸往以二卦言之震巽皆木也自震向巽東流入海故利涉大川以卦德言之動而能巽則其進无疆以卦變言之天施陽於地則其生无方益自否變損天之九四以益地之初六也凡益之道與時偕行明非揠苗以助長也天地之裕萬物日進時行巽而不迫而其進自莫能禦也曷嘗干時而強進哉繫辭曰益長

裕而不設即此義也

初九　六二

初九爲成益之主即損之上九也二卦因二爻而成故損之上九爲大得志而益之初九爲用大作特初九在下難於厚事不若損上九之易爾六二爲受益之主即損之六五也六五因上九而受益故爲自上祐六二因九四爲初九而受益故云自外來特六二在下宜於求福非若六五之安受其福也

初二三四

初九動於卦下而爲益之主故爲在下而作大事起

田漁而揖遜七十里而征伐非盡善盡美不可當也六二以中正而受衆益故可用享帝享帝者吉禮之最盛此鳧鷖旣醉之事也六三居危疑之地而當受益之時故於凶事爲宜此伊周咸文之事也必有孚而後可以事君曹操處此則不可復入朝矣六四自損以益下與初互遷而成益故利用爲依遷國此公劉古公之事也迹若損民而志在益下觀盤庚三篇可見損益之實矣六二有外來之益故曰或益之六三守固有之益故曰益之

永貞吉　元吉

損之六五曰元吉以其履剛而在上也益之六二曰永貞吉以其履柔而在下也初九在下而曰元吉亦以剛居剛爲成卦之主也九五本自元吉故曰勿問元吉初九待元吉而後无咎故曰元吉无咎猶損之彖辭也

中行告公

二之弗違三四之告五之問皆主卜筮言之凡卜筮而得辭曰告如初筮告是也筮遷國告公曰從許其遷也即龜從筮從也筮凶事告公曰用圭許其事君也公之朝王用圭以爲信古之封國者必錫以圭至其入覲則執而來以合於王之冒圭所謂輯瑞也凶事若伊周咸文之事非有誠心以事君者神其許之

乎故有孚中行而後告之公者命筮之主人也三與四皆公位故稱公享帝者天子之事也故稱王二非王也故用兩吉字在二爲永貞吉在王則享帝吉也易不可以占險凶事遷國皆非常事三四皆不得中故必中行而後告之中行者向五而行泰九二爻辭可見凡稱中行者皆指五也三事尤大故於无咎之下別言有孚中行欲其誠心以向於中行也苟爲不然將不得事君矣其戒之之嚴如此

凶事

六三上九兩爻不正皆當有凶三在下當益故爲用凶事以益君上在上當損故爲自凶而莫益也

爲依

姚小彭氏曰凡遷國必有依也周之遷也依晉鄭邢衛之遷也依齊得其所依也許之遷也依楚蔡之遷也依吳失其所依也

有孚

九五與二皆以中正相應故五以有孚惠心而二亦以有孚惠我德孚皆其所自有非勉之之辭此堯舜遇民信之事也六三之有孚中行則勉之者也上亦可以孚五而不勉之者上巽極性躁非能下者也三動而進故可勉也

上九

益之下三爻皆受益者也上三爻皆自損以益人者也益人者人亦益之六四遷於初而初亦遷以依之九五孚於二而二亦孚以順之故諸爻无无益者獨上九一爻无益之者故曰偏辭也言在益之時獨不受益也或擊之小象恐人以爲六三故以自外來釋之言上動則坎來也莫益之一句乃指六三初與四二與五皆以正相交故能爲益三與上以不正相交故不能爲益故繫辭謂上九爲无交而六三之益稱固有之明上亦不能益三也

周易玩辭卷第八　後學　成德　挍訂

周易玩辭卷第九

江陵項　安世　述

䷪ 夬 乾下兌上

彖

凡卦五陽而一陰則一陰爲之主夬自乾上爻變故卦辭專主上爻諸家皆與孔氏不合今直以孔彖釋之孔子曰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言上六揚于九五之側以臨衆陽此君側之惡人也曰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言上恃五之孚叫號於上終必自危惡人之危乃君道之光也曰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窮也言上若保其私邑以與陽戰則其勢愈危其所尚者乃所以自窮也曰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言上若去其私邑往而從剛使昔之五剛長而爲六則陽純陰絶其事乃終也凡上爻皆稱邑以其无民也升之虛邑泰之自邑晉之伐邑謙之征邑皆是物也非上爻則皆稱邑人訟比无妄是也

孚號　惕號　无號

姚小彭氏三號皆指上六今從之上六恃與五孚而以其兌口叫號於上此挾君以令下者也二與五正對聞其號而惕故曰惕號上雖號而三不應故曰无號方其孚號之時爲二者安得不惕其危乃可以致光遇惕固宜於勿恤則在我初无損也及其終也必

勢窮力盡无所號之彼亦安能長久而不凶乎

光　終　長

其危乃光與中未光相應人君與小人比故爲未光小人危則君德明是以乃光光者陽德也剛長乃終與終有凶相應剛長未終陰猶在上剛長旣終則陰有凶矣終者上爻也陽長爲復故曰利有攸往剛長也陽長至終爲夬故曰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此又與復之剛長相應也

戎

不利即戎與莫夜有戎相應二與五同德相輔五方蔽於上而與之孚上六乘其未光欲興戎以驚二故

爲莫夜有戎二但守中勿恤五必自光上必自窮其勢不能爲患也凡軍中夜驚法當以勿恤處之此亦善於決事者也

大象

祿惡積而喜決決則及下德惡決而喜積決則放逸而不爲我居矣是施祿者以決爲美而居德者以決爲忌居訓爲積居德猶積德也施祿象兌之缺居德象乾之純

初二三四

夬初至四皆大壯也加九五一爻而成夬故下四爻皆與大壯相似初之壯趾二之以中三之用壯四之

悔亡是也初位卑而勢遠遽前其趾欲除君側之惡在壯之時五方柔暗故行必凶此則劉蕡孟昭圖之事也在夬之時雖不至於凶亦可爲咎也二與初正相反在壯則能貞在夬則能惕其處健也可謂得中矣三有不中之失又有得正之美故在二卦皆兼君子小人言之今觀壯于頄有凶之下加君子以別之則上言小人下言君子明矣九三與上六正應若閭其號呼不決於心遽然發於面勃然應之則有凶之理安知不如張奐之助王甫以誅陳蕃哉此即大壯之小人用壯也君子則不然其中夬夬剖決甚明雖在衆陽之中獨行遇應外若相濡中實有慍則於君

子之道終无所失如陳寔聽侯覽而弔張讓何咎之有此即大壯之君子用罔也九四一爻却與大壯不同大壯之四震體尚進進則成夬故曰藩決不羸夬之四兌體悅陰而迫於二陽不能自決進退之閒故曰臀无膚其行次且若聽二陽之牽而同其夬夬亦可合於大壯之悔亡故曰牽羊悔亡然羊非可牽之物也强很之人方以不正爲悅誰能語之故曰聞言不信聰不明也夬以九五之正以與上比猶未爲光況九四之不正其能明乎四動成坎耳故有聰之理五與上易則成離故有光之理四必不能故曰不五將能之故曰未也

莧陸

莧音丸山羊也陸其所行之路也猶鴻漸于陸之陸兌爲羊而在上卦有山羊之象羊之行路喜登高緣險而山羊爲尤甚九四其險者上六其高者也五在三羊之中獨能自決而行於中路比之四上可以无咎然猶未離兌類故爲未光若往而成乾則爲在天之龍不爲在陸之羊其道光矣飛龍在天乾之大有故曰光也

夬夬

夬夬者重夬也以九居三以九居五皆爲重夬之象當夬者上六也三應之五比之嫌其不能夬也故皆

以夬夬明之三謂之遇而五謂之莧陸皆與陰俱行者也君比於陰而能自決以保其中僅可免咎而已未可以爲光大也九三健極有凶之理故以无咎爲幸五居尊位大中而止於无咎爲可惜耳

䷫ 姤 巽下乾上

女壯

姤之一陰方長已言女壯聖人之意深矣猶坤之初六即言堅冰也其勢方興不至於盡滅諸陽不止也是以取女者忌之

勿用取女　天地相遇

既曰勿用取女不可與長又曰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何也曰勿取以戒四相遇以美五也小人方壯若引以爲配必至於滅剛匹嫡並后耦國貳政亂之本也故四雖正應不可以取初然與之同宇則相遇之道不可絶矣天高地下其分嚴矣而未嘗不相遇也君子之遠小人至矣而未嘗不相遇也故五居尊位而可以遇初遇與娶不同遇則接之如君之遇民臣之遇主其分未嘗廢也娶則齊之一與之齊不可復制矣故姤之六爻喜遇而不喜應遇則无咎應則有凶也

剛遇中正

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此援上文言之也天地相遇

于午則萬物相見故曰品物咸章君子遇中正之位則其道可行故曰天下大行以卦氣言之乾直四月遇午爲中正以爻位言之以九遇五爲中爲正遇中正之位即所謂有隕自天也行中正之道即所謂包瓜含章也陰雖有惡包之而不治陽雖有美含之而不發在遇之時所行如此可謂中正之道矣

大象

四方天下也施命以誥之有風也謂之有風則非必常有也四方之風不可預料與之相遇而後知其爲四方之風也誥命之行亦然有誥某國者有誥某人者詳略誅賞不可以一槩論也是故謂之遇

六爻

初與二遇故繫於金柅為二所牽也三不與初遇故其行次且未得牽也二以近而遇初故包有魚四以遠而不遇故包无魚賓自外來而不相及指四言之也民在下而遠指初言之也九五遇天之命非我求之志之所存本不在此故曰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舍字去聲義與隨之志舍下也同鄭風舍命不渝毛氏曰舍處也上九遇時之窮非我之咎故為姤其角吝无咎凡稱遇者皆非我取之故諸爻皆得无咎獨初與四負其正應必遂其孚而不安於所遇四欲起而求初初欲往而從四所以凶也四起則失位故為

起凶初往則四見凶故為有攸往見凶當陰長之時陽受其禍故二凶字皆主四言之

金柅

柅者絡絲之附也絡絲之柱以木石為跗令其不動今以金為之愈堅重矣絲為柔道金柅所以牽之故曰柔道牽也

羸豕

羸豕之羸猶羸角之羸也羸即牽繫之義形雖牽繫志則躑躅此所謂女壯也易中羸字皆與纍通用羸其瓶亦然故鄭康成作纍宋衷作縲陸績作累然羸義自明不須改字也

包

姤之三爻皆稱包凡稱包者皆以陽包陰也蒙之包蒙泰之包荒否之包承包羞包桑義亦同此包古苞苴字後人加草以別之故子夏傳與虞翻本皆作苞字

不利賓

初六方壯宜速止之不可使之及賓使及九四非陽道之利也此即有攸往見凶之意

臀无膚其行次且

益之六二即損之六五故皆曰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姤之九三即夬之九四故皆曰臀无膚其行次

且夬之九四志欲上同而後迫於三前阻於五姤之九三志欲下行而後迫於四前阻於二雖前後不同若以反對觀之其實一也其厲如此而无大咎者三與初非比非應本不相及也

九五

杞高而直乾之象也瓜在下而柔蔓巽之象也九五為乾之主而包巽在内此以杞包瓜也以位言之則為以上包下以德言之則為以君子而包小人夫能包其下而遇人以寛能舍其剛而遇己以中无心於得尊位而遇天命之自降此所以為遇之九五也故常謂九五之有隕自天舜禹之所遇也上九之姤其

角孔孟之所遇也初六秦民之遇沛公也其繫之堅矣九二沛公之得秦民也民已主漢義不及楚矣九三項羽之爭秦也无以繫民而強爭之其能有遇乎九四子嬰之无民也无民而欲起則足以速亡而已

䷬萃 坤下兌上

萃亨

按釋文馬鄭陸虞本並无亨字獨王肅本有之王弼遂用其說而孔子彖辭初不及此字也

王假有廟

王至于廟中則諸侯百官之衆九州之物人心之精神无不萃者此萃之最盛者也

用大牲吉

在損之時則曰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應有時在萃之時則曰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曷之隨時如此

致孝享也

古語謂享之豐者爲致孝詩曰苾芬孝祀論語以致孝對菲飲食蓋以厚對薄也此以萃享親故曰致孝享也

彖

王假有廟九五也五爲王上爲宗廟利見大人利貞六二也二五皆正二見五爲大人用大牲吉九四也故九四爲大吉利有攸往初六六三也故二爻皆往无咎

天地萬物之情　天地之心　天地之情

天地萬物之所以感所以久所以聚必有情焉萬變相生感也萬古若一久也會萬歸一聚也知斯三者而天地萬物之理畢矣天地之心主於生物而聚之以正大人能以天地之心爲心則无往而不爲仁以天地之情爲情則无往而不爲義矣是以聖人表之以示萬世焉

地上有水　澤上於地

水與澤相近而不同水火以氣言氣者造化之本也

故坎離主之山澤以形言形者造化之末也故艮兌主之水之氣可以在地上水之形不可以在地上必置防以聚之以待不時之用乃有聚於地上之理故爲除器防戒之象兌金在上爲治戎器以兌金臨坤衆爲戒不虞坤中有虞則爲坎坤无虞也坎爲心坤爲腹憂在心不在腹也

澤上於地　澤上於天

澤上於天爲夬天非貯澤之所也則決而已矣澤上於地爲萃地則可聚矣除戎器則衆工萃焉戒不虞則衆民萃焉聚之衆者莫若戎器與戎事也

初六　九四

九四自觀之上而下比於坤獨當三陰之萃遂為成卦之主无尊位而得衆心故必大吉而後可以无咎如益之初九在下而任厚事亦必元吉而後可以无咎也然自初六言之則異於是其不專於初可謂有孚不終其泛納三陰可謂乃亂乃萃為初九者法當怨慕我若號咷而悲彼雖相聚而笑皆不當恤但往從之正應相求不為過也當萃之時以能萃為美上六无應而齎咨猶且无咎初六有應而號咷又何咎哉大抵萃聚之道陽以溥為貴陰以專為美四之志亂乃得元吉五中不變反為未光皆貴其溥也初六求四雖號无咎六二從五以引為吉皆美其專也

六二　九五

六二與九五正應下為上所引故吉以中相引故无咎然而萃聚之時為禮當厚必如二五之交信在其中而後外可略也故孚乃利用禴凡此皆為臣道言之也乃若君道則異於是九五居至尊之位為萃之主固當立賢無方而其所萃乃有定位雖曰正應相從守中不變未為有咎然此豈光大之道哉必能不係其孚而用元永貞之德以顯比於天下乃可以亡私挾之悔矣六二之孚與九五之孚二字相應古語謂所親信為孚春秋傳曰夷伯者何季氏之孚也

六三　上六

六三之嗟如與上六之齎咨涕洟相應六三志欲求萃而方值上六之咨嗟兩俱无應无所利也不若往比於四與之相萃雖非正應不免小吝然三本无應非捨應而妄從又四為卦主衆所當萃以三附四可成互巽上巽下順何咎之有齎咨兌口之歎也涕洟兌澤之流也上六以无應之故至於齎咨涕洟若可羞矣而聖人不以為咎者蓋以當萃之時孤特无與雖在上位豈得自安故萃之六爻皆不嫌於求萃然則為上計奈何曰不安於上而萃於五五上交為晉則五光而上安矣故五曰未光上曰未安皆非決辭明有可變之理也

九四　上六

九四位不當而受三陰之萃上六當位而无所萃此所謂順天命也非人之所能為也然四必大吉而後无咎上雖未安而固无咎也此則聖人之深意也歟

中未變也

萃自觀來四上相變成萃五在其中獨未嘗變是以六二不失其應故曰中未變也

䷭升 巽下坤上

萃升

升自臨變六三降而為初九升者皆自初始初六為成卦之爻故曰允升大吉萃自觀變上九降而為四

凡萃者皆自四始九四爲成卦之爻故曰大吉无咎萃與升皆剛中而應萃剛中在上其衆必聚升剛中在下其勢必升故萃以五爲大人升以二爲大人聚者下之所樂故利見大人升者上之所忌故勸以用見大人勿恤言上三陰勿以陽升爲憂陽來朋陰乃陰類之慶也用見大人勿恤戒陰也南征吉勉陽也

大亨

初六以柔升而遇三陰在上之時下卦以巽入而值上三爻之順九二剛中而得六五之應升之卦德有此三者所以大亨而无阻也

南征　禴享

南征者言二之升五也坤之中爻爲離南方之卦也明夷之九三以坤在上爲南狩春秋傳晉與楚戰筮之遇復亦以坤在上爲南征禴夏祭也即南征之義萃之六二坤之中爻也既濟之六二離之中爻也故皆稱禴既濟九五爻辭正指六二言之

志行也

下之升於上者其志在於出暗而求明也升則明不升則暗矣征者升也南者明也故曰南征吉志行也言九二之志在於上行也九二升至六五乃得離明之位故六五曰大得志也正與此志字相應志者九二之志非六五之志也

大象

順德坤也積小以高大巽也坤爲順巽爲高物之高必以積其所積必以順非順不可積非積不能高也木之始生伏於地中積而不已其高干雲其大蔽日未有見其忤者順而至之也

下三爻

下三爻皆方升之人上三爻皆受其升者凡陽之升皆非陰之所樂惟九二與六五以中相孚乃能不以外物相責望乃者難辭也以九二之孚而僅得无咎其難可知矣九三雖與上六正應然亦乘其空虚消盡之時而入之始无所疑使當其富實之時能无疑

乎惟初六一爻與六四合志而相允且不獨四也凡上三陰皆與之合故其升也上皆允之所以在六爻之中獨爲大吉也觀此可見升道之難太玄以干上準之知此義矣

上三爻

隨上六兌爲西故曰西山在周之西境也升六四坤爲國周國於岐故曰岐山指國内之地言之也亨古文享字說具隨卦由初視四其勢遠絶故如升山自下干上疑若不順然致其誠意以感通之乃順以事上非干上也故有福而无咎此舜尚見帝之時也既巳至四其勢平矣故二之升五正如升階二五相交

而正故曰貞吉此堯遜舜之時也既巳至五无所復升惟有㸃升此道而巳故曰冥升九三自巳向申盈變爲虛上六從申入亥虛變爲冥此乾居西北之時也故曰貞自物言之消而不息謂之不富自道言之貞復爲元坤之上六乾實居之何不利之有故曰利不息之貞

晉衆允悔亡　升允升大吉

晉至於六三然後衆允而悔亡升之初六即允升而大吉者升坤在上下升而上允之則其升也可以大吉而无疑晉坤在下爲衆巳進而衆允之則其進也免於娼嫉之悔而巳

孚乃利用禴

萃與升相反而孚乃利用禴皆在下卦之中又何哉蓋禴所以享上也六二求萃于上九二亦求升于上故其義皆同然有小異者萃之六二自下萃上上喜而引之固巳吉而无咎矣而又於其時義當用大牲惟二之事五可以不用故於无咎之下別明此義也升之九二自下升上非上之所樂必如二五之孚有喜而无忌乃可用情於五而无咎也苟上下之閒未能以情相與而强干之豈所謂巽而順乎故此句在无咎之上爲本爻之主義也孚者五用情於二禴者二用情於五也

王用亨於岐山

此象須詳玩乃明初六卦主爲王巽爲潔齋六四地在上爲山王潔齋以升山故曰亨于岐山王指初山指四也

䷮困　坎下兌上

彖

困自否變上九降二而爲二陰所揜所以成困故曰困剛揜也以成卦言也雖當坎險不失兌說故曰亨以重卦言也貞大人吉无咎方在困之時以剛得中能以貞勝以九二言也否之六三升上成兌兌口在上而居窮地尚口乃窮以上六言也

不失其所亨

當困之時君子則不失其所亨大人則能致吉而无咎君子之亨顏子曾子之困也大人之吉无咎舜文王周公孔子之困也惟大人爲能困汙隆而起變化故否之時君子避難而大人不害其爲亨與吉也

貞大人吉无咎

師貞丈人吉无咎謂九二也困貞大人吉无咎亦謂九二也聖人恐人謂困之大人不指九二故不言剛中正但言剛中明非九五也卦辭特寘貞字於大人之上明能堅固元剛以勝天下之變如師之御衆克敵是以謂之貞非以居位得正爲貞也此即大傳所

謂貞夫一者也師貞於法律故稱丈人困則貞於道故稱大人

致命遂志

澤无水則悴君子无時則躓時命在天者也委而致之非我所能與也志於仁志於道在我者也雖困而必遂焉非命所能制也致命象險遂志象説

下三爻

初六在坎之下故爲入于幽谷即坎之初爻入于坎窞也九二在坎之中故爲困於酒食即需之九五需于酒食也六三在坎之上進則困於九四之石退則據于九二之蒺藜動而入巽則爲大過之棺椁不復與上六相見三者无一可居此即坎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也

臀困于株木

此卦爻辭以困爲首字者謂本爻也困上加別字者皆指應爻言之初六加臀謂九四也凡兌之初爻皆稱臀夬之九四姤之九三皆兌之正反也初六與九四爲正應欲藉以拯困而九四巽木方顛爲兌金所毀折故爲臀困于株木之象初六柔暗深入坎下而不得陽明之助是以不覿不明必待其終也初六之三歲即九四之有終也凡卦以三爻爲終三爻既終即與四遇故雖不覿而不言凶

九二

九二在下未得行道而酒食以自娱此所謂困也朱紱方來君道將應此所謂亨也利用亨祀誠以感神中以達上此所謂貞大人吉也話此而行萬一不利雖凶亦无可咎此所謂无咎也九二成卦之主故爻辭與卦辭相通凶如孔子之畏文王之囚縱使不免亦何咎之有

不見其妻凶

按繫辭謂六三將死故不得見其妻非謂妻死而不見也小象所以謂之不祥諸儒以崔杼一時之占遂誤其説特未攷繫辭爾六三坎體爲夫上九兌體爲妻坎爲宫謂宅兆也

九四

困上加來徐徐一句小象解之曰志在下明此句指初六也下而句小象不解安世按困于金車者四兌爲金人所乘爲車以九乘四不得其正不可以有行也故爲困于金車吝象所謂雖不當位即解此句也有終者終與初遇象所謂有與也即解此句也三與四皆不當位三凶而四有終者三乘剛而在險之極故凶四居柔而主説故始雖徐徐終則有與但以不當位爲吝而已

九五

困上加劓刖二字指九二也二方見揜於二陰之中上爲三所劓下爲初所刖故曰劓刖五有賢臣而未得其用故曰困于赤紱言臣道未應也乃徐有說猶九四之徐徐而有終也初在卦之始以得上卦爲有終二在坎之中以得兌爲有說二稱享祀享主天祀主人下自中而達上也五稱祭祀祭地而祀天言上下皆受其福也二五本非正應特以中相得故二之象曰中有慶也五之象曰以中直也

紱

程子易傳曰以紱言者義主於行也蓋困塞不行以得行爲亨故六爻多以行取義初言臀二五言蔽膝

四言車皆行具也色之赤黃者爲朱朱君紱也赤臣紱也二五无應而以中相應故以君臣言之至三上无應則直謂之不見其妻云

志在下也　志未得也

志皆所謂應四志在初而未得故來徐徐五志在二而未得故乃徐有說

上六

六三非所當牽而牽之故爲困于葛藟九五非所當乘而乘之故爲困于臲卼此小象所謂未當也所處如此徒用兌口禦人以動而生悔爲辭不肯決然捨去則又可悔之甚也有讀當作又說在豫六三此彖所謂尚口乃窮也若能斷葛藟而不牽辭臲卼而不居行而去之吉孰加焉上六徒動而不去則成訟故自謂動悔若去而之初則爲漸之吉吉在於必行而不在於徒動故曰吉行也

䷯ 井 巽下坎上

彖

改邑不改井言其體也九五之剛中似之无喪无得往來井井言其用也水木之上下不窮似之汔至亦未繘井言下入之時也九三之不食似之羸其瓶言上出之時也九二之甕敝漏似之上二句屬井下二句屬汲者故凡井之得失備於此矣或曰彖文當云

巽乎木而上水井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无喪无得往來井井井養而不窮也今按巽乎水作巽乎木范諤昌言說也

无喪无得往來井井

往者自往井未嘗喪來者自來井未嘗得人有往來井一而已

未有功也　是以凶也

幾至而未至者特未而已猶可勉而至也一羸其瓶綆斷瓶碎无可爲矣

木上有水

說者謂運以轆轤舉以桔槔爲木上有水或以木爲

井幹此皆汲者之事非井之本象也凡大象皆據自然无用人爲者草木之液自下而升上出其杪往來而不息者自然之井也勞民勸相下養其上上助其下相養而不窮者人事之井也

勞民勸相

勞民者坎也勸相者巽也千畝其耘徂隰徂畛侯主侯伯侯亞侯旅侯彊侯以勞之也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勸相之也皆養而不窮之象晁公武氏曰勸之以言相之以力

初二

初與二爻辭皆具而象初在最下而上无應旣如井中之泥水而人不食然泥猶有禽也又如舊井之无水而禽不居則并禽无之矣故象曰下曰時舍二亦在下之中而上无應旣如井旁泉穴止能下射泥中之鮒又如敝漏之甕不能載水以上出故象以无與解之明二爻皆无應但初无水二有水爲巽爾水屬陽故卦内陽爻皆爲水陰爻皆不爲水谷者井中之泉穴已離於泥而未至於渫者也渫且不食而況於谷乎況於井泥乎三爻皆在下故也謂之時舍明非初之罪時止在此爾至三而渫至四而甃即此井也井未嘗變變者時也

三四五上

三四在井之中而皆得其正陽爲渫泉陰爲甃土皆井之事也五與上在井之上而皆得其正陽爲寒洌而見食陰爲井口而勿幕皆井之功也三在下故不食五在上故食甃與收皆陰也四未及物故自脩上已及物故勿幕

九三　上九

九三陽而能正故爲井渫未得中位故爲不食上與之有應故爲之心惻上比於五其力可以汲三故可用汲五在坎中自三至五爲離願其爲離不願其爲坎也故爲求王明求王明者非爲私也將以兼善天下也故爲並受其福上九在上當井口之成勿幕足

矣又曰有孚元吉者推賢揚善出於惻怛之誠心則井渫見汲而天下並受其福矣在上者必如是而後爲大成故曰元吉在上大成也收者井口之名也今俗閒謂之收口

无禽

初之禽即二之鮒也常處泥中得水則活故舊井无之沙隨程迥曰字書鮒作蚹蝸牛也汙渠中多有之今按巽爲蟲則蝸牛近是

九三小象

上六之心惻非爲私應也行者皆惻吾安得不惻此以明好賢之公心也九三之求王明非爲富貴也將

使上下皆受其福此以明慕君之本心也象之發明爻意大率如此

行惻　有孚

上六之有孚即九三之心惻也人之相與苟非中心惻怛何以見其有孚外雖相與而中无惻怛之念者多矣第五倫所謂一夜十起退而安寢者是也九三爻言心惻象言行惻者竒寶横道而不收則行路之人皆歎息之矣況在上而爲之應者能不動心乎故象以行言之所以深明其當然也

泥甃

泥與甃皆陰也初六不正而在下故不能自脩而爲

泥六四正而在上故能自脩而爲甃甃所以禦泥而護泉者也有閑邪存誠之功故爲脩井之象

中正也

井卦三陰皆爲土初之井泥四之井甃上之井收是也三陽皆爲水二之射漏三之井渫五之寒洌是也二中而不正其水旁射而入於泥三正而不中故其水雖清而不食五既正又中是以清且食也

周易玩辭卷第九

後學　成德　挍訂

謄録黄肇瑞合支列周易玩辭二本　卷十之十六
係本乙伯七十三頁
此卷計五萬零伍伯一十九字
連前計共乙伯四十四萬六千七伯
七十又字

浙江總督採進遺書

周易玩辭卷第十

江陵項　安世　述

䷰ 革 離下兌上

彖

革自大壯變六五降而爲二九二升而爲五二五相變故謂之革此其所以爲湯武之事也二五既革皆得其正然後天下信之故爲已日乃孚爲大亨以正爲革而當其悔乃亡也事理明白於下人心說從於上我无掩蔽彼无疑阻革必如是而後爲當

已日乃孚

其未革也已日乃革之其既革也已日乃孚在初九則不可以有爲在九三則革言三就而後有孚革之難如此可不謹歟

水火相息

此以水火明澤火之異非以水解澤也舊以息與革合說誤矣水男火女故可以相息水以木生火火以金生水有生息之道焉至澤與火則不然澤女也火亦女也二女同居无生息之理離火至秋爲澤所變故謂之革凡男女相遇皆有相濟之義故交則爲既濟分則爲未濟皆相得之象也二女相值皆无相得之情相畜則爲革相違則爲睽皆不相得之象也

澤中有火

水在澤下謂之无水言當有而伏與无同也火在澤下謂之有火言非其地不當有也火旺於離遇兌而伏澤已在上火已在下寒當革暑陰當革陽无可疑者然而方伏之時火氣猶盛人見爲有不知其將革也革之所從來久矣故曰已日乃孚又曰已日乃革之天之道也

治曆明時

澤中有火天之革也治曆明時人之革也凡改世者必治曆改歲者亦必治曆治一世之曆者可以明三正五運之相革治一歲之曆者可以明十二歲六十甲子之相革兌爲巫史治曆之象也離爲日中明時之象也鄭夫曰澤中有火澧故根也治曆明時變前正也此說甚美然焚萊之事終是人爲六十四卦无人爲之象也

六爻次序

革之六爻自初至終其時序皆可推致初九在事之初居卦之下才雖可爲而時與位皆未可革故曰鞏用黃牛不可以有爲也此伊尹耕莘二老居海濱之爻也六二已過初而得中有中正之君與之相應可以有爲矣故曰已日乃革之行有嘉也此伊尹就湯二老歸周之爻也九三居下卦之終世道將革而強很自用固有悛心若是者動凶靜危无一利者將爲

人所革者也衆言三就以爲當革則其勢必革然而可信矣尚何所逃哉故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此桀紂之爻也至九四則時已革而成從矣夫革之而民悦則革之湯武是也故曰改命之吉信志也此南巢牧野之事也九五以天下文明之德來居萬物咸覩之位其文炳然革不足以言之未占有孚孚不足以言之此湯之有事於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武王之垂拱而天下治也至於上六則革之終說之極也夫革之效至於使君子蔚然而成章小人回心而向道則王道成矣當是時也爲武帝之紛更諸事則凶爲成康之持盈守成則吉故曰征凶居吉此則周成康漢文景之爻也

六爻變義

革自大壯來初九不變在大壯爲壯于趾爲征凶故其在革亦不可以有爲六二本九二所變在大壯則爲九二貞吉以不變言也在革則爲征吉爲行有嘉以變言也九三不變在大壯爲貞厲爲羸藩羸角故其在革亦爲貞厲爲征凶九四不變在大壯爲悔亡爲尚往故其在革亦爲悔亡爲改命吉九五本六五所變在大壯爲喪羊至革則爲虎變上六爻雖不變而其體變矣在大壯爲羝羊至革則爲豹變明二爻皆自羊變而成也自大壯之革上卦復兌象當爲羊

而反變爲虎豹者革之九五自大壯九二乾爻來也乾兌屬金皆有虎象而兌爲陰金乾爲陽金故專兌則爲羊兌雜乾則爲虎就虎類言之陽者爲虎陰者爲豹虎大而豹小也故九五爲虎上六爲豹觀朱子發尾火虎箕水豹之說可見其辨矣上六本不變因五之變而成革故曰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鞏用黃牛之革

黃中也牛順也中順者六二之德也其言於初九何也初九用六二之德也故曰鞏鞏者外束内也方事之初未可革也而初九以剛居之故爲之設戒但當束以六二之德而不可以自用也六二自大壯六五來大壯六五即遯六二之反對其辭故曰執之用黃牛之革也以自守則曰執以制他人則曰鞏明以遯二制革初也革主變更此皮革也亦得借用者居初而用二亦革己從人之義也

有孚

己日乃孚革之常數也未占有孚大人之盛德不可以常數言也革言三就有孚因三就而知其有孚也有孚改命吉因有孚而知其可革也

革面

小人革面非謂面革而心不革也若其心不革何以謂之有孚面者向也古語面皆謂向如牆面王面南

面皆是當是時也小人易向而遵王之道矣故曰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君子本與君同向因是而追琢成章爾小人本不同向故以革面言之

大人君子

九五革之主故曰大人以君德言之也上六革之效故曰君子小人以臣民言之也

䷱ 鼎 巽下離上

元亨

屯隨臨无妄升革之元亨皆爲大亨獨大有蠱鼎爲元亨者應大中之運建萬事之統受惟新之命皆有大始正本之義也大從亨言之皆事之成效元主事本言之不以元附亨也卦辭有吉字者誤也

鼎象也

鼎象者不必取卦畫以象形蓋言以鼎名卦非實鼎也特取之以爲象耳凡卦名之用物者皆然特於鼎發之者其爲天下國家之重器恐學者止以此器論之則其義局矣然止就其器推之亨以亨上帝大亨以養聖賢亦國家之重禮聖人之盛德也況以其象推之其庸有既乎以二卦言之巽入乎下則鼎之足腹也聰明於上則鼎之耳鉉也此可以象其形矣以二五言之柔進而上行即水氣之上蒸也柔得中而應乎剛即火氣之下得也此可以象其用矣鼎能如此則足以成烹飪之功爲祭祀之首君能如此則足以調一天下爲萬國之首皆元亨也故曰鼎象也其此之謂歟凡祭祀之禮以義定爲行事之始

以木巽火　木上有火

以木入火則象鼎之烹飪也木上有火自取其氣之上蒸先儒於木上有火亦以烹飪釋之非也凡彖與大象无同用者

大烹

大烹非尊大之也大猶廣也多也天下之聖賢非一人也不廣且多不足以養之猶後之詩人思得廣廈以大庇天下之志也

木上有火

鼎之木上有火猶井之木上有水非井鼎之本形也特象之耳草木皆具水火之氣其生也水氣升於上水至木杪則爲滋液象井泉之上出也其成也火氣見於上火至木杪則爲華實象鼎氣之上烝也君子觀井之象則當務民於下以豐其液觀鼎之象則當恭己於上以凝其氣存神以息氣人所以疑壽命也中心无爲以守至正君所以凝天命也火之光雖在木上而其命必藏於木木盡則火亡矣正位以象離離爲聽政之位凝命以象巽巽爲命

初六　九四

初與四皆在本卦之下故初爲趾四爲足而爻皆不正故初爲顛趾四爲折足然初未有實則顛趾有時而爲利爲其可以出否也如人未有子則賤妾有時而可親爲其子之貴也故无咎四已有實而折其足則餗翻而形汙矣欲不凶得乎夫居公位而載鼎實大事也不正之人誠何足以當之故曰信如何也此兩爻明人有小累有時而可用而國之大任不可以妄居也

九二

九二以剛居中鼎有實矣未實之初鼎尚可顛既實之後當謹其所之不可妄動初雖與我比而成偶然

通志堂 刊宋

其人有顛趾之疾不可近也二能守其實以從黃耳之正應使顛趾之人不得相近則可免於覆實之尤矣

鼎耳革　鼎黃耳

三四皆在中爻而取象不同四居上卦之下故爲足三居下卦之上故爲耳六五中虛得爲耳之道者也故能受九二之金鉉以爲實九三以剛自塞則耳道革矣故雖有上九之玉鉉而行不得通雖有雉膏之美而人不得以爲食也雉膏指上卦離爲雉肉之甘美者爲膏六五疑於柔懼其變也故利貞九三過於剛欲其變也故以方雨爲吉九三動成坎雨則與上相應雖有自虧之悔終有得應之吉鼎六爻獨九三上九不相應與諸爻相反故謂之革革者鼎之反也此兩爻明中虛則能用賢不虛則雖有聖賢不能用也

中以爲實

中者五之黃耳實者二之金鉉其言中以爲實者明五本无實特用其中以爲受實之地此即彖之得中而應乎剛也九二自稱之實指鼎中之餗也此稱二爲實復指爲鉉者在腹言之爲實在耳言之爲鉉皆以剛居中之象也

金鉉　玉鉉

通志堂 刊宋

金鉉實用之物也玉鉉爲文而已二五君臣相交以治鼎事故以實言之上九鼎實已成无所復治故曰玉鉉在上明設而不用也飾以寶玉陳之廟庭而已上九居離之極當文盛之時如功成治定无所復爲但當制禮樂以文太平此所以大吉无不利也井之六五寒泉已食井事已成上六居井口亦无所爲故曰元吉在上大成也鼎之烹物以剛柔得節爲成故不言成而言節加剛柔二字又見二五之功至此而就也井鼎之實皆利於上行故上爻之吉皆同井陰在上故猶戒其幕鼎剛在上其德如玉无可戒也

剛柔節也

凡烹飪之事以剛柔得節爲功文王世子曰食上必
在視寒煖之節寒煖即剛柔也食醫曰凡食齊視春
時羹齊視夏時醬齊視秋時飲齊視冬時烹人曰掌
共鼎鑊以給水火之齊齊即節也水火冬夏皆剛柔
之號也凡易中節字皆謂數度之宜非若俗聞以栽
減爲節也

䷲震 震下震上

卦辭

震有二義有自畏而震者有震而使人畏者二者皆
足以致亨也震亨二字蓋總言之此下却分出二義
震來虩虩笑言啞啞此以自震而致亨者也震驚百
里不喪匕鬯此以能震人而致亨者也彖中雖脫不
喪匕鬯一句只如此讀義亦无欠也

驚懼

驚者未必懼也故爲遠者言之懼則既驚而又懼焉
故爲邇者言之國君立子以嫡无嫡以長无長以賢
皆取其威重而民震之也晉之公子雍楚之王子比
皆以德位素輕民无震焉故不足以爲祭主也古國
不過百里震驚百里猶威震其國也宗廟社稷皆沿
百里言之

出可以守宗廟社稷

出即帝出乎震之出先儒謂君出而太子守者非也

大象

恐懼脩省所謂洊也人能恐懼則既震矣又脩省焉
洊在其中矣

震兌

君子之所震恐懼脩省而已非皇遽失守也君子之
所說朋友講習而已非佞媚苟親也或震或說无非
切身爲己之學

六爻總義

震以一陽爲主下卦之震者初九也上卦之震者九
四也初九之震在已爲恐懼二乘之爲厲三稍遠則
其聲蘇蘇而漸緩矣九四之震陷於坎中雖在已爲
未光五乘之亦爲厲上稍遠遂索索而无聲矣

初九 九四

初九爲下震之主當震來虩虩笑言啞啞之象九四
爲上震之主當震驚百里不喪匕鬯之象初九因二
來而成震自震者也故曰震來九四我往而成震出
而震人者也故不言來然而初九以一陽動乎二陰
之下得震之本象故其福與卦辭合九四以一陽動
乎四陰之中則震變成坎震而遂陷于泥无驚遠懼
邇之威故不能如卦辭之光大也

後有則也

則者其常度也初因二四之變其則所以震懼震復爲

臨二四各還其則則初得其正應矣笑言啞啞者始相失而後相遇歡欲之極聲氣之和也卦辭統論一卦始終皆在其中矣爻辭自初爻言之故加後吉二字明吉在成震之後也

初上

震之六爻初最先震上最遠於震初之震來虩虩其恐甚矣故其笑言啞啞樂亦稱之上則不然其於震也索索然若有而若无未嘗如初之恐故其於中也矍矍然若有求而未得亦不如初之樂也笑言者心之聲也視聽者心之則也不得於中而求於外則凶故為征凶若能因此自震不以其躬之遠於震者為

安而以其鄰之迫於震者為法能畏懼警戒以從事於此雖凶而无咎矣人必恐懼而後有得上惟不震是以中未得也五惟震厲是以不喪其中故聖人欲上六之法之也上動而征則與三為婚不征則與三无應故有言有言小故也而免於征凶所補大矣故无咎

六二　六五

重震自臨變九二往四而成上卦六四來二而成下卦二居下震之上故稱來五居重震之上故稱往來二之所謂來者自取之也故二之自省在其所懷之資為有所喪昔之九二今為六二矣故曰喪貝言喪其資也躋于九陵升于四也五之所謂往來者二往而四來五无與焉故五之自省在其身為无所喪二雖喪資仍得中位故戒以勿逐逐之則資與位俱喪矣五雖无喪不當位已必有事焉所以示脩省之義也勿逐者守其中也有事者行其中也六二為正中六五為大中故曰其事在中大无喪也

九陵　七日

易之數九者變七者不變二躋于四則臨變成震故曰九自二至四互艮故曰陵二勿逐則不變故曰七動則二歷三四為九不動則二與五對為七

億

億度也二五之厲即震之恐懼也二五之億即震之脩省也兩爻皆在中主心故具恐懼脩省之義

乘剛也

屯六二之難乘剛也豫六五貞疾乘剛也噬嗑六二噬膚滅鼻乘剛也困六三據于蒺藜乘剛也震六二震來厲乘剛也小象稱乘剛者五卦除困六三一爻乘坎其餘四卦皆震之第二爻也盖初爻以陽動於下為成震之主如雷之作威怒方與凡乘之者皆不得其安也歸妹卦辭言柔乘剛亦六五乘震九四言之

危行也

安行者安分而行不可危也危行者危懼而行不得安也六二遇初震猶危況五之重震乎五雖失正難安而以中爲大當危懼之時欲其皆不失正難矣惟安■從事於中勿喪其大者而已故曰其事在中大无喪也

六三　上六

六三之蘇蘇上六之索索皆震遠而聲小不足於恐懼者也三則曰位不當也明三之當行也上則曰中未得也明上之當反而不當行也六三去下震遠而居位不正行則入於上震可以知懼而又以六居四可以得正妄行則有眚如六三之行爲不妄矣故曰震行无眚上六居位本正但未得中爾反而從五則可以得中又近震可以知懼行而出外則去中愈遠愈无所震又與其正而并失之故曰征凶

䷳ 艮 艮下艮上

艮其止

卦辭爲艮其背彖爲艮其止晁說之氏曰彖亦當爲艮其背自王弼以前无艮其止之說今按古文背字爲北有訛爲止字之理

上下敵應不相與也

上下敵應八純卦皆然而獨於艮用爲卦義者他卦象雖相敵情自相與惟艮則上下二卦陰陽各正其性而无外求之情故有不相與之義陽上而陰下一陽而統二陰皆天下之定理不可復加損也

時止則止時行則行

新安朱先生曰艮其背不獲其身止於止也行其庭不見其人止於行也 安世按彖辭揭艮其背於上而總結之曰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則此三句皆自背言之也夫背者自視則不獲其身行於人之庭則不見其人蓋或止或行皆无所覩也

不獲其身　不見其人

姚小彭氏曰言輔不言口言身不言面言夤不言心言限不言腹言腓不言股言趾不言足皆不獲其身也敵應而不相與不見其人也夤字從肉不從夕字書作䏶

大象

兩雷兩風兩水兩火兩澤皆有相往來之理獨兩山並立各止其所不相往來人之一身至易止者背至難止者心能使心之所思各止其位不貳不雜則可以言止矣位字又見艮上艮下之象

六爻

艮之六爻當以彖解之彖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言艮非冥然而止也隨時制行各止其所其義至明而不可亂也初六當可止之

所止之斯止矣然其德疑於不正故曰利永貞又曰未失正也六二居腓非可止之所乃不肯退聽而強止之終不可得而止也故曰其心不快九三居上下之交亦非可止之所乃肆其剛而強止焉限分而爲上下夤裂而爲左右心居其間无所依託此分崩離析之時禍將及君之象故曰危薰心也腰膂皆有力之處故以純剛者象之六四在輔之下腰膂之上正當艮其背之地在諸爻之中獨得其所止故合於卦辭之无咎象恐人誤以身爲正面故以躬解之傴背爲躬躬者見背而不見面也六五與二皆制於上爻者也然二在下體爲腓腓之行止一聽於股故无自

止之理五在上體爲輔輔之開闔得自專之非上爻之所能制故亦爲可止之地自背視之得見其兩輔之不動則知其言之必有序矣故二不快而五悔亡五與二相類五不正而二正疑其有悔也五能以中補正故曰悔亡上九與三相類皆一卦之主也然九三當上下之交時不可止而止故危上九當全卦之極時可止而止故吉聖人於三謂之限於上謂之終終則時之所當止限則人之所強止故吾謂六爻當以彖辭解之者此之謂也

其心不快

初雖不正而可止故聖人以未失正許之二雖正矣而不可止故聖人閔其心之不快止非其所其害如此此淵明之所以恥於心之爲形役也不拯其隨是不能令也其心不快是又不受命也故象以未退聽釋之

六四　上九

彖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惟六四一爻足以當之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惟上九一爻足以當之

以中正也

姚小彭氏云凡六居五當作以正中也亦於韻爲叶

敦艮

上九於六爻當爲首不言首而言敦者爻義在重艮不在首也姚氏曰爾雅謂丘再成爲敦所以明兼山之象也審如是則象莫明於敦矣又何首之云乎

咸艮

咸艮二卦取象相類咸主心故言拇言股言心言頰舌皆在前者也艮主背故言趾言限言躬言輔皆在後者也惟咸之二五獨取艮之腓脢者兩爻皆安居其位有艮之象焉二艮之中爻五伏艮之中爻也艮四爲背故五爲輔咸四爲心故五爲背肉上爲輔又上兌爲口則輔宜在上也

䷴ 漸

彖

彖本用解卦辭而說者多詭其義今辨之漸之進也女歸吉也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此六句解漸女歸吉四字其位剛得中也止而巽動不窮也此四句解利貞二字上段言漸之進也以位言之則有得位之功以德言之則有正邦之效有是二者所以為漸女歸吉也下段因上段之文而推衍之所謂進得位者九五是也以剛居中得天下之正位君子之所守如此所謂貞也所謂進以正者兩卦之德是也艮止於內則不妄進巽以行之則不驟進自然所向皆利而不至於窮君子之所行如此所謂利也先釋貞字後釋利字者明利之主於貞也正則質直而好義也巽則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也動不窮則在家必達在邦必達也凡女之進士之進皆當如此

大象

漸之居賢德即夬之居德也古書居皆訓積如書之化居易之居業皆是也漢人猶言居積積德者忌決而喜漸漸則增決則散矣居賢德以象艮之止善俗以象巽之入德不積則其入人也不深不足以善俗也

六爻取象

初在艮之麓而為干者水涯為干上有互坎也二高於初故為磐石漢郊祀志作般孟康云水傍堆也堆固高於涯矣三又在上故為陸陸在水中則塘上路也知然者三正在坎中也四在巽木之初當為根以在上卦故為桷三四皆人爻陸在人下桷在人上也五為陵上為逵皆對下卦言之五對二為高故為陵陵高於堆者也上對三為高故為逵九逵之逵高於水中之陸也人立於九逵之逵而望飛鴻之羽其勢又高巽為高而在上卦之上故其象如此

下三爻

漸之下三爻言始進也上三爻言進而有得也鴻水鳥也初始離水而至于干其進不遠猶在水土之濱窮迫之地小憂小故時時有之然而寧止於此而不進則於大義固无失也二已離干而至于磐去水土而得石有飲食之樂矣則又止而不進非徒安於自養義不可以驟進也兩爻皆柔而能止故得漸進之義如此三為艮主自應能止然以純剛之質當漸進之時乃在互坎之中正得山上有水之象聖人懼其進而犯難也故有勸戒之辭焉征孕皆凶言不可進也利在禦寇言可止也三征則離艮而入巽故有離其羣醜之悲孕生者下首今乃上進故失生育之道凡行上為逆下為順剛止於外下蔽二陰與之相保共

禦寇賊則順道也孕醜謂儔類也詩吉日從其羣醜

上三爻

上三爻去下之止而入上之巽矣故皆言所得之位四始離下擇木而栖之遽得其桷而人不忌之者以柔居柔爲順之至而又能巽所以進而得安也五居尊位大中得其所願漸之遂志者也旣居正室雖三歲无子而一卦之中无與比者不假有子而自不可勝妄以子貴婦以位貴以正進者其效固如此也彖辭自漸之進也衍而上之極於其位剛得中也蓋至此而後得所願矣上九漸道之成著于九逵之衢國人望之以爲儀表此蓋元老舊臣筋力已衰而在碩師之位者譬如望飛鴻之羽於九逵之逵但見其次序之不可亂亦足以儀刑衆庶使諸大夫國人有所矜式不待見之行事也

小子厲有言

小子對丈夫言之小子居之則危厲而難安士窮則困於流俗語言小故亦所不免但於大義无咎此困大丈夫之所安也元稹初時亦不肯苟合特以資本不洪故不能堪困躓之厄受衆多之口遂改途而妄進矣艮爲少男故以此戒之

九三孕　九五不孕

九三言征凶禦寇者在坎中也坎爲難征則有兵難孕則有産難設險守國則利禦寇九五不孕者互離也坎爲血卦而中實故孕離爲大腹而中虛故不孕又巳出坎三爻之外則无產難矣故爲三歲不孕凡稱歲者皆指陽卦同人指乾豐指震漸困坎皆指坎旣未二卦指離言之則稱三年也

于逵

胡安定以上九之陸爲逵是也此卦爻辭協韻當然然不必謂之雲逵逵自是九逵之道鴻之漸于逵者非降而在逵也飛而過之如六鷁之過宋都通道大逵衆所共仰之地也爻辭恐人眞以爲鴻有立於逵者故繼之以其羽可用爲儀其象明矣若曰雲逵是猶以爲鴻眞在逵也

咸漸

王山徐煥曰漸以男下女故吉向使巽先艮動不待男之先下而巽入之則爲蠱矣安世謂損之反咸亦猶是也

䷵ 歸妹 兌下震上

卦名

歸妹不必曲說但嫁皆女之少時故古之言嫁者例曰歸妹易帝乙歸妹詩俔天之妹是也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男常長女常少故曰所歸妹也今國家帝常呼后爲妹蓋相沿久矣

咸恒漸歸妹

咸恒漸歸妹夫婦之道備矣漸止而巽將嫁之時女待男之禮也恒巽而動既嫁之後婦從夫之義也歸妹說以動男女初婚之情也咸止而說夫婦終身之好也然獨此卦名歸妹者震東兌西夫婦之正位也

天地之大義　人之終始

有男女然後有夫婦天地之大義也有夫婦然後有父子人之終始也是故昏禮不賀人之序也言故者終而新者始也萬物與亦言舊廢而新興也

征凶无攸利

以卦德言之凡說而動皆不正之事自歸妹之外皆不可行故曰征凶无攸利以卦象言之以長男之年慕少女之色未有不為身之災家之醜者亦征凶无攸利也凡此皆一卦之大義而彖以爻位推之則二四以陽居陰有男以不正從女之象三五以陰居陽有女以不正從男之象行皆失正故為征凶上卦以六五乘九四下卦以六三乘九二有夫屈於婦婦制其夫之象故為无攸利

征凶　征吉

六三自全卦言之為征凶原其始之妄動也自初九言之為征吉要其終之反歸也泰四動為三而成歸妹故凶歸妹三反歸四而成泰故吉

大象

澤中有雷卯入於酉猶男入而從女此夜居於內之時也故隨為向晦入息之象澤上有雷酉復從卯猶女出而從男此物終復始之時也故歸妹為永終知敝之象夫物生而必終有以永之則不終事久而必敝有以知之則不敝故雖長男必娶少女所以續終而承敝也君子觀歸妹之象則知物物事事无不然者其可不知所以永之乎震為反生能永終矣兌為毀折能知敝矣坤之代有終即此永終之義

跛眇

跛眇皆謂六三泰之三四相易而成歸妹初九當以六四為娣四者五之娣也故歸妹以娣以恒也以四歸初固其恒理也今四降為三雖與初同體却不相承故如兩足而跛其一言其非正配也三征而反于四正與初相承然後為吉故曰跛能履吉相承也三之所謂反歸以婦者此也九二當以六五為婦三雖與二相比亦非正配故如兩目而眇其一也為九二者但當守幽人之貞以俟正配然後不失其常故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履與歸妹下卦皆兌履之九二幽人貞吉六三眇能視跛能履故歸妹亦取以為象初在下故言跛二當互離故言視若其義則皆欲其必待正配而不妄娶也

歸妹以須　歸妹愆期

須者賤妾之名也六三本泰之四於五爲娣於初爲正應今乃降而居三求附於初遂成婢妾不得與君子相當若能自反於四以娣而歸初則足以與之相當矣故曰歸妹以須未當也四本應初因與三相變遂成愆期然其志蓋有待也遲者待也待三之反則有時而得所歸矣故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三者女之自失者也四者女之自重者也

不如其娣之袂良

泰之六五女君也六四娣也五居中而以貴行方切自重四降爲三遠往就下而招二焉袂所以招人非女君之所肯爲也故曰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然而妾終不可以當夫媵終不可以踰嫡二五之相當如日月之相望待其時至則正配自合而吉在其中矣小象下兩句解上兩句法與需上六同

上六

上與三爲夫婦而三變爲四上遂无夫而謂之女四亦无妻而謂之士女无陽以爲實士无陰以爲血此象死而失耦及生而相棄者皆天下之窮民也故无攸利在君臣之際則李徳裕之與武宗周世宗之失王朴是也大抵歸妹之諸爻止因三四易位遂皆失其正應獨二五之應无恙然二爲三所招五爲三所

先亦幾於失應矣賴兩爻皆中二能守貞五能待望故五僅得吉而免於征凶二僅得利而免於无攸利也

周易玩辭卷第十

後學　成德　挍訂

周易玩辭卷第十一

江陵項安世述

䷶豐 離下震上

王假之

凡物皆有豐惟王之豐爲足以極其至也故曰王假之尚大也孔子曰嚴父莫大於配天孟子曰尊親莫大乎以天下養易曰崇高莫大乎富貴老氏曰王亦大皆此意也

勿憂

既豐矣而言勿憂者有大則患失其大无驕惟休則无驕惟恤此古今之至情也漢高祖之除彭韓繫蕭何疑陳平唐太宗之殺劉洎李君羡皆既豐之後憂之深也聖人曰是不必憂愈憂則愈惑非保大之道也君人者昭吾明德如日之中照臨下土豈有陰慝敢干其間哉如此則不必憂矣雖然日月爲高矣猶有昃食之虞天地爲大矣猶有盈虛之變人之智不免於死生鬼神之靈不免於聚散則豐亦豈吾之所能常有就使失之亦常理也又豈憂慮之所能如何哉此聖人極言勿憂之理而因以足卦辭日中之義使知中者人之所當勉而昃亦非人之所能爲也

宜日中

大抵豐卦皆以明爲主故下三爻皆自明而无咎上三爻皆暗以能求明爲吉不能求爲凶此所以宜日中也

盈虛消息

盈虛者消息之極消息者盈虛之漸消浸亡也息浸長也

人乎鬼神乎

人者形之盛也鬼神者氣之盛也天地者形氣之大者也一盈一虛猶隨時而消長則形氣之運於其間者從可知矣

噬豐賁旅

動而明人者爲立法既明而後動者爲斷刑明以止者爲雖明而不敢遽止而明者爲雖慎而不敢留立法者雷電始作而未至斷刑者雷電至矣聲光並至所以爲大折獄用明象電致刑用威象雷

六爻

豐以雷電皆至成卦故六爻不論敵應皆爲相資之象初九九四皆陽也曰配曰夷曰旬曰尚古文旬即均字皆言同也然雖同无咎但不可過爾同則明動適平過則偏於用明其蔽也昏故曰過旬災也六二六五皆陰也六二以五爲蔀在上而暗也六五以二爲章在下而明也二自往五則得疑疾五能來二則有慶譽二之不往非忘君也積誠以感之則其蔀可

發而去也故曰有孚發若吉九三極明可用而上六以柔暗自高故九三當豐而見沛當晝而見沬有右而右廢皆可小用而不可大用之象其凶皆在上六非九三之咎也故三曰无咎上六曰凶上六居豐之極外極其大而內極其暗自外言之如屋之翬飛上干天際動之至也自內言之九三近在其家乃三歲而不見則不明之至也三歲者上三爻之終也其不明者非九三不與之乃上六柔暗自高而不下求也故曰自藏又以見九三之无咎也若不言自藏則人必眞以其家爲无人而歸責於九三矣

配主　夷主

初以四爲配四以初爲夷上下異辭也自下並上曰配如妻之配乎夫人帝之配乎天帝也自上並下曰夷如丘之夷而入乎川日之夷而入乎地也

旬

離納己震納庚自己逆數至庚爲旬自離初至震四也過庚復己則爲離之四當有焚棄之災故曰過旬災也

豐其蔀日中見斗

六二九四爻辭同用蔀斗而其意之所指則不同六二指六五爲蔀爲斗故不可往往則入於暗而得疑九四之蔀與斗皆自指也故利於行行則遇明而得吉象恐人誤以二爻同釋亦以四之蔀斗歸責於六五故九四之象最詳曰豐其蔀位不當也言以九居四不得比六二之當位也曰日中見斗幽不明也言九四之幽暗不得比六二之自明也曰遇其夷主吉行也言九四之當行不得比六二之不往也此二爻以象辭考之然後見其不同大抵二爻之分二中正而明四不中正而又不明也

旆昧沛沬

蔀者蒙覆之物大則全无所覩旆者旌旛之屬雖大而不全暗斗在昏時之後昧居平旦之前自旆昧言之皆有小明非若蔀斗之甚也旆與昧皆王弼本今

從之九家易作沛沬二字大暗謂之沛斗杓後星謂之沬則其昏甚於蔀斗非今義也

慶譽

六五无應則本无慶也不明則本无譽也其喜與名皆因六二之來而得之爾

䷷旅 艮下離上

卦辭

旅小亨旅貞吉凡卦辭重用卦名者別出一義不緣上文也如震來虩虩蓋言自震震驚百里乃震人也頤之貞吉總言一卦之義觀頤自求口實乃觀頤之道也旅小亨就旅之卦才言之可以小亨不可以大

用旅貞吉者旅於正則吉不正則凶乃處旅之道也

彖

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此以六五釋旅小亨之義在外旅也以柔行順小亨也本爻之美止於譽命可見其小矣止而麗乎明此以重卦釋貞吉之義知止則自處者正麗乎明則所依者正旅必如是而後得吉六二以正而无尤初六以不正而取災此可見吉凶之所在矣

旅之時義大矣哉

旅卦之才可以小亨如六五足矣至旅之時義則甚大非孔孟不足以盡之也聖人懼人但以卦才小旅故贊其時義之大使學者思之至難處者旅之時至難盡者旅之義

山上有火

山非火之所留也野燒延緣過之而已故名之曰旅而象之以不留獄明象火慎象山不留獄象火之過山

斯其所取災

旅之所貴乎止者止而麗乎明也初止於下而遠於明復何云哉夫君子之旅以行道也小人之旅以求利也二者皆非明不濟若止於瑣瑣則胥失之矣瑣瑣細小貌也

志窮　心未快

初六柔止於下其志卑汙故曰志窮九四剛炎於上其志高明不以得利爲足故曰心未快此二爻亦宜合觀

六二

次所居也謂二資所有也謂六童僕所賴也謂三三自外來而比於二旅之相得者也在二爲得在三爲喪者二以陰得陽故爲得三以陽得陰故爲喪也

童僕貞

貞字當自爲句不可以連於童僕也旅以貞爲吉而六二九三皆得正位故聖人辨之如六居二中正柔順可以合於卦辭之貞貞於此則終无尤也如九居三重剛不中以此爲貞適以自危而已

九三　六五

旅自否來三五升降而成卦故二爻當合而觀之九本居五乃捨之而去使變爲離火故爲焚其次捨二陽之健而下與二陰同止无左右之助故爲以旅與下喪其童僕六自王而上至五成離而九去之故爲射雉得之而亡其一矢離爲雉剛爻爲矢言三爻皆剛去其一也一剛去之疑若无譽而終有譽命者雖失一剛而能上及二剛所得多也故曰上逮也旅惡下與而喜上逮中德爲譽中位爲命外卦爲終此即

彖所謂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旅之最善者也

九四

以九居四在旅能順者也雖未得位然就其所處順而麗乎明亦可以得利矣資者本有之財斧者致用之利二止于內故懷資而已四麗乎外故兼得其利然而得利者不若得中得正之爲快也君子所樂中正而已利不與焉是以我心不快也

其心　我心

艮六二已得正位而力不能止故曰其心不快其者指其位言之也旅九四力雖可爲而未得位故曰我心不快我者指其人言之也其指二字我指九字

上六

鳥者離之象巢者附麗之至高者也焚者離火之失正者也笑者喜其高離之鼓缶而歌也號咷者悲其焚離之大耋之嗟也旅之上即離之三也

先號後笑　先笑後號

旅離在上故後號同人離在下故先號離性炎故多怒也同人之五得二而後成兌故後笑旅之五先已成兌故先笑兌性悅故多喜也

喪牛于易

大壯九四與六五易位而失其壯很故曰喪羊于易无悔旅上九與六五易位而失其柔順故曰喪牛于易凶六五失其剛故所亡者一矢上九失其柔故所喪者牛六五亡矢而得離之中位故爲射雉上九喪牛而得離之上窮故爲焚巢五上皆在一卦之終六五爲文明之火故終以譽命上九爲失性之火故終莫之聞言无譽也

䷸巽　巽下巽上

卦辭

姚小彭氏曰巽自遯變六二升而爲四以比於五故爲小者得亨爲利有攸往利見大人也晁公武氏曰兌巽成卦皆主於柔然兌內剛而外柔其用柔也故亨巽內柔而外剛其質柔也故小亨

大象

申命象風之聲行事象風之迹

彖

以卦體言之重巽以申命是小亨也事必待於申命而後行豈大亨之規模哉以九五言之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是利有攸往也以初六六四言之柔皆順乎剛是利見大人也彖辭與旅相類皆總陳卦義而用是以二字結之故知當作三句分說也

初六　九二

巽疑卦也初與二皆以不正自疑史巫主占問之人用史巫紛若者疑之甚也初柔當疑故利以剛矯之

二巳得中中大於正本自无咎不必紛紛也先儒多以紛若爲致吉之道以象辭攷之紛若本不應吉紛若之所以吉者以得中也巽自遯變初本在下故其疑淺二本在四忽降而下故其疑深然降而得中與五相配初又順之但見其吉何咎之有升降患不得中既得中矣又何疑焉

九三　六四

九三重剛而不中志本強躁又居下體之終其志極矣迫於二四兩爻之相易不得巳而巽故爲頻蹙爲羞吝六四重柔安於巽者也自二升四失中疑若有悔升而得正是以悔亡不獨悔亡又有成卦之功使

遯之上三爻好遯嘉遯肥遯而在田野者皆變而爲入此六四之功也故曰田獲三品有功也此小亨之驗巽爲利市三倍象亦出此

九五

巽多疑之卦也九二巳中矣猶以不正自疑紛紛而不能決也惟九五中而又正其吉无疑故凡巽之疑悔至是盡亡又曰无不利者決其无疑也又曰无初有終者言初疑而今不疑也言之重辭之複皆爲疑設也巽之時惟此爻爲美其多疑猶如此可見巽卦无大亨之用也故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言其吉獨此一位爾九五制命之主故又於爻義之外統論重

巽之義庚更也續也事巳而更爲之以續前事也先事之三日初疑二紛三吝皆未保其吉也後事之三日四有功五无不利始亨其吉也此當於上九言之以上九窮巽而不反別有凶義故於五言之其實後庚三日總言上三爻也上之窮而不反亦以其无下三爻之疑是以不可回爾

巽在牀下

上九爻辭與九二同皆以陽居陰也當巽之時惟此二爻以陽而失位巽中之又巽者也故皆爲巽在牀下言失位也二雖失位而得中中大於正所以吉而无咎上既失位愈巽極而不反故爲喪資失斧之人

而猶罔守其窮凶之道者也以上兩句解下兩句不煩推說而義自明矣凡爻以德爲資其本質也以位爲斧其利用也上既失位并其剛德而亡之故資斧皆喪也此德宗奉天之後姑息之時也

武人　資斧

巽初六與履六三同稱武人者履之三即互巽之初也巽上九與旅九四同稱資斧者旅之四即互巽之上也巽究爲躁故稱武人焉巽爲利市三倍故稱資斧焉履之三居下體之終爲五陽之主故用其究以爲大君巽初未究故利用其究以自治而巳旅四得其所處故爲得其利巽上无位故其利喪焉

兌 兌下兌上

巽兌

巽與兌皆有坎之半體巽不上出所以爲入兌不下流所以爲澤巽自遯來以六四爲主遯變爲入故爲悔亡兌自大壯來以六三爲主壯變爲說故爲來兌凶

兌亨利貞

兌之亨利貞自是三德非利在於貞也故曰說以利貞言以利與貞而得說也利者說之情貞者說之理柔在外爲利利者萬物之所說也剛在內爲貞貞則天人之理得矣順乎天兌上也應乎人兌下也天人皆通所謂亨也彖不言亨者亨者說之效故根言之

順天應人

革與兌皆言順天應人者順天理之正應人心之公則革无私意說无邪心矣革者天下之大利說者天下之美名此二者最易於失正故革曰元亨利貞兌曰亨利貞蓋謂此也兌自二至上互革

民勸矣哉

民忘其勞民忘其死即所謂勸也

大象

朋友以象二兌講以辭說之相會以文也習以身行之相觀以善也

六爻

兌以六三爲主凡諸爻稱兌者皆謂三也初九與之同體爲和兌九二與之相比爲孚兌六三來而成兌爲來兌九四當三五往來之衝爲商兌上六與三相應爲引兌九五不稱兌而稱剝者卦中獨此一爻與三非同非比非應捨三而去自與上比也陰來比陽爲兌陽往比陰爲剝其戒深矣陽爻曰和曰孚曰介皆剛辭也陰爻曰來曰引皆柔辭也

孚

陽爲實中實爲孚二五皆以陽在中故二爲孚兌五爲孚于剝雖所用不同其孚一也

初九 九二

初二皆與凶人相說而不害爲吉者初正而二中也初與三不相比應无可疑者獨以三來同體而與之和和有相濟之義以正濟不正適足救三之凶故小象曰行未疑也九二親與三比始涉可疑然二以剛實在內而得中其志可信決无朋邪之理惟與邪比其悔亦亡故小象曰信志也自二至上爲革故悔亡信志初至五爲中孚故无疑三至上爲大過故凶此又互象之著明者也

商兌未寧

商兌未寧指三與五也商者交易往來之名三爲五

而得厲五爲三而得凶兩爻相易皆未寧也彼皆商兌而未寧四乃介疾而有喜然則動而求說者未必不爲禍靜而受疾者未必不爲福也聖人之訓深矣

介疾有喜

介閒也兩者之閒人所守以爲限別也故物之有兩者謂之介有守者謂之介有別者亦謂之介一在兩中故可謂之介介丘是也一能制兩亦可謂之介大介是也豫之六二能以中正自別不與禍交故爲介于石晉之六二守其中正以俟上之明卒受其福故爲介福兌以三五兩爻相易成卦九四介於其閒守其不正之位而不肯動故爲介疾介福者介者之福

也介疾者介者之疾也然其疾有喜者五與四本比及降爲三復與四比四雖不動而說自隨之也凡疾之愈者爲有喜无妄之疾勿藥有喜損其疾使遄有喜皆指疾愈爲言也凡陰陽相得者爲有慶故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明九四之所守本應有疾因陰陽相得故得愈也

孚于剝位正當也

九五居兌而言剝者以卦氣當之也兌爲正秋下二爻七月爲否中二爻八月爲觀上二爻九月爲剝九五當剝之時而說比小人是助剝也故以是戒之象曰位正當也言雖兌爻正當剝位也履夬二卦皆成於乾兌故履之九五稱夬小象辭與此同亦言其在履而當夬位也中孚九五曰有孚攣如即用小畜九五之辭故其象亦曰位正當也言巽體居上四五以正相孚皆與小畜相當也否九五曰大人吉其象亦曰位正當也言此爻正當乾卦九五大人之位也易中小象言位正當也凡四爻皆兼取兩卦相當之義此外得位之爻或稱正或稱當无兼稱者

上六

萃之六二引吉下爲上所引也兌之上六引兌上爲下所引也六三爲說之主而上六爲其所引故曰引兌雖所居得正可以无凶然爲下所引而說亦不足

觀矣故不稱吉明其未光也

䷺渙 坎下巽上

彖

渙亨指九二故曰剛來而不窮王假有廟指九五故曰王乃在中利涉大川指二與四二來成川四來成木故曰乘木有功利貞指四與五彖雖不解利貞二字然上文論成卦之爻其義已見即柔得位乎外而上同也否之六二得位乎四而上同於九五卦中惟四五兩爻爲正四爲成卦之主五爲王位蓋以正臣上合正君而成渙難之利者也故曰利貞石經彖文利涉大川之下亦有利貞二字

王假有廟

祭祀之禮无物不備則廟中者聚之極也主祭者之心一物不留則廟中者亦渙之極也故萃與渙皆曰王假有廟非知道者不足語此萃之彖曰致孝享以備物言之也渙之彖曰王乃在中以內心言之也觀其彖辭則聖人之意見矣

大象

天下之至散而不可摶者惟風與水而已二物之相遭天下之言渙者莫加焉先王以是享帝故能與天神接以是立廟故能與祖禰交蓋心无方神亦无方心之遇神當如水之遇風使吾心有一毫之係則不能與神通矣享帝于郊象巽之高立廟于宮象坎之隱

六爻

下三爻皆處險而待渙者也初六在否之初急於自拔離而去之則變爲无妄而无與於當世之渙故獨不言渙二自四來奔而否始爲渙故加渙字自九二始三出險上而有應於外身與險相離矣然未能及人也上三爻皆涉川之木能渙者也四離其類而上同而渙事始成爲卦之主故稱元吉五居王位當旣渙之後无所復爲但當施發散之令以釋天下之疑離事爲之煩以享王位之逸而已上乃處渙之極與坎三有應能渙而遠之不罹其害皆乘木有功者也坎爲血有傷害之象初六爻辭詳具明夷六二爻中

渙奔其机

九二本否之九四降而居二而否者於是渙焉自上而降爲奔俯而即安爲机四本不中降而得中俯而安也故爲渙奔其机二志在逃否故渙而去之今乃復在險中疑若有悔然在險得安猶未失其所願故爲悔亡即所謂剛來而不窮也二以震木爲机

渙其躬

自三至五坎散而成艮艮爲躬故曰渙其躬三居險之極疑若可悔以與上相應故得連外卦以免其身故曰渙其躬志在外也

渙其羣　渙有丘

六四本否之六二升而爲四下離三陰之羣而上爲成渙之主巽以出險正以居上渙之最善者也故曰渙其羣元吉然而雖在渙散之中自有丘聚之理非羣陰所知也方渙其羣之時二陰以醜夷之情相望固不免於怨及渙事旣成初得吉而三免悔衆陰聚而依焉然後知六四之有功也渙其羣渙之始也渙有丘渙之終也義各不同故兩言渙以別之四在二爲坤坤爲衆故曰羣四升而上同五爲艮艮爲山故曰丘

渙王居无咎

四臣也五君也君不主渙而臣主渙宜若有咎也然臣道當勞君道當逸臣以有事於險爲渙君以无心於事爲渙自君言之雖端居不爲亦无咎也故曰渙王居无咎正位也渙汗渙之於下使民无事也渙王居渙之於上君无事也凡此皆六四之功所主不同故亦出兩渙字巽之五先庚三日後庚三日故爲大號位正中也故爲王居爲正位

王乃在中　王居无咎

渙離也以廟中言之王乃在中則君心渙然而離於人以朝位言之王居无咎則君職渙然而離於事蓋渙之極致惟此二時爲能當之然廟中爲尤至故於卦辭言之爻之所主者位故稱居焉

渙其血

上九爻辭血與出韻叶皆三字成句不以血連去字也小畜之血去惕出與此不同此血巳散不假更去又惕與逖文義自殊據小象言遠害也則逖義甚明不容作惕矣卦中惟上九一爻去險最遠故其辭如此

汗血

散其汗以去滯鬱散其血以遠傷害上三爻皆以巽渙坎者也故汗與血皆指坎言之二居險中爲汗汗心液也三居險極爲血血外傷也後人因汗字又生出而不反之說非此爻本義也

周易玩辭卷第十一

後學　成德　校訂

周易玩辭卷第十二

江陵項 安世 述

䷻節 兌下坎上

節艮

節者止也艮者止也皆非止之使不進也特謂事理之宜止當如此爾艮之彖曰動静不失其時其道光明節之象曰不出戸庭知通塞也玩此二辭可以知易之所謂止矣

渙節

否者塞也自否變者爲渙泰者通也自泰變者爲節此變象之著明者也

說以行險

險者人之所難說以行之則人不以爲苦聖人之制節也如此此其所以通也

當位以節中正以通

龔剛中氏曰无位者不能制節制節而不以中正者不能通五既得位又中且正所以能主節也安世按節自泰來泰分九三以爲五分六五以爲三五獨當位得中得正故節卦以九五爲主也

大象

澤上之所以有水以其得節也過則不留不及則困矣制數度坎之法律也議德行兌之講習也

初九 九二

初在兌下兌爲戸而主言二爲互震震爲門而主動兌者闔戸之時當其不可言雖戸庭之近不可出也震者闢戸之時當其可動雖門庭之遠不可以不出也凡事當密而不密與當盡而不盡皆謂之失節初九在一卦之下不與九五相當故其節在於謹密九二與五正對五動而二不動則失時之節矣故曰不出戸庭知通塞也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極猶準則也義與節通此所謂議德行也失時之節遂至於凶者張禹李勣謹密不言而覆漢唐之祚凶孰大焉

六三 六四

六三能與九五相易則成節若剛躁自用不受其節則成嗟節與嗟皆自己爲之不出於人故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六四安然不動順受九五之節而得其亨亨自上爲之非己所制故曰安節之亨承上道也此所謂制數度也三不爲節遂至於嗟者三兌主說說以行險則成節不說則成嗟嗟與說相反者也

九五 上六

九五得中爲甘甘者五行之中味也上六窮上爲苦苦者炎上之味也節亨指九五也故曰剛柔分而剛得中苦節不可貞指上六也故曰其道窮也九五自泰之三往而得位遂爲當爻之主故曰往有尚上六

苦節之極貞而不變以此施於當世其道則凶乃若其心則信正而行不以為苦故曰悔亡古之苦節之士蹈禍敗而不悔者多矣

又誰咎也

小象又誰咎也凡三同人初九又誰咎也以為褒辭解六三又誰咎也以為貶辭節之六三王弼從解沙隨程迥從同人安世謂三辭皆无褒貶但言人當自謹而已出門同人我所當擇致寇之端我所當省不節之嗟我所當慮得失由己皆无所歸咎也雖與他爻无咎小異然亦得補過之方於本義无悖也觀需九三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則解之自我致戎又誰咎也亦欲以自反非必貶辭也

䷼ 中孚 兌下巽上

頤中孚大小過

坎離者乾坤之用也故上經終於坎離下經終於既未濟頤中孚肖離大小過肖坎故上經以頤大過附坎離下經以中孚小過附既未濟二陽函四陰則謂之頤四陽函二陰則謂之中孚皆美名也二陰函四陽則謂之大過四陰函二陽則謂之小過皆非美名也於是可見貴陽賤陰之意離之為麗坎之為陷意亦類此

彖

柔在內而剛得中以三四二五之四爻言中也說而巽孚以兩卦之德言孚也豚魚吉以兩卦之象言豚主風魚主澤也乘木舟虛以成卦之象言外實而中虛也利貞應乎天以四五兩爻言四為人五為天皆以正相比也五上皆天爻也故上亦有登天之象應乎天與登乎天不同應者以心感登者以力求也

豚魚吉信及豚魚也

豚魚天下至陰之物而皆有陽性故二物皆屬坎以其為陰中之陽也中孚直坎之中氣雖窮陰之時而陽在其中故謂之中孚二物皆受其氣而生故得此卦者以養二物則吉二物至微而中氣在焉孚之无所不體如此故曰信及豚魚也巽兌二卦各得坎之半體巽得下體故豚主風氣而喜下入兌得上體故魚為澤物而喜上行豚與雞類性皆主風故巽自坎之豚而為雞魚與羊類目皆不瞑故兌自坎之魚而為羊皆坎之分氣也中孚肖離而氣直豚魚猶小過肖坎而乃為飛鳥之象明坎離之通氣也

中孚以利貞

中孚以利貞與兌之說以利貞小過之過以利貞利貞皆是二德非謂利在於貞也利者利於事貞者貞於理說而用此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中孚而用此乃應乎天也過而用此則與時行也匹夫之諒賊生

以害理非中孚以利貞也于譽之說害政而違道非說以利貞也陳仲子之過廉離母兄而從妻非過以利貞也

大象

獄之將決也則議之其旣決也則又緩之然後盡於人心故獄成而孚輸而孚在我者盡故在人者无憾也今夫大澤之上雖无事必有風風非自外至也水之積也厚故動而爲風中苟有之未有不動者也故聖人以是爲中孚之象而君子以其議獄之心體之兊爲口舌爲附決有議獄之象巽爲進退爲不果有緩死之象王聽之司寇聽之三公聽之議獄也旬而

職聽二旬而職聽三旬而職聽三月而上之緩死也

六爻

中孚六爻皆不取外應而以比相孚孚在其中无待於外也初九安處於下不假他求而自比於中孚之主靜而自度何吉如之苟變其志動而求孚於四則失其安虞度也燕安也九二鳴於澤中不求人知而三以同體自來相和二有好爵樂與三同此所謂以善養人故中心說而誠服之也此六爻之最美者也二得中位故爲好爵靡之猶共之也三內主也四外主也二陰之勢等而三之志剛求四也急故稱敵四之志柔不與三競故稱匹稱類三不正而躁不知自反而求孚於四進退悲喜其狀屢變而四方與五以正相孚如日月之正中而相望自然下亡其匹而絕其類无復顧三之理矣中孚以中正相孚三皆无之是以至此九五所以與四相攣而不可解者以兩爻之位皆正當也若九二六三之相和則但以其中而已故小象於二言中於五言正然五之爻辭不若二之美者二鳴於陰而三應於外其道光明正得中孚之義此中孚之主爻也故繫辭極其義而演之五爲大君而內與四比則所孚狹矣特以其皆正故僅得免咎而已上九巽極而躁不正不中以巽雞之翰音而欲效澤鳥之鳴登聞于天內不足而求孚於外聲

聞過情其涸也可立而待愈久愈凶何可長也求之於古其商浩房琯之徒歟

中心願也

中心願也甚言其孚故泰之六四不戒以孚亦曰中心願也

得敵

六三中本无孚而求孚於人則足以得敵而已謂之得敵則不必更言凶咎也

馬匹亡

六四稱馬者皆互震也在風之下澤之上澤中遇風正馬亡其匹之地也三變爲羊故或很或說四變爲

雜雖不可連故絕類而上也

䷽ 小過 艮下震上

亨利貞

小過之亨利貞三德也時當小過不稍過則執而不通小過所以通也故曰亨然必於事爲利於義爲正而後可通若徒志於隨時以苟通而傷事悖理則非小過之道也故曰利貞自可小事以下彖辭解之自明有飛鳥之象焉亦所以解飛鳥遺之音也音遺於此則飛巳過於彼矣石經云是以可小事也彖辭脫可字羨吉字

彖象

彖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象曰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此二義所主不同蓋論卦之本名則以柔過剛以陰過陽臣過君婦過夫小者而過乎大者其人則小其變則大也故彖辭深寓小大逆順之戒然而天地之閒既有小過之象則君子之身亦必有之君子之所謂小過者豈其然哉大德不踰閑小德一出焉一入焉亦可以爲小過矣如晏子之過儉子皐之過哀正考父之過恭雖過於常理皆小節之過非大變也此與卦義名同而實異凡大象多然以蒙睽明夷攷之可見其例曰行曰喪曰用皆見於動以象震也曰恭曰哀曰儉皆當止之節以象艮也

山上有雷

鳥過人而遺之音以六爻之象言也雷過山而小聞以兩卦之象言也雷震於空曠之地則其聲大又小過寅之初氣也斗方直艮而震氣上出疑於過矣然去卯不遠亦未爲大過也

初六　上六

小過以柔過剛義不當吉但二五以柔得中故能於小事粗吉而巳初上二爻陰過而不得中是以凶也以卦象觀之二爻皆當鳥翅之末初六在艮之下當止而反飛以飛致凶故曰飛鳥以凶上六居震之極

其飛巳高動而成離則麗於網罟故曰飛鳥離之凶初六微賤之人而欲犯上勢不可動方動而巳凶故曰不可如何也上六高貴之人旣極而凶如鳥飛不巳至於離觸網羅而後見凶故曰巳亢也二爻凶同而其事異二五亦當鳥翅而不言飛鳥者惟初上二爻動則成離離爲飛鳥故也

六二　六五

六二六五柔之得中者也故皆免於凶然陰過於陽亦无致吉之理二陽君也祖也乃降而居下二陰臣也妣也乃升而居上二本與五爲應故往而求之今乃過三與四而見六五焉非所期也故爲過祖與君

而過妣與臣之象臣不可言過其君故變文曰不及其君言不相值也其實則過之矣雖然五上自過三四而二在其下未嘗過也故无咎至六五則其過明矣密雲不雨則无陽也自我西郊陰爲唱也其事雖言故曰已上也言其過上已甚此彖辭所謂上逆也五互兌故爲西郊澤在上故爲雲公者陰之尊稱六二稱之爲臣意亦類此卦體象坎坎爲穴二陽在於穴中五自上而臨之故又有公弋取彼在穴之象自陰言之西郊爲我故以陽爲彼也此爻下而取物則可以有獲上而登天則不能成雨此所謂可小事不可大事不宜上宜下大吉正小過之本義也小過象坎以五爲主爻中孚象離以二爲主爻故二爻各得本卦之義

九三　九四

九三九四此二爻方爲陰所過非能過人者也故皆曰弗過九三在艮之上有防止之義既不能過則當止而防之若恃其重剛而往從之則足以取凶而已將若之何哉從猶從俞從猷謂往逐之魯昭公之於季氏高貴鄉公之於司馬氏是也九四自知不能過之而與之相遇見危能戒以柔自晦而不敢往足以免凶矣然冠屨易位姦逆已甚柔可暫用不可長守宣帝之於霍氏代宗之於李輔國皆始柔而終剛非永貞也若永貞於柔則爲周赧漢獻矣故曰勿用永貞永貞者臣道也九四君也又爲動之主豈能鬱鬱久居此乎

九四无咎

當陰過之時陽不得已能以剛居柔可以无咎矣故九四无咎九三以剛居剛是以凶也剛者本欲攻人反以取禍故九三以從之而受戕柔者屈已相遇若不足以勝人而聖人反勉之以勿用永貞者以其知柔知剛可與有爲也

六五　上六

六五雖過其君能與之遇猶未失中則霍光之時也上六一切過之而不與之遇由是天惡其盈而降之災人忿其亢而成其眚此其爲凶蓋天人之所同棄非常辭之所謂凶也故於凶之下證之曰是謂災眚此則霍禹霍山之時歟

小過大過

四陽在内謂之大過而四陰在内者乃不爲小過而爲頤四陰包二陽謂之小過而四陽包二陰者乃不爲大過而爲中孚大抵坎陷也故肖坎者皆謂之過陽多則大者過陰多則小者過未至於陷故謂之過過猶輕於陷也頤肖離之牝中孚肖離之中虛皆胎養之事故卦氣皆直北方及純而旺則麗於南方矣

既濟未濟

既濟自泰變六五降而爲二以六二爲主爻未濟自否變六二升而爲五以六五爲主爻故二彖皆曰柔得中也既濟之終亂即泰之其命亂也未濟之飲酒即否之後喜也柔爲小故既濟曰亨小未濟曰小狐

既濟亨小利貞

此卦辭與遯相類亨小利貞自爲卦之四德但遯卦小字義與利貞相關故彖連下文解之既濟小字義與亨字相關故彖連上文解之此非聖人不能作也六二以柔爲卦之主陰爲小故稱小焉夫相濟者不

必大也小者之才有時而足以濟事又小小通之而其事已濟又爲於其小而濟之使不至於甚皆爲小者亨也謂小大皆亨者誤也小大皆亨則泰矣何謂濟乎孔穎達謂當作既濟亨小小者亨也蓋脫一小字

初吉終亂

彖曰初吉柔得中也則初吉謂六二矣終止則亂其道窮也則終亂謂上六矣二之柔所以濟泰卦之三陽而使之中也故謂之既濟若終止於柔而无剛以濟之則其道又窮而不中矣此其所以復亂也既濟之貴於能濟如此

剛柔正而位當也

六二之所以爲利貞者二五剛柔正應而又當位也剛柔相濟爲利當位爲貞卦體固有三剛三柔皆正之象然卦辭所主則謂六二若泛言之則失彖義矣

思患豫防

或以爲既濟之後思而防之此乃設戒非觀象也未濟以水下火上爲辨物居方正與象合豈於既濟而不然乎天下之患无窮惟有以濟之而後无患人之用莫大於火而火常足以生患善濟火者莫若水思火之爲患而儲水以防之使水常在火上其力足以勝之則其患亡矣是故君子制行立教行政舉事必

皆有以濟之防末流之生患也周秦之強弱師商之過不及皆其事也

六爻

既濟之六爻初九不急於濟上六道窮而復陷獨二五以中正相感坎離相交是以能濟也二當初濟之時故爲用中之主五居已濟之後故安受其福而已三四雖不中而皆不失正用其才皆足以有濟三以剛行之四以柔應之此二者皆既濟之世所與共濟之才也

初上

以卦時言之二爲初上爲終以卦象言之初爲尾上

爲首自下上者至首而終則首亦終也六二爲濟之始而初獨後之馬已行矣而輪尚曳身已濟矣而尾尚濡雖於濟稍遲然无大害故於義爲无咎也上六居濟之終而復陷於險如病愈之後而復遇病其能久乎

六二

旣濟之六二本泰之六五帝乙所歸之妹也六五爲婦九二爲茀柔以剛蔽也今婦降居二而九去居五故爲喪其茀然兩爻升降仍在二五未嘗他之故曰勿逐以二交五其數爲七故曰七日得象曰以中道也言兩爻雖變而中道未嘗變也茀車之蔽也王弼以爲婦人首飾者蓋董遇易茀字作髴弼之所注必本此也

三四

九三以全剛而濟旣歷三爻始能上出亦已憊矣是豈可輕用哉高宗用之以濟大難而復王室不得已也小人用之好大喜功連兵不解其禍大矣故曰小人勿用言小人占得此爻不可用也六四以全柔而處坎雖已上濟猶終日戒懼者疑二剛也繻子夏傳作襦短衣也袽絮緼也夫一襦足矣而又有衣焉以表其外有袽焉以實其內可以无慮矣六四處二剛之中五在外爲衣三在內爲袽其備甚周而猶未免於戒者以柔處險心危慮深不能不有疑於二剛也以泰言之九三本能艱貞而勿恤故有力濟艱難之象六四本與三陰同下故能不戒以孚今乃與二剛同上安得不疑且戒乎

九五

旣濟本自泰來九五之吉大來卽泰之大來吉也泰五互震爲東鄰泰二互兌爲西鄰五非時主雖有殺牛之富不足以致福五坤爲牛坎刑殺之故爲殺牛二爲卦主得時主祭爲禮雖薄而五亦同受其福然則五何必自用哉明泰之五所以降爲濟之二也二離爲夏夏祭曰禴故爲得時五在泰雖尊降而居二

自東降而爲西自大禘降而爲禴祭近於失尊然在旣濟之時則當以二爲主必降而居二始足以成旣濟之功不可以固位而失時故曰不如西鄰之時也

䷿未濟 坎下離上

卦辭

旣濟未濟皆以柔爲主旣濟自六二而達於上六則濟之事已終故爲旣濟未濟自初六而至於六五幾於濟矣而未能出中以至於上則其事猶未終也故爲未濟知此義則未濟之卦辭不待解而自明矣故曰未濟亨柔得中也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其曰雖不當位亦指六五言之雖六

爻皆不當位義但取五而已曰小曰狐皆陰類也濡其尾即是不能全濟之象險且未濟他又何所利乎故无攸利於无攸利之後復言剛柔應者殺解上文亨字也雖无攸利用其柔中以與剛應自有致亨之理此夫子所以有功於賛易也

大象

火在上爲辨物水在下爲居方必加慎字者以其未濟也在濟之時且當思當防況未濟乎水火交則有難未交則未有難然難將生矣辨之不早辨居之不得其所皆難之所由生也可不謹乎易終於未濟而始於屯其意深矣

初六　九二

既濟之諸爻皆濟而初獨未濟故曳輪濡尾之象初得兼之未濟之諸爻皆未濟者也故初爲濡尾二爲曳輪以兩卦參之則初當爲尾九當爲輪矣六五升而不能終濟使下有濡尾者此於全體自爲可吝非但初六之罪然初六柔暗在下亦非能知終者故以吝責之極即終也不知者智不足也不續者力不竟也九二自否之五降而爲二此否之所以成未濟也九二之未濟乃所以亨否其義與初六不同故不爲吝而爲吉若能貞而守之則未濟者自是濟矣以其位疑於未正故加貞字者中則正在其中未有中而不正者故曰中以行正也姚大老曰協韻正當作直三中而九直故爲中以行直其說亦通然正亦協韻後人分一韻爲四聲故見其不協耳

六三

未濟之時方以謀濟爲急未可以有行也六三志剛而未得位如人未濟岸而遽欲出行其溺必矣故以征則凶爲六三計姑用其剛乘以出坎則事之宜也故曰利涉大川三不當位濟而至四則得其位非利而何

未濟九四　既濟九三

未濟之時所喜在剛三徒以其志之剛猶爲利涉況九四乎既濟之九三未濟之九四皆以其剛故能任天下之大役以此見弘濟世道非剛不可也九三全剛而位正故直稱高宗以伐之其言三年克之者以見其役之大小人勿用者以見其才之難苟无九三之才其可以任斯事乎九四則所居者柔比九三爲有悔必貞以勝之然後能任其事而无悔故曰貞吉悔亡又加震字亦勉之之辭九四之動爲互震也九三出離之上亦爲三年至上則飲酒策勳故言有賞于大國九三之象曰憊也則以三年言之九四曰志行則以解貞吉悔亡言其志必行而不屈然後得吉而亡悔也高宗所伐正南鄉之夷今南夷猶稱鬼主

國家亦以都冕主爵之云東北方小夷者非也

六五

六五雖不當位而與九二剛柔相應同心以濟難者也離雖爲光而人君之光非一人之所能獨成乃因與賢臣有孚以致此光故其光也吉而非強明自任之光也故曰君子之光有孚吉象曰君子之光其暉吉也盖以深辨此意按管輅曰日中爲光朝日爲暉夫中則日在上朝則日在下在上之光以在下之暉而獲吉則五以二而獲吉明矣先儒謂暉爲揮散非也輝者光中之氣詩曰庭燎有輝周禮眂祲以十暈爲十煇皆謂光中之氣五離中虛故爲光二坎中實

故爲光中之氣也

貞吉无悔

未濟諸爻皆失正故任事之爻皆曰貞吉九二九四六五是也九二剛中不假言悔六五柔中故言无悔九四不中故曰貞吉悔亡言不如是則悔不亡也

貞吉　有孚吉

六五兩吉字貞吉者六五自謂也有孚吉者謂九二也小象甚明上九之兩有孚亦以三上兩爻言之

上九

旣未濟皆取義於濟故兩卦初上皆稱濡然得失不同者旣濟自二始濟則初雖濡尾不害其爲旣濟也故无咎未濟正坐濡尾不能續終所以爲未濟也旣濟之終有亂之理故上六以濡首爲時事之危未濟之終有濟之理故上九以濡首爲人事之失也六五以九二爲孚則上九之孚者六三也濟以孚爲美然而所以用此孚者不可忽也六三以坎從離酒自下升而入於上則飲酒之象也上九自離入坎首反向下而入於酒則濡首之象也我飲彼則彼可以出險而成旣濟之功彼濡我則併我而入於險矣患難將終天下將濟當此之時上之舉動豈可有失失則敗矣此君子所以謹於辨物居方之事也所謂亦不知節者正謂其不明於辨也夫人居患難之久幸其將

平方欲相與以樂其終而反因樂以壞其終此何等時而作事如此亦可謂不知節矣聖人繫易至旣未濟之終與民同患之意愈切其辭皆懼所謂仁之至智之盡也

未濟　否

未濟非不濟也特未濟爾天地以形言形无可交之理故曰天地不交否水火以氣言氣終於交濟故曰火在水上未濟

周易玩辭卷第十二

後學　成德　挍訂

周易玩辭卷第十三

江陵項　安世　述

繫辭上

天尊地卑章第一

此章論天地自然之易以明伏羲作易之本義也是故觀乎二儀之判而奇耦之畫已定矣觀乎卑高之勢而三極之位已陳矣觀乎動靜之理而七八九六之性已斷矣觀乎氣類之分合而比應攻取之情已生矣觀乎法象之著陳而飛伏變互之體已見矣彼伏羲氏者特述而著之耳言易者至變化而備易簡之大業也故自此以下極言變化之迹在天成象則

雷霆風雨日月寒暑皆此理之往來也在地成形則男女雌雄虛實高下皆此理之感應也而易之奇耦相摩以成八卦八卦相盪以成六十四卦者皆具乎其中矣然而此皆其迹也必有本此者焉易簡是也故自此以下極言易簡之理易簡者易之至德也凡物之屬乎奇畫者皆能知萬物之始者也凡物之屬乎耦畫者皆能成一奇之所賦者也夫萬物之始一而已矣其理安得不易及其成也成夫一而已矣其事安得不簡上繫之首章斷之於易簡而歸之於賢人之德業下繫之首章斷之以貞夫一而歸之於聖人之仁義大抵先以天地之理明聖人作易之本復以在人之理明聖人體易之用也

知大始

一奇未畫鬼神不能知也一畫開而萬事見矣故萬物之始惟乾爲能知之不謂之作者作則屬乎事物矣非事物之始也

賢人

稱賢人者明乾坤之德業人皆可充而至也若但言聖人則嫌於必生知安行而後可而進修之路絶矣自此章以下始稱聖人君子焉

聖人設卦觀象章第二

此章論讀易之法必自文王之易始也故上章論乾

坤貴賤剛柔吉凶變化五事而此章獨自吉凶變化起義者蓋有畫之初乾坤貴賤剛柔之迹已著而吉凶變化之象未明有繫辭而後見易之有吉凶有卦象而後見易之有變化二端者皆具於文王之時也復以二端析爲四類而詳言之吉凶者得失之已定者也其憂虞之初則謂之悔吝變化者易之用也其所以變化則剛柔二物而已故觀吉凶者必自悔吝始觀變化者必自剛柔始文王觀此四者而繫之以辭讀易者亦當觀此四者而玩文王之辭則靜居動作无入而不利矣孔子作大傳二篇專爲此事故學者以繫辭名之則當時傳授之意從可知矣

易之序也

序即爻位也居此爻之位則玩此爻之辭以處之然後能隨所遇而安樂之也虞翻本序字作象以與下文合似不必爾

彖言乎象章第三

此章亦論繫辭也自彖者言乎象至无咎善補過皆解繫辭之文自列貴賤者存乎位至各指其所之皆讀繫辭之法也彖辭所言之象即下文所謂卦也爻辭所言之變即下文所謂位也吉凶悔吝无咎皆辭也獨吉凶言存乎辭者悔吝可以介而免无咎可以悔而致必有憂震之心者然後能用力於其微焉至於吉凶則得失之大者讀其辭者皆可辨也此而不悟聖人亦末如之何矣貴賤以位言小大以材言卦各有主主各有材聖人隨其材之大小時之難易而命之辭使人之知所適從也然則讀其辭者其可不盡心乎

齊小大

列貴賤者存乎位演上文之爻言乎變也齊小大者存乎卦演上文之彖言乎象也凡彖辭之例專取主爻爲言陰爻爲小陽爻爲大或小或大雖若不齊而當其時位者能爲一卦之主而用事焉則无小大之閒也是故謂之齊然存乎卦者反在存乎位之下者

位之貴賤以六爻言卦之小大以一爻言明於六位之中取一位以爲卦主也

易與天地準章第四

凡言易者皆指易之書也此書之作與天地準故此書之用能彌綸天地之道此二句者一章之主意也自此以下皆敷演此二句之義自仰以觀於天文至故知鬼神之情狀此三知者言易之所知與天地準也自與天地相似故不違至安土敦乎仁故能愛此四故者言易之所能與天地準也自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至神无方而易无體此三而者言彌綸之功也

三知

故者以事言也說者以理言也情狀者以象言也易有象有理有事知斯三者而易之蘊盡矣昔者伏羲氏之始作易也仰觀於天見陰陽之象俯察於地見剛柔之形於是制爲奇耦之畫以準其象使萬物之情皆以類而從而天文地理遂與人事物情相通而爲一而幽明之故可得而知矣原畫之所由始二分四揲之變皆起於至一无朕之中要畫之所以終三變六扐之餘復歸於至一无朕之始而死生之說可得而知矣氣聚而爲物奇耦之畫所以爲有象魂遊而爲變九六之化所以爲无迹而鬼神之情狀可得

而知矣

四故

奇耦之象正與天地相似其畫一具而能於天下之理无所違奇耦之變通於萬物之情故知雖崇而不失之於過當於萬民之用故道雖廣而不失之於流旁行而不流當連故不過爲一節樂時位之推移而知其卒歸於有數也故能柔化而不憂隨其時位之險易而常遂其濟物之心故能无往而不用其愛夫能具其理故能通其變能通其變故能極其數能極其數故能利其用凡易之所能備於此四者也

三而

此三而者總結一章之義以見其彌綸天地之道也蓋易有奇耦之二畫所以囯括天地之變化而天地不能越乎其外此所謂彌也曲成萬物之始終而无一物之或遺此所謂綸也此即上文四故之所能也通乎幽明死生鬼神之道而知无所不至此所謂道也此即上文三知之所知也是故天地之神无陰陽之定方而奇耦之變亦與之周流而无定體此所謂易與天地準也此一節正以明始初二句之意而極言之也

一陰一陽章第五

一陰一陽猶言一出一入明奇耦之迭用也陰陽者氣也陰陽迭用者道也道之所生无不善者元也萬物之所同出也善之所成各一其性者貞也萬物之所各正也成之者性猶孟子言人之性犬之性牛之性本草言性熱性寒也仁者見其始於一而以爲仁智者見其終於萬而以爲智木石飛走愚夫愚婦皆在其中而不知其所以然是三者之見愚智雖不同而皆未足以言易也自易之顯者觀之有法象之著明則道之一陽也謂之仁可也自易之藏者觀之无方體之可測則道之一陰也謂之智可也一顯一藏鼓動萬物而不已則仁與智又皆屬於陽枯莖蓍策藏顯俱出於无心則仁與智又皆屬於陰惟其神妙如此不可形容故贊之曰盛德大業至矣哉以言其德則變化日出而无窮此陽之顯也以言其業則天地之閒備矣此陰之藏也合而言之顯藏藏顯如循環之无端則易之一辭足以兼之矣觀其畫一奇以開萬象則奇也者誠天下之至健德之所以能日新也及其配一耦以成萬形則耦也者誠天下之至順業之所以能富有也極奇耦之數至於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以見天下之賾則謂之占即奇之象也通奇耦之變至於千五百三十六卦以效天下之動則謂之事即耦之法也究而言之或顯或藏莫知其方則神之一辭足以贊之矣此即上章神无方易无體之

意也

效法

古語法皆謂形也形即刑字故刑法通稱皆言其成形而不可變也繫辭之於天地或稱成象成形或稱成象效法或稱法象或稱觀象觀法大率皆以形對象故法字但可訓為形字不可訓為模倣也

夫易廣矣大矣章第六

夫易廣矣大矣此一章之總目也遠而不止即直與闢也靜而正即專與翕也天地之間備矣即大生廣生也易之為道一與兩而已乾即一也靜而守一則其事專而无不閉動而用一則其行直而无不開此

乾所以為萬物之父坤即兩也兩閉者為翕言與乾俱閉也兩開者為闢言與乾俱開也此坤所以為萬物之母大者无不統也廣者无不承也自廣大而至易簡其言之序自博而趨約也易之所以廣大者以其能變通也所以變通者陰陽二物而已所以為陰陽者至易而不難知至簡而不難能也陽者一之而已豈非天下之至易乎陰者兩之而已豈非天下之至簡乎天地之間至大者天地至變者四時至精者日月至善者至德易之為書具此四者豈不謂之備乎

遠則不禦邇則靜而正

其占也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此所謂不禦也其未占也寂然不動无思无為此所謂靜而正也其形則靜其德則正靜者坤之閉也正者乾之專也

易其至矣乎章第七

上章言易此章言聖人體易於身也知窮萬理之原則乾之始萬物也禮循萬理之則踐而行之則坤之成萬物也有天地之位則有陰陽之變行乎其中人有此性則有知禮之德存乎其中但愚人不能存之爾苟能存其所存則道義皆自是而出矣道者義之體智之所知也義者道之用禮之所行也成性猶設位也有此位則謂之設位有此性則謂之成性即上

文言成之者性也至存存上一存字方言人為之功爾第五章仁為陽知為陰此章却以知為陽禮為陰

聖人見天下之賾章第八

上繫第一章統論易道第二章三章論人之學易者自繫辭入第四章以下復論易道至此章復論人之學易者自繫辭入夫理之幽者至荒忽誕罔而難明也聖人以健順動入之辭擬其形狀以天地雷風之名象其物宜而幽者於是乎可親而不可惡矣事物之動至難處也聖人察其事機之會與其變動之宜而為之處事之法隨時之理使之曲得其當而又著其吉凶之效以告之而動者於是乎有定則而不可

亂矣學易者擬其所立之象以出言則言之淺深詳略必各當於理議其所合之爻以制動則動之久速仕止必各當於時而易之變化成於吾身矣成其變化其字指易也言人學易之變化而至於有成也故曰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此之謂也末章亦有此一段其下文亦歸於人之德行正與此同自此以下引爻辭七章皆教人擬議之方姚大老曰自天祐之一爻亦當在此章之末脫簡在後爾

七爻

所引七爻皆欲人之畏謹也鳴鶴言處隱之誠同人言用心之一白茅貴愼有終尚謙亢龍惡亢戶庭以斂密負乘以戒慢皆所以養人之敬心也若從姚說移自天祐之於此則終之以信順之福於義亦不相悖

金蘭

其利斷金雖金之堅不能閒也此言君子之行其臭如蘭雖林之深不能隱也此言君子之言

德言盛禮言恭

德言盛知欲崇也禮言恭禮欲卑也

大衍之數五十章第九

姚大老云天一地二至天九地十班固律歷志及衛元嵩元包運蓍篇皆在天數五地數五之上今按新安朱先生易傳亦用此說與天數五至行鬼神也合爲一節置在大衍之首今從之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成變化行鬼神皆主五數言之也分而言之天數備於五地數備於五合而言之天地相得一生一成其合亦爲五耦分而計之天之數爲五者五地之數爲五者六合而計之天地之數爲十者五其奇數又爲五分合錯綜无非五者蓋生數之所變成數之所化四時之代謝萬物之死生未有能外於五者也大衍之數獨止於五十者聖人作易之妙旨也夫五與十天地之極數也極則當動一蓍纔動則五與十亡而四與九見矣於此最見易道之神此章置在大衍之首極爲有意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

生數自一二三四而極於五成數自六七八九而極於十故大衍之數五十取天地之極數以立本也布算者生數至四而止遇五則變而爲一成數至九而止遇十則變而爲一故其用四十有九取天地之變數以起用也或曰揲蓍之四十有九自然之數非人

所爲者非也若自然之數則止用四十八而已蓍之三揲本皆不四則八自足以爲三少三多之變因其四十九也而後有掛一之法以見一之未當不在因其掛一也而後第一揲有不五則九之數以見奇當在初而耦當在後夫四十九也掛一也不五則九也皆无當於三少三多亦无當於七八九六也而必四十九必掛一必不五則九則其出於聖人之所爲也明矣但聖人之爲之也必以天地爲本異乎鑿者之爲之爾五歲再閏再扐以象再閏可也然則何以見其爲五歲乎曰自象兩至再閏是也象兩一也象三二也象四時三也象閏四也象再閏五也易以一爻三揲爲三變一揲之中又具此五小變故曰參五以變凡一爻三揲成十五小變當半月之日一卦六爻成九十小變當一季之日故言卦氣者以四正卦直一歲也

凡三百六十當朞之日

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而蓍數用四十九去其六也朞三百六旬有六日而策數用三百六十亦去其六也萬物皆起於一而成於五一與五无往而不在其中故不必言一與五乾知大始者一也坤作成物者五也　二三四五皆一之所生也六七八九十皆五之所成也

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

此一節以是故二字發辭蓋接上文二篇之策言之以總括一章之事也易之策數萬物備焉而經營之者不出於四其初左右手數之以四其次得三少三多及一少一多亦止於四其終即三少三多之餘以四除之得九與六積萬一千五百二十策一少一多之餘以四除之得七與八亦積萬一千五百二十策二篇之策皆四之所成也是故八卦爲四者二六十四卦爲四者四故曰四營而成易此言揲蓍之法也三揲之餘然後畫卦以小變言之每一揲具五小變以三揲合十五小變爲十有八變而畫一爻以大變言之每一揲爲一大變合十八揲爲十八大變而畫一卦八卦與六十四卦皆十八變之所成也是故上經三十卦反對爲十八卦下經三十四卦反對亦爲十八卦故曰十有八變而成卦此言求卦之法也自八卦小成以下乃言得卦之後占象推演之法而一章之事備矣

八卦而小成至可與佑神矣

易之成書雖曰六十四卦而反復相重不出於初經之八故推衍之法取諸八卦而備作彖辭者止用八卦之義以成六十四卦之義作象辭者止用八卦之象以成六十四卦之象以是八者推而達之萬物之

情古今萬世之變无不合者故曰八卦而小成言止義之約也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言其用之周也此古者易家之占法今其存於說卦者尚可攷也是故天道雖幽可闡之以示乎人人事雖顯可推之以合乎天明可以酬酢事物之宜幽可以賛出鬼神之命故曰顯道神德行可與酬酢可與佑神矣

易有聖人之道章第十

四者雖云辭變象占而其下文所論則皆占也自是以君子將有爲也至天下之至精言所占之事也自參伍以變至天下之至變言占之法也自易无思也

至天下之至神言占之理也凡占之法有變有數每爻三揲爲三變每揲有象兩象三象時象閏象再閏爲五小變此參伍以變也三揲之奇分而計之則得三少三多一少兩多一多兩少之數去三揲之奇以左右手之正策合而計之則得四九四六四七四八之數此錯綜其數也錯謂分而開之綜謂合而總之此兩句止論一爻之法通六爻之變得十有八遂成初二三四五上以爲剛柔相雜之文極六爻之數得七八九六遂定重單交拆以爲內外兩卦之象此兩句方論成卦之法故曰此言占法也蓍之變策之數爻之文卦之象皆寂然不動之物初不能如人之有思亦不能如人之有爲皆純乎天者也及問焉而以言則其受命也如響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則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皆同乎人者也故曰此言占理也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此之謂也

自將有爲以下專論尚其占一事猶以四事終之者占則有辭變則有象舉其一則四事皆在其中也

深幾神

至精至變至神易之體也惟深惟幾惟神易之用也故曰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立此一句以承上體起下用也物情難盡惟精於占者能極遠近幽深之情而繫其辭故雖深而无不至也事變至微

人所易忽惟明於變者能推分合錯綜之文而見其象故雖微而无不察也至於神則无所用其力矣研極之至義精用利以至於神此則夫子耳順心從之事非於深幾之外復有所謂神也下繫曰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此之謂也或指精變深幾爲四者精主占而言深即占之辭變主變而言幾即變之象亦不出於四事也

夫易何爲章第十一

新安朱先生以夫易何爲至所以斷也合爲一大章專言卜筮之事今從之此一章文義相貫續而其間節目有四第一節統言易中有蓍卦爻之三德第二

節言始立蓍之人第三節言畫爻布卦之法第四節極言聖人制作之本今條而析之

蓍卦爻之德

此一節先設問荅夾以是故發辭開物者知其未然也陽之始物也成務者定其當然也陰之終物也天下之始終皆備於此書之内矣是故聖人用之以知人之志所謂開物也以定人之事所謂成務也以決人之疑即志與事之決也此三者皆蓍卦爻之所能也是故蓍用七故其德圓卦用八故其德方爻用九六故其義易蓍開於无卦之先所以爲神卦定於有象之後所以爲知爻決之先者也所以爲貢聖人以

此三物之德洗心以存其神退藏於密以定其體吉凶與民同患以賛其決故其知幾則神之開物也其畜德則智之成務也此所謂聰明叡智也其斷吉凶則神武之決也其與民同患則不殺之仁也古之人有能備是德者伏羲氏其人也故自此以下始言建立卜筮之人

立蓍之人

此一節以是以發辭惟其聰明叡知也是以明於天道之遠而察於民事之近惟其神武不殺也是以建立蓍策以開斯民占決之用聖人又以卜筮之法所以齊心而戒事問之於神而貢之於明者以自齊戒

以自神明其齊則洗心也其戒則藏密也其神明其德則吉凶與民同患也自此以下遂言畫爻布卦之法以見神明其德之事

畫爻布卦之法

此一節以是故發辭闔戶謂之坤言畫耦爻也凡耦皆屬坤闢戶謂之乾言畫奇爻也凡奇皆屬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六畫既成剛柔相雜言成卦也往來不窮謂之通九六之動交相往來言之卦也皆自神而明之也按其迹而言之見於蓍策謂之象形於卦爻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卜筮之法可謂明矣究其用而言之則枯草之莖敗木之槧而内外靜作之務皆

賚之以利其用王公皁隷之人皆用之以決其疑極深研幾其妙如此豈非天下之至神乎此自明而神之也自此以下復推原制作之本

制作之本

制作之本有三有立象之本有制器之本有作書之本故此一節以三是故爲發語之端其一曰是故易有太極易之太極即禮之太一也有太一則有陰陽是謂兩儀此八卦之第一爻也兩儀各有一陰一陽是謂四象此第二爻也四象又各有一陰一陽是謂八卦此第三爻也八卦既成則六十四卦皆具而吉凶可見矣吉凶之變不可勝窮萬事萬物皆生於吉

凶二字故曰吉凶生大業此六句言爻象之所由生
也其二曰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萬物皆具奇耦之
法象而天地其最大者也萬物皆具九六之變通而
四時其最大者也萬物皆有爻象之著明而日月其
最大者也三者具而易之道備矣一家一鄉一國各
有占也而據崇高之極可以作天下之易者貴爲天
子富有天下者也山巫野祝皆能占也而具神知之
全可以爲天下之利者聖人也折筳剡篿毀瓦灼雞
皆可占也而有探索鉤致之神有決疑成務之智可
以供聖人之用者蓍龜也三者具而易之器成矣此
六句言成器之所由立也其三曰是故天生神物神

物即蓍龜也聖人則其知來之神以立卜筮天地變
化即四時也聖人效其陰陽之變以立卦天垂象即
日月也聖人象其剛柔之發揮以畫爻此七八九六
之四象所以示也河圖洛書天地之文字也聖人則
其義理之明以作彖辭爻辭此繫辭之所以告吉凶
之所以斷也此四者言易之所由作也是三節者起
於太極成於繫辭而易之始終備矣

河圖洛書

姚小彭氏曰今所傳戴九履一之圖乃易乾鑿度九
宮之法自有易以來諸易師未有以此爲河圖者至
本朝劉牧長民方以此爲河圖而又以生數就成數
依五方圖之以爲洛書其言未足深據也竊意圖者
必有八卦之象書者必有古文字之形而今不傳爾
又世所傳關子明洞極經亦言河圖洛書如劉氏說
而兩易之以五方者爲圖九宮者爲書按唐李鼎祚
易集解盡備前世諸儒之說獨无所謂關氏者至本
朝阮逸始僞作洞極經見於后山陳氏談叢之書則
關氏亦不足爲證矣

書不盡言章第十二

自書不盡言至鼓之舞之以盡神此一章之綱領也
立象設卦繫辭三者言作易之成體變通以盡利言
人用易以處事鼓舞以盡神言人用易以成德二者

皆體易之妙用也下文自乾坤易之蘊至謂之事業
以演說盡利之意自是故夫象至存乎德行以演說
盡神之意也

五盡爲綱領

立一奇一耦二奇二耦三奇三耦之象所以擬健順
動入陷麗止說之意也設六十四卦所以具憂樂求
與見伏輕重久速聚散之情也繫之以彖辭爻辭所
以闡吉凶悔吝元亨利貞之言也故曰此三盡者作
易者之事也用易者觀其變而玩其占以處事變而
行其會通則足以盡趨時成務之利而見於事功觀
其象而玩其辭得之於心體之於身如鼓之動而舞

之赴心術血氣與之俱成則足以盡陰陽不測之神而成之於德行故曰此二盡者用易者之事也

五謂演盡利

乾奇象也坤耦象也易之妙盡藏於此奇耦之象立而變易之道已行於其中无奇耦則无可變易无變易則奇耦爲死象矣自奇耦未形以上則謂之太極不可以陰陽名也自奇耦既形以下則謂之兩儀四象八卦而陰陽之體定矣體定而變化行故乾本健也初爻化則爲入中爻化則爲麗末爻化則爲説坤本順也初爻化則爲動中爻化則爲陷末爻化則爲止凡六十四卦之象皆示人以化而裁之也此化而

裁之謂之變也當其變也順而推之則通達而執之則窮故乾之災變而无首則吉坤之傷變而永貞則利訟之九四渝則成渙而吉豫之上六渝則成晉而无咎凡三百八十四爻之辭皆教人以推而行之矣故曰推而行之謂之通也定之以象以明其進退斷之以辭以知其得失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利用出入民咸用之此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也故曰此五謂者以演説變通盡利之意也

六存演盡神

天下之賾具於奇耦之象矣而聖人又演之以爲卦則理之未明者皆可以開其人而使之見也天下之動具於三百八十四爻矣而聖人又告之以辭則事之當爲者皆可以鼓其人而使之趨也即象之變可以裁其所遇之時即爻之動可以決其所行之事開曉而鼓動之者雖在乎易至於體之而藏於身用之而明於人則在乎其人之功用如何耳及其至也實德成於身則雖不言而體已備即易之无思无爲寂然不動也實行信於人則雖不言而化已孚即易之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也靜與易俱入動與易俱出鼓之舞之不知其然而神於是乎可盡矣分而言之默與不言爲神成之與信爲明德爲神行爲明故曰神而明之合而言之陰陽不測皆謂之神可也然神在於德行而不在於虛无則皆謂之明亦可也推易之道不可以僞觀故體之者其不偏亦如此故曰此六存者以演説鼓舞盡神之意也

周易玩辭卷第十三

後學 成德 挍訂

周易玩辭卷第十四

江陵項　安世　述

繫辭下

八卦成列章第一

自八卦成列至生乎動者也皆言爻象之變動天道之所以流行也自剛柔者立本者也至貞夫一者也皆言人之處變動人極之所以立也彼以其動此以其貞天人之道二者而已自夫乾確然至情見乎辭再言爻象之變動曰吉與凶而已自天地之大德曰生至禁民爲非曰義再言人道之所以立曰仁與義而已大抵上繫之文多言聖人作易之事下繫之文

多言聖人用易之事此下十三卦皆以古人之事實之

乾確然至情見乎辭

乾易坤簡爻效象像即上文所謂象在其中爻在其中也此剛柔立本之事也爻象吉凶功業聖人即上文所謂變在其中動在其中也此變通趣時之事也爻象動於蓍策之中吉凶見於辭命之際故謂爻象爲內吉凶爲外是故欲知事物之會通視乎爻象之變足矣欲知聖人憂民之意觀乎吉凶之辭足矣

八卦成列至生乎動者也

象至於八而備六十四卦之象皆因八而成也爻至於重而足三百八十四爻皆因重而生也易之變有飛有伏有交有互不可勝窮而不出於一剛一柔之相雜人之動有吉有凶有悔有吝而不出於卦辭爻辭之所命變與動字義相近恐讀者之不能辨也故聖人自釋之曰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明變主易言之動主人言之也

剛柔立本至貞夫一者也

剛柔即奇耦也易以剛柔立象聖人以仁義立道易之變化不出於剛柔聖人之趣時不出於仁義故吉凶萬變而至一之本不動一者何剛柔仁義是也外剛柔仁義而言變通是爲吉凶所動非樂天趣時者也天地所以爲法象之大日月所以爲陰陽之宗人

道所以爲變動吉凶之主亘萬古而長存者一而已矣一之動爲剛一之靜爲柔外一而言剛柔外剛柔而言變通皆詭道也下繫之貞夫一即上繫之太極也下繫之剛柔即上繫之兩儀也兩儀即太極非兩儀之外復有太極剛柔即一非剛柔之外復有一也一之始動爲乾易之奇畫是也一之復靜爲坤易之耦畫是也故曰乾示人易坤示人簡又曰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明乾坤即奇耦奇耦即一也

曰生曰仁

天地之盈虛皆主於生聖人之慈斷皆主於仁故易之變通一動一靜而皆名之曰動聖人之仁即天地之生易之動也彖曰大哉乾元上繫曰乾知太始又曰繼之者善也皆此意也援太極而動者乾而已受乾而生各有定形者坤也繼道而出者仁而已依仁而行各有定理者義也故動足以包靜而動之本又出於一仁足以包義而仁之本又出於一蓋凡上繫之言極其廣大而下繫之言極其精要若此之類可以槩見也

曰位曰仁曰財曰義

聖人之大寶曰位即崇高莫大乎富貴也曰仁曰財曰義即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也得富貴之位行聖人之道本仁以為心明義以立政然後可以保烝民之生配天地之大故自此以下以包羲氏神農氏黃帝堯舜氏實之皆聖人之富貴者也

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

財者百物之總名皆民之所利也理財謂水火金木土穀惟脩所以利之也正辭謂殊貴賤使有度明取予使有義辨名實使有信蓋利之所在不可不導之使知義也禁民為非謂憲禁令致刑罰以齊其不可導者也蓋養之教之而後齊之聖人不忍人之政於

此三者矣理財則易之備物致用也正辭則易之當名辨物正言也禁民為非則易之斷吉凶明得失外內使知懼也易之事業亦盡於此三者矣而其德意之所發則主於仁民而已義者仁之見於條理者也故名之曰義

包羲氏章第二

自仰則觀象於天至以類萬物之情其例皆在說卦篇中可以類推也象以氣言屬陽法以形言屬陰鳥獸之文謂天產之物飛陽而走陰也土地所宜謂地產之物木陽而草陰也

十三卦

離之兩目為網罟之象益之上入下動為耒耨之象噬嗑之明以動為日中為市之象渙之木在水上為舟楫之象隨之上說下動為服牛乘馬之象小過之上動下止為杵臼之象此六卦之義皆明而易見其餘七卦象頗未明今以義推之乾坤相變為六十四卦此變通之象也豫內坤為闔戶外震為動木此重門擊柝之象也睽三四五互坎為弓兌為上弦離為兵而麗於上此弓矢之象也大壯以二陰覆四陽為棟宇覆人之象大過以二陰包四陽為棺椁包人之象棺椁棟宇皆二木也大過內外卦反對皆為木故有內棺外椁之象自大過變為大壯并二木於五上

二爻故有上棟下宇之象夬以乾金爲言於內兌金爲決於外書以刀記言契以刀決之故爲書契之象

象彖爻

象即卦也卦著全卦之象彖言上下兩卦之材爻貢六爻之動三者具而吉凶悔吝明矣此章首言包羲觀物制易中言數聖人觀易制物皆尚象之事也至此乃言尚辭尚變尚占之事而易之四道備矣

陽卦多陰章第三

陽爲君陰爲民陽卦多陰二民也陰卦多陽二君也陽畫奇亦一君也陰畫以二奇爲耦亦二君也上兩何也並爲問目下文總以君民一說荅之

十卦十一爻章第四

十卦以咸九四爲主意大抵論感應之一心屈信之一形往來之一氣出入之一機也精義入神也乃所以利其出利用出也乃所以安其入自此以下困解噬嗑鼎否皆言利用之事豫復損益皆言精義之事困不利而解利噬嗑初九福而上六禍鼎凶而否吉自一人一事而至於天下之用皆盡於此矣豫言知幾之早復言省過之速損言心之當一益言道之當豫精義入神之功亦盡於此矣

窮神知化

至於神然後能窮神之所由起至於化然後能知化之所由推知化猶知大始之知非萬物生於其手者不能知萬物之始也非萬物生於其身者不能知萬物之機也孔子言知天命子思言知天地之化育皆至乎其地者也凡傍觀仰視遙度臆料者皆未足以言知也

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

自日往月來至屈信相感而利生焉言物理之同歸而殊塗也自尺蠖之屈至以崇德也言物情之一致而百慮也自過此以往至德之盛也言天下何思何慮也日月同於生明而往來之道則殊寒暑同於成

歲而往來之時則殊其殊者一屈一信也其同者成順致利也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此三句以解上六句也此所謂同歸而殊塗也自物言之尺蠖之屈乃用此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乃用此以存其身也自人言之心之精者即其用之利用之利者即其德之崇上段猶以彼此相成此段即屈爲信即信爲屈愈入於約矣此所謂一致而百慮也然日月寒暑天道之自然者固可以言何思何慮矣其在人事則精義所以利其用利用所以崇其德其致慮也如尺蠖之求信未可以言无思也其入神也如龍蛇之存身未可以言无慮也蓋猶有致有崇有求

有存也必至於過此以往而入於窮神知化之鄉未之或知而安於德盛仁熟之境乃可以言何思何慮此夫子從心之時孟子聖神之境也

諂瀆

諂者本以求福而禍常基於諂梁竇之客是也瀆者本以交驩而怨常起於瀆竇灌之交是也易言知幾而孔子以不諂不瀆明之此眞所謂知幾者矣欲進此道惟存察之密疆界素明者能之此所以必歸之於介如石者歟

其殆庶幾乎

殆者將也庶幾者近辭也論語曰其庶乎其幾也詩

曰庶幾有臧式歙庶幾皆近辭也此段先立本說言君子以有四知故爲萬夫之望然後却以顏子之事爲將近之以實其說也夫知彰者衆矣惟君子於微而知其彰知剛者衆矣惟君子於柔而知其剛蓋由用心之精燭理之明是以至此欲進此者當自顏子始毫釐絲忽之過一萌於方寸之閒可謂微矣而吾固已瞭然而見之可謂柔矣而吾固已斬然而絕之豈容其彰且剛哉此何止萬夫之望眞萬世之望也此章内十一爻雖各爲一段而意皆相貫此爻尤與上爻文意相關

化醇　化生

天地之交合萬物而同生故曰化醇萬物之交各成其類故曰化生

民不與也

危以動則民不與黨與之與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取與之與也

易以語　懼以語

以易對懼則義可見矣直者其語易曲者其語懼乾之所以易者以其直也

乾坤易之門章第五

此章專論易之彖辭易不過乾坤二畫乾坤即陰陽剛柔也六陰九陽以象其德故可以通神明所有之

德奇剛耦柔以定其體故可以體天地所具之物神明即天神地明也神明以德言天地以形言凡易之辭其稱名取類千彙萬狀大要不越於二者而其所以繫辭之意則爲世衰道微與民同患不得已而盡言之爾此斷辭之所以作也斷辭即彖辭也彰往察來微顯闡幽易之道也開而當名辨物正言彖之功也其所命之事名極其當故玩其名即可以知其事其所取之物象極其辨故觀其象即可以明其意其吉凶利害之言極其正故誦其言即可以決其效因民之疑而來問也以是告之則足以濟其可否之決而定其吉凶之應矣

三陳九卦章第六

此章亦論彖辭凡彖辭之體皆先釋卦名次言兩卦之體末推卦用故此章之序亦然以爲觀彖者之法也獨取九卦者擇其切於憂患者言之以見作易之意專爲與民同患也

初陳

此一節釋卦名之義如彖之曰同人曰大有之類也履德之基復德之本井德之地三者頗難分今略釋之基猶築室之基貴其實也人以踐履爲實有實行然後德可積而崇也故曰履德之基也本者物之所從生也復者陽之始生乾之元善之端人心發見之初也故曰復德之本也地體本靜而其生不窮井道似爲故曰井德之地也困足以驗己之實德故爲德之辨巽能曲制事宜故爲德之制此兩句義稍晦故亦釋之

再陳

此一節釋卦之兩體如彖之險而止險而健之類也履和而至即兌說而乾健也說故和健故能至徒和而不健者不能至也復以一陽在五陰之下可謂微矣而能動而自復不爲衆陰之所迷故雖小而辨於物恒非執一而廢百也日月之往來四時之變化代明並育而不相厭此其所以能久也風之所至物无不舉而人不見其迹巽以行事者亦然故雖稱而隱稱即稱舉稱揚之義此九句皆以兩字相反成文若作稱物之稱則與上八句悖矣

三陳

此一節推卦之用如彖之聖人以順動聖人以神道設教之類也井以辨義此句未明亦當以彖辭解之改邑不改井則能居其所也往來井井則能遷以及人也居則不改遷則不窮處己及人各極其當則可謂能辨於義矣三陳之中皆有辨字其一曰困德之辨辨於己也其二曰復小而辨於物辨於人也其三曰井以辨義人己之閒兩極其辨也

易不可遠章第七

此章專論易之爻辭易之爲書也不可遠其爲道也屢遷此二句一章之大旨也自變動不居至惟變所適言屢遷也自出入以度至道不虛行言不可遠也書指所繫之辭辭出於聖人人所當玩而行也故不可遠道指六爻言之六爻之變不可勝窮也故屢遷惟其屢遷也故虛而无常不可爲典要惟其不可遠也故有度有方有典有常而不可虛是故循其出入往來行止久速之度則作內作外之事皆在所當戒辨其凶咎災眚傷嗟惕厲之所從來則有人无人之時皆在所當敬蓋所命之辭隨道而立周旋曲折皆

有定向苟非識敬幸理之人不能信受而曲從也方其辛之也則謂之辭及其行之也則謂之道辭之所指即道之所遷也人能循其不可遠之理則屢遷之道得矣

原始要終章第八

此章亦論爻辭凡畫卦之法必始於初爻終於上爻然後成一卦之體至論其所畫之爻則或陰或陽隨其時物之宜未始有定體也初方出門禍福未定故其辭多擬議上巳觀其成禍福判矣故其辭多決定若夫雜貴賤之物具陰陽之德而辨其德與位之當否則備於二三四五也物指位言之下章爻有等故

曰物正解此物字居猶舉也言本末之與中爻雖各不同然攷其存亡吉凶則六爻舉可知也何必以中爻爲限哉使智者觀之則止用卦辭亦可得其大半又何必以六爻爲限哉此下再論中爻之例功者德也物者位也譽懼功凶者其是非也此四者皆以位爲重也然柔不利遠而利中剛无遠近中偏之閒柔在貴而危剛在貴而勝則又以德爲重也雜物撰德之法亦略見於此矣

廣大悉備章第九

此章專論六爻者非他三才之道也言聖人所以兼三才而兩之者非以私意傅會六爻也三才之道自各有兩不得而不六此即說卦所言陰陽剛柔仁義也爻有等者初二三四五上也物相雜者初三五與二四上陰陽相閒也文不當者九居陰位六居陽位也此即說卦所言分陰分陽迭用柔剛也

末世盛德章第十

此章專論辭而以危懼爲主慢易爲戒即易不可遠章之意也彖辭爻辭皆成於周故論彖辭則言衰世言中古論爻辭則言殷周皆指文王周公言之

知險知阻章第十一

自夫乾天下之至健也至成天下之亹亹者皆言乾坤之知能自變化云爲至聖人成能皆言聖人之知

能自此以下至章末皆以象變與占辭推演聖人之知能也能研諸侯之慮王弼略例作能研諸慮

乾坤之知能

乾即奇也一於剛故至健坤即偶也一於柔故至順一於剛故常易直而无所思一於柔故常簡靜而无所爲易與險相反惟中心易直者爲能照天下幾險之情即所謂通天下之志也簡與阻相反惟行事簡靜者爲能察天下煩壅之機即所謂成天下之務也阻者塡壅隘塞之狀險惡不同此二者奇耦之所知也惟其知之明如此故能道占者之心而使之說能因占者之慮而爲之研說其心故能定其吉凶之期

研其慮故能成其亹亹之事亹亹者方來而未已之意言事之日生日至者也吉凶者言行之報也亹亹者言行之積也此二者奇耦之所能也易之三百八十四爻不出於奇耦二物而已

聖人之知能

云爲即言動也人之言動即易之變化也故曰變化云爲自此以下四句即上繫之四道也云爲即尚其辭尚其變也象事占事即尚其象尚其占也精於變化云爲則知動之微見吉之先有擬議之功无諂瀆之禍故曰吉事有祥即中庸所謂至誠之道可以前知見乎蓍龜形乎動靜也此以辭與變體之於身也即

乾之知險也精於觀象則可以知制器之理如上文十三卦之聖人是也精於占卜則可以知方來之事如上文无遠近幽深遂知來物者是也此以占與象措之於事也即坤之知阻也此二者聖人之知也天地有自然之奇耦而不與聖人同憂聖人象其奇耦而致其用以成作易之能事此聖人之能作於上者也即乾之始物也明與人謀而成其事業幽與鬼謀而定其吉凶雖百姓日用而不知者亦皆與聖人以爲能此聖人之能著於下者也即坤之成物也此二者聖人之能也

以象變占辭推演聖人之知能

八卦即六十四卦也八卦以象告謂卦爻之以象示人也爻彖以情言謂繫辭之以言諭人也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此再言象之所以示人者明也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此再言辭之所以諭人者殊也自彖辭觀之卦體本以變動而成故彖辭專言其變通之利如柔來而文剛分剛上而文柔之類是也雖睽蹇明夷至不美之卦其彖皆有所利蓋其初皆因窮而變變而成卦則以成卦者爲利故曰變動以利言自爻辭觀之據逐爻之情而處事則吉凶皆異於本彖矣故有在彖爲主爻而在本爻則爲凶者如震之九四震驚百里可爲祭主而在本爻則爲泥而未光

之類是也故曰吉凶以情遷言視彖之本辭則爲遷易也自此以下皆言吉凶以情遷之事而以六爻之情與辭明之吉凶悔吝利害之三辭分出於相攻相取相感之三情而總屬於相近之一情由是觀之禍莫多於相近人莫難於相近也此四相者言爻之情也下六辭者爻之辭也命辭之法必各象其爻之情故觀其辭可以知其情自四情言之可以見聖人之知險知阻矣自六辭言之可以見聖人之能說諸心能研諸慮矣故曰此以象變占辭推演聖人之知能也

乾坤　八卦

凡繫辭之稱乾坤耶奇耦二畫也乾純於奇坤純於耦故例以乾坤稱之凡繫辭之稱八卦耶六十四卦也八卦更相上下變爲六十四卦故例以八卦稱之其言伏羲始作八卦者亦謂六十四卦也有八卦則有六十四卦夫人而能重之也何必文王哉

吉凶　悔吝　利害

利害者商略其事宜有利有不利也悔吝則有迹矣吉凶則其成也故總而名之曰吉凶相感者情之始交故以利害言之相取則有事矣故以悔吝言之相攻則其事極矣故以吉凶言之遠近愛惡情僞始就淺深分之若錯而綜之則相攻相取相感之人其居

皆有遠近其行皆有情僞其情皆有愛惡也故末章總以相近一條明之近而不相得則以惡相攻而凶生矣以僞相感而害生矣不以近相取而悔吝生矣是則一近之中備此三條也凡爻有比爻有應爻有一卦之主爻皆情之當相得者也今稱近者止據比爻言之反以三隅則遠而爲應爲主者亦必備此三條矣但居之近者其吉凶尤多故聖人槩以近者明之

六辭

六辭之中吉一而已躁叛疑誣失居其五猶吉凶悔吝之分吉居其一凶悔吝居其三也叛非叛逆之叛但背實棄信者皆是也言與實相叛故慙吉者靜躁者動叛者无信疑者不自信誣者敗人失守者自敗皆相反對也守謂其所依據吳王失國故辭屈於晉夷之失對故辭屈於孟子皆失其所據也以類推之艮吉也震躁也兌叛也巽疑也坎喜陷爲誣善離喜麗爲失守人情大約不出於六者蓋仁者默勇者譁能言者寡信善巽者少決智人多險文士罕守剛柔之變盡於此矣

上繫　下繫

上繫鋪敘易道之廣大而終於德行之成自博而約也下繫指示爻象之精要而極於辭情之辨自本而末也

周易玩辭卷第十四

後學　成悳　校訂

周易玩辭卷第十五

江陵　項安世　述

說卦

幽贊神明章第一

生蓍

生蓍謂揲立用蓍之法神不能言以蓍言之所以贊神出命故謂之幽贊神明即大衍所謂佑神也凡蓍必藏於廟中人即而筮焉示受命於神也

倚數

始終中之三數皆乾之所爲也坤則隨其所至而兩之而已乾有一畫坤兩之爲一耦乾有二畫坤兩之爲二耦乾有三畫坤兩之爲三耦有乾畫則坤能兩之乾之所无坤不能生也故曰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又曰乾知大始坤作成物又曰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皆參天兩地之意也倚者依之以立數也三奇爲陽畫而其三以爲陰畫三畫爲初卦而其三以爲重卦此畫數之參兩也參三以爲老陽兩三以爲老陰二兩一參以爲少陽二參一兩以爲少陰此策數之參兩也凡數皆自參兩而出

立卦生爻

坤一變爲震再變爲坎三變爲艮乾一變爲巽再變爲離三變爲兌凡卦皆因二氣之變而言也陽氣不可見則畫爲剛爻以發之陰氣不可見則畫爲柔爻以發之凡爻皆用剛柔之形以發揮二氣之變也陰陽以氣言剛柔以形言下文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意亦同此

道德理義性命

道即天之命德即人之性義即地之理也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此兩句反復互言也易之奇耦在天之命則爲陰陽之道在人之性則爲仁義之德在地之宜則爲剛柔之理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言易之所能也故自幽而言以至於顯此所謂顯道也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言易之所知也故自顯而言以至於幽此所謂神德行也按上文既言蓍數卦爻則此二句須當於爻辭彖辭言之歟

性命之理章第二

此論易之爻也分而言之理與性命爲三合而言之仁義之性即陰陽之命陰陽之命即剛柔之理故總而稱之曰性命之理天地人三也陰陽剛柔仁義皆兩之也言其道之至謂之三極言其質之定謂之三才六畫成卦則三兩相比六位成章則一陰一陽相間也

天地定位章第三

此論易之象也易之象有二有先天之象有後天之

象此一章自天地定位至八卦相錯言先天之順象也自數往者順至坤以藏之言先天之逆象也下一章自帝出乎震至曰成言乎艮言後天之時位猶上文之順象也自萬物出乎震至既成萬物言後天之化氣猶上文之逆象也

天地定位 至 八卦相錯

先天之法據太極始分之初因兩儀以生八卦也八卦既成按而數之天地定位乾正南坤正北也山澤通氣艮西北兌東南也雷風相薄震東北巽西南也水火不相射離正東坎正西也天地以上下直對水火以東南橫對雷風山澤以四角斜對八卦相錯衆

然有倫夫人而能數之也然易主知來非逆數不足以知來故此下却言逆數之事

數往者順知來者逆 至 坤以藏之

數往者順以指上文即卦以藏往也知來者逆以指下文即蓍以知來也是故易逆數也此一句以起下文八句也上文即據八卦已成之後對而數之天上地下日東月西山起於西北澤鍾於東南雷盛於陽方風盛於陰方其序順而理明故曰數往者順下文則據八卦始畫之初畫乾於左畫坤於右左方之畫從下數上自震離兌而至於乾則下文之雷日兌乾也右方之畫從上數下自巽坎艮而至於坤則下文之風雨艮坤也左右對畫而上下逆生故曰知來者逆非聖人於順之外別為逆象也方畫而逆既成而順此之逆象即上文之順象凡揲蓍之法亦以左右相逆而成象也此八句半言造化半用卦名者示引造化以釋卦名也

定位通氣

八卦雖八實則陰陽二字而已言其位之上下則為天地言其氣之蓄洩則為山澤言其聲勢之發則為雷風言其情性之真則為水火是故位雖定而氣則通勢雖相薄而情不厭明本一物也

帝出乎震章第四

後天之序據太極既分之後播五行於四時也震巽二木主春故震在東方巽東南次之離火主夏故為南方之卦兌乾二金主秋故兌為正秋乾西北次之坎水主冬故為北方之卦土王四季故坤土在夏秋之交為西南方之卦艮土在冬春之交為東北方之卦木金土各二者以形王也水火各一者以氣王也坤陰土故在陰地艮陽土故在陽地震陽木故正東巽陰木故近南而接乎陽兌陰金故正西乾陽金故近北而接乎陰其序甚明而世之言後天者或未之思也

帝出乎震 至 故曰成言乎艮

自帝出至成言皆以人事喻之故不言天道而言帝也天道始開上騰下降如夙興臨朝皆絜齊而後相見既相見而後各役其力以致其養小大並作不能自休皆所以自養也故曰役又曰養養道既成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故曰說言說極而衰死生將分故戰此日將入之時也既戰而憊力竭氣歸故曰勞又曰歸此夜寐之時也勞主憊竭而言非謂興作也興作之勞則致役者當之既寐而休勞者復蘇竭者復作終與始之所相會也故曰成言此將旦之時也

絜齊

味絜齊之義似當音齋然古之齋者亦以齊不齊為

義則不必改音也

坤也者地也兌正秋也

坤王季夏義在中央故言地而不言西南兌以物成為說故言秋而不言西皆取義之便亦以例餘卦也

陰陽相薄也

陰自午至亥積為純坤而乾之純陽治焉乾坤同位是以相薄也雷風相薄義亦同此震與巽皆治於木位也

說言成言

古語謂交惡者為有違言交好者為有成言春秋楚遣罷戎成言於晉晉遣何戍成言於楚此章說言成言即此類也秋時人有所收物有所成小大熙熙故於是乎有說言兌當終始之會如兩國之交故於是乎有成言兌為口舌艮有伏兌皆得用言字此章文義與彖者言乎象爻者言乎變之例不同彼解彖字爻字此非解說字成字不可以言字屬下文也

神也者妙萬物至既成萬物也

上陳八卦辨其分治之迹此引入物明其氣化之神惟艮獨不言山者崔憬曰山於終始萬物之義不若艮字之明也不言乾坤者乾主變坤主化言能變化則乾坤備矣此虞翻說也

說萬物潤萬物

澤不為潤而為說者潤者氣之濕而在內者也說者色之光而在外者也季夏為土而兌承之故澤者土之餘氣也潤氣上浮而光溢於外故說而可愛若潤物之功淫液而深長則惟水足以當之傳曰車甚澤光可以鑑則澤者光說之名爾

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

動撓燥說潤盛皆據後天分治之序而相逮不相悖通氣變化復據先天相合之位者明五氣順布四季分王之時无極之真二五之精所以妙合而凝者未始有戾於先天之事也苟无此章則文王為无體伏羲為无用矣故讀易者於此不可不深玩也相逮與

不相射相薄與不相悖皆互言也

然後能變化旣成萬物也

先天之首以天地山澤雷風水火爲序後天之末乃自水火雷風山澤天地倒而言之彼言乾坤之用成於坎離此推坎離之功歸於乾坤也

乾健也章第五

此論易之占也自此以下皆以陰陽純卦及初中終爻爲序蓋以變卦之說言之又非上文先天後天之序也此章先以八字斷八卦之德以定其本義其下三節乃以物以身以家依八德之類而分主之使占者用之以知來物也

乾健也至兌說也

此以八德擬八卦也所謂神明之德萬物之情皆萃於此八字矣乾純剛也故稱乎健坤純柔也故稱乎順陽在陰下則動在陰中則陷在陰上則得其所而止矣皆君子之德也陰在陽下則入而伏在陽中則麗而出在陽上則說而見於口舌之閒皆小人之德也

健順

動陷止皆屬健入麗說皆屬順凡物健則能動順則能入健順其體也動入其用也健遇順則陷焉順遇健則麗焉陷麗者其勢也健者始於動而終於止順者始於入而終於說陽之動志於得所止陰之入志於得所說止說者其志也

乾爲馬至兌爲羊

此以八物擬八卦也健者爲馬順者爲牛善動者爲龍善伏者爲雞質躁而外汙者爲豕質野而外明者爲雉前剛而止物者爲狗内很而外說者爲羊

馬牛

造化權輿云乾陽物也馬故蹄圓坤陰物也牛故蹄拆陽病則陰故馬疾則卧陰病則陽故牛疾則立馬陽物故起先前足卧先後足牛陰物故起先後足卧先前足 安世按天文馬於辰爲午於宿爲星直一陰

之月陽生於陰也馬性本陰故雖健而能順行牛於辰爲丑於宿爲牛直二陽之月陰生於陽也牛性本陽故雖順而善鬬

馬

言馬者三卦乾震坎也震乾之初爻坎乾之中爻皆乾類也馬之健在足故震馬多善至坎下柔則蹄薄而曳矣艮之健全在上故爲狗而不爲馬

龍

震東方也東方七宿有角有尾謂之蒼龍又十二支以辰爲龍宿直角亢角爲蛟亢爲龍皆震位也翼爲蛇軫爲蚓者翼軫主巳亦震之餘氣也

雞

酉爲雞於宿直昴蓋金畜也而主巽者巽位在巳金王於酉而生於巳也九家易曰風精爲雞正巽之畜也

豕

坎正北方之卦也亥爲豕於宿直室正水畜也故主坎坎爲隱伏豕所居也易之豕象皆取諸豕所以探索隱伏也

雉

離南方之卦也南方七宿謂之朱鳥有咮有翼而无尾故又謂之鶉鳳與鶉皆火畜也獨取雉者鳳全陽鶉全陰也凡走類皆屬陰凡飛類皆屬陽鶉雉草伏

野走而能卑飛皆陰之附乎陽者也而雉得陽爲多故其性介其色文埤雅云雉不能遠飛高不過一丈長不過三丈故高一丈長三丈爲一雉此雉之陰也書稱雉爲夏翟以其色備五采尾至夏則光鮮此雉之陽也雉交蛇蛇化雉者巳與午皆朱鳥之次也雉化蜃雀化蛤者內肉外殼皆離之象也雉於宿直胃與巽雞同直者亦蛇雉之義歟

狗

戌爲狗於宿直婁西方之宿也而主艮者狗火精也艮位在寅火墓於戌而生於寅故虎之生子爲狗也子夏曰斗主狗斗止而動艮之象也九家易曰艮主斗故犬三月而生斗行十三時而日出故犬十三日而開目斗屈故犬卧屈斗行四匝故犬夜繞室火精畏水故犬鬬以水沃而解

羊

未爲羊於宿直鬼南方之宿也而主兌者金生於土也土王則金生故庚伏必於建未之月也又坤之三陰巽爲初爻直巳離爲中爻直午坤爲純卦直申則兌爲上爻正當承未之氣也羊屬土故土之怪爲羵羊土生金故有角而能觸

乾爲首至兌爲口

此以身之八體擬八卦也首會諸陽屬乾腹藏衆陰

屬坤足主下六經爲震手主上六經爲艮耳輪陷內爲坎目睛射外爲離巽下開爲股兌上開爲口朱子發曰足動股隨雷風相與也耳目通竅水火相逮也口與鼻通山澤通氣也

耳目

人覺則神在目寐則神在耳故覺則用目而視離日主晝也寐則用耳而寤坎月主夜也坎陽陷於陰故耳居陰而能聽離陰麗於陽故目資陽而後視

艮爲手

李椿年侍郎自號逍遥子作周易傳曰一身之榮衛還周會於手太陰一日之陰陽曉昏會於艮時故艮

時在人其象爲手余以醫書攷之信然按十二經之脉其始從中焦注手之太陰（肺脉）手之陽明（肺之府 大腸脉）陽明注足之陽明（脾之府 胃脉）足之太陰（脾脉）太陰注手之少陰（心脉）手之太陽（心之府 小腸脉）太陽注足之太陽（腎之府 膀胱脉）足之少陰（腎脉）少陰注手之厥陰（心包脉）手之少陽（心包之府 三焦脉）少陽注足之少陽（肝之府 膽脉）足之厥陰（肝脉）厥陰復注手之太陰常以平旦爲紀平旦爲寅艮之位在焉則李氏之說信矣

乾天也至謂之少女

此以家之八位擬八卦也純陽爲父純陰爲母陰陽在初者爲長男長女在中者爲中男中女在末者爲少男少女男之初也陽精在下中交於陰末則陽上升而男道絶矣女之初也陰血在下中交於陽末則陰上行而女道絶矣

乾爲天爲圜章第六

上章合八卦爲一而分徳物身家以爲四類此章復合四類爲一而分八卦以爲八門所以反覆推廣象類使之明備以資占者之決也

乾

乾自天道言之則在巳極陽之月也自地道言之則在亥極剛之地也極陽故爲大赤火之盛色也極剛故爲寒冰水之勁氣也乾道大而无極惟天足以盡之運而无極惟圜足以盡之故以二象爲首句也在國則君在家則父皆物之元也玉言其純粹精也金言其剛而能變也其上極而貞則爲木果此乾在亥之時也故爲末句艮爲果蓏亦是意也爲良馬則馬之德莫加焉爲駁馬倨牙食虎豹則馬之力莫加焉爲老馬則智之最高者也爲瘠馬則筋骨之至峻者也凡乾之象皆取其健而爲首者言之閩人鄭少梅東卿曰圜者數之本果者木之本也

乾逸象爲龍爲衣爲直爲言

此荀爽九家逸象也他卦倣此爲龍震之健也爲直巽之躁也爲言兌之決也震之龍巽之繩直兌之口舌皆以乾爻故也乾爲衣上服也坤爲裳下服也

坤

朱子發曰蘇蒿亭曰布余謂古者泉貨爲布能隨百物之貴賤而賦之坤之象也釜能熟百物乾生而坤熟之也吝嗇其靜之翕均其動之闢也陶人制物之形者謂之均亦此義也對天言之則坤爲地就地之色言之則坤爲黑黑者幽陰之色也不言黃者黃者坤之離玄者乾之坎皆中爻之色也若論其極則乾正爲赤坤正爲黑故先天圖乾南而坤北也自萬物言之坤皆爲母就牛言之又爲子母者爲少爲牝爲孕育爲隨順兼數義也輿主於方柄主於執皆與乾圜相反輿加大字則又取其載之廣也乾質故坤文

乾一故坤衆乾馬老瘠故坤牛犉犢明少且肥皆相
反也地之黒者其稼亦肥
　坤逸象為牝為迷為方為囊為裳為黄為帛
為漿
曰牝曰迷曰方曰囊曰裳曰黄皆見本卦繇辭帛即
文也又乾為蠶精而出於震至巽離而為絲至坤而
成帛也酒主陽漿主陰故坤為漿坎震為酒皆乾之
陽也
震
為雷為龍為決躁為善鳴為作足為健皆動之象也
為大塗為長子為蕃鮮皆出震之象也為花敷為蒼
筤竹為萑葦皆蕃鮮之物也蒼筤青也震之本色也
玄黄天地之色也乾坤初交而生震故具父母之氣
焉馵與的皆巽之色也震巽同生故有巽之氣焉於
足則白在後左於顙則白在前首左足者震之本象
也巽之生在其後故為後足白首者乾之象也乾之
初爻往而生震其上二爻遂成巽象巽在其上故為
顙白也作足者前後各一蹄舉也今人謂之虛立皆
一陽在下之象也反生者死而復生一歲再熟之稻
也一陽動於下有來復之象焉蒼筤萑葦二物下盤
固而上虛脆亦陽在下之象也其究為健者乾之始
也為蕃鮮者坤之生也震為乾坤之長子故其色玄

黄以其受氣之初言之也其究為健為蕃鮮以其成
功言之也
　龍字旉字
震為龍虞翻謂當為駹蒼色也朱子發謂當為豣東
方尾星也其説皆不可從震為旉李鼎祚云本作専
延叔堅説為旉大布也安世按釋文引王肅干寶説
皆以旉為花敷則字之為旉久矣古文花字為華為
旉為敷皆音敷
　震逸象為王為鵠為鼓
為王者帝出乎震也與長子同鵠古鶴字為鵠為鼓
皆聲之遠聞者也與雷同鵠色正白與馵的同
巽
木曰曲直巽入之象也木根巽入於地地氣亦巽入
於木故風與氣臭皆與木同象也為繩直為工為長
為高為近利市三倍皆巽者之功也繩以曲而制直
工以曲直成器物之長者高者皆巽積而不自知市
人之謀利者亦巽入而人不知也為進退為不果皆
巽者之性也人柔則多疑剛則多決故巽疑而震決
為白為寡髮為廣顙為多白眼者巽者之色也萬物
至巽而甲盡脱故為絜而齊繩直其齊白其絜也宣
髮者白髮也虞翻謂馬君不當改宣為寡然寡亦脱
髮之象與廣顙同類也宣髮廣顙者變坎上爻水不

上潤故不成血盛之鬚也多白眼者遷離中爻於下故不成中虛之眼也宣髮者肺之風白眼者肝之風也震究爲健巽究爲不順者君子之剛其極爲健小人之柔其極爲躁此陰陽之所以分也觀坤上六之戰則躁可知矣

巽逸象爲揚爲鸛

巽稱而隱稱即揚也揚子曰巽以揚之鸛水鳥能知風雨者詩曰鸛鳴于垤朱子發曰震爲鵠鵠陽禽也巽爲鸛鸛陰禽也

坎

坎勞卦也溝瀆隱伏矯輮弓輪爲通爲盜皆事之勞

者也矯者矯曲而使之直輮者輮直而使之曲弓與輪皆矯輮之所成也輿之多眚馬之下首亟心薄蹄而曳人之加憂心病耳痛皆勞象也陽陷於陰中水行於地中可謂曲而勞矣月者天之水也血者人之水也盜之潛行有水之象月行於夜亦盜之象也陽萌於地中爲赤及其純也則爲乾之大赤美當馬之中者爲脊及其純也則爲乾之良馬輿屬坤坤陷故多眚馬屬乾乾陷故首下蹄屬震陽不在蹄故爲薄爲曳仰不爲乾之首俯不爲震之蹄而獨當脊與心故爲美脊爲亟心在內則心爲中在外則脊爲中也木屬巽天一之水常行於木之心故爲堅多心

坎逸象爲宮爲律爲可爲棟爲叢棘爲狐爲蒺藜爲桎梏

宮與穴同象皆外圍土而內居人陷也隱伏也陽在中也五聲之宮亦陽在中也律者法也水能平準故爲法十二律亦法度之所從出也爲棟近於律爲可近於通水之氣隨萬物之大小皆能可其中而足焉而水之形則能相地勢之高卑而爲之平此可與棟之分也叢棘狐蒺藜桎梏皆物之險而能陷者也棟字疑當爲棟棟在屋中有陽之象焉大過肖坎故爲棟逸象多出於繇辭之文此字恐取於大過也

離

火日電乾槁皆離之性也甲冑戈兵大腹鱉蟹蠃蚌龜皆離之形也甲冑中虛戈兵上銳虛其形銳其性也鱉蟹抱黃內坤也蠃蚌龜之殼能開能閉外乾也坎爲血卦水之潤也離爲乾卦火之熯也陸德明訓科爲空則中空而上槁也空者其形槁者其性也橫渠先生曰科上槁附且燥也則謂其科上而槁蓋以枝榦之間爲科上也坎離者乾坤之精氣也乾爲首故坎爲下首坤爲腹故離爲大腹離非能大於坤也大腹下首皆疾證也

離逸象爲牝牛

子謂荀氏九家逸象多取於繇辭者若離之牝牛豈

不信哉

艮

大而為山微而為小石皆堅而止者也為徑路為門闕二物皆有行有止成始成終之義也在物為果蓏在人為閽寺皆氣之止於外者也為指義與堅多節同虞翻謂狗當為拘亦多節之類也為狗為鼠為黔喙之屬皆剛之在前者也黔玄色也亦陽在前也程迥謂黔東北方之色青黑雜也乾純陽故但為木果艮一陽二陰故為木之果又為草之蓏震為藪為蕃鮮草木之始也艮為果蓏草木之終也果蓏能終而又能始故於艮之象為切坎陽在中故為堅多心艮陽在外故為堅多節離中虛故為科上槁皆得巽木之一端者也

艮逸象為鼻為虎為狐

艮為山鼻者天中之山也艮主寅虎寅獸也故艮為狗虎之子亦為狗坎為狐取其心之險也艮為狐取其喙之黔也

兌

羊虞氏作羔鄭氏作羊皆訓為女使然則妾也羊也少女也皆女之末者也為巫與口舌同陰在下為股在中為大腹在上為口舌巫以口舌為官者也毀折附決與剛鹵同剛鹵之地不能生物兌為金為秋皆

決折之氣也鹵者水之死氣也坎水絕於下而澤見於上則足以為鹵而已矣物之相附者至秋而盡決陰在陽中為附二陽下而一陰上則附者決矣此自離而兌之序也然震之本志已為決躁但至離而附故未決耳至兌則毀折之矣雖欲復附得乎夬之象類兌故亦為決

剛鹵

兌為澤澤者水草之所鍾最能說物者也乃為剛鹵而無生物之功何哉蓋身之潤者為汗汗出則涼物之潤者為澤澤見則枯今天地之鹵者非不潤也暫暵而乾已而復潤天下之潤者莫久焉然而不能以生物則以其潤氣之在外也故惟藏於中者足以為水為血為月而為滋潤流通之本而其見於外者其上則甘而為露而露之凝也為霜其下則鹹而為鹵而鹵之凝也為鹽二者皆殺物之具也是故情之悅者不若其心之憂坎足以開天一之源而兌為天下之賤女聖人之意深矣鄭少梅謂剛者出金鹵者出鹽雖不生五穀而寶貨與焉此天地之仁也然予以為此亦末作之象也凡兌之象皆屬末口舌者行之末妾婢者女之末金寶者利之末也

兌逸象為常為輔頰

為輔頰即口舌之類也為常朱子發以為當屬坤脫

篇在此然予按晁以道古易常即古文裳字若然則今坤之逸象既有裳矣兌之爲常意者其爲商之誤歟輔頰字出咸卦商字出兌卦

卦象異同

乾爲父坤爲母震爲長子巽爲長女離爲中女兌爲少女皆見於象而中男少男獨不重見乾爲馬坤爲牛震爲龍艮爲狗兌爲羊皆見於象而巽雞坎豕離雉獨不再出巽爲躁卦坎爲血卦離爲乾卦而五卦皆不稱卦震兌爲健爲蕃鮮巽兌爲躁而六卦皆不稱兌蓋互相例也

周易玩辭卷第十五　後學　成德　挍訂

周易玩辭卷第十六

江陵項安世述

序卦

上經三十卦

易之稱上下經者未有攷也以序卦觀之二篇之分斷可知矣

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

屯不訓盈也當屯之時剛柔始交天地絪緼雷雨動盪見其氣之充塞也是以謂之盈爾故謂之盈者其氣也謂之物之始生者其時也謂之難者其事也若屯之訓則紛紜盤錯之義云爾

需者飲食之道也

需不訓飲食也人之所需飲食爲急故以需爲飲食之道也需乾下坎上陽爲穀實而水氣上蒸亦有釀酒爨食之象焉

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

履不訓禮也人之所履未有外於禮者外於禮則非所當履故以履爲有禮也履上天下澤亦有禮之名分焉晁以道曰王弼略例所引有履者禮也一句但誤以爲雜卦爾

以喜隨人者必有事蠱者事也

蠱不訓事蠱者壞也物壞則萬事生矣事因壞而起

故以蠱爲事之元如人之亡謂之事故也以喜隨人者必淪胥以壞故雜卦曰豫怠又曰隨无故也怠則不憂无故則无所修飭萬事之壞皆起於怠與隨所謂荒於嬉毁於隨者此之謂也方其隨也自以爲无故也孰知多事之端實肇於此乎聖人斷之曰必有事其辭切矣

臨者大也　豐者大也

臨不訓大臨者以上臨下以大臨小凡稱臨者皆大者之事也故以大釋之若豐者大也則豐眞訓大矣是以六十四卦之中有二大兩不相妨焉

比必有所畜　有无妄然後可畜

因比而畜以情相畜者也故謂之小畜有无妄而畜以道相畜者也故謂之大畜鄭康成本云有无妄物然後可畜

物畜然後有禮　物畜然後可養

小畜者畜之初有夫婦父子君臣上下禮義方有所錯也大畜者畜之終天地之閒物莫不備故養道足此周之禮樂庶事備之時也

需者飲食之道也　頤者養也

需當物生之初如兒之須乳苗之須溉其養之之道微矣故曰飲食之道也頤當物生之極萬物交致其食如天地之養萬物聖人之養萬民如是而後可以謂之養故曰養也

不養則不可動　震者動也

物極則老不可復動如衰老之人得養而後能動動氣雖存本末弱矣此所以爲大過也此動字與上文畜字相應畜者止也已止而動者欲滅之明此大過之所以入於坎也若震之動則陽之始出明之始生其力方壯乃可動之時也故先動而後止

受之以坎離

天地之精氣化生萬物其始也盈滿於天地之間及其終也養之極動之過則復歸於坎離之中月魄下降爲坎日魂上升爲離故受之以坎離者各還其稟賦之初也此即乾之元亨利而復歸於貞也

序不言咸

王昭素本云離者麗也麗必有所感故受之以咸咸者感也

下經三十四卦

上經言天地之生萬物以氣而流形故始於乾坤終於坎離言氣化之本也下經言萬物之相生以形而傳氣故始於咸恒終於旣濟未濟言夫婦之道也

男女夫婦父子君臣上下禮義

男女配合而有夫婦夫婦化生而有父子父子衆則有主有屬故有君臣君臣立則人治詳於是以時刻

之相先而定長幼以等級之相臨而分貴賤而上下
生矣上下旣具則拜趨坐立之節形而宮室車旗之
制設其行之必有文是以謂之禮其辨之必有理是
以謂之義然則禮義者非能制爲人倫也有人倫而
後禮義行於其閒爾故男女夫婦父子君臣上下皆
謂之有而禮義謂之錯明乎此可以知禮義之本矣

物不可以終遯故受之以大壯

壯與遯相反遯於義爲退則大壯似於進矣然而大
壯不得爲進而雜卦又曰大壯則止何也蓋大壯之
義似進而未進似止而非止蓄材待事養銳積力以
止爲進者也故序卦不訓謂其難以字訓而可以意

曉也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其爲氣也至大至
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閒其大壯之事乎

晉者進也　漸者進也

晉者明出地上進而明也徒進不足以盡之漸者山
上有木以漸而進者也漸者進之方而漸亦非進也
凡若此類皆取其大意以明卦之序非以卦義爲盡
於此也

蹇難也

凡言屯者皆以爲難而蹇又稱難者卦皆有坎也然
而屯動乎險中則誠行乎患難者也蹇之見險而止
則但爲其所阻難而不得前爾非患難之難也故居

屯者必以經綸濟之而遇蹇者則待其解緩而後前
難易固不侔矣

決必有遇

決者相分別也遇者相會合也物有分必有合故曰
決必有遇

姤者遇也

陽之長也人以爲君子之當然故曰復如人之復常
也陰之長也人以爲小人之天幸故曰遇如人之遭
遇也故彖與雜卦皆曰柔遇剛也小人得君亦其運
之遭爾彼豈與行之物哉

聚而上者謂之升

升主騰上而言徒上不足以擬之故曰聚而上者謂
之升如雲之升煙之升魂氣之升皆聚而上者也若
象之地中生木文之升階則但以上爲升爾此序卦
之所以爲有功於發明也

物相遇而後聚　比必有所畜

物相遇而聚者彼此之情交相會也故謂之萃以衆
言之也比而有所畜者係而止之也故謂之畜自我
言之也畜有止而聚之義聚者不必止也

進必有所傷　進必有所歸

晉之義不止於進乃進而明也明之極必至於无徒
故其進也必有所傷漸之義不急於進其進以漸故

得其所歸也

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　得其所歸者必大故受之以豐

物皆歸我我奄而有之能有大者也舜禹之有天下是也物得所歸其聚必大能致大者也天下之歸湯武是也此接上文進必有所歸言之也

窮大者必失其居

秦隋是也

入而後說之　說而後散之

人之情相拒則怒相入則說故入而後說之也憂則氣結說則氣散故說而後散之也

節而信之　有其信者必行之

有其節者必能守之以信自恃其信者其行必果而過於中有其信猶書所謂有其善之有言其以此自負而居有之也

大過受以坎　小過受以旣濟

大過則踰越常理甚矣故必至於陷小過則或可以濟事故有濟而无陷也大過訓動小過訓行明過皆經越之義非過失之過矣

旣濟未濟

坎離之交謂之旣濟此生生不窮之所從出也而聖人猶以爲有窮也又分之以爲未濟此即咸感之後

繼之以恒久之義也蓋情之交者不可以久而無敝故必以分之正者終之人之心腎其氣何嘗不交而心必在上腎必在下不可易也以此觀之可以知旣濟未濟之象矣

序卦演義

上經始於乾坤自重　屯蒙以震艮合坎

需訟以坎合乾　師比以坎合坤

小畜履以巽兌合乾　泰否乾坤自合

同人大有以離合乾　謙豫以震艮合坤

隨蠱震艮巽兌自合　臨觀以巽兌合坤

噬嗑賁以震艮合離　无妄大畜以震艮合乾

震艮爲頤　巽兌爲大過

終之以坎離自重　下經咸恒震艮巽兌自合

遯大壯以震艮合乾　晉明夷以離合坤

家人睽以巽兌合離　蹇解以震艮合坎

損益震艮巽兌自合　夬姤以兌巽合乾

萃升以兌巽合坤　困井以兌巽合坎

革鼎以兌巽合離　震艮自重

漸歸妹震艮巽兌自合　豐旅以震艮合離

巽兌自重　渙節以巽兌合坎

巽兌爲中孚　震艮爲小過

終之以旣未濟坎離自合

凡易之序始於乾坤終於坎離而震艮巽兌錯綜於其中故上下經之終皆先列不相反對之卦四而後以坎離終之其不相反對者即震與艮合巽與兌合之卦也明四卦之變畢而後坎離之用終也乾坤相合於上經之內而坎離相合於下經之終明乾坤爲體坎離爲用也震艮之與巽兌相合於上經者一相合於下經者三乾坤之與坎離相合於上經者三相合於下經者一明乾坤坎離爲上經之主震艮巽兌爲下經之主也上經无坤合離（有乾合坎坤合坎乾合離凡三也）下經无乾合坎明下无純陽上无純陰也震艮之合坎離者半在上經（屯蒙合坎噬賁合離）半在下經而巽兌之合坎離者（困井渙節合坎家人睽革鼎合離）皆在下經明陽多在上陰多在下也巽兌之合坤者一上（臨觀）一下（萃升）其合乾者亦一上（小畜履）一下（夬姤）而震艮之合坤者二（謙豫剝復）皆在上經其合乾者亦一上（无妄大畜）一下（遯大壯）亦明陽之多在上陰之多在下也坤一得在上者以臨爲陽長之卦也乾一在下者以遯爲陰長之卦也凡陽長三卦復臨泰皆在上經陰長三卦姤遯否皆在下經否以與泰反對故得在上經也易始於乾坤終於坎離乾坤者形氣之成坎離者精血之運運則雖終而无窮此終始之大義上經首天地下經首夫婦意亦猶此大過小過震艮兌巽之肖坎者也頤中孚震艮兌巽之肖離者也故上下經之

終各以二卦附坎離者明震艮兌巽之體亦未嘗外於坎離也

雜卦

序卦雜卦

有序必有雜序者天地之定體雜者天地之大用也有序而无雜則易之用窮矣故以雜卦終之此旣濟之後終以未濟之意也易之用无所不通京房揚雄之以卦氣直日其序復與雜卦不同邵康節之以四象畫卦其序復與卦氣不同然則歸藏連山之序必與周易不同无足疑矣然卦氣起中孚先天陽起乾兌陰起巽坎歸藏初坤連山尚艮其說尚可攷也獨雜卦則未有知其說者閩人鄭東卿少梅曰上經起乾坤至坎離三十卦下經起咸恒至旣未濟三十四卦此序卦所述以爲二章也雜卦雖合爲一章无上下經之分然自乾坤至困亦三十卦自咸恒至夬亦三十四卦由是推之則其雜之也豈无說而苟然者哉是必有如卦氣先天之說而易師失其傳矣鄭夬易云雜卦解伏羲六十四卦以其始於乾而終於夬也

乾剛坤柔

乾剛坤柔與離上坎下相類語若淺近而乾坤坎離之性盡於二語之中不可以復加也凡易之剛爻皆

乾也凡易之柔爻皆坤也凡繫辭之稱乾坤皆謂剛爻柔爻非但指六畫之兩卦也盡三百八十四爻不過剛柔二字而已

比樂師憂

比者聖人之本心師者聖人之不能已故比謂之吉師謂之毒師之九二必待中吉而後无咎必待王三錫命而後能成功比之九五内不誡邑人外不取逆者而物自歸之其憂樂之分明矣

臨與觀求

臨二陽方進我出而與人也觀二陽將去人望而求我也孔孟之周流憂世思濟斯民其臨之義乎反魯居齊人矜式之其觀之義乎

屯蒙

屯之初九已出乎震而未離乎下盤桓居貞貴而後動不使有失策也齊威公之決於陘晉文公之表裏山河其慮深矣不可得而危也此高光之關中河内也蒙之九二藏於坎中不求於蒙而蒙自求之剛中而志應不可得而捨也諸葛孔明王景略之事是也此二卦者皆有康主濟民之用以居對見則見謂出也以著對雜則雜謂隱也屯雖出而不失其處蒙雖處而不免於出二義正相反也

艮止也　節止也　大壯則止

雜卦言止者三艮止也大壯則止節止也震一陽起於初艮一陽止於終此天道之起止自東方而至於東北者也大壯之止與遯之退相反謂陽德方盛故止而不退也此止有向進之象非若艮之止而終也節之止與渙之離相反謂遏而止之使不散也此人止之非若大壯之自止也

損益

損益盛衰之始也此句發明損益之義最爲親切泰之變爲損損未遽衰也然損而不已自是衰矣否之變爲益益未遽盛也然益而不已自是盛矣爲人者能使惡日衰善日盛其爲聖賢也孰禦焉爲國者能使害日衰利日盛其爲泰和也孰禦哉

大畜无妄

以乾之剛而受畜於四五之二陰如大畜者可以言時矣當无妄之時而猶有災焉可以言災矣

萃升

萃則坤衆在内故聚升則坤衆往外矣故不來精氣聚則爲物魂氣上升則散而不來矣

謙豫

自以爲少故謙自以爲多故豫少故輕多故怠怠或爲怡蓋以怡時災來於韻爲協爾然怠字何嘗不協平上去入之分自沈約始贊易時固未分也豫怠二

字本是古語

噬嗑賁

物消曰食色滅曰无噬者合則強物消矣賁者施則真色滅矣故以食與色相對也

兌巽

屯見而蒙雜皆指陽言之也兌見而巽伏皆指陰言之也坎之隱伏伏於陰中遇陷而不能出也巽之伏伏於陽下順伏之也

隨蠱

隨以无故而偷安蠱以有故而脩飭故聖人不畏多難而畏无難也

剝復

剝爛盡復反生也凡果爛而仁生物爛而蠱生木葉爛而根生糞壤爛而苗生皆剝復之理也

晉明夷

進至於日之當天天下之進極矣傷至於體之受誅天下之傷極矣

井困

以通與遇爲反對則遇爲相抵而不通之象矣巽之上爻主塞坎水之上流而井之坎乃出其上蓋塞而復通者也故謂之通兌之下爻主塞坎水之下源而困之坎適在其下正遇其塞所以困也自乾坤至此凡三十卦正與上經之數相當

咸恒

天下之速莫速於感咸速也此語最有味

渙節

渙節正與井困相反井以木出水故居塞而能通渙則以水浮木故通之極至於散也節以澤上之水故居通而能塞困爲澤下之水故塞之極至於困也

解蹇

解蹇亦皆以水言解近於渙緩而縱之也蹇近於節難而止之也難字說見序卦

睽家人

睽外家人內皆以離卦言也火在外則氣散火在內則神凝治身治國一也

否泰

否泰之相反亦在內外之閒皆以乾言也乾在外則否乾在內則泰乾者國之君子身之陽氣也

大壯遯

大壯止遯退亦皆以乾言也乾壯則止而不退乾遯則退而不止也

大有同人

大有同人皆以離之中爻爲主在上則人歸乎我是故謂之衆在下則我同乎人是故謂之親

革鼎

革以火鎔金故爲去故鼎以木鑽火故爲取新亦以離爲主也

小過中孚

小過四陰在外而過其常中孚二陰在内而守其常二義正相反對皆主陰言之

豐旅

卦名皆在句上旅獨在下者取其韻之叶也以多故對寡親則故非事故之故矣凡物之情豐盛則故舊合羈旅則親戚離作易者其知之矣二卦皆主離言之雷與電俱至其黨不亦盛乎山上有火其勢不亦

孤乎

坎離

乾陽而在上坤陰而在下者陰陽之定體如人之首上而腹下也離女而在上坎男而在下者陰陽之精氣互藏其宅如人之心上而腎下也是故腎之精升而爲氣則離中之陰也心之精降而爲液則坎中之陽也火陰物也而附於陽故炎上水陽物也而藏於陰故就下然則日爲陰月爲陽乎曰日則陽矣而日中之精則陰之神也月則陰矣而月中之精則陽之神也故曰離上而坎下非知道者不足以識之

小畜履

小畜與履皆指一陰言之履六三不當位故可暫履而不可久處也小畜六四雖當位而无力故能暫制而不能勝也大有得尊位大中大畜得朋故皆爲大而不爲寡

需訟

需訟皆主乾言之止於坎下故不進違坎而去故不親

大過頤

顛與正皆主陽言之陰陷陽爲顛陽養陰爲正大過十月卦陽始絶也頤十一月卦陽復生也

漸歸妹

漸歸妹皆主女而言女子之進也始於待聘終於來歸既得所歸則女道終矣過是而不已則出位而妓惡之大者也故曰歸妹征凶无攸利

既濟未濟

既濟未濟皆主男而言水能留火故定水不能留火故窮陰陽不交而陽獨受窮者生道屬陽死道屬陰也

女終男窮

終與窮不同終者事之成女子之義從一而終不可以復進也窮者時之災事窮勢極君子之不幸也

姤夬

姤夬皆主陰而言陰以遭遇爲喜故以附決爲憂遇者有喜之辭也自咸恒至此三十四卦正與下經之數相當

末章八卦不對說

雜卦末章自大過而下八卦皆不對說以爲錯簡邪則於韻皆叶以爲非錯簡邪則姤夬二卦之辭又若本相對者此其義之不可曉者也虞翻謂大過死象而兩體姤夬故自大過而下次以姤而終於夬言君子之決小人也其說亦有理嘗試因其說而推之大過之象本末俱弱如人之表裏俱絕世之上下俱昏此陰滅陽之時也故爲棺椁之象而在雜卦之終聖

人作易示天下以无終窮之理教人以撥亂反正之法是故原其亂之始生於姤而極其勢之上窮於夬以示微之當防盛之不足畏自夬而乾有終而復始之義也

八卦之序

大過者亂之極也亂之原必起於姤姤者小人之初長也漸者小人之窺伺君子也頤者君子遭變而自養也（卦氣頤在大雪之後冬至之前）既濟者君子之善處小人也（三陽三陰各當其位）歸妹者小人之遇合也未濟者君子之失位也小人窮其勢必決故受之以夬此一節自大過而下特皆以男女爲言至夬而明言之曰君子小人然則聖人之意斷可識矣

八卦之象

六十四卦爲八者八雜卦自乾坤至需訟爲八者七矣而末章特餘一八以寓反復无窮之意則是八者必不苟取也蓋嘗攷之頤大過者震艮巽兌之正也（長男少男 長女少女）歸妹漸者震兌艮巽之交也（長男少女 少男長女）未濟坎離之正也（中男中女）既濟坎離之交也（中女中男）姤坤消乾也夬乾消坤也（父母）此八卦者正具八純卦之象故聚見於末章以明八卦消長之義也

周易玩辭卷第十六

咸淳乙丑被　命典舉以花朝日點畢於禮部貢院　鄱陽馬廷鸞

後學　成德　挍訂